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97 号

SDE 释经学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

从发现学到发生学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497 号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

从发现学到发生学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从发现学到发生学》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母题、判词与全部承重命题；Claude 在其指令下协作执笔、统稿、审校，经三审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497 号
ISBN	979-8-90690-497-3
定价	US$23.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50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母题、判词、符号学底座与全部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由 AI（Claude）在其指令下协作成稿，经统稿、一审、二审与三审，最终文本由作者审定。所引圣经经文据中文和合本（1919 年版，公有领域）。

各章开头的人物与故事都是为说明道理而设的示范情境，人名、情节皆属虚构。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三。本书讨论的是读经的方法，对各传统的信仰内容与信徒保持尊重，不构成任何教会的教义裁定。书中谈到身体与心里的难处，只谈理解与相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题词、作者介绍、凡例、前言、导读、目录；十编七十四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三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

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一本书判词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把 SDE 发生学带进释经学：同一节经文，在发现学里是一份记录，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

凡例

1. 本书所引圣经经文，一律据中文和合本（1919 年版，公有领域）。用字按现代简体规范，如“著”作“着”、“藉”作“借”；标点照和合本原文，原文有感叹号的照录。本书自己的文字不用感叹号。

1. 经文出处用书卷简称加章节，如（创 1:1）、（罗 8:24）。只有一章的书卷写作（约贰 1:12）、（约叁 1:2）、（犹 1:3）。书卷里的章次写汉字，如“约伯记第三十八章”；本书的章号写阿拉伯数字，如“第 23 章”。

1. 希伯来文、希腊文原词用拉丁字母转写，如 bara、ruach、logos、theopneustos、hypostasis。

1. 现代学者的说法只转述大意，至多单句短引并标出处。

1. 正文中标〔待核〕处，是年份、书名、引文、原文词义或学术观点尚待核对之处，各章待核事项汇总于附录三。

1. 各章开头的人物与故事都是为说明道理而设，人名、情节皆属虚构。

1. 经文引文一般不录和合本的括号小注；正文讨论原文异读时，照录小注。

1. 全书的大白话工作词（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粒子态、三界符号、对不上、结晶、内能、动能、势能、偶像、石心、三个入口）首次出现时都有说明，并汇总于附录二。

前言

一句经文的两次阅读

◆ 一、开学前一晚的那句话

沈若溪三十四岁，在苏州一所中学教语文。

八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坐在姑苏区老房子的书桌前。台灯开着，窗外是邻居家空调外机的嗡嗡声。明天开学，她要接一个新的高一班。四十五个名字她只在花名册上见过，脸一张也没见过。

她在准备开学第一课。教了十一年书，她知道第一课讲什么不太要紧，要紧的是第一句。

书桌一角压着外婆留下的那本和合本，书脊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外婆走了三年。这本书她翻过不知多少次，第一句闭着眼也背得出来：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

那天晚上她又把它翻开，本来只想找一句好的开头。

◆ 二、第一次读：一份记录

她小时候第一次读这句话，是坐在外婆身边。外婆的手指按着这一行，说：世界是神造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这句话是一份记录。

它记的是一件已经办完的事。在时间线上的某一个点，有一位神，造出了天和地。神先在那里，世界后来也在那里了，这句话把那件事写了下来。读的人要做的，是把这件事弄明白、记住、相信。

这样读，有它的分量。

它告诉一个孩子，世界不是自己冒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位神打了胜仗分到手的战利品。世界有一个来处，那个来处是好的。外婆在纺织厂做了大半辈子工，日子过得紧，靠的就是这一句：世界有一位主人，这位主人没有走开。

外婆读经，从来不问“起初”是哪一年。她只问一件事：这本书里说的，是不是真的。她信是真的，于是一辈子把它当作一块压得住日子的石头。

厂里减员那年，她五十一岁，提前退了下来。外公卧床的那四年，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生炉子。沈若溪的妈妈后来说，那些年家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外婆读经的那半个钟头。

对外婆来说，这句话之所以有力，正因为它是一份记录。事情已经办完了，世界已经有了主人，谁也改不了。日子再乱，这一句是定的。

这份分量，本书一个字也不想拿走。

◆ 三、第二次读：一个开场

可是那天晚上，她读到“起初”两个字，停住了。

她是语文老师。她给学生讲过很多遍：一篇文章的第一句，不是在报告时间，是在开一个场。“那年冬天”，“我家门前有两棵树”，这样的开头不是要你记住一个日期、一个数字。它们要把你领进一个正在展开的世界。

她看着“起初”，冒出一个念头：这两个字，会不会也是这样一种开头？

她又想到明天。明天早上七点四十，她走进教室，四十五个陌生人坐在那里。那个班现在还不存在。它不在花名册里，也不在她的教案里。

它要在明天、后天、一整个学期里，在她和他们之间一点点出来。到了期末，她会认得每一张脸，他们也会认得她。而他们认得的那个她，也不是今晚坐在台灯下的这一个。

她把那句经文又读了一遍。

这一次，它不像一份记录了，像一个开场。一件事刚刚起头，世界和那位造世界的，正在一起出来。

她合上书，在备课本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同一句话，我今晚读了两次，好像读了两个句子。

◆ 四、同一句话，两个句子

沈若溪写下的这一行，就是本书要讲的事。

同一句经文，放在两种对“东西是什么”的根本看法之下，是两个句子。

本书把第一种看法叫作**发现学**。

它预设东西是现成的。神先在那里，世界先在那里，真理也先在那里。经文是装着真理的载体，读经就是把载体里的原意准确取出来。照这样读，“起初”是时间线上的一个点，“创造”是一位主体对一个客体做成的一件事，“天地”是造好的成品。

本书把第二种看法叫作**发生学**。

它预设东西是生成的。神与人、一个民族、一份信仰，是在彼此的往来里一起显出来的。经文是这段往来沉淀下来的痕迹，每一次被读，它又发生一次。照这样读，“起初”是一个开场，“创造”是一次又一次的分开，“天地”是在这些分开里长出来的一整个世界。

这里要先说清一件事：换一种看法，不是换一种结论。

两种读法都可以相信神创造了世界。差别不在信不信，在“这句话是什么”。前一种把它当作一份已经写完的报告，后一种把它当作一段还在进行的事留下的刻痕。

打一个家常的比方。

沈若溪在南京读大学那年，外婆托人给她写过一封信。信只有一页：家里都好，天冷加衣，钱不够就说。

把这封信当记录读，它告诉你某年某月家里的情形：都好，天冷，钱的事可以商量。这些都对，也都要紧。

可是她每次拿出来读，读到的都不只这些。大一那年读，是想家。工作第一年读，是愧疚，因为她很少回去。外婆走了以后再读，“钱不够就说”那一句，让她哭了很久。

信上一个字也没有变。每读一次，外婆和她之间的那一段，就又发生了一次。

本书说，圣经更像后一种读法里的那封信。这不是说它的字句可以随便读，恰好相反。正因为每一次读都是一次发生，读法才要格外守规矩。本书后面会花很多篇幅讲这些规矩。

◆ 五、字没变，词换了

本书有一个出发点，来自王德生的一句话：一个词在发现学里的词义，与在发生学里的词义不同；本体论换了，同一个字就是另一个词。

这句话听着玄，其实天天就在你身边。

“家”这个字，在房产证上指一套房子，有面积，有门牌号。在一个刚出嫁的女儿嘴里，“回家”指的是一段关系。她回去的那天，父母从早上就开始忙。

两个“家”写法一样，却是两个词。前一个是先在那里的东西，后一个是每回去一次就发生一次的事。

圣经里的词也是这样。

“神”“创造”“约”“律法”“罪”“救赎”“信”“望”“爱”，同一个字，在发现学里指一样现成的东西，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第 5 章会把二十四个常用词逐个摆出来，两套词义并排看。

还有一层，也来自王德生：一个句子（比如“我吃饭了”）并不告诉你怎么理解，也不预设一个“主体我”的先存。

婴儿听懂“我吃饭了”，不是先有一个叫“我”的主体，再由这个主体去吃饭。那个“我”，是在一声声的呼唤、一勺勺的喂养里，在母亲怀里慢慢显出来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是这样。这句话本身不告诉你该怎样理解它。你带着哪一种看法去读，它就成为哪一种句子。

◆ 六、中文里少了一个“了”

那天晚上，沈若溪还注意到一件小事。

和合本这句话里，没有“了”字。

不是“神创造了天地”，是“神创造天地”。她给学生讲过很多次“了”：它表示一件事完成了，或者一种情形出现了。“我吃饭了”，饭吃完了；“下雨了”，雨来了。

一句话有没有“了”，读起来很不一样。

“神创造了天地”，是一件办完的事，句号一落，门就关上。“神创造天地”，没有说办完，也没有说没办完。它像一个标题，又像一个正在铺开的场

面。后面紧跟着的，是一连串的“神说”“神看”“神分开”“神称”，一天接一天。

她不知道当年的译者是有意这样译，还是中文句子本来就习惯这样说。这个问题她拿不准，也不必在这里拿准。

本书提这件小事，不是要在一个“了”字上立论。原文的语法是第 1 章的事，那里会细讲希伯来文开头那个词的两种读法。

这里只想说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一句话写下来的时候，它的门并没有替你关好。是读的人把门关上，或者让门开着。

同一句“神创造天地”，关上门读，是记录；开着门读，是开场。门关不关，句子自己不说，要看你带着什么样的眼光走到它跟前。

◆ 七、关门读法守住了什么

说到这里，要先替关门的读法说几句公道话。

把经文读成记录，最大的好处是稳。字句就在那里，原意就在那里，谁读都得对着同一个东西。一个乡村教会的老执事和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可以对着同一节经文讲道理。讲错了，可以拿经文本身来校正。

这一份稳，是两千年里一代代读经人用心血换来的。

没有它，读经很容易变成各说各话。今天这个人读出一个意思，明天那个人读出相反的意思，谁也不能说谁不对。历史上这样的事不少，后果常常很重。

所以发现学最在意的，是防随意。它要求你先考原文、考历史、考上下文，再说话。这些功夫，本书一样都不打算省。

可是关门读法也有它停下的地方。

门一关上，读的人就站到了门外。经文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件旧事，你只是来查看的。外婆的那封信，如果只当作某年某月的家情报告，那一句“钱不够就说”，就永远只是一句话。

本书想做的，是让门开着，同时守住发现学守住的那份稳。门开着，读的人才能走进去；守着规矩，走进去的人才不会迷路。

◆ 八、这本书是怎样来的

本书出自王德生多年来对发生学的思考。

他用一套发生学的本体论框架去看哲学，看符号，看人怎样成为人，后来把这套看法带进了释经。这套框架有它自己的一组术语，本书尽量换成大白话：形状（显露）、路（差异序列）、土（特征纠缠），还有回写、结晶、对不上。它们第一次出现时，都会讲清楚。

带进释经，最先碰上的不是哪一节难懂的经文，是符号的问题。

一节经文是一个符号，读经是一次符号的发生。那么符号是怎样发生的？前人讲符号，讲得最透的是索绪尔和皮尔斯。他们都默认，被指的那个东西先在那里。第 3 章专门讲，这一步怎样往前再走一步。

这一步走通以后，释经的事就清楚了许多。符号起于两样东西对不上，止于一个新的东西稳下来。一节经文，就是某一次对不上留下的刻痕。

于是有了本书的做法：六十六卷，一卷一章，都放到这样一种眼光下重读一遍。每一章都先写足传统怎么读，再找经文自己露出的那道缝，再看发生学怎样改读。

本书不是要开一个新宗派，也不是要推翻两千年的释经传统。

第 2 章用整整一章写发现学释经的来龙去脉，从斐洛、俄利根、奥古斯丁，到路德、加尔文，一直写到今天的无误论。写他们，是先写足他们对在哪里。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本书也不要求你先信什么。

你可以是信徒，可以是慕道的人，也可以只是一位认真读书的普通人。你只需要愿意在一节读熟了的经文前多停一会儿，问一问：这句话，是一份记录，还是一个开场？

每一章开头，你都会遇见一个今天的人。

一位合肥的天体物理博士后，一位西安的退休图书馆员，一位新加坡的物流调度主管，一位泉州五金店的老板，一位深圳刚被裁员的银行经理。他们各自有一个具体的晚上，各自撞上一卷书。他们不是例证，是读经的现场。

本书这样安排，是因为发生学认为，经文不是在书页上单独发生的。它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晚上、某一种日子里发生。离开了人和日子去讲经文，讲得再准，也只讲了一半。

◆ 九、一种读法要能被驳倒

还有一件事，要在开头说明白。

“每读一次又发生一次”，听上去很容易滑成“怎么读都行”。如果每个人读出来的都算数，读经就没有对错，释经学也就不必有了。

本书不接受这个结论。

发生学的读法要守一条硬规矩：说一节经文是从“对不上”里长出来的，必须先在经文或史料里指出那条缝在哪里。指不出来，就老实说指不出来，不硬套。

比方说，本书读约伯记，会先指出那条缝：一边是“义人得福”的老道理，一边是炉灰里满身毒疮的约伯。这条缝写在经文里，谁翻开都看得见，不是读的人事后补上去的。

本书还给自己的说法立了几条“怎样才算错”的条件。第 3 章列了五条，第 73 章还会再讲一次。一种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

这一点上，本书和发现学站在同一边。两边都不想要随意。差别只在于，发现学用“原意”来防随意，本书用“缝”来防随意。

◆ 十、这张表从哪一栏读起

把沈若溪那一晚的两次阅读并排放着，是下面这张表。

经文里的词	第一次读：一份记录	第二次读：一个开场
起初	时间线上的一个点	一件事刚刚起头的那一场
神	先在那里的一位，人去认识他	在说、在分开、在看的那一位，在这些动作里显出来
创造	一位主体对一个客体做成一件事	一次次分开，每一次都成为下一步的条件
天地	造好的成品	在分开里长出来的一整个世界
句末的句号	事情办完了	事情开了头，后面一句接一句都是“神说”
读的人	站在外面，把原意取出来	站在里面，读一次又发生一次

这张表的右边一栏，没有把左边一栏划掉。

“神先在那里”，信徒照样可以这样信；本书只是问，在这一章经文里，这位神是怎样一步步让人认出来的。“一份记录”也有它的用处：它让人读得稳，读得有凭据。本书要做的，是在记录之外，把那个开场也读出来。

◆ 十一、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沈若溪走进教室。

四十五张脸抬起来看她。她没有讲圣经，那不是语文课的事。她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开头。

她让每个学生写一句话，作为自己高中三年的第一句。有人写“我终于来了”，有人写“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有人只写了自己的名字。

她一张张看下去，想起昨晚那一行字。

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一个男孩，写的是：“我希望这一次能不一样。”她在这句话下面停了很久。她不知道他初中三年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次”指的是什么。她只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它要靠接下来的三年去定。

这四十五句话，没有一句是记录。它们都是开场。三年以后，这些孩子回头再读自己写的这一句，读出来的一定和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他们，是这三年一点点显出来的。

那天放学，她把外婆的和合本放回书桌一角。她忽然想到，外婆读了一辈子的那一句，和她昨晚读的那一句，是同一句，又不是同一句。

外婆读出了一块压得住日子的石头。她读出了一个刚刚开场的世界。两次阅读，没有谁取消谁。石头还在，只是石头底下，原来还有一条正在长的路。

本书邀请你做的，就是那天晚上她做的事：把一句读熟了的经文再读一次，看它是一份记录，还是一个开场。如果是开场，那么这一场，此刻还在你身上进行。

接下来的导读，会给你一张全书的地图，告诉你从哪里读起。你也可以直接翻到第 1 章，从“起初”这两个字重新开始。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这本书只问一件事

本书很厚，七十四章，六十六卷圣经一卷一章。可是它从头到尾只问一件事：圣经是什么。

这个问题听着太大，其实很具体。

你翻开一节经文，心里默认它是什么，你就会怎样读它。默认它是一份“神已经说完的话”，你就会去把话里的原意取出来。默认它是“神与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留下的痕迹，你就会去看那件事怎样发生，此刻又怎样在你身上发生。

前一种默认，本书叫作发现学。后一种，本书叫作发生学。

两种默认的差别，全书压成一句话，就是本书的判词：

>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本书的母题也只有一句：同一节经文，在发现学里是一份记录，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不是换一种结论，是换一种“圣经是什么”。

◆ 二、为什么叫“典范革命”

“典范”这个词，来自科学史。美国学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用过它〔待核：出版年份，通常作 1962 年〕。大意是：一个时代的研究者共同默认一整套看法，这套看法决定了他们看见什么问题、怎样才算解决。

典范换了，不是在旧问题上得出新答案，是问题本身换了。

举一个家常的例子。从前医生看一个发烧的病人，问的是体内哪种“体液”多了。后来看法换了，问的是哪一种病菌进了身体。两位医生面对同一个发烧的人，看见的是两件事。不是后一位比前一位更聪明，是他们站的地方不一样。

释经也是这样。

站在发现学里，面对一节经文，你自然会问“原意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好，两千年来解决了很多事。站在发生学里，面对同一节经文，你自然会问“当时什么和什么对不上了，长出了什么，此刻又在我身上逼出了什么”。

两个问题都正当。只是后一个问题，在前一种看法里根本提不出来。不是被否定了，是没有它的位置。

本书说“典范革命”，指的就是这件事：给后一个问题腾出位置。这里的“革命”不是打倒，是换一块地方站。站过去的人，回头看原来那块地方，会更清楚它守住了什么。

◆ 三、判词拆开来看

判词的后半句有三个部分，每一个都有讲究。

“神与人之间”。 这几个字不是说，先有一位现成的神，再有一个现成的人，两边再碰头。它说的是“之间”。神怎样被人认出来，人怎样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新的人，都是在这个“之间”里一起显出来的。

举一个家常的例子。一对老夫妻结婚四十年，你问丈夫“你妻子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出来的那个她，不是结婚那天的她。那个她，是四十年里一天天显出来的。而说这话的他，也是这四十年显出来的。

“发生了什么”。 这是向后看。一节经文写下来，是因为当时有一件事发生过：一个人在旷野里撑不住了，一个民族的圣殿被烧了，一个熟读律法、热心护教的人在路上被光照倒了。经文是这件事沉淀下来的痕迹。本书每一章都要先把那件事找出来。

“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这是向自己看。一节经文被读的时候，那件事又发生一次。读的人带着自己的日子走到经文跟前，日子和经文之间也会出现一道缝。缝里长出什么，没有人能替你预先写好。

还要说清一点：发生学没有扔掉“神说了什么”这个问题。

希伯来文的 dabar，既是“话”，也是“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发生学里，“神说了什么”并没有被取消，它被放进了“发生了什么”里面：说，本身就是一件事。

◆ 四、十编走一遍

全书十编。前置是前言与导读，后置是结语、后记、附录与参考书目。下面每编一两句。

第一编　两套语法：同一本书，两种“圣经是什么”（第 1—5 章）。 全书的底座。第 1 章拿创 1:1 一节经文演一场典范之争；第 2 章公道地写足发现学释

经两千年；第 3 章讲符号是怎样发生的；第 4 章给出七条读法和五步做法；第 5 章把二十四个常用词的两套词义并排摆出来。

第二编　律法书：起初不是零点，是开场（第 6—10 章）。　从创世记到申命记。一锅粥（混沌）里的灵、雅博渡口摔了一夜的跤、“我将是我所将是”的神名、旷野四十年、“系在手上、戴在额上”的示玛。

第三编　历史书：选择不是挑，是长（第 11—22 章）。　从约书亚到以斯帖。立石为证、士师的循环、路得的“你往哪里去”、以利亚罗腾树下的饼和水、约西亚“发现”律法书、尼希米记里的第一次释经。

第四编　诗歌智慧书：智慧不在仓库里（第 23—27 章）。 约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诗篇里被织成的人，箴言的敬畏是土，传道书的虚空，雅歌如死之坚强的爱。

第五编　大先知书：新事不是找到的，是发生的（第 28—32 章）。 以赛亚的新事发芽，耶利米的窑匠和写在心上的约，哀歌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以西结的石心与肉心，但以理的“即或不然”。

第六编　小先知书：神会改变心意吗？（第 33—44 章） 十二卷短书。仪式定型之后的空壳、公平如大水、约拿书里那位“后悔”的神、那鸿书里再度固化的尼尼微、哈巴谷的“虽然……然而”。

第七编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种子自己长（第 45—49 章）。　“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浪子与以马忤斯、道成了肉身、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

第八编　保罗书信：变化是心意的更新（第 50—62 章）。 称义是一张判决书还是一次成形，信望爱三样常存的是什么，字句与精意，圣灵的果子是结出来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里那一口气。

第九编　普通书信与启示录：一次交付，还是一切更新？（第 63—71 章）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雅各与保罗、活石、“从前一次交付”，最后是启示录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与第 1 章首尾相接。

第十编　总账：释经学的典范革命（第 72—74 章）。 六十六卷一张总对照表；发生学释经的边界，怎样防止“怎么读都行”；读经就是又一次发生，包括今天用 AI 读经的人。

◆ 五、几条贯穿全书的暗线

十编是明线。还有几条暗线，跨在不同的章之间。读的时候留意它们，全书会连成一片。

“分开”与“海”。 第 1 章讲，创造是一次次分开：光和暗，上下的水，水和旱地。“海”是水被聚到一处、划出界限的那一部分。第 71 章接住它：启示录说“海也不再有了”。那不是秩序终于打败了混乱，是最早的那一道分开被重新结晶。

一口气。 第 6 章讲创 2:7，神把生气吹进尘土做成的人。第 60 章讲提后 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那个词的字面是“神呼气”。同一口气，前一次吹进人，后一次吹进经文。

同是石头。 第 31 章讲以西结书的石心，固化、拒绝回写。第 65 章讲彼得前书的活石。石头本身没有好坏，要看它是死了还是活着。

同一座城。 第 37 章约拿书，尼尼微悔改了。第 39 章那鸿书，一百多年后，同一座城再度固化。一次结晶不保证永远。

同一句话。 哈巴谷书 2:4 与罗马书 1:17，都是“义人因信得生”。第 40 章讲这句话读法史的起点，第 50 章讲路德的法庭式读法和成形读法。

四个点题章。 第 17 章约西亚在殿里找到律法书。第 21 章尼希米记里以斯拉念律法、利未人讲明意思。第 52 章“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第 60 章“神所默示”。它们讲的都是读经本身，各在章末回到全书判词。

三个人的戏。 第 3 章讲信仰的三个入口，只点名以利亚、约伯、扫罗，把他们完整的戏留给第 16、23、49 章。

◆ 六、一章怎样往下走

全书有两种章法。

第一编、第十编是主题章。每章先讲一个今天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再写前人怎么说，先写足他们对在哪里；再看他们停在哪里；然后是本书的说法、一个完整的例子；最后放回日子里。章末有三件：带走的话、两行小账、想一想。

第二到第九编是卷章，一卷一章，用“解释比较”七节，顺序不变：

1. 一个今天的人撞上这卷书；
2. 这卷书与它的核心经文；
3. 发现学怎么读，先写足它对在哪里；
4. 它停在哪里，先在经文里指出那条缝；
5. 发生学怎么读；
6. 两种读法并排的一张对照表；
7. 回到开头那个人。

章末两件：带走的话、两行小账。两行小账的第一行写前人在这里关上了哪扇门、本书打开了哪扇；第二行写释经者把一次发生收回成一次发现的那一下，发生在哪里。

每个卷章里的“缝”，不是写作时临场找的。全书事先定了一张六十六卷的表，每卷先定三格：哪两样对不上，结晶出了什么，属于哪一类（从哪个入口进来，还是一次固化、一次迁移）。第 72 章的总表就照这张表做。

还有一件小事：每章开头那个人，全书不重名。你会遇见七十多个人，住在苏州、合肥、泉州、新加坡、宜昌、东莞。他们不是装饰，是经文发生的地方。

◆ 七、七条分野先看个大概

两种读法在七个地方分开。下面是一张简表，只给要点。第 4 章会一条条展开，配经文，配例子。

分野	发现学	发生学
文本观	装着原意的容器	一段发生留下的痕迹，读一次又发生一次
神观	先在的最高者，人去认识他	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认出的那一位
人观	现成的主体	在往来中显出来的结果
罪与救赎	违规与欠债；付清赎价	关系断了、卡住了；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律法	写定的规则清单	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形式，活着是路，固化成石版
信仰	赞同一组命题	在关系里被改变、被长出来
解经者的位置	站在文本外面取出原意	站在文本里面，自己也被读

这张表的右栏，不否认左栏所守护的信仰内容。

说“神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认出”，不等于说神不先在。信徒照样可以信神先于万有。本书只问另一个问题：在这一卷、这一节经文里，这位神是怎样让人认出来的。

同样，说“律法是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形式”，不等于说律法不要紧。恰恰相反，定型下来的东西最要紧，它让关系可以被辨认、被传下去。本书只是追问：它什么时候是路，什么时候变成了石版。

◆ 八、几个要随身带的词

本书尽量用大白话。有几个词会反复出现，先在这里打个照面。

对不上。 两样已经稳下来的东西撞在一起，合不拢。约伯心里的“义人得福”，和他坐着的那堆炉灰，就是对不上。本书说，解释从对不上开始；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结晶。 对不上之后，一个新的东西稳了下来，从此能被认出、被带走。约伯最后说“现在亲眼看见你”，那就是一次结晶。

粒子态与三判据。 怎样才算“稳下来”？本书用三条来判：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独立，能离开发生的地方，被带到别处。三条都满足，本书就说它成了粒子态，也就是成了一个符号。一句“现在亲眼看见你”，几千年来被无数人带进自己的病房和灵堂，三条都满足。

回写。 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雅各在伯特利立了一根石柱，二十年后神在梦里叫他回家，自称“我是伯特利的神”（创 31:13）。

三界符号。 符号不只在头脑里。教义、一句经文的意思，是理念符号；圣殿、祭坛、界碑、一条踩出来的路，是现实符号；一个人的信、一个祷告的姿势、一颗石心，是自我符号。

三入口。 信仰的发生有三个入口：现实硬、理念碎；理念硬、现实塞不进去；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第 3 章细讲。

偶像与石心。 符号停止回写，就固化了。固化在对象那一端，叫偶像；固化在自我那一端，叫石心。

三能。 一个符号要结晶，得付代价：耗动能，靠势能，存内能。内能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也就是周围那张网把它往哪边拉；动能是沿着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保罗的信、望、爱，正好对上：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还有几个更硬的词，本书只在必要处用：形状（显露）、路（差异序列）、土（特征纠缠），以及一锅粥（混沌）、正在成形（介生）、定型（秩序）。

◆ 九、四条读法路线

七十四章不必从头读到尾。下面按来意分四条路线。

只有一个下午。

读五章就够了，三四个小时。

先读第 1 章，看一节“起初”怎样演成一场典范之争。再读第 4 章，拿到七条分野和五步做法。然后挑一个完整的卷章，推荐第 23 章约伯记：缝最清楚，结晶也最清楚。接着读第 46 章马可福音，那节“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几乎就是一节发生学的经文。最后读第 71 章启示录，它和第 1 章首尾相接。

读完这五章，你会知道本书在说什么，也会知道自己要不要往下读。

为讲道来的。

先读第 4 章的五步：定核心经文，写足发现学读法，找它停下的缝，发生学改读，回写检验。这五步可以直接成为一篇讲章的骨架。

再读第 5 章的词表。讲台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一个词在你嘴里和在会众耳朵里不是同一个词。

然后读四个点题章：第 17 章约西亚、第 21 章尼希米记、第 52 章哥林多后书、第 60 章提摩太后书。它们讲的都是“读经”这件事本身。

牧养的人还要读第 3 章的三入口。同样叫“信仰危机”，要先分是哪个入口。入口一的人需要新的理念，入口二的人需要直面现实，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走错门，帮助就成了伤害。

最后请读第 74 章。别人替你写好的讲章、一键生成的讲章，在你身上不结晶。讲道的人自己没有付过代价，会众那里也很难有什么稳下来。

为自己读经来的。

先读前言和第 3 章，再按你此刻的处境挑卷章。

日子塌了，老道理撑不住，是入口一：读第 23 章约伯记、第 30 章耶利米哀歌、第 24 章诗篇。

一直坚信的东西撞上一件塞不进去的事，是入口二：读第 49 章使徒行传、第 15 章撒母耳记下、第 21 章尼希米记。

累了，空了，什么都不想听，是入口三：读第 16 章列王纪上、第 26 章传道书、第 47 章路加福音。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心硬了，读第 31 章以西结书，再读第 65 章彼得前书。同是石头，一个固化，一个活着。

每一卷章的第七节“放回日子里”，都可以单独读。读完把下面的随身三问问一遍。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只谈理解与相处，替代不了他们。

为研究来的。

第 2 章是全书唯一系统讲发现学释经史的地方。第 3 章是符号学底座，末尾有五条可推翻条件和一道附闸。第 5 章是词义对照。第 72 章是六十六卷总表，第 73 章是边界。

请特别留意每章末尾的〔待核〕行。凡是作者拿不准的经文字句、原文词、年份、学者观点，都老实标在那里，附录三汇编成一张核验总表。本书不编造引文。现代学者的说法只转述大意，至多短引一句并标出处。

本书的符号学与诠释学部分，作者在另外的书里有更长的展开。本书只取释经要用的那一部分。

◆ 十、判词怎样才算错

一句判词，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所以要先说清，什么情形下本书的判词站不住。

第一，到处都对得上。 如果你在六十六卷里，找不到经文自己露出来的缝，处处都是现成的道理配现成的事实，那么“发生了什么”这一问就是多余的。发现学一问就够了。本书的第 72 章把六十六条缝一条条摆出来，就是交给你去查。

第二，缝是事后补的。 如果本书指出的那些缝，都是先看到了结论，再回头说“这里一定有过对不上”，那么发生学就成了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说法。所以本书立了一道闸：缝必须能在事前，从经文或史料里独立指认出来。约伯的

炉灰、扫罗的律法、以利亚的罗腾树，都写在经文里。指不出来，就老实说指不出来。

第三，读了没有变化。 判词说“此刻还在发生什么”。如果带着随身三问读经的人，和只问“原意是什么”的人，在自己身上结晶出来的东西毫无差别，这半句就落空了。这一条可以观察，本书欢迎有人去查。

第四，发现学其实已经够了。 有些经文本身就在讲重新读、重新发生：约西亚读律法书后撕裂衣服，尼希米记里百姓听了律法就哭。如果一种纯粹取出原意的读法，能把这些“读了就哭、读了就改”的现场讲得一样透，发生学的这一问就不必另立。

还有两种常见的误读，要先排除。

判词不是说“神说了什么”这一问没用。没有它，读经会失去凭据。判词也不是说发现学读法是错的。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十一、这本书不做的事

说清本书要做什么，也要说清它不做什么。

本书不做新的教义。 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复活，这些教会两千年守护的信仰内容，本书不重新论定。发生学词义不否认发现学词义所守护的东西，它只问：这些内容在经文里、在读经的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打个比方。一座老桥，工程师可以问“它的承重是多少”，也可以问“这座桥是怎样一年年被走出来、修出来、靠出来的”。后一个问题不拆桥。

本书不做考古与文本校勘。 哪一卷成书于哪一年，哪一段出自哪一位编者，这些历史批判的功夫，第 2 章会公道地讲它的长处。可是本书的卷章不在这些问题上立论。年份拿不准的地方，一律标〔待核〕。

本书不做灵修手册。 每章末尾有“放回日子里”，有“想一想”，可是它们不是给你布置功课。本书不告诉你每天读几章、怎样祷告。发生学说，免费得来的东西在你身上结晶不了。别人替你排好的灵修表，也是这样。

本书不做心理治疗。 书里会讲到人的尽头、耗尽、石心。这些词是用来读经的，不是用来给人下诊断的。身边的人真的撑不住了，先陪着他去找专业的人。

本书不做一把万能钥匙。 有的经文，本书指不出清楚的缝。遇到这种时候，本书就老实说。一种读法敢于在某些地方说“这里我读不出来”，它在别的地方说的话才可信。

◆ 十二、随身三问

读完本书，如果只带走一样东西，请带走这三个问题。

第一问：这节经文是哪两样对不上留下的?

先找缝。不急着问“它是什么意思”，先问“当时是什么和什么合不拢了”。

拿诗篇 42 篇来试一试。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 42:5）

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心说话。缝在哪里?

诗人记得，从前他“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诗 42:4）。眼下他远离了这一切，“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 42:3）

记忆里的那个敬拜者，和眼前这个天天被人追问的人，对不上了。这条缝写在经文里，不是读的人补上去的。

第二问：它结晶出了什么？

缝里长出了什么稳下来的东西。

还是诗 42 篇。长出来的，不是一个答案。没有人告诉诗人他什么时候能回去。长出来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句子：同一句“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在第 5 节说了一次，第 11 节又说一次，后面一篇的 43:5 还说一次。

一个人在缝里，一遍遍对自己的心说同一句话。这句话稳下来了，能被带走。几千年后，一个在医院走廊里等消息的人，还能把它拿来用。

第三问：今天它在我身上又逼出了什么？

这一问只有你能答。

你有没有一个“从前的自己”，和现在的日子对不上？你会不会也对自己的心说话？说的是什么？

三问的次序很要紧。先指认缝，再看结晶，最后才问自己。倒过来问，就容易先有了想要的答案，再去经文里找证据。那就回到了“怎么读都行”。

三问也不要求你每次都答全。

有时候你找到了缝，却看不出结晶了什么。那就停在第一问，把缝记下来。有时候你看见了结晶，第三问却一片空白。那也不要紧，说明这节经文此刻和你的日子还没有撞上。过几年再读，它也许就撞上了。

三问可以抄在一张卡片上，夹进你常用的那本圣经。本书七十多章，每一章做的，其实都是把这三问认认真真问一遍。

◆ 十三、合上导读之前

最后说一句本书自己的姿态。

本书写发现学，每一章都先写足它对在哪里。斐洛、俄利根、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施莱尔马赫、巴特，一直到今天坚持圣经无误的学者，他们守住了读经的稳和凭据。本书接着他们往前走一步，不推倒他们。

本书写发生学，也不把它写成一把万能钥匙。它要指出缝，要立可推翻的条件，要拿回写去检验。哪里指不出缝，本书就说指不出。

本书写读经的人，不写某个人“看穿”了什么、“决定”了什么。读经的人不是站在外面发动一切的主人。一段读经的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读者。

你此刻拿着的这本书，也是一节一节读下去的。它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什么，本书不能预先替你写好。

请从第 1 章的“起初”读起，或者照上面的路线，从你此刻的处境读起。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凡例 v

前言　一句经文的两次阅读 vi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xvii

第一编　两套语法：同一本书，两种“圣经是什么” **1**

第1章　“起初”两种读法——一节经文就是一场典范之争 2

第2章　取出原意：发现学释经两千年 21

第3章　符号是怎样发生的——越过索绪尔与皮尔斯 41

第4章　让它发生：发生学释经的七条读法与“解释比较”五步 62

第5章　同一个字，两个词——圣经常用词的两套词义 81

第二编　律法书：起初不是零点，是开场 **97**

第6章　《创世记》：“起初”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开场? 98

第7章　《出埃及记》：“我是自有永有的”，还是“我将是我所将是”? 123

第8章　《利未记》：圣洁是一条界线，还是一种成形? 146

第9章　《民数记》：旷野四十年：走错的路，还是长成的路? 166

第10章　《申命记》：“摆在你面前”的是选项，还是一条要长出来的路? 185

第三编　历史书：选择不是挑，是长 **203**

第11章　《约书亚记》：“今日就可以选择”：选的是现成的神吗? 204

第12章　《士师记》：各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还是没有回写? 219

第13章　《路得记》：“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一个外邦女子怎样长进一个民族 234

第14章　《撒母耳记上》：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看的是一颗现成的心吗? 247

第15章　《撒母耳记下》：“你就是那人”：一句话怎样让一个王重新发生 261

第16章　《列王纪上》：风、地震、火之后：那微小的声音 275

第17章　《列王纪下》：约西亚“发现”了律法书：一次发现，怎样变成一场发生　290
第18章　《历代志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谁的东西?　304
第19章　《历代志下》：“若是自卑、祷告”：条件句里的发生　314
第20章　《以斯拉记》：哭声和欢呼声分不清：新殿是重建，还是重新长?　324
第21章　《尼希米记》：“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　334
第22章　《以斯帖记》：一卷不提神名的书：神在哪里?　345

第四编　诗歌智慧书：智慧不在仓库里　357
第23章　《约伯记》：“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答案没来，人变了　358
第24章　《诗篇》：“我受造奇妙可畏”：被织成的，还是被造好的?　380
第25章　《箴言》：敬畏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是起点，还是土?　401
第26章　《传道书》：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是永生安置在心里　418
第27章　《雅歌》：爱情如死之坚强：一首没有提神的诗为什么进了正典　436

第五编　大先知书：新事不是找到的，是发生的　451
第28章　《以赛亚书》：“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预言是剧本，还是正在发芽?　452
第29章　《耶利米书》：窑匠的手与写在心上的约　473
第30章　《耶利米哀歌》：“每早晨都是新的”：废墟里的回写　490
第31章　《以西结书》：石心与肉心：固化的心，怎样重新回写　501
第32章　《但以理书》：“即或不然”：信不靠结果撑着　518

第六编　小先知书：神会改变心意吗?　533
第33章　《何西阿书》：“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仪式定型之后　534
第34章　《约珥书》：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分等级的发生　544
第35章　《阿摩司书》：公平如大水滚滚：公平是一个标准，还是一股水?　554
第36章　《俄巴底亚书》：“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报应，还是回写?　564
第37章　《约拿书》：神后悔了：一个会改变心意的神　573
第38章　《弥迦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三件事，还是一场发生?　586
第39章　《那鸿书》：一座城的终局：审判是判决书，还是熵?　596
第40章　《哈巴谷书》：“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义人因信得生　605

第41章 《西番雅书》：“因你喜乐而欢呼”：一位会唱歌的神 616
第42章 《哈该书》：“省察自己的行为”：后来的荣耀为什么大过先前 625
第43章 《撒迦利亚书》：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634
第44章 《玛拉基书》：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旧约最后一句，是句号还是逗号? 644

第七编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种子自己长 655
第45章 《马太福音》：“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是执行，还是长成? 656
第46章 《马可福音》：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676
第47章 《路加福音》：浪子与以马忤斯：认识在路上发生 693
第48章 《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道是一份文件，还是一场发生? 712
第49章 《使徒行传》：五旬节与亚略巴古：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 735

第八编 保罗书信：变化是心意的更新 755
第50章 《罗马书》：“心意更新而变化”：称义是一张判决书，还是一次成形? 756
第51章 《哥林多前书》：信、望、爱：三样常存的是什么? 779
第52章 《哥林多后书》：“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保罗自己的释经学 797
第53章 《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果子是做出来的，还是结出来的? 812
第54章 《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作品，还是工程? 827
第55章 《腓立比书》：“作成得救的工夫”：谁在做? 840
第56章 《歌罗西书》：“万有也靠他而立”与“新人渐渐更新” 851
第57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命令，还是一种运行? 862
第58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若有人不肯做工”：等待末日的人该怎么活 872
第59章 《提摩太前书》：操练敬虔：敬虔是品质，还是练出来的? 881
第60章 《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写定，还是吹气? 891
第61章 《提多书》：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 902

第62章　《腓利门书》：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一封信怎样让一种关系重新发生　911

第九编　普通书信与启示录：一次交付，还是一切更新？　**921**

第63章　《希伯来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证据，还是正在加厚的土？　922

第64章　《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与保罗真的冲突吗？　939

第65章　《彼得前书》：“活石”：石头怎么会是活的？　952

第66章　《彼得后书》：“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谁有权解释？　963

第67章　《约翰一书》：“神就是爱”：爱是神的属性，还是神显出来的样子？　973

第68章　《约翰二书》：“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　985

第69章　《约翰三书》：“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993

第70章　《犹大书》：“从前一次交付”：最像发现学的一句经文　1001

第71章　《启示录》：“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末日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场？　1010

第十编　总账：释经学的典范革命　**1033**

第72章　六十六卷一张表：两种读法的总对照　1034

第73章　发生学释经的边界：怎样防止“怎么读都行”　1053

第74章　读经就是又一次发生：从释经学到读经者的成形　1071

结语　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　1089

参考书目　1096

附录　1099

附录一　六十六卷核心经文索引　1100

附录二　圣经常用词两套词义对照表　1103

附录三　引文核验总表　1106

后记　1131



第　一　编

两套语法：同一本书，两种“圣经是什么”

编　序

这一编不读某一卷书，先把两套语法摆出来。同一本圣经，在发现学里是“神已经说完的话”，在发生学里是“神与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两种读法差的不是结论，是“圣经是什么”。

第 1 章是全书的第一节经文，也是第一场典范之争：“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底是一个时间点，还是一次次分开的开场。第 2 章公道地走一遍发现学释经两千年，从斐洛、俄利根、奥古斯丁，到路德、加尔文，再到历史批判法与无误论，先写足它稳、可考、能防随意的长处。第 3 章是全书的符号学底座：符号是关系结晶后的粒子，三界符号构成一个三角，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结晶要付能量，信仰在人的尽头发生。第 4 章把这套底座落成七条分野和“解释比较”五步。第 5 章列出二十四个常用词的两套词义。

后面六十六章，每一章都要用到这一编的工具。读不懂哪一卷时，回到这里。

01

第1章

“起初”两种读法——一节经文就是一场典范之争

这一章的问题

第一节就说“神创造天地”，天和地却到第二、三日才得名，那“起初”说的是什么？

◆ 一、零点那一格是空的

欧阳明哲四十一岁，在合肥做天体物理博士后。

那是三月的一个晚上，快十一点了。他坐在科学岛宿舍的书桌前，屏幕上是一张宇宙膨胀的曲线图。横轴是时间，从右往左倒推，曲线越往左越陡，最后挤进纵轴的那一格。

那一格，标着零。

他做了七年这一行，知道那一格是空的。方程推到那里就不算数了，密度、温度都成了无穷大。他给本科生上课时常说一句话：零点不是宇宙的第一秒，是我们的方程失效的地方。

母亲从桐城来看他，住了一个星期。她信主二十多年，每天晚上睡前读一章圣经。那天她读完，把书摊在他桌角，说：你们算来算去，不就是算出一个“起初”吗？

书页上是第一句。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

他笑了笑，没有接话。母亲回房睡了，他把那本书拉到屏幕前，一边是曲线，一边是经文。

母亲的意思他懂。宇宙有一个开头，圣经也说有一个开头，两边对上了。很多人这样讲过，讲得也很动人。

可是他看着屏幕上那一格空着的零点，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他的方程里，零点不是一个可以站上去的位置。你没法问“零点之前是什么”，就像你没法问北极再往北是哪里。宇宙的历史，不是从一个点开始往后排的一串事件。它更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分开：力和力分开，物质和辐射分开，光从混沌的等离子体里挣脱出来，宇宙第一次变得透亮。

他盯着“起初”两个字。如果这两个字说的不是一个点，那它说的是什么？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同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两种读法。两种读法背后，是两种对“东西是什么”的根本看法。一节经文，就是一场典范之争。

◆ 二、“起初”是一个点

先讲最通行的读法。它在两千年里守住了很多东西，要先把它写足。

这种读法说：“起初”是时间的起点。在这一点之前，没有天，没有地，也没有时间，只有神。在这一点上，神凭他的话，从无中造出了天地。

这就是“从无中创造”（拉丁文 creatio ex nihilo）的教义。

它在经文里有根据。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把这句译作 en archē，“在起头”；拉丁文武加大译本作 in principio。和合本的“起初”，也是这个意思。希伯来书 11:3 说，所看见的世界，不是从看得见的东西造出来的。早期教会的

教父们把这些线索收拢起来，到二世纪末，“从无中创造”已经成了教会的共同信念〔待核：确立时间与代表人物，常举爱任纽、德尔图良〕。

这条教义守住了什么？至少三样。

第一，神不是万物中的一样。 如果神是用一块现成的材料造世界，那块材料就和神一样古老，神只是一位高明的工匠。从无中创造，等于说：神和世界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世界有来处，神没有。

第二，世界不是神。 世界是被造的，所以它不是神的一部分，不该被拜。日头、月亮、星宿、大海，在周围列国的神话里都是神明。在创世记第一章里，它们都只是被造之物。这一条后来护住了以色列，也护住了教会，没有滑进对自然的崇拜。

第三，世界是好的。 第一章一再说“神看着是好的”。世界既然出自一位良善的神的话，它就不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主做坏的东西，不是灵魂的牢笼。早期教会对付诺斯底派、后来奥古斯丁对付摩尼教，靠的都是这一条。

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最深。

有人问他：神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什么？他在《忏悔录》第十一卷里认真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这个问题本身问错了。时间是和世界一同被造的，在创造之前，没有“之前”。他后来在《上帝之城》里说得更干脆：世界不是在时间里造的，而是和时间一同造的〔待核：卷次，通常作第十一卷第六章〕。

奥古斯丁对“起初”还有一层读法，常被后人忘记。

他在《忏悔录》第十二卷里说，“起初”也可以读作“在你的智慧里”，也就是在圣子里〔待核：卷次与表述〕。这条线索，旧约里本来就有：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箴 8:22）

说这话的是“智慧”。“起头”这个字，和创 1:1 的 reshit 同根〔待核〕。早期教会读到这里，很自然地把创世记的“起初”和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连在了一起。

更难得的是，奥古斯丁在同一卷里承认，同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可以有好几种真实的读法〔待核：《忏悔录》第十二卷相关章节〕。他说，只要读的人出于爱，所读出的又不违背真理，这些读法可以并存。

一位最在意“原意”的教父，在最要紧的一节经文前，给几种读法留了位置。发现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死板的。

欧阳明哲要是读到这一段，大概会愣一下。

一千六百年前的一位北非主教，说出了一句和他的课堂讲义几乎一样的话：零点之前，没有“之前”。

这种读法还有一层力量：它稳。

“起初”是一个点，“神”是先在的那一位，“创造”是一个动作，“天地”是这个动作的成果。主语、谓语、宾语都清清楚楚。一个乡村教会的老姊妹和一位神学教授，读这句话读出来的是同一件事。谁读歪了，都可以拿经文本身来校正。

二十世纪，这种读法还碰上了一件巧事。

比利时的勒梅特神父，是最早提出宇宙从一个“原初原子”膨胀而来的人之一〔待核：1927 年论文、1931 年“原初原子”说〕。后来这套理论被称作大爆炸。1951 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次讲话里，把它和创世的起初联系起来〔待核〕。据说勒梅特本人对这种联系颇为谨慎，不愿让物理学替神学作证〔待核〕。

不管怎样，“起初是一个点”这种读法，到这时好像连科学都站到了它这一边。欧阳明哲的母亲那句“你们算来算去，不就是算出一个起初吗”，背后就是这样一段历史。

◆ 三、“起初”也可以是一个开场

可是这句经文还有另一种读法。它也很古老，也出自认真读原文的人。

希伯来文这句话的开头是 bereshit，由“在”（be）和“起头”（reshit）合成。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很早就注意到一件小事：这个词前面没有冠词。如果要说“在那个起头”，照常规的写法，元音会有些不同〔待核：bereshit 与带冠词形式的元音差别〕。

没有冠词，这个词就可以读成一个连着后文的短语：“在……的起头”。

十一世纪的法国犹太释经家拉什，注释这一节时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待核：拉什注创 1:1 的原文与措辞〕。如果要照经文的字面讲，就该这样讲：在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神说，要有光。他还说，这一节不是要告诉你创造的先后次序。

照这样读，第 1 节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它是一个从句。整段话的主干要一直等到第 3 节：“神说：‘要有光。’”

二十世纪，美国犹太出版协会的新译本，正是这样译的：“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待核：译本年份，《妥拉》部分通常作 1962 年，全本 1985 年〕。一些现代英文译本也在页边加注，说明这一节可以这样读〔待核〕。

这两种读法，到今天学界还在争。主张“一个点”的人，有他们的语法证据和古译本证据。主张“一个开场”的人，也有他们的。本书不在这里替语法下判决。原文怎样读，要交给读原文的人一条条去考。

本书要看的，是另一件事。

两种语法读出来的，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起初”。

一种是一个点。点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了天地。故事从零开始，像一根尺子的零刻度。

一种是一个开场。“在神开始创造的时候”，幕已经拉开了，台上有东西，有黑暗，有水，然后神开口说话。故事不是从零刻度开始，是从一个正在进行的场面开始。

前一种，“起初”回答的是“什么时候”。后一种，“起初”回答的是“怎样开始”。

◆ 四、经文自己露出的那道缝

两种读法都在认真读原文。可是它们停在了同一个地方。

不管把 bereshit 读成“在起初”还是“在……的起头”，两边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它们都默认，“天地”是一样造好的东西，“神”是一位先在的造者，“创造”是造者对东西做成的一件事。差别只在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点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场面里。

主语在那里，宾语在那里，动作把两者连起来。这是发现学的语法。

本书要说，经文自己在这里露出了一道缝。这道缝不是读的人带进去的，翻开第一章就看得见。

第 1 节说“神创造天地”。“天”和“地”两个字，在第 1 节就出现了。

可是往下读，你会看到：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 1:8）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创 1:10）

“天”这个名字，要到第二日才有；“地”这个名字，要到第三日才有。

如果第 1 节的“天地”是一样在零点上就造好了的成品，为什么第二日、第三日还要再把它们“称”出来？已经有了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等到后面才得名？

这就是那道缝。第 1 节给出的是一个总结：天地。第 2 节以下展开的，却是天和地一步步被分出来、被叫出名字的过程。总结里的“天地”，和过程里的“天”与“地”，对不上。

发现学对这道缝，也有它的处理。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说，第 1 节是总纲，后面是细目，先说结论再讲经过，这是希伯来叙事的常见笔法。这个解释很合理，本书也接受它。

另一种说，第 1 节造的是原初的材料，后面是把材料加工成形。这也说得通，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这样读〔待核：如“未成形的质料”一说的来源〕。

可是这两种处理，都是把缝合上。合上之后，第 1 节和后面又对上了，读的人就不再停留。

本书想在这道缝里多待一会儿。

如果“天地”不是一样一次造好、然后被搬进故事里的东西，而是在后面一次次的“分开”和“称”里显出来的，那么第 1 节的“创造天地”说的是什么？

◆ 五、“创造”这个动词的脾气

在看第一章怎样展开之前，先看第 1 节里的那个动词。

“创造”，希伯来文是 bara。这个词有一个特别的脾气：在旧约里，它的主语只有神〔待核：bara 在旧约中只以神为主语的通行说法〕。人可以“做”（asah），可以“造”，可以“建”，可是不能 bara。

发现学从这个脾气里读出了很要紧的东西：创造是神独有的作为，人模仿不来。这一点本书完全同意。

可是 bara 还有另一个脾气，常被忽略：它的宾语，不全是天地这样的“成品”。

第一章里，它用了三处〔待核：创 1 中 bara 的出现处，通常举 1:1、1:21、1:27〕。第 1 节，天地；第 21 节，“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第 27 节，人。三处之间隔着一连串的“神说”“神分开”“神称”“神造”。bara 像是一根线，从头到尾把这一场穿起来。

到了旧约别处，它的宾语就更不像成品了。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 51:10）

这里的“造”，原文就是 bara〔待核〕。一个犯了罪的王，求神在他里面创造一颗新的心。这不是在时间的零点上造出一样东西，是在一段破碎了的关系里，求一个新的自己显出来。

以赛亚书 43:1 开头说，“创造你的耶和华”。被创造的“你”是雅各，是以色列，是一个在历史里被掳、被召、被领回来的民族〔待核：该节 bara 用法〕。一个民族不是在零点上被造好的。它是在出埃及、在旷野、在被掳里，一次次被显出来的。

这样看，bara 在旧约里有一个很一致的样子：它说的是神使一样新的东西显出来，这样东西从前没有，后来有了。它可以是天地，可以是一颗心，可以是一个民族。

这就给第 1 节的“创造天地”添了一层分量。

如果 bara 可以用在一颗新心、一个民族身上，它就不只是一次零点上的动作。它更像一种做法：从混在一起的东西里，分出一个从前没有的新东西，给它名字，让它从此能站得住。

第一章，就是这种做法的第一次完整演出。

◆ 六、创造是一次次分开

把第一章的动词摆出来看。

神说，神看，神分开，神称，神造，神赐福。其中最贯穿的一个，是“分开”。

希伯来文是 badal，意思是分出、隔开、划出界线。第一章里它出现了好几次〔待核：确切次数，第 4、6、7、14、18 节〕。

第一次分开：光和暗。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 1:3–4）

光有了以后，神没有把暗消灭。他把光和暗分开，各给一个名字：“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创 1:5）暗没有被取消，它被分出来、划了界、得了名，成了“夜”。

第二次分开：上下的水。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创 1:6–7）

水本来是一片。中间撑开一层“空气”，水就有了上下。然后“神称空气为天”（创 1:8）。天不是先造好再放上去的，天是从这一道分开里显出来的。

第三次分开：水和旱地。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创1:9）

这一次经文没有用 badal，可是做的仍是分开：水被聚到一处，旱地“露出来”。

请留意“露出来”这三个字。旱地不是从别处搬来的，它本来就在水底下，水一退，它就露了出来。然后“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创 1:10）。

到这里，第 1 节说的“天地”，才真正有了名字。

所以本书这样读第 1 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说在零点上一次放下了两样成品，是说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整场分开，最后显出了天、显出了地。第 1 节是幕前的那一句话，它把整场戏的结局先说出来，可是戏要一幕幕演。

分开会回写。

这些分开不是做完就放下的。每一次分开，都成了后面的条件。

第一日分开了光和暗。到第四日，神造出日头、月亮、星宿，让它们“分昼夜”，“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创 1:14、18）。第一日那一道分开，到第四日有了自己的器具，由光体接过去，一天天执行下去。

第二日分开了上下的水，显出了天。到第五日，鸟飞在“天空之中”，鱼“充满海中的水”（创 1:20、22）。第二日撑开的那片空间，成了第五日活物的家。

第三日分开了水和旱地。紧接着，同一天里，“地要发生青草”（创1:11）。到第六日，走兽、牲畜、昆虫，最后是人，都在这片旱地上出来。第三日露出来的地，成了第六日一切活物脚下的土。

不少释经者早就注意到这个对称：前三日划出空间，后三日把空间填满〔待核：此说的代表人物与源流〕。这是发现学读出来的好东西。

本书在这个对称上再往前走一步：前三日的分开，不是后三日的“场地准备”，是后三日的条件。没有那一道分开，就没有那一样活物。新长出来的东西，又反过来让先前的分开有了意义。光和暗的分开，要等到日头升起来，才成了“日子”。

本书把一样新东西稳下来、得了名、从此能被认出和带走，叫作**结晶**。把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叫作**回写**。

这样看，“创造”在第一章里就不是一个动作，是一条路。一次分开，回写成下一步的条件；下一步长出来的东西，又让上一次分开有了着落。

认识世界的那一位，也在这里一起显出。

第一章里还有一个动作，常被一带而过：神看。

“神看光是好的。”（创 1:4）“神看着是好的。”（创 1:10、12、18、21、25）最后一句：“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

神不是造完了才看，是一边造一边看。看，是创造里的一环。

还有“称”。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称空气为天，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每一次分开，都跟着一次命名。名字落下来，那样东西就稳了，能被认出、被叫唤、被带进后面的故事。

这里显出了第一章最深的一层：世界和那位认识世界的，是在同一场创造里一起显出来的。

本书不是说，神在创造之前不存在。信徒照样可以信，神先于万有。本书说的是：在这一章经文里，读的人认识这位神，不是从一个定义开始，是从他的动

作开始。他说，他分，他看，他称。读者是在这一连串动作里，一步步认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的话有力，他的分开有次序，他看他所做的是好的，他给每样东西一个名字。

这和发现学的读法不冲突，只是站的地方不同。发现学先给出神是谁，再看他做了什么。这一章经文自己的写法，是先让你看他做了什么，再让你认出他是谁。

◆ 七、留下来的那一片海

第三次分开里，有一样东西要单独说一说：海。

水被聚到一处，旱地露出来，那聚起来的水被称为“海”（创 1:10）。

海是什么？它是起初那一锅粥（混沌）里被分开、被划了界的那一部分：那一片水被聚拢以后，留下来的地方。旱地是从水里露出来的，海是水退回去的地方。在那个起初的场面里，原本处处是水，处处是深渊。分开以后，深渊没有消失，它被收拢到一处，有了边界，有了名字。

旧约别处，常常回到这道边界。

神在旋风中问约伯：

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 38:8、10–11）

耶利米书说，神“用沙为海的界限”，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耶 5:22）〔待核：和合本该节原句较长，此处为节引〕。诗篇说：“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诗 104:9）

这些经文都在讲同一件事：海是被分出来、被划了界的。那道界线一直在那里。浪狂傲，也只能到此止住。

把这一点放到古代近东的背景里，会更清楚。

巴比伦有一部创世史诗，叫《埃努玛·埃利什》〔待核：成书年代〕。里面的神马尔杜克，和代表原初咸水的女神提阿玛特打了一仗。他杀了她，把她的身体像劈一条鱼那样劈成两半，一半撑成天，一半铺成地〔待核：情节细节〕。

那也是一次“分开”。可是那是一场战争的分开：世界是从一具被打败的尸体里切出来的。

创世记第一章没有这场仗。

神不和水打仗，不和黑暗打仗。他说话，水就聚到一处；他分开，光和暗就各得其名。暗没有被杀死，成了“夜”；水没有被劈开，成了“海”。被分出来的那一部分，不是战败者，是被安排了位置、得了名字、“神看着是好的”那个世界里的一部分。

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个对照，说创世记第一章是在有意地改写周围列国的神话〔待核：此说代表人物〕。这是发现学释经很好的一份功劳：它把经文放回它的历史里，让人看清经文在那个世界里说了什么不一样的话。

本书在这份功劳上，再添一句：经文换掉的，不只是一个故事的情节，是“世界怎样来”的那一整套做法。从打败一个对手，换成了分开、命名、回写。

海就是这样一样东西。它在别的神话里是被杀死的敌人，在这里是被划了界、留下来的一部分。它一直在，带着它的界线。

本书在这里先放下一枚棋子。

圣经最后一卷的最后几章，有一句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

第一章里最早被分出来、被划了界的那一片海，到全书末了，“不再有了”。这是秩序终于把混乱赶尽杀绝了吗？还是那最早的一道分开，被重新结晶了一次？这个问题，留到第 71 章再答。

本章只先记下：创世记第一章的“分开”，有一样东西被分出来以后一直留着，带着它的界线，一直走到启示录。

至于起初那一片水和黑暗本身，“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一锅粥是什么，神的灵怎样运行在水面上，是第 6 章的事。本章只讲第 1 节和那一次次的分开。

◆ 八、拿第三日完整读一遍

现在拿第三日的经文，把两种读法完整走一遍。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 1:9–13）

发现学的读法。

这一段记录了创造的第三天。神发出命令，水就聚集，陆地出现；神再发命令，地就长出植物。经文要教导的是：陆地和海洋都是神造的，植物也是神造的；它们出于神的命令，各从其类，有固定的秩序；神看它们是好的，所以受造界本身是好的。

这样读，处处有根据，也处处有分量。

“各从其类”守住了受造界的秩序，后来很多神学家从这里讲自然律。“神看着是好的”守住了物质世界的尊严。“事就这样成了”守住了神的话的权能：他说有，就有。一个人读完这一段，知道世界有一位主人，主人的话算数，世界是好的。这是很要紧的一份知道。

它停在哪里。

可是这种读法把这一段读成了一份清单：第三天造了陆地、海洋、植物。

清单式的读法，读不出这一段自己的动势。旱地是“露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的；地“发生”青草，是地自己长出来的。神说“地要发生”，被命令的是地。地成了一个会长东西的地方。

还有，这一段里为什么第三日有两次“神说”？其他日子大多只有一次。清单读法会说，这一天造的东西多。这样说当然可以，可是它没有看见：第二次“神说”，正是对第一次分开的回写。旱地刚露出来，紧接着就被叫去长青草。

发生学的读法。

这一段是一次分开，和这次分开立刻引出的一场生长。

先是分开。水和旱地本来混在一处，神说“聚在一处”，水就聚拢，旱地就露出来。露出来的地，被称为“地”；退回去的水，被称为“海”。两样东西是在同一次分开里一起显出来、一起得名的。没有海的边界，就没有地；没有地露出来，水也聚不成海。

然后是回写。旱地刚刚稳下来，就成了下一步的条件：“地要发生青草。”青草、菜蔬、果树，不是从天上放下来的，是从这片刚露出来的地里长出来的。地接住了这一次分开，然后自己开始做功。

再看“各从其类”和“果子都包着核”。核是什么？是下一次生长的条件。每一棵果树结出的果子里，都包着下一棵树。第三日长出来的东西，自己就带着往后的路。

最后是“神看着是好的”。这一看，不是验收一件成品，是看一个刚刚显出来、正在长的世界。

到这一天结束，第 1 节里那个“地”字，才有了它的内容：一片从水里露出来、和海一起得了名、马上就长出青草的地。第 1 节的总结，是在这样一天天的分开和回写里，被填满的。

◆ 九、两种读法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起初（bereshit）	时间的零点，在这一点之前什么都没有	一场创造的开场，幕一拉开，戏就在演
神	先在的造者，读者先知道他是谁	在说、分、看、称的动作里，被读者一步步认出
创造（bara）	主体对客体做成的一个动作	一条路：一次次分开，每一次都回写成后面的条件
天地	在零点上造好的成品	第二日才称为天，第三日才称为地，在分开里显出来
分开（badal）	神给受造界定的秩序	创造本身的做法，旧的不被消灭，被划界、得名、成为条件
旱地露出来	神命令陆地出现	地本在水下，水一退便露出，与海在同一次分开里得名
神看着是好的	神对成品的评价	看是创造里的一环，世界和看它的那一位一起显出
海	受造界的一个部分	起初那片水被分开、划界后留下的部分，一直带着界线走到启 21:1

左栏没有错。“起初是一个点”守住了神不是万物之一，世界不是神，世界是好的。本书一样都不拿走。

右栏做的，是在左栏停下的地方接着往前走。经文自己露出了一道缝，第 1 节的“天地”和后面一步步才得名的“天”与“地”对不上。本书没有把这道缝合上，而是顺着它走进去，看见创造原来是一次次分开，一次次回写。

◆ 十、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典范之争

讲到这里，可以回答本章题目里的那句话：一节经文，就是一场典范之争。

两种读法的差别，不在细节。

它们读的是同一个字“起初”。一种读成“什么时候”，一种读成“怎样开始”。它们读的是同一个字“创造”。一种读成一个动作，一种读成一条路。它们读的是同一个词“天地”。一种读成一份成品，一种读成一个结局。

字一个没变，词全换了。

这是因为两种读法站在两种根本看法上。

发现学默认东西是现成的：神在那里，世界在那里，经文把这件事记下来，读的人把它取出来。

发生学默认东西是生成的。世界在一次次分开里显出来，认识世界的那一位在他的动作里被认出来。经文是这一场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读的人读一次，它又发生一次。

后面七十多章，每一章都会碰到这样的事。一个字，两个词。第 5 章会把二十四个最常用的词，两套词义并排摆出来。

还要补一句。这场争论，不是信与不信之争。

两种读法都可以相信神创造了世界。欧阳明哲的母亲读“起初”读出一个点，她的信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本书要说的只是：这句经文除了一个点之外，还给出了一个开场；除了一份记录之外，还留下了一段发生的痕迹。

◆ 十一、回到那个空着的零点

那天晚上，欧阳明哲没有睡着。

他把第一章从头读到尾，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分开”：光暗，上下的水，水和旱地。写完他发现，这和他每天对着的那张曲线图，在某个地方是相通的。

他知道自己不能拿物理去给创世记作证，也不该拿创世记去给物理作证。这两样东西不在一个层面上。勒梅特神父当年的谨慎，他现在懂了一些。

可是有一件事，在他眼前清楚起来：在他的宇宙学里，最有意思的从来不是那个空着的零点，是零点之后的一次次分开。宇宙大约三十八万岁时，光从炽热的等离子体里挣脱出来，宇宙第一次透亮〔待核：通行估计约为三十八万年〕。他这七年天天看的那片微波背景辐射，就是那一道分开留下的痕迹。

痕迹。他在纸上圈出这两个字。

他忽然想起导师说过的一句话：做宇宙学的人，读的都是一封很久以前寄出的信。信上的字一个也不会变，可是每一代人都读出新的东西，因为读信的人变了，读信的仪器也变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问他读了没有。

他说读了。他说：“妈，你读的是一个点，我读出来的好像是一场戏。”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戏也好，点也好，反正是神做的。”

他说：“对。”

他没有再争。他知道母亲读的那一个点，护住了她二十多年。他读出来的那一场戏，此刻刚刚开场。在他身上，那一次次的分开还没有演完。

带走的话

“起初”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个开场；创造是一次次分开，每一次都回写成后面的条件。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起初”读成零点，关上了“怎样开始”的门；本书顺着“天地”后来才得名的缝，打开了“一次次分开”这扇门。
- 释经者用“先总纲、后细目”把第 1 节和后文重新对上，这一下合上了缝，也把一场发生收回成了一次发现。

想一想

1.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起初”，一直被你当作一个点？比如你的信仰、你的婚姻、你的职业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开场，后面演了哪几幕？
2. 你的日子里，哪一次“分开”后来成了别的东西的条件？比如离开家乡、换一份工作、和一个人分手。
3. 你有没有一样东西，像第一章里的海那样，被划了界、一直留着，却从来没有消失？

◆

02

第2章

取出原意：发现学释经两千年

这一章的问题

两千年来各家都说找到了原意，为什么同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读出了四样？

◆ 一、书架上的四本注释

董秀芝六十七岁，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图书馆做了三十多年编目员，退休七年了。

十一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她一个人留在教会二楼的小图书室里。图书室是她退休那年张罗起来的，三面墙的书架，一千多本书，全是会友捐的。每一本都是她亲手登记、贴签、上架的。

周日青年团契要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带团契的小伙子托她找几本注释书。

她从书架上抽出四本，摊在长桌上。

一本是民国年间的老书，纸已经黄脆，是一位老牧师的遗物。一本是加尔文《福音书合参》的中译本。一本是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出版的福音派注释。还有一本是新出的，作者在美国一所神学院教新约。

她戴上老花镜，一本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路 10:30）

老书上说：这个人是亚当，耶路撒冷是乐园，耶利哥是这败坏的世界，强盗是魔鬼，撒玛利亚人是基督，客店是教会。

加尔文那本说：这些讲法很巧，可是离经文太远，比喻只要教人什么是爱邻舍。

香港那本说：要先弄清第一世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弄清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条路的地势，比喻的力量才出得来。

美国那本说：这个比喻的要点，在律法师问的问题和耶稣反问的问题不一样。

她把四本书并排摆着，看了很久。

做了一辈子编目，她的习惯是给每本书找一个位置。可是这四本书讲的是同一段经文，却好像不在同一个书架上。

她在登记簿的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四个人都想找到原意，找到的不一样。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四本书背后的两千年。

本书把这一路读法叫作**发现学释经**。它默认，经文里有一个先在的原意，释经就是把它准确地取出来。这一章是全书唯一系统讲这段历史的地方，后面各卷章只讲各卷的具体读法，不再复述大史。

本章要先写足每一家对在哪里。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二、斐洛：给经文找一层更深的意思

故事要从耶稣同时代的一位犹太人讲起。

斐洛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大约生于公元前 20 年，死于公元 50 年前后〔待核〕。亚历山大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学术中心，满城是希腊哲学。斐洛是一位虔诚的犹太人，每天读的是希腊文的摩西五经，也就是七十士译本。

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难处。

摩西五经里有许多地方，照字面读，在受过希腊哲学训练的人眼里很难接受。神在园中行走，神后悔造人，神闻了挪亚献祭的馨香之气。一位没有身体、不会改变的神，怎么会走路、后悔、闻气味？

斐洛的回答是寓意解经。

经文有字面的意思，也有更深的意思。字面像身体，深意像灵魂。比如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字面上是一次迁徙，深意上是灵魂离开身体、感官和言语，走向神〔待核：斐洛《论亚伯拉罕的迁徙》大意〕。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认真对待经文。 斐洛不是要丢掉摩西，是要让摩西在亚历山大站得住。他相信经文的每一个字都有意义，一个字都不肯放过。

第二，它守住了神的超越。 神不是一个放大了的人。经文说神“后悔”，不等于神像人一样反复无常。这一条后来被整个教会继承下来。

第三，它打开了经文和整个世界的对话。 斐洛让人看见，一本古老民族的律法书，可以和当时最好的哲学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可是斐洛也留下了一个问题：深意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字面背后另有一层意思，那一层意思是谁定的？斐洛自己有一套规则，什么样的字面该寓意化，有一定之规〔待核〕。可是后来的人一旦学会这一招，深意就很容易变成读者想要的意思。

◆ 三、俄利根：经文有身体、魂与灵

两百年后，同一座城里出了一位基督徒学者俄利根，大约生于 185 年，死于 254 年前后〔待核〕。

他是早期教会最勤奋的释经者之一。他编过一部六栏并列的旧约文本，把希伯来文、希腊文音译和几种希腊文译本排在一起对读，称为“六文本合参”〔待核〕。今天做文本比对的人，用的还是这个思路。

俄利根在《论首要原理》第四卷里，讲了一套经文的三重意义〔待核：卷次〕。

经文像一个人，有身体、有魂、有灵。身体是字面的意思，给单纯的人；魂是道德的意思，给正在长进的人；灵是属灵的意思，给成熟的人。

他还说过一句很有胆量的话：经文里有些地方，照字面根本讲不通，那是神有意放在那里的绊脚石，逼人往深处去找〔待核〕。

这一条有它的经文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讲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加 4:24）

“比方”这个词，希腊文正是 allēgoroumena，“用寓意说的”〔待核〕。使徒自己就这样读旧约。俄利根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保罗走。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把旧约留在了教会里。 二世纪有一位叫马吉安的人，主张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是同一位，要把旧约整个丢掉〔待核〕。寓意解经让教会能把旧约读成指向基督的书，旧约因此留了下来。

第二，它承认经文有深度。 一节经文不是只有一层，单纯的人能读，成熟的人也能读，各人都读出能养活自己的东西。

第三，它把读经和成长连在一起。 身体、魂、灵三层，对应读者的三个阶段。读经不只是取出意思，也是读的人往上走的路。这一点后面会再提，它离发生学其实很近。

同一时期，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另一批释经者对亚历山大的寓意法很不放心。

安提阿学派的代表，比如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待核：生卒约 350—428〕，坚持先读历史的意思。他们也承认经文可以指向基督，可是那种指向要从历史本身里长出来，他们叫作 theōria，“观看”〔待核〕。不能离开历史另起一层。

这场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争论，后来在释经史上一再重演。一边怕经文太浅，一边怕读者太随意。两边都有道理。

◆ 四、奥古斯丁：爱是读经的尺子

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北非希波城的主教奥古斯丁，把这些线索收拢起来。

他写过一本专讲读经的书，叫《论基督教教义》〔待核：也译作《论基督教学说》，写作约 396—427 年〕。这本书在之后一千年里，几乎是西方教会读经的教科书。

他给读经定了一把尺子：爱。

大意是：凡是读经读出来的意思，若能建立起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就没有读错，即使它不是作者原来的意思〔待核：卷一第三十六章前后〕。反过来，如果一种读法让人不爱神、不爱人，它再合乎字面也读错了。

他还给难懂的地方定了规矩：先看上下文，再拿经文里清楚的地方，去解释不清楚的地方。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给寓意解经套上了缰绳。 深意不是谁想要就有，要合乎爱，合乎教会的信仰规范。

第二，它把读经和生命连在一起。 读经的目的不是知识，是爱。一个读了一辈子经的人，如果不爱人，他的读经白读了。

第三，它承认读法可以不止一种。 第 1 章已经提过，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二卷里承认，同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可以有几种都真实的读法。

董秀芝桌上那本民国老书里的好撒玛利亚人寓意，源头可以追到奥古斯丁〔待核：《福音书问题集》卷二第十九问〕。

亚当、乐园、败坏的世界、魔鬼、基督、教会，是老书里的讲法。奥古斯丁自己的版本更细：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平安之城，祭司和利未人是律法和先知，店主是使徒保罗。二钱银子是爱神爱人这两条诫命，也可以是今生与来生的应许〔待核：细节〕。

今天的人读到这里，多半会笑。可是请留意这个寓意的方向：它把一个比喻读成了整部救恩的故事。人受了伤，律法和先知帮不了他，基督来救他，把他交给教会照料，直到他回来。这个读法离路加的字面远，离奥古斯丁的尺子却很近。它让人爱神，也让人知道自己是那个被打伤、被扶起来的人。

◆ 五、中世纪：四重意义

到了中世纪，三重意义长成了四重。

一首流传很广的拉丁短诗，把它压成了两行〔待核：短诗作者通常归于十三世纪的达契亚的奥古斯丁〕。大意是：字面教你发生过什么事，寓意教你该信什么。道德教你该做什么，指向末后的意思教你往哪里去。

最常举的例子是“耶路撒冷”〔待核：此例常溯至约翰·卡西安〕。

字面上，它是犹太人的一座城。寓意上，它是教会。道德上，它是信徒的灵魂。指向末后，它是天上的城，新耶路撒冷。

同一个词，四层都通，层层不乱。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有秩序。 四层各有所管，不是读者随意加的。一个修道院里的年轻修士，照这四层去读，读出来的东西不会离谱太远。

第二，它让一节经文同时养活头脑、手脚和盼望。 该信什么，该做什么，往哪里去，一节经文都管。

第三，它在后来被收紧了。 十三世纪的阿奎那说，一切属灵的意思都要建立在字面的意思上；能用来论证教义的，只有字面的意思〔待核：《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一题第十条〕。这一收，把四重意义拉回了地面。

可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四重意义的缰绳越来越松，字面越来越被看轻。在很多讲台上，经文成了随手可借的比方。教会的传统，渐渐成了解释经文的最后权威。

一场大反弹，正在路上。

◆ 六、犹太释经的另一条河

讲到这里，要回头补一条常被基督教释经史略过的河。

斐洛之后，犹太人的释经并没有停下来。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经学院里，一代代拉比读经、讲经、辩经，留下了浩繁的米德拉什〔待核：米德拉什成书年代跨度〕。

“米德拉什”这个词，来自一个动词 darash，意思是寻求、追问〔待核〕。拉比们不是把经文当作一份读一遍就完的文件，是当作一口要一次次去打水的井。经文里一个多出来的字、一处奇怪的重复，都是追问的起点。

他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同一节经文的几种讲法，常常并排记下来，“另一种说法是……”，不急着判谁对谁错〔待核〕。

到了中世纪，犹太释经家拉什把“字面的意思”（peshat）和“追问出来的意思”（derash）分开〔待核〕，主张先把字面讲清楚。第 1 章提到的那个“在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的读法，最常被举出的源头就是他。

后来的犹太传统里，还有一个和基督教四重意义遥相对应的说法，取四个词的首字母，叫作 PaRDeS，“果园”〔待核：此说约十三世纪成形〕。字面、暗示、追问、奥秘，四层。

这条河对在哪里？

第一，它把读经当作一件群体里的事。 经文是在经学院里、在师生之间、在一代代的辩论里被读出来的，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取出来的。

第二，它让几种读法并存，又不放任。 每一种说法都要有经文的根据，都要经得起同伴的追问。

第三，它对经文的字句极其敬重。 一个字都不多余，所以一个字都值得追问。

这条河，本书后面会多次回到它那里。第 27 章讲雅歌的寓意解经，就要从拉比阿基巴讲起。

◆ 七、路德与加尔文：回到经文本身

1517 年，德国维登堡的修士路德，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待核：张贴一事的史实性有争议，年份通行作 1517〕。

路德的释经，是从一条缝里长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自己曾长年被罗马书 1:17 卡住：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7）

他原来把“神的义”读成神审判罪人的那种公义，越读越怕。直到某一天，这里的“义”在他眼前换了一个样子：它是神白白赐给人的义。他说自己像是重生了，进了乐园的门〔待核：路德 1545 年拉丁文著作集序言的回忆〕。

这个故事，第 50 章还会细讲。这里只取它给释经带来的东西。

唯独圣经。 经文的权威高过教会的传统。传统要拿经文来检验，不能反过来。

经文自己解释自己。 经文的意思要从经文里找，清楚的地方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待核：拉丁文 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 的出处〕。不靠外加的权威。

回到字面。 路德对四重意义很不客气，说寓意解经是在玩弄经文。他要的是一个简单、朴素、合乎语法的意思。

还有一把尺子：凡推动基督的，就是使徒的〔待核：路德雅各书序言中的说法〕。字面之上，基督是全本圣经的中心。

和路德同时代、晚一辈的加尔文，在日内瓦把这条路走得更稳。

加尔文给几乎整本圣经都写了注释。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清楚的简短”：注释的任务，是把作者的心意讲清楚，越少绕弯越好〔待核：他给《罗马书注释》写的献辞〕。他对奥古斯丁那种好撒玛利亚人的寓意，就说过很直接的话：这些讲法也许听着讨喜，却和基督的本意不相干〔待核：《福音书合参》该处〕。

加尔文还有一个很温柔的说法：神对人说话，是俯就人的。像一位保姆对婴儿说话，会放慢、放软、用孩子听得懂的话〔待核：“俯就”之说的出处〕。经文里神“后悔”、神“发怒”，是神俯就人的说法。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把经文还给了普通人。 经文高过传统，又被译成了德文、法文、英文。一个农夫、一个织布的妇人，可以自己读经，自己拿经文去检验讲台上的话。

第二，它让读经可以被检验。 原意不在传统手里，在经文的字句和语法里。谁读得对，可以拿原文、拿上下文来对。

第三，它守住了经文的中心。 路德的“推动基督”，加尔文的“作者的心意”，都是要在千头万绪里，抓住经文真正要说的那一件事。

董秀芝的那本加尔文，书页边上有一位前主人用铅笔写的小字：“讲经要讲明，不要讲巧。”她认得那笔迹，是捐书的一位老执事，前年过世了。

◆ 八、施莱尔马赫：先要避免误解

宗教改革把原意从传统手里交回到经文手里。可是经文是古人写的，隔了一千多年、几千里，原意怎样才取得准？

十九世纪初，柏林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把这个问题本身拿出来讲。

他给“诠释学”下了一个很朴素的定义，大意是：理解的艺术，首先是避免误解的艺术〔待核〕。误解是自然会发生的，理解要靠功夫。

他把理解分成两半。一半是语法的：作者用的是什么语言，一个词在那个时代怎么用。一半是心理的：这个作者是谁，他在什么处境里写，他心里想要说什么。

他还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解释者要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待核〕。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让释经成了一门可以学的学问。 不只是虔诚，不只是恩赐，还要有方法。语言、历史、作者的处境，都是功夫。

第二，它看见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 一节经文不是今天写的。你和它之间隔着一道河，要搭桥才过得去。

第三，它把“人”放回了文本里。 经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它出自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

施莱尔马赫之后，“弄清作者原来的意思”成了现代释经最核心的目标。董秀芝桌上那本香港出版的注释，讲第一世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走的就是这条路。

◆ 九、历史批判：把经文放回它的年代

十七世纪以后，另一股力量慢慢长大。

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写过一本《神学政治论》〔待核：1670 年〕。他说，读圣经要像读自然一样，从经文本身、从它的语言和历史里去考察。不能先把教义放进去。

十八、十九世纪，德国的学者们沿着这条路，一卷卷去考：这一卷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用了哪些更早的材料。摩西五经里有几股不同的材料线索，后来被整理成“底本说”，其中最有名的整理者是威尔豪森〔待核：1878 年前后〕。福音书之间谁先谁后，谁用了谁，也被一条条考出来。

这一路方法，统称历史批判法。

它让不少信徒不安，因为它常常和教会的传统说法对不上。可是公道地说，它对在哪里？

第一，它非常认真地对待经文的历史。 经文不是悬在半空的，它出自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人群。这一点，和道成肉身的信仰其实是相通的。

第二，它给了释经一套可以公开检验的方法。 一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可以拿文本、拿考古、拿古代近东的材料来对。

第三，它防住了读者的随意。 你不能说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你得先过历史这一关。

今天几乎每一本严肃的注释书，不管作者的神学立场是什么，都在用历史批判法留下的工具。

◆ 十、巴特与布尔特曼：神的话怎样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九十三位德国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德皇的战争政策，其中有好几位是当时最有名的神学家〔待核：宣言名称与人数〕。

瑞士一位年轻牧师巴特，后来说，那一天他发现自己老师们的神学，在那份宣言面前塌了〔待核〕。

他回到经文。他的《罗马书释义》〔待核：初版 1919，修订版 1922〕，被人形容为像一颗炸弹落在神学家的游乐场上〔待核：此语出自天主教神学家亚当〕。

巴特说，经文不是人对神的宗教经验的记录，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三种形态：道成肉身的基督，写下来的圣经，宣讲出来的道〔待核〕。圣经本身是人的话，可是当神借着它说话时，它就成为神的话。

同一时期，马堡的新约学者布尔特曼，走了另一条路。

他说，新约的信息包在一个古代的世界图景里：三层宇宙，天上地下，鬼魔和神迹。今天的人不住在那个世界里了。释经的任务，是把信息从古代的世界图景里解出来，让它重新向今天的人说话。他把这叫作“解除神话”〔待核：1941年讲演〕。

解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对生存的呼召：人在信息面前，被逼着做出一个对自己生命的决断。

这两条路对在哪里？

巴特守住了神的主动。 释经不是人去够神，是神来向人说话。历史批判做得再好，也替不了这一步。他也提醒每一个释经者：方法再精，也不能把神的话握在自己手里。

布尔特曼看见了读者的处境。 经文要向今天的人说话，今天的人带着自己的世界去读。他逼释经者老实回答一个问题：这段话对今天站在这里的人，到底说了什么。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后面会再回来讲：他们都看出来，单单“取出原意”是不够的。还有一件事要发生，神的话要“临到”，或者人要被“呼召”。

◆ 十一、当代无误论：守住经文的可靠

二十世纪下半叶，另一股力量站了出来。

1978 年，北美两百多位福音派学者在芝加哥签署了一份《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待核：年份与人数〕。声明的大意是：圣经在原稿中，凡它所断言的，都是真实无误的。

这一路的源头，可以追到十九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智、华腓德等人〔待核〕。他们面对历史批判的冲击，坚持圣经的默示是逐字的，经文的可靠是一切释经的根基。

他们的方法，叫“文法历史解经”：照着经文的语法和它的历史处境，去取出作者原来要说的意思。

这条路对在哪里？

第一，它守住了经文的权威。 经文不是可以随意挑拣的材料，信徒读经要先信它可靠。

第二，它守住了信徒的日子。 一位在医院里等手术结果的老人，要的是一句靠得住的话。“我必不撇下你”这样的话，必须是真的。

第三，它在方法上很严谨。 好的无误论学者，原文、历史、上下文的功夫一样不少。他们也承认经文里有比喻、有诗歌、有夸张的修辞，不是一切都照字面读〔待核：芝加哥声明对文体的说明〕。

中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路格外熟悉。和合本在 1919 年出版，译经的传教士和中国同工，一字一句地对着原文，花了将近三十年〔待核〕。今天中国大陆、港台、新加坡的许多教会，用的还是这个译本。它本身就是发现学释经的一项大成就：要把原意准确地搬进另一种语言。

◆ 十二、两千年的一张账

把这两千年摆在一张表上看。

一家	大约年代	它守住了什么	它的办法	它停在哪里
斐洛	一世纪	经文在哲学面前站得住，神的超越	寓意：字面是身体，深意是灵魂	深意从哪里来，没有说清
俄利根、亚历山大派	三世纪	旧约留在教会里，经文有深度	三重意义，字面的绊脚石逼人深读	深意容易变成读者想要的
安提阿派	四至五世纪	历史意思优先	从历史里长出的“观看”	指向基督要靠历史撑住

一家	大约年代	它守住了什么	它的办法	它停在哪里
奥古斯丁	四至五世纪	读经为了爱	爱的尺子，清楚解释不清楚	尺子在读者心里，意思仍是现成的
中世纪四重意义	五至十五世纪	一节经文管信、行、盼望	字面、寓意、道德、末后	层层是现成的，读者去取
拉比释经	二世纪至中世纪	群体里读经，几说并存不放任	追问（darash），字面与追问分开	井里的水是现成的，一次次去打
路德、加尔文	十六世纪	经文高过传统，交给普通人	唯独圣经，经文解释经文，字面	原意在字句里等着被取出
施莱尔马赫	十九世纪初	理解成为学问	语法与心理两半	目标是重建作者的心意
历史批判	十七至二十世纪	经文的历史，可公开检验	考作者、年代、材料	原意在过去，读者在外面
巴特、布尔特曼	二十世纪	神的主动，读者的处境	神的话临到；解除神话	临到与决断，没有讲它怎样成形
当代无误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	经文的权威与可靠	文法历史解经	可靠被放在原稿的字句里

这张表最要紧的是第三栏。

两千年里，每一家都守住了一样真东西。稳，可考，能防随意。没有斐洛和俄利根，旧约可能读不进教会；没有安提阿和阿奎那，深意可能飞到天上去；没有路德和加尔文，普通人可能永远拿不到经文；没有施莱尔马赫和历史批判，释经不会成为一门学问；没有巴特，神学可能永远跪在时代面前；没有无误论，许多信徒的日子会失去一块压得住的石头。

本书不拿走其中任何一样。

◆ 十三、它们停在同一处

可是请再看最后一栏。

十一家走的路很不一样，却停在了同一个地方：**意思是现成的，读经是去把它取出来。**

斐洛和俄利根的深意，是现成的，藏在字面底下等人去找。中世纪的四重意义，是四层现成的意思，读者一层层去取。路德和加尔文的原意，在字句和语法里等着被取出。施莱尔马赫和历史批判的原意，在作者心里、在过去的年代里，等着被重建。无误论的可靠，在原稿的字句里。

拉比们的米德拉什走得最远。他们把经文当作一口井，一次次去打水，几种说法并排记下。可是在他们看来，井里的水是早就在那里的：西奈山上一次交付，一切后来的讲法都已经在里面了〔待核：“后世讲法皆在西奈”之说的出处〕。打水的人再多，水是现成的。

就连最接近另一条路的巴特和布尔特曼，也停在这里的边上。

巴特说神的话“临到”，可是临到的那一刻怎样在一个读者身上成形，他不讲。那是神的主权，人不能问。布尔特曼说人被“呼召”去做决断，可是做决断的仍是一个现成的“人”，被呼召的那一刻像一道闪电，不留下一条路。

还有一件事，各家都没有拿到桌面上：**他们自己的读法，都是从一条缝里长出来的。**

斐洛的寓意，长在摩西五经和希腊哲学对不上的地方。俄利根的三重意义，长在旧约字面和基督信仰对不上的地方。路德的“因信称义”，长在罗马书 1:17 和他那颗惧怕的心对不上的地方，他自己说他被卡了很多年。历史批判，长在经文和启蒙以后的历史意识对不上的地方。巴特的神学，长在老师们的宣言和他读到的福音对不上的地方，那份 1914 年的宣言就在史料里。

这些缝，都不是本书事后补上去的，它们写在每一家自己的著作和传记里。

所以发现学释经两千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发生史。

每一次新的读法，都是一次对不上之后的结晶。结晶下来，它就稳了，能传下去，成了下一代人读经的条件。可是结晶下来的那一刻，它也把自己说成了“终于找到了原意”。发生，被收回成了一次发现。

这就是本书说的“停在哪里”。十一家停下的地方，都是把自己的发生读成了发现。那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十四、同一个比喻走完两千年

回到董秀芝桌上那四本书，把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完整走一遍。

先看经文的来龙去脉。

一个律法师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答得很好：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路 10:29）

然后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讲完，他问：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 10:36）

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 10:37）

四本注释，四种取法。

奥古斯丁一路的寓意读法，从比喻里取出了整部救恩史。它守住了一样东西：读者知道自己是那个被打伤的人。

加尔文一路的字面读法，取出了一条清楚的教训：要爱邻舍，不分族群。它守住了经文的朴素。

历史一路的读法，取出了第一世纪的处境。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几百年的敌意；祭司和利未人也许是怕沾染尸体的不洁〔待核：此说是否成立学界有争论〕。它守住了经文的年代。

还有一种当代读法，注意到两个问题不一样。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耶稣问的是“哪一个是那受伤之人的邻舍”〔待核：此观察的代表学者〕。

它们停在哪里。

前三种读法，各自取出了一样现成的东西：一个救恩故事，一条道德教训，一段历史背景。

第四种读法，碰到了经文自己露出的那道缝。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他心里有一个现成的类别，叫“邻舍”。他想要的是一张清单，划出谁在里面、谁在外面。

耶稣讲完比喻，问的却是“哪一个是邻舍”。比喻里，“邻舍”不是一个现成的类别。祭司和利未人按清单都该是邻舍，他们从那边过去了。撒玛利亚人按清单根本不在里面，他“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路 10:33–34）。邻舍是在这一连串动作里成了邻舍的。

10:29 的“邻舍”和 10:36 的“邻舍”，对不上。这道缝写在经文里，翻开就看得见。

可是即便是看见了这道缝的注释，大多也把它收成了一条新的原意：“耶稣的意思是：不要问谁是你的邻舍，要去做别人的邻舍。”缝又合上了，读者带走一条道理。

本书接着往前走的那一步。

如果邻舍是在动作里成为邻舍的，那么这段经文就不只是“告诉”律法师一个新的意思。它在律法师身上逼出了一件事。

请看他最后的回答：“是怜悯他的。”他没有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几百年的敌意，让他说不出那个族名。可是他被逼着说出了一个他原来的清单里没有的东西：怜悯。

“你去照样行吧。”这句话没有给他一条原意，给了他一条路。他会不会走，经文没有写。比喻停在这里，像一个开场。

这一层，第 74 章讲读经的人怎样接住最后一步时，还会回到这一问。这里只要看见一件事：四本书都在取原意，经文自己却在让一件事发生。

◆ 十五、董秀芝的登记簿

那天晚上快十点了，董秀芝还坐在图书室里。

她想起自己做编目的那三十年。刚入行时，老馆长教她：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你的本事，就是把它找出来。

后来图书馆换了几次分类法。有一年，整整一层楼的书都要重新编号。她才明白，书的位置不是书自己带来的，是一代代编目员和读者一起排出来的。可是这不等于书放哪里都行。每一次重排，都有它的道理，都要过很多关。

她看着桌上那四本注释，忽然觉得它们像四次重排。

每一位作者都觉得自己找到了那段经文的正确位置。每一位都有他的道理，都过了很多关。他们没有一个是随意的。

她把四本书按年代排好，在登记簿上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四个人都想找到原意，找到的不一样。也许每一次“找到”，都是那段经文在那个人身上又发生了一次。

周日，她把四本书都交给了带团契的小伙子，没有告诉他哪一本对。她只在每本书里夹了一张纸条，写着同一个问题：律法师最后为什么没有说“撒玛利亚人”？

带走的话

发现学释经两千年，守住了经文的稳、可考与防随意；它停下的地方，是把每一次发生都读成了发现。

两行小账

- 各家释经都把意思当作现成的，关上了“读法本身从哪里来”的门；本书指出每一家都长在一条史料可查的缝上，打开了“释经史就是发生史”这扇门。
- 路德被罗马书 1:17 卡了多年才读通，后人却把他读出来的东西叫作“终于找到的原意”，发生在这一下被收回为发现。

想一想

1. 你最信得过的一本注释书或一位讲员，是从哪一种读法来的？它替你守住了什么？
2. 你自己对某一节经文的理解，有没有哪一次是被“卡住”很久才读通的？读通以后，你是不是也把它说成了“原来意思是这样”？
3. 如果有人问你“谁是我的邻舍”，你会给他一张清单，还是讲一件事？

◆

03

第3章

符号是怎样发生的——越过索绪尔与皮尔斯

这一章的问题

约伯记三十八章答非所问，读的人在这里被晃了一下，解释是从哪一刻开始的？

◆ 一、一个读不下去的晚上

梁启恩四十六岁，在新加坡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主管。

那是七月的一个晚上，凌晨一点多。他刚从大士的仓库下夜班回来，淡滨尼的组屋里一片安静，妻子和女儿都睡了。他在饭桌前坐下，打开那本用了二十年的和合本，翻到《约伯记》。

这卷书他是一个月前开始读的。

一个月前，公司一位老司机在泛岛快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没有救回来。那条线是梁启恩排的，那一班也是他派的。老司机姓邝，五十九岁，和他在同一间教会，每个主日都坐在后排靠走道的位子上。

调查报告出来了，不是排班的错，是一场突来的暴雨和一辆失控的货柜车。可是梁启恩心里有一句话，一直在转：排班排得细，就不会出事；按时祷告的人，神会保守。

这两句话，他信了二十年。现在它们和那份报告放在一起，合不上了。

前面三十七章他都读得懂。约伯受苦，三个朋友轮番讲道理，约伯一章章顶回去。他心里一直等着一个答案：神到底为什么让义人受苦。

第三十八章，神终于开口了。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伯 38:1–4）

然后是海、晨光、雪库、雹仓、母狮、乌鸦、野驴、鸵鸟。神一口气问了四章，一个字没提约伯的问题。

梁启恩合上书，觉得被晃了一下。

这一下很要紧。他读了三十七章，都只是在“读”；到这里，才开始“解释”。这是什么意思？神为什么答非所问？解释不是从翻开书那一刻开始的，是从**对不上**的那一刻开始的。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一下”。它看着小，却是整门符号学、整门诠释学两百年没讲清的地方。

◆ 二、两位老祖宗：网和链

现代人讲符号，绕不开两个人。

索绪尔是二元的。他是瑞士的语言学家，生前没有出过这方面的书，学生们把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来，就是后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待核：1916年〕。

他说，一个符号由两半组成：能指（声音、字形）和所指（概念）。两半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树”这个音和树这个概念之间，没有天然的绳子。英文叫 tree，法文叫 arbre，都一样好用。

更要紧的是他的第二句话：在语言里，一个词的价值只来自它和别的词的差别。

“树”之所以是“树”，因为它不是“林”、不是“草”、不是“柴”。语言是一张差别织成的网，网里没有一个结是自己站得住的。

这套说法的长处是干净。它第一次让人看清，一个词的意思离不开整个语言系统；后来的语言学、人类学，很多都从这里起步。

它停下的地方，也在干净：它把一切都关在语言系统里。外面的世界不进来，说话的人也不进来，时间更不进来。索绪尔明说，他研究的是“共时”，同一时刻的系统切面，不问一个词是怎么来的。

所以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一张**没有来历的网**。

皮尔斯是三元的。他是美国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和索绪尔差不多同时代，两人大概互不知道对方。

他说，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缺一不成。烟是符号，火是对象，“那边着火了”这个念头是解释项。而这个念头本身，又可以成为新的符号，生出新的解释项，一路衍义下去，没有尽头。

他还把符号分成三类〔待核：三分法的英文术语为 icon、index、symbol〕。像什么就指什么的，比如一张画像，叫图像符；有因果连着的，比如烟和火，叫指示符；靠约定的，比如一个字，叫规约符。

皮尔斯比索绪尔多走了两步：他把对象请了回来，又把过程请了回来。符号不是网上一个静止的结，是一条不断往前生长的链。

他还分了对象的两层。符号里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叫直接对象；符号背后迫使它如此的那个东西，叫动力对象。

可是皮尔斯也停下了。停在三个地方。

◆ 三、皮尔斯停下的三处

第一处：对象是“发现”的还是“发生”的，他没有分。

一个符号可以指向一个先在那里、等着被够到的东西。它也可以指向一次发生：符号就是那次发生留下的刻痕，背后没有一个在等着的东西。前者对象先于符号，后者符号和对象一起被显出来。

这不是精度的差别，是本体论的差别。

皮尔斯的“动力对象”，是他版本的物自体。只是他比康德乐观，相信无限的探究共同体，最后能够到它。不管乐观悲观，前提都一样：对象在那里。皮尔斯的框架默认了第一种，所以分不出第二种。

拿一句经文来试：“太初有道。”（约 1:1）这里的“道”，是一个先在那里、等人去够的对象，还是一场发生？皮尔斯的三元，没有地方安放第二种读法。第 48 章会细讲这句经文。

第二处：他只有一界的符号。

在皮尔斯那里，烟要成为符号，必须有一个心灵，他后来说“准心灵”，去解释它。现实只提供材料，符号始终在理念里发生。所以他只有**理念符号**。

可是一条被脚踩出来的小路、一道河床、一块伤疤，没有任何人去解释它，它也稳稳地在那里。它可以被重复认出，可以被带走。它是现实自己沉下来的东西。

一个人的口头禅、一个姿势、一个婴儿听到“宝宝”就转头的那一下，也先于任何“意义”站稳在身体里。

前者是**现实符号**，后者是**自我符号**。皮尔斯没有这两类。

烟指火，看着像现实符号，其实不是。烟要等一个心灵去解释，才成为“火的符号”。小路不同，没有人解释它，它照样把下一个行人领到水井边。

皮尔斯的“习惯”之说，摸到过自我符号的边。他说，一个信念就是一个行动的习惯〔待核〕。可是他把习惯又收回到理念里，当作一种解释项，没有让它在身体里自己站稳。

第三处：解释从哪来，他说不清。

符号生解释项，解释项再成符号，这条链自己推着自己转。可是第一推从哪来？为什么有时候人看着烟毫无反应，有时候却非问不可？皮尔斯的符号学里没有答案。

讽刺的是，皮尔斯手里其实有答案，只是放错了抽屉。

他在《信念的确定》里说〔待核：1877 年〕，探究始于怀疑的刺激；怀疑是习惯被打断，信念是新习惯的建立。他讲溯因推理，第一句也是“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待核〕。

惊讶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身上已经稳下来的东西，撞上了世界已经稳下来的东西，两边对不上。

他把这台发动机装在了“探究的逻辑”里，当成一个心理动机，没有拿回符号学去回答“解释项从哪来”。

◆ 四、本书的说法：符号是一粒结晶

把这三处一起补上，就得到一套新的符号学。它只有几句话。

第一句：符号不是关系，是关系结晶后的粒子。

皮尔斯说符号是三元关系。本书说，关系在前，符号是关系结晶后落下来的东西。

关系是什么？是一片土（特征纠缠）：各种特征缠在一起，拉扯着、连接着，还没有成形。符号，是这片土结晶下来的一粒，本书叫它**粒子态**。判据三条：

- **稳定**：能重复出现，不随一次解读散掉；
- **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
- **独立**：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

拿这三条一筛，就看得清皮尔斯的符号为什么只能待在理念里：它离开解释项就不成立，不满足“独立”。

拿一样东西试一试。新加坡的组屋楼下，常有一条斜穿草地的泥路。设计图上没有它，是住户天天抄近路，一双双脚踩出来的。它稳定，下雨也冲不掉；它整体，拦腰铺一段草皮，它就不再是那条路；它独立，新搬来的人不用谁告诉，也会顺着它走。三条都满足。它是一个现实符号。

顺带一提，粒子不是信息的唯一形态。和符号（粒子）并列的，还有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和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符号学因此不再是孤立的一门，它是信息三种形态中的一种。

第二句：三界都有符号。

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概念、教义、一句经文的“意思”，是理念符号。一座圣殿、一块界碑、一条朝圣路、约柜，是现实符号。一个人的信、一个习惯性的祷告姿势、一颗石心，是自我符号。

梁启恩那两句“排班排得细就不会出事”“按时祷告的人神会保守”，是理念符号。那份事故报告、那条快速公路、后排靠走道那个空出来的位子，是现实符号。他二十年来每天交班前低头的那几秒钟，是自我符号。

第三句：符号的发生是一个三角。

这三类符号构成一个三角。三角里任意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再回写到另外两类。写成三条对称的式子：

- **理念符号 = 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世界和习惯对不上，“这是什么？”被逼出来，解释发生，最后结晶成一个概念。
- **现实符号 = G（理念符号，自我符号）**。想法和身体对不上，人就去改世界：开路、造器、立碑、筑坛。
- **自我符号 = H（理念符号，现实符号）**。道理和世界对不上，被改的是自己：新习惯、新姿势、一次皈依、一次学会。

三条边都能起矛盾，三个角都能被改写，没有哪一类是源头。这就是三元之间互为函数的那条原理：任何一元，都是另外两元的非线性函数；任两元起了矛盾，就逼第三元变化，再回写。它用在符号三角上，就是这三条式子。

第四句：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习惯和世界吻合时，一切静默地运转，没人去问烟意味着什么。只有两界对不上，解释才发生。

所以每一个理念符号背后，都有一次两界对不上的旧伤。每一个概念，都是一场矛盾平息后留下的粒子。

梁启恩读了二十年圣经，从来没有为“神保守”这几个字停下来过。不是他读得不认真，是那二十年里，这几个字和他的日子对得上。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第五句：符号在三界之间迁移，固化则成偶像与石心。

小路画上地图，是现实符号回写成理念符号。一条戒律练成习惯，是理念符号沉成自我符号。习惯又造出器物和仪式，回到现实。

符号停止迁移、拒绝回写，就固化了。

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铸的那只金牛犊，就是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被凝住了（第 7 章细讲）。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以西结书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第 31 章细讲。

两者是同一个结构：一个凝在被信的那一头，一个凝在信的这一头。

第六句：人的尽头，诞生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

平常的对不上有两条出路：改理念，或者改现实。人的尽头，就是两条路都堵死了。

这时候只剩第三个角，而原有的自我符号也接不住，于是只能新生一个。它不属于现实，也不属于理念。这不是调整，是从无到有。新的信、新的望、新的爱，就在这条无解的缝里一起结晶。

这就是信仰的发生。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本书要在这里划一条线。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费尔巴哈说，神是人把自己的本质投射出去的影子〔待核〕。本书不这样说。投射，要先有一个现成的“我”站在那里，往外投。本书说的是：在那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我”和“神”两个

符号是一起发生的。新的“我”不是投射的人，是一起被显出来的那一个。粒子一经结晶，就能回写现实与理念，它不是幻影。

第七句：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三界都一样。

无论哪一界，土结晶成粒子，都是做功：**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三种能量各有所指：

- **内能＝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 一个符号有多结实，就看要多大的力才能把它拆开。这正是粒子态的“稳定、整体”。
- **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 一个新符号能不能结晶、往哪里结晶，看周围那张网把它往哪边拉。这是场。
- **动能＝沿着路（差异序列）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土里的连接被拆开、被重接，有多快，往哪里去，就是动能。这是波：有轨迹、有速度、有黏性。

这三样，和保罗的信、望、爱正好对上。

信是内能，所以经得起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一个连看都看不见、却断不了的连接。

望是动能，所以总在路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 8:24）看见了，就到了，望也就停了。

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网。

信望爱合起来，就是那片土。它不是一次长成的，是一次次回写加厚的，走过苦难之路。

用这三种能量，符号发生的全过程就能讲完。

对不上，是两张网在拉扯同一处：现实那张网往这边拉，自我那张网往那边拉，势能出现落差。**解释**，是动能被消耗：连接一条条被拆开、重接，沿着一条轨迹推进。**结晶**，是新的连接度建立起来，大到不再轻易断裂，内能存了进去。

- **现实符号**：楼下那条泥路，是无数双脚走出来的，那是动能；它只能顺着地势、从电梯口通到巴士站，那是势能；路面被踩实，从此稳定，下雨也冲不掉，那是建立起来的内能。河床也一样：水流是动能，高差是势能，刻出来的河道是内能。

- **自我符号**：一个习惯，要一遍遍地练，那是动能；要有家、有身体、有一群一起做的人托着，那是势能；练成之后，它稳稳地待在身上，不用想就会，那是内能。婴儿身上那个“我”，是被一声声叫、一次次回应，在母亲怀里的场中，慢慢沉下来的。

- **理念符号**：一个新概念，要读、要想、要挣扎、要熬夜，那是动能；要有已有的语言、传统、共同体托得住，那是势能；结晶之后，它稳定、可传、难以撼动，那是内能。

雅各在雅博渡口摔了一夜跤，天亮才得了新名字：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 32:28）

新符号是用一夜的动能换来的。第 6 章细讲。

推动这次做功的，就是“旧的无法解释了”。对不上是一个落差，像水位差、电位差。有落差才能做功；对得上，就没有落差，也就没有新符号。这下“对得上就没有解释”有了能量上的理由，不只是心理上的。

这一句给出三个推论：

1. **无限衍义不可能。** 皮尔斯的无限衍义，暗中假定衍义是免费的。可每一次结晶都要付能量，无限的链要无限的能量。真实的衍义一定会停。不是因为抵达了真理，是因为能量用尽或落差被抹平。

1. **旧符号难破，也是能量问题。** 要拆一个符号，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偶像难破，是连接度太高；石心更甚，连接度极高而动能为零。没有力量去拆，也没有东西在推。

1. **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 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一键生成的讲章，在说话人那里也许是结晶过的。在你身上，你没有付动能，它就只是信息，不会变成你的符号。

◆ 五、一个完整的例子：合上书的那一下

回到梁启恩那个晚上。

先看约伯本人。 约伯记是一场符号三角的完整演出。理念符号是“义人得福，恶人受祸”，那是当时整个智慧传统的公理；现实符号是家破人亡、满身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伯 2:8）。

三个朋友在理念界里修补，说“你一定犯了罪”；妻子在现实界里认输，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伯 2:9）。两条出路约伯都拒绝了。神开口之后，矛盾一个字都没有解决，被改写的是第三个角：“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这一场的细处，详见第 23 章。

本章要看的，是另一个三角：读这卷书的人身上的那一个。

发现学的读法。

第三十八到四十一章是神的答案，只是答案藏得深。神在说“你太小，看不懂我的大”，或者“受苦另有你不知道的旨意”。释经者的任务，是把这个藏起来的答案挖出来。

梁启恩教会的小组长，第二周就给了他这样的读法。小组长是个好人，查了三本注释书，讲得条理分明。

这读法有它的力量：它认真对待经文，不肯承认神会答非所问。它也给了梁启恩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神有旨意，你看不懂。

可是它在一个地方停下了。如果神给的是答案，为什么约伯最后说的不是“我明白了”，而是“现在亲眼看见你”？他没有说他知道了为什么，他说他看见了。答案没有来，看见的人变了。

先指认那条缝。

梁启恩身上的缝，在事前就看得见，不是事后补的。一边是他信了二十年的两句话，一边是那份事故报告和后排那个空位子。理念符号和现实符号，对不上了。

这条缝，在他翻开约伯记之前就已经在了。约伯记没有制造它，只是让它显出来。

发生学的读法。

他合上书的那一下，是同一个三角在他身上又开演一次。

他带来的理念是“经文会给答案”，而这段文本给出的现实是“它没给”。两样对不上了。更深一层，他带来的另一个理念是“神保守按时祷告的人”，而他日子里的现实是那场暴雨。两层缝叠在一起，他读不下去了。

照第四节的三角看，这时候有三条路。

改理念：接受小组长的说法，“神有旨意，你看不懂”，把缝合上。这是改写理念、保住现实的路。

改现实：认定“那就是排班的错，是我的错”，自己背下来。这是改写现实、保住理念的路，代价是他自己。

第三条，是让被改写的落在第三个角上。

那天晚上，第三个角还没有动。缝还开着。可是如果他肯在这条缝里多待一会儿，被改写的就会是他自己。读经本身，又发生了一次。

◆ 六、信仰的三个入口

把“人的尽头”再拆细一点，信仰的发生有三个入口。前两个是三角**边上**的矛盾，第三个是**角上**的枯竭。

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入口三：没有外部的大矛盾，是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

圣经里三个入口各有一位代表，本章只各点一句。约伯是入口一，详见第 23 章。扫罗是入口二：律法在他身上坚不可摧，一个被钉死又被宣讲复活的弥赛亚塞不进去，直到大马士革路上，详见第 49 章。以利亚是入口三：迦密山大胜之后，他在罗腾树下求死，神先给饼、给水、让他睡，之后才是那微小的声音，详见第 16 章。

本章把三个入口的完整演出，交给另一个传统里的三个人。三个入口不只属于圣经。

基沙·乔达弥：入口一。

佛经注释里有一个故事〔待核：见《长老尼偈》注释与《法句经》注释〕。

舍卫城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叫基沙·乔达弥。她的独子刚学会走路，就病死了。她不肯相信，抱着孩子的尸体挨家挨户去求药。人们都说她疯了。

有人指她去见佛陀。佛陀说：我能治。你去城里讨一粒芥菜子来，只是要从一户没有死过人的人家讨。

她抱着孩子，一家一家去敲门。

每一家都愿意给她芥菜子。可是每一家都说：我家死过人。死过父亲，死过妻子，死过孩子。她从早上敲到黄昏，敲遍了整座城，手里一粒芥菜子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她把孩子放下了。

请看这条缝怎样一点点显出来。她的理念是“我的孩子不该死，总有药”。现实是孩子的尸体，硬得像石头。她先用理念去顶现实：去求药。佛陀没有驳

她，没有讲一句道理，只是让她去敲门。一户一户敲下去，现实越来越硬，理念不是被驳倒的，是被现实一户一户磨碎的。

磨碎以后，长出来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是她身上一个新的东西：她不再抱着孩子了。注释说，她后来出了家，成了一位长老尼〔待核〕。

这是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一个新的自我从碎处长出来。

悉达多：入口二。

悉达多，就是后来的佛陀本人〔待核：苦行年数与牧羊女之名，诸传本有异，通常作六年、苏阇多〕。

他离家以后，跟过几位老师，最后走上了苦行。当时的印度修行人普遍相信，身体是束缚，要折磨身体，才能解脱灵魂。这个理念在他身上坚不可摧。他每天只吃一粒米、一粒麻，坐到形销骨立，据说摸自己的肚皮能摸到背脊。

可是现实塞不进这个理念。六年过去，身体快死了，解脱没有来。

他先用加倍的苦行去压那个塞不进去的现实，压到最后，他昏倒在河边。

一位牧羊女端来一碗乳糜。他接过来，喝了。

和他一起苦行的五个同伴，看见他喝乳糜，以为他堕落了，离他而去。可是正是在这一碗乳糜之后，一条新的路显了出来：不纵乐，也不苦行，后人叫作中道。

这是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人先用加倍的力气去消灭那个塞不进去的现实，直到再也消灭不了。

周利槃陀伽：入口三。

周利槃陀伽是佛陀的一位弟子〔待核：故事见多种律典与注释，汉传版本有“拂尘除垢”之说〕。他的哥哥很聪明，先出了家，又把他也带进了僧团。

可是他太笨了。哥哥教他一首四句的偈子，他学了四个月，前一句记住了，后一句就忘了。哥哥看不下去，说你不配在这里，把他赶出了门。

他站在门外哭。没有什么大道理和他对不上，也没有什么现实压垮了他。他只是空了，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佛陀经过，没有给他讲道理。佛陀只是给了他一块布，让他每天扫地、擦拭，口里只念一句话：拂尘，除垢。

他就这样扫，这样擦。一天天过去，布脏了，他看着脏了的布。

据说有一天，他忽然懂了：脏的不只是地，也是心。他后来证了阿罗汉果。

这是入口三：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再好的道理都进不去。先要被托住，给一件最简单的事。等能量一点点回来，落差才能重新做功。

佛教还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力的旁证。它诞生的那个最大的自我符号，内容恰恰是“无我”。而“无我”本身是稳定、整体、独立的：两千多年来，无数人认得它、守着它、把它带到别处。可见自我符号不等于主体。主体不在了，自我符号照样发生。

梁启恩：是哪一个入口?

现在回到梁启恩。

照他身上那条缝看，他像是入口一：现实是那场暴雨，硬得像石头；理念是“神保守按时祷告的人”，碎了。小组长给他新的理念，“神有旨意”，按理说是对症的药。

可是他接不住。小组长讲完，他点头，回家，第二天夜班照上，第三天还是读不下去。

后来是他妻子先看出来的。

那一个月，他没有一天睡够五个小时。邝伯的后事，是他陪着家属一件件办的；公司的调查，是他一页页配合的；邝伯那几条线，是他自己顶上去跑的。他不只是理念碎了，他整个人空了。

所以他身上，是入口一和入口三叠在一起。理念碎了，而能接住碎片的那个自我，能量已经耗尽。

他妻子没有跟他讲约伯记。她给公司打了个电话，替他请了一周假；她每天给他煮一锅粥，逼他睡到中午。周末，教会里一位老执事开车带他去东海岸，两个人坐在堤岸上看了一下午的船，几乎没说话。

一周以后的一个晚上，他重新翻开约伯记三十八章。

这一次，他读到了上一次没有读到的一节：

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伯 38:26）

神在问约伯：谁让雨落在没有人的地方？他第一次觉得，那场暴雨，不是落在他排的那张班表上的。它落在一个比他的班表大得多的世界里。

这不是一个答案。邝伯为什么死，他仍然不知道。可是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一个不再需要靠“排得够细”来证明自己没有错的人。

三个入口对释经和牧养都有实用的分辨力。同样叫“信仰危机”，要先看是哪个入口，或者哪几个叠在一起。入口一的人需要新的理念，入口二的人需要直面现实，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

走错门，帮助就成了伤害。约伯的朋友，就是拿入口二的药去治入口一的病。梁启恩的小组长没有错，他的药对症入口一；可是那时候梁启恩先需要的，是入口三的门。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七、断一桩公案：加达默尔与德里达

二十世纪诠释学最有名的一次交锋，是 1981 年在巴黎，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的会面〔待核：会面地点通常作巴黎歌德学院〕。

加达默尔讲理解，讲对话双方想要理解对方的善意。德里达的回应几乎是拒绝进入这场对话：他怀疑这份“善意”本身就预设了太多。两人谈了几轮，各说各话，后来被很多人称为“一场没有发生的对话”。

用本章的三角一看，这场争论的位置就清楚了：两人都只站在理念界里，一个继承了皮尔斯的走向，一个继承了索绪尔的走向。

加达默尔是皮尔斯式的。 他讲视域融合：读者带着自己的视域进入文本，文本带着它的传统，两个视域在理解中融合。理解在传统里一代代展开，越来越丰厚。这和皮尔斯的无限衍义加上“探究共同体终将趋近”，是同一个形状：过程向前，方向是汇合。

德里达是索绪尔式的。 他从“语言里只有差别”出发，推到底：既然每个符号都只靠和别的符号的差别成立，那就永远没有一个能让意义落地的终点。意义只能在符号之间无限地延搁下去。他造了个词，叫“延异”。这是把索绪尔的网，从静止的切面变成了无尽的滑动。

两人的争点其实只有一个：**解释到底会不会落地？** 加达默尔说会，在融合中落地；德里达说不会，永远延搁。

先说两人各自对在哪里。

加达默尔对在：理解从来不是从零开始的。你读约伯记，带着你的教会、你的语言、你读过的讲章。这些“成见”不是理解的障碍，是理解得以开始的条件〔待核：加达默尔为“成见”正名之说〕。梁启恩要是没有那二十年的“神保守”，三十八章根本晃不动他。

德里达对在：任何一次“终于读懂了”，都可能把文本里别的声音压下去。小组长那句“神有旨意，你看不懂”，读得通，也读得稳，可是它把三十八章里那场暴雨一样的追问，压成了一句安慰。德里达的警觉，是对这种压的警觉。

可是两人都只在理念与理念之间打转，所以都不问解释从何时起、在何时停。

本书的回答是：**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加达默尔其实摸到过前一半。他说理解开始于某样东西“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愣住的那一刻〔待核〕。可是他把这一刻留在了理念与理念之间的对话里。本书把它落到实处：是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对不上了。

解释不会永远延搁。当新的符号达到稳定、整体、独立，它就落地了，德里达停在这里之前。它也不会汇合成终点，因为下一次对不上一来，粒子就会重新熔开、再结晶一次，加达默尔停在这里之前。

还有一层：德里达的无尽延异，和皮尔斯的无限衍义，都在一个零成本的世界里推理。在真实世界里，每一次延搁都要付能量，意义迟早会落下来。而加达默尔看重的传统，在这里也有了它的位置：它不是理解的终点，是理解得以结晶的势能。

所以意义既不是最终汇合，也不是永无落地。**意义是一次次局部的结晶。**它落得下，也化得开；落下靠的是三条判据，化开靠的是新的对不上。

德里达看见了熔开，没看见结晶；加达默尔看见了结晶，以为它是终点。这桩公案的细处，详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

◆ 八、三家符号学对照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元数	二元：能指／所指	三元：符号／对象／解释项	三角：理念／现实／自我符号
符号是什么	差别网上的一个结	一种不可再分的关系	土结晶后的粒子（稳定·整体·独立）
在哪一界	只在语言系统里	只在理念里	三界都有
对象	不问	有，但默认是被发现的	分：被发现的，或一次发生
动力	没有（共时）	无限衍义，第一推不明	任两类符号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
意义的命运	在网里由差别定值，不问去向	趋向终点	局部结晶，可熔可再结晶
能量	不问	默认衍义免费	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固化	无此概念	无此概念	偶像（对象端）、石心（自我端）

索绪尔	皮尔斯	本书
诠释学后裔　德里达：延异	加达默尔：视域融合	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皮尔斯和索绪尔都没有被丢掉。图像、指示、规约三类符号，溯因推理，“怀疑—习惯”的循环，能指与所指，差别成值，都成了这个更大框架里的局部情形。

索绪尔的网，是结晶之后、一个时刻里理念符号彼此的样子。皮尔斯的链，是解释正在进行时的样子。本书把它们都放进了一个三角，再给这个三角一个来历：从哪里起，在哪里停，付了多少代价。

放到释经上，两种问法是这样的：

发现学问	发生学问
这个符号指什么？	这个符号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的？
这节经文的原意是什么？	这节经文是哪两类符号对不上留下的刻痕？
作者想说什么？	当时什么和什么合不拢，长出了什么？
我读懂了没有？	今天它在我身上又逼出了什么？
这个读法对不对？	那条缝能不能在事前独立指认？

◆ 九、它怎样才算错

一套理论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本章的说法，在下面任何一种情形被确证时，就要被修改或推翻：

1. **纯理念的自生。** 找到一个理念符号的诞生，前后都查不到任何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的对不上，它就是在理念里凭空长出来的。这会推翻“理念符号＝F（现实符号，自我符号）”。

1. **吻合中的解释。** 找到一次真正的解释，发生在现实与自我完全吻合、毫无惊讶与怀疑的时候。这会推翻“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1. **不成粒子的符号。** 找到一个东西，不满足稳定、整体、独立中的任何一条，却能被反复认出、跨界迁移、被引用流传。这会推翻“符号是粒子态”。

1. **无入口的信仰。** 找到一次信仰的诞生，三个入口都不在场：现实与理念并无大的对不上，自我的信望爱也不曾耗尽。这会推翻信仰发生的三入口说。

1. **零成本的结晶。** 找到一个符号，无论哪一界，在毫无动能消耗、没有任何势能依托的情况下，结晶成稳定、整体、独立的粒子。这会推翻符号发生的能量律。

第五条还可以量。连接度既然是断裂的难度，就可以问：一个信念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才会松动？若测得某类符号的松动，与它所累积的连接毫无关系，能量律同样要修改。

它还给出一个可观察的预测：疲惫的人（没有动能）、孤立的人（没有势能的场）、毫无困惑的人（没有落差），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梁启恩那一个月读不下去，正落在这条预测里。

还有一道必须自己守住的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如果每看到一个新符号，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这套说法就成了永远正确、因而空洞的说法。所以用它释经时，要先在经文或史料里找到那条缝：约伯的炉灰、扫罗的律法、以利亚的罗腾树、基沙·乔达弥怀里的孩子，再谈结晶出了什么。

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不硬套。

◆ 十、放回日子里

下次你读经读到读不下去的地方，别急着翻注释书去把那条缝填平。

注释书大多是发现学的。它告诉你“原意是这样”，缝就合上了，你也就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先在那条缝里待一会儿。问自己：是我带来的哪个想法，和这段经文给出的现实对不上了？这一问，就是解释的开始。

再问一句：我现在还有没有力气待在这里？如果没有，先去睡一觉，先去吃一碗粥，先去堤岸上坐一个下午。这不是逃开经文，是让落差重新能做功。

梁启恩后来在那本和合本的第三十八章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这一章没有回答我，可是它把我放进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你身上要结晶出什么，没有人能替你预先写好。

> **带走的话**
>
>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对不上，符号才发生，而每一次结晶都要付能量。**

两行小账

- 索绪尔给了符号一张网，皮尔斯给了它一条链，二者都关上了“符号从哪里来”的门；本书给了它一个三角和一个来历。
- 加达默尔把结晶当作理解的终点，德里达把熔开当作意义的常态，一次发生在这两处被收回成了一个定论。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读不下去”的经文是哪一节？它和你的哪个想法对不上？

1. 你身上有没有一个已经固化、不再回写的自我符号？它是怎样成为石心的？

1. 你经历过的一次信仰变化，是从三个入口中的哪一个进来的？那时候你身边的人，给你的是哪一个入口的药？

◆

04

第4章

让它发生：发生学释经的七条读法与“解释比较”五步

> 这一章的问题
>
> 神本来就在伯特利，雅各醒来却说“我竟不知道”，那一夜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 一、一个孩子的问题

罗晓菁二十九岁，在广州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师。每个主日上午，她在天河的一间教会教主日学，带一班九到十一岁的孩子。

那是一个周六晚上，十点多。她坐在出租屋的小书桌前，电脑屏幕上开着两个窗口：一个是客户明天要的海报，一个是下周主日学的课件。

下周讲雅各的梯子。

上周下课的时候，一个叫阿钧的男孩没走，站在讲台边上问她：“罗老师，你说神无所不在。那雅各睡醒了，为什么说‘我竟不知道’？他是不是笨？”

她当时笑着说，下周告诉你。

现在她翻开圣经，又读了一遍那一节。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 28:16）

她手边有一份教会发的主日学教材。教材上说：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神无所不在，即使我们感觉不到，他也与我们同在。雅各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们也要像雅各一样，时时记得神的同在。

这个答案没有错。她教了五年主日学，用的都是这样的答案。

可是她想起阿钧的眼睛。那孩子问的不是“神在不在”，他问的是“为什么他不知道”。教材回答了前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后一个。

她在课件的空白页上打了一行字：神本来就在，雅各本来不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章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把发现学和发生学在七个地方的分野，一条条讲清楚。导读里给过一张简表，这里要展开，每一条配一节经文、一个例子。

第二件，给出一套做法，五步，叫“解释比较”。全书的六十六个卷章，都照这五步走。本章就拿罗晓菁手上这一节“我竟不知道”，把五步完整走一遍。

◆ 二、两种读法都要会

先说一句要紧的话：本章不是教你丢掉发现学。

罗晓菁手上那份教材，是发现学读法的一个好样本。它清楚、可靠、合乎教义，九岁的孩子听得懂，牧师看了也放心。它告诉孩子一件真事：神不在你的感觉里打转，他在你感觉不到的地方也在。

一个从小听惯这样答案的孩子，长大后遇到黑夜，心里会有一块压得住的石头。

本书后面每一个卷章的第三节，都要把这样的读法先写足。写足，是真心写好，不是摆一个靶子。一个读经的人，如果连发现学都读不扎实，他的发生学一定是飘的。

可是发现学读法有一个习惯：它读到一个答案，就停下了。

阿钧的问题，恰好落在它停下的那一步之后。神本来就在，这一点定了；雅各本来不知道，这一点也定了。可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中间那一夜，发现学一笔带过。它只说结果，“现在知道了”，不说那个“知道”是怎样长出来的。

发生学要接的，就是这一步。

所以下面的七条分野，每一条都是两栏。左栏是发现学守住的东西，右栏是发生学接着走的一步。右栏不划掉左栏。

◆ 三、七条分野

第一条，文本观：圣经是什么。

发现学说，圣经是一个容器，里面装着神要说的话。读经就是打开容器，把话取出来，取得越准越好。

发生学说，圣经是一段段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当年有一件事在神与人之间发生了，经文是它留下的刻痕。今天的人读它，那件事又发生一次。

打个比方。一块化石，你可以问它是什么生物、哪个年代的，这是发现学的好问题。你也可以问，这块石头是怎样从一个活物变成石头的，那一层层的沉积是怎样压上去的。后一个问题，不否认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往下多问了一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来 4:12）

“活泼的”这几个字，发现学读成道的权能，发生学读成道还在动。两种读法都在这节经文里。

第二条，神观：神是怎样被认出来的。

发现学说，神先在那里，有确定的属性：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人去认识他，认识得越多越正确。

发生学不否认神先在。它问的是另一件事：在一卷书、一节经文里，这位神是怎样让人认出来的。本书的说法是，神是在我、你、他、世界之间撑开的最大的信仰对象符号，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显出来。

摩西在荆棘火焰前问神的名字，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原文 ehyeh asher ehyeh，有人读作“我将是我所将是”〔待核〕。前一种译法像一个定义，后一种像一个承诺：你跟着走，就会认出我。第 7 章细讲。

第三条，人观：人是怎样成为一个人的。

发现学说，人是一个现成的主体，有理性、有意志、有灵魂。人去读经、去信、去顺服。

发生学说，人是在往来中显出来的结果。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我”，再去做这些事；是在这些事里，一个新的“我”一步步显出来。

婴儿听懂“我吃饭了”，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去吃。那个“我”，是一勺勺的喂养、一声声的呼唤，在母亲怀里慢慢沉下来的。

所以本书写人，不写某个人“看穿”了什么、“决定”了什么，写“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雅各改名以色列（创 32:28），不是雅各给自己换了个名字，是雅博渡口那一夜，显出了一个新的人。第 6 章细讲。

第四条，罪与救赎：坏在哪里，好在哪里。

发现学说，罪是违反了规则，欠下了债；救赎是有人替你付清了赎价。

这一条有它很深的分量。一个犯了大错的人，最怕的就是那笔还不清的账。“赎价已经付清”这句话，救过很多人。

发生学说，罪是关系断了，发生卡住了；救赎是一段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了。

浪子回家的比喻里，父亲没有和儿子算账。儿子准备好的那篇认罪词，父亲没让他说完，就叫人拿袍子来（路 15:21–22）。账没有被算，是关系被重新接上了。第 47 章细讲。

第五条，律法：规则是什么。

发现学说，律法是写定的规则清单，照着做就对，违背就错。

发生学说，律法是某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形式。关系活着的时候，它是一条路，人走在上面知道往哪里去；关系死了，它就成了石版，冷冰冰压在人身上。

同一条“当守安息日”，可以是一个家每周一次停下来、一起吃饭的日子，也可以是一张不许人在那天医病的禁令。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枯干了手的人（可 3:1–5），撞上的就是后一种。

第六条，信仰：信是什么。

发现学说，信是赞同一组命题。你认同了信经上的每一条，你就是信了。

这一条也守住了很要紧的东西：信有内容，不是一团感觉。

发生学说，信是在关系里被改变、被长出来的过程。照第 3 章的说法，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一个人信得多深，不看他赞同了几条，看要多大的力才能把他和神之间的那根线扯断。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推进火窑之前，说的是“即或不然”（但 3:18）：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的金像。这不是赞同一个命题，是一根连火都烧不断的线。第 32 章细讲。

第七条，解经者的位置：读的人站在哪里。

发现学说，解经者站在文本外面，用方法把原意取出来。他越客观，越少把自己带进去，读得就越准。

这一条守住了防随意。一个把自己的心事一股脑倒进经文的人，读出来的多半只是他自己。

发生学说，解经者站在文本里面。他读经，经也读他。

还是希伯来书那一节，后半句是这样说的：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4:12）

被刺入、被剖开的，是读的人。这节经文自己就说，读经的人不是站在外面的。

把七条压成一张表：

分野	发现学守住的	发生学接着走的一步	一节经文
文本观	经文里有确定的话，取得出、对得准	经文是一场发生的刻痕，被读时又发生一次	来 4:12 道是活泼的
神观	神先在，属性确定，可以认识	在一卷经文里，神怎样让人认出：往往在人的尽头处一再显出	出 3:14 ehyeh
人观	人是有理性意志的主体	一段经历显出一个新的人，主体是结果	创 32:28 改名以色列
罪与救赎	罪是违规欠债，救赎是付清赎价	罪是关系断裂、发生卡住；救赎是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路 15:22 拿袍子来
律法	规则清单，照做为对	关系定型留下的形式：关系活着它领路，关系死了它压人	可 3:4 安息日行善
信仰	赞同信经的内容	内能，断裂的难度，经得起拆	但 3:18 即或不然
解经者的位置	站在外面，越客观越准	身在其中，读经的人也被经文刺入、剖开	来 4:12 刺入剖开

这张表和导读里那张，说的是同一套分野。导读那张给你看个大概；这一张多了“守住的”和“一节经文”两栏，供你带着去读后面的卷章。

◆ 四、“解释比较”五步

七条分野是看法，五步是做法。后面六十六个卷章，每一章都照这五步走。

第一步，定核心经文。

一卷书只定一两节。定的标准有两条：它在这卷书里分量最重，它在读经史上被争得最多。

定下来，就用和合本整句摆出来。不节引，不改字。读者要能翻开圣经，在同一页上看见同一句话。

为什么只定一两节？因为发生学要找的是一条缝，缝是细的。一口气摆十节经文，缝就淹没在里面了。

可是只定一两节，不等于只读一两节。前后文要读，同一卷书里相关的段落要读，别的书卷里引用它、回应它的地方也要读。核心经文是一个落脚点，不是一道围墙。伯特利这一段，定的是 28:16–17 两节，可是第五步要一直查到第 35 章，还要跨到约翰福音。

第二步，写足发现学读法。

把释经史上对这节经文最标准、最有分量的读法写出来。写它对在哪里，写它守住了什么，写它护住了哪些人。

这一步有一个检验：一位持守这种读法的牧者读了你写的这一段，会不会点头说“对，我们就是这样读的，你写得公道”。他点头了，这一步才算做完。

第三步，找它停下的缝。

这是五步里最要紧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做坏的一步。

先在经文或史料里，独立指认出“对不上”的那条缝：哪两类符号合不拢了。理念和现实，理念和自我，或者现实和自我。

“独立”两个字，是这一步的命根子。缝必须在你还没开始讲发生学之前，就能从经文里指出来，谁翻开都看得见。不能先有了结论，再回头说“这里一定有过对不上”。

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本书有几卷书，缝很淡，那一章就会这样写。

全书六十六卷的缝，事先定在一张表里，每一卷都先照表在经文里核过，再动笔。

第四步，发生学改读。

顺着那条缝走进去，逐词、逐句地改读。

要回答三个问题：这节经文是哪两类符号对不上留下的刻痕？在那条缝里，结晶出了什么新的符号，它属于哪一界？这个新符号是从哪个入口进来的，或者它是一次固化、一次迁移？

改读的时候，第 5 章的词表要放在手边。一个词换了本体论，就是另一个词。

第五步，回写检验。

这一步是发生学给自己设的闸。

一个新符号，如果真的结晶了，它就会回写：反过来改写后面的条件，在后面的经文、后来的历史里留下痕迹。

所以第五步要去查：这个结晶，在这卷书的后文里、在别的书卷里，有没有留下可以指认的回写？

查到了，改读就站得住。查不到，就要老实降一格，说“这里只能说正在成形，结晶没有被确认”。

前三步是发现学也会做的功夫，后两步是发生学添上的。可是五步是一体的：没有前三步，后两步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后两步，前三步就停在了原意那里。

◆ 五、第一步与第二步：伯特利那一夜

现在拿罗晓菁手上那节经文，五步完整走一遍。

第一步：定核心经文。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创 28:16–17）

前后文要一起摆出来。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创 28:10–11）

梦里，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对他说了一番应许（创 28:12–15）。然后他睡醒了，说了 16、17 两节的话。

醒来以后，他做了三件事。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创 28:18–19）

第三件，是许了一个愿（创 28:20–22），后面再说。

第二步：写足发现学读法。

这一段的标准读法，大致有四层。

第一层，神是无所不在的。雅各以为神只在父亲的家里、在祖先筑过坛的地方，离了家就离了神。这一夜他知道了：神也在这荒野里。罗晓菁的教材讲的，就是这一层。

第二层，神是守约的。梦里的应许，“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创 28:13），把亚伯拉罕之约传给了雅各。一个骗了哥哥、骗了父亲、正在逃命的人，神没有收回应许。这是恩典。

第三层，伯特利成了圣地。“神的殿”“天的门”，这个地方从此被分别出来，后来以色列人在这里敬拜〔待核：伯特利后来的敬拜史，含王上 12 章金牛犊〕。

第四层，梯子指向基督。耶稣对拿但业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 1:51）早期教会和后来的许多释经者，都从这里把雅各的梯子读成基督：天与地之间唯一的通路〔待核：此读法的代表释经者〕。

这四层读法对在哪里？

它守住了神的无所不在，一个人走到哪里，都不在神的手外。它守住了恩典，一个不配的人，照样承受应许。它守住了新约和旧约的连贯，雅各的梯子在耶稣身上有了着落。

一个在外地打工、第一次离家过年的年轻人，读到这一段，听到这四层讲法，会得着很实在的安慰：神也在这里。

这一段，一位持守传统读法的牧者读了，应该会点头。

◆ 六、第三步：那条缝在经文里

第三步：找它停下的缝。

发现学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它把“耶和华真在这里”当作答案，把“我竟不知道”当作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误。雅各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错误纠正了，事情结束了。

可是经文自己露出了一道缝。这道缝不在释经者的脑子里，在经文的字面上，有三处。

第一处，在这一节里。 “耶和华真在这里”和“我竟不知道”，是同一口气说出来的两句话。前一句是一个理念：神在这里。后一句是一个关于自己的发现：我原来是一个不知道的人。

两句放在一起，合不拢。如果神一直在这里，那个不知道的自己是怎么回事？那个自己，在这一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处，在雅各带着的理念和他眼前的现实之间。

雅各带着的理念，是父亲给他的祝福。就在他出发之前，以撒刚刚对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创 28:3）还有更早的那两样：用一碗红豆汤换来的长子名分（创 25:33–34），披着山羊羔皮骗来的那一次祝福（创 27:16、27–29）。

他眼前的现实是什么？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创 27:41）

他是逃出来的。孤身一人，离开别是巴，往八百公里外的哈兰去〔待核：距离〕。天黑了，他到了一个“地方”。经文连这个地方的名字都不给，只说“一个地方”。他捡了一块石头当枕头。

一边是“成为多族”“承受地业”的祝福，一边是一个逃命的人、一块石头、一片没有名字的荒野。理念符号和现实符号，对不上。

第三处，在地名里。 经文特意记下：“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创28:19）这个地方本来有名字，是一座迦南人的城〔待核：路斯的考古与位置〕。雅各在那里躺下的时候，那只是别人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它有了另一个名字。

这三处，都写在创世记 27 和 28 章的字面上。谁翻开都看得见。这一步，本书不靠任何事后的补充。

◆ 七、第四步：同一块石头，两个符号

第四步：发生学改读。

顺着这道缝走进去。

“耶和华真在这里”。 发现学读成“神本来就在这里，雅各现在知道了”。发生学不否认神本来就在。它要问的是：这句话，作为雅各口里说出来的一个理念符号，是什么时候结晶的？

不是早就有的。这句话在雅各身上，是在那一夜之后才有的。在那之前，他身上的理念是“神是我父亲的神，是祖先的神”。梦里耶和华的自我介绍，也正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创28:13）

醒来以后，雅各第一次用自己的嘴，说出了一个关于神的新句子：“耶和华真在这里。”这里，是这块石头旁边，是这个没有名字的地方，是一个逃命的人的身边。

“我竟不知道”。 发现学读成一个被纠正的错误。发生学读成一个新的自我符号的诞生。

在这一夜之前，雅各身上的那个“我”，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会算计，会抓机会，会在哥哥最饿的时候开价。那个“我”，从来不说“我不知道”。

醒来这一刻，一个新的“我”显出来了：一个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

这个新的自我符号，是那道理念和现实之间的缝，逼出来的。祝福太大，现实太硬，旧的那个精明的“我”接不住两边。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雅各：他第一次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看不见。

“就惧怕”。 惧怕不是坏事。这是新的自我符号刚刚落下时的震动。和合本说“这地方何等可畏”，那个“可畏”，原文和“惧怕”同根〔待核〕。

石头。 这是本段最好看的一处。

晚上，“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早上，“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是同一块石头。

晚上它是一块枕头，随手捡来的，用完可以扔下。早上它被立起来，浇了油，成了一根柱子。它稳定，立在那里，风吹雨打不倒；它整体，挪走一半，它就不再是那根柱子；它独立，雅各走了，它还在那里，后来的人看见它，就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三判据全部满足。一块枕头，结晶成了一个现实符号。

这是第 3 章说的迁移：雅各身上新结晶的自我符号，那个“我竟不知道”，回写到了现实里，立成了一块石头。

伯特利。 同一个地方，晚上叫路斯，早上叫伯特利，“神的殿”。这是现实符号的命名。名字落下来，那个地方就稳了，能被认出、被带进后面的故事。

那个愿。 最后，雅各许了一个愿：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创 28:20–21）

请留意那个“若”字。

发现学常常为这个“若”感到不安，有人说这是雅各在和神讲条件，可见他的信还很幼稚〔待核：此评论的代表释经者〕。发生学读出的是另一件事：这个“若”字，诚实地记下了结晶的程度。

新的自我符号落下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稳。它是一个正在成形（介生）的信。雅各用一个条件句，把它挂在了将来：“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个“必”在后面，要等路走完了才兑现。

这一夜，结晶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路上。这正是经文的诚实。

它从哪个入口进来？ 现实是硬的：哥哥要杀他，他孤身在荒野。理念碎了一角：父亲的祝福，在这块石头旁边显得很空。这是入口一。可是入口一往往要等到人的尽头才完全打开，伯特利还不是雅各的尽头。他的尽头，在二十年后的雅博渡口。

◆ 八、第五步：二十年后的回音

第五步：回写检验。

如果伯特利那一夜真的结晶了什么，它就会在后面的经文里，留下可以指认的回写。去查。

第一处回写，在二十年后的哈兰。

雅各在舅舅拉班家里做了二十年工，受了很多欺骗，也学会了很多事。他要回家了。神的使者在梦中对他说话，说到要他回去的时候，是这样自称的：

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创 31:13）

神没有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

二十年前，神用雅各祖先的名字介绍自己；二十年后，神用雅各自己那一夜的名字介绍自己。那根柱子、那个愿，成了神和雅各之间认得出的记号。

伯特利那一夜结晶的符号，回写了神对雅各说话的方式。

第二处回写，在雅各回到迦南以后。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创 35:1）

雅各对全家说，要除掉外邦的神像，要自洁，要换衣裳。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创 35:3）

请把这句话和二十年前那个愿放在一起读。

二十年前：“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二十年后：“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那个“若”，不见了。条件句变成了陈述句。二十年前挂在将来的那个“必”，兑现了。正在成形的信，在这里稳下来了。

第三处回写，在地名上。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创 35:7）

“伯特利”是“神的殿”，“伊勒伯特利”是“伯特利的神”。二十年前，他给一个地方起了名字；二十年后，他给那个地方的神起了名字。

还有一处可以旁及：约翰福音 1:51，耶稣把雅各的梯子接到了人子身上。这是发现学第四层读法所根据的经文，它本身也是一次回写：一个一千多年前的现实符号，那道梯子，在新约里被重新结晶了一次。

三处回写，都写在经文里。第五步，查到了。伯特利那一夜的改读，站得住。

◆ 九、五步走完的一张表

把伯特利这一段，两种读法并排摆出来：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到了一个地方（28:11）	雅各旅途中的一站	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理念与现实对不上的现场
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旅途的艰苦	一块随手的石头，还不是任何符号
耶和华真在这里	神无所不在，雅各知道了	一个关于神的新句子第一次从雅各口中结晶
我竟不知道	一个被纠正的错误	一个承认自己看不见的新自我显了出来
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雅各的敬拜行为	同一块石头结晶成现实符号，自我符号回写到现实
起名叫伯特利，起先名叫路斯	圣地的由来	别人的地方，在一夜之后有了新名字
神若与我同在……	雅各的信还幼稚，在讲条件	结晶的诚实记录：一部分已落下，一部分还在路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35:3）	雅各信心的成熟	回写检验：二十年后“若”字消失，条件句变成陈述句

第二栏没有错。神确实无所不在，恩典确实临到了不配的人，梯子确实在基督身上有了着落。

第三栏接着走的一步，是回答阿钧那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知道？因为那个“知道”，不是本来藏在雅各身上、等着被揭开的。它是在那一夜、在那条缝里，长出来的。

◆ 十、五步和随身三问

导读里给过随身三问：这节经文是哪两样对不上留下的？它结晶出了什么？今天它在我身上又逼出了什么？

五步和三问，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尺寸。

五步是写一章书、备一篇讲章用的，要查释经史，要翻前后文，要找二十年后的回音。三问是一个人晚上自己读经用的，一张卡片就装得下。

两者对得上。第三步找缝，就是第一问。第四步改读，就是第二问。第五步回写检验，查的是经文里的回写；第三问查的，是你自己身上的回写。

伯特利那一夜，在雅各身上回写了二十年。一节经文在你身上，也可能要回写很久，才看得出它结晶了什么。

至于第一步和第二步，三问里没有。一个人自己读经，不必每次都去查释经史。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种发现学的读法，你的三问很容易问空。时不时翻一本好的注释书，是给三问打底。

◆ 十一、五步怎样会走坏

五步是一套做法，做法就会做坏。先说四种最常见的坏法，后面的卷章写作和你自己的读经，都要防。

第一种，跳过第二步。 急着讲发生学，把发现学读法写成一个稻草人，三两句打发掉。这样写出来的发生学，是飘的。读者没有看见前人守住了什么，就不知道发生学接的是哪一步。

第二种，第三步的缝是编的。 先想好了“这里结晶了什么”，再回头说“那一定是因为对不上”。这样的缝，经文里指不出来。检验办法很简单：把你说的那条缝，用经文原句写出来。写不出来，就是编的。

第三种，第四步把所有东西都读成结晶。 一节经文里，有的东西结晶了，有的还在成形，有的根本没有动。雅各那个“若”字，就是在提醒你，不要把一半读成全部。

第四种，跳过第五步。 改读完了就停，不去查回写。这样的改读，再漂亮，也只是一种说法。第五步查不到回写，就要老实降一格。

还有一条总的提醒：五步走完，你会得到一种读法，不是唯一的读法。第73章会专门讲发生学释经的边界。

◆ 十二、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是主日。罗晓菁站在教室前面，十二个孩子坐在小板凳上。

她没有用教材上的那一页。她从包里拿出一块鹅卵石，是早上在楼下花坛边捡的，放在讲台上。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

孩子们说，普通的石头。

她讲了雅各逃命、天黑、捡石头当枕头、做梦。然后她把石头立起来，倒了一点矿泉水在上面。

“现在呢？”

阿钧举手说：“还是那块石头。”

她说：“对，还是那块石头。可是雅各以后每次想起这块石头，想起的都不是枕头了。他想起的是那一夜，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

阿钧想了想，说：“所以他不是笨？”

她说：“他不是笨。他是在那一夜，变成了一个会说‘我不知道’的人。很多聪明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说这句话。”

下课后，她把那块鹅卵石留在了教室的窗台上。

那天晚上，她把教材上那一页补了一段话，写在页边：神本来就在。“我竟不知道”的那个雅各，是那一夜才有的。

带走的话

发现学读出“神本来就在”，发生学接着问“那个知道的人是怎样长出来的”；五步，就是让这一问有凭据。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我竟不知道”读成一个被纠正的错误，关上了“新的自我怎样显出”的门；五步让这扇门开着，又用回写检验守住它。
- 释经者把创 28:20 的“若”读成雅各信心的幼稚，这一下把一次正在成形的结晶，收回成了一个已有定论的品评。

想一想

1. 你有没有过一个“我竟不知道”的时刻？那一刻之前的你，和之后的你，有什么不一样？
2. 你身边有没有一块“石头”，原来只是随手用的东西，后来成了一个记号？它是怎样被立起来的？
3. 你现在读经，最常跳过的是五步里的哪一步？

◆

05

第5章

同一个字，两个词——圣经常用词的两套词义

这一章的问题

词典里的“信”和希伯来书里的“信”，用的是同一个字，还是同一个词？

◆ 一、一个词条改了三遍

宋柏川三十八岁，在北京一家辞书社做词典编辑。

那天晚上十点多，他还在改“信”字条。第七版要修订，“信”底下排着十一个义项：诚实，相信，信件，信息，随意……他卡在第二个义项上。释文原稿写的是“认为真实而不怀疑”，他改成“认为可靠而不怀疑”，又改回来，一共改了三遍。

卡住他的，是晚饭时的一件小事。

两岁半的女儿念安吃完最后一口粥，从椅子上滑下来，一路跑去找奶奶，边跑边喊：“我吃饭了，我吃饭了。”奶奶把她抱起来，说“念安真棒”。她咯咯地笑，又喊了一遍。

宋柏川在桌边看着，忽然想到自己白天写的另一个字条：“我，第一人称代词，称说话人自己。”

这条释文没有错。可是它放不进女儿嘴里那个“我”。

她的“我”不是先有一个“自己”，再拿一个代词去称它。她的“我”是被一声声叫名字、一碗碗喂饭、一次次抱起来，才慢慢沉下来的。那声“我吃饭了”，指向的是饭桌、奶奶的怀抱、那一下笑，而不是一个现成的主体。

母亲睡前把一本和合本落在沙发上。他顺手翻开，正好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他看着屏幕上那条“认为真实而不怀疑”，又看着这一句。两边用的是同一个“信”字。可是他越看越觉得，这不是同一个词。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

一个字，在发现学里是一个词，在发生学里是另一个词。本体论换了，同一个字就是另一个词。

◆ 二、词典编者的好功夫

先说前人做对了什么。这一份功夫很大，要先写足。

圣经的词义研究，是一门老而扎实的学问。旧约有布朗、德赖弗、布里格斯三人合编的希伯来文词典（1906），新约有基特尔主编的《新约神学词典》（德文本 1933 年起陆续出版）。这些书把一个词的词根、同源词、每一处用例、在古代文献里的旁证，一条条排出来。

它们的好处，宋柏川最懂：稳，可考，能防随意。

一个讲道人想把“圣洁”讲成什么都行，词典会拦住他：qadosh 的用例就摆在那里，你自己去数。一个词典编辑拿不准一个义项，也只能回到用例，不能凭感觉。

1961 年，詹姆斯·巴尔出版《圣经语言的语义学》，又往前推了一大步。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一种做法：把一个词的词根、它在全书里的全部神学含义，一股脑儿塞进每一处出现的地方。他给这种做法起了个名字，叫“非法总体转移”。

巴尔的意思是，一个词在这一句里指什么，要看这一句怎么用它。不能看它的词根，也不能看它在别处的分量。这是一道很好的闸，挡住了许多讲台上的想当然。

中文读者还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十九世纪的传教士译经，为“God”该译作“神”还是“上帝”争了几十年。到和合本出版，干脆印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待核〕。同一位，两个名字，各有道理。

这些都是认真的功夫。没有它们，今天的人读圣经，只能各说各话。

◆ 三、词典停在哪一格

可是这些功夫，都停在同一格上。

它们问的都是：这个词指什么？

词典问一个词指向哪个对象，巴尔问一个词在这一句里指向哪个对象，译名之争问哪个汉字最贴那一位先在的对象。问法越来越细，前提没有动：对象先在那里，词是去够它的。

这就是发现学的词义。东西是现成的，词是标签，释经是把标签和东西对准。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问：这个词，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出来的？

“对不上”，是本书的一个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撞在一起，彼此塞不进去，那条缝就叫对不上。缝里被逼着长出一个新的、稳得住的东西，叫“结晶”。

念安的“我”就是一个例子。词典说它“称说话人自己”，这是对的，可那是成人的“我”，一个先在的主体。孩子嘴里的“我”不预设这样一个主体。它指向一片分布：饭桌，怀抱，笑声，被叫到名字的那一下。

它是在饭吃完了、奶奶还没抱起来的那一点空当里，慢慢结晶出来的。

“我吃饭了”这四个字，本身也不告诉你该怎么理解它。它没有预先写明里面有一个“主体我”。大人读它，读出一个吃了饭的人；孩子说它，说的是一场刚刚发生过的事：碗空了，有人在等着夸。同一句话，几个词谁在前谁在后、谁撑着谁，在两个人嘴里并不一样。

词典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四、二十四个词，两套词义

下面是二十四个圣经常用词。每个词先写发现学词义：它指什么，它守住了什么。再写发生学词义：它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缝在经文的哪一处。

先立一条规矩。发生学词义不否认发现学词义所守护的信仰内容。它不说“神不是最高实体”，它问的是：这位神，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神　发现学的“神”，是一位先在的最高实体。他在世界之前就在，完全、不变、自足，人的本分是认识他、敬拜他。这个词义守住了一件要紧的事：神不是人造的，不随人的心情涨落。两千年的信经和要理问答都站在这一格上，所以能让一代代人有一个靠得住的说法。

发生学的“神”，是在我、你、他、世界之间撑开的最大的信仰对象符号。它不是人捏出来的，也不是摆在那里等人去找的；它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显出。

缝在摩西身上。他问“我是什么人”（出 3:11），接不住差遣，这个名字就落在那条缝里：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原文 ehyeh，见第 7 章。

创造　发现学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一次造出一个现成的世界。神是工匠，世界是成品，六日是工期。这个词义守住了“世界不是自有的，是受造的”，也守住了受造之物的好：成品出自好手，所以“甚好”。

发生学的“创造”，是一次次分开，每一次分开回写成后面的条件。先有光暗之分，才有昼夜；先有上下之水，才有空气；先有水陆，才有青草走兽。

缝在第 1 节与后文之间：第 1 节已说“天地”，“天”却要到第二日、“地”要到第三日才得名。起头是 1:2 那一锅粥（混沌），分不出彼此，然后一次次分开。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 1:4）见第 1 章与第 6 章。

约　发现学的“约”，是双方签定的合同。条款写明，各守其责，违约有罚。这个词义抓住了约的严肃：西奈山的约有条文、有见证、有祝福与咒诅，古代近东的宗主条约也是这个样子。它让人知道，神与人的关系不是随口一说。

发生学的“约”，是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可辨认形式，要一再回写，才不死在纸上。回写，就是新结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缝在石版与心之间：刻在石版上的约，百姓守不住，一背再背。约就从石版走到心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 31:33）

律法　发现学的“律法”，是写定的规则清单，当行的、不可行的，列得清清楚楚。这个词义守住了律法的公义：规则公开，对谁都一样，不随掌权的人的喜好改。犹太传统数出六百一十三条诫命，正是把这份清单当真〔待核〕。

发生学的“律法”，是某段关系固化下来的形式。活着的时候，它是一条路，领人往前走；固化的时候，它是一块石版，只剩条款。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 3:24）训蒙的师傅是一段路上的同行者。到了地方，关系要换一个形状，缝就在“到了”那里。

罪　发现学的“罪”，是违反规则的行为，以及因此欠下的债。偷就是偷，欠就是欠，账要算清。这个词义守住了道德的分量：恶不是一句“关系不好”就能抹平的，伤了人要认，欠了要还。安瑟伦讲基督为何成为人，就建在“欠债”这一格上。

发生学的“罪”，是关系断裂，发生卡住了。它不先是一条被违反的条款，是一条连接被扯断，该长的从此长不出来。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赛 59:2）“隔绝”“掩面”说的都是断。缝在伊甸园：吃了之后人藏起来，神问“你在哪里？”（创 3:9）。

救赎　发现学的“救赎”，是付清赎价。人欠了还不起的债，基督替人付上，债就销了。这个词义有坚实的经文根据，“作多人的赎价”（可 10:45）说的就是这个。它让人知道救恩有代价，不是一句廉价的“没关系”。

发生学的“救赎”，是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不只是旧账勾销、归零而已，是隔着的两方长出一条从前没有的连接。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弗 2:13）“远离”是缝，“得亲近”是结晶。赎价是真的；可赎价付完，要长的才开始长。

信　发现学的“信”，是赞同一组命题。神存在，基督复活，圣经可信，点头认定，就是信。这个词义守住了信的内容：信不是一团暖洋洋的感觉，信有所信，有说得出、教得下去的东西。信经之所以叫信经，就是这个缘故。

发生学的“信”，是内能，也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信有多深，看拆开它要费多大的力。

缝在亚伯拉罕身上：身体如同已死，应许却在前头，这条缝把他的信炼得结实。经上说他“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罗 4:20）。“得坚固”，就是连接度长上去了。

望　发现学的“望”，是等待一个预定的结果。结局已经写好，人等它来，像等一班排好时刻的车。这个词义守住了盼望的确定：所盼的不是空想，有应许作保，所以等得住。神学里“已然未然”的讲法，也给了这份等待一副骨架。

发生学的“望”，是动能，沿路（差异序列）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望不是坐着等，是在路上走：旧的连接一条条拆开，新的一条条接上，方向朝前。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 8:24）看得见，就不用走了。缝在看不见与要往前之间。

爱　发现学的“爱”，是一种情感，或一种德行。情感是心里的热，德行是手上的好；神学里还分出几等爱，有人专门写书把 agape 和 eros 分开〔待核〕。这个词义守住了爱的真实：爱要落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上，不能只是一个大词。

发生学的“爱”，是势能，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西 3:14）“联络”二字，说的正是场。

缝在“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太 5:46）：对得上的爱，还不算爱的发生。信望爱合起来是一片土（特征纠缠），见第 51 章。

恩典　发现学的“恩典”，是不配得的赏赐。人一无所有、一无可夸，神白白地给。这个词义守住了恩典的白白：救恩不是挣来的，宗教改革喊“唯独恩典”喊的就是这一句。它让软弱的人不必先把自己修好再来。

发生学的“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来，原本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缝在保罗那根刺：求了三次，刺没有挪去。恩典没有替他走路，结晶仍要自己走；恩典是让他走得动。

国度　发现学的“国度”，是一块领土，或一个将来的时代。要么是地图上有边界的国，要么是末日之后才开始的新世。这个词义守住了国度的实在：神的国不是比喻里的空话，它有王，有子民，有将要来的日子，盼望因此落得了地。

发生学的“国度”，是正在长的场。国度不是修好了再搬进去的房子，是种子在土里长，长的时候就已经在了。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太 13:31）门徒等一个立刻显出的国，眼前却是一粒最小的种子，缝就在这里。见第 45、46 章。

灵　发现学的“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圣灵是神，与圣父、圣子同质同荣，有位格，会担忧，会说话。这个词义守住了尼西亚以来的正统，护着信徒不把圣灵当成一股无名的力。

发生学的“灵”，是 ruach 与 pneuma，本义都是风、是气，吹动的势能与动能。位格之信本书不否认，本书问的是它在经文里怎样显出。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 3:8）缝在尼哥底母那一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约 3:4）。风先吹，人后来才看见树在动。

圣洁　发现学的“圣洁”，是与不洁隔开的状态。qadosh 本有“分别”之意：圣所与营外隔开，洁净的食物与不洁的隔开，祭司与百姓隔开。这个词义守住了神的不可冒犯，也让以色列在列国中间有一条清楚的边。

发生学的“圣洁”，是分别出来之后的成形。分开只是起头，分开之后要长成一个样子。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同一章接着就是“爱人如己”（利 19:18）。洁净条例分得出洁与不洁，分不出谁是邻舍，缝在这里。见第 8 章。

默示　发现学的“默示”，是神逐字写定。圣灵管着执笔的人写下的每一个字，所以原稿无误。这个词义守住了圣经的权威：经文不是人的意见汇编，读经的人可以安心。1978 年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是这一格的当代表述。

发生学的“默示”，是 theopneustos，字面是“神呼气”。这口气不是吹一次就封存了，每次被读又吹一次。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它接着创 2:7 那一口吹进尘土的气，见第 6 章与第 60 章。缝在保罗将死、话要交给下一代之间。

道　发现学的“道”，是先在的理性，或一份写好的文件。希腊哲学里 logos 是宇宙的理，斐洛把它接进犹太信仰；落到教会里，“道”又常常就指那本书、那篇讲章。这个词义守住了真理的客观：道不随听的人改变。

发生学的“道”，是 logos 作为一场发生，而且成了肉身。理念要有一个身体，才能被摸着、被看见。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成了”原文 egeneto，就是“发生了”。缝在“太初有道”与“住在我们中间”之间。这是理念符号走进现实最远的一步，见第 48 章。

成全　发现学的“成全”，是执行完毕。律法有条款，耶稣把每一条都做到了，任务完成。这个词义守住了耶稣与旧约的连续：他不是来另立一套宗教，旧约的话他句句当真，一点一画都不落空。

发生学的“成全”，是 plēroō，充满、长成。成全不是打一个勾，是器皿被灌满，是果子长熟。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缝被他自己拉开，律法被充满到条款装不下。见第 45 章。

称义　发现学的“称义”，是法庭宣判无罪。罪人站在审判台前，因基督的义被算为义，判决一下，身份就定了。这个词义是路德用半生的挣扎换来的，它守住了称义的白白与确定：人不必在不安里一辈子掂量自己够不够好。

发生学的“称义”，是关系重新对上，一次成形的开端。判决书一下就完了，成形才刚开始。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 5:1）“相和”说的是两方的关系，不只是一纸判决。缝在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与应许之间，见第 50 章。

悔改　发现学的“悔改”，是认错改正。知道自己错了，说出来，以后不再犯。这个词义守住了悔改的诚实：没有认罪就没有悔改，教会的认罪祷告都站在这一格里，不让人把错轻轻放过。

发生学的“悔改”，是 metanoia，心意转向。悔改是自我符号熔开再结晶：旧的“我”化开，新的“我”重新结成。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徒 3:19 上）“归正”是掉头，掉头的是整个人的方向，不只是一条行为。浪子在猪群边“醒悟过来”（路 15:17），就是这条缝，见第 47 章。

偶像　发现学的“偶像”，是假神的像。金的、银的、木头石头雕的，摆在庙里叫人下拜。这个词义守住了十诫的清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 20:4），让人一眼认得出什么不能拜。

发生学的“偶像”，是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偶像不一定是金的；一个神学公式、一套“神一定这样做”的说法，凝住了、不许再回写，也是偶像。

缝在西奈山下：金牛犊铸成，百姓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4）。名字没有换，符号却凝住了。偶像与石心同一个结构，一个凝在对象端，一个凝在自我端。

心　发现学的“心”，是情感的器官，或人内在的本质。心是喜怒哀乐所在，也是一个人真正是谁的那一处，“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 16:7）。这个词义守住了信仰的内在：神要的不只是手上的祭物，是里面那一个人。

发生学的“心”，是自我符号所在之处。肉心是活的，还会被改写；石心是固化的，连接度极高而动能为零，什么都进不去。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缝在“我们的骨头枯干了”（结 37:11），见第 31 章。

名　发现学的“名”，是一个标签。名字指一个人，就像门牌指一座房子；人是先在的，名字是贴上去的。这个词义守住了名字的指认之用：家谱、户籍、律法上的身份，都靠名字分得清谁是谁。

发生学的“名”，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改名，就是自我符号再结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创 17:5）九十九岁，没有儿子，“多国的父”和身体对不上，新名就刻在这条缝上。雅各改名以色列，是同一个形状，见第 6 章。

言语　发现学的“言语”，是信息的载体。话是装意思的容器，说的人把意思装进去，听的人把意思取出来，话本身只是管道。这个词义守住了沟通的清楚：话要说准，意思才传得到，释经才有可依的原文。

发生学的“言语”，是 dabar，在希伯来文里既是“话”，也是“事”：说出即发生。话不是事后的报告，话本身就是一次发生。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缝在说出与做成之间，所以以赛亚说，神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赛 55:11），要在地上做成了事才回来。

实底　发现学的“实底”，是证据，或本质。hypostasis 在哲学里是“底下站着的东西”，到了信经里指“位格”，在古代契据里又可以指凭据〔待核〕。这个词义守住了信的确实：信不是凭空，它有凭据可依。

发生学的“实底”，是在对不上里结晶的底，是一片正在加厚的土。实底不是先备好了才上路，是走着走着加厚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所望”还没到，“未见”还没看见，缝就写在这句话里面。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 11:8），见第 63 章。

新　发现学的“新”，是以前没有的东西。新车、新房、新天新地，都是从前不存在、现在有了。这个词义守住了盼望的真实：神应许的不是旧东西换包装，是真有一样从前没有的要来。

发生学的“新”，是再结晶，旧粒子熔开之后重新结成。新的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是同一个人、同一片地重新结成。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旧事已过”是熔开，“变成新的”是再结晶。“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 21:5）同是此意，见第 71 章。

二十四个词并成一张表，供全书各章查对：

词	发现学词义（指什么）	发生学词义（在哪里结晶）	经文
神	先在的最高实体	我你他世界之间撑开的最大信仰对象符号，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显出	出 3:14
创造	从无到有造出现成世界	一次次分开，回写成后面的条件	创 1:4
约	双方签定的合同	关系定型的形式，从石版走到心上	耶 31:33
律法	写定的规则清单	关系固化的形式；活是路，固是石版	加 3:24
罪	违规与欠债	关系断裂，发生卡住	赛 59:2
救赎	付清赎价	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弗 2:13
信	赞同命题	内能：连接度，经得起拆	罗 4:20
望	等待预定结果	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罗 8:24
爱	情感或德行	势能：连人、排序、搭结构的场	西 3:14
恩典	不配得的赏赐	神先付的能量，结晶仍要自己走	林后 12:9
国度	领土或将来的时代	正在长的场	太 13:31

词	发现学词义（指什么）	发生学词义（在哪里结晶）	经文
灵	三一中的一个位格	风与气，吹动的势能与动能	约 3:8
圣洁	与不洁隔开	分别之后的成形	利 19:2
默示	逐字写定	神呼气，每次被读又吹一次	提后 3:16
道	先在的理性或文件	一场发生，成了肉身	约 1:14
成全	执行完毕	充满、长成	太 5:17
称义	法庭宣判无罪	关系重新对上，成形的开端	罗 5:1
悔改	认错改正	心意转向，自我符号熔开再结晶	徒 3:19
偶像	假神的像	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	出 32:4
心	情感器官或内在本质	自我符号所在；石心与肉心	结 36:26
名	标签	发生的刻痕；改名是自我符号再结晶	创 17:5
言语	信息的载体	话也是事，说出即发生	诗 33:9
实底	证据或本质	在对不上里结晶、正在加厚的土	来 11:1
新	以前没有的东西	旧粒子熔开后的再结晶	林后 5:17

◆ 五、一节经文换一套词

词不是一个个单独站着的。一句话是几个词搭起来的，换掉一个词，句子就跟着偏一点；换掉一套词，就是另一句话。

拿耶利米书这一句试一试：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 31:33）

先用发现学的词典读。“律法”是规则清单，“心”是内在本质，“我”是先在的神。整句的意思是：神把一份规则装进人里面。

它像一次升级。条款没变，存放的地方从石版换到了心里。这样读，稳，清楚，守住了“新约仍是同一位神的约”，也守住了律法的分量。

可是前一句经文说：“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耶31:32）合同读法读到这里会问：既然背了约，为什么不是罚，而是再立一次？丈夫这个词，也放不进合同里。

再用发生学的词典读，缝先指认出来：刻在石版上的约，与百姓的心一再对不上，这是两类符号之间的老伤。

“律法”是一段关系固化下来的形式，“心”是自我符号所在之处。整句的意思就变了：那段关系不再停在石版上，要长进人身上，成为人自己的形状。

不是换个地方存放规则，是关系换了一种活法。

同一句话，两套词，两个句子。

再试一句短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发现学的词典读它，“信”是赞同，“实底”是证据。整句是一个定义：信，就是对还没看见的事有凭据地认定。教会里讲“信心”的课，常常就从这一句起头，讲得清清楚楚，也讲得出教训。

发生学的词典读它，缝在句子里面：“所望”还没到，“未见”还没见。这句话不是在下定义，是在记一种处境：人站在看不见的地方，信却在加厚。“信”是连接度，“实底”是正在加厚的土。

那么这一句说的就是：在看不见的那条缝里，连接一年年长结实。宋柏川后来在工作本上记下的那一行，就是从这里来的。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第一种告诉你信有所信，第二种告诉你信是怎么长出来的。

◆ 六、回到那本词典

宋柏川最后没有改那条释文。“认为真实而不怀疑”，对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来说，它是对的。词典要的就是这一格：稳，可考，能防随意。

可是他在自己的工作本上另记了一行：同一个“信”，在词典里是一个标签，在希伯来书里是一片要一年年加厚的土。

第二天早上，念安又喊“我吃饭了”。他没有去想那个代词。他看着她从椅子上滑下来，跑向奶奶，那个“我”正在饭桌和怀抱之间，一点一点结出来。

你读经时碰到的每一个大词，也可以这样问一问：它在这里，是一个标签，还是一段发生史？

带走的话

同一个字，在发现学里指向一个现成的东西，在发生学里记下一次对不上里结出的形状。

两行小账

- 词典问“这个词指什么”，把对象关在先在的那一格里；本书多问一句“它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打开了词的来历。
- 把“信”写成“认为真实而不怀疑”、把“心”写成“内在本质”的那一下，词的发生史就被收回成了一个标签。

想一想

1. 你最常用的一个信仰用词是哪一个？它在你身上，更像一个标签，还是一段经历留下的刻痕？
2. 有没有一个词，你小时候和现在用的是同一个字，意思却已经换了一个词？
3. 二十四个词里，哪一个的两套词义，在你心里最难并排放着？

◆



第　二　编

律法书：起初不是零点，是开场

编　序

律法书常被读成一部写好的法典。这一编要问：起初是不是一个零点，律法是不是一张清单。

第 6 章读创世记，从空虚混沌的一锅粥，读到尘土里吹进的那口气，再读到雅博渡口摔了一夜跤换来的新名。第 7 章读出埃及记，“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神名，原文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动词。第 8 章读利未记，圣洁不只是一条把洁与不洁隔开的界线，还是分别出来以后的成形。第 9 章读民数记，旷野四十年里，一代人看自己“就如蚱蜢”的样子怎样固化，另一代人怎样长成。第 10 章读申命记，“摆在你面前”的不是几个现成的选项，而是一条要系在手上、写在门框上的路。

这一编的五卷，合起来讲一件事：约不是一次签完的合同，是一段要一再回写的关系。

06

第6章

《创世记》：“起初”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开场？

> **这一章的问题**
>
> 雅各骗来的名分撞上迎面而来的四百人，那一夜换来的新名，是怎样长出来的？

◆ 一、哥哥明天带人来

林家豪五十二岁，和哥哥林家裕在泉州老城合开一间五金店。

店面不大，两层。楼下是货架，螺丝、合页、水管接头、电钻头，一格一格码着；楼上是仓库，箱子摞到天花板。招牌叫“裕豪五金”，哥哥的字在前，弟弟的字在后。

可是营业执照上只有一个名字，林家豪。店面的房产证上，也只有这一个名字。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父亲中风住院，哥哥在晋江工地上包活，一个月回不来一趟。家豪守在病床边，把一张过户的纸拿到父亲手边。父亲的手抖得握不住笔，是他扶着签下的。

哥哥是在父亲出殡那天知道的。那天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去了厦门，八年没回家。

后来哥哥回来了，在店里帮忙，再后来两人一起做，招牌也换成了“裕豪”。可是那张纸，两个人谁都没提过，像楼上仓库最里面一只封死的箱子。

这个星期，老城片区改造的通知贴到了街口。店面要征收，补偿款是一个大数。

那天晚上九点，店门拉下来一半，家豪的手机响了一声。是哥哥的消息：“明天上午十点，我和阿辉、阿强，还有大姐，一起到店里来，把账算清楚。”

阿辉、阿强是哥哥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律师事务所上班。

家豪坐在柜台后面，把这条消息看了很多遍。妻子周四要去教会的查经小组，这一周读到《创世记》第三十二章，她把圣经摊在柜台上，用一张进货单夹着那一页。

他拿起来，看见一句：“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创 32:6）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那一夜他没睡。十二点多，他上楼去搬那些镀锌管的箱子，说是腾地方，其实是手停不下来。仓库里乱成一团，新货旧货、退货样品，堆得分不出哪是哪。凌晨三点，他抱起一箱弯头，腰胯那里“咯”地一响。

天快亮的时候，他扶着楼梯下来，一条腿使不上劲，一步一步挪到门口，去拉卷帘门。

他卡在一个问题上：明天哥哥站在店门口，他是谁？是那个守着病床的弟弟，还是那个扶着父亲的手签字的人？

本章读的这卷书，从头到这一夜，讲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一个形状怎样从一锅粥里出来，一个名字怎样在一夜之间换掉。

◆ 二、一卷讲来历的书

《创世记》是圣经的第一卷，也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希伯来文的书名取自第一个词 bereshit，“起初”；希腊文的书名 Genesis，意思是“来源”“生成”。

它讲的是来历：天地的来历，人的来历，罪与死的来历，语言分散的来历，一个家族的来历。

前十一章是一部人类的开篇，从创造到巴别塔。第十二章起，镜头收到一个人身上，亚伯兰从哈兰起行，往迦南去（他一家早先已从吾珥出来，创 11:31）。一家四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写到全家下了埃及。

全书反复出现一个短语，“……的后代记在下面”。希伯来文是 toledot，可以直译作“生出来的”。一卷书靠“生出来的”一节一节往下接，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住。

雅各的故事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从第二十五章到第五十章，中间穿插约瑟。他的故事有一条很清楚的线。

还在母腹里，兄弟俩就在里面相争。神对母亲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创 25:23）

生下来，弟弟的手抓着哥哥的脚跟。长大了，他用一碗红豆汤换了哥哥的长子名分，又披上山羊皮，骗了瞎眼父亲的祝福。哥哥要杀他，他逃往舅舅拉班家。

逃亡的第一夜，在伯特利，他枕着石头睡，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顶着天。醒来，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创 28:18）。

在拉班家二十年，骗人的人被人骗：娶错了妻子，工价被改了十次（创 31:7）。

然后他带着家眷牛羊回乡，要过雅博河，迎面就是哥哥。

第 1 章已经讲过 1:1 的“起初”和创造中的一次次“分开”。本章不重讲那一句，从紧接着的第二节起，走一条线：从 1:2 的空虚混沌，到 2:7 的尘土与气，再到 32:28 雅博渡口的新名字。

这条线上，有三节核心经文：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2–3）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 2:7）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 32:28）

第一节是一锅粥里有风在动，第二节是土里吹进一口气，第三节是一个人摔了一夜跤换了名字。三节相隔三十多章，说的却像同一件事。

◆ 三、经文后面站着现成的东西

先看发现学怎么读这三节。这条读法两千年，有它非常好的地方，要先写足。

1:2 的读法。

主流的读法是：1:1 是神从无中造出天地的那一下，1:2 描写的是刚造好、还没整理的原料。“从无中造”这个说法，较早见于次经《马加比二书》7:28〔待核〕，后来成了教会的定论。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二卷里，把“空虚混沌”读作“未成形的质料”：神先造出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再给它形状〔待核〕。这样读，守住了一件大事：混沌不是与神并立的另一个神，它也是受造的。

这一点很要紧。第 1 章讲过巴比伦的《埃努玛·埃利什》：马尔杜克要先打败代表原初之水的提阿玛特，才造出天和地。本章只接住一处，那一锅粥。

希伯来文“渊”tehom 与提阿玛特音近，学者常拿来对照。十九世纪末，德国学者衮克尔写《创造与混沌》，就从这里讲起〔待核〕。

发现学读法的分量，正在这里：《创世记》里没有这场战斗。混沌不和神打仗，它只是在那里，等着神说话。

还有一派读法，二十世纪初在英语世界很流行，叫“间隔说”。司可福串珠圣经（1909）在注里主张：1:1 与 1:2 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时间〔待核〕。

照这一说，原先的世界因撒但堕落而毁坏，“地是空虚混沌”可以读作“地变成了空虚混沌”。这一读法也是想守住同一件事：神造的不会是乱的，乱必有来由。

犹太释经家读得更细。十一世纪的拉什注这一节，说 tohu 有“惊愕”的意思：地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愣的空〔待核〕。十三世纪的纳曼尼德走得更远，他说 1:1 造出的是一种极细的原初质料，tohu 是还没有形式的质料，bohu 是给质料穿上的形式〔待核〕。

这已经很接近哲学了。纳曼尼德把希腊人讲的“质料与形式”接进了《创世记》，又守住了“从无中造”。

二十世纪的旧约学者又往前推了一步。列文森在《创造与恶的持续》里指出，希伯来圣经的许多地方，混沌并没有被一次消灭，只是被神约束住了〔待核〕。诗篇说神“斥责”海，为海定了界限，叫它“不能过去”（诗 104:7–9）〔待核〕。

照这一读，创造不是一劳永逸的完工，是要一再被重演的得胜。这是发现学读法里离“开场”最近的一位。

两个开头的读法。

历史批判还看见一件事：《创世记》有两个创造故事。

第一个从 1:1 到 2:3，神称为 Elohim，六日有序，人在最后被造，男女同时。第二个从 2:4 下半节起，神称为“耶和华神”，先有人，后有园子、走兽，最后才有女人。

十九世纪的威尔豪森把五经拆成几个来源，第一个归给祭司传统，第二个归给更早的耶和华传统〔待核〕。这一看法今天仍有许多细的争论，可是“两个开头”这件事，读过的人都看得见。

发现学由此做了两种功夫。一种是把两个来源拆开，各还其本来的年代与处境；一种是把两个故事合起来，说第二个是第一个第六日的放大。两种功夫都认真，都让经文说得通。

“神的灵”的读法。

教会的主流读法，是把“神的灵”读作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从创造起头就在场。巴西流讲六日创造，说这位灵像鸟孵卵一样覆在水面上，把生命温暖出来〔待核〕。

这一读法守住了圣灵的神性：他不是后来才有的一股力，也不是一阵无名的风。

2:7 的读法。

标准读法是：神用尘土造了身体，又把灵魂吹进去，人就成了身体加灵魂的合成物。教会史上为此争过“二元”与“三元”：人是身与魂两分，还是身、魂、灵三分。

不论哪一种，前提都是：灵魂是一样东西，吹进去，就在里面了。

这一读法守住了人的尊贵。人不只是尘土，人里面有从神来的东西，所以人命不可轻贱。后来“人有不灭的灵魂”这一整套讲法，护住了无数在世上被当成草芥的人。

语文学的读法后来做了一个修正。德国学者沃尔夫写《旧约人观》，指出 nephesh 在希伯来文里多半不是希腊哲学讲的“灵魂”〔待核〕。它指的是整个活着的人，有喉咙、有饥渴、有气息的那一个。照这一读，2:7 不是“身体里装了灵魂”，是“人成了一个活物”。

这个修正很要紧，它把希腊的二分从希伯来经文上剥了下来。可是它仍旧停在“人是什么”这一格上：从前说人是身体加灵魂，现在说人是一个整体的活物。问的还是那个已经造好的人，是什么样子。

32:28 的读法。

这一段历来有四个问题。

第一，那个人是谁？何西阿书说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何 12:4）〔待核〕，所以不少释经家读作天使。犹太传统里有一说，那是以扫的守护天使，记在《创世记大拉比注释》里〔待核〕。也有教父读作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第二，故事为什么写在这里？历史批判的读法指出，32:32 说“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这是一个解释风俗来历的故事，也解释“以色列”这个民族名字的由来。

第三，它教导什么？道德读法说：雅各原是骗子，这一夜他被神制伏，从此谦卑。加尔文读这一段，把摔跤当作信徒所受的试炼的写照：神一手与我们角力，一手又扶着我们〔待核〕。

查尔斯·卫斯理写过一首长诗，从雅各的口吻唱“无名的旅客，你是谁”，唱到天亮认出那位是“爱”〔待核〕。这首诗在循道宗传统里流传很广，它是灵修读法的高峰。

第四，神为什么拣选一个骗子？这一问交给了拣选的教义。保罗引玛拉基书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 9:13）拣选在人行善作恶之前，所以不是凭雅各配不配。

犹太读法还守着另一头。25:27 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棚里”，“安静”原文 tam，在约伯记 1:1 译作“完全”〔待核〕。拉比传统因此常替雅各说话：他是坐在帐棚里读书的那一个，以扫才是粗野的猎人。

这一读法有它的公道。它不肯把以色列的先祖一笔写成骗子，也提醒基督徒读者：经文对雅各，并没有像讲台上那样一味地骂。

这四种问法，都认真，都有根据，也都能防止讲台上随便讲。

把它们并在一起看，形状是一致的：神是先在的，世界的原料是先在的，灵魂是先在的一样东西，雅各是一个先在的人，拣选是先在的旨意。

经文是这些先在之物的记录。释经，就是把它们一件件认准。

◆ 四、四百人迎面而来

可是这条读法，在雅博渡口停下了。

先把缝指认出来，就在经文里，不用外加。

雅各的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是骗来的。以扫说得明白：“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创 27:36）

那份福分里有一句话：“愿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创 27:29）

这句话，二十年来就是雅各身上的理念符号：我是蒙福的那一个，哥哥要向我下拜。

理念符号，是本书的工作词，指心里站稳了的一套说法、一个意思。和它并列的还有现实符号，指世界里站稳了、躲不开的东西；还有自我符号，指一个人身上站稳了的样子，信、习惯、名字。三样合称三界符号。

二十年后，他带着妻儿牛羊回乡。打发去探路的人回来，带回的是一样现实符号：“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创 32:6）

四百个人，就在路上，明天就到。

两样一撞，经文自己写出了缝：“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创 32:7）

他又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创 32:11）

再看他打发人去说的话：“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创 32:4）

“我主”，“你的仆人”。那份祝福说哥哥要向他下拜，他自己先称哥哥为主。理念还在嘴上，现实已经把它倒了过来。

这就是本卷的缝：骗来的长子名分（理念）撞上四百人迎面而来（现实）。

接着看他做了什么。

他先把人口牛羊分成两队，想着“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创 32:8）。

他又挑出一大批礼物，母山羊、公绵羊、骆驼、母牛、驴，分成一群一群，叫仆人隔开距离一拨一拨送过去。经上写他心里的盘算：“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创 32:20）〔待核〕

分队，是想改现实；送礼，也是想改现实。可是四百人仍旧在路上。礼物送出去，没有回音。

理念这一头也改不了。他祷告时还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创 32:12）他抓着那个应许不放。可是同一篇祷告里，他也说出了另一句：“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创 32:10）

应许还在，“配得”已经塌了。

这篇祷告值得多看一眼。它是《创世记》里雅各第一次正经祷告，前面伯特利那次是许愿，讲条件的。这一次没有条件，只有怕，和一句“我一点也不配得”。

发现学常把这篇祷告读作雅各悔改的开始。这样读不错。可是祷告完了，他接着做的仍是分队、送礼、盘算。祷告没有把缝合上，缝还在，只是他已经站在缝里了。

后面也没有路。后面是拉班，两人刚在基列堆石立约，说好谁也不越过这堆石头去害谁（创 31:52）。前面是以扫，过了雅博河就是他的地。

退不回去，绕不过去，改不了现实，也撑不住理念。

于是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创 32:24）

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这是第 3 章说的信仰发生第一个入口。

发现学读到这里，问“那人是谁”，问“这风俗从哪来”，问“雅各学到了什么”，问“神为什么拣选他”。四问都对。

可是四问都把雅各当作一个现成的人：他原来是雅各，经过这一夜，雅各学乖了。拣选也是现成的，早定好了，这一夜只是把它演出来。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一夜不是一个现成的人学到了一课，是一个新的他被显了出来。

这一步，往回推，也是 1:2 和 2:7 的那一步。

在 1:2，发现学问的是“这锅粥是原料还是废墟”，列文森已经看见混沌没有被一次除尽，可是他问的仍是神怎样一再胜过它。在 2:7，发现学问的是“人由什么组成”，沃尔夫已经把灵魂和身体合了回去，可是他问的仍是造好的人是什么样子。

三处停法是一样的。它们都看见了一个东西在那里，问它是什么、从哪来、由什么组成。没有问的是：它是在哪一锅粥里、哪一条缝上，被显出来的。

本书不在 1:2 和 2:7 硬找一条“对不上”。这两节写的是开场，粥还没分开，人还没站起来，经文没有给出两样已经站稳、彼此撞上的东西。

可是 2:7 前头有一句，是经文自己写出的缺口：“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创 2:5）〔待核〕

地在等，等的是一个耕它的人。人被造出来，正是落在这个缺口上。下面改读 2:7，就从这里起头。

◆ 五、从一锅粥到一个新名

下面逐节改读。三节经文，一条线。

“地是空虚混沌”：一锅粥。

“空虚混沌”，希伯来文是 tohu wabohu，两个押韵的词，读起来就像一团搅不开的东西。tohu 在别处指荒漠、空无，bohu 只在这样的搭配里出现。

本书把它叫作一锅粥（混沌）。一锅粥不是一片废墟，也不是一堆等着被加工的原料。它是还分不出彼此的状态：水和地分不出，光和暗分不出，上和下分不出。

这一对词在希伯来圣经里还出现过一次，在耶利米书。先知看见耶路撒冷将要遭的毁灭，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耶 4:23）〔待核〕

这是很值得停下来的一处。耶利米用创世第二节的话，写一座城的倒塌。一个民族的家园碎了，在他眼里就是退回到了光还没有出来的那一刻。

这就是说，一锅粥不只在万物之先。秩序塌了的地方，它会再回来。一个家散了、一桩生意倒了、一段关系断了，人站在那里，看见的也是“空虚混沌”。

也正因为这样，1:2 才不只是一句关于太古的话。它说的是：在分不出彼此的地方，风已经在动了。

发现学问：这锅粥是谁造的？它是原料还是废墟？问得都对。可是经文没有在这里停下来回答。经文接着写的是：粥里有东西在动。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风先动。

“灵”是 ruach，风、气、灵，一个词。“运行”原文 merachefet，同一个动词在申命记里用来写老鹰：“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申 32:11）〔待核〕

那是一只鹰在巢上方扇着翅膀，不落下来，也不飞走，搅得巢里的雏鸟不安，逼它们学飞。

本书不否认“神的灵”是圣灵的位格之信。本书问的是：在这一节里，它怎样显出？

它显出来的样子，是一股在一锅粥上方鼓动的风。还没有一句话，还没有一个东西成形，先有一个场被拉起来，先有一股力在搅。

按第 3 章的说法，这是势能与动能。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动能，是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粒子还没有，可是落差已经有了。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话就是事。

第 5 章讲过 dabar，话也是事。这一句里，“说”和“有”之间，没有工期，没有施工图。说出来，就有了。

还要看见次序：先有一锅粥，再有风在动，然后才有一句话，然后才有光。光不是从天上掉进一个空房间里，是从一锅被风搅着的粥里结晶出来的。

还有一件常被读过去的事：这一天的光，不是太阳的光。太阳、月亮到第四日才造（创 1:16），第 1 章讲过它们怎样接过头一日的分开。

古代读者早就为此犯难。奥古斯丁把头一日的光读作天使的光、灵性的光〔待核〕；现代护教家则有各种调和的讲法。两边都想把这道光安放在一样现成的东西上。

放在发生的线上看，可以不急着给它安放一个来源。头一日的光，先于一切发光的物体。先有“能分出明暗”这件事，后来才有挂在天上、让人指得出的那几盏灯。形状在前，承载形状的东西在后。

结晶，本书的工作词，指一种东西稳下来、成了形。判据三条：稳定，整体，独立，合称三判据。满足三判据的，叫粒子态。光就是第一个结出来的粒子。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陶匠的手。

“造”在这一节用的是 yatsar，是陶匠捏泥的那个字。耶利米书写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耶 18:4），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待核〕。

“尘土”与“人”之间还有一个字的缘分：人叫 adam，地叫 adamah。人是从地里来的，名字里就带着地。

前面说过，2:5 的地“没有人耕”。地缺一个耕它的，于是从地里取土，造一个耕地的。人还没有出现，人的位置已经在地上空出来了。

这和发现学的次序不同。发现学的次序是：先有一个人的蓝图，再找材料把它做出来。经文的次序是：先有一块缺人的地，人从这个缺口里长出来。地给了人材料，也给了人活法，到 2:15，神把人安置在园子里，“使他修理看守”。

发现学说：这是身体的材料。不错。可是陶匠捏泥，不是把泥倒进一个现成的模子。他的手和泥一起动，泥的软硬、湿度，回过来定了手怎么走。

形状是手和泥之间长出来的。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一口气。

“生气”是 nishmat chayyim，neshamah 就是呼吸的那一口气。

这一口气不是一个零件。它不是一颗叫“灵魂”的东西，被装进一个叫“身体”的盒子。它是一次呼。

这口气在第 60 章还会再出现。到那里，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原文 theopneustos，就是“神呼气”。同一个动作，在这里吹进尘土，在那里吹进经文。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

关键在“成了”两个字。

“有灵的活人”，原文是 nephesh chayyah。同一个词组，在第一章写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和合本译作“有生命的物”“活物”（创 1:20、24）〔待核〕。

这就是说，“有灵的活人”不是一个盒子里多装了一样别的动物没有的零件。它是尘土和一口气相遇之后，一场发生的结果。

人不是先在那里、再被吹活的。人是在这一呼里，“成了”。尘土是现实这一头，气是从神那一头来的。两头一碰，一个自我显了出来。

接下去到 2:19，这个刚“成了”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走兽飞鸟起名：“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人一显出来，名字就跟着发生。

到第三章，人吃了果子，神对他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 3:19）

这一句常被读成判决。放在这条线上读，它还说了另一件事：那口气若不在了，剩下的就只是土。人不是一样装好了就永远在那里的东西，人是土和气之间不断发生着的一场事。

圣经别处也是这样讲这口气的。约伯记里以利户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伯 33:4）诗篇说得更明白：“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 104:29–30）〔待核〕

“受造”在这里不是过去某一天的事，是神一发出灵就有的事。气一收，就归土；气一发，就受造。创造不是一次完工，是一口一口的呼吸。

以西结在枯骨的平原上，听见的也是这一口气：“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结 37:9）〔待核〕那一章见第 31 章。

到了新约，复活的耶稣在门徒中间，“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 20:22）。同一个动作又做了一次。

从 2:7 到约 20:22，这口气一直没有停。它每吹一次，就有一个新的活人显出来。

“摸了一把”：同一只手。

现在走到雅博渡口。

经文写那一夜，写得很省：“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创 32:25）

请看这里有两样东西同时在。一样是“胜不过他”，雅各是摔得很凶的。一样是“摸了一把”，那人一碰，他的腿就扭了。那人原本是胜得过的。

那么这一夜摔的，就不是比力气。比力气的话，摸一把就完了，不必摔到天亮。这一夜摔的，是另一件事。

腿扭了，雅各没有松手。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这句话里有一个很老的动作。他生下来，手就抓着哥哥的脚跟；长大了，他抓着哥哥的名分、父亲的祝福；在拉班家，他抓着斑点的羊羔。抓，是他的老样子，“雅各”这个名字里就是这个抓。

到了这一夜，他还在抓。可是抓的东西换了。从前抓的是别人手里的、可以骗过来的东西；这一次抓的是一个胜得过他的对手，而他要的，只有对手肯给才能得着。

同一只手，同一个抓的动作，熔开了，又结成了另一个形状。新的自我符号不是从外面装进来的，是旧的那个在一夜之间重新结晶。

“你名叫什么”：先说出旧名。

摔到天快亮，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还是那一句：“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 32:26）

那人没有先给祝福，先问了一句：“你名叫什么？”（创 32:27）

这一问很重。雅各这个名字，在第二十五章就刻下了：“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创 25:26）Ya'aqov 与“脚跟”aqev 同根，带着“抓、绊”的意思。以扫在 27:36 骂的，正是这个双关。

二十年前，父亲以撒问过他差不多的一句：“我儿，你是谁？”他回答：“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创 27:18–19）〔待核〕

二十年后，同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一次他说：“我名叫雅各。”

说出这个名字，就是承认那个抓脚跟的人是自己。旧的自我符号，先被他自己说出口。

“要叫以色列”：新名是一个刻痕。

“以色列”Yisra'el，经文自己解释：“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请看“与神与人”。缝从来不只在神那一头。以扫是人，拉班是人，四百个人是人。那一夜摔的跤，把神与人两头的对不上一起压到了一个地方。

新名就是在这里结晶的。按第 5 章“名”的发生学词义：名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改名就是自我符号再结晶。旧的“抓脚跟的”熔开，新的“与神较力的”结成。

雅各也问了那人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创 32:29）他没有得到一个名字，得到的是一个祝福。对象那一头没有给出一个可以拿走的标签；被改写的，只有雅各这一头。

“他的大腿就瘸了”：现实里也留了一个刻痕。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创 32:31）

新名是自我这一头的结晶，瘸腿是现实这一头的结晶。从此他走路的样子变了，谁见了都看得出。

这条腿后来还走得更远。“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创 32:32）一个人身上的伤，成了一个民族餐桌上的规矩。

这是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自我身上的一夜，回写进现实，又沉成一代代人的习惯。回写，就是新结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能量：一夜的跤。

第 3 章说，符号发生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内能，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这一夜三样都在。

摔了一整夜，是动能，连接一条条被拆开、重接。伯特利那一夜的梦、那句“我也与你同在”（创 28:15）、二十年家族和应许撑起来的场，是势能，把他往这里拉。天亮时那个新名字和那条瘸腿，稳了，拆不掉了，是建立起来的内能。

新符号不是白给的。它是用一夜的力气换来的。

这里要回头看一眼伯特利。

二十年前逃亡的那一夜，雅各枕过的石头被他立成柱子，浇上油，起名“伯特利”，“神殿”（创 28:19）。他还在柱子前许了一个愿：“神若与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创 28:20–21）〔待核〕

请看这个“若”。那根石柱是一个现实符号，立在路边，谁经过都看得见；可是它底下压着的，是一笔讲条件的交易。那时候的雅各，信得很有分寸。

第 4 章拿伯特利那一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 28:16）作示范，读的是那一夜醒来的一下。本章接着看二十年后：那根石柱的势能，一直在场，把他拉到雅博渡口。摔了一夜，那个“若”才熔开。

到第三十五章，神叫他回伯特利去。他对全家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创 35:2）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同一个地方，二十年前立的是一根带条件的柱子，二十年后筑的是一座坛。现实符号也跟着再结晶了一次。

矛盾没有解决，变的是他。

第二天，以扫来了。“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创 33:4）

可是长子名分的事，一个字也没有算清。雅各仍旧称以扫为“我主”，仍旧送礼，仍旧走在后头。祝福里那句“你作你弟兄的主”，在这一天并没有应验。

被改写的是第三个角。雅各对以扫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创 33:10）

前一夜，他给那个地方起名毗努伊勒，“神之面”，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创 32:30）隔了一夜，他在哥哥脸上又看见了同一张面。

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不是雅各想通了，是在那条无路可走的缝里，一个从前没有的他结晶出来。

新名没有一次换完。

还有一处，发现学常常读过去，发生学要停下来看。

亚伯兰改名亚伯拉罕之后，《创世记》再没叫过他亚伯兰。雅各不一样。改名之后，经文仍旧大量叫他“雅各”。

到第三十五章，神在伯特利又一次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创 35:10）

历史批判的读法说：这是两个来源的同一传说，编在一起成了两次改名。这个看法有它的根据，可以存着。

放在发生的线上看，它还说出另一件事：一次结晶，不等于从此定型。新的粒子要一再被确认，要在伯特利那块旧石柱旁边再结一次，旧名和新名还要并排走很多年。

一直到下埃及的路上，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叫他，叫的仍是“雅各！雅各！”（创 46:2）。他站在法老面前，说的是：“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创 47:9）

那条瘸腿，他带到了最后。

一条线。

三节经文放在一起看：一锅粥里风在动，话一出就有了光；一撮土里吹进一口气，就成了活人；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摔了一夜，就有了新名。

每一次，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被找到，都是在一锅粥里，一个形状被显了出来。

《创世记》的“起初”，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开场。这个开场在 1:2 开过一次，在 2:7 开过一次，在雅博渡口又开了一次。往后，每一次有人在一锅粥里读这卷书，它还会再开一次。

这样看，那“两个开头”也有了另一层意思。

历史批判说它们出自两个来源，这可以存着。可是一卷讲来历的书，开头就开了两次，第一次从水和风起，第二次从干地和尘土起，这件事本身就在说：开场不止一次。编这卷书的人，没有把两个开头删成一个。他们把两场开场并排留了下来。

到雅各，同一个人改了两次名，也是并排留下来。一卷书在开头和中间，用同一种方式说了同一件事。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地是空虚混沌（1:2）	刚造好的原料，或毁坏后的废墟	一锅粥：还分不出彼此的状态，等着被分开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2）	圣灵在场，如鸟孵卵	风先动：一个场被拉起，落差先于成形
要有光，就有了光（1:3）	全能者下令，事物照办	话就是事：光从被搅动的粥里结晶
也没有人耕地（2:5）	交代背景：雨还没降	地上先空出一个缺口，人从这个缺口里长出来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2:7）	先造身体这件材料	陶匠的手与泥一起动，形状在两者之间长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2:7）	把灵魂装进身体	一口气，一次呼；这口气在第 60 章再出现
成了有灵的活人（2:7）	身体加灵魂的合成物	“成了”：尘土与气相遇，一个自我显出来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32:24）	那人是天使、以扫的守护者或先在的基督	神与人两头的对不上，压到一夜里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32:26）	雅各恒切求福的榜样	同一只抓的手，抓的东西换了，旧形状熔开再结晶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名叫什么（32:27）	一问一答，引出改名	先说出旧名，承认那个抓脚跟的人是自己
要叫以色列（32:28）	民族得名的来历；雅各学乖了	自我符号再结晶，新名是一夜动能换来的刻痕
他的大腿就瘸了（32:31）	神制伏骄傲的记号；饮食风俗的由来	现实这一头的刻痕，回写成一族人的规矩
伯特利的石柱与坛（28:18；35:7）	两次敬拜的地点	带“若”的柱子，二十年后再结晶成一座坛
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33:10）	雅各说的客气话	名分之争没解决，变的是看的人
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35:10）	另一来源的同一传说	结晶要一再确认，旧名新名并排走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左边那一栏守住了神不与混沌打仗、人有从神来的尊贵、雅各的悔改是真的、拣选不靠人配不配。右边那一栏多问了一句：这一切，是怎样显出来的。

◆ 七、天亮时拉开卷帘门

回到泉州那间五金店。

早上六点多，林家豪拖着那条使不上劲的腿，把卷帘门拉到一半，弯不下腰，就停在那里。街上清洁工在扫地，早点铺的蒸笼冒着白气。

他想了一夜，想出过两条路。

一条是把房产证、执照都摆出来，按法律说话。那张纸是父亲签的，字是真的，谁也翻不过去。

另一条是一句话不说，补偿款给哥哥多分一点，算是补上，也算是把事情盖过去。

可是这两条路，他都走不进去。第一条，他自己知道那只手是怎么扶的。第二条，钱能分，那二十六年分不了。

他也想过给哥哥先发一条长消息，把话说软一点。打了几行，删了。和雅各那一群群礼物一样，他知道送过去也不会有回音。

他回头看了一眼楼上。仓库里那一锅粥，搬了半夜，并没有理出个样子来，只是箱子换了地方。手在动，心里那件事一点没动。

可是有一样东西，在那一夜里换了。昨晚九点，他想的是“明天怎么应付”；天亮的时候，他想的是“明天我是谁”。前一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后一个问题只有一个。

这不是他想出来的。是那一夜的腿、那四个要来的人、那张二十六年前的纸，一起把他逼到了只剩这一个问题的地方。

十点钟，哥哥来了，后面跟着两个侄子和大姐。阿辉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哥哥先看见的是他的腿：“你腿怎么了？”

“昨晚搬箱子扭的。”

两个人站在柜台两边，一时都没说话。

家豪先开的口。他没有先说补偿款，也没有先说房产证。他说：“哥，那年那张纸，是我拿去给爸签的。爸的手是我扶的。”

这句话他二十六年没有说出口。说出来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哥哥愣了很久。他把阿辉手里的文件袋接过来，放在柜台上，没有打开。后来他说：“我知道。我一直等你自己讲。”

大姐在旁边哭了。阿强去门口把卷帘门拉了上去。

那天上午，账并没有算清。补偿款怎么分，后面又谈了两个月，还请了街道的人来调解，中间也吵过两回。房产证上的名字，不是那天就改的。

可是那天上午，有一样东西换掉了。从前他是“守着病床的那个弟弟”，是“拿着执照的那个人”。那一夜之后，显出来的是一个能把那张纸说出口的林家豪。

这个他，也不是那天就站稳了的。后来谈钱谈到僵的时候，他也有过几次，心里那个“执照上是我的名字”又冒出来。他得一次次回到那天上午柜台前的那句话。

他的腰胯养了三个星期才好。后来下雨天，那里还会酸。妻子说他走路的样子跟从前不一样了，他自己倒没觉得。

周四查经，小组读到第三十三章。有人问，雅各说“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是不是客气话。家豪没有接话。他想起哥哥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的那只手。

散会的时候，妻子问他刚才怎么不说话。他说，那一句他读得懂，可是说不出来。

征收的事办完，是第二年春天。补偿款分成了三份，哥哥一份，他一份，还有一份是给大姐的，大姐当年给父亲擦了两年身子，谁也没算过那笔账。

分钱那天，家豪心里还是空了一块。照执照，照房产证，那一份本来都该是他的。他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签到“林”字的最后一笔，手顿了一下。

他想起二十六年前扶着父亲的那只手，和今天握着笔的这只手，是同一只。那时候它抓着一张纸，现在它把那张纸松开了。

他们在城东另租了一间铺面，比老店小。搬家那天，楼上仓库最里面那只封了多年的箱子也打开了，里面是父亲当年记账的本子，一本一本，用橡皮筋扎着。

本子第一页，父亲写的是两个儿子的名字，哥哥在前。

家豪把本子交给了哥哥。哥哥翻了几页，又递回来，说：“放店里吧，两个人都看得到。”

店还开着，招牌没换，“裕豪”两个字，哥哥在前。

带走的话

“起初”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开场；一锅粥、一口气、一夜的跤，每一次都显出一个新的形状。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1:2 读成原料、2:7 读成灵魂入体、32:28 读成雅各学乖，关上了“人是怎样显出来的”这扇门；发生学打开它，看见每一次都是在一锅粥里成形。
- 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里的“成了”读成“装好了”，把那一夜读成“那人是谁”的那一下，发生就被收回成了发现。

◆

07

第7章

《出埃及记》：“我是自有永有的”，还是“我将是我所将是”？

这一章的问题

摩西问“我是什么人”，神答的那个名字，是在给自己下定义，还是在许他同行？

◆ 一、名片还剩两百九十张

何静仪四十五岁，在深圳一家股份制银行做了二十一年，最后一个职位是福田一家支行的行长。

三个星期前，总行一纸通知，网点合并，她的支行撤了。人力部的同事请她喝了一杯咖啡，把一份协议推到她面前，补偿是“N＋3”。她签了字，声音很稳，回到车里坐了四十分钟才发动。

那天晚上，丈夫周文涛去接女儿补课，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书桌上摆着一盒名片。那是上个月刚印的，三百张，印着她的名字、那家银行的标识、“支行行长”四个字。她数过，用掉了十张，还剩两百九十张。

电脑上开着一个招聘网站，“个人简介”那一栏，光标一闪一闪。

她打了一行：“二十一年银行从业经验，曾任支行行长……”删了。又打：“资深金融管理者……”又删了。她发现，离开了那家银行的名字和那四个字，她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下午，一个猎头加了她微信，说可以给她做一套“个人品牌包装”，三天出一份漂亮的简历和一段两百字的“职业故事”，收费八千。她说再想想。

傍晚又来了一条消息，是庄月娥。

庄阿姨六十三岁，是她做客户经理时就认识的老储户，在城中村里帮一群做保洁、做家政的姐妹管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存一点，谁家有急事就借一点。账一直是庄阿姨用一个练习本记的，这两年人多了，记乱了，前阵子还因为一笔钱吵了一架。

“何行长，”庄阿姨在语音里还是这么叫她，“你现在有空了吧？来帮我们管管这个账，好不好？大家都信你。”

她回了一句：“庄阿姨，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连自己的饭碗都没保住，我凭什么管大家的钱？”

发出去之后，她看着这句话，愣了很久。

女儿的书架上有一本儿童版圣经，是外婆送的。那天夜里她睡不着，随手翻开，翻到一个人站在着火的荆棘前面，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出 3:11）

她把这句话读了两遍。一个八十岁的牧羊人，和一个四十五岁的前行长，问的是同一句话。

◆ 二、一卷讲出走的书

《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希腊文的书名 Exodos，就是“出去的路”。希伯来文的书名取自开头几个字，叫“这些是名字”，Shemot。

一卷讲出走的书，用“名字”开头，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住。整卷书从一串名字起头，中间最要紧的一段，是神告诉摩西自己的名字。

全书大致分三段。

第一段，第一到十五章，从埃及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摩西出生、被弃、被法老的女儿收养；长大后打死一个埃及人，逃到米甸，放羊四十年；在何烈山的荆棘火中被呼召，回到埃及，十灾，逾越节，过红海。

第二段，第十六到二十四章，在旷野里走到西奈山。吗哪，磐石出水，与亚玛力人争战，然后是西奈山上的十诫和约书。

第三段，第二十五到四十章，帐幕。神吩咐造帐幕的样式；中间插进了金牛犊和第二次立约；最后帐幕立起来，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本章抓两处核心经文。第一处在荆棘火中：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出 3:14）

第二处在西奈山上，十诫的开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2–3）

两处中间隔着十七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这位神是谁，人凭什么认得他。到第三十二章，这件事出了一次大岔子，叫金牛犊。

◆ 三、神的名是一个定义

先看发现学怎么读 3:14。这条读法两千多年，是神学里最厚的一条，要先写足。

“我是那存在者”。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犹太人把希伯来圣经译成希腊文，叫七十士译本。3:14 那一句被译作 egō eimi ho ōn，“我是那存在者”〔待核〕。

这一译，把一句希伯来话带进了希腊哲学的屋子。希腊人讲“存在”讲了几百年，巴门尼德说存在者不生不灭、不动不变。现在神亲口说：我就是那存在者。

亚历山大的斐洛立刻接住了。他说，神的本性不能被命名，只能说“他是”；3:14 正是神告诉人，他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待核〕。

“存在本身”。

到了拉丁教会，奥古斯丁读这一句，读出神的名就是“存在本身”，idipsum esse〔待核〕。其他一切都是“曾是”或“将是”，只有神“是”，没有过去，没有将来。

又过了八百年，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一集里问：哪个名字最适合称呼神？他的回答是“自有者”，Qui est，就是 3:14 这一句。理由是：神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别的受造物都是“有”存在，只有神“是”存在〔待核〕。

犹太哲学家走的是同一条路。十二世纪的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读 3:14，说这一句的意思是“必然存在的那一位”：他的存在不靠任何别的东西，他的本质就是存在〔待核〕。迈蒙尼德极力反对给神加上种种属性，他认为人能说的，只是神“不是什么”；可是 3:14 这一个名，他是认的。

二十世纪的法国学者吉尔松，给这一条线起了个名字，叫“出埃及记的形而上学”〔待核〕。意思是：整个西方基督教的存在论，有一大半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长出来的。

语文学的三种读法。

现代的语文学和历史批判，又给出了几种读法。它们不走形而上学的路，可是各有它的认真。

一种读作“使之存在者”。美国学者奥尔布赖特一派提出，YHWH 这个名可能来自 hayah 的使役形式，意思是“他使之存在”，也就是“造物主”〔待核〕。这一读法把神名和创造连在一起。

一种读作“拒绝回答”。有学者指出，“我是我所是”在希伯来话里可以是一种不肯说的句式，就像人说“我去我要去的地方”。照这一读，神是在拒绝把名字交给摩西，以免被人支使〔待核〕。这一读法守住了神的不可掌握。

还有一种，读作“我是那位与你同在的”。这一读法看重上下文，下面还要说到。

金牛犊是一个底座。

历史批判对金牛犊也有一种很细的读法。

列王纪上记着，北国的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各立了一只金牛犊，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王上 12:28）〔待核〕这句话和出 32:4 几乎一字不差。

许多学者因此认为，出 32 章是南国的作者写来批评北国的，把耶罗波安的牛犊推回到西奈山下〔待核〕。

还有学者指出，在古代近东，牛常常是神的坐骑或底座，神像站在牛背上。照这一读，金牛犊未必是被当作神本身，可能是给那位看不见的耶和华搭的一个底座，就像约柜上的基路伯〔待核〕。

这一读法很公道。它不肯把古人想得太蠢，也让人看见：拜金牛犊的人，心里想的也许正是耶和华。

“自有永有”。

中文读者有自己的一份。和合本把这一句译作“我是自有永有的”。

“自有”，是不靠别的而有；“永有”，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四个字，把阿奎那的“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和奥古斯丁的“没有过去将来”一起装了进去。

这个译法一百年来进了中文教会的诗歌、讲章、要理问答，几乎人人背得出。它说出了一件极要紧的事：神不是众神中的一个，不是因什么而有，不随时间生灭。

名字背后的四个字母。

还有一条犹太传统的读法，守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3:15 接着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个名在希伯来文里是四个辅音 YHWH，学者叫它“四字神名”。

到了第二圣殿后期，犹太人出于敬畏，不再读出这个名字，读到它时改念 Adonai，“我主”。中文的“耶和华”，是后来把 YHWH 的辅音配上 Adonai 的元音拼出来的读法〔待核〕。

不念出这个名，是在守一道边：神不是人可以随口叫来使唤的。

十诫是一份规则清单。

20:2–3 的发现学读法也很清楚。十诫是神颁布的道德律，第一条确立独一神信仰，排除一切别的神。二十章以下的约书，是这份清单的展开。

宗教改革以后，十诫进了各家的要理问答，一条一条背，一条一条讲。加尔文把律法分出“三种用处”，让罪人知罪、约束恶人、指引信徒〔待核〕。这一读法守住了律法的公义：规则公开，对谁都一样。

金牛犊是拜了假神。

32 章的读法也一样清楚：百姓背约，拜了别的神，犯了第一诫和第二诫，被神惩罚。这是旧约里最有名的一次叛教。

后来的先知、诗人、使徒反复提起它。诗篇说：“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诗 106:19）〔待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拿它警戒教会（林前 10:7）。

把这几条读法并在一起看，形状是一致的：神是先在的存在本身，名字是指向这个本质的标签；十诫是先在的规则；金牛犊是一个先在的假神。

释经，就是把这些先在之物一一认准：认准神是谁，认准规则是什么，认准偶像是哪一个。

这条读法有它的大好处。它让信徒有一位靠得住的神，不随人的处境涨落；它让中文教会有一句人人背得出的话；它让偶像一眼就被认出来。

◆ 四、“我是什么人”接不住

可是这条读法，在荆棘火前面停下了。

先把缝指认出来，就在经文里。

神在火中的差遣说得很满：“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出 3:10）

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一个民族要出走，一个帝国要被撼动，而你是那个领路的人。

可是站在火前面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四十年前，他打死过一个埃及人，第二天想劝架，被同胞顶了回来：“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出 2:14）他逃了。

在米甸，他娶了妻，生了儿子，给儿子起名革舜，“因他说：‘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出 2:22）

这四十年，他放的是岳父的羊。经上写得很清楚：“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出 3:1）羊不是他的，地不是他的，连名字都是别人起的：法老的女儿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出 2:10）。

这时候他八十岁了（出 7:7）。

于是他对神说出了那一句：“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出 3:11）

这就是本卷的缝：一个逃亡四十年的牧人的自我，接不住“领百姓出埃及”的差遣。

这一问还有一层。

“我是什么人”，原文是 mi anokhi，“我是谁”〔待核〕。四十年前，那个希伯来同胞问他的是“谁立你”；如今他自己问的是“我是谁”。前一问是别人拿走了他的位置，后一问是他自己找不到位置了。

这一问也问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荆棘在烧，却没有烧毁（出 3:2）。一样东西在火里，没有被吞掉，也没有灭掉火。

摩西转过去看，是因为这件事对不上。“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出 3:3）经文写得清楚：神呼叫他，是在“见他转过去要看”之后（出 3:4）。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一丛平常的着火的荆棘，牧人见得多了，不会转过去。是这一丛“烧而不毁”，让他停下了脚。

这不是一时的谦虚。经文让他推了五次。

第一次，“我是什么人”（3:11）。第二次，“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3:13）第三次，“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

的话”（4:1）。第四次，“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4:10）。第五次，“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4:13）。

五次推辞，都是同一句话的五种说法：我这个人，接不住。

请看缝在哪一头。不是埃及的现实太硬，法老还远着；也不是理念碎了，差遣还摆在那里，清清楚楚。是站在中间的这个“我”，没有力气了。

这是第 3 章说的信仰发生第三个入口：自我的信望爱耗尽了。

四十年前那个替同胞出头的年轻人，在“谁立你作首领”那一句里，已经被拆空了。四十年的旷野没有把他重新长起来，只是让他安安静静地放羊。现在差遣来了，落在一个空了的地方。

发现学读 3:14，问的是“神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对，而且问得极深。

可是它把这一节从 3:11 的那一问里拿了出来，放进了形而上学的屋子。经文里，3:14 不是神在课堂上回答“存在是什么”，是在回答一个八十岁的逃亡者“我是什么人”之后的第二问。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个名字，是落在哪一条缝里的?

◆ 五、我将是我所将是

下面逐词、逐句改读。

ehyeh：一个没有完成的动词。

3:14 的希伯来文是 ehyeh asher ehyeh。

ehyeh 是动词 hayah“是、成为、在”的第一人称单数，用的是未完成式。asher 是一个关系词，“那……的”。整句可以直译作：“我将是我所将是。”

希伯来文的动词，不像中文那样不分时，也不像英文那样分得清过去、现在、将来。它分的主要是“完成”与“未完成”：一件事是做完了的，还是还在做、还要做的〔待核〕。

ehyeh 是未完成的。它可以译作“我是”，也可以译作“我将是”“我会在”。七十士译本选了“我是那存在者”，一个现在时的分词，一个定住了的“存在者”。

中文的“自有永有”，又往前走了一步，把“未完成”读成了“永恒”：没有开始，没有终了，一直都是。

可是未完成不等于永恒。未完成是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头，还要发生。

打个比方。一个人说“我吃过饭了”，事做完了，可以记进账本。一个人说“我会来的”，事还没做，可是话已经出口，人被这句话绑在了将来。前一句是一份记录，后一句是一个约定。

ehyeh 更像后一句。它不是一份写好的档案，交给摩西拿去存放；它是一个约定，要在后面的日子里一次次兑现。

英文的几种译本，把这一点留在了脚注里。英王钦定本译作 I AM THAT I AM；后来几种新译本在正文或脚注里给出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待核〕。正文与脚注，正好是两种本体论并排放着。

这一读法不是本书新创的。早在《塔木德》里，就有拉比把这一句读作：“我在这次患难中与他们同在，也将在别的患难中与他们同在”〔待核〕。二十世纪犹太思想家布伯和罗森茨威格合译希伯来圣经，把这一句译成德文，意思大致是“我将在那里，作为我将在那里的那一位”〔待核〕。

发现学里，有人已经走到这扇门前了。

ehyeh 在前一节已经出现过。

还有一件读者常常读过去的事：ehyeh 这个字，在 3:14 之前就出现过一次。

摩西问“我是什么人”，神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出 3:12）

“我必……同在”，原文就是 ehyeh 加上“与你”。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形式。

这样一看，3:11 到 3:14 是连着的。

摩西问：“我是什么人？”神没有回答“你是什么人”，神说：“我会与你在。”

摩西又问：“他叫什么名字？”神回答：“我会是我所会是的。”

两次回答，用的是同一个字。第一次回答的是“我是谁”，第二次回答的是“你是谁”，答案都是 ehyeh：我会在。

不给定义，给同行。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样子。

摩西要一个名字，是要一样可以带回去、拿给百姓看的东西。在古代近东，知道一位神的名字，就有了向他求告、甚至支使他的把柄。埃及的神有名字，有神像，有神庙，有祭司知道怎样念他的名。

神给的却是一个不能定住的名字。它不告诉你“我是什么”，只告诉你“我会在”；至于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要到那时候才显出来。

这不是不肯回答。这是给了另一种回答：不给定义，给同行。

摩西这一头，是一个空了的“我是什么人”；神那一头，是一个还没完成的“我会是我所会是”。两头都没有一个现成的东西。

两个符号一起发生。

第 3 章说过：信仰的发生，是在一场巨大的对不上里，“我”与“神”两个符号一起显出来。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我，去投射出一个神；也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神，等着我去发现。

十九世纪的费尔巴哈说，神是人把自己的本质投射到天上去〔待核〕。这个说法要有一个先在的人在那里投射。荆棘火前面没有这样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是一个说“我是什么人”的人，他连自己都定不住，拿什么去投射？

经文给出的次序是：一个接不住的我，一个“我会在”的神，在同一团火里一起被显出来。

此后的摩西不是一下子变强了。他还会推辞，会发怒，会摔碎石版，会在米利巴击打磐石。可是从这一刻起，有一个新的他开始结晶：不是“法老女儿的养子”，不是“米甸祭司的女婿”，是“那自有的打发我”的那一个。

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ehyeh 还会再来。

这个字在这一段里，不只出现两次。

摩西第四次推辞，说自己拙口笨舌。神说：“谁造人的口呢？……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出 4:11–12）

“我必赐你口才”，原文直译是“我会与你的口同在”〔待核〕。又是 ehyeh，又是“与”。

到 4:15，神说到亚伦：“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原文仍是“我会与你的口、与他的口同在”〔待核〕。

数一数，3:12 一次，3:14 三次（“自有永有”里两次，“那自有的打发我”里一次），4:12、4:15 各一次。这个字在两章之内出现了六次〔待核〕。每一次摩西说“我不行”，回来的都是同一个字：“我会在。”

和合本把这几处译成“同在”“自有永有”“赐你口才”，译得通顺，可是读中文的人看不出它们是同一个字。看不出来，3:14 就只能单独站着，成了一句形而上学的话。把它们连起来，3:14 就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一连串“我会在”中间最大的那一个。

这个名字的能量。

第 3 章说，符号发生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内能，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动能，是沿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这个名字三样都要。

势能在前面就有了。2:23–25 写得清楚：“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一个民族四百年的哀声，三代先祖的约，这张网一直在拉。

动能在后面。一个“我会在”的名字，不能一次领完，要人走出去才能领。从埃及到红海，从红海到西奈，每走一段，就有一段内容被填进来。

内能是最后才建立的。到了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有怜悯有恩典”这几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铸了牛犊、被熔开、又重新结晶过的名字了，经得起拆。

所以这个名字不是在 3:14 交付的。在 3:14 交付的，是一张没填的单子；它的内能，要用四十年的路去换。

先托住，再差遣。

还要看神怎样处理这个入口三。

摩西五次推辞，神没有一次讲大道理。他先给一个“与你同在”；再给一根杖，丢在地上变蛇，拿起来变回杖（出 4:2–4）；再给一只手，放进怀里长了大麻风，再放进去又复原了（出 4:6–7）。

最后，神甚至动了怒，可是动了怒之后给的还是一样帮助：“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出 4:14）

杖、手、哥哥。这些都不是新的理念，是能抓在手里的现实，是可以站在身边的人。

第 3 章讲以利亚时说过：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神在罗腾树下给以利亚的是饼和水，详见第 16 章；在荆棘火前给摩西的是一根杖和一个哥哥。

“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名字是一段经历。

现在到西奈山。

十诫的第一句，不是命令，是自我介绍：“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 20:2）

请看这位神怎样介绍自己。他没有说“我是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那一位”，他说的是“曾将你领出来的那一位”。

在荆棘火前，ehyeh 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名字：“我会在。”到了西奈山，它已经有了内容：红海，吗哪，磐石的水，亚玛力人的战场。“我会在”变成了“我曾在”。

名字的内容，是一路上发生出来的。

这个名字也可以被收回。后来神吩咐何西阿给儿子起名“罗阿米”，“非我民”，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何 1:9）〔待核〕。“我也不作”，原文是 lo ehyeh，“我不会是”。

同一个字，前面加一个“不”。一个靠一路发生填满的名字，关系断了，它也就空了。这正是第 5 章说的“罪”：关系断裂，发生卡住。

犹太传统把 20:2 算作十诫的第一“言”，不算作前言〔待核〕。这个分法很要紧：第一句话不是一条规则，是一段经历。规则从第二句才开始。

“除了我以外”：不是排他的清单，是不许定住。

接下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3）

“除了我以外”，原文直译是“在我面前”或“在我脸前”〔待核〕。

发现学把这一条读成清单上的第一项：只许有一个神。不错。

可是放在 3:14 的线上读，它还有一层意思。这一位神的名字是“我会是我所会是”，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名字。其余的神，都有现成的像、现成的名、现成的神庙。“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不可拿一个现成的、定住的东西，替换掉这个还在路上的名字。

紧接着的第二条，说得更直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 20:4）

四十天：一个没有完成的名字，等不住。

然后就到了第三十二章。

摩西上山四十昼夜（出 24:18）。山下的百姓等不住了：“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出 32:1）

请看这句话里的那个缺口。领他们出来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不见了。他们要的，是一样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的东西，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不会失踪的东西。

这条缝也在经文里：一个“我会在”的名字，碰上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的现实。未完成的名字，要人在看不见的时候继续信它会在。百姓撑不住这一段看不见。

金牛犊：同一个名字，凝住了。

亚伦收了金环，“铸了一只牛犊”。百姓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4）

亚伦又在牛犊面前筑坛，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出 32:5）

这一句很少被读出分量来。他们没有说“我们改拜埃及的神了”，他们说的是“向耶和华守节”。这只牛犊，被叫作“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用的是 20:2 那位神自我介绍的原话。

这就是说，金牛犊不是另一位神。它是同一位神的名字，被铸成了一个定住的样子。

第 3 章说：偶像，是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金牛犊是这句话最清楚的一个例子。

“我会是我所会是”，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名字，要一路发生；金牛犊是把它一次铸完，从此不再长，不再走，不会再“会是”什么。名字没有换，符号凝住了。

它也很像本书说的石心，只是凝在另一头。石心凝在自我那一端，偶像凝在对象那一端。一个是“我就是这样了”，一个是“神就是这样了”。两者是同一个结构。

“这牛犊便出来了”：免费的符号。

摩西下山质问亚伦。亚伦的回答很有名：“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出32:24）

读的人常笑他推托。可是这句推托，说出了偶像的另一个样子：它好像是自己“出来了”的，不费力，不用等，不用走路。

第 3 章说过：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牛犊没有结晶，只是凝住了。

“我会在”要人走四十年的旷野去认它，牛犊一夜就铸好了。摘几个金环，扔进火里，就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神。省掉的，正是那一段路。

硬着颈项。

山上，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出32:9）

“硬着颈项”，是牛不肯低头、不肯转向的样子。偶像凝在对象那一头，这句话说的却是自我那一头：一群人的脖子也一起硬了。

对象端一凝，自我端也跟着凝。铸成牛犊的那一天，被定住的不只是一个神的样子，也是一群人“我们就是这样等的”的样子。

接着是摩西的代求。他向神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出 32:12）

经文接着写：“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出32:14）

“后悔”原文是 nacham。一位会后悔的神，古典神学一直很难安放，第 37 章读约拿书时会细讲两种读法。

本章只看一件事：这一位的名字是“我会是我所会是”，他在关系里是会动的。金牛犊是一个不会再动的神；山上那一位，在摩西的代求里转了意。

磨成粉，喝下去。

摩西的处理也值得看：“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出 32:20）

这一个动作，是把凝住的东西重新熔开。焚烧，磨碎，化在水里，喝进肚子。一个定住的偶像，被拆回到原料，又回到了人身上。

之后，是第二次上山，第二套石版。

“你只能看见我的背”。

金牛犊之后，摩西向神求了一件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 33:18）

神答应了，又加了一个限制：“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出 33:20、23）〔待核〕

发现学读这一段，读的是神的超越：人不能直视神的本质。这样读不错。

放在这一章的线上，它还说了另一件事：神是从后面被看见的。神经过了之后，人才看得见他的背。名字的内容，总是事后才显出来；“我会在”的那一位，是在走过之后才被认出的。

接着，神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了自己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 34:6）

这是 ehyeh 第一次被填上了这样多的内容：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慈爱，诚实。它们不是一份写好的属性清单，是一个民族在铸了牛犊、几乎被灭之后，才从这一位身上看见的样子。

发光的脸。

摩西第二次从山上下来，手里拿着第二套石版，“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出 34:29）。

请看“不知道”三个字。光在他脸上，他自己看不见，是亚伦和百姓先看见，“就怕挨近他”（出 34:30）。

这是一个自我符号，也是一个现实符号。它长在他身上，稳稳地在那里，别人认得出；可是它不是他自己挂上去的。四十天的同在，在他脸上结晶成了光。

拉丁通俗译本把“发了光”译成了“长了角”，于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摩西头上有两只角〔待核〕。这是一个误读的趣事，也让人看见：一个活的符号，被别人照着一个译名定住了，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走的帐幕。

金牛犊之后，全书最后十几章写的是帐幕。

帐幕和金牛犊，都是用百姓献上的金子做的。都是看得见的现实符号，都放在营中。可是两样东西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牛犊定在那里，帐幕会走。

全书最后一段这样写：“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出 40:36–37）

帐幕是拆得开、搬得走、跟着云彩走的。它的板、柱、幔子，每一样都有环、有杠，为的就是抬着走（出 25:14 等）。

牛犊是一个“领你出埃及”的神被铸死在一个地方；帐幕是一个“我会在”的神，跟着一个民族一路往前。同是金子，一个凝住了，一个还在走。

一条线。

把这一卷的几处放在一起：一个接不住的“我是什么人”，一个没有完成的“我会是我所会是”；一路走出来，成了“曾将你领出来的那一位”；中途有

人等不住，铸成了一只“领你出埃及地的”牛犊；牛犊被熔开之后，那个名字又被填上了“怜悯恩典”。

神的名字不是在 3:14 一次给完的。它是在这一整卷书里，一路发生出来的。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是什么人（3:11）	摩西的谦卑	自我耗尽，接不住差遣：入口三的缝
我必与你同在（3:12）	神的安慰与应许	原文 ehyeh，3:14 的名字在这里先出现一次
我是自有永有的（3:14）	神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	ehyeh 未完成：我将是我所将是，不给定义，给同行
杖、手、亚伦（4:2–14）	神迹作凭据，亚伦作代言	先托住：给能抓在手里的现实与身边的人
我必赐你口才（4:12）	神给摩西能力	原文又是 ehyeh：每一次“我不行”，回来的都是“我会在”
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20:2）	十诫的前言	名字的内容由经历填上，“我会在”成了“我曾在”
除了我以外（20:3）	独一神信仰，排除别的神	不许拿定住的东西替换还在路上的名字
为我们作神像引路（32:1）	百姓背约叛教	看不见的那一段等不住，要一样看得见的东西
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32:4–5）	拜了假神	同一个名字被铸成定住的样子：信仰对象符号固化
硬着颈项的百姓（32:9）	百姓悖逆的本性	对象端一凝，自我端也跟着凝
这牛犊便出来了（32:24）	亚伦推卸责任	偶像好像自己出来，省掉了那一段路
磨得粉碎，叫以色列人喝（32:20）	惩罚与羞辱	凝住的东西被熔开，回到原料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得见我的背（33:23）	人不能直视神的本质	神在走过之后才被认出
有怜悯有恩典的神（34:6）	神属性的宣告	熔开牛犊之后，名字被填上新的内容
面皮发了光，自己不知道（34:29）	荣耀的反照	四十天的同在结晶在脸上，别人先看见
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程（40:36）	帐幕敬拜的规条	同是金子，帐幕会走，牛犊凝住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左边那一栏守住了神不随人涨落、神的名不可妄称、偶像必须认得出来。右边那一栏多问了一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条缝里显出来的，又是怎样一路被填满的。

◆ 七、星期六早上她去了

回到深圳那张书桌。

何静仪那一夜没怎么睡。她把那句“我是什么人”和自己发给庄阿姨的那一句并排看，越看越像。

两句话的问法都是一样的：先要有一个定得住的身份，才敢去做一件事。她的那个身份，原来印在名片上，“支行行长”。名片还在，那四个字后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丈夫给她煮了一碗面，什么都没问，叫她先吃，吃完再睡一觉。她睡到中午。

她后来想起这碗面，觉得它比那几天任何一句劝她的话都管用。那几天她心里很空，夜里常常醒。她也去社区医院看过一次，医生说是应激，开了一点助眠的药，叫她多出门走走。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那个猎头又来问了一次。她看着那份样稿，开头一句是“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领导者，二十一年深耕零售银行”。写得漂亮，挑不出错。可是她读着，像在读一个陌生人。

她明白那八千块买的是什么。一个定好的样子，三天就铸成了，扔进火里，“便出来了”。她没有买。

星期六早上，她去了城中村。

庄阿姨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等她，桌上摆着三个练习本和一个铁皮饼干盒，饼干盒里是现金和借条。十几个姐妹挤在门口，有的还穿着家政公司的工服。

她没有带名片。庄阿姨介绍她：“这是何行长。”她说：“叫我何姐就好。”

她没有给大家讲金融知识，也没有拿出什么方案。那天上午，她只是把三个本子一页一页对了一遍，找出了两笔记重的账，一笔漏记的还款。吵过架的那两位姐妹，账对清之后，坐在一起吃了一碗粉。

临走时，庄阿姨问她：“下个星期还来吗？”

她说：“来。”

后来她每个星期六都去。她帮她们把练习本换成了一张表格，又教两个年轻一点的姐妹怎么记。到第三个月，有一个姐妹的孩子要做手术，互助会借出了它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钱，账上清清楚楚。

中间也有过撑不住的时候。

第二个月，她去面试了一家城商行的风控岗。对方很客气，最后一个问题是：“您离开原单位之后，这几个月在做什么？”她说在帮一个社区互助会管账。对方笑了一下，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她没有等到第二轮。

那几天她又想起那个猎头。一份漂亮的简历，一个定好的说法，至少在面试官问起时，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看不见的那一段，太难等了。

她在那个星期六还是去了城中村。那天庄阿姨没多说什么，只是给她留了一碗汤。

那天晚上，她回到书桌前，又打开那个“个人简介”。她还是写不出一句漂亮的话。

可是她不急了。她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也说不清。她只知道星期六早上，她会在那间小屋里。

那盒名片，她后来拿去给女儿当了草稿纸。两百九十张，背面画满了小人。

带走的话

神没有回答“我是什么”，只说“我会在”；名字的内容，是在一路同行里被填满的。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ehyeh 读成“存在本身”，关上了“这个名字落在哪条缝里”的门；发生学把它放回“我是什么人”之后，打开了一个未完成的、同行的名字。
- 把“我将是我所将是”译成“自有永有”、把金牛犊读成“另一个假神”的那一下，一个还在发生的名字就被收回成了一个定好的本质。

◆

08

第8章

《利未记》：圣洁是一条界线，还是一种成形？

> **这一章的问题**
>
> 洁净条例分得出洁与不洁，为什么同一卷书又要人“爱人如己”？

◆ 一、一条黄线

卢美玲三十九岁，在新加坡一家公立医院做感控护士，做了十一年。

感控，是感染控制。她的工作是管一条一条看不见的线：哪里算污染区，哪里算清洁区；手套戴到哪一步要换；隔离病房的门口，防护服穿上脱下，顺序一步都不能错。病房走廊的地上，贴着一道黄色的胶带，过了那道线，就要换装。

她管这些线管得很严。新来的护士嫌她啰嗦，私下叫她“黄线姐”。她不在意。她见过一次多重耐药菌在病区里传开，三个星期，一层楼的病人轮流转进隔离房。从那以后，她对线就没有松过。

那个星期，隔离病房住进一位老人，陈福源，八十一岁，耐碳青霉烯的肠杆菌阳性，要接触隔离。

他的太太每天下午三点来。七十八岁，腿脚不好，坐公交转地铁，一个多小时。第一天，美玲在门口教她穿隔离衣、戴手套，她手抖，袖口怎么也套不进去。

第三天下午，美玲巡房，隔着玻璃看见一件事。

老太太把手套摘了。

她坐在床边，两只光着的手握着丈夫的手，额头贴在他的手背上，一动不动。老人闭着眼，嘴在动，好像在说什么。

美玲推门进去，话到嘴边：“阿嫲，手套要戴着——”

老太太抬起头看她，眼睛是红的。她说：“姑娘，他认不出我了。戴着那个，他摸不出是我。”

美玲站在那里，后面的话说不出来。

规矩是对的。她心里很清楚，规矩一个字都没错。可是她也很清楚，那一刻站在门口的她，和坐在床边的老太太，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件隔离衣。

她没有再说下去，也没有退出来。她在门口站了几秒，把门轻轻带上，在走廊里把这一次违规写进了记录。这是她的本分。写完，她在“处理”那一栏停了很久，最后只写了“已口头提醒”。

那天晚上她值完班，坐地铁回裕廊东的组屋，一路没看手机。

家里的书桌上，摊着周日查经班要读的那一卷，《利未记》。组长分卷的时候，这一卷是她自己要的。她当时想：洁净与不洁，隔离七日，该是我最读得懂的一卷。

她翻到第十三章，“就要独居营外”（利 13:46）〔待核〕，想起白天那道黄线。再往后翻，翻到第十九章，看见一句：

“要爱人如己。”（利 19:18）

她愣了一下。她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是新约的话。原来它在这里，就夹在一大堆规矩中间。

◆ 二、一卷讲界线的书

《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名来自利未人，祭司都出自利未支派。希伯来文的书名取自第一个词 wayyiqra，“他呼叫”。

这卷书在五经里，是最少有人读完的一卷。

它几乎没有故事。二十七章里，大段大段都是条例。

第一到七章，讲五种祭怎样献：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第八到十章，讲祭司怎样承接圣职。第十一章，讲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第十二到十五章，讲产妇、皮肤病、霉斑、身上的漏症，怎样算不洁、怎样得洁净。第十六章，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

全卷只有两段故事，都很短，都和线有关。

一段在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拿答、亚比户，刚承接圣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接着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利 10:1–2）〔待核〕。

另一段在第二十四章。一个以色列女人和埃及男人所生的儿子，在营里与人争斗，亵渎了圣名，被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利 24:10–23）〔待核〕。

两段故事，一个在圣所里越了线，一个在营里越了线。利未记讲的线，不是纸上的线，是会要人命的线。

这一点要先记住。下面读它的时候，不能把线读轻了。

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六章，学者常叫它“圣洁法典”〔待核〕。这一段里反复响着同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一卷书的地点没有动过。从开头到结尾，以色列人一直扎营在西奈山下。他们在等，在学，在学一件事：一个刚从埃及出来的民族，怎样和一位圣洁的神住在一起。

第 7 章读过，出埃及记以帐幕立起来、荣光充满收尾。利未记接着问：荣光住进了营中，营里的人要怎样活？

本章的两节核心经文，都在第十九章：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 19:2）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 19:18）

第一节讲圣洁，第二节讲爱人。两节同在一章，中间只隔十六节。

◆ 三、圣洁就是分开

先看发现学怎么读。这一条读法有极深的根，要先写足。

qadosh：分别出来。

“圣洁”的希伯来文是 qadosh，名词是 qodesh。

传统语文学的读法是：这个词的根义是“分开”“分别出来”〔待核〕。圣的东西，就是从平常的东西里被分出来、归给神的东西。安息日从七天里被分出来，圣所从营地里被分出来，祭司从百姓里被分出来，以色列从列国里被分出来。

利未记自己也这样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利 20:24）〔待核〕

这一读法守住了一件要紧的事：神不是随便的，他不和平常的东西混在一起。人到他面前，要有分寸，要有边界。

洁净条例：一张界线图。

照这一读，第十一到十五章的洁净条例，是一张详细的界线图。

什么动物可吃、什么不可吃。产妇生了男孩不洁七天，生了女孩不洁十四天。皮肤上有斑点，交给祭司察看，隔离七天，再看。确定是大麻风的，“要住在营外”。衣服上、墙上长了霉斑，也要察看，严重的要拆掉。

每一样都有条文，每一条都有期限，每一个期限后面都有一道得洁净的手续。

古代和中世纪的读法，常给这些条例找道德的意思。公元前二世纪的《亚里斯提亚书信》说，可吃的动物分蹄倒嚼，是教人分辨、教人反复思想〔待核〕。教父们接着往寓意里读：猪不可吃，是要远离贪吃的人。

还有一派读法，从卫生上讲。十二世纪的迈蒙尼德说，被禁的食物大多对身体有害〔待核〕。到了近代，又有人说，隔离皮肤病人、清洗衣物，是古代的防疫。

人类学的读法。

二十世纪最有分量的一种读法，来自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她在《洁净与危险》（1966）里提出：不洁，是“放错了地方的东西”〔待核〕。

照她的说法，利未记的条例是一套分类系统。陆上的走兽，该是分蹄倒嚼的；水里的，该有翅有鳞的。哪一样东西跨了两类、不合本类的样子，比如水里没有鳞的、地上用肚子爬的，就是不洁。

不洁不是脏，是乱。圣洁，是完整，是各从其类。

这一读法很了不起。它不把古人当成不懂卫生的人，也不把条例读成随意的禁忌。它看见了这些条文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秩序。

美国犹太学者米尔格罗姆，用了三十年写成三卷本的利未记注释〔待核〕。他把道格拉斯的读法又往前推了一步：不洁的东西，几乎都和死有关。

尸体是不洁的。漏血、漏精，是生命的液体流失。大麻风让人的皮肉像死人一样烂掉，民数记里亚伦就说米利暗“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民12:12）〔待核〕。

照米尔格罗姆的读法，圣洁站在生命一边，不洁站在死亡一边。洁净条例，是一个民族在每天的日子里，一遍遍把生命和死亡分开。

这一读法让条例有了温度。那些看起来琐碎的规矩，原来每一条都在说同一件事：神是活的神，人要往生命那一边站。

预表的读法。

基督教还有一条读法，从新约里来。

希伯来书把利未记的祭和祭司，读成一个影子：“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来10:1）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预表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来9:12）。

照这一读，利未记的每一样祭物、每一件圣衣、每一道洁净的手续，都指向基督。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写了很多书，把帐幕和祭礼的每一个细节对应到福音上〔待核〕。

这一读法守住了新旧约的连续。它让基督徒读利未记时，不觉得这是一卷与自己无关的古书。

逐条遵行的读法。

拉比犹太教对这一卷，还有一份最认真的功夫。

《密西拿》第六部叫“洁净部”，十二篇，几乎全在讲利未记十一到十五章的条例〔待核〕。什么器皿沾了不洁、什么情况下洁净能传、浸礼池要多少水，一条条讲到极细。

这是把界线当真。神说要分开，他们就一寸一寸地分。

“爱人如己”：一条重要的诫命。

19:18 的发现学读法也很清楚：这是律法中的一条诫命，后来被耶稣提出来，和“爱神”并列为最大的两条（太 22:39）。

拉比阿基巴说，这一节是律法中一条“大原则”〔待核〕。基督教的伦理学，也把它当作爱的命令的源头。

把这几种读法放在一起，形状是一致的：圣洁是一种状态，是分开、隔开、各从其类；洁净条例是一张先在的界线图，人照着图守线；爱人如己是先在的清单上重要的一条。

释经，就是把这张图读准，把每一条线认清。

这条读法有它的大好处。它让人认真对待神的圣洁，不随便；它看见条例背后的秩序，不轻看古人；它让一个民族有了一套稳定的、能代代相传的活法。

◆ 四、线分得出洁与不洁，分不出邻舍

可是这条读法，在第十九章停下了。

先把缝指认出来。缝就在经文的排法里。

第十一到十五章，是一张精细的界线图。它能把东西分得极清楚：这只动物洁净，那只不洁；这块斑点是大麻风，那块不是；这个人七天后可以回营，那个人要一直住在营外。

这些线，是现实符号。现实符号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世界里站稳了、看得见、躲不开的东西。帐幕的院墙、营地的边界、祭司察看过后的那一句“他是洁净的”，都是。

可是翻到第十九章，经文问的是另一件事。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利 19:17–18）〔待核〕

请看这一句里的词：“在心里”“埋怨”“爱”。这些都不在界线图上。祭司可以察看一块皮肤，察看不了一颗心里的恨。

更要紧的是“人”。和合本译作“人”的这个字，原文是 re'a，“邻舍”“同伴”〔待核〕。

洁净条例分得出洁与不洁，却分不出谁是邻舍。一个麻风病人，按条例要住在营外；他是不是你的邻舍？条例里没有这一格。

这就是本卷的缝：洁净条例划的界线（现实）分得出洁与不洁，分不出“邻舍”（自我）。

自我，在本书里也是一类符号。它指一个人身上站稳了的样子：怎样看人，怎样对人，心里的那一份恨或爱。

第十九章自己也知道这条缝在哪里。它往下写，接着就把“邻舍”往外推了一层：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利 19:33–34）

外人，不在以色列人的营地分类里。照界线图，他是“外”的。可是这一节说：爱他如己。

界线图划到了营地边上，第十九章的爱却越过了营地。

这条缝，后来的人也撞上过，而且撞得很清楚。

一千多年以后，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怎样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反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背出了两句：爱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后一句正是利 19:18。

然后他又问了一句：“谁是我的邻舍呢？”（路 10:29）

这一问，问的就是这条缝。爱人如己，他会背；可是“人”划到哪里为止，律法没有告诉他。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回答他。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丢在路边。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一个利未人也是一样（路 10:31–32）。

许多释经家指出，祭司和利未人绕开，可能和洁净有关：碰了死人要不洁七日，不能供职（民 19:11）〔待核〕。照这一读，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在守线。

线守住了，邻舍却没有了。这个比喻，第 2 章已经从头到尾走过一遍；路加福音一卷在第 47 章，那一章主读浪子与以马忤斯。本章只借它看一件事：利未记里的这条缝，不是本书事后读出来的，是在经文的历史里被人一再撞上的。

发现学读到这里，会说：19:18 是一条重要的伦理诫命，19:33 是它的延伸。这样说不错。

可是它把第十九章当作清单上的另几条，和第十一章的饮食条例并排放着。它没有问：同一卷书，为什么前面那么细地划线，到这里忽然要越线？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一卷书里的“圣洁”，是不是在第十九章变了样子？

◆ 五、分开之后，要长成一个样子

下面逐词、逐句改读。

“你们要圣洁”：一个将来的动词。

先看 19:2 的句式。

“你们要圣洁”，原文 qedoshim　tihyu。tihyu 是动词 hayah“是、成为”的未完成式，第二人称复数〔待核〕。

第 7 章读过这个动词。出埃及记 3:14 的 ehyeh asher ehyeh，“我将是我所将是”，用的就是同一个动词的未完成式。

这一句因此可以读作：“你们会成为圣洁的。”它不只是一道命令，也是一个预告；它不只是说“保持在界线里面”，也是说“你们正在成为一个样子”。

还要看后半句：“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请注意次序。不是“你们先分开，就成了圣洁”；是“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会成为圣洁”。圣洁先在神那一头，然后是人要长成的样子。

还要看这句话是对谁说的：“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

前面的条例，很多是对祭司说的。献祭的手续，察看皮肤的步骤，赎罪日进至圣所的规矩，都是祭司的事。圣洁像是祭司身上的一件圣衣，别人穿不上。

到了第十九章，话是对“全会众”说的。种地的、放羊的、做买卖的、当雇工的，人人都要圣洁。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圣洁从一个阶层身上，走到了一整个民族身上。一件只有少数人能穿的衣服，变成了每个人日子里的一个样子。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饭桌边。

“你们要圣洁”这句话，并不是到第十九章才第一次出现。它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一章，饮食条例的末尾：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 11:44）〔待核〕

紧接着又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 11:45）

请看这个理由。分开可吃与不可吃，理由不是卫生，也不是分类整齐，是“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第 7 章读过，十诫的第一句也是这样开头的。一位神介绍自己，不说“我是什么”，说“我领过你们”。圣洁的根，落在一段一起走过的路上。

这就是说，连饭桌上那些最细的线，也是一段关系的形状。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张图，是一位“领你们出来的”神，和一群刚出来的人，一起住下来时，长出来的规矩。

一章里装了什么。

接着看第十九章本身。

“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19:3）然后是不可拜偶像，献平安祭要怎样吃。

再往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19:9–10）

然后是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起假誓；不可欺压邻舍，雇工人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过夜；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19:14）；审判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

然后是 19:18，爱人如己。

再往后，又是不可叫两样的牲畜交配，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种你的地；有对白发老人要站起来；外人要爱他如己；称和尺都要公道（19:35–36）。

这一章像一个杂物抽屉。礼仪、农事、法庭、家庭、外人、度量衡，挤在一起。每一段后面，都敲一下：“我是耶和华。”

发现学读到这里，常常要把它分门别类：哪些是礼仪律，哪些是民事律，哪些是道德律。这是中世纪以来的三分法，阿奎那就这样分过〔待核〕。

可是经文自己没有分。它把田角、工钱、瞎子、老人、外人，和“你们要圣洁”放在同一章里。

这就是说，在第十九章，圣洁不再只是一条围在圣所外面的线。它走出了圣所，走进了麦田、工钱、法庭、市场。

“不可割尽田角”：线变成了一个空。

请多看一眼 19:9。

第十一到十五章的线，是把东西分开：洁的放这边，不洁的放那边。19:9 也有一条线，可是这一条不一样：它是田边留下的一圈不割的麦子。

这一条线不是隔开谁，是给谁留出来。它不分洁与不洁，只问“穷人和寄居的”有没有一口吃的。

分开，从“把不该来的挡在外面”，变成了“给该来的留一个地方”。

“在心里”：线走进了里面。

再看 19:17：“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待核〕

洁净条例管的都是外面的东西：身上的斑，衣上的霉，墙上的绿点。这一节管到了“心里”。

请看它给的路子。它不说“把恨你的人隔开”，它说“总要指摘”，就是当面说出来。心里的恨若藏着，会变成一道看不见的墙；说出来，关系才有机会接上。

“爱人如己”：kamokha。

现在到 19:18。

“如己”原文是 kamokha，“像你”。整句直译大致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像你。”〔待核〕

这个 kamokha 有两种读法。一种读作“像爱你自己那样去爱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种读作“爱他，因为他像你”，他和你是同一种人〔待核〕。

两种读法放在这一章的上下文里，后一种分外有力。

19:34 写外人：“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这里的理由，不是“你爱你自己，所以也爱他”；是“你也曾经是他”。你在埃及也是外人，也住在别人的营外。他像你。

分开之后的成形。

这样一看，“圣洁”在利未记里走了一段路。

在第十一到十五章，它是一张界线图。分开洁与不洁，分开营里营外。这一步是真的，也是要紧的：没有分开，一切都是一锅粥（混沌），什么形状也长不出来。

到了第十九章，分开只是起头。分开之后，要长成一个样子。这个样子不是一条线，是一种活法：留田角，付工钱，不绊瞎子，为老人起立，爱邻舍，爱外人。

第 5 章给“圣洁”定过两套词义。发现学词义是“与不洁隔开的状态”，发生学词义是“分别出来之后的成形”。第 5 章说过，缝就在洁净条例分得出洁与不洁、分不出谁是邻舍的地方。

利未记这一卷书，就是这条词义在经文里走出来的路。

站在生命一边，是什么意思。

第三节说过米尔格罗姆的读法：圣洁站在生命一边，不洁站在死亡一边。这一读法，正好把发现学送到了门口。

可是生命是什么样子？死人不会变，一具尸体放在那里，是定住的。活的东西才会长，会动，会回应，会被别的东西改变。

如果圣洁站在生命一边，那么圣洁本身就不能只是一个定住的状态。一条只会把东西挡在外面、自己从不变化的线，更像一块石头，不像一个活物。

第十九章给出的，正是活物的样子。留田角，是看见了穷人就让出一块；为老人起立，是一个人的身体回应另一个人的年岁；当面指摘，是一段关系还在动。每一样都是回应，每一样都会因为对面那个人而改变。

所以，“站在生命一边”读到底，就是“分开之后要长”。米尔格罗姆看见了圣洁和生命同在一边，本书多问了一句：那么，圣洁也该是活的，是正在成形（介生）的。

一个符号在走。

这就是本书说的“迁移”：一个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回写。

圣洁起先是一个现实符号。它落在看得见的地方：帐幕的院墙，营地的边界，祭司身上的圣衣，祭坛上的火。

到了第十九章，它从现实迁到了自我。它落在一个人怎样对待田边的穷人、怎样付工钱、心里有没有恨上。它从墙上，走到了心上。

它也从现实迁到了理念。“爱人如己”四个字，后来离开了利未记，离开了西奈山下的营地，被拉比阿基巴带着，被耶稣带着，被保罗写进罗马书（罗13:9）。一句夹在条例中间的话，结晶成一个能带去任何地方的说法。

这一段路，回写到了前面的线上。

读了第十九章，再回头读第十三章那个住在营外的人，他就不只是一个“不洁的”了。他也是一个邻舍。线还在，可是线的意思变了：隔离他，是为了等他回来，不是为了不要他。

经文里有这一层。第十四章整整一章，讲的是麻风病人得洁净之后，怎样回营（利 14:1–32）。祭司要“出到营外”去察看他（利 14:3）。线是从里面往外跨过去的。

地也有一个样子要长。

这一卷书快到结尾时，圣洁又往外走了一步，走到了地上。

第二十五章讲安息年与禧年。每第七年，地要歇息，不耕不种；每第五十年，“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利 25:10），卖出去的地要归回原主，卖身的人要回到本家。

理由只有一句：“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 25:23）

请看这一句又用了“寄居的”。第十九章说，你们在埃及作过寄居的，所以要爱外人；第二十五章说，你们在这地上也是寄居的。

分开在这里，是把一样东西从“我的”里分出来，还给它本来的样子。地被分出来，人也被分出来，每五十年重新开一次场。

这一条线最难守。有学者认为，禧年在以色列历史上可能从没有完整施行过〔待核〕。可是它写在那里，像一个还没有长成的形状，一直等着。

不是取消，是长成。

还要说一句，免得读偏。

第十九章没有取消第十一章。同一章里还有“不可用两样搀杂的种”（19:19），仍旧是分开。利未记从头到尾，没有说“线不要了”。

圣洁是先分开，后成形。分开是骨架，成形是长在骨架上的肉。只有骨架，是石版；只有肉，没有骨架，就是一锅粥。

发现学守住了骨架，这一份功夫不能丢。发生学多看了一步：骨架是为了让什么长出来。

这一步要付的能量。

第 3 章说，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守一条线，不太费力。线划好了，照着守就是，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一开始就在条文里。

爱一个邻舍，要费力得多。要去指摘他，而不是在心里恨他；要留田角，而不是割尽；要付工钱，而且当天就付。每一样都是动能，一次次把旧的连接拆开，接上新的。

势能也要有。19:34 那一句“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就是那张网：一个民族四百年的苦，把人往外人那一边拉。

所以圣洁从“隔开”走到“成形”，不是读经读出来的一个新意思，是要用一代代人的日子去换的一种结晶。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qadosh 圣洁	分开、隔开、归给神	分别出来之后的成形
你们要圣洁（19:2）	一道保持在界线内的命令	tihyu 未完成：你们会成为圣洁，正在长成一个样子
洁净条例（11—15 章）	先在的界线图；分类系统	分开是骨架，为了让后面的形状长出来
就要独居营外（13:46）	隔离不洁	线还在，可是为了等他回来
祭司要出到营外（14:3）	洁净的手续	线是从里面往外跨过去的
不可割尽田角（19:9）	一条农事律	线从挡在外面，变成给人留一个地方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19:17）	一条道德律	线走进心里；说出来，关系才接得上
爱人如己（19:18）	律法中的一条大诫命	kamokha：爱他，因为他像你
爱外人如己（19:34）	19:18 的延伸	越过营地的界线；你也曾经是他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11:45）	圣洁命令的理由	连饭桌上的线，也是一段一起走过的路的形状
地是我的，你们是寄居的（25:23）	禧年的土地律	把地从“我的”里分出来，每五十年重新开场
晓谕以色列全会众（19:2）	律法颁给全体	圣洁从祭司的圣衣，走到每个人的日子里
第十九章的排法	礼仪、民事、道德三类律法	经文不分类：圣洁走出圣所，走进麦田、市场、法庭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左边那一栏守住了神的圣洁不可随便、条例背后有完整的秩序、一个民族要有稳定的活法。右边那一栏多问了一句：分开之后，要长成什么。

◆ 七、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回到新加坡那间隔离病房。

第二天下午三点，老太太又来了。

卢美玲在门口等她。她手里拿着一副新的手套，是最薄的那一种，丁腈的，号码比平常的小一号。

“阿嫲，”她说，“这个戴上，很薄，他摸得出来。”

老太太看着那副手套，没有伸手。

美玲又说了一句：“我陪你进去。”

她帮老太太一只一只把手套戴上，把袖口压在隔离衣里面。然后两个人一起进了房间。老太太坐下，握住丈夫的手。美玲站在床尾，没有走。

过了一会儿，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在老太太的手背上慢慢摸了一圈。他睁开眼，叫了一声她的小名。

美玲后来跟查经班的人讲这件事，讲到这里停了一下。

她说，她以前以为，感控的线是为了把病菌挡在外面。这当然是对的，一个字都没错。可是那天下午她才发现，线也可以是为了让一个人能安全地走进去。

她没有撤掉那道黄线。她这辈子都不会撤。

可是从那以后，她在新护士的培训课里加了一节。题目是：家属要触摸病人时，怎样做才安全。她教他们挑手套的号码，教他们怎样陪着家属穿脱，教他们在门口多站一会儿。

这一节课，起初并不顺。

病区的护士长看了她的课件，皱着眉问：“你这是在教他们放松标准？”美玲说不是，标准一条都没动，她只是把家属那一段补进去。护士长不放心，叫她把每一步都对照感控指南写清楚，又拿去给传染科的医生看。改了三稿，课才开得出来。

她后来想，这三稿改得值。线要越过去，得先把线认得更清楚。不懂线的人去越线，那是拿答、亚比户；懂了线再去越，才是祭司出到营外。

陈老先生在隔离房里住了二十六天，转回普通病房，又过了一个月出院。出院那天，老太太提着一袋自己做的娘惹糕到护士站，指名要找“那个陪我进去的姑娘”。

美玲把糕分给了当班的人。她自己留了一块，放在更衣室的柜子里，下班时才吃。

新来的护士还是叫她“黄线姐”。只是有一次，她听见一个人在茶水间说：“黄线姐那条线，是让人进得去的。”

那个星期日，查经班读到 19:34。有人问：“营外的人，也算邻舍吗？”

美玲想起老太太摘了手套的那双手。她说：“我想，那道线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回来的。”

带走的话

圣洁先是分开，分开之后要长成一个样子；线还在，可是线是为了让该来的人进得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圣洁读成一张界线图，关上了“分开之后长成什么”那扇门；发生学顺着第十九章，看见圣洁从隔开走到成形。
- 把第十九章拆成礼仪、民事、道德三类，再把“爱人如己”放回清单上的那一下，圣洁的成形就被收回成了一条条现成的线。

◆

09

第9章

《民数记》：旷野四十年：走错的路，还是长成的路？

> **这一章的问题**
>
> 探子看自己“如蚱蜢”，旷野四十年只是罚，还是让一代新人长出来的路？

◆ 一、水位一百七十五米

杨国栋五十八岁，在宜昌开出租车，开了十六年。

他原来不是城里人。他老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杨家湾的村子，屋后是橘子林，门前是江。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村子在淹没线以下，一家人迁到了宜昌城边上的移民新区〔待核〕。

搬的时候，乡干部开会说：新区有楼房，有自来水，孩子上学近，比村里强。他信了。那年他三十八岁，儿子杨帆三岁。

后来的日子，和会上讲的不完全一样。楼房是有的，可是没有地。他种了二十年橘子，到了城里，什么也不会。先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后来借钱买了一辆旧出租车的营运权，一天开十二个小时。

坐他车的人，一听他的口音，常问一句：“师傅是移民吧？”他就笑笑，说是。他觉得人家问这一句的时候，眼睛是往下看的。

那天是十月底的一个晚上，八点多，他交了班回家。妻子刘桂兰在厨房炒菜，儿子杨帆坐在饭桌边，面前摊着一叠打印的纸。

杨帆二十三岁了，在宜昌读完职业学院，学的是旅游管理。他说，他和两个同学想在水库边上开一间小民宿，带客人去看新的江景，看老的移民村旧址。区里有一笔扶持移民后代创业的贷款，要家里人做担保。

杨国栋把那叠纸推了回去。

“人家开民宿的，都是城里有本事的人。”他说，“我们是移民。银行看我们，就是来要饭的。人家游客来了，看你一口乡下话，谁住你的店？”

杨帆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说：“爸，你每次都这么说。你看自己，就跟只蚂蚱似的。”

饭没吃完，杨帆回了自己房间。

刘桂兰在一个移民新区的小教会里聚会，聚了好些年。那天晚上她收拾完碗，坐在沙发上，翻开她那本大字的和合本，说这周牧师讲到民数记。她念了一句给他听：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3）

杨国栋没说话。他拿起车钥匙，说出去转转。

他开着空车，一直开到了江边。夜里看不清水，只看得见对岸的灯。他知道，老村子就在这片水底下，水位一百七十五米〔待核〕，屋后那片橘子林在下面。

◆ 二、一卷在旷野里的书

《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中文和希腊文的书名，都来自书里的两次数点人口（1 章、26 章）。希伯来文的书名取自第一节里的一个词，Bemidbar，“在旷野”。

一个叫“数目”，一个叫“在旷野”。两个书名，正好是这卷书的两头。

这卷书的地点，从西奈山出发，到摩押平原为止。中间是三十八年左右的旷野，一个民族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全书大致分三段。

第一段，第一到十章，还在西奈山下。数点能打仗的男丁，排定各支派安营的位置，分派利未人的职分；第六章末尾，有一段祭司的祝福。

第二段，第十一到二十五章，在旷野里。百姓发怨言，要吃肉，记念埃及的鱼；米利暗、亚伦毁谤摩西；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报恶信，全会众哭了一夜，要回埃及；神宣判四十年；可拉党叛乱；摩西击打磐石；铜蛇；巴兰的驴开口说话。

第三段，第二十六到三十六章，在摩押平原。第二次数点人口，数出来的已经是新的一代；分地，立约书亚接续摩西。

第三十三章还有一张长长的路线表，从兰塞起行，一站一站，一直写到摩押平原〔待核〕。

本章的两处核心经文，第一处在第十四章，探子事件之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飘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民 14:33–34）

第二处在第六章，祭司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 6:24–26）

一处是四十年的宣判，一处是三句祝福。一个在书的中间，一个在书的前头。本章要问：这两处，是怎样连在一起的。

◆ 三、四十年是一场惩罚

先看发现学怎么读。这一条读法很清楚，也很有分量，要先写足。

一场审判。

主流的读法是：旷野四十年，是神对不信的惩罚。

经文自己就是这样说的。探子回来报信之后，百姓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民 14:4）神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 14:11）

接下来就是宣判：二十岁以上被数点的，除了迦勒和约书亚，都要死在旷野。

这是一个清楚的因果：不信，所以受罚；受罚，所以四十年。

一面镜子。

新约接住了这条读法，把它当作警戒。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毙。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林前 10:5–6）

希伯来书引诗篇第九十五篇，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来 3:7–8）结论是：“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来 3:19）

照这一读，旷野是一面镜子。读的人要从这代人身上看见自己的不信，好不要像他们一样。

两千年的讲台上，这一读法被讲过无数次。它守住了一件要紧的事：信与不信不是小事，人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

灵魂的旅程。

俄利根读第三十三章那张路线表，读出了另一层。

他在《民数记讲道》里，把四十多个安营的站，读成灵魂向神上升的四十多个阶段：从埃及出来，是离开罪；每一站有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灵魂的一种操练〔待核〕。

这是寓意的读法，讲的是成长。它看见了旷野不只是一个惩罚的地方，也是一条路。

一个蜜月。

旧约自己里面，对旷野也有另一种说法。

耶利米书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耶 2:2）何西阿书也说，神要再领他的百姓“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何 2:14）〔待核〕。

照这一读，旷野是神与以色列最亲近的日子：没有王，没有殿，没有田产，只有云柱、火柱和每天早上的吗哪。

两次数点。

二十世纪的语文学和文学批评，还看出了这卷书的一个骨架。

美国学者奥尔森在 1985 年出了一本书，书名直译是《旧一代的死与新一代的生》〔待核〕。他指出：民数记的结构，就是两次数点人口。第一次在第一章，数的是出埃及的那一代；第二次在第二十六章，数的是在旷野长大的那一代。

第二十六章末尾写得很清楚：“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除了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民 26:64–65）〔待核〕

这一读法很了不起。它看见了这卷书讲的不只是一次惩罚，是一次换代。

祝福的读法。

第六章的祭司祝福，发现学也读得很细。

它是三行，希伯来文的字数一行比一行多，三个、五个、七个〔待核〕。每一行都以“耶和华”为主语。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至今在礼拜结束时用它祝福会众。

1979 年，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克特夫·欣嫩，发现了两小卷银片，上面刻着这段祝福的文字，年代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待核〕。这是至今找到的最早的圣经经文实物。

照发现学的读法，这段祝福是一条礼仪：祭司要用这样的话祝福百姓。下一节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 6:27）

把这几种读法并在一起看，形状是一致的：旷野四十年，是一个先定的惩罚，或一面先在的镜子；祝福是一条先在的礼仪；百姓是一群先在的、或信或不信的人。

释经，就是认准这代人犯了什么错，认准神定了什么罚，认准读的人该学什么。

◆ 四、看自己就如蚱蜢

可是这条读法，在第十三章停下了。

先把缝指认出来，就在经文里。

十二个探子去了四十天，回来报信。请先看他们报的是什么：

他们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接着又说：“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民 13:27–28）〔待核〕

他们扛回来一挂葡萄，要两个人用杠抬着（民 13:23）。

请看这份报告的前半句。应许，没有落空。“流奶与蜜”，是神在荆棘火中对摩西说过的原话（出 3:8）。探子去看了，回来说：果然是。

应许是一个理念符号，指心里站稳了的一套说法、一个意思。迦南的城墙和亚衲族人，是现实符号，指世界里站稳了、躲不开的东西。

两样一撞，缝就出来了：那地是好的，可是那地的人是强的。

可是请再往下看。迦勒和十个探子，看见的是同一片地，同一座城，同一群亚衲族人。他们报的现实，没有一个字不同。

不同的是后面那一句。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民 13:30）。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民 13:31）

然后是那一句：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 13:33）

这是全卷书的缝最要紧的一句。

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这一句不是在报现实。现实里，以色列人没有变小；他们是一个能数出六十万男丁的民族（民 1:46）〔待核〕。这一句报的，是他们自己身上站稳了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本书说的自我符号：一个人身上站稳了的样子，信、习惯、名字，也包括“我是什么”。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后半句更要紧。探子没有问过亚衲族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也问不到。这半句话，是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蚱蜢，安到了别人的眼睛里。

杨帆对父亲说的那句话，也是这个形状。乘客问“师傅是移民吧”，眼睛是不是往下看，杨国栋其实看不见；他看见的，是自己心里那个往下看的眼神。

这就是本卷的缝：应许地（理念）与旷野（现实）对不上，而夹在中间的，是“看自己就如蚱蜢”的自我。

缝在哪一头。

现实是硬的，城墙在那里，伟人在那里。理念碎了，“流奶与蜜”还在，可是“我们能得着”碎了。这是第 3 章说的信仰发生第一个入口：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可是这一卷书的入口一，和雅各的入口一不一样。雅各在雅博渡口，退不回去，绕不过去，只能在原地捱一夜。这里的百姓，有一条退路。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民 14:4）

他们要退回去，退回到一个旧的、已经定型（秩序）的样子里。在埃及，他们是奴仆，是砖窑里的人。那个样子很苦，可是它稳，它熟，它不用再长。

第十一章已经露出了这个样子：“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民 11:5）

不花钱的鱼，是记错了的。奴仆吃的鱼，是用一生的苦工换的。可是在记忆里，它成了“不花钱”的。一个旧的自我符号，就是这样把自己护起来的：连苦都记成了甜。

米利暗的七天。

这一卷书里，还有一处小小的缝，就在探子事件的前一章，可以先看。

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亚伦求摩西，摩西求神。神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民 12:14）〔待核〕

接着有一句很少被人留意的话：“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民 12:15）

一整个民族，停下来等一个人。

第 8 章读过利未记的线：麻风病人要住在营外，线是为了等他回来。到了民数记，这条线真的被走了一次。米利暗在营外，全营不拔。

这件事放在探子事件之前，像是一个预先的样子：一个民族可以为了一个人停下来等七天。到了第十四章，神为了一整代人，让一个民族在旷野里等了四十年。

石心的样子。

神说的那一句话，把这个样子说穿了：“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 14:11）

到第二十二节，又说：“这些人……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待核〕

十次。从红海边到吗哪，从磐石出水到金牛犊，每一次都是一条缝，每一次都可以长出一个新的他们。可是每一次，长回来的都是同一个蚱蜢。

这就是第 3 章说的石心：自我那一头固化了，拒绝回写。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

本书说这一句，要说得极小心。这一代人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在埃及寄居四百多年（出 12:40 说是四百三十年），后来一代代做了奴仆，从祖父的祖父起，就在砖窑里。“我们是蚱蜢”，是四百年一鞭一鞭打进身体里的样子。它的连接度那样高，是因为它被建立了那样久。

所以本书不说“他们错了”。本书说：这一代人身上的那个自我，结得太久、太牢，四十天的窥探、十次的神迹，都没有能把它熔开。

再往前冲一次。

还有一段，常被读成“他们终于悔改了”，其实是同一个样子的另一面。

宣判之后，百姓“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民 14:40）

摩西拦他们，说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你们去了必被击败。他们“擅敢上山顶去”，被亚玛力人和迦南人打退，一直杀到何珥玛（民 14:44–45）。

一夜之间，从“我们是蚱蜢”变成了“我们上去吧”。看起来是翻了个身，其实没有变。前一天，他们凭自己看自己，看出一只蚱蜢；第二天，他们凭自己看自己，看出一个能上山的人。两次都是“据我们看”。

自我符号没有熔开，只是翻了一个面。

发现学读到这里，说：这代人不信，又妄动，所以受罚。这样说，句句都有经文。

可是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如果蚱蜢是一个结了四百年的自我，那么四十年的旷野，除了是一场惩罚，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的自我要长出来的地方？

◆ 五、旷野是长成的地方

下面逐词、逐句改读。

“一年顶一日”：四十天的看，换四十年的路。

先看 14:34 的那一句：“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

四十天，是他们用来看的时间。他们去看了，看见了一片好地和一群强人，也看见了自己是蚱蜢。四十天的看，结出的是一个缩小了的自己。

现在神说：一天换一年。

这不只是一个算法，它说的是一件事：看出来的那个样子，要用路去换掉。四十天里结晶的东西，要四十年才熔得开、长得回来。

第 3 章说，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旧符号难破，因为它的连接度高；要拆它，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

一个结了四百年的奴仆的自我，在一代人身上，拆不动。四十年，是一代人的长度。

“你们所说被掳掠的”：那些孩子。

再看宣判里有一句话，发现学常常读得太快：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民 14:31）〔待核〕

“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是百姓在 14:3 说的话：“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他们拿孩子作理由，要回埃及。神就拿这同一群孩子，作进迦南的人。

这些孩子，有的生在埃及，那时还小；更多的，是在旷野里生的。他们不记得砖窑，也不记得“不花钱的鱼”。他们记得的，是每天早上的吗哪、白天的云柱、夜里的火柱、一站一站拔营起行。

他们的自我，是在旷野里结出来的。

旷野是什么样的土。

那么，旷野这片地，给了这些孩子什么样的土？

本书说的土（特征纠缠），是一个人身上一样样连着、缠在一起的东西，是信望爱长在其中的那片地。

旷野的土，有三样特别。

第一样，每天的吗哪。民数记写吗哪写得很细：“吗哪仿佛芫荽子，又好像珍珠。”（民 11:7）出埃及记说过，吗哪不能存到第二天，存了就生虫变臭（出 16:20）。每天早上都要重新去收，每天都要重新靠一次。

第二样，拔营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住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民 9:22）〔待核〕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日子里长大，他身上结出的，不是“我们定在这里”，是“云一动，我们就走”。

第三样，就是那一段祝福。

“使他的脸光照你”：一个托住人的场。

现在回到第六章。

请看这段祝福放在哪里。它不在迦南，不在圣殿，不在一个打了胜仗的日子。它在西奈山下，在一个民族刚要出发进旷野的时候。

请再看它说的是什么。三行祝福，没有一行是条件句。没有说“你们若信，就赐福给你”，没有说“你们若守诫命，就保护你”。它只是说：愿耶和华赐福，保护，光照，赐恩，仰脸，赐平安。

中间两行，都说到“脸”。“使他的脸光照你”，“向你仰脸”。

这就是说，祝福不是一份奖品清单。它是一张脸，朝着你。

第 3 章说过，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那张网。势能是一个场，它不替人走路，可是它托着人，把人往一个方向拉。

这段祝福，就是旷野里的那个场。

一代人在旷野里倒下，另一代人在旷野里长大。天天在长大的这些孩子头上，祭司举手说的，是这三行：愿他的脸光照你，愿他向你仰脸。

“将我的名”：名字放在他们身上。

6:27 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原文直译是“将我的名放在以色列人身上”〔待核〕。

第 7 章读过这个名：ehyeh，“我会是我所会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要一路同行才能填满的名字。

现在这个名字，被放在了一群旷野里的孩子身上。不是刻在石版上，不是铸成牛犊，是一天天地放在他们身上。一个在路上的名字，放在一群在路上长大的人身上。

克特夫·欣嫩那两卷小小的银片，是要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几百年后，还有人把这三行字刻在银子上，贴着身子戴。这个场，从旷野一直托到了耶路撒冷。

“另有一个心志”：迦勒。

还要看两个人。迦勒和约书亚，是旧一代里仅有的两个进了迦南的。

神说迦勒：“惟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民 14:24）

“另有一个心志”，原文是 ruach acheret，“另一个灵”〔待核〕。

第 6 章读过 ruach：风、气、灵，在一锅粥上方鼓动的那股风。迦勒身上，是另一股风。

请看这句话怎么说。不是“迦勒的眼力比别人好”，他和十个探子看见的是同一片地。也不是“迦勒更勇敢”。是“另有一个”：他身上结出的那个自我，和别人的不一样。

同一个砖窑，同一个红海，同一片旷野，在十个人身上结成了蚱蜢，在一个人身上结成了另一个心志。本书不替这件事找一个原因，经文也没有给。经文只是把它记了下来：同一条缝，可以结出两样东西。

铜蛇：抬头看。

旷野里还有一件事，在新一代身上发生。

第二十一章，百姓又发怨言，有火蛇进到营中，咬死了许多人。神叫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民 21:9）〔待核〕。

请看这个动作：望。

十个探子是“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眼睛往下，往自己身上看。铜蛇这里，被咬的人要抬头，往上看。

后来约翰福音接住了这一件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铜蛇还有一段后事，要记在这里。七百年后，希西家王“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王下 18:4）〔待核〕。

一个叫人抬头的现实符号，几百年后被人供起来烧香，凝成了一个偶像。第 7 章读金牛犊时说过，偶像是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连铜蛇也会凝住。

一张路线表。

第三十三章那张长长的路线表，俄利根读成了灵魂上升的阶梯。这一读法很美。

放在发生的线上，它也可以读得更朴素一点：这是一条路（差异序列）。

一站接一站，每一站都有一个地名，每一个地名都记着一件事：玛拉，水是苦的；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利非订，没有水喝（民 33:8–14）〔待核〕。

旷野不是一片空白。它是一站一站走出来的，每一站都在那一代人身上刻下一点东西。新一代的自我，就是在这样一张表上，一站一站长出来的。

巴兰的驴：从外面看。

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章，是一段奇怪的插曲。摩押王巴勒请了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巴兰骑驴上路，驴看见使者拦路，三次停下，最后开口说话（民 22:28）。

请看巴兰站在山顶上看以色列营，看见的是什么。他说，雅各的帐棚何等华美，以色列的帐幕何其华丽（民 24:5）。

这是一个外人的眼睛。四十年前，探子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以为外人看他们是蚱蜢。现在一个外人真的站在山上看了，看出来的是“华美”。

外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给过他们蚱蜢。蚱蜢是他们自己的。

能量：四十年。

第 3 章说，符号的发生要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旷野四十年，三样都在。

动能，是那一站一站的路。拔营，起行，安营，再拔营。一个旧的样子被一点点拆开，一个新的样子被一点点接上。

势能，是那个场。三行祝福，每天的吗哪，云柱火柱，那一张光照着他们的脸。它不替他们走路，可是它一直在拉。

内能，到第二十六章才看得见。第二次数点人口，数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们站在摩押平原上，河那边就是迦南。

四十年前，他们的父母在加低斯看见同一片地，看出了一只蚱蜢。现在，这一代人要过约旦河了。第 11 章读约书亚记时，会看他们过河以后的事。

矛盾仍在，长的是人。

还要说一件事。四十年后，迦南的城墙还在，亚衲族人也还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还在写亚衲族人（书 11:21）〔待核〕。

应许与现实的对不上，没有在旷野里被解决。变的是站在中间的那一代人。

旷野不是一条走错的路，只等着走完。它也是一片土，一代人在里面长成了。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13:27）	探子承认应许是真的	应许没有落空；缝不在地，在人
看自己就如蚱蜢（13:33）	不信的表现	自我符号：四百年的奴仆样子，结在身上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13:33）	夸大敌人的力量	把自己身上的蚱蜢，安到别人的眼睛里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们不如回埃及去（14:4）	背叛神	退回一个旧的、定型的样子；连苦都记成了甜
试探我这十次（14:22）	一再不信，罪满当罚	十条缝，长回来的都是同一只蚱蜢：石心
擅敢上山顶去（14:44）	又一次悖逆	自我没有熔开，只是翻了一个面
一年顶一日（14:34）	罪与罚的对等	四十天看出来的样子，要四十年的路去换
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孩子（14:31）	神的恩典留给下一代	一个新的自我，要在旷野里长出来
另有一个心志（14:24）	迦勒的忠心	ruach acheret：同一条缝，结出另一样东西
使他的脸光照你（6:25）	一条祭司的礼仪	不讲条件的场，托住旷野里长大的一代
将我的名放在以色列人身上（6:27）	祈福的规定	一个在路上的名字，放在还在路上的人身上
百姓没有行路，等米利暗进来（12:15）	罚米利暗的期限	线真的被走了一次：全营为一个人停下
你的帐棚何等华美（24:5）	巴兰被迫祝福	外人的眼睛从没给过蚱蜢，蚱蜢是自己的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21:9）	神迹与预表	从往下看自己，到抬头看；后来又凝成偶像
第二次数点人口（26 章）	分地前的统计	新一代的内能，在这里看得见了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左边那一栏守住了信与不信不是小事、人要为自己负责、这一切都是警戒。右边那一栏多问了一句：旷野里，长出了什么。

◆ 七、他把那叠纸签了

回到宜昌江边。

那天夜里，杨国栋在江边停了很久。他想起儿子说的那一句“你看自己，就跟只蚂蚱似的”，心里先是火，后来火下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他想起二十年前搬家的那天。卡车拉着他们一家，从杨家湾开出来，桂兰抱着三岁的杨帆坐在副驾驶，他站在车斗里，扶着那张旧八仙桌。车开出好远，他回头，还能看见屋后那片橘子林。

后来那片林子淹了。他到城里，学不会别的，只学会了开车。二十年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搬来的，是城里多出来的人。

那个蚂蚱，是在他身上长了二十年的。他知道，自己大概这辈子都改不掉了。

可是他也想起另一件事。

杨帆小时候，在移民新区的楼下跟一群孩子长大。那些孩子，家都是从江边各个村子搬来的，口音五花八门。杨帆从小就不觉得自己是“搬来的”。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的家，江就是他的江。他上职业学院，带同学去看老村子的旧址，跟人讲水底下有一片橘子林，讲得眉飞色舞。

他看自己，不是蚂蚱。

杨国栋把车开回家，已经快十二点了。桂兰还没睡，在客厅里留了一盏灯。

那叠打印的纸，还在饭桌上。

他在饭桌边坐下，一页一页地看。很多字他看不懂，什么“运营模式”“客群定位”。可是他看到一页上写着：“民宿名称：橘子林。”

他看了那一页很久。

第二天早上，他出车之前，把那叠纸放到儿子门口，最后一页的担保人那一栏，他签了名。字写得很歪。

桂兰每天早上送他出门，都要说一句：“平安啊。”这句话她说了二十年，他从来没往心里去。那天早上他走到楼下，才想起来，这句话牧师每个礼拜天也说，是从那段祝福里来的。

民宿第二年春天开了张。开张那天来了不少人，有区里的干部，有杨帆的同学，有几个从网上订房的外地游客。杨国栋没有进去，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远远地看。

一个游客问杨帆：“老板，你是本地人吗？”

杨帆说：“我是移民的孩子。我爸以前在水底下那个村子种橘子。”

杨国栋在车里听见了。他还是觉得，人家问的时候，眼睛是往下看的。

可是他看见，儿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脸是朝上的。

带走的话

看自己如蚱蜢的那一代倒在旷野里，被那张脸光照着长大的一代，在同一片旷野里长成了。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旷野四十年读成一场惩罚、一面镜子，关上了“旷野里长出了什么”那扇门；发生学看见一个结了四百年的自我，要用四十年的路去换。
- 把“看自己就如蚱蜢”读成“夸大了敌人”，把祭司祝福读成一条礼仪规定的那一下，旷野里正在长成的一代，就被收回成了一份罪与罚的账。

◆

10

第10章

《申命记》：“摆在你面前”的是选项，还是一条要长出来的路?

这一章的问题

没过过红海的一代人站在河东，“拣选生命”是从两样里挑一样吗?

◆ 一、门框上那张褪色的红纸

黄嘉欣二十七岁，在新加坡一家家庭服务中心做社工，入职刚满四个月。

那天晚上九点多，她从宏茂桥一户人家出来。那家的父亲坐过牢，出来后找不到工，大儿子十五岁，已经三个星期没去学校。她在客厅里坐了一个半小时，父亲一直在讲道理，讲做人要正，讲读书要紧。儿子低着头玩手机，一句没接。

临走时，那位父亲指着墙上一张纸，说那是他在里面抄下来的家规，十条，一条不少。儿子看都没看。

她坐地铁回到父母在淡滨尼的组屋。开门时，她看见了自家门框上那张红纸。

红纸是她小时候外婆贴的，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二十年过去，红色褪成了粉色，边角卷起来，一直没人换，也一直没人揭。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母亲在厨房热汤，问她吃了没有，她说吃了，其实没吃。

她想起那家墙上的十条家规。那位父亲是真心的，每一条都对，每一条儿子都没接住。她又想起自己。外婆贴这张纸的时候，她七八岁，天天从下面走过，走了二十年。她信不信这句话？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句话一直在那里，像门框本身一样。

那天夜里，她翻开《申命记》第六章，读到“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她愣了一下。原来外婆贴的，是照着这里做的。

她又往后翻，翻到第三十章：“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她在本子上写了一句：选，是从两样里挑一样吗？那个孩子面前摆着的，真是两个选项吗？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她这一问。

◆ 二、站在河东的最后一篇讲话

《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名来自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 Deuteronomion，意思是“第二律法”，因为它把西奈山的律法在摩押平原上重讲一遍。希伯来文的书名取自开头两个词 Elleh haddevarim，“这些是话”。

全书的场景只有一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就要过河进迦南。摩西知道自己过不去了，他在死前把律法再讲一遍。书的大部分是他的讲话，最后一章记他死在摩押地。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但河东的旷野、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洗录、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申 1:1）

这卷书在犹太人心里分量极重。它的第六章第四节是犹太信仰的核心宣认，叫“示玛”（Shema），就是“听”这个词，每日早晚诵念。耶稣被问到哪一条诫命最大时，引的也是这里（可 12:29–30）。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示玛：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 6:4–5）

第二处在全书将尽时：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申 30:15）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申 30:19）

一处讲“听”，一处讲“选”。中间夹着二十多章的律例典章。

这卷书的成书年代，学界争论很久。传统说法以为是摩西所写。十九世纪以来，许多学者把它和约西亚王在殿里找到的那卷律法书联系起来（王下 22），认为两者至少关系密切〔待核：德·韦特 1805 年论文〕。本书第 17 章还会回到那一卷书。这里只记下一件事：不管哪一种说法，《申命记》都是一卷“讲给后来的人听”的书。

◆ 三、一份条约和一道选择题

释经史上读《申命记》，有一条很结实的主线。

第一层，把它读成一份**约的文本**。二十世纪中叶，学者拿古代近东的宗主条约和它对照，发现结构很像〔待核：门登霍尔、克莱恩、温菲尔德诸家比较的具体年份与书名〕。条约先讲历史，再列条款，再讲祝福与咒诅，最后呼天地作证。《申命记》大体也是这个次序。照这个读法，它是神与以色列订下的一份契约，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双方的责任也清清楚楚。

这条读法有考古和比较文献撑腰，不是凭空想的。它让读者看见，“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有分量的事，有誓言，有见证，背约有后果。第二十七、二十八章那一长串祝福与咒诅，放进条约的框架里，就不再显得突兀。

第二层，把示玛读成一句**教义**：神是独一的。这是一神论最早、最干净的宣告之一。犹太教把它当作信仰的门槛，基督教把它当作十诫第一条的根基。后面那句“尽心、尽性、尽力”，就是对这位独一之神应有的回应。

拉比传统对“尽心、尽性、尽力”有一套很细的解法，常被后人引用。《密释纳·祝福篇》说，“尽心”是用你里面的两种倾向，善的和恶的，一起去爱；“尽性”是哪怕神取你的性命；“尽力”是用你所有的财物〔待核：《密释纳·祝福篇》9:5 原文与诸本出入〕。这三个解法，每一个都把一句话落到了一种可以照做的处境里。

《塔木德》还记了一个故事〔待核：巴比伦塔木德《祝福篇》61b〕。拉比阿基巴被罗马人用铁梳刮肉处死，临死时诵念示玛。学生问他，到了这一步还念吗？他说，我一生为“尽性”这两个字发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现在机会来了，我怎能不做？

这个故事在犹太人里讲了将近两千年。它守住的，正是示玛的分量。

第三层，把 30:19 读成一道**选择题**。生与死、福与祸，两样摆在面前，人自己挑。这一节在神学史上常被用来谈人的意志：神把选项摆出来，人有责任选对。

第四层，把 6:8–9 照字面去做。犹太传统发展出经文匣（tefillin），把写着经文的小皮卷系在臂上、戴在额上；又在门框上钉门框经卷（mezuzah）。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今天仍在许多犹太家庭里〔待核：二者成形的年代〕。

基督教这一边，也有它自己的落地方式。教会把示玛和“爱人如己”并在一起，称为最大的两条诫命；许多华人家庭把这类经文写成对联、挂成匾额，贴在门上。黄嘉欣外婆那一代人，就是这样把一句经文带进组屋的。

这条读法对在哪里，要先写足。

它**认真**。约就是约，条款就是条款，不把神的话读成可松可紧的东西。一个民族要过河进一块新地，没有明确的规矩是站不住的。

它**稳**。示玛读成一句教义，就能代代背诵，不因读的人不同而走样。两千多年里，无数犹太人在逼迫和流散中守住了这一句，靠的正是它的稳。

它**看重人的责任**。把 30:19 读成选择题，等于说人不是木偶，人的选择算数。这一点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它**落地**。照字面系在手上、写在门框上，把信仰放进了日常的身体与房屋里，不让它只停在脑子里。黄嘉欣外婆的那张红纸，就是这条读法在一个新加坡家庭里的样子。

这四样都是真的。可是这条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 四、没过过红海的那一代人

先指认那条缝。它在经文里写得很清楚。

自从离开加低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溪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申 2:14）

站在摩押平原上听摩西讲话的，是新的一代。出埃及的那一代，在旷野里死尽了。眼前这些人，大多是在旷野里出生的，或者出埃及时还是孩子。他们没有亲眼见过法老的军队，没有亲脚走过分开的红海，没有亲耳听过西奈山的雷声。

可是摩西对他们说：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申5:3）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说不通。西奈之约明明是和上一代立的。摩西却说，不是和列祖立的，是和“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这就是缝。

一边是约，一套已经写定的条款，一段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属于理念符号。另一边是眼前这一代人的自我，他们身上没有那段经历留下的任何东西。约在那里，人也在那里，两头接不上。

经文自己也承认这条缝：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申 29:4）

四十年了，心还没有明白。这不是一句责备了事的话，这是一条老老实实写下来的缝。

还有一层，是摩西自己。这篇讲话最后，神领他上了尼波山，让他远远看那块地：

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申34:4）

那个身上带着全部经历的人，过不了河。能过河的人，身上没有那段经历。约的那一头和人的这一头，在约旦河两岸分开了。

《申命记》整卷书，就写在这条河的东岸。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它把约读成一份现成的条约，条款在那里，人去遵守就是。可是条约读法解释不了 5:3 这句“说不通”的话，只能把它当作修

辞，说摩西是在强调。它也解释不了 29:4：如果约是现成摆着的，为什么四十年了心还接不住？

选择题读法也停在同一处。如果 30:19 只是从两个选项里挑一个，挑一次就够了。那为什么第六章要人把这些话“记在心上”，要教儿女，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谈论？挑一次，用不着一辈子。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约怎样从上一代的经历，变成这一代人身上的东西？

◆ 五、从门框长到心里

先把本书的几个工作词说清。

本书把符号分成三类，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是教义、条文、一句话的意思；现实符号，是石头、祭坛、门框上的字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习惯和心。

两类符号在同一处顶住了、谁也收不了谁，本书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的东西，等它稳下来，本书叫**结晶**。结晶出来的符号是**粒子态**的，有三条判据：稳定，不随一次解读散掉；整体，拆开就不是它；独立，能离开发生地被带走。

用这几个词，《申命记》的核心经文要一句句改读。

“以色列啊，你要听。”

示玛的第一个词是 shema，“听”。它不是“你要知道”，也不是“你要相信下面这条命题”。听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耳朵要张开，声音要进来。

发现学把示玛读成一句教义，重心落在“独一的主”。发生学把重心挪回第一个词。一句教义可以抄在纸上，带回家；一次“听”，只能当场发生。摩西对一群没听过西奈雷声的人说“你要听”，是要让当年那场听，在他们身上再发生一次。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很短，大意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待核：echad 的译法与断句诸说〕。echad 是“一”。

发现学读作一条数的教义：神只有一位，不是两位、三位。这读法守住了一神信仰，本书不否认它。

发生学还要多问一句：这个“一”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的？在迦南，每座山有山神，每块田有田神，雨有雨神，丰收有丰收神。一个要进那块地的民族，面对的是一个被切成许多块的世界。“耶和华是一”，不只是数出神的个数，也是把一个被切碎的世界、一颗被各路神拉扯的心，拉回一处。

“一”在这里是一种连接，不只是一个数目。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心（lev）、性（nefesh）、力（meod）〔待核：三词的音译与含义〕。心在希伯来人那里是思想和意愿所在，性是活着的那口气，力的原意近于“非常”“极其”。

发现学把它读成一条命令：你应当全心爱神。命令下了，人去执行。

可是“爱”能命令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父亲命令他“你要爱这个家”，他就爱了吗？黄嘉欣那晚见到的，正是这一幕。

发生学把这句读作一个方向，而不是一道已经完成的命令。按本书的说法，爱是**势能**，就是那张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网，它有吸引，有拉扯。尽心、尽性、尽力，是说这张网要拉到人的每一处：想的、活的、做的。它不是一下子拉满的。它是一条要长出来的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申 6:6）

紧接着示玛，经文没有说“所以你要遵守”，而是说“记在心上”。话要从外面进到里面去。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 6:7）

这一节值得一个词一个词地看。坐、行、躺、起，是一个人一天里的四种姿势。谈论，不是背诵，是说来说去。

这是一个**自我符号**怎样长成的配方。一个习惯不是一次学会的，要一遍遍地做，那是**动能**，就是沿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要有家、有儿女、有一起说的人托着，那是势能，就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做久了，不用想就会，稳稳地在身上，那是**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示玛后面这几节，没有一个字讲“选”。它讲的全是“长”。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 6:8–9）

手、额、门框、城门。从身体到房屋，从房屋到城。

本书把这叫作理念符号沉下来。一句话本来是理念符号；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它沉进了身体，开始成为自我符号；写在门框上、城门上，它落到了世界里，成为现实符号。

犹太传统照字面做出经文匣和门框经卷，正是把这次下沉做成了看得见的形式。这个形式本身是好的，它让下沉有了一个起点。

可是下沉不会因为钉了一张纸就完成。黄嘉欣家门框上的红纸贴了二十年，从来没人揭，也从来没人读。现实符号还在，它和自我那一端的连接却断了。一张纸贴久了，就成了门框的一部分，不再是话。

现实符号要一直跟自我符号来回走动，才是活的。断了来回，它就只是一样东西。

后来的人也看到了这个危险。耶稣批评有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繸子做长了”（太 23:5），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看见。经文匣还系在手上，系的方向却反了：本来是让话往里走，现在是让人往外看。

一个现实符号，越过了自我那一端，直接去拉别人的眼睛。按本书的说法，这是固化的开头。固化在对象一端，叫偶像；固化在自我一端，叫石心。一张一直在门框上、从来没人读的红纸，离这两样都不远。

《申命记》自己有一处防这件事的安排，很少有人注意。它讲到将来立王的时候说：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申 17:18）

王不是领一本现成的，是要自己抄一本。一字一字抄，是付动能；抄在祭司面前，有一个场托着；抄完了，书在他手边，话也在他手上走过一遍。一份现成的文件可以发给他，一次抄写只能他自己来。

这就是从门框长到心里要走的那段路。它不能替。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申 6:20）

这一节最见《申命记》的用心。它预先写好了下一代的缝。

儿子会问“是什么意思”。他会问，正因为他和上一代对不上：法度在那里，他身上没有那段经历。经文没有说“你就把条款再念一遍”，它说：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申 6:21）

请留意那个“我们”。说这话的父亲，很可能自己也没在埃及做过奴仆。可是他要说“我们”。

这是一个自我符号被讲出来的方式。一段别人的历史，要用第一人称一遍遍讲，讲到它成为“我们”的历史。第二十六章的献初熟土产礼，也是同一个做法：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申 26:5）

一个在迦南种地的农夫，捧着一筐初熟的果子，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他不是在复述一份档案，他是在把自己放进那条路里。

这就回到了 5:3 那句“说不通”的话。“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不是修辞。这是《申命记》的整个办法：约不是一份锁在柜子里、等人去发现的文件，约要在每一代“今日”的人身上重新发生一次。

《申命记》里“今日”这个词出现得非常多〔待核：hayyom 在申命记中的出现次数〕。冯·拉德称这卷书为一篇“讲道”，大意是：律法在这里不是被宣读，是被讲给眼前的人听〔待核：冯·拉德原书与出处〕。本书接着这一点往下走：讲道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有一条缝要过。

同一套办法，在十诫里也看得见。《出埃及记》的十诫讲守安息日，理由是创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出 20:11）。到了《申命记》，摩西把十诫重讲一遍，同一条诫命，理由换了：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 5:15）

诫命还是那一条，理由从天地的创造，换成了一群奴仆的出埃及。发现学会去调和两处的差别，问哪一个才是原本。发生学看到的是一次**回写**，也就是新结晶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了原先的条件：一条诫命讲给新的一代听，就接到了新一代能接住的地方。他们没见过创造，可是他们的父母做过奴仆，旷野里的四十年他们自己走过。

约不是原样搬过河的。它每过一代，都要重新接一次线。

经文还替这件事定了时间。每过七年，到住棚节，要把这律法念给众人听：

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申 31:13）

“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申命记》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一代都会有一批从没经历过的人站在那里。它不指望一次讲完，它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听。

经文甚至把还没出生的人也写了进去：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申 29:15）

“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包括后来每一个翻开这卷书的人，也包括那个晚上站在门框下的黄嘉欣。

“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申 30:14）

这一节在 30:15 之前。它先说这话“不是在天上”（30:12），不用谁替你上天取下来。

发现学读到这里，常把它读成“律法不难守”。发生学读出的是另一层：话不在远处，等人去找；话要在口里、心里长。口里，是一遍遍说；心里，是一次次接住。

“不是在天上”这一句，拉比传统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待核：巴比伦塔木德《中门篇》59b，“亚克奈的炉子”〕。

一群拉比争论一只炉子洁净不洁净。以利以谢拉比一个人坚持一种说法，其余的人都反对。他说，我若对，让这棵角豆树作证，树就自己挪了一百肘；让这条水渠作证，水就倒着流；让学堂的墙作证，墙就往里倾。众人还是不服。最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说以利以谢是对的。

约书亚拉比站起来，引的正是这一句：“不是在天上。”意思是，律法已经交在地上了，要在地上、在众人中间去讲明，不再由天上的声音一锤定音。

故事的结尾说，先知以利亚后来被人问起，神那时在做什么。以利亚说，神笑了，说：我的孩子们胜过我了。

这个故事两边都能读。发现学可以读出：解释权有它的规矩，由共同体按法度来定，不由个人的神迹来定。这是一道防“怎么读都行”的闸，很要紧。

发生学还能多读出一层：话一旦“不在天上”，它就要在地上的一次次争论、一次次讲明里活下去。这不是把神赶出去。神在笑，因为话真的落了地，在人中间长起来了。

旷野四十年，在《申命记》里也被这样回看过：

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 8:3）

“使你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听来的，是饿出来的。四十年每天早晨捡吗哪，捡多了会臭，捡少了不够，这是身体一天天练出来的东西。话进到口里，先得经过肚子。

所以发生学说的“长”，不是一个好听的比喻。它有代价，要付动能，要熬年月。这一点，本书第 3 章讲过：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

现在可以回到核心经文了。

“陈明在你面前”，字面是“摆在你面前”。选择题读法把它想成一张桌子，桌上两样东西，人伸手拿一样。

“陈明”这个说法，《申命记》前面也用过几次，其中一处用在一片真实的山地上：

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申 11:29）

两座山隔着一道山谷，示剑城就在谷里。祝福和咒诅不是摆在桌上的两张卡片，是两面山坡。人要走进那道山谷，在两座山之间住下来，种地，娶妻，生儿育女。

第二十七章还吩咐，一过约旦河，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墁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申 27:2–3）。话从摩西的口里出来，要落到新地的石头上去，成为现实符号，让后来的人走过时看得见。

这样看，“摆在你面前”本来就是一片地形，不是一道考题。人是走进去的，不是伸手去拿的。

这一节前后的经文，也都不支持桌上挑东西的画面。第三十章前半讲的是回转：将来你被赶散在万民中，若回转，神必招聚你（30:1–5）。紧接着一句是：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申 30:6）

心是要被改的。那颗心不是现成站在桌边、伸手去挑的。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拣选”的希伯来字是 bachar〔待核〕。它在《申命记》里另一个常见的用法，是神“拣选”以色列：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申 7:7）

神拣选以色列，不是在货架上挑一件最好的。以色列人数最少。这次拣选是一段关系的开头，后面是四十年的旷野，是一次次的背弃与回转。拣选之后，才有长。

人拣选生命，也是这样。

还可以拿一件家常的事来比。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上说“我愿意”，那是一次拣选。可是没有人以为，说完“我愿意”，婚姻就完成了。那一句话只是定下了一个方向。后面几十年，一日三餐，吵架和好，生病照顾，才是这句“我愿意”真正长成的样子。有的婚姻在这几十年里越长越厚，有的在第三年就只剩一张结婚证。

结婚证是现实符号，“我愿意”是理念符号，几十年的日子里长出来的那个“我们”，是自我符号。三样都在，婚姻才是活的。

拣选生命也是这样。它不是一次伸手，是一个方向定下来，然后一辈子往那个方向长。生与死摆在面前，不是两件现成的东西；生命是一条要长出来的路，死是那条路不长了。

所以 30:19 的后半句很要紧：“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挑一样东西，只关乎挑的人。长一条路，关乎走在后面的人。

紧接着的 30:20 把“拣选生命”讲得更明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爱、听从、专靠，三样都不是一次的动作，都是一种持续的连接。

这就是《申命记》结晶出来的东西。约，作为一个理念符号，没有停在条款里。它沉到手上、额上，成了身体的记号；它落到门框上、城门上，成了世界里的字；它进到坐、行、躺、起的谈论里，成了一代代人身上的习惯；它在“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句话里，成了每一个人的“我们”。

三界之间走了一圈。这一圈走得通，约就活着。哪一处断了，约就只剩下条款。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要听”（6:4）	引出一条教义的开场语	一次正在发生的听，要在没听过西奈雷声的人身上再发生
“耶和华是独一的主”（6:4）	神的个数是一：一神论教义	把被各路神切碎的世界与人心拉回一处，“一”是连接
“尽心、尽性、尽力爱”（6:5）	一条已经下达的命令	爱是势能，要拉到人的每一处，是一条要长的路
“坐、行、躺、起都要谈论”（6:7）	勤勉守律的要求	自我符号长成的配方：反复的动能，家的势能，练成的内能
“系在手上、写在门框上”（6:8–9）	照字面做经文匣与门框经卷	理念符号沉进身体、落进房屋；来回断了，就只剩一样东西
“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6:21）	复述一段历史	用第一人称把别人的经历讲成自己的路
“这约……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5:3）	强调的修辞	约要在每一代的“今日”重新发生一次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陈明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30:15、19）	两个选项，人挑一个	定下方向，一辈子往那里长；生命是路，不是货架上的东西

◆ 七、那张红纸揭下来以后

黄嘉欣第二个星期又去了宏茂桥那户人家。

她没有再听那位父亲讲道理。她问那个十五岁的孩子，愿不愿意讲讲他爸爸在里面那几年，家里是怎么过的。孩子不说话。她就坐着等。

过了很久，孩子说了一句：那几年是我妈带着我搬了三次家。

那位父亲在旁边，眼圈红了。他不知道这些。他在里面抄家规的时候，儿子在外面一次次搬家。家规是对的，可是家规和儿子那几年的日子之间，隔着一条谁也没讲过的缝。

回中心的路上，她的督导罗慧君问她今天谈得怎样。她说，没谈出什么方案。罗慧君说，这一行最难的就是这个，方案写在纸上很容易，一家人能不能接住，要看他们自己长不长得出来。

她没有给这个家开药方。她只是让这条缝被说出来了。她心里清楚，接下来能不能长出点什么，要看这一家人以后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还愿不愿意谈论。

那个周末，她回家揭下了门框上那张褪色的红纸。

她没有扔。她把它夹进了外婆留下的那本旧圣经里，然后请母亲重新写一张。母亲的字没有外婆好看，一边写一边问她：你怎么想起这个？

她就讲了宏茂桥那一家，讲了那个“我们”，讲了“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母亲听着，停下笔，讲了外婆当年为什么要贴这张纸：那一年，舅舅出了车祸，外婆在医院守了十一天。

这件事黄嘉欣从来不知道。

新写的红纸贴上去，字还是那一行。可是从那天起，她从门框下走过时，偶尔会想起医院走廊里的外婆。纸还是那张纸，门框还是那个门框。一段从没有人讲过的路，开始在她身上长出来了。

“摆在你面前”的，从来不是两个现成的选项。那是一条路的起点，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坐着、走着、躺着、起来，把它长出来。

带走的话

约不是锁在柜里等人发现的条款，它要在每一代人的“今日”，从门框长进心里，重新发生一次。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拣选生命”读成二选一，关上了“长”这扇门；发生学把它读成定下方向、代代长成，打开了约在今日重新发生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 5:3“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读成修辞的地方：那一句本来就是这卷书的整个办法。

◆



第　三　编

历史书：选择不是挑，是长

编　序

历史书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这一编要问：选择是在几个现成的东西里挑一个，还是一条在挑的过程中长出来的路。

第 11 章读约书亚记，“今日就可以选择”之后，立起的是一块作见证的石头。第 12 章读士师记，新一代“不知道耶和华”，危机一来一去，却总不结晶。第 13 章读路得记，一个摩押女子说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第 14 章读撒母耳记上，百姓要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去顶替看不见的信。第 15 章读撒母耳记下，拿单一句“你就是那人”，让一个王重新发生。第 16 章读列王纪上，以利亚在罗腾树下求死，先得饼、水、睡眠，然后才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第 17 章读列王纪下，约西亚在殿里找到律法书，一次字面上的发现，变成一场撕衣、悔改、改革的发生。第 18 章读历代志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第 19 章读历代志下，“若是自卑、祷告”是发生的条件，不是交易。第 20 章读以斯拉记，新殿立根基那天，哭声和欢呼声分不清。第 21 章读尼希米记，看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讲明意思之后，百姓哭了。第 22 章读以斯帖记，一卷不提神名的书。

这十二卷，是这一套读法在一个民族的长时段里的试验。

11

第11章

《约书亚记》：“今日就可以选择”：选的是现成的神吗?

> **这一章的问题**
>
> 百姓齐声说要事奉耶和华，约书亚为什么说“你们不能”，还立起一块石头?

◆ 一、院子里的两样东西

钟立平四十四岁，在大理古城外开一家民宿。

民宿是一座白族老院子，三坊一照壁。六年前他从深圳辞职过来，租下这院子，签了二十年。院子的原主人姓段，一家搬去了下关，只有段家的老奶奶还住在隔壁的小屋。

那天晚上，最后一桌客人吃完饭，坐在院子里喝茶。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客人指着堂屋门楣上的一块木匾，念了出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匾是钟立平搬进来那年请人刻的。

女客人又指了指照壁下面的一个小神龛。龛是段家留下的，里面供着本主的牌位，前面一只香炉。每逢初一十五，隔壁的段奶奶会过来上一炷香。钟立平从来没拦过。

女客人笑着问：老板，你们这个院子，到底是谁家的神?

钟立平也笑了，说你问得好。客人散了以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匾挂了六年。他一直觉得那句话说得很清楚：我选了，我家选了。可是那个神龛也在那里待了六年，每月两次的香火，从来没断过。妻子说过好几次，干脆跟段奶奶商量，把龛拆了。他每次都说再等等。

他也说不清在等什么。

那天夜里，他翻开《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想看看那句话前后说的是什么。他读到了一个从没注意过的地方：约书亚说完“至于我和我家”，百姓也说“我们必事奉耶和华”。可是约书亚接着说的，不是“好”，而是“你们不能事奉耶和华”。

他在那一节下面画了一道线。

◆ 二、过了河以后的那本书

《约书亚记》接在《申命记》后面。摩西死在河东，约书亚带着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

全书大致分三段。前十二章写进地和争战：过约旦河，耶利哥城墙倒塌，艾城之战，南北两路的战役。中间十章写分地，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地划界。最后两章是约书亚的临终讲话，第二十四章在示剑召集众人，重新立约。

书一开头，神对约书亚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9）

书快结束时，约书亚对百姓说：

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

一头一尾，一句讲“同在”，一句讲“选择”。本章读的，是这两句之间发生了什么。

◆ 三、一位领袖和一次表态

释经史上读《约书亚记》，有几条清楚的线。

第一条，读作**应许的兑现**。神对亚伯拉罕说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几百年后，约书亚把百姓带进去了。分地一结束，书里就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书 21:45）照这个读法，《约书亚记》证明神说话算数。

第二条，读作**信心与顺服的功课**。耶利哥城不是攻下来的，是绕城七天、吹角呼喊，城墙自己塌的。艾城第一次打败了，因为亚干私藏了当灭的物。顺服就得胜，悖逆就失败，道理清楚。

这条读法在灵修传统里极有生命力。清教徒把迦南之旅读成灵魂的旅程：过约旦河是死亡或重生，迦南是天上的家，或者是成圣的生活〔待核：班扬《天路历程》中过河一段的出处〕。许多赞美诗唱的“约旦河”，都是这个意思。黑人灵歌里也一再唱到这条河，唱到耶利哥的城墙。被奴役的人从这卷书里读出的，是有一天墙会倒，河会开。

第三条，读作**领袖的榜样**。约书亚接摩西的班，神一再对他说“刚强壮胆”。1:9 成了无数人在新的开始、新的岗位上抄下来的一句话。

第四条，读作**个人的决志**。24:15 在华人教会里尤其流行。“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刻成匾，挂在许多基督徒家的门上。讲台上常把它讲成一次表态：在众神中间，你要选一位，而且要选对。

这几条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它们把**神的信实**放在中心。一个民族流浪了几百年，终于有了一块地，读者从中看见神不忘记自己的话。这对受苦的人是真实的安慰。

它们把**人的责任**讲得清楚。顺服和悖逆有不同的结果，这不是迷信，是任何共同体都要面对的事实。

它们给了普通人**一句能用的话**。1:9 和 24:15 被抄写、被挂起、被背诵，陪许多人走过了换工作、搬家、生病、开始一个家庭的时候。

一句话挂在门上，是一种公开的承认。在一个信仰是少数的地方，这样一块匾，有时要付不小的代价：邻居会问，亲戚会说，逢年过节会有人不高兴。把它挂上去的人，是真的在表一个态。本书不轻看这个表态。

还有一层，学术界的历史批判也认真对待这卷书。考古学家在耶利哥、艾城、夏琐反复发掘，争论那些城在什么年代毁坏〔待核：凯瑟琳·凯尼恩在耶利哥的发掘年代与结论〕。这些争论本身说明，人们把这卷书当作一份关乎真实历史的记录来读，没有轻看它。

对书中争战的伦理，历代读者也一直不安。“尽行杀灭”（cherem）〔待核：音译〕的命令怎样理解，从教父到今天的学者，讨论从来没有停过。这份不安本身是诚实的。本章不展开这个题目，只记下：这卷书不是一本让人读得舒服的书。

可是这些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 四、“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先指认那条缝。它就在第二十四章，几节之内。

约书亚说“今日就可以选择”，百姓回答得很快：

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事奉别神。（书 24:16）

约书亚的反应很奇怪：

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事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书 24:19）

百姓再说一次“我们定要事奉耶和华”（24:21）。约书亚说你们自己作见证，百姓说愿意作见证（24:22）。然后，约书亚说了一句话，把缝露了出来：

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书 24:23）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这些神不在大河那边，不在埃及，就在他们中间。百姓嘴上说“断不敢事奉别神”，帐篷里、包袱里，别的神还在。

第十四节说得更明白：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书 24:14）

已经进了迦南，打完了仗，分完了地，几十年过去了。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埃及的神，现在加上亚摩利人的神，都还在身边。

这就是缝。一边是“事奉耶和华”这个理念符号，百姓张口就能说。另一边是现实里的神像、香炉、山上的坛，它们在身边，伸手就摸得到。两边对不上。

经文还有一个细节，指向同一处。立约的地方在示剑，石头立在“橡树下”（24:26）。《创世记》里，雅各一家从哈兰回来，在示剑把外邦人的神像和耳环交出来，“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创 35:4）。同一个地方，很可能是同一棵橡树〔待核：两处橡树是否同一处，学者有不同看法〕。几百年前在这里埋过一次神像，几百年后又在这里说一次“除掉外邦神”。

神像好像一直没有被除干净。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如果 24:15 是一次表态，选了就是选了，那么第 23 节的“除掉”就成了多余的话。如果神是摆在那里的一位，人在众神中挑出他来，那约书亚为什么说“你们不能事奉”？这句话放在决志的读法里，几乎没法讲。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嘴上的选择，和身边的神像，怎样才能接上？

◆ 五、一块听见了话的石头

先说清本章要用的几个词。

本书把符号分成三类：理念符号，是一句话、一条教义；现实符号，是石头、祭坛、神像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习惯和心。两类符号顶住了、谁也收不了谁，本书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以后，叫**结晶**。结晶出来的东西是**粒子态**，判据三条：稳定、整体、独立。

现在一句一句改读。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

选择题读法里，“选择”是挑。三位神摆在面前：大河那边的，亚摩利人的，耶和华。人挑一位。

可是这三位并不是对等摆着的。前两位是看得见的，有像、有坛、有香火，就在身边。耶和华没有像，十诫明说不可为他造像。一边是三样现实符号，一边是一个理念符号。这不是三选一，是一个没有像的神，和一堆有像的神对不上。

所以“选择”在这里不是伸手去拿一件现成的东西。被选的那一位，没有可以拿的形状。

这一点要说清楚：本书不是说耶和华不在。信仰所守护的那位神，本书不否认。本书问的是另一件事：在这一天的示剑，对这一群人，“事奉耶和华”是怎样从一句话变成他们身上的东西的。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约书亚先说了自己。这一句常被读成领袖的表率。

发生学读出的是另一层。“我和我家”，是一个最小的场。一个人说“我选”，那是一句话；一家人一起说，就有了一张网，有吸引，有拉扯。按本书的说法，这是**势能**，就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约书亚不是在讲一个人的决心，他是在拉起一个场，让后面的人有地方站。

“你们不能事奉耶和华。”

这是全章最难的一句。约书亚为什么泼冷水？

读成反语，读成试探，都有人这样读。发生学的读法更直接：约书亚说的是实话。

百姓那一刻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是真心的。可是一句真心的话，不等于一个结晶了的信。说出来很快，不费什么力。按本书第 3 章的能量律，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一句张口就来的“我们必事奉”，还只是一句话。

约书亚知道，前一代人在西奈山下也齐声说过：“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说完不久，就有了金牛犊（出 24:3、32:1–6）。

所以他说“你们不能”。不是说永远不能，是说照现在这样，凭一句表态，不能。

这一句之后，约书亚并没有转身离开。他让百姓说了三次，又让他们自己作见证。百姓最后一次回答是：

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事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书24:24）

这一次，多了“听从他的话”。从“我们必事奉”到“听从他的话”，表态往前挪了一步，从一个立场挪到了一条要每天走的路上。约书亚那句冷水，是要把这一步逼出来。

“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这一句把选择从嘴上拉到了手上。

事奉耶和华，不是在三位神中间把票投给一位就完了。它要动手：把帐篷里那尊像拿出来，把包袱里那个护身符交出去。这是一件身体要做、要付代价的事。

一个人身上的连接，有它的**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一尊从祖父手里传下来的像，连着的是一家人几代的记忆、一年四季的节期、生病时的求告。它的连接度很高。要拆开它，付出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动能，就是沿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所以除掉外邦神，不是一个瞬间。它是一段路。这段路比在示剑说一句话，要长得多。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书24:26）

接下来是本卷书结晶出来的东西。

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书24:27）

一块石头，“听见了”。

发现学读这句，常说是拟人，是修辞。石头怎么会听?

可是这句话说的，正是一个现实符号的结晶。那天在示剑说过的话，是理念符号；百姓心里那一刻的真诚，是自我符号。两样都会散。话会忘，心会变。约书亚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立了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满足三条判据。它稳定，日晒雨淋，它还在那里。它整体，它就是那一天、那一番话的见证，拆开来就不是它。它独立，说话的人死了，听话的那一代也死了，石头还立在橡树下，后来的人走过，可以问“这是什么”。

本书把这叫作理念符号迁移成现实符号。一番话，沉进了一块石头里。

一条系在窗上的朱红线绳。

《约书亚记》里还有一个人，她的“选择”走的是另一条路，正好拿来对照。

耶利哥城里的妓女喇合，藏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她对探子说: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书 2:11）

她不是在众神中间比较之后挑了一位。她是迦南人，她的城、她的家、她的生计，全在亚摩利人的神那一边。她听来的，只是一些传闻：红海干了，河东两个王被灭了。现实那一端，大军就要压到城下；她身上那一端，原有的一切靠不住了。

探子临走，叫她把一条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书 2:18）。城破那天，凡在这扇窗后面的人都活了下来。经文说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书 6:25）。

一条线绳，是一个很小的现实符号。它稳定，系上去就在那里；它整体，就是那一个约定；它独立，攻城的人远远就认得出。喇合的“选择”，没有落在一块刻字的匾上，落在一条线绳和后来几十年住在别人中间的日子里。

后来《马太福音》的家谱里，有她的名字（太 1:5）。一个外邦女子长进了一个民族，这件事本书第 13 章读《路得记》时还会再遇到。

石头为什么要立两次。

这块石头不是《约书亚记》里的第一块。

书的第四章，百姓刚过约旦河，约书亚就叫十二个人从河中间各取一块石头，立在吉甲。神吩咐的理由是：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书 4:6）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但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但河的时候，约但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念。（书 4:7）

这和《申命记》6:20 的安排一模一样：预先写好下一代会问“是什么意思”。本书第 10 章讲过，《申命记》预先写好了下一代的缝。《约书亚记》把这条缝落在了石头上。

吉甲的十二块石头，纪念的是神做了什么：水断了，人过去了。示剑的一块石头，见证的是人说了什么：我们必事奉。

一块记神的作为，一块记人的话。

两块都要立，因为两头都会散。神的作为，下一代没有看见；人的话，说话的人自己也会忘。现实符号就是用来接住这两样容易散的东西的。

可是石头本身不会讲。子孙问“是什么意思”，要有父亲开口回答。石头是一个起点，接住它的，还是一代代人的问和答。

这里也藏着一个危险，本书在别处会细讲：一块石头立久了，没人再问、没人再答，它就会从见证变成一样东西，甚至变成被拜的东西。同是示剑这个地方，到了《士师记》，就有人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士9:6）〔待核：是否同一处〕。本书第 12 章讲《士师记》，会接着说这一代以后发生了什么。

经文在《约书亚记》末尾，已经留了一个伏笔：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事奉耶和华。（书 24:31）

“那些知道的长老还在的时候”。见证的人还在，石头就有人讲。见证的人不在了呢?

一座差点引起内战的坛。

《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有一段故事，很少在讲台上讲，却把这件事讲得最清楚。

分完地以后，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个支派回到约旦河东。他们在河边筑了一座大坛。河西的众支派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书22:12）。大家以为河东的人要另立一个祭坛，背弃耶和华。

河东的人急忙解释：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书 22:24）

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书 22:26）

他们怕的是一条河。河把他们和会幕所在的地方隔开了。今天两边的人还记得彼此是一家，过两代呢？西边的孩子会不会对东边的孩子说：你们和耶和华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筑了一座不献祭的坛。它不是用来拜的，是用来作证的。

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证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书 22:34）

这一段把三类符号的关系摆得清清楚楚。河是现实符号，它会慢慢把两边的人分开。“我们都事奉耶和华”是理念符号，今天说得出口，过两代未必。河东的人怕的，是自己子孙身上的自我符号接不上。于是他们立了一个新的现实符号，去接住那个容易断的连接。

还有一点很要紧：同一座坛，西边的人一看，以为是偶像；东边的人立它，本意是见证。现实符号本身不说话，要看它和人身上连着什么。连着的是一段活的记忆，它是见证；连接断了，或者被拿去拜，它就成了偶像。

那一天，两边的人坐下来说清楚了，仗没有打起来。可是这件事说明，一块石头、一座坛，随时都可能被读成两样。它们需要一直有人讲。

“今日”选的，是一段要走的路。

把这一章的改读收拢起来。

“今日就可以选择”，选的不是一位现成摆在货架上的神。约书亚没有让百姓在三尊像里挑一尊，因为他要他们事奉的那一位，没有像可挑。

这次选择是一个方向定下来。定下以后，有三件事要接着发生。

第一，要拉起一个场：我和我家。一个人的选择站不住，要有一家人、一群人一起托着。

第二，要动手：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连接度高的旧东西，要付动能去拆。

第三，要立一块石头：让话沉进一个不会散的东西里，留给忘了的自己，留给没在场的下一代。

这三件事里，第一件是势能，第二件是动能，第三件是把内能建立起来。一次“选择”，在这里展开成了一段完整的发生。

所以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事奉耶和华”，和他后面立石头，是一回事。他知道表态不够，所以他不只是收下表态，他安排了表态之后的路。

1:9 那句“刚强壮胆”，也可以放回这里来读。神对约书亚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同在，是一个场，一直跟着人走。选择不是一次离开这个场去挑东西，是在这个场里，一步一步长出来。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今日就可以选择”（24:15）	在众神中挑出真神，一次表态	一个方向定下来，后面要拉场、动手、立石
“至于我和我家”（24:15）	领袖的表率	拉起一个最小的场，让人有地方站：势能
“你们不能事奉耶和华”（24:19）	反语或试探	实话：一句张口就来的表态，还没有结晶
“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24:23）	清除偶像的命令	旧神像连接度高，要付动能去拆，是一段路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这石头……听见了”（24:27）	拟人修辞	话沉进石头：理念符号迁移成现实符号，稳定、整体、独立
吉甲十二块石头（4:6–7）	神迹的纪念碑	预先写好下一代的问；现实符号接住容易散的记忆
“证坛”（22:34）	一场误会的化解	河把人分开，立一个不献祭的坛去接住容易断的连接；同一座坛可被读成见证或偶像
“必与你同在”（1:9）	对领袖的应许与鼓励	一个一直跟着人走的场，选择在场里长

◆ 七、照壁下面那块石头

钟立平第二天去了隔壁。

他没提拆神龛的事。他给段奶奶带了一包下关沱茶，坐下来，问她这院子以前是什么样子。

段奶奶讲了一下午。她讲她十九岁嫁进来。讲这院子在六十年代被分成四户住。讲她男人在照壁前面教孩子写字。讲那个神龛是她婆婆那一辈就有的，逃难的时候都没丢。

钟立平听着，这六年在等什么，在他心里慢慢显出来了。

那个龛在这院子里，连着一家人几代的日子。他挂一块匾，说一句“我和我家”，就以为这院子换了主人。可是一句话的分量，抵不过几代人的香火。不是龛错了，是他那句话还太轻。

回到自己院子，他跟妻子说，龛先不拆。段奶奶愿意来上香，就让她来。他们自家的事，从自家做起。

从那个星期起，他们一家每天早上在堂屋里一起读一段经，十分钟，客人起得早的，也可以来听。开始几天，儿子打瞌睡，妻子惦记着厨房。一个月以后，这十分钟成了一天里谁也不肯少的事。

院子翻修排水沟的时候，工人从地底下挖出一块旧的柱础石，青石的，上面有莲花纹。钟立平没让扔。他把它立在照壁对面的那棵缅桂花树下，请人在背面刻了一行小字：哪一年哪一天，这一家人开始每天早上读经。

上海那位女客人第二年又来住了一次。她看见树下那块石头，问这是什么。

钟立平说，这是给我们自己看的。哪天我们忘了当初说过的话，它还记得。

女客人又问：那个神龛呢？

钟立平说，还在。段奶奶今年身体不太好，来得少了。他想了想，又说：那一句话写在门楣上六年了，我现在才开始学着怎么事奉。

匾还挂在那里。只是如今再念起它，他知道，“今日就可以选择”的那个今日，不是六年前的某一天，是每一个早上。

带走的话

选择不是从几尊现成的神里挑一尊，是方向定下后拉场、动手、立石，一步步长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24:15 读成一次决志表态，关上了“你们不能”这扇门；发生学把它读成一段要走的路，打开了表态之后怎样结晶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石头听见了”读成拟人的地方：那块石头正是一番话沉成现实符号的结晶。

◆

12

第12章

《士师记》：各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还是没有回写？

这一章的问题

上一代亲眼见过，下一代却“不知道耶和华”，一次次的拯救为什么什么也没留下？

◆ 一、第三次请老厂长出山

蔡永昌六十一岁，是温州一家鞋厂的第二代掌门。

厂子是他父亲 1984 年办的〔待核：人物设定年份，非史料〕。最早是家里堂屋，三台缝纫机，父亲白天跑供销，夜里自己踩机器。蔡永昌十五岁就在厂里打包装。后来厂子搬进工业区，做到一千多人，出口欧洲。

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给一位老人打电话。

老人姓卓，七十八岁，是当年跟着他父亲干的第一批师傅，后来做了二十年厂长，退休十年了。这十年里，厂子出过三次大事。第一次是 2015 年订单断了一半，第二次是疫情那年工人走了三成，这一次是一条新生产线投下去，良品率怎么也上不来。每一次，他都打电话请卓师傅回来。

每一次卓师傅回来，三个月，事情就理顺了。卓师傅一走，过一两年，又出事。

电话打完，他在办公室里坐着没走。

墙上挂着父亲写的四个字：“诚信立厂”。他儿子去年从意大利读完书回来，在厂里做副总。前几天开会，儿子指着这块匾，问在座的人：这四个字，落实到我们的考核里，是哪一条？

没人答得上来。

蔡永昌当时有点恼火，觉得儿子不懂事。可是那天晚上，他自己也答不上来。他记得父亲当年为了一批货的鞋底胶水不合格，连夜把三千双鞋全部拆了重做，亏了半年的利润。那是“诚信立厂”四个字的来历。这件事他记得，卓师傅记得。儿子不知道。厂里现在一千多人，没几个知道。

他想起妻子常读的那本圣经。她说过，《士师记》里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种事。

他打开手机，搜到了那句话：“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

◆ 二、一本没有王的书

《士师记》接在《约书亚记》后面。约书亚死了，进了迦南的以色列人，还没有王。在这两百多年里〔待核：士师时期的年代跨度诸说〕，带领他们的是一些“士师”。

“士师”的希伯来字是 shofetim〔待核：音译〕，字面是“审判者”。可是书里的士师很少坐堂审案，他们大多是危难时站出来带兵打仗的人。俄陀聂、以笏、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一个接一个。

全书的结构很清楚。第一、二章是引子，交代约书亚死后的局面。第三到十六章是士师们的故事，一个一个讲。第十七到二十一章是两段附录：米迦家的神像和但支派迁徙，基比亚的暴行和便雅悯支派几乎灭绝。

这两段附录是全书最黑暗的部分。附录里有一句话出现了两次，一次在开头，一次在全书的最后一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

这是本章的第一处核心经文。第二处在书的开头：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 2:10）

一头一尾。开头说“不知道耶和华”，结尾说“各人任意而行”。本章要问的是：从开头到结尾，缺的究竟是什么？

◆ 三、一个循环和一个结论

释经史上读《士师记》，有一条很清楚的主线。

第一层，读出一个**循环**。第二章把它说得明明白白：以色列人行恶，去事奉诸巴力（2:11）；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他们受欺压，就哀声叹气；神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2:18）；士师死后，他们又转去行恶（2:19）。往后每一位士师的故事，都套在这个框子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在书里一再出现〔待核：3:12、4:1、6:1、10:6、13:1 诸处〕。

德国学者马丁·诺特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从《申命记》到《列王纪》是一部连贯的史书〔待核：诺特 1943 年专著〕。他认为这部史书由同一批编者按《申命记》的神学编成，学界称为“申命记历史”。照这个读法，《士师记》的循环是在讲一个道理：顺服蒙福，背约受罚，悔改得救。

第二层，读出一个**结论**：以色列需要一个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句话放在书末，像是在为后面的王朝铺路。不少学者认为，这卷

书的最后编定，带着替大卫王朝说话的意思〔待核：此说的代表学者〕。没有王就乱，有了王才有秩序。

第三层，读出一群**信心的英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列信心的见证人，提到了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来 11:32）。主日学里，基甸用三百人打败米甸大军，参孙徒手撕裂少壮狮子，都是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

这几层读法对在哪里，要先写足。

循环读法**抓住了这卷书自己的结构**。编者把框子写得这样清楚，就是要读者看见它。一个民族一次次重蹈覆辙，这件事本身值得记下来，值得警醒。

结论读法**看见了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没有共同秩序的群体，确实会滑向暴力。第十九到二十一章的惨事，任何读者读了都会心惊。“总得有人管一管”，这是一个诚实的反应。

英雄读法**守住了希望**。即便在最乱的年代，也有人站出来，也有人被神使用。这些人都不完美，基甸胆小，耶弗他许了愚蠢的愿，参孙放纵，可是神仍然用他们。这对每一个不完美的读者，都是真实的安慰。

可是这些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 四、长老还在的时候

先指认那条缝。它不在书末的“没有王”，它在书的开头，第二章第七到十节。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事奉耶和华。（士 2:7）

接着三节之后：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 2:10）

请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看。上一代“见”过，下一代“不知道”。中间没有过渡，没有一场战争，没有一次大背叛。只是一代人死了，另一代人起来了。

再把它和《申命记》放在一起看。本书第 10 章讲过，《申命记》第六章吩咐父母“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坐着、行着、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预先写好了儿子会问“这是什么意思”，父亲要怎样回答。《约书亚记》第四章立了十二块石头，也是为了子孙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这一切安排，到《士师记》第二章，断了。

这就是缝：理念符号没有沉成自我符号。约还在，律法还在，石头大概也还在。可是在新一代人身上，没有长出东西来。

经文自己给了一个证据，让人看见断在哪里。基甸是这一代人里的一个。天使来找他，他说：

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士 6:13）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可见故事是讲过的。基甸听过出埃及。可是这些故事和他眼前的日子接不上：米甸人年年来抢粮食，他躲在酒醡里打麦子。讲过的故事是一个理念符号，酒醡里的日子是现实，两样对不上，中间没有一个自我符号把它们连起来。

所以 2:10 说的“不知道”，不是没听说过。是听说过，却没有长在身上。

经文还记了一个场面，就在第二章开头。神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责备百姓没有拆毁迦南人的祭坛：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士 2:4）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士 2:5）

哭了，献祭了，地方也起了名。按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悔改。可是下一段就是 2:10，“不知道耶和华”的那一代起来了。一个地名留了下来，那场哭没有留下来。

一场真心的哭，不等于一次结晶。

发现学的循环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它把循环读成“犯罪—受罚—悔改—得救”的道德教训，每一轮都完整，每一轮的道理都对。可是它没有问：为什么每一轮之后，什么也没留下？为什么得救了，下一轮又从零开始？

结论读法也停在同一处。它说缺的是王。可是《士师记》开头说缺的，不是王，是“知道”。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为什么每一次拯救，都没有沉下来？

◆ 五、灵来了又走，循环原地打转

先说清本章的几个词。

本书把符号分成三类：理念符号，是约、律法、一个故事的意思；现实符号，是石头、祭坛、以弗得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习惯和心。两类符号顶住了，本书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以

后，叫**结晶**；结晶出来的是**粒子态**，判据三条：稳定、整体、独立。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叫**回写**。

现在一句句改读。

“不知道耶和华。”

希伯来文“知道”是 yada〔待核〕。这个字在希伯来经文里，不只是脑子里有一条信息。它用在亲身经历上，用在亲密的关系上。“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创 4:1），说的是亚当，原文用的也是这个字。

所以“不知道耶和华”，是一段关系没有在这一代人身上发生。

发现学会说：这一代人缺了宗教教育。这话没错。可是基甸的例子说明，光是讲，不够。故事讲给他听了，他也记得，可是故事没有变成他的东西。

按本书第 3 章讲的能量律，一个符号要在人身上结晶，得付能量：要有动能，就是沿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那要人自己挣扎、自己走；要依靠势能，就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那要有一家人、一群人托着；最后建立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上一代人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在约旦河里踩过干地。他们付过动能。下一代人听到的，是免费的故事。

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士 2:18）

每一次危难，神兴起一位士师。经文里常有一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待核：3:10、6:34、11:29、14:6 诸处〕。

这是动能。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一个人身上忽然起来，打破僵局，赶走仇敌。

可是请看士师们的故事是怎样结束的。几乎每一段都以“国中太平若干年”收尾，然后是“士师死了”。士师在世，百姓就好；士师一死，一切归零。

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士 2:18）

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事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士 2:19）

“比他们列祖更甚”。不是回到原点，是一轮比一轮更糟。

本书把这叫作**不回写**。

每一次拯救，都是一次对不上被打破：仇敌的欺压是现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理念，两样顶到了头，于是有一位士师起来。可是打破之后，什么也没有结晶。没有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百姓身上稳下来，没有一个新的现实符号立起来让下一代问“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的条件一点也没有被改写。下一轮危难来的时候，百姓站在和上一轮一样的地方，甚至更低的地方。

动能花了一次又一次，内能一次也没有存下。

基甸的以弗得。

基甸的故事里有一处，把“不回写”演得最清楚。

打败米甸人以后，百姓要他做王。基甸的回答很漂亮：

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士 8:23）

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紧接着，基甸向百姓要了他们抢来的金耳环，造了一样东西：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得，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 8:27）

以弗得本是祭司的一种圣衣。基甸大概是想留一个纪念，记住这一场胜仗。他想立一个现实符号。

可是这个现实符号没有接住一段活的关系，它被拿去拜了。本书把这叫作**偶像**，就是信仰对象的符号在对象那一端固化了。

再往下一节：

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士 8:33）

“巴力比利土”，字面意思是“立约的巴力”〔待核：Baal-berith 的含义〕。连“约”这个字，都被拿去配了别的神。

耶弗他的愿。

耶弗他的故事，是书里最让人难受的一段。他出征亚扪人之前许了一个愿：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士 11:31）

他打了胜仗回来，第一个从家门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儿，拿着鼓跳着舞。

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士 11:35）

“不能挽回”。

历代释经者为这一段争论不休：他是真把女儿献了，还是让她终身守童身〔待核：中世纪拉比金希等人的“守童身”说〕？不论哪一种，这句“不能挽回”都值得停下来看。

一个愿，是一个理念符号。它出口的时候，耶弗他自己大概也没想清楚。可是它一出口，就变得比他女儿的命还硬。他宁可撕裂衣服，也不肯让这句话松动一点。

本书第 3 章讲过，石心是自我符号固化、拒绝回写。耶弗他身上的那个愿，连接度极高，动能却是零：没有一股力量去把它拆开、重接。一个本该在关系里活着的信，变成了一句冻住的话。

更叫人心酸的是，耶弗他是很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他和亚扪王交涉时，把出埃及以来三百年的事讲得清清楚楚（11:15–27）。故事他都知道。可是这些故事里有一个最要紧的故事，以撒在摩利亚山上没有被献，他好像没有接住。

参孙“不知道”。

参孙是最后一位大士师。他的故事里，“知道”这个字又出现了一次，出现在一个让人心酸的地方。

大利拉说：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士 16:20）

“像前几次”。参孙把那股力气当成了自己身上现成的东西，一叫就来。他没有察觉，那股力气早已不在了。

全书开头，一代人“不知道耶和华”；到了最后一位士师，连神离开了他都“不知道”。这条缝从全书开头一直裂到了这里。

书里也有一次，循环好像要转出去了。第十章，以色列人又一次哀求，神的回答出人意料：

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士 10:14）

神不接了。这是全书唯一一次，循环到了“哀求”那一步，神先回绝了，没有立刻接上“兴起士师”。百姓第一次被逼着自己动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事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士 10:16）

“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和《约书亚记》24:23 约书亚的吩咐，是同一句话（见第 11 章）。隔了几代人，这句话终于在百姓自己手上做了一次。

可是接下来出场的士师，正是耶弗他。一次自己动手的回转，又被一位士师、一个冻住的愿接了过去。

米迦的神堂。

附录第一段，讲以法莲山地一个叫米迦的人。他用母亲的银子造了神像，又雇了一个流浪的利未人做他家的祭司：

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作祭司。（士 17:5）

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作祭司。（士 17:13）

又是“知道”。这一回，“知道耶和华”成了一笔交易：有了祭司，有了神像，有了以弗得，福气就该来。神被装进了一套现成的设备里。

后来但支派路过，把米迦的神像和祭司都抢走了。米迦追上去，说了一句很可怜的话：“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士 18:24）

一个靠现成设备撑着的信，设备一被拿走，就什么也不剩了。

但支派把神像立在他们新得的城里。经文点出了那位祭司的名字：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子约拿单，和他的子孙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士 18:30）

摩西的孙子〔待核：希伯来抄本此处作“玛拿西”的异读〕。

领百姓出埃及、在西奈山领受十诫、写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那个人，他的孙子，在为一尊雕刻的像做祭司。

只隔两代。缝就开到了这么深。

“各人任意而行。”

现在回到书末那一句。

“任意而行”，原文的意思是“各人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待核：原文字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在故意作恶，是说每个人都按自己眼中的“正”去做。米迦觉得请个利未人是正，但支派觉得抢神像是正。基比亚的人、便雅悯支派，还有为了替便雅悯人找妻子、去抢示罗女子的众支派，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有理。

按本书的说法，这是自我符号各自封在自己身上，没有一张网把它们连起来。没有**势能**，就没有那张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正”，可这些“正”彼此不接。

发现学读这句，结论是：需要一个王。王会立规矩，排次序，把各人眼中的“正”统一起来。

这读法看见了真问题。可是它开的药，本身也可以是一样现成的东西。一个王，和一个以弗得一样，也是一个现实符号。本书第 14 章读《撒母耳记上》时会看到，百姓后来要王，要的正是“像列国一样”的王，一个看得见的现实符号，去顶替那个没有长出来的信。

所以本书的回答是：《士师记》缺的，不只是王。缺的是回写。一次次危难被打破，却没有一次在人身上沉下来、改写下一轮的起点。没有回写，有王也会重演这个循环。

书的最后几章，有一句很少被注意的话。基比亚的惨事发生后，经文说：

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士 19:30）

“现在应当思想”。

这是全书第一次，一群人停下来，说出了那条缝。不是士师替他们打破，是他们自己说“这样的事没有见过”。《士师记》到这里没有结晶，可是它留了一个口子。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不知道耶和华”（2:10）	缺乏宗教教育，没听说	听说过却没长在身上，yada 是亲身的关系，免费的故事结晶不了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6:13）	基甸的软弱与疑惑	故事讲过，和酒醉里的日子接不上，缝在这里露出
犯罪—受罚—哀求—士师—太平（2:11–19）	顺服蒙福、背约受罚的道德循环	每次打破都不结晶、不回写，一轮比一轮更糟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神使用不完美的英雄	一次次动能，没有一次存下内能
基甸的以弗得（8:27）	好人晚节不保	想立现实符号，没接住活的关系，固化成偶像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16:20）	参孙放纵的后果	把一股力气当成现成的，缝从开头一直开到最后一位士师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因我有一个利未人作祭司”（17:13）	米迦拜偶像	“知道耶和华”成了一笔交易，神被装进现成的设备
“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21:25）	需要一个王来立规矩	各人的“正”不接，没有势能的网；缺的不只是王，是回写

◆ 七、那三千双鞋

蔡永昌第二天没有去机场接卓师傅。他让司机去接，自己留在厂里，把儿子叫到办公室。

他没有讲大道理。他讲了 1992 年的那个夜里〔待核：人物设定年份〕，父亲站在仓库门口，看着三千双鞋，说了一句“拆”。他讲了那半年家里怎么过的，母亲把首饰拿去当了。他讲到一半，停了好几次。

儿子听完，很久没说话。后来儿子说：爸，你为什么从来没讲过？

蔡永昌答不上来。他以为匾挂在那里，大家就都知道了。

卓师傅到了以后，蔡永昌跟他商量了一件事：这一次，不要卓师傅一个人去车间理顺。让儿子跟着他，三个月，一天不落。卓师傅一开始不太愿意，说年轻人没耐心。后来还是答应了。

三个月里，儿子跟着卓师傅在新生产线上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看。良品率上来了。更要紧的是，有一天晚上，儿子一个人在车间里，发现一批鞋底的胶合有问题，量不大，客户也未必查得出来。他打电话给父亲，问怎么办。

蔡永昌在电话那头没出声。他等着。

儿子自己说：拆吧。

那一批货后来拆了重做，损失不大。可是蔡永昌知道，这是十年来厂里第一次，卓师傅不在场，事情也有人接住了。

年底开会，儿子在墙上那块“诚信立厂”旁边，挂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批拆开的鞋底，堆在车间地上。下面写着日期，写着一行字：从这一天起，这四个字有了第二个来历。

蔡永昌坐在台下看着那张照片。他想起手机上搜到的那句话。“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他以前以为，那是在说下一代不争气。现在他想，那也许是在说上一代没有把路交出去，只把匾交了出去。

卓师傅是他的士师。来一次，救一次，走了，一切照旧。他请了十年，从没想过，卓师傅能救急，可是厂子要的，是一次救急之后能沉下来、能改写下一轮起点的东西。

那张照片，就是这家厂里的第一块石头。

带走的话

每一次拯救若不沉进下一代身上、不改写下一轮的起点，就只是一圈又一圈原地的循环。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书末读成“需要一个王”，关上了“缺的是什么”这扇门；发生学读回书首“不知道耶和华”，打开了“缺的是回写”这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 2:10 的“不知道”读成缺少宗教知识的地方：基甸明明听过，缺的是长在身上。

◆

13

第13章

《路得记》：“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一个外邦女子怎样长进一个民族

> **这一章的问题**
>
> 律法说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路得这个摩押女子是怎样长进以色列的？

◆ 一、米粉店打烊以后

阮秋红三十三岁，越南海防人，十年前嫁到南宁。

她在南宁一条老街上开一家米粉店，卖老友粉，也卖越南牛肉河粉。店不大，七张桌子。丈夫三年前在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店是她一个人撑下来的。

那天晚上十点，最后一位客人走了。她在后厨洗锅，婆婆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剥第二天要用的蒜。

婆婆七十一岁，三年前丧子以后，话少了很多。街坊有人劝阮秋红：你还年轻，带着孩子回越南去吧，再嫁一个，何必守着一个老人。她娘家也打过好几次电话。

她洗完锅出来，婆婆忽然开口，用壮话混着普通话说：你回去吧，我不怪你。

阮秋红愣住了。

这话婆婆以前没说过。她知道婆婆是真心的，也知道婆婆心里不想她走。她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接。

她想起刚嫁过来那年，教会里一位阿姨送她一本中越对照的圣经。阿姨翻到一卷很短的书，说你读读这个，这是写给你的。她那时中文不好，没读下去。

那天夜里，孩子睡了，她找出那本圣经，翻到《路得记》。读到第一章，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一个外邦的媳妇，一个丧尽了的婆婆，婆婆叫她回娘家去。

她读到路得说的那句话。她读了三遍，一遍越南文，两遍中文。

◆ 二、士师年间的一个小故事

《路得记》只有四章。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得 1:1）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一句把它放进了本书第 12 章读过的那个年代：各人任意而行，循环一轮比一轮更糟。可是这卷书里没有战争，没有士师，没有神像。只有一个家，几块田，一场婚事。

故事很简单。伯利恒人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米去了摩押。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俄珥巴和路得，十年后，两个儿子也死了。

玛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得 1:5）

拿俄米要回伯利恒。她劝两个儿媳回娘家去。俄珥巴哭着走了，路得不肯走。两人回到伯利恒，路得去田里拾麦穗，遇见了以利米勒的本族波阿斯。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得，生了一个儿子。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路得在路上说的话：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 1:16）

第二处，是书的结尾：

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这俄备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得 4:17）

一个外邦女子，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

◆ 三、美德、救赎与家谱

释经史上读《路得记》，主要有三条路。

第一条，读作**美德的典范**。路得对婆婆的忠诚，波阿斯对外邦女子的厚待，都是 hesed〔待核：音译〕，和合本常译作“恩”“慈爱”。拉比传统说，这卷书写出来，就是为了教人什么是 hesed〔待核：《路得记拉巴》中的说法〕。1:16 那段话，在西方成了婚礼上常念的誓词。

第二条，读作**救赎的预表**。波阿斯是“至近的亲属”，希伯来字 goel〔待核〕，就是有权利、也有责任赎回亲族产业的人。基督教释经传统把他读成基督的预表：一位有能力的亲属，付了代价，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外邦人娶进家里。

第三条，读作**一段家谱的来历**。书末的家谱一路排到大卫（4:18–22）。《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里，也写着“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太 1:5）〔待核：和合本字句〕。这卷书的用处，是交代大卫家的来历。

犹太传统还有一个做法：每年七七节（Shavuot），会堂里诵读《路得记》〔待核：此习俗的起始年代〕。七七节纪念西奈山领受律法，也是收麦的节期。一个外邦女子自愿进入约的故事，和全民族领受约的节日放在一起读。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次很深的释经。

这三条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美德读法**写出了真实的好**。在一个各人任意而行的年代，有人守着一个丧尽的老人，有人在田边故意多留几把麦穗。这些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穷人的日子里做出来的。今天读的人，仍然被它打动。

预表读法**把一卷小书接进了大的叙事**。它让读者看见，一个家里的一场婚事，连着整个救恩的历史。

家谱读法**守住了历史**。大卫王的曾祖母是摩押人，这件事以色列人没有删掉，反而郑重写进了正典。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可是这三条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它们都把路得当作一个现成的好人，拿俄米当作一个现成的受苦者。它们没有问：路得那句话是怎样说出来的？拿俄米的苦，又是怎样被接住的？

◆ 四、“不要叫我拿俄米”

先指认缝。这卷书里有两条，一条在拿俄米身上，一条在路得身上。

第一条，在回到伯利恒的那一天：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得 1:19）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得 1:20）

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得 1:21）

“拿俄米”是甜，是愉悦。这个名字是她的自我符号，跟了她一辈子。现实却是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十年异乡，空手回来。名字和日子对不上，对不上到她自己不肯再用这个名字。

她要改名叫“玛拉”。

这是入口一：现实是硬的，原有的理解碎了。本书第 3 章讲过三个入口；拿俄米走的，是第一个。

请留意，拿俄米没有放弃神。她一口一个“全能者”“耶和华”。她不像约伯的妻子那样说“弃掉神，死了吧”。她只是不再假装。“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这句话是控诉，也是承认：神还在，只是我的甜没有了。

第二条缝，在路得身上。她是摩押人。

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申 23:3）

路得的身份是现实里改不了的，摩押女子，这个称呼在书里一再出现〔待核：得 1:22、2:2、2:6、2:21、4:5、4:10〕。以色列的约里，有一条明明白白挡着她的话。

一边是现实的出身，一边是理念的约。这条缝，比拿俄米的那条更硬：拿俄米的苦可以变甜，路得的出身没法改。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美德读法说路得忠诚，可是它没有问：一个摩押女子凭什么能进以色列？预表读法说波阿斯救赎，可是它没有问：申命记的那条律在这里怎么办？家谱读法说她是大卫的曾祖母，可是它没有问：一个“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人，怎么长进了王的家谱？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跟住，再拾一把麦穗

先说清几个词。理念符号，是约、律法、一句话的意思；现实符号，是田、麦穗、一个孩子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名字、心。两类符号顶住了，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叫**结晶**；结晶出来的是**粒子态**，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

现在一句句改读。

“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得 1:14）

在路得说那段话之前，有一个动作：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得 1:14）

“舍不得”，原文是 davaq〔待核：音译与和合本诸处译法〕，意思是黏住、贴紧。这个字在《创世记》2:24 用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连合”和这里的“舍不得”，是同一个字。

路得说话之前，先贴住了。

发现学把 1:16 读成一个决定：路得想清楚了，挑了以色列的神。可是经文的次序不是这样。先是黏住，后是说话。话是从黏住里长出来的。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请看这段话的次序。往哪里去，住哪里，国，神，然后是下一节的死和葬。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得 1:17）

它从脚开始，从住处开始，最后才说到神。路得没有先认一位神，再跟着这位神的子民走。她是先跟着一个人走，跟到这个人的国，跟到这个人的神。

这不是一个外邦人在众神中挑了以色列的神。这是一个自我符号在一段关系里长出来。按本书的说法，路得身上发生的，是爱这股**势能**，就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把她一路拉进了一个新的民族。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这股势能拉到最深处结晶出来的一句话。它稳定，此后再没变过；它整体，拆开了脚、住处、国、神，就不是它；它独立，离开了摩押的那条路，三千年来被带进无数人的婚礼和誓言里。

俄珥巴回去了。

这里要为俄珥巴说一句公道话。

讲台上常把她当作反面：她回去了，路得留下了。可是经文没有一个字责备她。她哭了，亲了婆婆，照着婆婆的话走了。拿俄米自己也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得 1:8）

俄珥巴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没有黏住。

这一点很要紧。如果 1:16 是一道选择题，俄珥巴就是答错的那个。可是《路得记》没有把它写成选择题。路得那句话不是比俄珥巴想得更清楚，是她身上已经长出了一段俄珥巴身上没有长出的连接。两个人面对同一条路，一个人身上的路已经在走了，另一个人的还没有开始。

“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得 2:2）

一句话结晶了，接下来要过日子。

路得到伯利恒的第一件事，是去田里拾麦穗。按《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规矩，收割时要给穷人、寄居的、寡妇留下田角和遗落的穗子〔待核：利 19:9–10、申 24:19〕。路得同时是这三样。

1:16 那句话是理念的，田里的麦穗是现实的。一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要落到一天天弯腰拾穗上去。这是**动能**，就是沿路把连接一条条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从摩押到伯利恒的连接，是一把麦穗一把麦穗接起来的。

波阿斯后来对她说的，正是这件事：

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得 2:11）

他说的不是“我听说你信了耶和华”。他说的是“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她的信是从行里被人看见的。

翅膀与衣襟。

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有一个字连着两个场面。

第二章，波阿斯第一次见路得，为她祝福：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得 2:12）

第三章，路得夜里到禾场，躺在波阿斯脚下。他醒来问她是谁，她说：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得 3:9）

“翅膀”和“衣襟”，原文是同一个字 kanaf〔待核〕。

波阿斯祝她在神的翅膀下得庇护，这是一句祝福，一个理念符号。路得回头对他说：那就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她把他的祝福，原样递回给了他。

这一递，把一句话变成了一件要做的事。神的翅膀在哪里？就在这个说祝福的人身上。祝福不能只是说出口就完了，说的人自己要成为那片翅膀。

本书把这叫作理念符号迁移成现实符号。波阿斯后来在城门口办的那件事，就是这片衣襟真的展开了。

“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得 3:17）

拿俄米那条缝，是被谁接住的?

第一章，拿俄米说“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第三章，路得从禾场回来，带了六簸箕大麦: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得 3:17）

“空手”。拿俄米说自己空空地回来，波阿斯说不可空手回去。这卷书的作者在这两个字上用了心〔待核：1:21 与 3:17 原文是否同词 reqam〕。

拿俄米的苦，不是被一番道理解开的。没有人对她说“神另有美意”。是一个外邦媳妇一趟趟从田里背回大麦，背到了她的“空”被一点点填起来。

拿俄米身上的变化，第二章就开始了:

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得 2:20）

一个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的人，开口为别人祝福了。“玛拉”没有一下子变回“拿俄米”，可是苦里开始有了一点甜。

入口一的人，需要的是新的理解。可是新的理解不一定是一句话。对拿俄米，它是一个人，一袋麦，一个“恩待活人死人”的亲属。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得 4:16）

现在到书的结尾了。

波阿斯在城门口当着长老娶了路得。他说的理由是:

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得 4:10）

城门口其实还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近的那位亲属，经文没有记他的名字，只叫他“某人”（4:1）。他本来愿意赎那块地，一听要连同摩押女子路得一起娶，就退了：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得 4:6）

他守的是规矩，算的是产业，这份谨慎也有它的道理。可是他把这件事看成一笔账，账上多了一个摩押女子，他就不要了。三千年后，没人记得他的名字。

同一条律，他读成了一道门槛，波阿斯读成了一段要接住的关系。

“摩押女子路得”。在城门口，当着长老，她的出身仍然被说出来。没有人假装她不是摩押人。可是同一句话里，她也是“玛伦的妻”，是要“存留他的名”的人。

申命记那条律没有被废掉，也没有被绕过去。一条律和一个人之间，长出了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大到律必须重新被读。本书第 10 章讲过，约要在每一代人的“今日”重新发生。在伯利恒的城门口，它发生了一次。

孩子生下来，邻舍的妇人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拿俄米得孩子了。”

孩子是路得生的，妇人们却说是拿俄米得的。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得 4:16）

这个孩子，是拿俄米那条缝里结晶出来的现实符号。他稳定，从此在她怀里；他整体，是这一家死去的、活着的、外邦的、本族的，全部连在一起；他独立，长大了，成了耶西的父，大卫的祖父，被带进了以色列的整部历史。

妇人们还说了一句：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得 4:15）

“比七个儿子还好”。在那个年代，这是能对一个女人说的最重的话。拿俄米失去了两个儿子，她得到的，被说成比七个还多。

可是她得到的，首先是一个媳妇。孩子是从这个媳妇身上来的，从一句“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来的。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要叫我玛拉”（1:20）	拿俄米苦毒、信心软弱	名字的甜与丧尽的现实对不上，入口一；她没弃神，只是不再假装
“路得舍不得拿俄米”（1:14）	孝顺的表现	davaq 黏住；先贴住，话从黏住里长出来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16）	外邦人决志归信	从脚、住处、国一路长到神；爱的势能拉到最深处结晶
“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2:2）	勤劳的美德	一句话落到天天弯腰上：动能把两个民族一把把接起来
“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3:17）	波阿斯的慷慨	回应 1:21“空空地回来”，苦不是被道理解开，是被一袋袋大麦填起来
“摩押女子路得”（4:10）	交代身份	出身不被抹去，律与人之间长出关系，约在城门口重新发生
“翅膀”与“衣襟”（2:12；3:9）	波阿斯的祝福与路得的求婚	同一个 kanaf，路得把祝福递回给说祝福的人，理念迁移成现实
“我不能赎了”（4:6）	无名亲属放弃权利	同一条律，一个读成门槛，一个读成要接住的关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拿俄米得孩子了”（4:17）	家谱的一环	孩子是拿俄米那条缝里结晶出的现实符号，稳定、整体、独立

◆ 七、门口那张小凳

阮秋红那天夜里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上五点，她照常起来熬骨头汤。婆婆也起来了，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没有剥蒜，只是坐着。

阮秋红盛了一碗汤，端给婆婆。婆婆没接，又说了一遍：你回去吧。

阮秋红把碗放在婆婆手边的小凳上，蹲下来，用越南话说了一句。婆婆听不懂。她又用不太好的壮话说了一遍：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婆婆没说话，低头喝了一口汤。

阮秋红知道，这句话不是她想好了才说的。这十年，她学会了做老友粉，学会了说几句壮话，学会了在清明节跟着婆婆去给公公上坟。丈夫走了以后，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汤，婆婆每天坐在门口剥蒜。这句话是从这十年里长出来的，昨天夜里读到路得，她才找到了说出来的字。

店里的生意没有因此变好。娘家的电话也还会打来。可是那天以后，婆婆不再提让她走的事了。

那年中秋，阮秋红在店里摆了一桌。婆婆那边的几个亲戚来了，她把海防的妹妹也接了过来。一桌人，壮话、越南话、普通话混着说，谁也听不全，谁也没在意。

饭吃到一半，婆婆把阮秋红六岁的女儿抱到腿上，对亲戚们说：这是我们家的。

她说的是“我们家”，不是“我儿子家”。

阮秋红在厨房门口听见了。她想起那卷书的最后，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孩子是她生的，可是那一刻，孩子在婆婆怀里，是这一家人一起得的。

席上一位远房表叔多喝了两杯，说了一句：越南人还是越南人，迟早要回去的。桌上静了一下。婆婆没有看他，只把手里的筷子放下，说：她十年没回去，我儿子走了三年，她也没回去。

表叔没再说话。

她是越南人，这一点永远改不了，街坊叫她“越南妹”，叫了十年。可是她的国就是婆婆的国，她已经说不清，自己是在哪一天长进这一家的。

带走的话

路得不是在众神中挑了一位，是先贴住一个人，跟到她的国与神；拿俄米的苦，被一袋袋大麦接住。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1:16 读成一次外邦人的决志，关上了“话从哪里来”这扇门；发生学读出先黏住、后说话，打开了自我符号在关系里长出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拿俄米得孩子了”读成家谱一环的地方：那个孩子正是“玛拉”那条缝里结晶出来的东西。

◆

14

第14章

《撒母耳记上》：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看的是一颗现成的心吗?

这一章的问题

连先知都一眼看中了高大的以利押，那个没人叫回家的放羊少年，神在他身上看见了什么?

◆ 一、第十一次面试

魏子轩二十四岁，成都一所二本院校的软件工程毕业生。

他找工作找了七个月。简历投出去一百多份，进了面试的十一家，一家也没成。

那天下午是第十一次。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翻着他的简历，问了几个项目上的问题，他答得不差。最后她抬头看了他一会儿，问：你平时注意形象吗?

他愣了一下，说还好。

面试官笑了笑，说今天就到这里，回去等通知。

他知道不会有通知了。

他身高一米六三，偏胖，左边脸上有一块小时候烫伤留下的疤。七个月里，他听过各种说法：“我们这个岗位要对接客户”“团队的氛围比较年轻”“你的条件挺好，就是不太匹配”。没有一个人说出那个字，可是他知道是什么。

他从高新区坐地铁回到城北的出租屋，没开灯，在床上躺了很久。

母亲在老家，信教的。每次打电话，她都会念一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她的意思是安慰他：神看重的是你的心，不是你的脸。

那天夜里，他第一次觉得这句话很刺耳。

神看内心，然后呢？神看见了他的心好，面试官照样不要他。再说，他的心就一定好吗？七个月下来，他心里装的是委屈、是恨、是越来越重的一句“凭什么”。如果神看的是这颗心，看见的又是什么？

他打开手机，找到那一句的出处。《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他从第一章开始往下读，一直读到凌晨。

◆ 二、从最后一位士师到第一位王

《撒母耳记》在希伯来正典里原是一卷书，七十士译本把它分成上下两卷〔待核：分卷的年代与依据〕。上卷从撒母耳出生写起，写到扫罗战死。

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先知和祭司。他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从没有王的士师时代，走到了有王的君王时代。

本书第 12 章讲过，《士师记》的最后一句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撒母耳记上》接着这句话往下写：百姓真的要王了。

撒母耳老了，儿子不行正道，长老们来见他：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上 8:5）

撒母耳很不高兴，去祷告。神的回答是本章第一处核心经文：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撒上 8:7）

第一个王是扫罗，又健壮又俊美，“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9:2）。扫罗失败以后，神差撒母耳去伯利恒，在耶西的儿子中膏一个新王。撒母耳看见长子以利押，心想就是他了。神说了本章第二处核心经文：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 16:7）

一处是百姓要王，一处是神选王。中间隔着一个扫罗。

◆ 三、神看的是品格

释经史上读这两段，主线很清楚。

第一层，读 8:7 为**神权与王权之争**。神是以色列真正的王，百姓要人做王，就是厌弃神。这一段常被拿来讨论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人的统治有它的必要，也有它的危险。撒母耳接下来列出王会怎样征兵、征粮、征人做奴仆（8:11–18），读起来像一份对专制的预警。

第二层，读 16:7 为**品格高于外表**。神选人看的不是身材相貌，是心地品格。这句话在教会里讲得最多，用来劝人别以貌取人，也用来安慰被以貌取人的人。魏子轩的母亲用的，就是这层意思。

第三层，把大卫读成**合神心意的人**。13:14 说神“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是牧童，是诗人，是打死歌利亚的少年。他的心被读成一颗现成的好心：敬虔、勇敢、单纯。神看见了，就选了他。

这几层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8:7 的读法**看见了权力的危险**。撒母耳那份预警，三千年后读来仍然准确。一个民族把盼望全押在一个强人身上，会付出代价。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这一段在近代政治思想里也被认真读过。北美独立前夕，托马斯·潘恩写《常识》，就引了基甸那句“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待

核：《常识》1776 年初版中引经的段落〕。他拿这些经文来反对世袭君主。一段古老的经文，在一场近代的争论里成了论据。这说明发现学的读法有它真实的分量。

16:7 的读法**守住了人的尊严**。一个被人看低的人，听到“神不像人看人”，是真实的安慰。它告诉人：你的价值不由别人的眼光来定。这句话在历史上护住过无数弱小的人。

大卫的读法**给了人一个方向**。人可以有一颗合神心意的心，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样子。

可是这几层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 四、撒母耳也看了外貌

先指认那条缝。它有两处，一处在百姓身上，一处在撒母耳身上。

第一处，在 8:5 和 8:20。百姓要王，理由说了两遍：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 8:20）

“像列国一样”。“为我们争战”。

他们要的，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列国的王坐在宝座上，出征时走在军队前头，人人看得见，摸得着。以色列人的神看不见，没有像，没有宝座。仗打不赢的时候，一个看不见的神，和一个看得见的王，对不上了。

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一次。本卷书第四章，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打败，长老们说：

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上 4:3）

约柜抬进营里，众人大声欢呼，地都震动了（4:5）。结果是更大的惨败，约柜被掳。祭司非尼哈的妻子临死生了一个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4:21）。

一次是约柜，一次是王。两次都是同一件事：拿一个看得见的现实符号，去顶替那个看不见的信。

第二处缝更深，在撒母耳自己身上。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撒上 16:6）

撒母耳是先知。他亲耳听神说过“他们厌弃我”，他亲眼看过扫罗这个“比众民高过一头”的王怎样失败。可是他走进耶西的家，第一眼看见高大的以利押，心里说的还是：就是他。

百姓看外貌，先知也看外貌。

这就是 16:7 那句话说出来的地方。它不是神对一群外人说的，是神对自己的先知说的。缝不在别人身上，就在说这句话的人眼前。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它把 16:7 读成“品格高于外表”，好像人的心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藏在外表底下，神有透视眼，一眼就看见了。可是如果心是现成的、一眼就看得见，那撒母耳这位先知为什么看不见？如果大卫的心是一颗现成的好心，那他后来为什么会犯下拔示巴的事（见第 15 章）？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神看的那颗“内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

◆ 五、从羊群里叫回来的那一个

先说清本章的几个词。理念符号，是一句话、一条信念、一个看人的标准；现实符号，是王座、约柜、身高、一块纪念碑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

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习惯和心。两类符号顶住了，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叫**结晶**；结晶出来的是**粒子态**，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现实符号固化在对象一端，本书叫**偶像**。

现在一句句改读。

哈拿的嘴唇。

在百姓要王之前，这卷书先讲了一个女人。它的第一章，没有王，没有战争，只有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哈拿，在示罗的殿里祷告。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撒上1:13）

以利是大祭司。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殿里嘴唇动个不停，没有声音，他看到的是一个醉妇。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1:14）

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撒上1:15）

这是全卷书第一次“看外貌”。大祭司看见了嘴唇，没看见心。

这卷书一开头就放下了这条线，到第十六章才收拢。以利看哈拿，撒母耳看以利押，百姓看列国的王，都是同一种看法。而撒母耳本人，正是哈拿那颗“愁苦的心”在殿里倾吐以后生下来的孩子。

那个年代，经文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3:1）。人看得见的东西很多，听得见的很少。

“像列国一样。”

百姓要王，不是要一个人，是要一个形状。列国都有王，那个形状是现成的，搬过来就能用。

按本书的说法，这是用一个现实符号去顶替一个自我符号。信是要在人身上长的，要付能量，要熬年月；王是可以立的，一次膏油，一次欢呼，就有了。

所以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厌弃的不是撒母耳这个人，是那条要长的路。百姓想要一个现成的东西，免了长的那段苦。

本书第 3 章讲过：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一个现成的王，可以替他们打仗，不能替他们信。

扫罗：一个被立起来的形状。

扫罗正是那个形状。经文介绍他，先说外貌：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上 9:2）

可是到了要立他为王的那天，众人找不到他：

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撒上 10:22）

高过众人一头的人，藏在行李堆里。外面那个形状已经有了，里面那个人还没长出来。

后来扫罗打了胜仗，做的第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迦密，在那里立了记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上 15:12）

为自己立碑。本书第 11 章讲过，约书亚在示剑立石头，是为了让一番话不散；扫罗立碑，是为了让自己的名不散。同是现实符号，一个接住关系，一个接住面子。

等到撒母耳当面责备他违背神的命令，扫罗说：

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撒上 15:30）

“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他认了罪，可他最在意的，仍然是别人看他的样子。

后来大卫打败歌利亚回来，妇女们唱：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撒上 18:7）

扫罗甚发怒，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18:8）。一首歌，就让这位王坐不住了。一个靠别人眼光撑起来的形状，别人的眼光一挪开，它就塌。从这一天起，扫罗的后半生都在追杀大卫。

神对这一切的反应，经文只写了一句：

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上 15:11）

“我后悔了”，这个“后悔”是 nacham〔待核〕，本书第 37 章读《约拿书》时会细讲。这里只记下一件事：神没有把扫罗当作一件现成的、选错了就扔掉的东西。神也忧愁，撒母耳也“终夜哀求”。

扫罗不是坏人。他起初谦卑，打过胜仗，也真心想讨神喜悦。可是他身上那个“王”，始终是外面立起来的一个形状，没有从里面长出来。这个形状越大，里面越空。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现在回到耶西的家。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心里说“必定在他面前”。

他看见的是什么？是另一个扫罗。高大，长子，一看就像个王。撒母耳的眼睛里装着一个现成的“王的样子”，以利押正好对上了。

“人是看外貌”，原文的意思接近“人看眼前的”〔待核：le'enayim 的字面〕。人看的，是已经长成了、摆在眼前的东西。身高是长成了的，长子的身份是现成的，相貌是看得见的。人用一个现成的标准，去套一个现成的样子，对上了就选。

这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毛病。这是一种看法：只看已经成形的东西。

这种看法在日子里到处都是。一个班级选班长，老师多半会挑成绩最好、说话最响的那个。这不算错，那个孩子确实能管事。可是坐在最后一排、每天帮值日生多擦一遍黑板的那个孩子，老师未必看得见。他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正在长，只是还没长成“班长的样子”。

人用来看人的，往往是一张现成的表格：身高、学历、长子、口才。表格上能填的，都是已经长好的。正在长的东西，填不进去。

“耶和华是看内心。”

心，原文是 lev〔待核〕。本书第 5 章的词义表里说过：在发现学里，心是情感器官或内在本质；在发生学里，心是自我符号所在之处，是石心与肉心的那个地方。

发现学把这句读成：神有一双透视眼，越过外表，看见了里面那颗现成的好心。

可是请看接下来发生的事。耶西七个儿子都过了一遍，神都不选。撒母耳问：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撒上 16:11）

“还有个小的”。

连他父亲都没把他叫来。在耶西的眼里，这个小儿子根本不在候选的名单上。他不是长子，不在家，在野地里放羊。

这里要老实说一句：经文接着写大卫“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16:12）。大卫并不难看。所以16:7不是说神专挑长得不好的人。它说的是：大卫不在任何人的眼睛里。他不是被人看了、被嫌弃了，他是根本没被看。

神看的“内心”，不是一个藏在外表底下、现成摆着的东西。它是一个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正在长的东西。

大卫的心长在哪里？他后来自己说了：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撒上17:34）

在野地里，一个少年一次次从狮子和熊口里把羊羔救出来。这是**动能**，沿路一次次拆开、重接，一段一段走出路来。野地，羊群，父亲的家，那是托着他的**势能**，就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一次次以后，他身上有了一个稳下来的东西，敢去迎一个三米高的巨人。那是**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

神看的，是这颗正在野地里长的心。人看不见它，因为它还没有长成任何一个现成的样子。

所以13:14那句“合他心意的人”，也可以这样读。合神的心意，不是一颗出厂就合格的心，是一颗在一段路上、在一张网里、一次次被长出来的心。

扫罗的盔甲。

大卫要去迎战歌利亚，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他穿上：

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撒上17:39）

“素来没有穿惯”。

扫罗的盔甲是一个现成的王的样子。高大的扫罗穿着合身，少年大卫穿着走不动。大卫没有硬撑着穿，他脱了。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撒上 17:40）

杖、石子、牧人的囊、机弦。每一样都是他在野地里用惯了的。这些不是王的装备，是他自己那条路上长出来的东西。

他对歌利亚说的话，把这一章的对照说透了：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撒上 17:45）

刀枪和铜戟，是看得见的现实符号。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看不见。可是在这个少年身上，那个看不见的名，是和五块石子、一根机弦、无数个守着羊群的夜晚长在一起的。

大卫的心，也不是打死歌利亚那一天就长完了。他被扫罗追杀的那些年，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洞里，他只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心里还自责：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上 24:6）

一个被追杀的人，不肯杀追杀他的人。他身上那颗心，又在山洞里长了一层。

可是这颗心并没有因此定型。本书下一章会看到，同一个大卫，做王以后，在一个春天的晚上，从王宫的平顶上看见了一个女人。心是长出来的，也会长歪。神看内心，看的从来不是一张合格证。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本卷书里还有一块石头，可以和扫罗的纪念碑放在一起看。在百姓要王之前，撒母耳带领以色列打败非利士人，立了一块石头：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上 7:12）

“到如今”。这块石头记的是一段路：从过去到现在，一路被帮助。它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路标，后面的路还要接着走。

扫罗的纪念碑是给自己立的，以便以谢是给“耶和华帮助”立的。一块固化了一个人的名，一块记下了一段还在长的关系。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像列国一样”（8:5、20）	百姓要人治理，厌弃神权	要一个现成的形状，免了信要长的那段苦：现实符号顶替自我符号
“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8:7）	神权与王权之争	厌弃的是那条要长的路
抬约柜入营（4:3）	迷信约柜的能力	同一个动作：拿看得见的东西顶替看不见的信，现实符号固化成偶像
扫罗“比众民高过一头”却“藏在器具中”（9:2；10:22）	外表出众而性格怯懦	外面的形状已立，里面的人没长出来
“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必定在他面前”（16:6）	先知一时失察	缝就在说这句话的人眼前：先知也只看已经成形的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16:7）	品格高于外表，神有透视眼	人看现成的样子，神看在人看不见处正在长的心
“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16:11）	神拣选卑微的人	大卫不是被嫌弃，是没被看见；心长在野地里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17:39）	大卫谦卑，依靠神不靠盔甲	现成的王的样子套不上，他用自己路上长出来的东西

◆ 七、那块疤

魏子轩读到大卫脱下扫罗盔甲的那一段，停了下来。

他想起这七个月，自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他买了一套八百块的西装，穿着不合身，肩膀那里总是吊着。他去理发店剪了一个视频里说“显瘦”的发型。他甚至在网上查过，脸上那块疤做激光要多少钱。

他一直在往自己身上套一副现成的盔甲。

套完以后，他坐在面试官面前，走不动。说话不自在，笑也不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她是不是在看我的脸”。

面试官看外貌，这不公平，他很清楚。这件事不会因为他读了一章圣经就改变，下一家公司也还会有人以貌取人。

可是他自己呢？他也在看外貌。他看自己，也只看那块疤、那一米六三、那件不合身的西装。他用面试官的眼睛看自己，看得比谁都狠。

那天夜里，他没有想通什么大道理。他只是想起了大学四年里一件很小的事。

大三那年，他和两个同学接了一个帮社区卫生站做排班系统的活，没有钱，算课程实践。卫生站的护士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什么都不懂，需求一天改三遍。他陪着她一遍一遍地改，改了两个多月。系统上线那天，护士长给他们三个人一人送了一袋自己家晒的腊肉。

这件事从来没写进简历。他觉得太小，拿不出手。

第二天，他把那套西装挂回了衣柜，穿了一件平常穿的格子衬衫。他把简历重新写了一遍，把卫生站那件事写了进去。他写得很具体：改了多少次需求，怎样跟一个不懂电脑的人一句句对。系统上线后，护士排班的时间从每周半天减到了一个小时。

第十二次面试，是一家做医疗软件的小公司。面试他的是技术总监，一个四十多岁、头发稀疏的男人。他问了很多卫生站的事，问得很细。最后他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医院里的人，他们不在乎你长什么样，在乎你肯不肯听他们说话。

魏子轩被录用了。

他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又念了那一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这一次，他没有觉得刺耳。他知道，神看的那颗心，不是一颗藏在疤底下、现成的好心。那颗心是在卫生站里，陪着一个不懂电脑的阿姨一遍遍改需求的时候，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他自己以前也没看见它。

带走的话

人看已经成形的样子，神看人看不见处正在长的心；那颗心不是现成摆着的，是在野地里长出来的。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16:7 读成神有透视眼、一眼看见一颗现成的好心，关上了“心怎样长”这扇门；发生学读出心在野地里长，打开了自我符号成形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撒母耳看以利押读成“一时失察”的地方：那正是 16:7 要指出的缝，就在先知自己眼前。

◆

15

第15章

《撒母耳记下》：“你就是那人”：一句话怎样让一个王重新发生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能义愤地判别人“该死”的王，为什么几个月都看不见自己做过的事？

◆ 一、老师讲的那个故事

邓建华四十九岁，长沙一所区属中学的校长，做了七年。

那天下午，他主持了一个处分会。一位三十岁的年轻老师，为了让自己带的班在区统考里不垫底，私下改了三个学生的分数。事情被查出来，家长闹到区教育局。会上，邓建华说得很重：“教育最怕的就是不公平。分数可以低，人不能歪。”

会开完，他心里不太舒服，又说不清为什么。

晚上，他去看望自己当年的老师。钱老师八十一岁，教了他三年高中语文，退休二十年了，住在岳麓山下的老宿舍里。他每年总要去两三次。

两人坐着喝茶，邓建华讲了下午的事。钱老师听完，没说什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钱老师说，他退休前那几年，认识一所县城中学的教务主任。那一年学校有一个保送省重点大学的名额，按成绩排，该给一个乡下孩子。孩子父母在外地打工，跟着奶奶过。可是县里一位领导的儿子也在那一届，成绩差一截。那位教务

主任拿了个“综合素质加分”的办法，把名额挪过去了。乡下孩子后来考了个专科，读了一年就退学去打工。

邓建华听得火起来，说：这种人怎么当得了教务主任？这比改三个分数恶劣十倍。这种人就不该在学校里待。

钱老师放下茶杯，看着他，说：建华，那一年是 2012 年〔待核：人物设定年份〕。

邓建华愣住了。

2012 年，他在县一中做教务主任。那个乡下孩子姓什么，他已经想不起来了。那件事他也早就不想了。他一直跟自己说，那是上面的意思，换谁都一样。

那天晚上，他开车回家，在湘江边停了很久。

他家里有一本妻子的圣经。他记得妻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先知给国王讲了一个故事，国王听了大怒，先知说“你就是那人”。

他那时觉得，这是个讲得很巧的故事。

◆ 二、一个王和他的家

《撒母耳记下》接着上卷，从扫罗战死写起，写的几乎全是大卫做王的四十年。

前半部是上升。大卫先在希伯伦作犹大王，后来统一以色列，攻下耶路撒冷，把约柜迎进城里。经文给这一段下的评语是：

大卫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撒下 8:15）

第七章是全卷的高峰。大卫住进了香柏木的宫殿，心里不安：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撒下 7:2）

他想为神造一座殿。神借拿单回话，说不要你给我造房子，我要给你建立一个家：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撒下 7:12）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

这是本章的第一处核心经文。

后半部是下降。第十一章，大卫和拔示巴同寝，又借亚扪人的刀杀了她的丈夫乌利亚。从那以后，暗嫩、押沙龙、亚多尼雅，大卫的家里刀剑不断。

转折点在第十二章，先知拿单来见他，讲了一个比喻。大卫听完大怒，拿单说了本章第二处核心经文：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撒下 12:7）

一处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一处是神对大卫的审判。两处都由同一位先知说出来。

◆ 三、一份永约和一次揭罪

释经史上读这两段，有两条主线。

第一条，读 7:12–16 为**大卫之约**。神无条件地应许大卫的王朝永远坚立。这个应许后来成了弥赛亚盼望的根：王国亡了，大卫的后裔不在位了，以色列人仍然等候一位“大卫的子孙”。新约开篇第一句，就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太 1:1）〔待核：和合本字句〕。神学传统把这一约看作恩典之约在旧约里最清楚的表达之一。

第二条，读 12:7 为**先知揭罪与王的悔改**。拿单是勇敢的先知，敢当面指责国王。大卫是真心悔改的罪人，一句“我得罪耶和华了”（12:13），没有推脱，没有辩解。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标题说，那首诗就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时作的。教会把这一章和那首诗一起读，作为悔改的范本。

此外，拿单的比喻本身常被当作**说话的艺术**来读。不直接指责，先讲一个故事，让对方自己下判断。这在讲道学、辅导学里被反复引用。

这几条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大卫之约的读法**守住了恩典的次序**。神的应许不靠大卫的功劳。大卫想为神做点什么，神说你不用为我造房子，我为你建家。在人与神之间，先付出的是神那一端。这个次序，是整部圣经的骨头。

悔改的读法**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大卫犯了极大的罪，通奸、谋杀、掩盖。经文一个字没有替他遮掩。这卷书的诚实，在古代王室文献里极少见。

说话艺术的读法**看见了比喻的力量**。一个人对自己的事常常看不清，对别人的事却看得很清。拿单利用的，正是人这个特点。

这一章在教会历史上还真被“用”过。公元四世纪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帖撒罗尼迦屠城。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写信给他，拒绝他领圣餐，信里就拿大卫和拿单作比〔待核：安波罗修致狄奥多西书信的编号与年份，通说 390 年〕。皇帝后来公开认罪。一个主教敢对皇帝说“你就是那人”，靠的正是这一章立下的先例。这个读法守住了一条很要紧的东西：没有人大到可以不被说。

可是这几条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

◆ 四、他能判别人，却判不了自己

先指认那条缝。它在经文里有两头，一头是大卫判别人的能力，一头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

一头，是 8:15：“向众民秉公行义”。大卫是一个公正的王，这不是客套话。在拿单讲完比喻的那一刻，这份公正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撒下 12:5）

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撒下 12:6）

听一个故事，他就起誓、就判、就定出赔偿的数目。他判得又快又准，“没有怜恤的心”，一下子点到了要害。这是大卫身上一个结实的理念符号：公义，怜恤，不可欺负穷人。

另一头，是第十一章。乌利亚被杀以后，约押派人来报信，大卫回了一句话：

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撒下 11:25）

“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

这是大卫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打仗嘛，总要死人，乌利亚只是运气不好。他用这句话，把一场谋杀讲成了一次战争中的意外。

再往后：

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下 11:27）

“生了一个儿子”。从拔示巴怀孕，到孩子出生，至少过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大卫照常作王，照常审案，照常“秉公行义”。

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缝的旁边，就是乌利亚。大卫把他从前线叫回来，想让他回家与妻子同寝，好遮掩拔示巴怀孕的事。乌利亚不肯：

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撒下 11:11）

一个赫人，一个外邦的军官，守着以色列的约柜和同袍的规矩，守得比王还紧。他的忠诚，正好照出大卫的缝。大卫没有被这面镜子照醒，他写了一封信，让乌利亚自己带回前线，信里写的是把他放在阵前最险的地方。

这件事的开头，经文写得很平常：“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11:2）。本书第 14 章读过“人是看外貌”。那个从羊群里被叫回来、没人看见的少年，做了王，站在平顶上，看见了。

这就是缝。一个能义愤地判那富户“该死”的王，和一个刚刚杀了人、娶了人家妻子的王，是同一个人。他身上的公义（理念）和他自己的所为（自我），对不上。

可是这条缝，大卫自己看不见。几个月了，他没有看见。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它把这段读成“罪被揭发，人悔改”。好像罪是一件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大卫心里早就知道，只是瞒着；先知一揭开，他就认了。

可是如果大卫心里早就知道，他听比喻时为什么会大怒？一个心里明知自己做了这事的人，听到一个这么像的故事，第一反应会是心虚，不会是起誓。

大卫的大怒说明：他是真的没看见。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一个人怎样看不见自己身上的缝？一句话又怎样让它显出来？

◆ 五、一个比喻打开的缝

先说清本章的几个词。理念符号，是一条公义的原则、一个判断；现实符号，是宫殿、约柜、一只羊羔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心、他对自己是谁的那份把握。两类符号顶住了，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叫**结晶**；结晶出来的是**粒子态**，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

本书第 3 章讲过信仰发生的三个入口。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大卫这里走的就是入口二：他的公义太硬了，硬到他自己做的事塞不进去。于是那件事被讲成了刀剑无眼的意外，被挪到了视线之外。

现在一句句改读。

“一只小母羊羔。”

拿单的比喻是这样的：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撒下 12:3）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撒下 12:4）

“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拿单说得很细。这只羊羔不是一件财产，是一个家里的人。

请留意，这个比喻不是第十一章那件事的翻版。比喻里没有通奸，没有谋杀，只有一只羊羔被抢了吃掉。拿单把事情缩小了，缩到一个任何人都能一眼判清的程度。

为什么要缩小？因为大卫那件事已经被他自己讲成了别的样子。直接说“你通奸杀人”，他心里早有一套说法等着：“那是战争”“那是意外”“我后来娶了她，也算负责”。这套说法是一层壳，硬的，直接去敲，敲不开。

拿单绕开了这层壳。他讲了一个大卫没有防备的故事，让大卫身上那个最结实的理念符号，公义，先站出来，先下判决。

“行这事的人该死。”

大卫判了。判得又重又快。

这一刻，他身上的公义被调到了最高。它没有被壳挡住，因为这个故事看起来和他毫无关系。

本书把这叫作**势能**被拉满。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大卫身上那张“公义、怜恤、不可欺负穷人”的网，在这一刻被整个拉了起来，绷得最紧。

“你就是那人。”

然后拿单说了这五个字。

原文只有两个词，attah ha'ish〔待核：音译〕，“你，那人”。

这五个字没有讲任何新的道理。它只是把大卫刚刚亲口说出的判决，和大卫自己做的事，放到了同一个地方。

那张绷到最紧的公义的网，一下子落到了大卫自己身上。理念和自我，在一句话里正面撞上了。

这就是缝显出来的那一刻。几个月来被一句“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遮着的东西，被他自己的判决照亮了。他不能再说那是别人的事，因为“该死”两个字是他自己的嘴说的。

发现学说拿单“揭发”了罪。本书说，拿单没有揭发什么现成藏着的东西。他做的事更难：他让一条看不见的缝，在大卫自己身上显出来。比喻是一把刀，刀刃是大卫自己的公义。

比喻的这个用法，日常里其实常见。一位母亲想让上中学的儿子明白他对妹妹太凶，直接说，儿子会顶嘴：“是她先惹我的。”她换个法子，讲班上有个同学天天欺负比他小的孩子。儿子听了很气，说那人太不像话。母亲没接话，只是看了他一眼。儿子不出声了。

这一眼，管用的不是母亲的道理，是儿子自己刚说出口的那句“太不像话”。

可是这个法子也有它的界限。它要求听的人身上真有一个结实的东西，可以被拉起来。大卫身上有公义，那个儿子身上有是非。如果一个人身上什么都没有了，讲一百个比喻也照不出缝来。拿单敢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他知道大卫还是那个“秉公行义”的王。

“我得罪耶和华了！”（撒下 12:13）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撒下 12:13）

大卫的回答，原文只有两个词〔待核：chatati laYHWH〕。

扫罗被撒母耳责备时，说了一长串话：“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撒上 15:30，见第 14 章）。比起来，大卫这一句短得惊人。没有“虽然如此”，没有“可是”，没有要人抬举他。

这句短话，是旧的那层壳碎了以后，露出来的东西。

一颗破碎的心。

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标题，把这首诗系在这一刻（诗 51 篇题）。本书不在这里展开这首诗，只借其中两句作旁证：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 51:3）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 51:17）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几个月前，它不在面前，它被挪到了那句托辞后面。现在它回到了面前，而且“常在”。

这就是新结晶出来的那个自我符号：一颗知道自己是“那人”的心。它稳定，“常在我面前”，不再被挪开；它整体，公义和自己的罪不再分在两处，合成了一个东西；它独立，三千年来离开了耶路撒冷的王宫，被带进无数人的认罪里。

“忧伤痛悔的心”，原文“痛悔”有被压碎的意思〔待核：nidkeh 的字义〕。旧的壳碎了，新的心才长得出来。

“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这颗新的心，在接下来的事里显出了它的样子。

拿单说，大卫和拔示巴的孩子必定要死（12:14）。孩子病了，大卫禁食，躺在地上七天，谁劝都不起来。孩子死了，臣仆不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可是大卫一知道孩子死了：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撒下 12:20）

臣仆们看不懂。大卫说：

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撒下 12:23）

发现学常把这一段读成大卫的信心：他相信死后能和孩子团聚。这读法有它的道理。

发生学还读出另一层。这个大卫，和第十一章的大卫不一样了。第十一章的大卫，用一句“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撒下 11:25）把死亡推开。这里的大卫，正面看着死亡说：“他不能回我这里来。”他不再推开现实，也不再被现实压垮。他起来，沐浴，敬拜，吃饭。

一个能接住现实的人，是新长出来的。

这里要补一句，免得读偏。大卫后来并没有从此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他对暗嫩的罪没有管，对押沙龙的怨也没有及时化解，家里的刀剑一次比一次重。一次结晶，不等于一辈子定型。本书第 3 章讲过：粒子会熔开，也会再结晶。大卫后半生还会有新的缝，有的接住了，有的没有。

“我是谁？”与“你就是那人”。

现在回到第七章，神的应许。

大卫想为神造殿，神说不，我要为你建家。大卫听了，进去坐在神面前，说：

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撒下 7:18）

“我是谁”。

这是大卫在高峰时的一问。答案似乎很清楚：我是一个从羊圈里被召来的人，“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7:8），神给了我一切。

五章以后，拿单给了这个问题另一个答案：“你就是那人。”

两个答案都是真的。一个从羊圈里被召来、被应许永远坚立的王，和一个杀了乌利亚、抢了他的羊羔的人，是同一个人。7:18 的大卫只知道前一半。12:13 以后的大卫，两半都知道了。

所以 7:16 的应许，不是一张一次签完就锁进柜子里的合同。发现学把它读成“无条件之约”，这读法守住了神的信实，本书不否认。可是请看，这个应许是怎样活下来的：

大卫犯了罪，应许没有被收回，“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可是“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12:10），大卫的家从此不再是第七章那个安稳的家。约还在，它被改写了：应许里有了伤口，后裔的路上有了刀剑。

本书把这叫作**回写**，就是新结晶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改写了原先的条件。第七章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7:11），建的方式，不是一次立好、永不动摇的房子，是一个要穿过罪、刀剑和悔改，一代一代被重新建起来的家。

“家”在这里，是一条要长的路。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必为你建立家室”（7:11–16）	无条件的永约，弥赛亚应许的根	应许不收回，却被罪与悔改回写；家是穿过刀剑一代代重建的路
“主耶和华啊，我是谁”（7:18）	大卫的谦卑	高峰时的自我只知道一半，等着第十二章的另一半
“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11:25）	大卫冷酷地掩盖罪行	给自己讲的故事：把谋杀讲成意外，缝被挪到视线之外
“行这事的人该死”（12:5）	大卫的公义感尚存	公义的势能被拉满，比喻绕开了那层壳
“你就是那人”（12:7）	先知揭发罪行	不揭发现成的东西，让大卫自己的判决照亮那条缝：入口二
“我得罪耶和华了”（12:13）	真心悔改的范本	旧壳碎了露出的一句短话；与扫罗的“虽然如此”对照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 51:3）	认罪的诗	新结晶的自我符号：不再被挪开，稳定、整体、独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必往他那里去”（12:23）	相信死后团聚的信心	从推开死亡到正面接住现实，一个新长出来的大卫

◆ 七、那个乡下孩子

邓建华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

他没有睡。他翻出 2012 年的工作笔记，那一年的笔记本居然还在书柜里。他一页页翻，翻到了那一届的保送名单，翻到了那个乡下孩子的名字。

他看着那个名字，想起下午自己在处分会上说的话：“分数可以低，人不能歪。”

那句话不是假的。他是真心这么想的，这七年他也是这么管学校的。可是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他从没想过要先对着自己说一遍。

十二年里，他跟自己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上面的意思，我只是执行。这个故事讲得很顺，顺到他真的忘了。钱老师没有敲那层壳，钱老师讲了另一个故事，让他自己先把判决说了出来。

“这种人就不该在学校里待。”这是他自己说的。

第二天，他没有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先去找了那位被处分的年轻老师。他没有撤销处分，改分数是真错了，该担的要担。可是他跟那位老师说了一句：你的错是真的，我也有过比这更大的错，没人查出来。我们一起看看，怎么让你带的班以后不用靠改分数也不垫底。

年轻老师很意外，眼圈红了。

后来的事更难。他托县一中的老同事打听，找到了那个乡下孩子。孩子现在三十岁了，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线长，结了婚，有一个女儿。邓建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他说了自己是谁，说了当年的事。他说对不起。

那边很久没出声。后来那个人说：邓老师，都过去了。又说：我女儿明年上小学，我想让她好好读书。

邓建华说，到时候有什么需要，你找我。

他知道一个电话补不回一个人的十二年。有些东西，像那个孩子说的，“不能回我这里来”了。

可是从那天起，他每次在会上讲“公平”两个字，心里都会先过一遍那个名字。这两个字在他身上不再只是一条原则，它连着一个具体的人，连着一个他自己做过的事。

钱老师后来问他，那天晚上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钱老师说：直接说，你会跟我讲上面的意思。我讲个故事，你自己先把话说了。

邓建华说：老师，我那天差点在湘江边哭出来。

钱老师说：哭得出来，就还来得及。

> **带走的话**
>
> **“你就是那人”没有揭开现成的罪，它让一个人亲口说出的公义，落回他自己身上。**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12:7 读成先知揭发、王认罪，关上了“他为何看不见”这扇门；发生学读出比喻绕开那层壳，打开了缝在人身上自己显出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大卫听比喻时的大怒读成“公义感尚存”的地方：那大怒正说明他真没看见，缝是被一句话显出来的。

◆

16

第16章

《列王纪上》：风、地震、火之后：那微小的声音

这一章的问题

以利亚在罗腾树下求死，神为什么先给饼、水和睡眠，后来才有那微小的声音？

◆ 一、下夜班的早上七点

许诺三十六岁，杭州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主治，干了九年。

那是一个连续值了三个夜班之后的早上。最后一个夜班，她和同事抢回了一个心跳停了四十分钟的年轻人。凌晨四点，病人的心电图重新跳起来，抢救室里有人拍了一下手。科主任第二天在群里点名表扬，说这是今年最漂亮的一次复苏。

早上七点交完班，她走出医院大门，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不起来了。

不是腿软。是她忽然什么都不想要了。不想回家，不想吃东西，不想看手机里那条表扬的消息。她坐在那里，脑子里冒出一句话：要是能一直这样坐着，不用再进去，就好了。

这句话把她自己吓了一跳。

她是基督徒，从大学团契就开始，十几年没断过。教会里的人都说她是“有负担的医生”。可是那天早上，她连一句祷告都想不出来。她想过要不要去找牧师谈谈，又想到牧师一定会跟她讲道理：你要靠主得力，你昨晚救了一条命，这是神的恩典。

道理她都知道。她现在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丈夫开车来接她。她上了车，一句话没说。到家，丈夫给她煮了一碗小馄饨，她吃了两口，睡了。一觉睡到下午四点。醒来，丈夫又端来一碗粥，说你再吃一点，再睡一会儿。

晚上九点，她醒了第二次。屋里很静，丈夫在客厅看书。窗外下着小雨。

她拿起床头的圣经，随手一翻，翻到了《列王纪上》第十九章。她读到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求神取他的性命。

她坐了起来。

◆ 二、一个国分成两半的年代

本书第 3 章讲信仰发生的三个入口时，只点了以利亚的名；这一章是入口三的完整演出。

《列王纪》在希伯来正典里原是一卷书，后来分成上下两卷〔待核：分卷的年代〕。上卷从大卫晚年写起，写所罗门的智慧和圣殿，写王国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一直写到北国亚哈王的年代。

本章的两处核心经文，一处在开头，一处在中间。

开头是所罗门。他刚做王，神在梦中问他要什么，他说：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王上 3:9）

中间是以利亚。北国的亚哈王娶了西顿公主耶洗别，在国中立巴力的坛。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上和四百五十个巴力的先知对阵，天降下火来，烧尽了祭物。可是紧接着，耶洗别要他的命，他逃到了旷野，逃到了何烈山。神在山上从他面前经过：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王上 19:11–12）

一个王求一颗能分辨的心，一个先知在风、地震、火之后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本章读的是第二处；第一处，到章末再回来。

◆ 三、神不在大声里

释经史上读这一段，主线很清楚。

第一层，读作**神显现方式的启示**。地震和火，正是西奈山上神降临时的景象，那里还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出 19:16–18）〔待核：出 19 章是否有“风”〕。以利亚到了同一座山（何烈山就是西奈山），期待看见同样的景象。神却不在这些里面，在“微小的声音”里。神借此告诉以利亚，也告诉后来的人：神的作为不只在轰轰烈烈的神迹里，也在安静处。

第二层，读作**先知的灰心与复兴**。以利亚是大能的先知，可是他也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雅 5:17）〔待核：和合本字句〕。他在大胜之后陷入灰心，神医治了他，又差遣了他。讲台上常把它讲成一篇鼓励：属灵的高峰之后，常有低谷；神不会丢下低谷里的人。

第三层，注意到**“微小的声音”的原文**。和合本译作“微小的声音”，希伯来文是 qol demamah daqqah〔待核：音译〕，字面接近“一个细微的静默之声”，有学者译作“一阵轻细的寂静”。这个译法上的争论，让许多读者看到这段经文的奥秘：神的声音近乎寂静。

这几层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第一层**守住了神的自由**。神不被人的期待框住。人以为神一定在火里，神偏不在。这对任何时代想把神绑在某种热闹形式上的人，都是一个提醒。

第二层**把先知当人看**。圣经没有把以利亚写成一个钢铁的英雄。他会怕，会逃，会求死。这卷书的诚实，让无数在低谷里的人觉得自己不是怪物。

第三层**对原文很认真**。“细微的静默之声”这个译法，打开了许多默观传统里的思考，从沙漠教父到今天的灵修作者〔待核：沙漠教父引用此节的出处〕。

可是这几层读法在一个地方停下了。它们都把重心放在第 11—12 节那个声音上，把前面第 4—8 节的饼和水，当作序曲，当作神“顺便”照顾了一下以利亚的身体。

经文的次序不是这样的。

◆ 四、火从天上降下来以后

先指认那条缝。它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的交界处，几节之内。

第十八章的结尾，是以利亚一生的最高点。天降下火来：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王上 18:38）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王上 18:39）

接着是三年半的旱灾结束，大雨降下。以利亚束上腰，跑在亚哈的车前头，一路跑到耶斯列（18:46）。这是现实里的完胜。

可是第十九章一开头，形势一下子反了：

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王上 19:2）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王上19:3）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腾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王上19:4）

这就是缝。请看它的特别之处。

在这里，现实和理念并没有大的对不上。迦密山上，“耶和华是神”这个理念刚刚被火证实了，众民都俯伏了。耶洗别的威胁是真的，可是以利亚经历过比这更大的危险。他在基立溪边被乌鸦叼饼养活过（17:6），在撒勒法让寡妇的儿子复活过，刚刚还一个人对着四百五十个先知。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按说压不倒他。

可是他倒了。

倒的不是理念，也不是现实。倒的是他自己。“罢了”，这两个字说的是：我没有力气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说的是：我身上那个“大能的先知”撑不住了。

这就是本书第3章讲的入口三：没有外部的大矛盾，是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

经文用一个细节把这一点写得很准。“将仆人留在那里”。以利亚把唯一陪着他的人也留下了，自己一个人往旷野里走。他不只是累，他把自己从所有的连接里抽出来了。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住了。它把第十九章读成“灰心—医治—启示—差遣”，其中最要紧的是启示，是那个声音。饼和水是神的体贴，可是只是铺垫。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神不在罗腾树下就开口？为什么要先吃、先睡，再吃、再睡，再走四十天的路，到了山上，进了洞，才有那个声音？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个次序本身，就是答案。

◆ 五、先吃一口，再睡一觉

先说清本章要用的几个词。

本书第 3 章讲过，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无论哪一界，一个新的东西要在人身上结晶成稳定、整体、独立的样子，都要做功：**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内能是连接度，就是断裂的难度。一个人身上的信有多结实，看它要多大的力才拆得开。

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一个人周围那张网，把他往哪边拉，托不托得住他。

动能是沿路把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一个人身上要长出新东西，得有力气去拆旧的、接新的。

本书第 3 章还说过：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用这三样，第十九章可以一节节读。

“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以利亚这时候的状态，用能量律看，一清二楚。

动能是零。他连走路都不想走了，坐在树下，只想死。没有一丝力气去拆什么、接什么。

势能断了。他把仆人留在别是巴，一个人进了旷野。他后来对神说“只剩下我一个人”（19:10），他真的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张网，在他身上已经感觉不到了。

内能还在，可是没有用。他的信没有被拆掉，他还在对“耶和华”说话。可是一个没有动能、没有势能托着的内能，就像一块很结实的石头，摆在原地，不会动。

这时候，给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道理是一个理念符号，要在他身上结晶，需要动能去接。他没有动能。

“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

他就躺在罗腾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王上19:5）

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王上19:6）

神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他睡。第二件事，是拍他一下。第三件事，是给他饼和水。

没有一句话。没有“你为什么灰心”“你要有信心”“你忘了迦密山吗”。

“拍他”。这是一个身体的动作。一个把自己从所有连接里抽出来的人，被碰了一下。这是势能的第一根线，重新接上了。

“炭火烧的饼”，饼是热的。有人在他睡着的时候生了火、烤了饼。

“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吃完了，接着睡。神没有催他。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王上19:7）

第二次。

一次不够。一个耗尽的人，一顿饭、一觉补不回来。神知道这一点，所以又来了一次，又拍了一次，又给了一次。

这一次多了一句话：“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这是第一句话，而它说的不是道理，是路。它给了一个方向：前面还有路。本书说望是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这句话没有讲望是什么，它只是把一点点方向，放进了一个已经能吃得下饭的人身上。

次序在这里很要紧：先饼，再饼，然后才是一句关于路的话。

“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 19:8）

“仗着这饮食的力”。

经文把力气的来源写得清清楚楚：是这饮食。不是一个异象，不是一段启示，是两顿饼和水。

本书第 3 章的能量律说：没有动能，任何新符号都结晶不了。这一节就是那条律在经文里的样子。以利亚要到神的山上去，要听见那个声音，要接受新的差遣。这一切都要做功。做功的力，从饼和水里来。

“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

到了何烈山，他进了一个洞。神问他：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王上 19:9）

他的回答，是一长串的委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王上 19:10）

请注意，四十天的路走完了，以利亚说的话，和罗腾树下的心情没有变。他还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

饼和水补回了他的身体，补回了走路的力气。可是那个“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自我，还没有改。动能有了，新的符号还没有结晶。

所以神接下来做的事，不是又给饼，是让他出来。

风、地震、火。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王上 19:11–12 上）

风、地震、火，是大能。迦密山上降下的，正是火。

以利亚已经见过火了。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祭物，众民都俯伏了。可是没过几天，他坐在罗腾树下求死。

火没有能留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很重的发现。最大的神迹，没有结晶成以利亚身上一个稳下来的东西。迦密山上的火，是一次巨大的动能，它打破了亚哈和巴力的局面。可是它在以利亚自己身上，没有建立起内能。它来得太猛，去得太快，像一场暴雨，冲过了地面，没有渗进土里。

所以神在何烈山上把风、地震、火又走了一遍，然后说：我不在其中。

神不是说火不是我降的。神是说：你以为我在那里，你以为再来一次火，你就好了。不会的。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王上 19:13）

那个微小的声音，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

以利亚的回答，一字不差，又说了一遍（19:14）。

这一点常被读者忽略。微小的声音之后，以利亚没有说“我明白了”，也没有痛哭认罪。他还是那句“只剩下我一个人”。

可是他出来了。“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一个动作，是第十九章里以利亚第一次自己主动往外走。罗腾树下，他是被拍醒的；四十天的路，是“仗着这饮食的力”走的；进了何烈山，他躲进了洞里。现在，听见那个声音，他出来了。

这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做成的事。它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不是一番更好的道理。它小到要人自己往前走一步，才听得见。一个刚刚补回一点力气的人，在一个安静得近乎寂静的声音面前，自己挪出了洞口。

这就是结晶的第一步。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一个耗尽的人身上开始成形。它要的能量很少，少到饼和水就够；它要的条件很难，要人先被托住，才挪得动。

“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接下来，神给了以利亚三件事：去膏哈薛作亚兰王，膏耶户作以色列王，膏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19:15–16）。然后说：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 19:18）

“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说了两遍。神回答：七千人。

这是势能被重新拉起来。以利亚不是一个人，他身边有一张网，有七千个人，只是他看不见。而且，他要去找一个人，以利沙，把自己的外衣交给他。

神给以利亚的，不是一个答案，是一个人和一条路。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王上 19:19）

一个把仆人留在别是巴、独自进旷野的人，现在走出去，把外衣搭在另一个人身上。

从“只剩下我一个人”到“将外衣搭在他身上”，这就是第十九章结晶出来的东西。

整个次序是这样的：先饼水和睡眠，补动能；再一次饼水，加一点方向；四十天的路，动能变成行动；风、地震、火过去，旧的期待被拆开；微小的声音，人自己出洞；七千人和以利沙，势能重新拉起，新的差遣成了以利亚身上的路。

本书第 3 章说，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第十九章就是这句话的全部。

所罗门的那颗心。

现在回到本卷书的开头。

所罗门在基遍的梦里，求的是“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智慧”的原文是 lev shomea〔待核〕，字面是“一颗听的心”。

他求的，是一颗会听的心。

神很喜悦，给了他智慧，“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3:12）。可是这卷书后来写到：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王上 11:4）

一颗“听的心”，到老了，听的是别的声音。

所罗门得到的，是一份极大的、一次给足的恩赐。以利亚得到的，是两顿饼、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要去找的人。一个开局最好，后来固化了；一个落到了谷底，却从谷底长出了新的路。

本卷书一头一尾，正好是一面镜子。会听的心，不是一次求来就永远会听的。它要在每一次耗尽之后，被重新托起来，重新学会听那个微小的声音。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19:4）	大能先知的一时灰心	入口三：理念与现实没有大的对不上，是自我的动能与势能耗尽
“将仆人留在那里”（19:3）	逃命途中的安排	把自己从所有连接里抽出来，势能断了
“天使拍他……饼与水”（19:5–6）	神体贴先知的身体	先补动能、接上势能的第一根线；没有一句道理
“第二次来拍他……你当走的路甚远”（19:7）	神的持续照顾	一次不够；先饼再饼，然后才是一句关于路的话
“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19:8）	神迹般的耐力	能量律在经文里的样子：做功的力从饼和水里来
“风、地震、火……耶和华却不在其中”（19:11–12）	神不只在轰烈中显现	迦密山的火没有结晶在以利亚身上；旧期待被拆开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19:12）	神在安静中说话	小到要人自己往前走一步才听得见；以利亚第一次自己出洞
“留下七千人”“将外衣搭在他身上”（19:18–19）	神的余民；先知的接班人	势能重新拉起；从“只剩下我一个人”到把外衣交出去
“求你赐我……能辨别是非”（3:9）	所罗门求智慧的榜样	一颗“听的心”会固化；要在每次耗尽后被重新托起

◆ 七、那碗馄饨

许诺那天晚上读完第十九章，下床走到客厅。

丈夫抬头看她。她说：你给我煮的那碗馄饨，还有吗？

丈夫笑了，去厨房又煮了一碗。她坐在餐桌前，一个一个吃完了。

她想起早上坐在医院门口台阶上的那句话：“要是能一直这样坐着，就好了。”那句话，和以利亚在罗腾树下说的“罢了”，是同一句。

她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句祷告都想不出来，为什么连牧师的道理都怕听。不是她的信没了。她的信还在，她还在对神说话，哪怕说的只是“罢了”。可是她身上一点动能都没有了。三个夜班，一个四十分钟的复苏，那是一场迦密山上的火。火降下来了，病人活了，大家拍手了。可是那团火烧尽的，也有她自己。

一碗馄饨，一觉睡到下午，一碗粥，再睡。这些不是在救她的信。这是在给她的信补上能接着走路的力气。

第二天，她没有去找牧师谈。她给科主任发了一条消息，说想调两天休。主任很快批了。

她给大学团契时的一个姐妹打了个电话。那个姐妹在宁波做儿科护士，两个人一年见不上一次。她什么都没多说，只说最近很累。姐妹说，周末我过来，我们去龙井那边走走，不说话也行。

周六，她们在山里走了一下午，真的没怎么说话。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茶园里很静，远处有人在炒茶。姐妹忽然说：你知道吗，我上个月也坐在医院楼梯间里哭了半个小时。

许诺停下来，看着她。

她一直以为，科里只有她一个人这样。

回到急诊科的第一个夜班，凌晨两点，来了一个车祸的中年人，没救过来。家属在走廊里哭。许诺处理完，坐在医生办公室里，没有像以前那样马上去看下一个病人。她闭上眼睛，坐了五分钟。

她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屋里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和走廊里那家人低下去的哭声。

可是她在那五分钟里，第一次没有去想“我要撑住”。她只是坐着，让自己在那里。

五分钟以后，她站起来，去看下一个病人。

后来，科里一个刚来的规培医生，在连续夜班之后的早上，也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许诺下班路过，看见了。她没有过去讲什么，她去医院门口的早餐店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走过去放在那个年轻人身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先吃，吃完回去睡一觉。

那个年轻人抬起头看她，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

她走出几步，想起以利亚把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她没有外衣可搭。她只有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和一句“先吃”。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许诺自己后来也去医院的员工心理支持中心谈过几次，她说，那也是一种饼和水。

带走的话

耗尽的人先要饼、水和睡眠，力气回来，那微小的声音才听得见；次序本身就是神的答案。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重心放在微小的声音这启示上，关上了“饼和水为何在先”这扇门；发生学读出能量律的次序，打开了入口三先被托住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 19:5–8 读成神“顺便”照顾身体的地方：“仗着这饮食的力”正是整段发生的起点。

◆

17

第17章

《列王纪下》：约西亚“发现”了律法书：一次发现，怎样变成一场发生

> 这一章的问题
>
> 律法书在殿里被找到时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王一听见就撕裂了衣服？

◆ 一、樟木箱底的那本日记

叶淑贞五十五岁，福州一家建材公司的会计，做了三十年账。

父亲是去年冬天走的，八十四岁。今年清明前，她和弟弟回到仓山的老房子，要把父亲的东西清一清，房子准备卖了。

弟弟负责家具，她负责纸。父亲是老中学的语文老师，纸多：教案、作业本、几十年的报纸剪贴、一捆捆来往的信。她做会计的习惯，一样一样登记，分成“留”“捐”“扔”三堆。

樟木箱的最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一本硬皮笔记本，封面写着“一九七四”〔待核：人物设定年份〕。

她当时没细看，在登记表上写了一行：“日记一本，1974年，留。”写完，接着去理下一捆信。

那天晚上，弟弟回去了，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睡不着，她想起那本日记，拿出来翻。

翻到第三页，她停住了。

日记里写的是1974年的冬天。父亲那时三十四岁，在闽北的一个公社劳动。日记里写到一个人，父亲叫她“阿琴”。写阿琴给他送过一碗地瓜粥，写他们在河边说过的话，写他托人带信，写那年腊月阿琴嫁到了邻县。

最后一篇写的是：“今日接家中信，母病，嘱回福州成婚。女方姓林。”

姓林的，是她母亲。

叶淑贞坐在父亲的书桌前，一直读到天亮。

她想起父亲这一辈子。他对母亲很好，客客气气，几十年没吵过架。可是她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家里有一块地方，谁也没走进去过。母亲晚年常坐在阳台上发呆，有一次跟她说：“你爸这个人，心里是有一扇门的。”

她一直以为，那是母亲随口说的。

天亮了，她看着登记表上自己写的那一行：“日记一本，1974年，留。”那是她前一天下午写的。字还是那几个字。

◆ 二、亡国前三十年的一次改革

《列王纪下》接着上卷，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最后两百多年。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了（王下17）〔待核：年份〕，南国又撑了一百多年，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圣殿被烧〔待核：年份〕。

本章读的，是亡国前三十多年的一段〔待核：约西亚十八年约当主前622年〕。

约西亚八岁登基。他的祖父玛拿西作王五十五年，是犹大最坏的王，在圣殿里立了亚舍拉的像（21:7），使他的儿子经火（21:6）〔待核：经文字句〕。约西亚自己，经文的评语是：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王下 22:2）

约西亚十八年，他差书记沙番去圣殿，安排修殿的银子。大祭司希勒家在殿里找到了一卷书：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王下 22:8）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下 22:10）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王下 22:11）

这是本章的第一处核心经文。接下来是请问女先知户勒大，是全民立约，是一场从耶路撒冷一直推到伯特利的改革，是一次“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的逾越节（23:22）。

经文给约西亚下的评语，是本章第二处核心经文：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王下 23:25）

◆ 三、找回来的书与一次复兴

释经史上读这一段，有两条很结实的线。

第一条，是**敬虔的读法**。神的话在圣殿里被埋没了几十年，一朝被找回来，一个国就复兴了。这是“圣经带来复兴”的经典例子。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常拿约西亚自比：中世纪的教会像玛拿西的年代，圣经被埋在拉丁文和传统底下；如今经文被重新找出来、译成百姓的话，改革就来了〔待核：改教家以约西亚自比的具体文献〕。

第二条，是**历史批判的读法**。1805 年，德国学者德·韦特提出，约西亚找到的这卷律法书，就是《申命记》，或至少是它的核心部分〔待核：德·韦特论文题目〕。

理由是：约西亚改革的几个重点，废除各地的丘坛、把献祭集中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正好是《申命记》里特别强调的。这个看法后来成了旧约研究的一块基石。有些学者更进一步，认为这卷书是当时的祭司新写的，假托摩西之名，“在殿里找到”只是一个说法〔待核：此说的代表学者〕。

这两条读法对在哪里，要写足。

敬虔的读法**守住了经文的分量**。一卷书能让一个王撕裂衣服、让一国人改变，它不是一般的书。这条读法让读者认真对待手里的圣经：它不是装饰，它会改变人。改教运动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第一次用母语读到经文时的那份震动，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批判的读法**认真对待了历史**。它不满足于“一卷书被找到”这个说法，要问是哪卷书、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它把《列王纪下》第二十二章和《申命记》连了起来（本书第 10 章已经提过），让两卷书互相照亮。就算有些推论走得太远，这份认真本身是诚实的。

可是这两条读法，在同一个地方停下了。

它们都把重心放在**那卷书**上。敬虔的读法问：书里写了什么？历史批判的读法问：那是什么书？两条都在问一样东西：一个被找到的对象。

经文的重心，却不在那里。

◆ 四、银子和书一起交了上去

先指认那条缝。它在第二十二章，几节之内，而且藏在一个很容易读过去的地方。

请看沙番回到王面前，先说的是什么：

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王下 22:9）

先报的是银子。

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王下 22:10）

然后，“又”，顺带一提，有一卷书。

在沙番的汇报里，这卷书和殿里的银子，是同一类东西：修殿时清点出来的物件。大祭司希勒家找到了它，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22:8）。两位都是读书人，两位都读过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

没有人撕衣服，没有人哭，没有人说“我们列祖没有听从”。一卷律法书在大祭司和书记手里过了一遍，就像叶淑贞登记表上的那一行：“日记一本，留。”

这是第一层：**发现，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层更深。这卷书是在哪里找到的？在耶和华的殿里。

可是那时候的殿里还有什么？第二十三章约西亚改革的清单，把它列了出来：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力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王下 23:4）

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焚烧。（王下 23:6）

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王下 23:11）

巴力的器皿，亚舍拉的像，太阳神的马和车，都在耶和华的殿里。

律法书就在这些东西中间。

几十年来，祭司们每天在殿里供职，从这些器皿旁边走过，从亚舍拉的像前走过。一卷写着“不可有别的神”的书，和别的神的像，在同一座殿里，相安无事。

约西亚本人也一样。经文说他“不偏左右”，行了十八年正道。这十八年里，殿里的亚舍拉像一直在，殿门旁的太阳马一直在。一个好王，在一个满是偶像的殿里，做了十八年的好王。

这就是缝。一边是那卷书，理念符号，已经在殿里了。一边是满殿的祭坛偶像，现实符号，也一直在那里。两样在同一个地方，却一直没有撞上。

本书第 3 章说过：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这里的情形更进一步：明明对不上，却一直没有人看出来对不上。理念和现实各待各的，中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

发现学的两条读法，都停在了这条缝的外面。敬虔的读法说书被埋没了。可是书没有被埋没，它就在殿里，大祭司一找就找到了，书记一看就看懂了。历史批判的读法问书从哪里来。可是不管它从哪里来，同样一卷书在希勒家和沙番手里，什么也没有引起。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同一卷书，为什么在王面前一读，就撕开了？

◆ 五、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

先说清本章的几个词。理念符号，是一卷书、一条律法、书上的话；现实符号，是殿、祭坛、亚舍拉像、太阳马这些摆在世界里的东西；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心、他觉得自己是谁。两类符号顶住了，叫**对不上**；对不上逼出新东西，稳下来，叫**结晶**；结晶出来的是**粒子态**，判据三条：稳定、整体、独立。

本书第 3 章讲过信仰发生的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约西亚走的是这个入口。

现在一句句改读。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得了”，原文是 matsa〔待核〕，就是“找到”“发现”。

这是全本圣经里最字面意义上的一次“发现”。一样东西本来在那里，被人找到了。发现学释经的整套想法，在这里有了一个最好的样板：原意在文本里，像书在殿里；释经就是把它找出来。

可是这一节之后的经文，正好演了一遍：找到，不等于发生。

“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书从祭司手里，到了书记手里，又从书记手里，到了王的耳朵里。

请留意动词的变化。希勒家“得了”，沙番“看了”，王“听见”。前两个是对一样东西的动作，第三个是一件发生在人身上的事。

沙番是“在王面前读”。不是把书递给王，是读出来。书上的字，变成了一个人的声音，进了另一个人的耳朵。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

这一节在和合本里只有十几个字。全卷书的转折，就在这十几个字里。

王听见了什么？紧接着的第 13 节，是他自己的话：

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王下 22:13）

“我们列祖没有听从”。

这一刻，那条缝在约西亚面前显了出来。那卷书说的，和他每天进出的殿，对不上。不是别人的殿，是他的殿；不是别人的列祖，是他的祖父玛拿西，他的父亲亚们。书上的话一字一句落下来，落在他十八年来“不偏左右”的那个自己身上。

撕裂衣服，是古代以色列人在大悲恸时的动作〔待核：创 37:29、撒下 13:31 等例〕。衣服是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样子。撕开它，就是那个样子撑不住了。

约西亚身上那个“好王”的自我符号，在这一刻碎了。

这就是一次发现变成一场发生的那一下。同一卷书，在祭司和书记那里是一件物品，在王身上是一把刀。区别不在书，在书和人之间：书上的话，和王自己的殿、自己的列祖、自己十八年的日子，在他身上碰到了一处。理念和现实，在他身上撞上了。

“去求问耶和华。”

撕了衣服，约西亚没有直接下令改革。他先派人去问：

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希甘、亚革波、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他们请问于他。（王下 22:14）

一卷书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去问一个人？

发现学的读法很难解释这一步。如果原意就在书里，读懂了就够了。可是约西亚知道，书上的字还要一个活的声音来接。他要问的不是“这几个字什么意思”，是“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是什么”。

户勒大的回答分两半。前一半是审判：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王下 22:16）

后一半是给约西亚的：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王下 22:19）

“心里敬服”，原文接近“你的心软了”〔待核：rakh levavkha〕。

本书第 31 章读《以西结书》时会细讲石心与肉心。这里只记下：书在殿里放了几十年，心是硬的；书一被听见，心软了。神看重的，不是书被找到，是这颗心软了。

“王就把……约书念给他们听。”

接下来，书从王的耳朵，到了全民的耳朵：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下 23:2）

“无论大小”。

希勒家找到书，告诉了沙番一个人。沙番读给王一个人听。王读给所有人听。一卷书在一个小圈子里，是一样物品；在“无论大小”的众人中间，它拉起

了一张网。本书说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那一天在殿里，这张网第一次被拉了起来。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下 23:3）

“尽心尽性”，和 23:25 的“尽心、尽性、尽力”，和《申命记》6:5 的示玛，是同一组词（见第 10 章）。示玛在殿里的一卷书中沉睡了几十年。现在，它从一个王的嘴里说出来，进了全民的约里。

改革：从殿里一路推出去。

第二十三章第 4 节到第 24 节，是一张很长的清单。搬出巴力的器皿，烧掉亚舍拉，拆毁丘坛。污秽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23:10）。废去太阳马，焚烧日车。一直推到伯特利，推到撒玛利亚。

清单的最后，连交鬼的、行巫术的、家中的神像，“约西亚尽都除掉”。经文给这张清单收尾的一句是：“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王下 23:24）

请留意这一句：“成就了……律法书上所写的话”。

书上的话，本来是理念符号，写在一卷书里。现在它落到了地上：一座座被拆的坛，一堆堆烧成的灰，一个不再有孩子被经火的山谷。理念迁移成了现实。

这是一次发现变成一场发生的第二步。撕衣是自我那一端的结晶，改革是现实那一端的回写。两样都不是那卷书本身，都是那卷书在人身上、在世界上引起的事。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

可是经文没有在这里收住。紧接着 23:25 那句极高的评语，是：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他。（王下 23:26）

改革没有挽回亡国。十三年后，约西亚在米吉多抵挡埃及王，被杀了（23:29）〔待核：年代〕。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23:32）。

一场那样彻底的发生，到了下一代，又固化了。

这一段很要紧，它防住了一种过于轻松的读法。发生学不是说：只要书被真正读进去，一切就好了。约西亚身上的发生是真的，改革是真的，可是一个民族几代人沉积下来的东西，连接度太高，一代人的动能拆不完。而那场发生本身，也要在下一代人身上再发生一次。约哈斯没有接住。

本书第 12 章讲《士师记》时说过：每一次拯救若不沉进下一代身上，就只是一圈原地的循环。约西亚的改革，是这个循环里最高的一圈。

“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最后，借一句后来的经文作旁证。先知耶利米在约西亚死后，对他的儿子说了一段话，提到约西亚：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22:16）

“认识我”。耶利米没有说约西亚找到了书，没有说他读懂了书。他说约西亚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这就是“认识我”。

认识神，不在于找到一卷写着神的话的书，在于那些话在人身上、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 六、两种读法放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22:8）	被埋没的神的话重见天日；或即申命记	最字面的一次“发现”；书在殿里，就在偶像中间，什么也没发生
“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又对王说”（22:9–10）	叙事交代	书和银子一起被汇报：在祭司书记手里，它是一件清点出的物品
“王听见……便撕裂衣服”（22:11）	王的敬虔与悔改	书上的话落在他自己的殿和列祖上，“好王”的自我碎了：入口二
“去求问耶和华”（22:13–14）	求证书的权威	书上的字还要一个活的声音来接：今天对我们是什么
“你便心里敬服”（22:19）	神嘉许王的谦卑	心软了；神看重的不是书被找到，是心软了
“无论大小……念给他们听”（23:2–3）	宣读律法、更新圣约	从一人到众人，势能的网第一次被拉起；示玛重新进了约
“成就了……律法书上所写的话”（23:24）	依律改革的完成	理念迁移成现实：拆坛、烧像、空了的陀斐特
“怒气仍不止息”；约哈斯“效法他列祖”（23:26、32）	罪的后果难免	一代人的发生要在下一代再发生；没接住，又固化

◆ 七、“留”字后面那一行

清明那天，叶淑贞和弟弟去文林山给父母上坟。她把日记带去了。

她把日记的事告诉了弟弟。弟弟听完，很久没说话，后来说：难怪。

她问难怪什么。弟弟说，他上大学那年谈恋爱，父母不同意，父亲半夜到他房间坐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有的话当时不说，就一辈子说不出来了。”弟弟当时以为父亲是在劝他放手。

现在他才明白，父亲说的是自己。

两人在坟前站了很久。母亲的照片在墓碑上，笑着。叶淑贞想起母亲晚年在阳台上说的那句：“你爸这个人，心里是有一扇门的。”母亲知道。母亲大概一直都知道，可是她没有去推那扇门，就那样过了五十年。

叶淑贞在坟前哭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哭，为父亲，为母亲，还是为那个嫁到邻县去的阿琴。

回福州的路上，她想起自己在登记表上写的那一行：“日记一本，1974年，留。”

那是她做了三十年会计的习惯：东西找到了，登记，归类，放好。账做得很准。可是那一行字写下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日记在樟木箱底下压了五十年，她父亲每天从箱子旁边走过；它在她的登记表上躺了一个下午，她自己也是从它旁边走过去的。

是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父亲的书桌前，一页页读出声来，读到“女方姓林”那一行，它才撕开了。

后来，她做了几件事。

她把日记复印了一份，寄给了在美国的女儿，附了一封长信，讲外公，讲外婆，讲那扇门。女儿回信说，妈，我从来不知道外公是这样的人，我想多知道一些。

她去了一趟闽北，找到那个公社所在的镇子，在镇上的老人那里打听“阿琴”。没打听到。她站在河边，就是日记里写的那条河，站了一下午。

她把老房子的出售推迟了半年。父亲的书房，她没有清空，一样一样慢慢地理，每理一样，就在登记表上多写一行字。不再是“留”“捐”“扔”，而是写这样东西是什么时候的，父亲用它做过什么，她记得的一件小事。

那张登记表，后来写了四十多页。

她心里清楚，那五十年补不回来。母亲没有推开的那扇门，她也推不开了，就像约西亚的改革挽不回一个王国。可是那扇门后面的东西，从那天夜里起，在她身上，在她弟弟身上，在她远在美国的女儿身上，开始长出来了。

她有时想，日记要是一直压在箱底，账面上什么也不会少，一行“留”就记完了。

可是一本日记，要被读出来，被哭过，被带到坟前、带到河边、寄到海那边，才不只是一件被找到的东西。

约西亚在殿里“得了”律法书，那是一次发现。他听见了，撕裂衣服，去求问，召集众人，拆坛烧像，那是一场发生。同一卷书，前一刻是银子旁边的一样物件，后一刻是一个国的转折。

这就是全书要说的那一句：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带走的话

书在殿里，就在偶像中间，被找到时什么也没发生；被听见、撕开、众人同念，它才发生了。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重心放在“那是什么书”，关上了“书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这扇门；发生学读出同一卷书在祭司手里是物件、在王身上是一把刀，打开了发生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 22:9–10 读成叙事交代的地方：书和银子一起被清点汇报，那正是“发现而未发生”的现场。

◆

18

第18章

《历代志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谁的东西?

> **这一章的问题**
>
> 大卫说金银是“我自己积蓄的”，又说“都是从你而来”，东西到底是谁的?

◆ 一、芳名碑上刻谁的名字

范宏伟六十三岁，潮州人，做了三十多年陶瓷，五年前把厂交给了儿子。

这天晚上，村里理事会在微信上发来一张图：新小学门口那块芳名碑的样稿。碑头四个大字“宏伟小学”，底下一行“范宏伟先生独资捐建”，再往下才是二十几户人家，各出几百、几千，名字排得密密麻麻。

他泡了一壶单丛，看了很久，没有回。

钱确实是他出的。一千两百万，每一分都是他那些年在窑口边熬出来的。他记得九十年代初厂里第一窑全裂，他蹲在窑门口抽了一夜烟；也记得为了一张外贸单子，在广交会门口站了五天。说这钱是“我的”，他心里一点不虚。

可是那天晚上他翻开圣经，读经计划正好走到《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大卫为圣殿捐出自己积蓄的金银，然后当着会众祷告：“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他读了两遍，把书扣在茶盘边上。

这句话他听过很多次，奉献的时候牧师常念。从前他觉得这是一句谦虚话，念着顺口。今晚它和碑上那行字摆在一起，忽然对不上了。

要是这钱本来就是“从你而得”的，碑上凭什么刻我的名字？要是这钱真是我的，大卫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又想起一件事。小时候他在村里祠堂改成的学堂念书，有两年交不起学费，是一位姓庄的老师替他垫的。后来庄老师调走，再没见过。这件事他从没跟理事会提过。

◆ 二、一部重写的王朝史

《历代志》在希伯来圣经里原是一卷，书名叫“日子的事”（divre hayyamim）。希腊文译本把它分成上下两卷，起名“补遗”，意思是补《撒母耳记》《列王纪》没说到的事〔待核〕。它多半成书于被掳归回之后，比它所讲的大卫时代晚了好几百年〔待核〕。

全卷一开头是九章家谱，第一句是“亚当生塞特；塞特生以挪士”（代上 1:1）。很多人读到这里就翻过去了。可是对归回的人，这九章是他们的身份证：从亚当一路排到被掳，“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代上 9:1），然后接上他们自己。一个丢过家的人，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家的。

家谱也是一份“收到的”清单。你的名字排在谁后面，不是你挑的。

它讲的是同一段历史，讲法却很不一样。大卫和拔示巴的事，它一个字没提。它花大量篇幅讲的，是大卫怎样为一座自己不能建的殿预备材料、安排歌唱的班次、画出殿的样式。

大卫不能建殿，是因为“你流了多人的血”（代上 22:8）。所以他做的全是预备。“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银子一百万他连得”（代上 22:14）。

这卷书是写给归回的一代人的。他们连殿都要从头盖起，盖起来还远不如从前。大卫的预备就是他们的镜子：材料是我们备的，殿不一定由我们看见。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处。一处在全卷将尽，大卫最后一次当众祷告：

>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代上 29:14）

另一处在约柜进大卫城那天，大卫交给亚萨歌唱的诗：

>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代上 16:23–24）

两处看着不相干，一处讲金银，一处讲歌唱。可是它们问的是同一件事。

一样东西本来就是神的，人怎么还能“献”给他？荣耀本来就是他的，人怎么还能“归给”他（代上 16:28–29）？

◆ 三、“管家”的读法很稳

释经史上对 29:14 最通行的读法，可以叫“管家读法”。

它说：万物的主权本来就在神那里。“地是我的”（利 25:23），“全地都是我的”（出 19:5）。人手里的一切，不过是托管。奉献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是把主人的东西还给主人。大卫这句话，就是一位好管家在交账。

这个读法对在三处。

第一，它守住了人的分寸。一个人捐了一座殿，最容易长出来的是“我”。管家读法一句话就把这个“我”按下去：从你而得。

第二，它有经文的根。紧接着的 29:15 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和利未记论土地的那句话，几乎一字一句对得上。

第三，它在教会里结过真实的果子。英国圣公会的奉献礼文里，有一句出自这节经文的话，几百年来在收奉献时念〔待核〕。许多人正是靠这句话，学会了不把捐款当成功德，不把名字刻得比别人大。

管家读法读 16 章，也是一样。“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不是给神添了什么，是人承认本来如此。歌唱是确认，不是增加。

还有一路读法，从历史批判那一边来，同样值得认真对待。它注意到历代志是归回后的人写的，大卫在这里被写得格外完美：没有拔示巴，没有押沙龙，只有一位预备殿、安排诗班的王。照这一路的看法，29 章是一幅理想图，写给缺钱缺人的归回者看，意思是“照大卫的样子乐意奉献”〔待核〕。

这一路读法也对。它让你看见文本是有人在某个处境里写下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把 29 章放回了一群穷人重建圣殿的现场。

两路读法合起来，管家读法说“东西本来是神的”，历史读法说“这是写来鼓励奉献的”。一个讲道理，一个讲用途，都站得住。

所以管家读法不是一句空话。它把“谁的东西”答得干干净净：神的。

◆ 四、同一章里两句话打架

可是管家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先把那条缝从经文里找出来。

同一章，同一个大卫，说了两句方向相反的话。

第一句在 29:3：“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我自己积蓄的”，希伯来文是 segullah，意思是私藏、自己的宝贝〔待核〕。这个词在出埃及记 19:5 出现过：神说以色列要“作属我的子民”，那里的“属我的”，就是这个 segullah。大卫用神称呼自己珍宝的那个词，来说他自己的私房。

第二句在 29:14 和 29:16：“万物都从你而来”，“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

一句说“我自己的”，一句说“都是你的”，中间只隔十来节。

这就是本章的缝。大卫积存的金银木石，在现实里实实在在是“我的”；“万物都从你而来”是一个理念。两样东西在同一张嘴里对不上。

管家读法处理这条缝的办法，是让第二句吃掉第一句：大卫说“我自己的”只是随口，真相是“都是你的”。

这样一来，账是平了。可是有两处经文交代不过去。

一处是 29:9：“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如果只是把主人的东西还给主人，账本上从一栏挪到另一栏，没有什么值得大大欢喜的。

另一处是 21:24。大卫要买阿珥楠的禾场筑坛，阿珥楠要白送，大卫说：“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他坚持付足价。

如果万物本来就是神的，白得的和买来的，到了神那里有什么分别?

大卫在乎“是不是我的”，在乎到不肯白拿。可见 29:3 那个“我的”，在经文里是当真的，吃不掉。

管家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两句话都当真，看它们撞在一起时发生了什么。

◆ 五、东西在给出去时换了主人

本书在第 3 章讲过三类符号。教义、道理是理念符号；殿、坛、金银、界碑是现实符号；一个人身上稳下来的信、习惯、心思，是自我符号。任两类对不上，就逼着第三类发生。发生到最后会结晶：长成一个稳定、整体、能带去别处的新东西，本书叫它粒子态。

用这个眼光读 29 章，“谁的东西”就不是一个查账的问题，是一个发生的问题。

第一步，金银是现实符号。它们堆在库里，有重量、有数目：俄斐金三千他连得，精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代上 29:4）。在这一步，它们是“我的”，这一点不假。

第二步，“万物都从你而来”是理念符号。以色列人从小就会说。在这一步，它和库里的金银各待各的地方，互不打扰。

第三步，是“献”这个动作。东西要从库里搬出来，送进殿的府库（代上 29:8）。就在搬动的时候，两样东西撞上了：我舍不得的，原来不是我造的。

大卫祷告的头一句，就是这一撞的声音：“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

他问的不是“这些东西是谁的”，是“我算什么”。问题从物转到了人。

这句话大卫不是头一次说。十二章之前，拿单告诉他，殿不由他建，神却要为他建立家室。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的是：“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代上 17:16）

两次“我算什么”，一次在被拒绝之后，一次在献出之后。头一次，他想给神建一座殿，结果是神要给他建一个家。第二次，他把一生积蓄送出去，结果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收来的。

两次都是同一个方向的翻转：他以为自己是给的那一方，事情走到最后，他成了收的那一方。

连殿的样式也是这样。大卫把殿的图样交给所罗门，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代上 28:19）图样不是他想出来的，是他收到的。他一生最大的工程，从材料到图纸，没有一样是从他开始的。

第四步，结晶出来的是一个自我符号。全章反复出现一个词：乐意。“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29:5），“都乐意献上”（29:6），“诚心乐意”（29:9），“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29:17）。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 nadav，意思是心甘情愿地涌出来〔待核〕。

这个“乐意”不是献之前就有的，它是在献的时候长出来的。献之前，金银是“我的”；献完之后，大卫身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个知道自己收到过的我。

所以本章的结晶，可以写成一句话：给出去的东西，原本是收到的。

这句话在献之前并不成立，它是在献的那一刻，从“我的”和“你的”两头撞出来的。在这之前，大卫只会说它；在这之后，它稳稳地待在他身上，还能带去别处。它被带进他给所罗门的祷告（29:19），带进全会众的称颂（29:20）。

这就是本卷的类型：迁移。金银这个现实符号进了殿；“万物属神”这个理念符号，沉成了“乐意”这个自我符号。

用三种能量看，这次结晶是付了账的。动能是沿路把旧连接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在这里就是“在困难之中”一点一点预备、一车一车搬运。势能是周围那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在这里是全会众一起献的那个场：一个人的乐意，被一群人的乐意拉着。内能是结晶之后的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从此“从你而得”在大卫身上不再是一句顺口话，要拆掉它很难。

紧跟着的一句也在这个结晶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代上 29:15）

管家读法读这一句，读出的是“人不是主人”。发生学读法读出的是另一层：这句话是在献完之后说的。一个人捧着金银站在库房里，很难说自己是客旅；东西送出去了，手空了，这句话才说得出口，而且说得踏实。

客旅这个身份，也是在给出去的时候显出来的。

这也就说明了 21:24。白得之物献不出这个结晶。没有付动能，“从你而得”就只是一条信息，进不到自我里。大卫坚持付足价，守的正是这一步。

再回到 16 章。“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16:28），用的是同一个结构。荣耀本来是神的；可是“归给”这个动作是真的，它要人张嘴，要“天天传扬”（16:23）。

天天，就是一遍一遍付动能。每唱一遍，“荣耀是他的”就在唱的人身上加厚一层。

这首诗的来历也帮着说话。它不是新写的，大体是把诗篇第 105、96、106 篇的段落拼在一起，配给约柜进城那天〔待核〕。旧诗换了场合再唱一次，旧的理念在新的人身上又结晶一次。连这首诗本身，也是“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这个结晶也可能走反。献出去的东西，可以再变回“我的”，而且变得更硬。

一块刻着大名的碑、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楼，本来是“献”留下的现实符号。它要是不再回写，就会反过来把人钉住：每次走过，看到的都是“我给的”，再也看不见“我收到的”。符号停在对象一端，成了供人瞻仰的东西；停在自我一端，成了一颗只记得自己慷慨的心。前一种，本书叫偶像；后一种，叫石心。

大卫的祷告里没有一句提到自己的功劳。祷告的末了，他为所罗门求“诚实的心”（29:19）；随后全会众“低头拜耶和华与王”（29:20），他也没有把这一拜收进自己的账里。结晶出来的东西，还在往下一代走，没有停在他身上。

所以“谁的东西”有两个答案，看你站在哪一步。站在库房里，是我的；站在殿门口，是你的。

发生学读法不选其一。它看的是从库房走到殿门口那段路上，人长成了什么样子。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自己积蓄的金银”（29:3）	随口的说法，真相是万物属神	当真的“我的”，是缝的一头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万物都从你而来”（29:14）	主权声明：一切本来是神的	理念符号，是缝的另一头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管家交账，物归原主	两头撞上时的结晶：给出去的原本是收到的
“我算什么”（29:14）	谦卑的修辞	问题从物转到人，旧的自我开始熔开
“乐意”（29:5、9、17）	奉献应有的态度	在献的当下长出来的自我符号
“不用白得之物”（21:24）	献祭要有代价的道德教训	不付动能，结晶不了
“将荣耀归给耶和华”（16:28）	承认神本有的荣耀	天天唱，在唱的人身上一层层加厚

◆ 七、碑文最后怎么改

那天晚上，范宏伟没有回理事会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他打电话给理事会的卓叔，只提了一件事：校名别用他的名字。卓叔在电话那头急了，说村里人的意思就是要记住你。

他想了想，说名字可以刻，刻在下面，和大家排在一起。碑头另刻一行：纪念庄老师。

卓叔问庄老师是谁。他讲了半个钟头。

挂了电话，他发现自己说过的两句话都是真的。这钱是他一窑一窑烧出来的，是他的；这钱也是那两年的学费长出来的，是收到的。昨晚它们在他心里打架，今天它们待在一起，谁也没有吃掉谁。

更让他意外的是另一件事。捐款签字那天，他心里是满足，像做完一笔好生意。这天上午挂了电话，心里是另一种东西，说不清，只是想笑。后来他在29:9找到了那个词：大大欢喜。

儿子晚上打电话来，问他是不是跟理事会闹别扭了。他说没有，只是碑上要多刻一个人。

儿子说，爸，那钱明明是你的。

他说，是我的。停了一下，又说，也是人家给的。儿子没听懂，他也没再解释。有些话要自己走到那一步才对得上，替人说出来，在人家那里只是一句话。

那一个月，他又往学校账上补了一笔钱，不进芳名碑，专门给交不起餐费的孩子。理事会问要不要登记，他说不用，记在庄老师名下。

这一夜的对不上，显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范宏伟。从前他是一个给出去的人；现在他身上多了一层，一个收到过的人。

带走的话

东西是谁的，查账查不出来；在给出去的那一刻，人才知道自己原来收到过。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万物属神”把“谁的东西”答完，关上了“献”这个动作本身的门；发生学打开它：所有权在给出去时发生。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让 29:14 吃掉 29:3，把大卫当真说的“我自己积蓄的”当成一句随口话。

◆

19

第19章

《历代志下》：“若是自卑、祷告”：条件句里的发生

> **这一章的问题**
>
> 约沙法把条件都做到了，还说“不知道怎样行”，那“若是自卑、祷告”是一张价目单吗？

◆ 一、面馆打烊后的账本

孙丽娟四十二岁，在武汉青山一个老社区里开面馆，开了十一年。热干面、牛肉粉、蛋酒，早上五点半开门，下午两点收摊。

这天晚上十点，她坐在收银台后面算账。上个月流水比去年少了三成。巷口新开了一家连锁早餐店，七块钱一个套餐；外卖平台的抽成又涨了；房东发来消息，说明年房租要加一千五。

能想的办法她都试过了。降价，降到不挣钱。上外卖，上了被抽走一大块。延长营业到晚上，丈夫的腰撑不住，又缩回来。上周她还试着做直播，对着手机说了二十分钟，看的人不到十个。

她合上账本，翻开手机上的教会群。周三的小组聚会，带领的姊妹发了一节经文，说这是神给的应许：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 7:14）

底下一串人回“阿们”。

孙丽娟盯着这句话看。若是……我必……她读出来的是一张单子：你做到这四样，我给你那三样。她不是不愿意祷告，她每天早上和面之前都祷告。可是照这张单子算，生意不好，是她哪一样没做够吗？

她没有回“阿们”，往上翻，翻到同一卷书的二十章。一个叫约沙法的王，面对三国联军，在殿里说了一句话。

她读到这句，眼眶一下子热了：“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 二、一位王的两次祷告

《历代志下》接着上卷，从所罗门建殿讲起，一直讲到耶路撒冷被毁、百姓被掳，最后停在波斯王古列的诏书上：“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代下 36:23）

全卷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讲殿〔待核〕：建殿、献殿、修殿、殿被玷污、殿被洁净、殿被焚毁。殿是这卷书的轴。各位王好不好，主要看他怎样对待殿和殿里的那位。

7:14 是这根轴的起点。所罗门献殿祷告完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代下 7:12），说了这段话。它在历代志里有一种特别的地位：后面的许多故事，像是一个一个在演这一节。

20:12 是这根轴上最动人的一处。约沙法是一位好王，可是好王也会遇到打不过的仗。摩押人、亚扪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已经到了隐基底（代下 20:1–2）。

本章的两节核心经文：

>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 7:14）

>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代下 20:12）

7:14 不是凭空说的，它是在回答。前一章所罗门献殿祷告，一连说了七八个“若是”。比如说到旱灾：“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代下 6:26–27）。又说，就算他们被掳到远方，“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代下 6:37）。

所罗门的条件句是人对神说的，7:14 是神回给人的。两边的“若是”叠在一起，像两个人在约定一件将来的事：哪一天关系断了，从哪里接回来。

所以这节经文从一开头就不是商店里的标价，而是殿落成那天，两边对着彼此许下的一句话。

一节是神说的条件句，一节是人说的无路句。本章要看的，是这两句在同一卷书里怎样相遇。

◆ 三、条件句是一份可靠的约

释经史上读 7:14，最常见的是“约的条件”读法。

它说：神与他的子民立了约，约有条件。人若做到四件事，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就应许三件事，垂听、赦罪、医地。这是神的信实，也是人的责任。

这一读法有它坚实的根。申命记早就说过，听从就蒙福，不听从就受祸。历代志延续了这条线，而且讲得更紧。许多学者注意到，历代志的作者常常把一位王的兴衰，直接接到他自己那一代的忠心与不忠上：亚撒晚年不寻求耶和华，脚就生了病（代下 16:12）；乌西雅擅自烧香，额上就长出大麻风（代下 26:19）。学界常把这叫作历代志的“即时报应”观〔待核〕。

这个读法对在哪里？

第一，它把人的行为当回事。神不是一台无论你怎样都吐出祝福的机器，人怎么活是要紧的。

第二，它给了一条回来的路。再坏的处境，只要自卑、祷告、转回，门是开着的。这对被掳归回的读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安慰：你们的父辈失败了，你们可以重新开始。

第三，它在历史上鼓起过许多群体的悔改与祷告。这节经文常被印在祷告会的单张上，许多教会在国家有难时，拿它来呼召众人一起认罪〔待核〕。

还有一路“交易”读法，是条件读法在民间的简化：做到了就能得着。生意不好就多祷告，病了就查一查哪里得罪了神。这一路读法未必是释经者的本意，可是它真实地流行在许多聚会里。孙丽娟在小组群里读到的，就是这个。

条件读法守住的东西是真的：神是信实的，人的回转是要紧的。

◆ 四、约沙法背完条件，说了不知道

可是这个读法停在一个地方。那条缝在 20 章里，经文自己摆出来了。

约沙法的祷告有两段。

前一段，他把条件句背得一字不差。“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代下 20:9）这几乎就是所罗门献殿祷告和 7:14 的复述。他站的位置也对，“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代下 20:5）。他做的事也对，“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代下 20:3）。

再细看他祷告的句式。前一段几乎全是问句：“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代下 20:6）“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吗？”（代下 20:7）一连串“你不是……吗”，都是他心里早有的答案。他把整套神学一条一条摆出来，像在清点库存。

清点到最后一句，问句变了：“你不惩罚他们吗？”（代下 20:12）前面问的都是“你是谁”，这一句问的是“你会不会做”。库存清点完了，没有一样能直接拿去挡住大军。

照条件读法，条件全做到了。下一句该是：“所以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们。”

可是他说出来的，是另一句：“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这就是本章的缝。现实压倒了一切已有的办法。条件句是一个理念符号，它说“你做这些，就会那样”；隐基底的大军是一个现实符号，它说“你做什么都挡不住”。约沙法手里的条件做完了，心里的路一条也没有。

“不知道怎样行”这几个字很重。一个王说出这句话，等于把他的军事、外交、经验全部交出来摊在地上。这不是祷告的技巧，是一个人真的到了头。

经文里还有一个细节撑着这条缝。20:13：“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婴孩也站在那里。婴孩不会自卑，不会转离恶行，他们什么条件也做不了。可是他们在场。

条件读法在这里交不了账。如果 7:14 是一张单子，约沙法已经交了单子，为什么还要说“不知道”？如果得救靠做到条件，站在那里的婴孩算什么？

条件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条件句也许不是一张价目表。

◆ 五、条件句是发生的条件

本书在第 3 章讲过：两类符号对不上，逼出第三类。约沙法这里，理念（条件句）和现实（大军）正面相撞。现实改不动，理念碎在它上面，这就是本书说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这时候发生的，是第三个角，自我。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这句话不是条件句的一部分。它不是“若是”后面的哪一项，也不是做完条件之后的请款。它是在条件用尽之后，从约沙法和全会众身上长出来的一个新东西：一个不再握着任何办法、只剩下朝向的自我。

本书把它读作一个自我符号的结晶。它稳定：后面整场仗，约沙法都没有再换回旧办法。它整体：拆不开成“我先仰望，再要求结果”。它独立：它能离开隐基底，被带去别处，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的人在无路时都还会念这一句。

结晶出来以后，它马上回写。

先回写到理念。利未人雅哈悉站起来传话：“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代下 20:15）旧的条件句是“你们做到，我才做”；新的话是“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代下 20:17）。理念被重新写了一遍。

再回写到现实。第二天出城，约沙法说了一句和以赛亚几乎一样的话：“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代下 20:20）对照以赛亚书 7:9：“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在希伯来文里，“信”和“立稳”是同一个字根 aman 的两种形式，“阿们”也出自这个字根〔待核〕。信，就是立稳。这正是本书说的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然后，他“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代下 20:21）。走在军队前面的不是弓箭手，是诗班。这是一个现实符号的改写：军阵的排法变了。

仗打完，“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迦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迦谷，直到今日”（代下 20:26）。比拉迦，就是称颂。一个地名被刻进地里，成了现实符号，后人走过那条谷，就会问这名字怎么来的。

同一卷书里，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以对照，就是约沙法的父亲亚撒。

亚撒年轻时也遇过大军，古实人带着战车马兵来攻。那时他的祷告和约沙法很像：“耶和华啊，惟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代下 14:11）他打赢了。到晚年，北国以色列来犯，他有了别的办法：把殿里的金银送给亚兰王，请亚兰出兵（代下 16:2–3）。办法很灵，敌人退了。

先见哈拿尼来对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代下 16:9）亚撒听了大怒，把先见关进监里（代下 16:10）。

两代王，两双眼睛。亚撒手里有办法，他的眼睛看着亚兰王；约沙法手里没有办法，“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神的眼目在全地寻找的，正是后一种。

亚撒的故事说明一件事：办法本身不是罪，可是办法会挡住缝。一个人手里还有路，就不会走到“不知道怎样行”的那一步，新的自我也就没有地方长。亚撒晚年脚上生病，“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代下 16:12）。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在反对看医生，他记的是一颗不再转向的心：从办法到办法，一路都对得上，所以一路都没有发生。

现在可以回头重读 7:14 了。

条件句有两种。一种是价目表：“你付十块钱，我给你一碗面。”另一种是发生的条件：“水烧到一百度，面才下得了锅。”前一种讲交换，后一种讲一件事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本书读 7:14，读成第二种。

“自卑”，希伯来文 kana，意思是被压低、弯下来〔待核〕。从发生的眼光看，它是旧的自我松动，连接度降下来。一个硬邦邦、什么都自己扛的我，是长不出新东西的。

“祷告”“寻求我的面”，是转向。不是去要一样东西，是去朝向一位。面，就是关系。

“转离他们的恶行”，转离，shuv，是路改了方向〔待核〕。这是动能：沿着旧路走的速率停下来，往另一边重新接。

还要留意这节经文的头一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条件句的主语，不是“任何做到这四样的人”，是一群已经被叫上名字的人。关系在前，条件在后。价目表上的顾客，付钱之前和店家没有关系；7:14 里的人，在“若是”之前已经在名下了。

所以四个条件，不是进门的门票，是在门里的人怎样让关系重新活过来。

垂听、赦罪、医地，是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可以发生的事。不是神被这四样买动了，是关系里的这几处松开了、转过来了，新的东西才有地方长。

历代志的作者自己给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玛拿西。他是犹大最坏的王，建坛拜偶像，使儿女经火。后来他被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代下 33:12）然后是一句很特别的话：“玛拿西这才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代下 33:13）

他没有先“知道”再自卑，是在自卑里才“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取出来的结论，是在铁链里长出来的。

所以 7:14 的“若是”，不是“你先付款”的若是，是“若是土松了”的若是。土松了，种子才进得去。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若是……我必……”（7:14）	约的条件：人做到，神兑现	发生的条件：关系松开、转向，新东西才有地方长
“自卑”（kana）	一项要达成的态度	旧自我松动，连接度降下来
“寻求我的面”	敬虔的功课	朝向一位，而不是去要一样东西
“你必垂听而拯救”（20:9）	约沙法按约祈求	背完条件，理念用尽，缝开始显出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20:12）	谦卑的修辞	入口一：现实压倒一切已有的办法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正确的信心态度	条件用尽后结晶的自我符号
“信……就必立稳”（20:20）	信心带来稳定的应许	信就是立稳：内能，经得起拆
“比拉迦谷”（20:26）	记念得胜的地名	自我符号回写成现实符号，刻进地里

◆ 七、第二天早上照常开门

那天晚上，孙丽娟在小组群里打了一行字，又删了，最后发出去的是：“我这个月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加“阿们”，也没有引经文。

带领的姊妹私信她，问要不要一起祷告。她说好。两个人在电话里，谁也没有提“若是”和“我必”。她说她试过了降价、外卖、直播，都不行。说到后来，她只说了一句：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行了。

说完这句，她反而松了一点。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她照常拉开卷帘门。来吃面的第一个人是隔壁楼的周婆婆，八十多岁，每天一碗蛋酒。周婆婆说，丽娟啊，那家连锁店的面我吃不惯，你可别关门。

那天她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可是她第一次觉得，这家店不全是靠她一个人撑着的。周婆婆在撑，巷子里吃了十一年的老街坊在撑，那个在电话里陪她不说话的姊妹也在撑。

她在收银台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的是 20:12 的后半句。不是当作一张单子贴的，是当作那一夜的记号。

生意后来怎样，这里不替她写。那一夜的对不上，显出了一个新的孙丽娟：从前她是一个什么都自己扛的老板娘；现在她是一个承认不知道、还在朝着一个方向看的人。

带走的话

条件句不是价目表，是土松开的时候；办法用尽那一夜，人才长出一双仰望的眼睛。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7:14 读成约的条款，关上了“条件用尽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门；发生学从 20:12 打开它：无路之处，自我重新结晶。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读成谦卑的修辞，好像约沙法心里其实早有把握。

◆

20

第20章

《以斯拉记》：哭声和欢呼声分不清：新殿是重建，还是重新长?

> **这一章的问题**
>
> 同一块新根基，为什么让老人哭号、让年轻人欢呼，两种声音还分不清?

◆ 一、奉献礼拜上的两种眼泪

陈伯雄七十八岁，退休木匠，住在新加坡大巴窑一间三房式组屋里。

他从十六岁起跟师傅学手艺，五十多年里刨过的木头数不清。他最得意的一件活，是二十六岁那年，跟着师傅为教会老礼拜堂做的那一排长椅和那座讲台。柚木的，榫卯接，一根钉子没用。

去年，老礼拜堂拆了。地契到期续约，楼也太旧，堂会决定原地重建。新堂今年落成，这个星期天是奉献礼拜。

新堂是钢筋玻璃的，有冷气，有投影屏幕，座位是可以叠起来的软椅。讲台是一块白色人造石，很简洁。

礼拜进行到一半，诗班唱起老诗歌。陈伯雄坐在第三排，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想起那排长椅，想起讲台背面他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想起五十年前在这里结婚、给三个孩子施洗。那些东西都没了。

他旁边坐着孙女陈思颖，二十二岁，在念大学。她也在哭。她是在新堂的筹建过程里信主的，参加了青年团契搬家、布置、排练。新堂落成，对她来说是一件从无到有的大事。

祖孙两个都在流泪，流的不是同一种泪。

散会后，陈思颖挽着他的手问：爷爷，你是太高兴了吧？

他没回答。晚上回到家，他翻开圣经，找到《以斯拉记》第三章。他记得里面有一段，好像说的就是今天。

◆ 二、归回者的一部工程簿

《以斯拉记》讲的是被掳巴比伦之后，犹太人分批回耶路撒冷的事。在希伯来圣经里，它和《尼希米记》原本是一卷〔待核〕。

全书分两段。第 1—6 章讲第一批人在所罗巴伯和耶书亚带领下回来，重建圣殿，中间被敌人阻挠、停工十几年，最后在大利乌王第六年完工（拉 6:15）。第 7—10 章讲大约六十年后，文士以斯拉带第二批人回来，教导律法，处理异族通婚的事〔待核〕。

这卷书起头一句就是古列的诏书：“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拉 1:3）“重建”是这卷书的关键词。

跟着百姓一起上路的，还有一批旧东西。古列把尼布甲尼撒从殿里掠走的器皿拿出来，“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拉 1:7、11），一件一件点交，带回耶路撒冷。第 2 章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哪一家、多少人，记得清清楚楚。

旧器皿，加上新名单。这一趟归回，从一开头就是旧的和新的一起上路。器皿还是那些器皿，捧着器皿的手已经换了一代。

谁上路，经文也有一句交代：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拉 1:5）。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回来了，许多人留在巴比伦，过得也不坏〔待核〕。回来的，是心被搅动的那一部分。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处：

>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
>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拉 3:12–13）

>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 7:10）

一段是一群人在一块地基前发出的声音；一段是一个人一生的方向。

◆ 三、重建就是恢复原样

释经史上读 3:12–13，常见的是“恢复”读法。

它说：圣殿是神与以色列同在的地方，被巴比伦毁了，是审判；如今重建，是恢复。神没有忘记他的约，百姓回到应许之地，殿回到原址，献祭回到原样。

经文里处处有恢复的痕迹。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拉 3:3），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献燔祭（拉 3:2），照“大卫所定的例”敬拜（拉 3:10）。他们唱的是“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拉 3:11），这正是所罗门献殿时唱的同一句诗（代下 5:13）。一切都在努力和旧的接上。

在这个读法里，老人的哭也好解释。他们看见新根基太小，比不上所罗门的殿，所以哭。先知哈该后来说了同样的话：“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

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该 2:3）年轻人欢呼，是因为终于开工了。哭的是落差，笑的是开始，两样都是对“恢复”这件事的反应。

这个读法对在哪里？

第一，它守住了连续性。归回的人不是另起炉灶，他们和摩西、大卫是一条线上的。断了几十年的线，要接上。

第二，它把 7:10 读得很清楚：以斯拉要做的，就是把律法原样找回来，“考究”它的原意，“遵行”它，“教训”别人。照这样读，以斯拉几乎就是发现学释经的祖师爷：拿到文本，取出原意，传给下一代。犹太传统把以斯拉看作“第二位摩西”，许多拉比相信，是他把律法重新整理、传下来的〔待核〕。

第三，它安慰人。殿可以被毁，约不会。

◆ 四、同一块根基撞出两种声音

可是恢复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先把缝从经文里找出来。

3:12 说得很准：“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一边是“见过”，一边是“亲眼看见”。老人身上带着一样东西：所罗门殿的样子，金子贴的墙，香柏木的梁，几十年前的记忆。这是一个理念符号，确切地说是一个沉在记忆里的殿。眼前是另一样东西：一块刚打好的、明显小得多的根基。这是现实符号。

两样东西在老人身上对不上，就是本章的缝。

可是 3:13 又加了一句：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恢复读法说，哭的是落差，笑的是开始。可是经文不让你分开它们。两种声音混在一起，“听到远处”。远处的人听到的，是一个声音，不是两个。

恢复读法交不了这笔账。如果新殿只是旧殿的缩小版，那么老人哭、年轻人笑，各自都有理由，不难分辨。经文偏偏写“不能分辨”。

还有一处。老人是“现在亲眼看见”才哭的。他们在巴比伦那么多年，不是不知道殿毁了。是一块新的根基立在那里，旧的样子才真正碎了。重建在他们身上，同时是一次埋葬。

恢复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同一块根基，在两代人身上，撞出了什么。

◆ 五、地基不是旧的，是新长的

本书第 3 章讲过三界符号。殿、根基、石头是现实符号；“殿应该是什么样”是理念符号；一个人身上稳下来的盼望、哀伤、敬拜的样子，是自我符号。

以斯拉记 3 章，是同一个现实符号，落进两种自我里。

老一代的自我符号，是在所罗门殿里长成的。他们童年进过那座殿，殿的样子已经沉进他们身上，成了他们“敬拜”的形状。新根基一落下来，现实和这个自我对不上：这不是我认识的殿。哭，是旧的自我符号在熔开。

年轻一代的自我符号，是在巴比伦长成的。他们没有见过所罗门殿，他们身上关于殿的，只有故事和盼望。新根基落下来，现实和盼望第一次接上了：原来是真的。欢呼，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结晶。

两个过程同时发生，用的是同一块地基。哭和笑混在一起，“不能分辨”，正因为它们是同一次发生的两面：一个旧的在化开，一个新的在长出。

这就是本卷的类型：迁移。殿这个现实符号，在两代人的自我之间走了一趟。它在老人身上回写成哀悼，在年轻人身上回写成开始。两种回写叠在一起，成了归回的这一代共同的声音。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本书不是说老人的哭错了，年轻人的笑对了。两样都要。

没有老人的哭，新殿就成了一座没有来历的房子，年轻人欢呼的只是一项落成的工程。没有年轻人的笑，旧殿就只能活在老人的记忆里，跟着他们一起埋进土里。哭让新殿有了根，笑让旧殿有了后。

用三种能量看，老人的哭是内能在松动：一个连接度极高的旧符号，要拆开它，付的代价就是眼泪。年轻人的笑是动能在推进：一条新的路刚刚接上，速度正快。两种声音混在一起，正是一次迁移最真实的声音。

这也说明了新殿为什么不是旧殿的翻版。它的材料可以照旧，“根基”可以在原址，献祭可以照摩西律法。可是站在它前面的人不一样了。新殿要在一群从被掳中回来、哭着笑着的人身上重新长一次，它才是殿。

接下去的经文证明它真是在“长”，不是“装”。

第 4 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来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拉 4:2）被拒之后，他们“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拉 4:4），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拉 4:24）。停工十几年〔待核〕。

被拒的那一段也值得多看一眼。来要求同建的人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拉 4:2）他们是亚述王迁来的外族，在这地已经祭祀了几代。所罗巴伯回答：“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拉 4:3）

这一拒，后来成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几百年隔阂的一个源头〔待核〕。从恢复读法看，这是守住纯正；从发生学看，这是一个正在长的身份，还接不住和它相近的另一种身份。一个新结晶的东西往往最怕被混进来，因为它自己的连接度还不够。本书不替那一拒定是非，只说明它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发生。

一座照图纸恢复的殿，有钱有料就能盖完。一座正在长的殿，会停、会卡、会被冻住。直到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劝勉”（拉 6:14），工程才重新动起来。经文写得很细：“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拉 5:2）

工程停下来，不是缺钱缺料，是缺一股推的力。重新动工，也不是有了新的拨款，是有人来说了话，冻住的心重新被拉起来。用本书的话说，停工是殿这一头的动能耗尽，复工是势能的场重新拉起。本书第 42 章讲哈该书，会讲这一段的另一面。

最后完工的时候，经文用的词是“欢欢喜喜”（拉 6:16、22），没有再写哭声。不是老人都不在了，是哭声已经化进去了。那座小殿，后来被称为“第二圣殿”，存在了将近六百年，比所罗门殿还久〔待核〕。

再来看 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恢复读法把这一句读成“取出原意，原样传下”。发生学读法注意的是三个动词的次序：考究、遵行、教训。

“考究”，希伯来文 darash，意思是寻求、追问〔待核〕。后来犹太释经的“米德拉什”（midrash）就出自这个字根。它不是查字典，是追问。

“遵行”夹在中间。以斯拉不是考究完就去教，是先让律法在自己身上走一遍。理念符号先沉成自我符号。

“教训”在最后。传给别人的，不是一份原文，是一样在他身上结晶过的东西。

“定志”两个字也有分量。原文直译大致是“把心定下”〔待核〕。动能要有方向，心要定在一处，才推得动。

所以以斯拉不是一个搬运原意的人。他是第一个示范：文本要经过一个人的追问和遵行，才能在下一代身上再结晶。尼希米记 8 章会看到他站在木台上念律法，那是这一条路的第一次公开演出（见第 21 章）。

以斯拉自己在祷告里，用过一个很准的词形容这一代人的处境。他说神“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拉 9:8）。

“稍微复兴”。不是恢复了，是稍微活过来一点。“钉子”，原文是帐棚的橛子〔待核〕，钉进地里一小截，帐棚才立得住。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看法，不是“旧日荣耀回来了”，是“有一小截钉进去了”。

这是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对自己的诚实。

以斯拉记后几章的通婚风波，也要放在这条路上读。以斯拉听说百姓与外邦通婚，“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拉 9:3）。那是一次极痛的对不上，处理方式也极严厉（拉 10:3）。这一段历来争议很大，本书不在这里替它下定论〔待核〕。只指出一点：这也是在“重新长”的处境里才会有的痛。一个只是恢复原样的民族，不会把身份问题看得这么重。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重建”（拉 1:3）	恢复原样，接上断了的线	同一块地方，在新的一群人身上重新长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在原有的根基上”（3:3）	连续性的证据	现实符号照旧，站在它前面的人不同了
“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便大声哭号”（3:12）	哭新殿不如旧殿	旧的自我符号熔开，重建同时是埋葬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欢喜终于开工	新一代的盼望第一次和现实接上，正在结晶
“不能分辨”（3:13）	两种情绪同时出现	同一次发生的两面：旧的化开，新的长出
“工程就停止了”（4:24）	敌人的阻挠	正在长的东西会停、会卡、会被冻住
“考究、遵行、教训”（7:10）	取出原意，原样传下	追问、在自己身上走一遍、再传给下一代

◆ 七、讲台背面那行铅笔字

那天晚上，陈伯雄读完以斯拉记 3 章，坐了很久。

“不能分辨”四个字，让他想起礼拜堂里孙女挽着他的手。她以为他是太高兴了，其实他是太难过了。可是他现在回想，又不全是难过。新堂里唱老诗歌那一刻，他心里也有一点什么亮起来：那首歌还在，还有人唱，唱的人有一半他不认识。

两样东西在他心里搅在一起，他自己也分不清。

第二天他去找堂会的执事，问拆下来的旧木料还在不在。执事说，大部分卖掉了，还剩几块讲台的板子在仓库里，没人知道怎么处理。

他把那几块柚木板拉回了组屋楼下的空地。花了三个星期，做了一个小小的读经台，放在新堂一楼的祷告室里。

他做这个台子的时候，特意把有铅笔字的那块板放在里侧，没有刨掉。那行字是他二十六岁时写的：“愿这木头比我活得久。”

陈思颖来帮他打磨。磨着磨着她问，爷爷，那天你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他说，都是。她说，那我懂了。

读经台放进祷告室那天，有几个年轻人围过来看，问这木头哪里来的。陈伯雄给他们讲老讲台，讲师傅怎么教他做榫卯，讲五十年前那排长椅坐过哪些人。年轻人听得很认真，有一个还拿手机拍了那行铅笔字。

他讲着讲着发现，旧礼拜堂没有全死。它换了一种样子，在这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身上，又活了一点。

陈思颖说她懂了，其实未必全懂。可是那一个月，祖孙两个在楼下空地上一起干活，旧的木头在新的祷告室里长出了一个新的样子。

这三个星期，显出了一个新的陈伯雄。从前，他是一个守着旧礼拜堂记忆的老人；现在，他是一个把旧木头交到新堂里的人。

带走的话

重建不是把旧的搬回来，是同一块地基在两代人身上重新长一次，哭声和欢呼声本来就分不开。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重建读成恢复原样，关上了“站在殿前的人已经不同”的门；发生学打开它：同一个现实符号，在两代人身上回写出两种声音。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不能分辨”读成两种情绪碰巧同时出现，硬是把同一次发生的两面拆开来各自解释。

◆

21

第21章

《尼希米记》：“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

> **这一章的问题**
>
> 利未人把律法讲明了，百姓也听明白了，为什么听完都哭了？

◆ 一、同传箱里哽住的那一句

吴慧敏三十一岁，在上海做会议同声传译，中英互译，入行八年。

她这一行有一条铁律：译员是透明的。你是一根管子，话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不加、不减、不带情绪。好的同传，听众会忘了她的存在。

这天下午，她在浦东一家酒店做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照护的国际论坛。下午第三位讲者是一位英国的老年科医生，讲到最后，他说想放一段录音。

录音里是他母亲。他说，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了，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可是有一天他在病床边哼起一首她年轻时在教会唱的诗歌，她跟着唱了下去，一句不漏。

录音放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唱的是《奇异恩典》。

吴慧敏在箱子里要译歌词。“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她张开嘴，译到“曾经失丧”，声音就哽住了。搭档储佩文看了她一眼，伸手按下自己的话筒，接了下去。

那天收工后，她坐在地铁上，一直在想那一下。八年里她译过上千场会，讲者哭的、吵的、讲笑话冷场的，她都稳稳地译过去。这一次，她不是没听懂，恰恰是太懂了。

她外婆生前也是这样，最后几年谁都不认得，只会唱诗。

晚上回到家，她翻开圣经。教会的读经计划这周读《尼希米记》，今天是第八章。读到第八节，她停住了：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她看着“讲明意思”四个字，心想：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吗。

再往下读一节，她又停住了：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 二、修城墙的人与读律法的人

《尼希米记》接着以斯拉记，讲的是第三批归回的事。尼希米原是波斯王宫里的酒政，听说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 1:3），“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尼 1:4），求王准他回去修城。

全书前半是修墙。工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 4:17），被讥笑、被威胁、被内部的债务拖累，“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尼 6:15）。

修墙的那些章里，有一句话很容易被略过：“城墙就都连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尼 4:6）紧接着又是一句：“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尼 4:10）墙修到一半，人也累到一半。第五章，百姓又因为借债卖儿女“大大呼号”（尼 5:1）。

这些都是现实里的裂缝。墙越修越高，人心里的裂缝并没有跟着合上。

城墙修完，隔了一章名单，就是第八章。文士以斯拉站上木台，从清早念到晌午。墙是现实符号，围出了一座城；第八章要做的，是让墙里的人重新成为一个民。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节：

>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

>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 8:10）

这一天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它是圣经里第一次有人当众拿着一卷写定的经书，一句一句念，又一句一句讲。当众宣读律法书，约书亚、约西亚都做过（书 8:34；王下 23:2）；边念边讲明、让百姓明白，经文写得这样细，这是头一回。在这之前，神的话多半是先知直接说出来的；从这一天起，神的话开始要“讲”了。

所以本书把它叫作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

◆ 三、释经学的一份开山章程

释经史上，8:8 几乎是发现学释经的章程。

它的读法很清楚。经文有一个原意，写在律法书里。百姓离开这卷书太久，读不懂了。利未人的任务，是把原意准确地讲出来，让百姓明白。三步：念、讲、明白。念是忠于文本，讲是解释原意，明白是听的人接住了。

这一读法有很深的根。

犹太传统很早就细读过这一节。《塔木德》里有一段拉比的解释，大意是把这节经文拆成几层：清清楚楚地念，指的是译成百姓懂的亚兰话；讲明意思，指的是分清经节；使百姓明白，指的是诵读的音调和传统〔待核〕。后来的亚兰文译本“他尔根”（Targum），常被追溯到这一天〔待核〕。

这有一个实在的背景。被掳几十年之后，许多百姓说的已经是亚兰话，不大懂希伯来文。尼希米记自己就记下一件事：一些人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尼 13:24）。所以“讲明”首先是翻译。

基督教这一边，8:8 常被称为“解经式讲道”的根据：讲台上的人照着经文一段一段讲，不离开文本，不讲自己的意思〔待核〕。改教家强调讲道要依附经文，十九世纪以来的文法历史释经也是这个方向：查清原文的字义、语法、历史处境，把作者原意取出来。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

第一，它尊重文本。念要“清清楚楚”，不能含糊带过。

第二，它承认距离。百姓和文本之间隔着语言、隔着几十年，需要有人搭桥。

第三，它防止随意。利未人是在律法书面前讲，不是凭空讲。今天任何一个认真的讲道者，都还在守这三条。

吴慧敏读到这里，会觉得这正是她的行规：忠于原文，跨过语言，让听的人懂。

◆ 四、讲明了，为什么都哭了

可是这一读法停在一个地方。那条缝，经文在下一节就摆出来了。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尼 8:9）

先指认这条缝是哪两样东西对不上。

一边是律法书。这是一个理念符号，而且是一个很硬的理念符号：摩西传下来的、写定的、念了一整个上午的。

另一边是百姓自己。他们多年来的现实：被掳、归回、穷困、通婚、守不住安息日；他们身上的自我：说着一半外邦话，不太记得自己是谁。

律法是硬的，他们的日子塞不进去。这正是本书说的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缝就在 8:9。百姓哭，不是因为没听懂，正相反，是因为听懂了。讲明了，两样东西才第一次正面撞上。

还有一个细节，把缝显得更清楚。

以斯拉一展开书，“众民就都站起来”；他一称颂，“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尼 8:5–6）。这一切都发生在讲解之前。

站起来、举手、说阿们、俯伏，礼数一样不缺。可是这时候没有人哭。

阿们是对得上的声音。一卷圣书被展开，人知道该站起来，该应声，这些都早就沉在他们身上了。眼泪要等到利未人一句一句“讲明”之后才来。礼仪对得上，内容对不上。前一样不需要解释，后一样一被解释，人就哭了。

这两种反应前后只隔了几节经文，经文却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

发现学读法在这里交不了账。

如果释经只是把原意准确地传过去，那么最好的结果应当是“百姓明白了”，账就平了。可是经文说，明白之后是哭。哭不在“念、讲、明白”三步里。

更有意思的是，领袖们并不想要这个哭。“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尼 8:9）利未人也在劝：“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尼 8:11）

讲的人没有打算让人哭，哭自己发生了。

还有一处。经文第二天又记了一件事：“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尼 8:17）住棚节的条例一直写在律法书里，几百年没人这样守过〔待核〕。文本一直在那里，没有人“发现”它；是这一天，它在这一群人身上被读出来了。

发现学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解释不是从念的那一刻开始的，是从对不上的那一刻开始的。

◆ 五、解释起于对不上

本书在第 3 章说过一句话：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尼希米记 8 章，是这句话在圣经里第一次被演出来。

如果百姓和律法书之间没有缝，没有语言的隔，没有日子的隔，没有自己的隔，那么以斯拉念就够了，不需要利未人“讲明”。需要讲，正因为对不上。利未人站在百姓中间（尼 8:7），站的正是那条缝。

所以第一次释经，不是起于一份需要解码的文本，而是起于一群和文本对不上的人。

经文开头还有一句容易漏掉的话：是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尼 8:1）。不是以斯拉召集了一场讲座，是百姓来请他。

墙修好了，身份还空着，人心里有一处在找东西。这个“请”，就是缝在百姓身上的第一个声音。他们还说不出缺的是什么，只知道要那卷书。

站在木台上的，也不是以斯拉一个人。左右各站着六七个人，名字一一记下（尼 8:4）；下面还有十三个利未人走在百姓中间（尼 8:7）。第一次释经，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人一起做的事，不是一位权威对着一群听众。

现在逐句重读。

“清清楚楚地念”。　希伯来文 meforash，有“分明”“逐句分开”的意思，也有人读作“翻译着念”〔待核〕。从发生的眼光看，“清清楚楚”不是为了让文本更像文本，是为了让缝露出来。含糊地念，人可以一边听一边想别的；念得清楚，每一句都撞在人身上。

“讲明意思”。　原文直译大致是“放上理解”（vesom sekhel）〔待核〕。意思不是从文本里取出来、装进一个袋子递过去的，是放在人身上的。放上去，就要和人原有的东西相碰。

“使百姓明白”。　原文的“明白”（bin）〔待核〕，也是 8:12 那个“明白”。这一个词在第八章里来回出现，前面是“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尼 8:2），后面是“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尼 8:12）。前一个“明白”是能力，听得懂话；后一个“明白”是发生，懂了之后人变了。

“都哭了”。　这是对不上被点亮的那一刻。哭是旧的自我在熔开：原来我们离得这么远。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一句是结晶。

它说得很准。喜乐不是“你们去高兴吧”，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力量不是你们原来有的，是从这份喜乐里来的。哭过之后，一个新的自我符号长出来了：一个知道自己离得很远、却仍被叫回来的民。

用三种能量看，这一句几乎是一条定义。哭，是动能在拆，旧的连接一条条松开。喜乐，是势能的场被拉起来：领袖、利未人、“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一群人互相托着。力量，是结晶之后的内能，经得起后面的风雨。

结晶之后，马上回写。

第二天，族长们又来“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尼 8:13），读到住棚节，就上山砍树枝，“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搭棚（尼 8:16）。理念符号沉成了现实符号：满城的房顶上，一夜之间长出了棚子。

第九章，他们禁食认罪，把整段历史从亚伯拉罕重讲一遍（尼 9:6–37）。这一次讲历史，不是背诵，是在历史里认出自己：“看哪，我们在这地上作了奴仆！”（尼 9:36）

第十章，他们签约，“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起誓遵行（尼 10:28–29）。

第十二章献城墙那天，经文用了一句话：“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尼 12:43）

这句话很眼熟。以斯拉记 3:13 写重建圣殿时，哭声和欢呼声分不清，“声音听到远处”（见第 20 章）。将近九十年后，同一座城，声音又传到远处。这一次只写了欢声。

一次释经，走完了从哭到欢呼的全程。

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到第十三章，尼希米第二次回耶路撒冷。他发现安息日照样有人做买卖，通婚照样发生，气得“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尼 13:25）。

第八章结晶出来的东西，几年之后又松了。这不说明那一天是假的，说明结晶是一次一次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粒子落下来，遇到新的对不上，会再熔开。

尼希米记以一句祷告收尾：“我的神啊，求你记念我，施恩与我。”（尼13:31）一卷以释经为中心的书，结在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地方。

二十世纪的诠释学家加达默尔说过，理解开始于某样东西“向我们说话”，令我们愣住的那一刻（见第 3 章）。水门前的百姓，是在愣住之后哭的。加达默尔摸到的那一刻，尼希米记两千多年前就记下了，而且记得更具体：那一刻的愣住，是一群人的日子和一卷书撞在一起。

本章要说的就是这一句：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就是一次发生。它不是先有一个原意，再找人去接；是一群人和一卷书对不上，在对不上的地方哭，在哭里长出新的喜乐和力量。

利未人做的事，仍然重要。他们翻译、分句、讲解，这些都是发现学守护的功夫，一样也省不得。只是这些功夫的去处，不是把原意存进百姓脑子里，而是把百姓带到那条缝前面，让他们自己在那里被改写。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清清楚楚地念”（8:8）	忠于文本，准确诵读	念得分明，让每一句都撞在人身上，缝才露出来
“讲明意思”	把原意解释出来	“放上理解”：意思放在人身上，与人原有的东西相碰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听的人接住原意	第一个“明白”是听得懂，第二个“明白”（8:12）是懂了之后人变了
“众民……都哭了”（8:9）	被律法定罪的悔恨	入口二：理念硬，日子塞不进；对不上被点亮的一刻
“不要悲哀哭泣”	圣日不宜哀哭的规矩	讲的人没打算让人哭，哭自己发生了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8:10）	节期的劝勉	结晶：哭过之后长出的新自我符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房顶上的棚（8:16）	遵守住棚节条例	理念回写成现实符号，一夜之间长满全城
“欢声听到远处”（12:43）	献城墙的喜乐	从以斯拉记 3:13 的哭笑难分，走到只剩欢声

◆ 七、译员也是站在缝里的人

那天晚上，吴慧敏把尼希米记第八章读了三遍。

她第一次注意到，利未人站的位置，正是她每天坐的位置：在讲的人和听的人中间。那条行规说，译员是透明的，是一根管子。可是利未人不是管子。他们站在百姓中间，看着百姓哭。

她想起下午那一下。录音里的老太太唱“曾经失丧，如今寻回”，她译不下去，不是因为译不出来，是因为那句歌词和她心里外婆的样子撞在一起了。她做了八年透明的管子，那一刻管子裂了一道缝。

她原来以为，那是一次失职。读到“讲明了就都哭了”，她开始想，也许那一下，才是她第一次真正“讲明”了一句话。

第二天，她给储佩文发了一条消息，谢谢她接住了话筒。储佩文回了一句：“那段我接下去的时候，自己也差点没撑住。台下好多人在擦眼泪。”

吴慧敏看着这条消息，想了很久。她没有打算改掉那条行规。下一场会，她还是会稳稳地译，不加、不减。可是她知道，“透明”不是没有自己，是把自己放在那条缝里，让话从缝里过去。话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人，有时候会碰到自己。

那一周的小组聚会，带领的人问大家读尼希米记有什么感受。她说了一句：我以前以为，解释是把意思准确地送过去；现在觉得，解释是从对不上开始的。

这一天的哽咽，显出了一个新的吴慧敏。她还是一个好的同传，可是她不再只是一根管子了。

尼希米记第八章是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它在第一天就告诉后来所有读经、讲经、译经的人：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水门前那个上午，两样问题都问过了，百姓的眼泪，回答的是第二样。

带走的话

第一次释经起于百姓和律法对不上；讲明之后人哭了，哭过才长出靠神而得的喜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8:8 读成“取出原意、送达听众”的章程，关上了“讲明之后为什么哭”的门；发生学打开它：解释起于对不上，止于结晶。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 8:9 的眼泪当作讲道的附带效果，好像释经到“明白”就已经结束。

◆

22

第22章

《以斯帖记》：一卷不提神名的书：神在哪里？

这一章的问题

神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以斯帖走进内院之前，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 一、会议室里没人说出口的那个词

苏婉清三十七岁，在新加坡一家欧洲化工企业的亚太总部做法务，入职九年，去年升了法务总监。

她在马六甲长大，十八岁到新加坡念法律，大学时在一间华人长老会受洗。这些事她在公司从不提。公司文化讲“专业”，宗教和政治是两个不碰的话题。她办公桌上没有十字架，手机屏保是一张海景。

这天晚上九点，她还在会议室里。亚太区要裁撤一个在印尼的工厂，四百多名工人。总部发来的方案，把遣散费压在当地法律的最低线上，还附了一份说明：工人大多是合同工，按条款可以不续签，“无需额外补偿”。

她看过那份合同模板。三年前印尼工厂改制时，是她们部门起草的。条款写得滴水不漏，可当时有一个口头承诺：合同工满三年，就转正。这个承诺没有写进合同。

区域总裁问她：法律上有没有风险？

她说没有。这是实话。

总裁说，那就照方案走，明天上午发通知。

会散了。她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窗外是滨海湾的灯。她想起她外婆，一个在马六甲码头给人洗衣服的娘惹，常说一句话：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天在看。

可是这间会议室里没有天。没有人提到神，没有人提到良心，大家说的都是“条款”“合规”“风险”。她也不能提。在这里提这个词，她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她打开手机里的圣经软件，想找一节经文给自己壮胆。手指往下划，停在一卷她一直觉得有点怪的书上：《以斯帖记》。她记得有人说过，这卷书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

◆ 二、一个波斯宫廷里的犹太孤女

《以斯帖记》的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书珊城，王是亚哈随鲁，学界一般认为是薛西一世〔待核〕。

以斯帖是一个犹太孤女，由堂兄末底改抚养长大。王废了王后瓦实提，选秀立后，以斯帖被选中。她进宫的时候，末底改嘱咐她，不要说出自己的身份。经文说了两次：“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斯 2:10），“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斯 2:20）。

另一边，宰相哈曼因为末底改“不跪不拜”（斯 3:2），恨上了整个犹太民族，说服王下诏，在亚达月十三日把犹太人全部灭绝（斯 3:8–13）。

末底改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痛哭（斯 4:1）。他托人给以斯帖带话，要她进去见王求情。可是宫里有一条定例：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必被治死，除非王伸出金杖（斯 4:11）。

本章的核心经文就在这里：

>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斯 4:14）

>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斯 4:16）

后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王伸出了金杖，以斯帖设宴，哈曼被挂在他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犹太人得救，定下普珥节，年年记念。

这卷书里还有一样东西反复出现：写定的诏书。波斯的法令“写在波斯和玛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斯 1:19）。灭绝犹太人的诏书一旦盖了王的戒指，连王自己也废不掉，“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斯 8:8）。最后的办法，是另下一道诏书，准犹太人自卫（斯 8:11）。

一个写定了就不能改的世界。这卷书的整个处境，就是一张固化的网。

故事一开头，瓦实提王后“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斯 1:12），被废了。在这张网里，一个王后说“不”的代价，读者在第一章就看见了。以斯帖是在这个先例之后进宫的。

整卷书十章，写到了宴席、诏书、木架、禁食、王的失眠，就是没有写到神。神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待核〕。

◆ 三、看不见的手：护理的读法

这卷书怎样读？释经史上最有分量的，是“隐藏的护理”读法。

它说：神的名字虽然不出现，神的手处处都在。看这一连串“碰巧”：以斯帖碰巧被选为王后；末底改碰巧听到两个太监要谋害王，告发了，记在史册上（斯 2:21–23）；王碰巧在关键那一夜“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

听”（斯 6:1），碰巧念到末底改救驾那一段；哈曼碰巧在这个时候进来，要请王杀末底改。

一个碰巧是运气，七八个碰巧连成一条线，就是有一只手在安排。这只手就是神的护理。神不出场，是因为他在幕后。

这个读法对在三处。

第一，它有经文内部的证据。4:14 末底改说“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这个“别处”，许多犹太和基督教注释家都读作对神的含蓄指称〔待核〕。4:16 的禁食，在圣经里从来不是对着空气的，禁食就是向神求。

第二，它有很深的传统。拉比们留意到，“以斯帖”这个名字和希伯来文“我要隐藏”（hester，“掩面”）读音相近。他们把申命记 31:18“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与这卷书连起来读，说这是一卷“神掩面”的书〔待核〕。神掩面，不是神不在，是神不让人看见他在。

第三，它安慰过许多活在“神好像不在”的处境里的人。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史里，一年一年在普珥节读这卷书。会堂里每念到“哈曼”的名字，孩子们就摇响器、跺脚，把这个名字淹没〔待核〕。没有神迹，没有先知，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帝国的夹缝里活下来。这卷书告诉他们：神还在，只是不出声。

还有希腊文译本的读法。七十士译本给以斯帖记加了一百多节经文，里面有末底改和以斯帖的长篇祷告，神的名字反复出现〔待核〕。这些增补后来进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正典。古人也觉得这卷书少了点什么，于是替它补上了。

还有一种更晚近的读法，可以叫“人的责任”读法。它说，这卷书不提神，正是要让人看见人的作为：以斯帖的勇气、末底改的智慧、犹太人的团结。神把舞台让给了人。这一读法在二十世纪经历过大屠杀之后的犹太思想里，有特别深的回响：在神好像沉默的时候，人要自己站出来〔待核〕。

这一读法也对。它守住了经文里人的分量，不让以斯帖只是一枚棋子。

这几种读法有一个共同点：神在，只是藏起来了，或者神退后，把舞台让给人。释经者的任务，是把那只手找出来，或者把人的德行总结出来。

◆ 四、一个王后位分和一个犹太身份

护理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先把缝从经文里指认出来。

本章的缝不在神身上，在以斯帖身上。

她有两样东西。一样是“王后的位分”。这是一个现实符号：冠冕、宫殿、宫女、朝服，摆在书珊城里，谁都看得见。另一样是“籍贯宗族”，她是犹太人。这是一个自我符号：从小被末底改带大、在她身上稳下来的那个“我是谁”。

前几章里，这两样东西各待各的地方，相安无事。经文两次强调她没说出身份，就是在说：这两样被刻意隔开了。王后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也不是王后。

哈曼的诏书一下来，这道隔墙塌了。

末底改的话一句比一句逼得紧。“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斯 4:13）意思是：你那个位分保不住你那个身份。“你若闭口不言……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斯 4:14）意思是：你不能再把两样隔开了。

然后是那一问：“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在这一问之前，经文还有一个很小、很要紧的动作。以斯帖听说末底改穿着麻衣在朝门外哭，“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末底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斯 4:4）。

这是她对这条缝的第一个反应：拿衣服去盖。麻衣是犹太人哀哭的现实符号，穿麻衣的人“不可进朝门”（斯 4:2）。她送去的衣服，是宫里的、体面的、可以进朝门的。她想用王后那一边的东西，把身份那一边的哭声盖住。

末底改不受。衣服盖不住了。

这一个小动作，把缝显得清清楚楚：她手里有的，全是位分那一边的办法；而眼前的难处，全在身份那一边。

这是本卷的缝。王后的位分（现实）和犹太人的身份（自我）正面对不上。往一边走，进去见王，可能死；往另一边走，闭口不言，也可能死。原有的办法，藏起身份，好好当王后，已经走不通了。

这是本书说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她原来那套“不说就安全”的想法，被诏书碎掉了。

护理读法怎样处理这条缝？它把注意力移到幕后：神在安排，以斯帖只是棋子。棋子当然也要配合，可是重要的是那只下棋的手。

这样读，以斯帖那一夜的挣扎就变轻了。可是经文没有把它写轻。4:11 她第一次回话，是推辞：“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她怕。直到 4:16，她才说出那句话。

两句话中间发生了什么？护理读法看向天上的那只手，这一段就跳过去了。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看以斯帖身上发生了什么。

◆ 五、不出现的神，出现的人

用发生学来读，先读那一问。

“焉知”，原文 mi　　yodea，直译是“谁知道”〔待核〕。末底改没有说“神安排你当王后，就是为了今天”。他说的是“谁知道呢”。

这一问很要紧。如果末底改知道，这就是一个现成的答案，以斯帖只要执行就行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只把一种可能摆在她面前：你的位分，也许不是偶然。

一个“谁知道”，让意义还没有结晶。它悬在那里，等以斯帖自己去长。

再读 4:16。

“你当去招聚书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个藏了几年的身份公开出来。王后要全城的犹太人为她禁食，等于宣告：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王后的位分没有丢掉，它被拉进来一起禁食。两样东西不再隔着墙，而是在禁食里合到一处。

“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违例，就是不再照宫里的定例活。

“我若死就死吧！”这一句是结晶。

它稳定：从这一刻起，后面几章她都没有退回去，设宴、指认哈曼、再求王改诏，一路走完。它整体：拆不成“我愿意冒险，但希望别死”。它独立：两千多年来，它能被带去别处，在许多人站在会议室、法庭、病床边的那一刻，被重新念出来。

还有一个小地方。4:17 说：“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前面四章，一直是以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嘱咐的”（斯 2:20）。这一节，次序倒过来了。下命令的人变成了她。

一个被抚养、被嘱咐的孤女，在这一刻成了发话的人。这个翻转只用了一节经文，可是它说明新符号已经落地：她不再是谁的棋子，连末底改也要照她的话去行。

这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它不是“王后”，也不是“藏起来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把位分和身份都放上秤、然后不再算计的人。

用三种能量看，这次结晶是付了大价钱的。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是动能的消耗，饿着肚子拆掉旧的连接。书珊城所有犹太人一起禁食，是势能的场：她不是一个人进去，是被一整个民族的禁食托着进去。结晶之后的“我若死就死吧”，是内能：连接度极高，一道金杖伸不伸出来，都拆不掉它。

末底改身上，其实早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结晶，只是规模小一些。满朝臣仆都跪拜哈曼，“惟独末底改不跪不拜”（斯 3:2）。朝门的臣仆“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斯 3:4）。

他不跪，经文也没有说是为了神。可是一个人在全朝都弯腰的时候站着，他身上必定已经稳下来一样东西，比王的吩咐更结实。哈曼要灭的，正是这样东西：一个不肯跟着弯的身份。

以斯帖后来走进内院，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比末底改多走了一步。末底改是不弯，以斯帖是迎上去。

全书还有一个结构，护理读法也读到了，只是读法不同：处处反转。哈曼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挂了哈曼自己（斯 7:10）；犹太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斯 9:1）；最后定为“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斯 9:22）。

护理读法说，反转是那只手的签名。发生学读法看到的是另一层：每一次反转，都发生在一个人不再顺着旧路走的地方。末底改不跪，以斯帖违例，局面才翻过来。反转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从这些不肯对得上的人身上开始的。

现在可以回头问那个问题：神在哪里？

本书的回答是：这卷书里，信仰对象这个符号一次都没有出现，可是信仰在发生。

本书第 3 章讲过，信仰的发生，是在人的尽头诞生一个巨大的自我符号；而神这个信仰对象符号，是在同一场对不上里一起显出的。以斯帖记把这两样拆开了：它只写了前一样，没有写后一样。人的这一边，从对不上到结晶，一步一步写得清清楚楚；神的那一边，一个字都没有写。

这一点非常特别。圣经别的书里，神常常先开口，人再回应。以斯帖记反过来：只有人的回应，没有神的开口。禁食是对着谁的？经文不说。“别处”是哪里？经文不说。

护理读法说，这是因为神藏在幕后。发生学读法不反对这一点，护理之信本书不否认。它只是指出另一件事：这卷书把读者放在了以斯帖的位置上。你看不见那只手，就像她看不见；你只有一个“谁知道”，就像她只有一个“谁知道”。

这和“人的责任”读法也不一样。那一读法说，神退后，人上前，主角换成了人。发生学读法不这样说。以斯帖不是一个看清了局势、作出选择的英雄。她先是怕，先是拿衣服去盖，先是推辞。是末底改的话、全城的禁食、三天的饥饿，一层一层把她推到内院门口。“我若死就死吧”不是她发动的，是这一段经历在她身上显出来的。

主角既不是幕后那只手，也不是台前那个人，而是这一整场发生。

神没有出现，所以读的人不能把结晶交给神去完成。一个看得见神迹的人，可以说“是神做的”；一个看不见的人，只能自己走进内院。

这也是这卷书为什么会被争议、又被保留在正典里。古代有拉比质疑它能不能算圣书〔待核〕，宗教改革时期也有人对它表示过不满〔待核〕。可是它留下

来了，留在一个没有神迹、没有先知、神好像不在的世界里，给活在那种世界里的人读。

普珥节是这个结晶的回写。“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记念遵守这两日”（斯 9:28），一个人在内院门口的那一步，被刻进了一个民族的日历里。自我符号回写成了现实符号。

“普珥”就是掣签（斯 3:7、9:24）。哈曼用掣签定下灭绝的日子，签是盲的、偶然的。节日偏偏用“签”来命名。最偶然的那一样东西，成了记念的名字。一卷不提神的书，把一次被掣签决定的命运，过成了一个年年要庆祝的日子。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全书不提神名	神隐藏在幕后，释经要把他找出来	信仰对象符号不出现，信仰仍在人身上发生
“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2:10、20）	末底改的谨慎安排	王后位分与犹太身份被刻意隔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4:14）	“别处”含蓄指神	末底改不替神说话，把结晶留给以斯帖
“焉知……为现今的机会吗”	神的护理早已安排	“谁知道”：意义悬着，等她自己去长
“我没有蒙召……已经三十日了”（4:11）	合理的顾虑	旧的“不说就安全”仍在抵挡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4:16）	向神祈求的行动	公开身份；动能消耗，全城禁食是势能的场
“我若死就死吧”	勇敢的决心	新的自我符号结晶：不再算计的人
“王睡不着觉”（6:1）	护理之手最清楚的一处	读者和以斯帖一样，只看见碰巧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普珥节（9:28）	记念神的拯救	自我符号回写成现实符号，刻进日历

◆ 七、明天上午的那封邮件

那天晚上，苏婉清在会议室里把以斯帖记第四章读完了。

她读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心里一动。她不是王后，只是一个法务总监。可是这个位子，是她九年熬出来的；三年前那份合同，也是她们部门起草的。那个没写进合同的口头承诺，她是知道的。

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她的位子，一个是她外婆说的“天在看”，九年来一直隔着墙放着。今晚墙塌了。

她又往回翻到 4:11，以斯帖第一次推辞的那句话。她发现自己笑了一下：原来王后也怕。

她没有想到什么神迹。会议室里还是没有神，明天上午也不会有。可是她想起一件事：法律上没风险，不等于没有别的风险。四百多个工人，有一半在那家厂做了不止三年。他们手里也许没有书面承诺，可是当年参与改制的当地经理还在，邮件往来还在。

她开始写一封邮件，写给区域总裁，抄送总部法务。她没有提良心，没有提天，也没有提神。她写的是几件实打实的事：口头承诺在印尼劳动法下的可诉性，当地工会可能的反应，品牌和政府关系上的风险。最后是一个建议方案：对满三年的合同工，按正式员工标准补偿，多出的成本大约是多少。

写到最后，她停了很久，又加了一句：“这是本公司应当做的事。”

这句话在法律备忘录里是多余的，甚至是不专业的。她删了，又打上。

发送之前，她想起那句“我若死就死吧”。她的处境当然没有那么严重，最坏不过是被总裁记一笔，年终考评难看一点。可是那个结构是一样的：位子在这里，身份在那里，墙塌了，总要往一边走。

她点了发送，是夜里十一点四十分。

方案后来有没有改，这里不替她写。那一夜，一个在会议室里从不提起信仰的人，做了一件信仰里才会做的事。神的名字，在那封邮件里一次也没有出现。

这一夜，显出了一个新的苏婉清：从前，她是一个把位子和信仰隔开放的人；现在，她是一个让两样东西在同一封邮件里碰面的人。

带走的话

神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信仰却在人身上发生；一个“谁知道”，让王后自己走进了内院。

两行小账

- 发现学说神藏在幕后，释经要把他找出来，关上了“神不出现时人身上发生什么”的门；发生学打开它：不出现的信仰对象，出现的新自我。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焉知”读成“神早已安排好”，把末底改的“谁知道”改成了一个现成答案。

◆



第　四　编

诗歌智慧书：智慧不在仓库里

编　序

智慧书常被当成一座仓库，里面存着现成的答案。这一编要问：智慧是取出来的，还是在对不上的地方长出来的。

第 23 章读约伯记。朋友在理念里修补，妻子在现实里认输，约伯两条路都不走；神开口之后，问题没有被回答，被改写的是约伯。这是信仰第一个入口的完整演出。第 24 章读诗篇，“我受造奇妙可畏”的原文是“编织”，哀歌诗篇是对不上的现场。第 25 章读箴言，敬畏是知识的开端，开端不是起点，是土。第 26 章读传道书，一个什么都有了的智者，自我的力气用尽，说“虚空的虚空”。第 27 章读雅歌，一首没有提神的情诗，进了正典，读法史也随之走了两千年。

这五卷合起来，显出信仰发生的两个入口：现实压碎理念，和自我的力气耗尽。

23

第23章

《约伯记》：“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答案没来，人变了

> **这一章的问题**
>
> 约伯无故受苦，神到最后也没说为什么，他怎么会说“现在亲眼看见你”？

◆ 一、空厂房里收到的一节经文

郑宏亮五十岁，在东莞长安镇开了十九年五金冲压厂，做手机支架和小家电的配件。最多的时候一百二十个工人，三条线日夜开。

厂是被一笔货款拖垮的。最大的客户去年暴雷，欠了他八百多万，他又替人担保过一笔贷款。银行抽贷，供应商堵门，今年春天法院裁定破产清算。这个月，设备拍卖了。

拍卖那天傍晚，买家把最后一台两百吨冲床拉走。他一个人坐在空了的车间里，地上还有冲床底座压出来的四个方印子，一圈油渍。

他手机响了。是在深圳念大学的女儿发来的微信，一张图，一节经文：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

底下一行字：爸，我们小组都在为你祷告。

他看着这句话，第一个感觉不是安慰，是一股火。不是冲女儿，是冲这句话。他信主十二年，这句话在聚会里唱过、念过、劝过别人。现在轮到他了，他发现自己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他又觉得羞愧：约伯能说，我为什么不能？

他回了个“谢谢”，打开圣经软件，想看看约伯说完这句话之后怎样了。他从第一章读起，读到第三章，停住了：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伯 3:3）

他把这一句来回读了好几遍。同一个约伯，前面说“应当称颂”，两章之后就咒诅自己的生日。

这一句他说得出口。

那天夜里，他在空厂房里坐到十一点。门卫裘叔来锁门，看见他在哭，就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什么也没说。

◆ 二、一位义人与他的三个朋友

《约伯记》是圣经里最难归类的书之一。它的主人公不是以色列人，住在“乌斯地”（伯 1:1）；它不提出埃及，不提圣殿，不提律法。学界对它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从所罗门时代到被掳之后都有人主张〔待核〕。

全书的结构很清楚，像一座三层的楼。

外面一层是散文。开头两章，天上有一场对话，撒但问：“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伯 1:9）于是约伯失去了财产、十个儿女，最后满身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伯 2:8）。结尾半章，神恢复了他，“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伯 42:10）。

中间一层是诗。从第 3 章到第 31 章，约伯和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琐法轮番对话，三轮。第 32—37 章，一个年轻人以利户插进来，又讲了六章。

最里面一层，是第 38—41 章：神从旋风中说话。然后是约伯短短的两次回应（伯 40:3–5；42:1–6）。

天上那场对话值得多看一眼。撒但的问题不是“约伯有没有罪”，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接着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伯 1:10）

撒但的意思是：约伯的信，是一笔交易。你给他篱笆，他给你敬畏。拆掉篱笆，交易就停了，“他必当面弃掉你”（伯 1:11）。

这个问题，正好对准了全书的那本账。撒但和三个朋友其实站在同一个前提上：信和福是绑在一起的。朋友们说，受祸必因有罪；撒但说，敬畏必因有福。一个从这头算，一个从那头算，算的是同一本账。

所以这卷书从第一章就设下了一个考题：有没有一种信，不在这本账里？

外层的散文讲的是一个“结局”，里层的诗讲的是一场“争论”。这两层读起来味道很不一样，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原是不同的材料拼起来的〔待核〕。可是正典把它们放在一起，本书也就把它们当一整卷读。

本书第 3 章已经用一段话勾过约伯记的三角，这一章把它完整地演一遍。

本章的两节核心经文：

>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伯 38:4）

>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

前一句是神的第一个问题，后一句是约伯最后的话。整卷书的一切，都夹在这两句中间。

◆ 三、几种读法各自守住了什么

约伯记的读法史，几乎就是一部神学史。这里写四种最重要的，每一种都要先看见它守住了什么。

第一种：神义论。 “神义论”（theodicy）这个词是莱布尼兹在 1710 年造的，意思是“为神的公义辩护”〔待核〕。可是这件事早就有人在做了。问题是一个三角：神全善，神全能，世上有恶。三样不能同时成立，至少要松一样。

奥古斯丁的回答影响最大：恶不是一个东西，是善的缺乏；苦难的根源在受造者的自由意志，不在神。神容许恶，是为了从中带出更大的善〔待核〕。莱布尼兹往前推一步：这个世界是神能造的“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你觉得不好，是因为你只看见一角〔待核〕。

照这一路读约伯记，神的旋风讲话就是神义论的经文版：你看不见全局，所以不能控告神。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不肯放弃神的善，也不肯假装恶不存在。它认真对待“为什么”这个问题，用尽人的理性去回答。两千年来，无数在苦难里的人靠它稳住了“神是好的”这一条。

第二种：试炼与管教。 这一路说：受苦有你不知道的旨意。

约伯自己就说过一句被千万人抄在本子上的话：“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 23:10）

以利户讲得更系统。他说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伯 33:15–16）；又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伯 36:15）。苦难是神的课堂。

开头两章也支持这一路：天上确实有一场约伯不知道的对话。苦难真有一个“旨意”，只是约伯看不见。新约雅各书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雅 5:11）结局证明了过程有意义。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给受苦者一个方向：这不是白受的。很多人正是在“这段苦有它的用处”里，熬过了熬不过的日子。它还守住了一点：神的计划大于人的理解。

第三种：神的主权。 加尔文对约伯记讲了一百五十多篇道〔待核〕，强调的是神的主权：神不欠人一个解释，人当在神的威严面前降服。旋风中的讲话，就是神在显明他的大能与智慧，约伯最后的“懊悔”，就是降服。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守住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不能把神拉到自己的法庭上受审，“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伯 40:2）。在一个凡事都要讨说法的时代，这一份敬畏格外可贵。

第四种：寓意与道德。 六世纪的大格列高利写过一部大书《约伯记道德论》，从字面、寓意、道德三层读约伯〔待核〕。在他笔下，约伯预表受苦的基督，朋友预表异端，约伯的忍耐是信徒的榜样。阿奎那后来写《约伯记字义注释》，回到字面，把全卷读成一场关于神意护理的哲学辩论〔待核〕。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让这卷书进了千百年来修道院和讲台的日常，让一个乌斯地的外邦人，成了教会里每个受苦的人可以对照的镜子。

犹太传统里也有一位大家要提。十二世纪的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里读约伯记，把几位朋友读成几种不同的护理学说〔待核〕。在他看来，约伯受苦之前只有道德、没有真知，经过这一场才得着对神的真认识。这一读法把重心放在“知”上，和神义论一样，是理性的读法。

到了十九世纪，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一书里借一位青年之口谈约伯〔待核〕。他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约伯不肯被朋友们的道理安慰、坚持要和神本人打交道的那股劲。这已经走到了发现学的边上。

四种读法各有侧重，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找答案。神义论找“为什么容许”，试炼读法找“为了什么”，主权读法找“人该怎样回应”，寓意读法找“它指向什么”。答案找到了，这卷书就读完了。

◆ 四、神说朋友们说得不对

可是这几种读法都停在同一个地方。先把那条缝从经文里指认出来。

这条缝，约伯记自己写得清清楚楚，用不着读者替它找。

一边是一个理念符号：义人得福，恶人受祸。这是当时整个智慧传统的公理。以利法第一次开口，就把它摆出来：“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伯 4:7–8）

另一边是一个现实符号：炉灰，瓦片，毒疮，十个孩子的坟。

开头两章已经替读者作证：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伯 1:1），连神自己都说了两遍（伯 1:8；2:3）。神还加了一句：“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伯 2:3）

“无故”。这个词把缝钉死了。理念说受苦必有缘故，经文说这次没有缘故。

约伯在对话里一次次把这条缝撕开：“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伯 9:22）“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伯 21:7）

这是本书说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现在看看四种读法在这条缝前面停在哪里。

最要紧的一处，在全书末尾。神说完话，转头对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 42:7）下一节又说了一遍（伯 42:8）。

这一句对所有读法都很难。三个朋友说的是什么？他们说的正是神义论：神必公义，受苦必有因。他们说的也是试炼读法：以利法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伯 5:17）。他们说的还是主权读法：琐法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伯 11:7）

这些话放在任何一本讲章里都站得住。可是神说，他们说得不对。

而约伯说的是什么？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控告神“拿我当仇敌”（伯 13:24），要和神打官司（伯 13:3；31:35）。神说，约伯说得对。

第二处，神的讲话。如果神给了答案，神义论读法和试炼读法就都能在旋风里找到它。可是从 38 章到 41 章，神没有一句提到天上那场对话，没有一句解释约伯为什么受苦，没有一句说“这是为了试炼你”。神问的是海、晨光、雪库、狮子、乌鸦、野山羊、鸵鸟、河马、鳄鱼。

第三处，约伯的最后一句。如果神给了答案，约伯应该说“我明白了”。可是他说的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他没有说他知道了为什么，他说他看见了。

这三处合起来，就是四种读法停下的地方：它们都在找一个答案，可是这卷书的结尾，答案没有来，来的是一个变了的人。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不问答案在哪里，问人是怎样变的。

这里还要说一句公道话。四种读法没有哪一种是在乱读，每一种都抓住了经文里真实的一根线。神确实是善的，苦难确实可以炼人，神的主权确实不容人审

判，约伯也确实成了后人的镜子。它们的问题不在说错了什么，而在都把这些线织成了一个“答案”。约伯记的结尾，偏偏没有用答案收口。

◆ 五、两条路都不走，人变了

本书第 3 章说过：任两类符号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平常的对不上有两条出路，改理念，或者改现实。人的尽头，就是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约伯记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把这两条出路都派了人来演，演得极为充分，然后让约伯一一拒绝。

第一条出路：在理念界里修补。

这是三个朋友走的路。

他们来的时候，本来是最好的朋友。“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伯 2:12–13）

这七天，是整卷书里朋友们最好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势能的场：一群人坐在一个人身边，把他托住。

可是约伯一开口咒诅生日，朋友们就坐不住了。因为约伯的话撞上了他们最深的那个理念。

于是他们开始修补。修补的方法只有一种：保住理念，改写现实。

第一轮，还算客气。以利法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伯 4:6）意思是：你是好人，忍一忍就过去了。比勒达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伯 8:4）这句话很残忍：你的孩子死了，是他们自己有罪。

第二轮，越来越硬。比勒达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伯 18:5）琐法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伯 20:5）他们开始不说约伯，只说“恶人”，可是谁都听得出来指的是谁。

第三轮，以利法干脆替约伯编出了罪状：“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伯 22:6–9）

这些事，经文没有一处说约伯做过。相反，约伯后来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伯 29:15）

以利法为什么要编？因为理念要保住，现实就必须改。约伯如果真是无辜的，“无辜的人有谁灭亡”这条公理就碎了。朋友们宁可把一个无辜的人说成有罪，也不肯让公理碎掉。

约伯把这一点说破了，用的是一句很重的话：“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徇情吗？”（伯 13:7–8）

为神徇情。为了替神辩护，说了不实的话。这正是三个朋友的病。

本书第 3 章讲三个入口时说过一句：约伯的朋友，是拿入口二的药去治入口一的病。

入口二是理念硬、现实塞不进，需要的是直面现实，放下理念里的那一点执着。朋友们开出的药是“你直面一下你自己的罪吧”，好像约伯是一个理念出了问题的人。可是约伯的病在入口一：不是他的理念出了问题，是现实把所有理念都碾碎了。药不对症，越吃越重。约伯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伯 13:4）

以利户后来又加了六章，口气更年轻、更急，可是走的还是这条路：“神断不致行恶……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伯 34:10–11）。他说约伯“说话没有

知识”（伯 34:35）。有意思的是，神开口之后，一句也没有回应以利户，好像他没有出现过。

第二条出路：在现实界里认输。

这是约伯的妻子走的路。

她只说了一句话，在 2:9：“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释经史上她的名声很坏。奥古斯丁称她为“魔鬼的帮手”〔待核〕，许多讲章把她当作反面教材。可是要先替她说一句公道话：死去的十个孩子，也是她的孩子。约伯失去的一切，她一样失去了。她在整卷书里只出场这一次，后面再没有一个字写她怎样哭。

她的话，是一个被现实压垮的人最诚实的话。理念已经护不住我们了，那就别再撑着它了。神既然这样待我们，“持守纯正”还有什么意义？放下吧，死了吧。

这是另一条出路：接受现实，丢掉理念。

约伯拒绝了。“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 2:10）

后来在对话里，他把这个拒绝说得更硬：“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伯 27:5–6）

约伯：两条都不走。

这就是约伯的处境。朋友们说：保住理念，承认你有罪。约伯说：我没有罪。妻子说：丢掉理念，弃掉神。约伯说：我不弃。

两条出路都被他自己堵死了。理念不肯为他让路，他也不肯为理念说谎；现实不肯为他让路，他也不肯向现实投降。

这就是本书说的“人的尽头”：改理念、改现实，两条路都不走，只剩下第三个角，自我。可是约伯原来的自我，接不住了。

旧的那句称颂，为什么不够

这里要回到开头郑宏亮的那个问题：1:21 那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说得出口，为什么他还要咒诅生日？

用本书的眼光看，1:21 是一个旧的自我符号。

它稳定，整体，能带去别处，是一个结晶过的粒子。约伯在平安的年日里，“常常这样行”（伯 1:5），清早起来为儿女献祭，一遍一遍敬畏，一遍一遍称颂。这些动作沉在他身上，到灾难来的那一刻，第一个反应就是它。

所以 1:21 不是假的。它是约伯原来那个信，在第一波打击下的样子。

可是那一句的底，是“义人得福”那一套。它把神放在一个交得通的账本里：赏赐、收取，都在神的手里，都可以称颂。第二波打击，毒疮和炉灰，加上七天的沉默，把这个底拆穿了。到约伯记第三章，旧的自我符号熔开了。

“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伯 3:3）他一口气咒到底：“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伯 3:4）

这一章读起来像是把创世记第一章倒过来念。神说“要有光”，约伯说“愿那日变为黑暗”。旧的世界在他身上一样一样地拆。

从第 3 章到第 31 章，是一段漫长的熔化。

这一段里，有一件事在悄悄变。一开始，约伯要的是“为什么”：“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伯 7:20）他要一个解释。

渐渐地，他要的东西变了。他要一个听讼的人：“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伯 9:33）他要一个见证：“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我的中保。”（伯 16:19）他要一个救赎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伯 19:25–27）

再往后，他要的只剩下神本身：“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伯 23:3）“惟愿有一位肯听我！”（伯 31:35）

这中间还有一处，几乎是约伯记讲它自己的来历。约伯说：“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伯 19:23–24）

一个人在炉灰里，求他的话被刻下来。他要的不是被安慰，是被记住。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他的话被写成了这卷书。本书说文本是一段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约伯记在第 19 章就说出了这一层：这卷书，是一个人在对不上的缝里，求着要留下来的刻痕。

第 28 章是全书正中的一首智慧之歌，像是这场熔化里的一口气。它一连问了两遍：“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伯 28:12、20）人能开矿、能探到地极，却找不到智慧的住处。最后一句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伯 28:28）

这一句和全书第一节对得上：约伯本来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伯 1:1）。智慧没有在别处，就在他原来的样子里。可是这一句在第 28 章还只是一句诗，要等到第 42 章，才在他身上重新结晶一次。

从“为什么”到“你在哪里”，这是熔化里最关键的转向。旧的自我要的是一个答案，正在成形的那个自我要的是一个当面。

这一段用掉的动能是惊人的。三十章的诗，一章一章地顶回去，每一章都是在拆。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动能：旧连接被一条条拆开，沿着一条从“为什么”到“你在哪里”的轨迹推进。

旋风里没有答案

然后，神开口了。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伯 38:1–4）

这四章怎样读，决定了整卷书怎样读。

神义论读法和主权读法都说：神在显明他的伟大，人太小，看不懂神的大计划，所以不该问。这一读法守住了神的威严，可是它把神的讲话读成了一句“闭嘴”。

细读这四章，神问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在“义人得福”那本账里。

“谁为雨水分道？……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伯 38:25–27）

雨下在没有人的地方。照报应的账本，雨是赏给义人的，干旱是罚给恶人的。可是神说，他的雨也下在一个人都没有的旷野上。那里没有义人，也没有恶人，只有青草。

“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伯 39:13–17）

鸵鸟是笨的，不顾自己的蛋。神造它，也不是为了教人什么道理。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伯 40:15）

“我造你也造他”。约伯和河马，在同一张受造的名单上。

再看海。“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他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伯 38:8–

11）海在古代近东是一锅粥（混沌）的象征，神没有消灭它，只是给它定了界限，还给它穿上衣服，像包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孩。

这四章讲的，是一个比报应账本大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用的和没用的、聪明的和愚蠢的、温顺的和凶猛的，都被神照管着，都不是为了证明谁有罪、谁无罪。

本书第 3 章说，入口一的人需要一个新的理念。神给的正是一个新理念，可是它不是一个答案，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旧理念是一本账，新理念是一片雨下在无人之地的旷野。前者告诉你每一笔的来去，后者只告诉你：你在这里，你不是这里的全部。

所以神的讲话不是一个答案，是一次拆除。它拆掉的，是朋友们和约伯共用的那个框：世界是一本报应的账。朋友们说账是平的，约伯说账不平，可是他们都默认了那本账。神不和他们对账，神把账本合上了，把他们领到了账本外面。

最直接的一句在第 40 章：“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伯 40:8）

第二篇讲话的主角是两头巨兽：河马和鳄鱼（伯 40:15–41:34）。原文是 behemoth 和 leviathan〔待核〕，在古代近东的传说里，它们常是一锅粥的化身，是神要打败的怪物。可是在约伯记里，神没有打败它们。神夸它们：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伯 40:19）；鳄鱼“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伯 41:34）。神甚至带点幽默地问约伯：“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伯 41:5）

连最凶险、最不受控的东西，也在神的照管里，而且被神欣赏着。这不是一个靠消灭混乱来维持秩序的世界，是一个让混乱也有位置的世界。约伯的苦，就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没有被解释，它被放进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约伯一直以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我有罪，要么神不公。朋友们站到了前一个，约伯快要被推到后一个。神说：这两个都不是。不必定我有罪，好显你为义。你的义和我的义，不是一张天平的两端。

这就是“神开口而矛盾未解”。约伯到最后也不知道天上那场对话。为什么义人受苦，这个问题在全书里没有被回答，一个字也没有。

可是约伯变了。

“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的回应有两次。

第一次在 40:4–5：“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

这是旧的自我最后一点抵抗的放下。三十章的话，到这里停了。

第二次在 42:1–6，是全书的结晶：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逐句读。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约伯承认，他前面那些话，是在一个他不明白的框里说的。他没有收回他的无辜，他收回的是那个框。

“我从前风闻有你。”“风闻”，原文直译是“用耳朵的听”〔待核〕。从前他对神的认识，是听来的：传统、教导、朋友们反复说的那一套，也包括他自己在平安年日里说的那句 1:21。听来的东西，可以是真的，可是它不是他的。

“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看见了什么？经文没有说神显了什么形象。神只是从旋风里说话。他“看见”的，是神本身在场，是一个当面。他三十章里要的，“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在这里接上了。

答案没有来，当面来了。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一句的原文很难译，和合本自己在旁边注了“或译：我的言语”。“懊悔”这个字，原文是 nacham，也有“改变心意”“得安慰”的意思；有学者把这一句读作“我对尘土和炉灰改变了心意”，即不再坐在炉灰里控诉〔待核〕。不论哪一种译法，方向是一样的：他对自己原先的位置，有了新的看法。

这就是新诞生的自我符号。拿三条判据来筛。

稳定。 从这一刻起，约伯没有再回到第 3 章的咒诅，也没有回到朋友们的账本。

整体。 它拆不开。不能说“约伯一半接受了神的大能，一半仍在等答案”。他的“看见”是一整块，不需要答案来补全。

独立。 它能离开炉灰，带去别处。它被约伯带进了后来加倍的产业、新生的儿女、一百四十年的日子（伯 42:16）；也被带进了后来每一代读这卷书的人。

这个自我符号，不属于“义人得福”那套理念，也不属于炉灰里的现实。它是超理念、超现实的。约伯不是因为想通了而信，也不是因为好起来而信。在他看见的那一刻，他还坐在炉灰里，产业还没有加倍，孩子也没有回来。

本书第 3 章讲过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约伯记是这句话最完整的一场演出。

用三种能量把这次结晶的账算一遍。

动能：三十章的争辩，每一章都在把旧的连接拆开、重接，从“为什么”一路推到“你在哪里”。没有这三十章，42:5 不会来。神没有在第 3 章就开口，是因为动能还没有走完它的路。

势能：有两处。一处是开头七天七夜的沉默，朋友们在约伯身边坐着，场先被拉起来。另一处是神开口本身。神来了，不论说的是什么，一位在约伯以外的那一端，把场重新拉起，结晶才有了依托。

内能：结晶之后的连接度。这个“看见”经得起拆。它不靠答案撑着，所以不怕答案永远不来。

这就是为什么 1:21 和 42:5 不一样。两句都是信，可是 1:21 是熔化之前的那颗粒子，它的底是一本账；42:5 是熔化之后重新结晶的粒子，它的底是一次当面。前一颗在毒疮面前裂开了；后一颗，毒疮还在的时候就长出来了。

撒但开头那个问题，“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伯 1:9），到这里有了回答。答案不在天上那场对话里，在约伯身上：一个不靠缘故的信，是从“无故”的苦难里长出来的。

为朋友祷告的时候

结晶之后，马上回写。

先回写到朋友。神叫三个朋友去约伯那里献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伯 42:8）。经文接着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伯 42:10）

顺序很要紧。不是先转回，再原谅朋友；是在为朋友祷告的时候，苦境转回了。那三个“无用的医生”、那个替他编造罪状的以利法，此刻要靠他的祷告。新的自我符号第一个去处，是那些伤过他的人。

再回写到现实。家产加倍，儿女重生。这一段常被读作“好人终有好报”，好像报应的账本最后还是平了。可是细看，有一样东西和开头不一样。

开头的儿女，没有名字，只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伯 1:2）。结尾的儿女，三个女儿都有名字：“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朴。”（伯 42:14）她们的名字大意是“鸽子”“肉桂”“一盒眼影”〔待核〕，都是柔软、芬芳、好看的东西。

还有一句：“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伯 42:15）在那个时代，女儿在有兄弟的情况下得产业，是很少见的〔待核〕。

这是一个现实符号的改写。一个从炉灰里看见神的人，再做父亲，做的是另一种父亲。他给女儿起好看的名字，给她们和儿子一样的产业。报应的账本里，没有这一行。

还有一处容易漏掉。第 42 章，约伯的弟兄姊妹和旧日的朋友都来了，“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伯 42:11）。经文没有说灾祸被解释了。它说的是“灾祸”，说的是“悲伤安慰”。苦难没有被改写成“其实是好事”，它仍然是苦难。新的东西长在它旁边，不是长在它的位置上。

这也让雅各书那一句“约伯的忍耐”（雅 5:11）有了新的读法。对话里的约伯一点也不像“忍耐”：他咒诅、控告、要打官司。“忍耐”这个希腊字 hypomonē，字面是“留在底下”〔待核〕。约伯的忍耐，不是不出声，是在炉灰里留下来，不走那两条出路，直到当面来。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1:21）	约伯忍耐的典范	熔化之前的旧自我符号，底是一本报应账
“无故地毁灭他”（2:3）	天上另有旨意，约伯不知	缝被经文钉死：理念说必有缘故，这次没有
“愿我生的那日……灭没”（3:3）	信心软弱时的失言	旧自我符号熔开，像把创世倒过来念
“无辜的人有谁灭亡”（4:7）	智慧传统的正统教导	理念符号；朋友们为保住它而改写现实
“你弃掉神，死了吧”（2:9）	魔鬼的帮手	在现实界认输：丢掉理念，接受现实
“你们要为神徇情吗”（13:8）	约伯的气话	点破朋友的病：为保理念，说不实的话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23:10）	苦难有你不知的旨意	熔化中途的一句盼望，不是终点
“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23:3）	约伯渴慕神	从“为什么”转向“你在哪里”：要的从答案变成当面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38:4）	神显明大能，人当闭口	拆掉报应账本这个框，领人到账本外面
“雨降在无人之地”（38:26）	神的护理遍及万物	世界不以报应为轴，有用无用都被照管
“你们议论我不如约伯说的是”（42:7）	约伯最终的谦卑蒙悦纳	神说神义论的朋友不对，控告的约伯对
“现在亲眼看见你”（42:5）	神的威严使约伯降服	新自我符号结晶：超理念、超现实，矛盾未解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42:10）	和好的美德	新符号的第一个去处，是伤过他的人
女儿得名、得产业（42:14–15）	好人终得好报	回写成现实符号：一种新的父亲

◆ 七、空厂房门口那根烟

拍卖之后那几个月，郑宏亮的日子并不好过。

教会小组的蓝永泰弟兄来看过他几次，每次都很热心。有一次喝着茶，蓝弟兄小心翼翼地问：宏亮，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不是在借这件事提醒你什么？比如以前厂里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太对？

郑宏亮那一刻差点把茶杯摔了。他想起厂里十九年，没拖过一天工人工资；破产前最后一个月，他卖了自己的车先把工人工资结清。他没有说话。回家路上，他想起了以利法。

他的妻子钱玉芬说的是另一种话。她说：别再去教会了，十二年，信成这样，有什么用？卖了房子，回梅州老家，把债慢慢还，好好过剩下的日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哭。他知道，那八百万里也有她陪着熬过的十九年。

两个人的话，他都没有接。他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也不肯放下神。这样撑着，比哪一边都累。

那几个月他睡得很少。凌晨三四点醒来，脑子里一遍一遍过那几笔账：哪一笔货款早一个月催就好了，哪一份担保当初不签就好了。白天去法院、去银行、去见债权人，晚上回来对着手机发呆。钱玉芬有一次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阳台上，吓得把灯全打开了。

第二天她陪他去社区医院看了医生，开了一点帮助睡眠的药，又约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他一开始不肯去，觉得一个信主的人去看心理医生，丢人。去了两次之后，他说，那位咨询师很像开头七天的那三个朋友，只是听，不急着讲道理。

这里要插一句：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这和信仰并不冲突。

那段时间，他一章一章地把约伯记读完了。读到第 23 章，他在旁边写了一行字：“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你。”

读到第 38 章，他没有读不下去。他读得很慢，读到“使雨降在无人之地”那一句，想起了东莞那些年的雨。厂里最好的那几年，雨照样下；厂倒了，雨也照样下。雨不看他的账。

他说不清那一刻发生了什么。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那个客户会暴雷，也没有告诉他那八百万还要还多少年。可是那天夜里，他第一次觉得，他不是在跟一个账本说话。

后来有一天，蓝弟兄的儿子创业失败，欠了一身债，蓝弟兄来找他，坐下就哭。郑宏亮给他倒了杯茶，什么道理也没讲，就坐着陪他。坐了一个多钟头，蓝弟兄走的时候说，宏亮，那次我说的话，对不住。

郑宏亮说，没什么，你那时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他为蓝弟兄的儿子祷告。祷告完，他发现自己心里有一块地方松下来了。

后来他在一家同行的厂里做了生产主管，拿死工资。债还在还，房子没卖。钱玉芬还是不太去教会，可是不再劝他别去了。

拍卖那天傍晚，裘叔站在门口抽的那根烟，他一直记得。那是这一段日子里，第一个让他觉得被托住的时候。没有一句话，就是在。

有一回钱玉芬问他：你天天读那本约伯记，读出什么来了？神到底为什么让我们这样？

他说，书里没写为什么。

她说，那你读它干什么？

他想了很久，说：书里那个人，跟我一样，想要一个为什么。他要了三十章，最后没要到，可是他不要了。不是想通了，是有别的东西来了。

钱玉芬没再问。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拿起他放在床头的圣经，翻到第 2 章，看了很久。她后来跟他说，她看到约伯的老婆那一句，觉得那个女人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我知道，你那时说的也是心里话。

他后来跟女儿说：1:21 那句话，我到现在也还说不太顺口。可是 42:5 那一句，我好像说得出来了。

女儿问：你看见什么了？

他想了一下说，看见了不是我一个人在那个空厂房里。

这一年的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郑宏亮。从前，他信的是一位会让好人有好报的神；现在，他信的是一位在空厂房里也在的神。前一个，被一笔货款冲垮了；后一个，是在冲垮之后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约伯到最后也没有得着为什么，他得着的是一个当面；答案没有来，被改写的是他自己。

两行小账

- 发现学在旋风里找答案，神义论、试炼、主权各给一个，关上了“答案不来时人怎样变”的门；发生学打开它：两条出路都被拒，第三角新生。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 42:7“朋友们说得不对”轻轻带过，把神的讲话读成另一种更高明的神义论。

◆

24

第24章

《诗篇》：“我受造奇妙可畏”：被织成的，还是被造好的？

> **这一章的问题**
>
> 人在暗中受造，却又哭喊“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我”是造好了，还是还在被绣？

◆ 一、绣绷背面的那一团线

冯可欣二十六岁，南通人，绣娘。她十七岁进绣庄学仿真绣，跟着师傅坐了九年绣绷，如今能独立接整幅的人物肖像。

这天是周四晚上十点，她坐在工作室里，绣绷上绷着一幅外婆的像，是她给自己绣的，已经绣了三个月。外婆前年走的，走之前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念的是一句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她今天没有心思绣。

下午她去做了孕二十二周的大排畸检查。B 超医生在她肚子上来回移动探头，移了很久，叫来另一位医生一起看。最后报告上写着一行字：胎儿上唇连续性中断，考虑唇裂，建议进一步检查。

医生说，单纯唇裂出生后可以手术修复，效果一般很好；可是要排除别的问题，两周后来做一个更细的检查。

两周。

丈夫顾家铭在外地跑工程，在电话里说马上请假回来。她说不用，你回来也只是等。挂了电话，她一个人坐在绣绷前面。

她翻过绣绷看背面。仿真绣的背面不能见人：几十种色线来回穿插，打了数不清的结，线头密密麻麻。正面是外婆的脸，眼角的皱纹、鬓边的白发，一丝一丝都是活的；背面是一团看不出形状的乱线。

她想起外婆念的那节经文。手机上找出来，是《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往下读两节，有一句她以前没注意过：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她把这一句读了好几遍。在暗中。她肚子里那个孩子，此刻正在暗中。

再往下读：“我受造，奇妙可畏。”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奇妙可畏？那张报告单上的一行字，就是奇妙可畏吗？

那天夜里她没有睡着。凌晨一点，她又拿起手机，随手翻到另一篇，第十三篇。第一句就是：“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这一句，她读得懂。

◆ 二、一卷叫“赞美”的哀歌集

《诗篇》共一百五十篇，是圣经里最长的一卷，也是被读得最多的一卷。

它的希伯来文书名叫 Tehillim，意思是“赞美”〔待核〕。全书分为五卷：第 1—41 篇、第 42—72 篇、第 73—89 篇、第 90—106 篇、第 107—150 篇。每一卷的结尾都有一句称颂，像一扇门上的门环；最后一篇第 150 篇，整篇都是赞美，末句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诗 150:6）。

诗篇和别的书卷不同的地方，在于说话的方向。圣经大多数书卷，是神对人说话，或者人讲述神的作为。诗篇反过来，大部分是人对神说话：求告、哭诉、

质问、称谢。阿他那修在给马赛林的信里说过一个意思：圣经别处的话是对着我们说的，诗篇的话却像是从我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待核〕。

所以诗篇是圣经里最像“自我符号”的一卷。别的书卷记下神做了什么，诗篇记下人在神面前成了什么样子。

这卷书的写作跨了很多世纪。题记里有大卫、亚萨、可拉的后裔、摩西、所罗门等名字〔待核〕；有的诗写于王国时期，有的写于被掳之后，第 137 篇开头就是“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诗 137:1）。

奇怪的是，一卷叫“赞美”的书，篇幅最大的一类诗不是赞美，是哀歌。二十世纪以来的学者按体裁给诗篇分类，个人哀歌和群体哀歌加起来，大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是最大的一类〔待核〕。

一卷名叫“赞美”的书，里面三分之一在哭。

全书的第一篇像一扇门。“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 1:2–3）

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开头：敬虔的人像树，顺利；恶人像糠，被风吹散。整本诗篇是从这个理念出发的。可是一推开这扇门，第 3 篇就是“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诗 3:1）。第一篇许下的“尽都顺利”，在第三篇就遇到了现实。

整卷诗篇，几乎可以读作这一扇门和门后面的日子之间，一百五十次的来回。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三处。第一处是本章的题眼：

>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 139:13–14）

第二处，几乎是中国教会背得最熟的一节：

>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 23:1）

第三处，常被印在书签和墙上：

>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 46:10）

本章还要读两篇哀歌：第 22 篇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和第 13 篇的“要到几时”。本卷的缝，就在这两篇里。

◆ 三、诗篇读法的四条大路

诗篇的读法史，大致有四条路。每一条都先看它守住了什么。

第一条路：从诗篇读出神的属性。 第 139 篇是这条路上最常被引的一篇。系统神学讲神的属性，常常把它切成三段作证据〔待核〕：第 1—6 节，“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是神的全知；第 7—12 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诗 139:7–8），是神的无所不在；第 13—16 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是神的全能与创造。

第 16 节说得更远：“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很多读者从这里读出预定：一个人的一生，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照这条路，“我受造奇妙可畏”的意思很清楚：神按照他的设计造了你，每一处都是他定好的。你被造好了，所以要称谢。

这条路对在哪里？它给了人一份极大的安慰：你不是偶然的。在母腹里的时候，就有一位看着你。它也给了生命一份尊严：每一个在母腹中的生命都被神看见，这一节因此在许多关于生命伦理的讨论里被郑重地引用〔待核〕。

第二条路：从哀到赞的范式。 这一路注意到，大多数哀歌都有一个转折：开头是哭诉，结尾是称谢。第 13 篇前四节问“要到几时”，第 5 节一转：“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第 22 篇前二十一节在深渊里，后十节在大会中赞美。

照这一路读，哀歌是一个信心的范本：你可以哭，可是要哭到赞美为止。它教人怎样在苦难里祷告。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给受苦的人一张地图，告诉他哭不是没有出路的。它也让教会敢于把哀哭带进敬拜，不必在聚会里假装喜乐。

第三条路：从诗篇读出基督。 这是教会最古老的读法。第 22 篇是它的中心。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正是第 22 篇第 1 节。第 22 篇里还有“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 22:16），“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诗 22:18），福音书写十字架时都呼应了这些句子。

照这条路，第 22 篇是一篇预言，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奥古斯丁写了一部极长的《诗篇讲解》，主张诗篇里说话的常常是“完整的基督”，元首与身体一同

在说话〔待核〕。路德称诗篇为“一本小圣经”〔待核〕，加尔文在诗篇注释的序言里，称它为“灵魂各部分的解剖”〔待核〕。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把诗篇和整本圣经连成一体，让旧约的哀哭在新约里有了着落。两千年来，信徒在受难周读第 22 篇，读到的是一位和他们一同哭过的主。这份连接是实在的。

第四条路：体裁与处境。 二十世纪初，德国学者衮克尔开创了诗篇的“体裁批判”〔待核〕。他把诗篇分成赞美诗、个人哀歌、群体哀歌、感恩诗、君王诗等类。他还追问每一类诗原先在以色列生活里的“处境”：是在圣殿的什么场合、由谁来唱。

后来有学者提出，哀歌中间那个突然的转折，是因为当时有祭司或先知在仪式上宣告了“拯救的神谕”〔待核〕。诗人听到之后才转为称谢，只是诗里没有记下这一句。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把诗篇放回了真实的人群和场合，让人看见这些诗不是书桌上写出来的，是在殿里、在灾难中、在节期上被一群人唱出来的。

二十世纪还有两位读诗篇的人，值得一提。

一位是朋霍费尔。他在纳粹统治的年代写过一本小书《诗篇：圣经的祈祷书》〔待核〕。他说，诗篇是神给人的祷告词，人学祷告，要从照着神的话说回去开始，就像孩子学说话是照着父亲的话学〔待核〕。这一读法守住了一点：祷告不是从人自己心里凭空生出来的，是有人先给了词。

另一位是美国旧约学者布鲁格曼。他把诗篇分成三类：定向之诗、失向之诗、新定向之诗〔待核〕。第 1 篇是定向，世界井然有序；哀歌是失向，秩序塌了；感恩诗是新定向，一个不同于从前的秩序重新出现。

布鲁格曼这一读法，已经走到了发现学的边上。它看见了诗篇里有一个“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运动，而且新秩序不是旧秩序的复原。可是它仍然把这三类当作诗篇的三个“类别”来分，问的是“这一篇属于哪一类”。

四条路，加上这两位，各有各的好处，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都在问“这篇诗说的是什么”。第一条路找到的是教义，第二条路找到的是范式，第三条路找到的是预言，第四条路找到的是处境。找到了，诗就读懂了。

◆ 四、“但你是圣洁的”与“你不应允”

可是这四条路都停在一个地方。先把缝从经文里指认出来。

本卷的缝，诗篇自己摆在了面上，就在哀歌里。拿第 22 篇来看，诗人在头几节里，把两样东西一前一后地放在一起。

一边是现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诗 22:1–2）

紧接着另一边是理念：“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诗 22:3–5）

祖宗们倚靠，就蒙解救。这是以色列的信仰传统，是一个很硬的理念符号。我呼求，你不应允。这是诗人身上的现实。两样东西相隔一节经文，正面撞上了。

然后诗人说了一句极重的话：“但我是虫，不是人。”（诗 22:6）理念对祖宗们兑现了，对我没有。我连人都不算了。

这就是本卷的缝：理念与现实正面对不上。这是本书说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第 13 篇是同一条缝的另一种写法。它只有六节，前两节里“要到几时”出现了四次（诗 13:1–2）。“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第 22 篇的缝在空间上：远离。第 13 篇的缝在时间上：太久。“要到几时”问的不是答案，是期限。诗人相信神会来，可是神没有来，日子一天一天地拉长。这一问把盼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量成了日子。

现在看看四条路在这条缝前面停在哪里。

第一处，转折没有理由。第 22 篇第 21 节，和合本译作：“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希伯来原文在这里很突兀，前半句还在求，后半句直接就是“你应允了我”，有人把它译成一个单独的感叹〔待核〕。前二十节，神一直没有应允；第 21 节，忽然应允了。中间发生了什么？诗里一个字也没有写。

“从哀到赞”的范式读法，把这个转折当作公式：哭到一定程度，就转为赞美。可是公式说明不了转折本身。体裁批判读法给了一个解释：中间有一位祭司宣告了神谕，只是没有记下来。这个解释很聪明，可是它是从诗外面拿来一个答案，把缝填上了。诗本身没有填。

第二处，第 88 篇没有转折。它从头到尾都在深处：“我被丢在死人中”（诗 88:5），“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诗 88:6）。它的最后一句是：“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诗 88:18）全诗以“黑暗”收尾。

范式读法在这一篇前面无话可说。一篇不转为赞美的哀歌，被收进了一卷叫“赞美”的书里。

第三处，在第 139 篇自己身上。这篇诗开头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诗 139:1）结尾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诗 139:23）

开头是“你已经”，结尾是“求你”。如果神在第 1 节就已经鉴察完了、在第 16 节就把一切都写在册上了，第 23 节为什么还要求神再鉴察一次？属性读法把这一篇读成神学命题的证据，命题证完了，最后两节就成了多余的客套。

还有更难的几节。就在“奇妙可畏”之后，诗人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诗 139:19–22）一篇讲“被奇妙地造成”的诗，中间夹着几节切切的恨。很多诗篇选读本、很多讲台，把这几节略过不读〔待核〕。

这三处合起来，就是四条路停下的地方：它们都把诗当作一个已经说完的东西，从里面取出教义、范式、预言或处境。可是诗自己留着缝：转折没有理由，有一篇不转，连讲“被造”的那一篇，结尾也还在求，中间还有没理顺的恨。

它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诗篇不只是在说一件事，它自己就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

◆ 五、在暗中，一针一针地绣

先读第 139 篇的那几个字。

第 13 节“你已覆庇我”，“覆庇”的希伯来原文是 tesukkeni，字根 sakak，有“遮盖”的意思，也有“编织、交织”的意思〔待核〕。许多现代译本把这一句译作“你在我母腹中把我编织起来”〔待核〕。约伯也用过同一个字根：“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伯 10:11）这里的“联络”，就是同一个编织的动作〔待核〕。

同一节的“肺腑”，原文是 kilyotai，字面是“肾”〔待核〕。在希伯来人的身体观里，肾是人最深、最隐秘的地方，是情感与良心所在〔待核〕。神编织的，不只是骨头皮肉，是人最里面那一层。

第 15 节“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个“联络”，原文是 ruqqamti，字根 raqam，意思是“用多种颜色的线绣花”〔待核〕。这个字根在出埃及记里出现过。神吩咐造帐幕的门帘：“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出 26:36）这里的“绣花的手工”，原文就是从 raqam 来的 roqem，绣匠〔待核〕。比撒列和亚何利亚伯被神“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出 35:35）。

也就是说，诗人用来说自己在母腹中怎样被造的那个字，就是摩西时代的绣匠在帐幕门帘上绣花的那个字。

一个人，是被绣出来的。他在母腹里，像帐幕的门帘一样，被一针一针、用多种颜色的线绣成。

“在暗中受造”，“暗中”原文 basseter，意思是“在隐秘处”〔待核〕。“地的深处”，是母腹的诗意说法，也让人想起创世记第二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

第 16 节“我未成形的体质”，原文是一个字 golmi，字根 golem，意思是“未成形的一团”“胚”〔待核〕。这个字在整本希伯来圣经里只出现这一次〔待核〕。

把这几个字连起来读，第 139 篇说的就不是“被造好”，是“被织成”。

“被造好”和“被织成”，差在哪里?

一张桌子是被造好的。木匠先画好图，再把木头锯好、刨好、拼好，桌子在完工那一刻才存在，之前它只是图纸。造它的人和它之间，只有一次交付。

一幅刺绣是被织成的。绣娘不是先有一幅完整的画，再把它一次放上去。她是一针一针地走。每一针都在前一针的基础上，都要看前面绣成了什么样子，再决定下一针。绣品在完工之前的每一个阶段，都已经是它自己，只是正在成形。绣的人和它之间，不是一次交付，是成千上万次的手的在场。

所以“我受造奇妙可畏”的“奇妙”，不是“设计得真好”，是“这一针一针竟然成了我”。

“奇妙可畏”原文是两个词连用，nora'ot niflêti，大意是“令人敬畏地、被分别出来地”〔待核〕。诗人站在一幅绣品前面，惊叹的是它居然能从一团线里显出来。

还要注意绣品的背面。

正面是图像，背面是线头。在暗中、在地的深处，就是绣品的背面。人只看得见正面；那位绣的，是两面都看着的。第 15 节说：“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在人看不见的背面，在一团还没有形状的线里，那一位的手一直在。

现在再读第 16 节的“册”。属性读法说，这是预定：一生都写好了。发生学读法读的是另一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被看见的，是一个“未成形”的胚，不是一个成品。那本册子上写的，也是“我尚未度一日”的日子。和合本旁注了另一种译法：“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待核〕。不论哪一种，被写下的都是一个还在路上的东西。

这样读，就明白了第 23 节为什么还要“求你鉴察我”。

第 1 节的“你已经鉴察我”，是诗人对过去的认识：从母腹到今天，那双手一直都在。第 23 节的“求你鉴察我”，是对今后的请求：绣还没有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 139:24），是请那双手继续往下绣。

自我不是一件交付了的成品，是一幅还在绣绷上的绣品。

用三种能量看这幅绣品。每一针，是动能：线被拉过去、穿过来，旧的空白被一针一针地拆开、接上。母腹、家族、外婆的手、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势能：那张托着、拉着这一针往哪里走的网。绣成的部分，是内能：针脚越密，越难拆开。

一件被造好的东西，只有内能，没有动能，它已经定型了。一幅正在绣的东西，三样都在。第 139 篇是这三样都在的诗。

用本书的话说，第 139 篇讲的是一个自我符号的发生史。

它不是一个先存的“我”，被神造好，然后被神全知全能地看着。它是一个在神的手里、一针一针显出来的“我”：在母腹里正在成形，到今天仍然正在成形。这正是第 1 章讲“起初”时说过的那层意思：世界与认识世界的那一位，在创造中一起显出。诗人的“我”和他口中的“你”，在这首诗里是一起显出来的：说“你鉴察我”的那一刻，被鉴察的我和鉴察我的你，同时站在了诗里。

那几节切切的恨怎么办?

本书不替它们找一个圆满的解释，也不把它们剪掉。一幅正在绣的作品，背面会有乱线，正面也会有还没有绣顺的地方。诗人把自己的恨也带进了这首诗，然后说：“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诗 139:23–24）他刚说完恨恶别人，就请神来看自己里面有没有恶。恨和请求放在一起，正是一个还在被绣的人最诚实的样子。

这一点，冯可欣这样的绣娘一看就懂。好的仿真绣讲究“施针随形”：针脚的走向，要跟着眼前这一块肌理走，鬓发顺着发丝的方向，脸颊顺着肌肉的弧度〔待核〕。没有一张图纸能把每一针都事先定死，绣到哪里，就要看到哪里。

所以绣娘对着一幅正在绣的作品，从来不说“它已经完成了”，只说“它正在长”。

再读第 22 篇。

缝已经指认过了：祖宗倚靠就蒙解救，我呼求你却不应允。

本书第 3 章说，两类符号对不上，逼第三类发生。在第 22 篇里，第三类是什么？

先看第 1 节的语法。诗人说“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他称呼对方的方式是“我的神，我的神”。被离弃了，还在说“我的”。

这两个字很小，可是它们是整篇诗的骨头。用本书的话说，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诗人的现实已经在说“断了”，可是他的嘴里还在说“我的”。连接没有断，只是被拉到了最细。被拉到最细而没有断，这就是信的内能经受最大拉力的时候。

再看第 9—10 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这和第 139 篇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母腹里，那一位就在了。可是在第 22 篇里，这句话不是在惊叹，是在争：你从我出母胎就在，现在为什么不在了？

诗人把自己最早的那一段历史拿出来，和眼前的现实对质。这是在缝里做功。从第 1 节到第 21 节，他一遍一遍地在两头之间来回。远离、祖宗、虫、嗤笑、母腹、公牛、狮子；然后是“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诗 22:14），“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诗 22:15）。每一个来回，都是一次拆开、重接。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动能，是一段路上的速率与方向。

然后，第 21 节，转了。

本书不给这个转折补一个诗外的原因。诗里没有写，本书也不写。本书只指出：转折之后，诗人的“我”变了一种样子。

转折之前，“我”是孤立的：“没有人帮助我”（诗 22:11），“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诗 22:7）。

转折之后的第一句是：“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 22:22）

孤立的我，进了“弟兄”之中，进了“会中”。往下，圈子一圈一圈地扩大。

先是“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诗 22:23），再是“谦卑的人”（诗 22:26）。再往外，是“地的四极”“列国的万族”（诗 22:27）。再往外，是“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诗 22:29）。最后，是“将要生的民”（诗 22:31）。

从一个虫一样的我，到还没有出生的人。这一段，就是新结晶的自我符号回写出去的样子。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势能的场被拉起来了：一个人的哭，变成了一群人的歌，又一直传到后代。

这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新的自我符号结晶了，可是第 1 节的问题，“为什么离弃我”，在后半篇里没有被回答。诗人没有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他说的是“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诗 22:24）。

这和约伯一样（见第 23 章）：答案没有来，当面来了。

这样就能读第 22 篇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次。

本书不否认第三条路所守护的信仰内容：耶稣在十字架上念出这一句，是教会最深的信仰记忆之一。本书只补一层：那一刻，第 22 篇不只是被应验，它又被读了一次。一首几百年前在殿里、在灾难中被唱过的哀歌，在一个被钉的身体

里，又发生了一次。那首诗本来就是一条在每一代受苦者口中重新发生的路，十字架是它最深的一次。

再读第 13 篇。

“要到几时”问了四遍。用本书的话说，望是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要到几时”，是望在最慢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路还在，方向还在，可是速度慢得几乎停下来。

第 3—4 节是求：“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第 5 节，转了：“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这里同样没有写环境改变了。仇敌还在，日子还是一样长。第 5 节的“倚靠”，原文用的是完成式，有“我已经倚靠”的意思〔待核〕；“快乐”是一个将来的方向。诗人在没有任何新的现实之前，身上先结晶出了一样东西：倚靠。

这不是公式。不是哭四遍“要到几时”就会自动转出来。是那四遍“要到几时”付足了动能，倚靠才有地方长。

第 88 篇呢?

它不转。本书老实说：在第 88 篇里，看不到结晶。

本书第 3 章立过一道闸：对不上必须先被独立指认，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结晶也是一样，看不到就不硬说。第 88 篇就是这样一篇诗。缝在：理念说“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诗 88:11），现实是“我被丢在死人中”。可是诗到最后，没有长出什么来。

它被留在正典里，这件事本身就有分量。一个群体把一篇没有结晶的哀歌，郑重地收进了自己的赞美集。它告诉后来的读者：有的缝，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不一定合上；把它说出来、对着那一位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在场。第 88 篇第 13

节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它没有转为赞美，可是它没有停止对着“你”说话。

还有两篇，可以当作这条缝的旁证。

第 73 篇是亚萨的诗。开头一句是理念：“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 73:1）第二句就是现实：“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 73:2–3）他甚至说：“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诗 73:13）

转折在第 16—17 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索解决不了，进了圣所才转过来。转过来之后，他说的不是“我明白恶人为什么享平安了”，而是：“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诗 73:23）“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诗 73:25）

又是这样：问的是“为什么”，得着的是“同在”。

第 42 篇里，有一句叠句出现了两次，几乎一字不差：“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诗 42:5、11）

这里说话的人在对自己的心说话。一个我，对另一个我说“你为何忧闷”，又劝它“应当仰望”。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自我符号在熔化和再结晶之间被听见的声音：旧的那个在忧闷，正在长的那个在劝。两个声音同在一首诗里，谁也没有完全赢。叠句之所以要重复，正因为一次说不完。

第 137 篇是群体的哀歌，也是诗篇里最尖锐的一处缝。“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诗 137:1）掳他们的人要他们唱“锡安歌”，他们问：“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 137:4）

这一问很奇特。他们说“怎能唱”，可是这一问本身，就是一首被唱下来、被收进诗篇的歌。不能唱的地方，长出了一首歌，唱的就是“不能唱”。

这正是入口一的民族版：被掳巴比伦（见第 28、30 章）。“锡安不可动摇”那一整套理念，在巴比伦的河边碎了。诗篇没有把这一首删掉，连同它结尾那几句令人不安的咒诅（诗 137:8–9），一并收了进来。一卷书把一个民族最不体面的哭声也留下来，因为那是他们结晶之前真实的样子。

最后读第 23 篇和第 46 篇。

第 23 篇有一处语法上的变化，读的人常常忽略。第 1—3 节，诗人在讲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说的是“他”。

第 4 节，忽然换了人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说的是“你”。

在青草地和水边，诗人在讲一位牧者；进了死荫的幽谷，他开始对这位牧者说话。从“他”到“你”，正是在幽谷里发生的。

发现学读法把 23:1 的“必不致缺乏”读成一份供应的应许：神必供应你所需的一切。这个读法守住了神的信实。发生学读法看到的是另一层：最深的那一次“不缺乏”，不在青草地上，在幽谷里。那里缺的东西很多，可是在那里，一位被讲述的牧者变成了一个当面的“你”。这个当面，是在幽谷里结晶的。

第 23 篇的结尾也要读一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诗 23:6）“随着”这个词，原文 radaf，常用的意思是“追赶”，多用于仇敌追赶〔待核〕。诗人在第 5 节刚说过“在我敌人面前”，到第 6 节，追着他的却是恩惠和慈爱。

追着他跑的东西变了。这是一个现实的回写：同一条路，前面是幽谷，后面跟着的却是慈爱。

第 46 篇的“你们要休息”，原文 harpu，字根 rapah，有“放松、松手、放下”的意思〔待核〕。这一节前面是“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诗 46:9）。有学者认为，“休息”原是对列国说的：放下你们的兵器〔待核〕。

不管是对列国还是对信徒，这一节的结构都是：“松手”，然后“知道”。不是先知道了，才放下；是放下了，才知道。

这一篇的背景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诗 46:2–3）。这又是一锅粥（混沌）。在一锅粥里，人的本能是抓紧：抓住能抓住的一切。“要休息”说的是：松开那只手。“要知道我是神”，这种知道，不是靠抓紧得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旧的连接松开，让新的东西有地方结晶。抓得越紧，连接度越高，越没有空间。松手，是一次有意的降低。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已覆庇我”（139:13，sakak）	神在母腹中保护我	神在母腹中把我编织起来，一针一针地在场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139:15，raqam）	神的创造之工	像帐幕门帘一样被绣成；背面的乱线也在神眼前
“我未成形的体质”（139:16，golem）	神预知、预定了我的一生	被看见的是一个正在成形的胚，不是成品
“我受造，奇妙可畏”（139:14）	神的设计完美	一团线竟成了我：被织成，不是被造好
“你已经鉴察我”／“求你鉴察我”（139:1、23）	神全知的证据，末节是客套	过去一直在场的手，请它继续往下绣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22:1）	对十字架的预言	入口一：理念与现实正面对不上；被离弃了还说“我的”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便蒙解救”（22:4–5）	以色列的信仰传统	硬的理念符号，与“你不应允”相隔一节对撞
“你已经应允我”（22:21）	祭司宣告了神谕，或哀到赞的公式	转折没有写出原因；转折之后，孤立的我进了会中
“将要生的民”（22:31）	预言的普世应验	新结晶的自我符号回写出去，一圈一圈扩到后代
“要到几时”（13:1–2）	信心软弱时的诉苦	望是动能，这是它最慢时的声音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13:5）	哭到一定程度就转为信靠	环境未变，倚靠先结晶；四遍追问付足了动能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88:18）	难解的例外	没有结晶的缝，被老老实实留在正典里
“他……你与我同在”（23:1–4）	神供应的应许	在幽谷里，讲述的“他”变成当面的“你”
“你们要休息”（46:10，rapah）	在神面前安静	先松手，才知道；在一锅粥里放下抓紧的手

◆ 七、两周之后的那一针

接下来的两周，冯可欣每天晚上还是坐到绣绷前面。

前几天她一针都没有绣。她只是坐着，把第 13 篇读了一遍又一遍。“要到几时”那四句，她读的时候不再觉得自己不够虔诚。原来圣经里本来就有人这样问，而且一问就是四遍。

第五天夜里，她跟住在乡下的妈妈打了很长一个电话。妈妈什么道理也没讲，只是一直在电话那头陪着。后来说起她小时候的事：她出生时是早产，在保温箱里住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外婆每天去医院门口坐着。

她挂了电话，第一次想到，那半个月的她，也是“在暗中”。

第七天，她又拿起了针。她没有接着绣外婆的像，而是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小小的白绸，开始绣一样新东西。她没想好绣什么，就先起针。

她绣的时候常常翻过绷子看背面。九年来她看背面，只是为了检查线有没有打结。这几天她看背面，看得出了神：那么乱，正面却是一朵正在长出来的花。

有一次她在小组里讲到这件事，带领的周姐说了一句：“你看背面的时候，神也在看。”她回去把这句话写在了绣绷的边框上。

两周后，顾家铭请了假，陪她去做了细查。结果出来，是单纯唇裂，别处都好。医生给他们讲了出生后的手术安排，又介绍了一个唇腭裂家长的互助群。

从医院出来，她在车里哭了很久。顾家铭以为她是松了一口气，她自己也说不清，好像也是，又好像不全是。孩子还是要带着一道裂口来到这个世界，还是要在几个月大的时候上手术台。这件事没有变。

可是她身上有样东西变了。两周前，她读“我受造，奇妙可畏”，觉得那是一句讽刺；现在她读这一句，读出来的是另一个意思。奇妙不在于没有裂口，在于在暗中、在地的深处、在她看不见的背面，有一双手一直在绣。孩子还在被绣，她自己也还在被绣。

那块白绸上，她最后绣的是一只小鸟，嘴边有一道细细的、颜色稍淡的线。她把那道线绣得很仔细，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粉。

孩子出生的那天，她把这块绣片放进了孩子的襁褓里。

那几个月里，她还去过一次唇腭裂家长的线下聚会。一位从盐城来的妈妈，带着已经做完两次手术的五岁女儿。小姑娘在会场里跑来跑去，嘴唇上那道浅浅的疤，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

那位妈妈跟她说，孩子刚出生那天，她不敢看。第三天，她第一次把孩子抱起来，孩子张着那道裂开的小嘴冲她笑。她说，就是那一下，她才知道这孩子是她的。

冯可欣回家后，把这句话也写在了绣绷边框上，就在周姐那句话的旁边。

她后来想，那位妈妈说的“那一下”，和第 23 篇从“他”变成“你”的那一处，是同一样东西。在讲述里，孩子是一个诊断；抱起来，孩子是一个当面。

这里要说一句：一个人在孕期遇到这样的检查结果，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也可以找同样经历过的家长聊一聊。冯可欣后来说，那个家长互助群，比她想象的更像第 22 篇的后半段：一个人的哭，变成了一群人的话。

这两周的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冯可欣。从前，她以为“被造”就是被造好了，完美的才叫奇妙；现在，她知道自己是一幅还在绷子上的绣品，那双手不只在开头，也在每一针。

带走的话

人不是被造好交付的成品，是在暗中被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哀歌是绣到最难处时，对着那双手说的话。

两行小账

- 发现学从诗篇取出神的属性、哀到赞的公式和应验的预言，关上了“诗本身正在发生”的门；发生学打开它：被织成的我，在对不上里一次次结晶。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 22:21 那个没写原因的转折，用诗外的神谕或现成的公式填平。

◆

25

第25章

《箴言》：敬畏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是起点，还是土？

这一章的问题

箴言说手勤必富足，又写下勤劳的穷人被吞了粮食，敬畏到底是门槛还是土？

◆ 一、一本划满线的旧箴言

高振宇三十五岁，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做理财顾问，入行十一年。

他手里有一套话，十一年来说得滚瓜烂熟：长期持有，分散配置，不追高，不恐慌，按时定投。他常对客户说，理财没有秘诀，就是几条老规矩，守住了，时间会站在你这边。

这天晚上九点，他还在办公室。下午最后一个客户是甘秀珠，七十一岁，在宏茂桥熟食中心卖了四十年鱼圆面，去年收摊。她把一辈子攒下的钱交给他打理，他照规矩给她配了一个最稳的组合，债券为主，少量蓝筹。

今年债市跌得厉害，她那一份缩水了一成多。

甘秀珠没有骂他。她把月结单摊在桌上，用手指一行一行地点，点完了，问了一句话：“高先生，我做了四十年，凌晨四点起来熬汤，没有一天偷懒。你跟我讲守规矩就不会错，我守了。为什么还是这样？”

他照例讲了一套：利率周期、短期波动、长期来看。她听完，点点头，说：“你讲的我都听不懂。我只知道，我没有做错事。”

她走后，他坐了很久。

他抽屉里有一本旧圣经，是他父亲留下的。父亲是个木工，一辈子信主，最爱读《箴言》，书页边上划满了线。他翻开，翻到第十章，第四节划了两道线：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父亲在旁边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照做。”

他想起父亲六十岁那年，木工厂倒了，欠下的钱到去世都没还清。父亲一辈子手勤，没有富足过。

他往后翻，想找一句更合用的话。翻到第十三章，有一句父亲没有划线：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箴 13:23）

他看着这一句，愣住了。同一本书里，刚说完手勤的必富足，三章之后就说，穷人耕种也多得粮食，可是被不义吞掉了。

◆ 二、一部写给少年人的规矩书

《箴言》共三十一章，是圣经智慧书的一卷。开头一句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箴 1:1）

可是这卷书不全是所罗门写的。书里自己标了好几个段落：第 10 章起是“所罗门的箴言”（箴 10:1）；第 22 章 17 节起是“智慧人的言语”（箴 22:17）；第 25 章起“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箴 25:1）；第 30 章是“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言语”（箴 30:1）；第 31 章是“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箴 31:1）。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好几代人、好几处地方的智慧汇编。学者还注意到，22:17—24:22 这一段，和埃及的一部智慧书《阿蒙尼摩比的教训》有不少相似〔待核〕。以色列人收集智慧，并不只在自己家里收。

这卷书的口吻，多半是父亲对儿子说话：“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 1:8）它的读者是一个刚要出门过日子的少年人。全书开头就说了它的用处：“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箴 1:4）

本章的两节核心经文，一节是全书的总纲，一节是全书前九章最重的一句叮咛：

>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 1:7）

>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 4:23）

前一句说智慧从哪里起头，后一句说智慧要守在哪里。

◆ 三、先敬畏，再学规矩

释经史上读《箴言》，主流的读法可以叫“起点与规则”读法。

它把 1:7 读成一个次序：第一步，敬畏神；第二步，在这个基础上学习知识。敬畏是入门的门槛，跨过去了，才能进智慧的殿。第 9 章 10 节说得更直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先有这个开头，才有后面的一切。

至于全书那几百条短句，这一读法把它们看作生活的规则。勤者富，懒者穷；义人蒙福，恶人遭报；说话谨慎，交友慎重。规则是神所赐的，“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 2:6）。人照着做，日子就顺。

这一读法对在三处。

第一，它守住了智慧的根。在箴言的世界里，智慧不是聪明人自己琢磨出来的技巧，是从敬畏神开始的。这一点和周围民族的处世格言划出了分界：同样讲勤俭、讲慎言，以色列的智慧把它们放在神的面前。

第二，它给了人日子里实在的帮助。几千年来，无数父母拿箴言教孩子：别懒，别骗人，别跟坏人混，别轻易替人作保（箴 6:1–5）。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句句管用。高振宇的父亲把“照做”写在 10:4 旁边，靠的就是这一份朴实的信任。

第三，它有一个越来越成熟的版本。当代许多福音派释经者特别提醒：箴言是“通则”，不是“保证”〔待核〕。它说的是大多数时候世界怎样运转，不是每一次都必然如此。勤者多半富，可是不必然；教养孩童“到老他也不偏离”（箴 22:6），是一般的方向，不是给父母的合同。

二十世纪的旧约学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德国学者柯赫提出，箴言背后有一种“行为与后果相连”的世界观〔待核〕。善行本身就带着善果，恶行本身就带着恶果，像种子带着它的果子。神的角色是让这个连带运转下去，而不是从外面一笔一笔地赏罚。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把箴言的规则从“奖惩条例”变成了“世界的纹理”。勤者富，不是神发奖金，是勤劳本身就在长出东西。这个看法比简单的赏罚观深了一层，也更贴近箴言里大量“种什么收什么”的比喻。

还有一路读法，看重的是第 8 章。那里的智慧不再是一句句格言，而是一位会说话的女子：“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箴 8:1）她说自己“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箴 8:23），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工师”（箴 8:30）。

早期教父常把这位“智慧”读作基督的预表，四世纪围绕 8:22“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就有了我”的争论，还卷进了亚流之争〔待核〕。犹太传统则多把这位智慧读作妥拉，说神看着妥拉创造了世界〔待核〕。

这一路读法也对在一处：它看出箴言的智慧不只是处世技巧，而是和创造一样古老、一样深的东西。

回头再说那个“通则不是保证”的读法，它很要紧。它是发现学读箴言走到的最好的一步：它承认了例外，又保住了规则。

◆ 四、箴言自己写下了例外

可是这一读法停在一个地方。先把缝从经文里指认出来。

这条缝，不是读者从外面带进来的，是箴言自己写在里面的。

一边是规则，一个很硬的理念符号：“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 10:4）“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箴 10:3）“殷勤人必得丰裕。”（箴 13:4）这一类句子，书里有几十条。

另一边，是同一本书承认的现实。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箴 13:23）勤了，也收了，可是被吞了。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箴 16:8）这一句默认了一件事：有人行事不义，却多有财利。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 15:16）敬畏耶和华的人，可能只有一点点财宝。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箴 28:6）纯正的人可能穷，乖僻的人可能富。

这几条的句式都是“甲强如乙”。它们不说规则失效了，可是它们说出了规则管不住的那一块：义人可能穷，恶人可能富。

这就是本卷的缝：箴言的规则（理念）与它自己承认的例外（现实）对不上。

还有一处更尖锐的缝，就在两节相邻的经文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箴 26:4）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箴 26:5）

一节说不要答，一节说要答。两条规则，紧挨着，方向相反。

古代拉比为这两节争论过，甚至有人因此质疑这卷书能不能留在正典里〔待核〕。

最后一处，在第 30 章。亚古珥一开口就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箴 30:2–3）接着是一串问题：“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箴 30:4）

一卷教人智慧的书，快结束时，让一个说自己“没有学好智慧”的人来说话。

正典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佐证。紧挨着箴言的两卷书，一卷是约伯记，一卷是传道书。约伯记写的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家破人亡（见第 23 章）；传道书说“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传 9:2）。以色列人把这三卷书放在一起，等于在正典里亲手写下了箴言规则的反面。他们没有让规则独占智慧。

现在看“起点与规则”读法在这些地方停在哪里。

对 13:23 和 16:8，“通则不是保证”的读法会说：这些是例外，通则仍然成立。这个说法让规则保住了位置，可是它把例外当作了误差。例外越多，规则越像一张有许多补丁的网。

对 26:4–5，规则读法只能说：两条各有适用的场合。这当然对。可是“哪一个场合用哪一条”，这个判断从哪里来？两条规则本身没有告诉你。

对 1:7，“起点”读法说：敬畏是第一步。可是第一步迈过去之后呢？迈过门槛的人，就不再站在门槛上了。照这个读法，越往后学，敬畏就越在身后。亚古珥在全书末尾说自己“不认识至圣者”，他是退回到门槛外面去了吗？

“行为与后果相连”的读法也停在这里。它把规则读成世界的纹理，可是 13:23 说，纹理会被“不义”切断。种子带着果子，可是有人把果子抢走了。连带并不总能运转下去，箴言自己写下了它断开的地方。

规则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规则管不住的那一块，由什么来管。

◆ 五、开端不是门槛，是一片地

先读“开端”这个词。

1:7 的“开端”，希伯来文是 reshit〔待核〕。这个词就是创世记第一个字 bereshit（“起初”）里的那个 reshit。它有几层意思：开头、首先、最好的部分。

最后一层很要紧。reshit 在律法书里常指“初熟的”：初熟的果子、初熟的土产，要献给神（出 23:19 等）〔待核〕。箴言 3:9 用的正是这个字：“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里的“初熟的”，就是 reshit〔待核〕。

初熟的果子，不是收成的“第一步”。它是同一块地上长出来的头一批，最好的一批。它说明这块地能长东西，也说明以后长的都出自同一块地。

9:10 的“开端”用的是另一个字 tehillah，意思更接近“起头”〔待核〕。两处放在一起看，箴言并不只说敬畏是“第一步”。它也说，敬畏是知识里头一份、最好的那一份，是知识所出的那块地。

所以本章的题目问：开端是起点，还是土？

起点是一个点。你走过它，它就在身后了。

土是一片地。上面长出的每一样，都还扎在它里面。长得越高，根扎得越深。

照这个读法，敬畏不是学智慧之前要过的一道关，是智慧一直扎根的那片土。本书第 3 章说过，信望爱是土，经不停回写而加厚。箴言的敬畏，就是这片土在智慧书里的名字。

再读那几百条箴言是怎样来的。

一条箴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公式，是无数次日子沉下来的结晶。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箴 24:30–32）

接下来就是那一句：“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箴 24:33–34）

这几节经文，把一条箴言的来历写得清清楚楚。先是一块看得见的荒田，是现实符号；然后是“留心思想”，是动能；最后结晶成一句可以带走、可以传给儿子的话，是理念符号。这句话在第 6 章也出现过，一字不差（箴 6:10–11）。它稳定，整体，能离开那块荒田，被带去别处。

所以箴言里的规则，是现实回写成的理念。一个人在许多块田地前面站过，才说得出“手勤的必富足”。

可是同一个人，也在别的田地前面站过。他看见穷人勤勤恳恳地种，收成也好，然后被不义吞掉了。他也老老实实地把这一幕写了下来：13:23。

规则和例外，出自同一片土。同一双眼睛，看见了勤者的富，也看见了勤者的穷。箴言没有把例外删掉，正是因为它的智慧不是从规则来的，是从那双眼睛来的。

这就是本卷的类型：迁移。现实一次次回写成理念（一条条箴言），理念又被新的现实回写（一条条“强如”）。规则不是写完了就定型的条文，是一直在被土翻动的东西。

这里还可以看一看“箴言”这个名字。希伯来文 mashal，常译作“箴言”“比喻”，字根有“相像”“对照”的意思〔待核〕。一条 mashal，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比：“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 25:11）“铁磨铁，磨出刃来。”（箴 27:17）一条箴言本身就是一次对照，一次把日子里的这一样和那一样放在一起看。

对照，正是对不上和对得上发生的地方。箴言的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条文的体裁，是比较的体裁。

再读 26:4–5。

两条相反的规则紧挨着，看起来像是编者的疏忽。可是放在一起读，它们说的是一件事：规则不能替你做判断。

一个愚昧人在你面前说愚妄话。答还是不答？26:4 说不答，26:5 说要答。两条都对，可是你此刻只能选一条。这个“此刻”，规则管不到。

管它的，是一个人身上已经长成的东西。箴言把它叫作“心”。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两节经文不是零散地落在不同章节，是被编者有意并排放在一起的。编者完全可以只留一条，或者把它们分开放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他偏偏让它们挨着。

这像是一个教人的办法：先给你一条规则，紧接着给你一条相反的规则，逼你停下来想。停下来想的那一刻，就是解释发生的那一刻。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两条规则对不上，读的人才开始长出自己的判断。

于是读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保守”，原文 natsar，意思是看守、守卫，常用于守城、守葡萄园〔待核〕。“胜过保守一切”，原文直译大致是“在一切的看守之上”，和合本旁注了另一种译法：“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待核〕。

“心”，在希伯来人的语言里，不只是情感，也是思想、意志、判断所在之处〔待核〕。用本书的话说，心是自我符号所在之处。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果效”，原文 totsa'ot，有“出口”“流出之处”的意思，也用于泉源的出口〔待核〕。心是一口泉，日子是从那里流出来的。

所以 4:23 不是在说“管住你的情绪”。它说的是：你身上那个已经长成的自我，是一切判断流出来的地方，要守好它。

守，是怎样的守？

第 4 章接下来几节，讲了守的样子：“你要除掉邪僻的口……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箴 4:24–27）口、眼、脚，一样一样地照看。这不是把心锁进保险箱，是让它每天在日子里走。

前面还有一句叮咛，说得更具体：“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 4:21–22）

“存记在你心中”，还有别的说法：“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箴 3:3）；“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箴 6:21）；“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版上”（箴 7:3）。

系在颈项上，是现实符号：戴在身上，看得见。刻在心版上，是自我符号：长在里面，看不见。一条话从耳朵进来，先系在身上，再刻进心里。这就是理念符号沉成自我符号的路。

第 6 章说得最动人：“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箴 6:22）刻进心里的话，会在你走路、躺下、醒来的时候，和你说话。这已经不是一条规则了，是一个在你身上活着的东西。

可是“保守”还有另一面。心被守着，不等于心被封住。

本书第 3 章讲过石心：自我符号固化，拒绝回写。一个人如果把“手勤的必富足”刻进心里，刻得太死，他遇到 13:23 的时候，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不承认眼前的穷人是勤快的，要么不再相信神。前一条，是约伯的朋友们走的路；后一条，是约伯的妻子说的话（见第 23 章）。

箴言自己没有走这两条路。它一边写下规则，一边写下“强如”。它守的心，是一颗能把规则和例外都放得下的心。

用三种能量看，这就是“保守你心”的意思。内能，是心里已经刻下的东西，越刻越深，经得起拆。动能，是每一天口、眼、脚的照看，是看见新的荒田、新的例外时，愿意“留心思想”。势能，是那个父亲对儿子说话的场，是一代一代“我儿，要听”的声音托着。三样都在，心才是一口活泉。只剩内能，就成了一块石头。

还要读第 8 章那位“工师”。

第 8 章的智慧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箴 8:30–31）

“踊跃”，原文 sachaq，常译作“嬉戏”“玩耍”〔待核〕。“工师”一词原文 amon，学者们争论它是“工匠”还是“被抚养的孩子”〔待核〕。不论哪一种，画面都很特别：神立定大地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在嬉戏、在欢喜的智慧。

这不是一部法典的样子。法典是严肃的、写定的、照着执行的。在神面前踊跃的智慧，更像一个在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或者一个一边干活一边哼歌的工匠。它住在“世人之间”，在人的日子里，不在条文里。

前面讲过，智慧要沉进日子才是活的。第 8 章把这一点画成了一幅画：智慧不是摆在殿里的石版，是在人中间跑着的那一位。

还有两句，说的是规则之上的那一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 16:9）“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 20:24）

箴言教人筹算、教人殷勤，几乎每一章都是。可是它同时在好几处承认：人的筹算不是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取消规则，是给规则留了一道门，让一位比规则大的在场，能从门里进来。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 27:17）智慧不只是一个人对着书本学成的，是在和别人一次次磨的时候磨出来的。磨，就是动能；一群互相磨的人，就是势能的场。刃，是磨出来的内能。

最后读亚古珥。

亚古珥说自己“比众人更蠢笨”，问了一串“你知道吗”。这一章放在全书快结束的地方，像是整卷书的一次谦卑。

如果敬畏只是起点，亚古珥就是一个没有入门的人。如果敬畏是土，亚古珥就是一个把根扎到了最深处的人。他知道的越多，越知道自己扎在一片比他大得多的地里。“谁立定地的四极？”这一问，和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神问约伯的话几乎一样（见第 23 章）。

亚古珥接着有一个祷告，是全书最平实的一段：“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 30:8–9）

他不求勤者必富的那份应许。他求的是，不论贫富，心都还扎在那片土里。富了，土会被冲走；穷了，土也会被冲走。他求的是中间那一块，能让根留住的地方。

这就是箴言最后的样子：不是一本规则手册，是一片被许多代人一同翻过、加厚过的土。敬畏不在规则前面，在规则下面。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1:7）	敬畏是入门的第一步，门槛	开端 reshit 是初熟、最好的那一份：敬畏是知识扎根的土
“手勤的，却要富足”（10:4）	神所定的生活规则	无数次日子沉下来的结晶，现实回写成的理念
“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13:23）	通则之外的例外	同一双眼睛写下的另一面，规则管不住的那一块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16:8）	价值的排序	承认缝在；理念被新的现实回写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要照……不要照……回答他”（26:4–5）	两条规则各有场合	规则不能替人判断，此刻由心来管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就领了训诲”（24:30–32）	勤劳的教训	一条箴言的来历：荒田、思想、结晶
“刻在你心版上”（3:3、7:3）	牢记教训	理念符号先系在身上，再沉成自我符号
“你要保守你心”（4:23）	管住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守住自我符号这口泉，使它天天回写，不成石头
“我比众人更蠢笨”（30:2）	谦卑的修辞	根扎得越深，越知道土比自己大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30:8）	知足的美德	不求规则兑现，求根留在土里

◆ 七、一本给客户的笔记本

那天晚上，高振宇把箴言第十三章读到了底，又往回翻到第十章。

父亲在 10:4 旁边写的“照做”，他看了很久。父亲是照做了。木工厂倒了，不是父亲手懒，是那几年整条街的家具厂都倒了。父亲到死都没有怀疑过这句话，只是越到晚年越沉默。

他想，父亲没有读到 13:23 吗？还是读到了，不敢划线？

他又想到自己。十一年来，他对客户说的那几条老规矩，和父亲那本箴言里的 10:4 是一个样子：都对，都管用，都在大多数时候成立。可是他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客户说过“13:23”。他把例外留在了脑子里，没有放进嘴里。

甘秀珠说“我没有做错事”，这句话是对的。他那一套“长期来看”，在她那里落不了地，因为她剩下的日子不长了。规则管的是平均，她过的是她自己的一辈子。

他接着往下读，读到第十五章：“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 15:17）他想起小时候家里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收工回来，一家人围着一张小桌吃饭，父亲总是先给他夹菜。那几年家里没有富足，可是他记得的不是穷。

他忽然明白，父亲划线的地方只是一部分。父亲没有划线的那些句子，父亲是活出来的。

第二天上午，他给甘秀珠打了个电话，约她到熟食中心见面。

他没有再讲利率周期。他把她的组合重新摊开，老老实实地说：您没有做错事，是今年的市场让守规矩的人也吃了亏，这种事会发生，我以前没有跟您说清楚，是我的不对。然后他和她一起算，她每个月要用多少钱，未来五年最少要留多少现金，哪一部分可以等，哪一部分不能等。

甘秀珠听完，说：“这样讲我听得懂。”

那一周，部门主管给他推了一款新的结构性产品，佣金很高，说是可以帮客户“把亏的赚回来”。主管建议他先推给几位亏得多的老客户，甘秀珠在名单上。

他看了产品说明书，没有推。

他在会上说，这款产品不适合七十岁以上、要靠这笔钱过日子的客户。主管不太高兴。他后来想，那一刻是一条规则和一条规则在打架：一条是部门的业绩，一条是“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没有哪一条规则告诉他该听哪一条。替他判断的，是心里那个东西。

过了一个月，甘秀珠托人给他送来一保温壶鱼圆汤。附了一张纸条，字写得歪歪扭扭：“高先生，谢谢你讲真话。”

他在办公室里把那壶汤喝完了。他做了十一年理财顾问，收过客户的果篮、红包、年节礼盒，第一次收到一壶汤。那壶汤里有四十年凌晨四点的火，他喝得出来。

他买了一本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每见完一个客户，他就写一两行：这一位的情况，哪一条规矩对他管用，哪一条不管用。第一页他抄了两句，一句是 10:4，一句是 13:23。

有一次，一个年轻客户来找他，三十岁出头，刚升职，想把所有积蓄投进一个很火的主题基金，说朋友都赚了。他照规矩劝他分散，客户不听，说“你们这些老规矩已经过时了”。

他想起 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又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他没有跟客户争老规矩过不过时。他问客户：如果明年这笔钱少了一半，你的房贷、你太太下个月要生的孩子，怎么办？客户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投了三分之一。

他事后想，那一回，替他挑出该怎样回答的，不是哪一条规则，是他十一年见过的那些月结单、那一壶鱼圆汤。

他把父亲的旧圣经也带回了家，放在床头。有天夜里他读到 30:8，“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就在父亲笔迹的下面一页：“求你让我的心还扎在土里。”

身边的同事说他变了，讲话慢了，见客户的时间也长了。他自己知道的是另一件事：他还是那个理财顾问，那几条老规矩他也还在讲。不同的是，他讲规矩的时候，心里同时放着例外。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高振宇。从前，他是一个把规则背得很熟、交给客户去照做的人；现在，他是一个守着自己的心，在规则和例外之间替眼前这一个人判断的人。

带走的话

敬畏不是学智慧前要跨过的门槛，是智慧一直扎根的土；规则从土里长出，例外也从同一片土里长出。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1:7 读成起点、把箴言读成规则，关上了“例外由什么来管”的门；发生学打开它：敬畏是土，保守的心在规则和例外之间做判断。
- 收回的那一下，在于把 13:23、16:8 当作通则旁边的误差，把箴言自己写下的缝，读成了规则的补丁。

◆

26

第26章

《传道书》：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是永生安置在心里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东西都在、人却没了力气的时候，神放进心里的那个“永远”，是一个答案吗？

◆ 一、清单写完了，心是空的

谢东升四十七岁，在深圳做了十四年互联网。

上个月，他把手里的股份卖给了一家大公司。钱到账那天，几个老同事在南山请他吃饭，敬酒，拍照，说他“上岸了”。

这一章要讲的，是那之后的一个星期三晚上。

那天晚上十一点，他坐在深圳湾的新房子里。窗外是海，对面是香港的灯。手机一整晚没有响。这是十四年来第一个没有会、没有群消息、没有人等他拍板的晚上。

他打开备忘录，想给自己列一张“接下来”的清单。

学帆船。去一趟阿里。把钢琴捡起来。陪女儿去看大学。和太太周岚去意大利住两个月。

每写一行，他都停一下，等心里那一点热起来。从前，一个新项目、一笔新融资，光是想一想，他就睡不着。这一晚，清单写到第九行，心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把手机扣在茶几上。

这几个月他睡得比从前多，一天能睡十个钟头，醒来却更累。从前他一天只睡五个钟头，醒来是饿的，想做事。他知道自己不缺钱，不缺时间，也没有病。他说不出缺什么。

书架上有一本旧圣经，是他母亲去世前留下的，十几年没翻过。那晚他随手抽出来，翻到靠中间的一卷，第一章第二节写着：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他往下读。读到第二章，一个人建房子、栽葡萄园、挖水池、积金银，“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然后一句“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他心里一紧。这写的是他。

再往下，有一句吓着了他：“我所以恨恶生命。”（传 2:17）他赶紧翻过去。翻到第三章，他停在一句看不懂的话上：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他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这句话和他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一晚，这是唯一一句让他心里动了一下的话。

◆ 二、一个王把一切都试过

《传道书》在旧约诗歌智慧书里，共十二章。

书名来自希伯来文 qohelet，大意是“召集会众的人”。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译作 Ekklesiastes，和这个意思相近。中文译作“传道者”。

书一开头说，这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 1:1）。传统读者据此认为作者是所罗门。现代学者多认为这是借所罗门的口说话的文体，成书较晚〔待核：成书年代诸说〕。

这卷书的骨架很清楚。

前两章是一连串试验：试智慧，试享乐，试大工程。第三章有一首“时候之诗”，十四对“有时”。中间反复出现几句话：虚空、捕风、日光之下。还有一句不起眼的副歌，“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第二章就出现，后来在第三、五、八、九章又一再回来。

最后一章收尾：“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 12:13）

犹太传统把它列为“五小卷”之一，在住棚节诵读〔待核〕。住棚节是收割之后的节期，仓里满了，人住进临时搭的棚子。在最满的时候读一卷说“虚空”的书，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耐读。

“虚空”在希伯来文是 hevel，全书出现三十多次〔待核：常见统计为 38 次〕。“日光之下”也出现约三十次〔待核〕。这两个词是这卷书的底色。

本章取三处核心经文：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 1:9）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 3: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 3:11）

和合本在 3:11 的“永生”后面有小注：“原文是永远”。希伯来文是 olam，意思是久远、永远。这个小注，本章后面会用到。

◆ 三、日光之下与日光之上

释经史上，《传道书》最通行的读法，是把它读成一份“反证”。

第一种读法，来自犹太传统。拉比的米大示里有一个说法：所罗门年轻时写《雅歌》，中年写《箴言》，老年写《传道书》〔待核：《雅歌米大示》1:1 等

处〕。照这个读法，《传道书》是一个老王的回顾。他什么都试过，最后承认离了神，一切都是虚空。

第二种读法，在基督教里流传很广。关键词是“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是只看地上、不看天上的人生。传道者故意站在日光之下去看，看出一切都是虚空，好逼读者抬头，去找日光之上的那一位。这样读，前十一章是一条往下走的路，走到底，第十二章才给出答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

耶柔米在四世纪末写过一部《传道书注释》，据说是写给一位年轻的寡妇，劝她看轻世界、转向修道生活〔待核：写作年份与对象〕。这一路读法，把“虚空”读成“不值得留恋”。

第三种读法，来自这卷书进正典的历史。

据《密西拿·手》3:5 的记载，拉比们曾争论《传道书》算不算圣书，沙买学派与希列学派意见不一〔待核〕。它最后被收进正典，很多人认为靠的是最后几节：结尾那一句“敬畏神”，把前面所有的怀疑都收住了。

这三种读法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值得认真写出来。

它们都不肯让这卷书滑成虚无。

一卷说了三十多次“虚空”的书，如果只读前十一章，很容易读成“人生没意思，混着过吧”。发现学读法守住了一条底线：这卷书在正典里，它不是在劝人放弃，它是在把人往一个地方领。第十二章的结论，它们读得很重，这是对的。

它们还给读者一个好用的把手。“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一下就把这卷书分出了层次，读不懂的地方，也有地方可放。

一位牧者用这个读法讲道，可以讲得很清楚：你追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神不会过去。这句话守护的信仰内容，本书不否认。

还有第四种读法，常被人忽略，却最贴近这卷书的口气。

宗教改革时，路德讲过《传道书》〔待核：路德《传道书》讲章约 1526 年〕。他不太赞成把这卷书读成“劝人离开世界”。他的大意是：传道者要人放下的，不是世上的东西，是人对这些东西的焦虑与贪求；神给的饭可以安心吃，神给的日子可以安心过〔待核：路德观点的转述〕。

这一路读法把那句一再出现的“吃喝享福”读得很认真。它不把副歌当成让步，当成神给的份。

这是发现学里很有分量的一个转身。它已经从“看轻世界”挪到了“安心领受”。本书后面会接着这一步往下走。

四种读法合起来，给《传道书》搭了一个很稳的架子。

拉比传统给了它一个人生阶段，老年。日光之下的读法给了它一个方向，抬头。正典史给了它一个收口，敬畏神。路德给了它一碗安心的饭。

现代学者在这个架子上又加了一层。hevel 该怎么译，争论很多。有人译“虚空”，有人译“转瞬即逝”。也有学者主张译成“荒谬”，意思是事情和人对它的合理期待对不上〔待核：福克斯（Michael V. Fox）的“荒谬”译法及书名〕。

这一层很要紧。它已经从“世界不值得”挪到了“世界和期待对不上”。发现学走到这里，离缝只差一步了。它看见了对不上，只是把对不上放在世界和理性之间，没有放到人自己的力气上。

一个读者拿着这个架子去读，不会迷路。这是发现学释经的本事：稳、可考、能防随意。第 2 章讲过，这正是它两千年站得住的原因。

◆ 四、东西都在，人没了力气

照本书的读法，先在经文里把那条缝找出来。

先要说一个词。所谓**对不上**，是两样已经在人身上、在世界里稳下来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本书把这些稳下来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看得见摸得着的处境）、自我符号（一个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任两样对不上，就逼第三样起变化。

《传道书》的缝在哪里？

先看现实这一头。第二章写得很满：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传 2:4）接着是园囿、水池、仆婢、牛羊、金银、歌唱的男女。“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传 2:9）“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传 2:10）

现实没有塌，现实是满的。

再看理念这一头。传道者并没有推翻智慧传统。他照样承认：“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传 2:13）他心里的那套道理也没有碎。

这一点要看准，因为它把《传道书》和《约伯记》分开了。

约伯也说过很多绝望的话。可是约伯的缝在外面：家破人亡，满身毒疮，“义人得福”那套理念被现实一拳打碎。那是入口一，见第 23 章。

传道者没有这样的灾难。他没有失去儿女，没有坐在炉灰里。他是坐在自己的葡萄园里，说出了“我所以恨恶生命”。

两个人说的话有时很像，缝却长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么缝在哪里？在下一节：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 2:11）

再往下一步：“我所以恨恶生命。”（传 2:17）

现实是满的，理念是好的，可是人自己没有力气了。这就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入口三**。第 3 章讲过信仰发生的三个入口：入口一是现实硬、理念碎；入口二是理念硬、现实塞不进；入口三不是边上的矛盾，是角上的枯竭：自我身上那层信、望、爱耗尽了。

他自己给这份劳碌起过一个名字：“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传 1:13）第三章又说一次：“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传 3:10）

“经练”两个字很准。它是一个过程词，不是一个结论词。可是对一个已经没有力气的人来说，“经练”只剩下“极重”。

书里还有几处，把这个“没力气”写得很细。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传 1:8）看还在看，听还在听，可是装不进去。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 12:12）这是一个读过太多书的人说的。

第一章末尾还有一句：“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 1:18）知识在长，愁烦也在长。脑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里能接住的却越来越少。

第五章还有一句，几乎是一份失眠的病历：“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传 5:12）

第四章有一幅更冷的画：“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传 4:8）

这个人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为谁”。

缝找到了：东西都在，人没了力气。现实符号是满的，理念符号是好的，夹在中间的自我符号却空了。这是一条长在角上的缝，不是长在边上的缝。

发现学读法正是停在这里。

它把《传道书》读成一个“想错了”的问题：你站在日光之下看，所以看出虚空；换到日光之上，就对了。这是给一个想法换一个更好的想法。

可是经文里这个人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想法。他自己就是智慧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传 2:9）。把第十二章的结论在第一天递给他，他会点头，然后还是恨恶生命。

第 3 章说过，三个入口要三种药。入口一要新理念，入口二要直面现实，入口三要先被托住。用换想法去治没力气，是拿入口一的药治入口三的病。

发现学读法停在第三章十一节上的方式，也值得看清楚。

它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读成一件本来就放在那里的东西：人天生有一个向神的渴望。奥古斯丁《忏悔录》开头说过，心不安息，直到安息在神里〔待核：《忏悔录》1.1 字句〕。读到这里，问题好像解决了：你心里本来就有，回去找就是了。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句话不在书的结尾，在书的中间，在“虚空”最密的那几章里。它后面紧跟着一句“然而”。

一件本来就放好的东西，后面不需要“然而”。需要“然而”的，是一个还没有合上的口子。

第八章也有同样的口气：“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传 8:17）传道者不止一次承认，他够不着。发现学读法把这份“够不着”读得很轻，急着把它合上。

◆ 五、一口抓不住的气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虚空”。

hevel 的本义是气、呼出的一口气、雾气。创世记里亚伯的名字就是这个字（创 4:2）〔待核：亚伯名 Hevel〕。一口气不是“没有”，它是真的；可是它抓不住，一握就散。

所以“虚空的虚空”不是说房子、葡萄园、金银都是假的。它们都在。它说的是：这些东西进不到人里面去，留不住，抓不住。

用本书的话说，问题不在现实符号，在自我符号。一个人身上那层信、望、爱，本书叫它**土**（特征纠缠）。东西要在人身上落下来、长出来，得有土。土薄了，东西落下去就像气一样散了。

再读“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这一句通常读成一个关于世界的判断：历史循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可是看它前面几节写的是什么：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 1:5–7）

这是一幅一直在动、却什么都不落下的画。日头在跑，风在转，江河在流。没有一样停下来，也没有一样留下什么。海一直在收，一直不满。

这幅画前面还有一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 1:4）

人来了又走，地一直在。这句话常被读成“人渺小，地长久”。本书多读一层：地是托着人的那一片。一代一代的人在上面跑，跑得很累，那片地却从来没有走。它不说话，不催人，只是在那里。后面那句“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跟这句“地却永远长存”用的是同一个“永远”〔待核：1:4 与 3:11 是否同为 olam〕。

本书把这种动叫**动能**：一个人身上的连接沿着一条路被拆开、又重接的速率和方向。望，就是动能。它有轨迹、有速度。可是《传道书》第一章的动能是空转：转得很快，转回原处，不落成任何东西。

什么叫“新”？本书第 5 章的词义表说，新是**再结晶**：旧的粒子熔开之后，新的粒子结出来。**结晶**是指一样东西落成稳定、整体、独立的样子，本书叫它粒子态。

没有结晶，就没有新事。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是一份非常准确的报告。它报告的不是世界没有新东西，而是这个人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结出新东西了。

谢东升那张清单就是这样。帆船、阿里、钢琴、意大利，每一样都是新的，可是落不下来。

这里正好可以和第 28 章对着读。以赛亚书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赛 43:19）那里的新事是“发芽”，是一样东西从里面长出来。《传道书》说没有新事，以赛亚书说有新事，两句不打架。一句是土薄时的报告，一句是土里有东西在动时的报告。

再读“凡事都有定期”。

发现学读法常把这一句读成：神早已排好了一张时间表，生、死、栽、拔，各有各的格子。

可是看那十四对“有时”写的是什么。生和死，栽种和拔出，拆毁和建造，哭和笑，抱和不抱，寻找和失落。这不是一张日程表，是一张“缝”的清单。每一对，都是人生里两样东西撞上的地方。

“时”在这里，更像一扇窗：一样东西能结出来的那个时候。窗开着，结晶才发生；窗没到，硬结也结不出来。

拿一块田来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传 3:2）。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不会问“今天几号该栽”，他会去摸土，看墒情，看天。时不在日历上，在土和天对上的那一下。

还要注意这张清单的次序。它不是先好后坏，也不是先坏后好，是好坏交替，一对一对地来。拆毁之后有建造，哭之后有笑，可是笑之后也还会有哭。这卷书不许诺一条一直往上的路。它只说，每一对都有它的时。

对一个耗尽的人，这句话有一层安慰。现在是“失落有时”，不等于永远是失落。窗还会再开。

最要紧的是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接着第三章一到八节，万物有它的窗，窗到了就美。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和合本的小注说，“永生”原文是“永远”，olam。神把“永远”放进了人心。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放进去的东西，人却够不着。

这三句连起来读，就看得出它不是一个答案，是一条被放进人心里的缝。

心里有“永远”，手里却抓不住“始终”。这是一个落差，一个放在自我里面的落差。

本书讲过三种能量。**内能**是连接度，即断裂的难度；**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对不上就是落差，有落差才能做功。

一个耗尽的人，最怕的不是痛，是平。东西都在，道理都对，什么也不拉他，他也不往哪里去。《传道书》3:11 说的是：在这样一颗心里，神放了一个拉扯。“永远”在里面拉，“不能参透”在外面挡。这个拉扯，就是势能。

它不给人答案，它让人还有一点被拉着的地方。

拿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比一比。一根橡皮筋，两头都松着，它什么也做不了。一头钉在墙上，一头被人往远处拉，它才有劲。3:11 就是把橡皮筋的一头钉在了“永远”上。另一头在人手里，拉不到，也放不下。

这一下，“永生”那个小注的分量就出来了。如果是“永生”，读者容易把它读成一样东西，一份将来要领的奖品。如果是“永远”，它更像一个方向，一个心够不着、却一直被它拉着的远处。

再读第四章那条绳子。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传 4:9–10）“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 4:12）

这几句紧跟在那个“孤单无二”的人后面。

前面一个人什么都有，只缺一个“为谁”。这里马上给出两个人、三股绳。本书讲爱是势能：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一个人耗尽了，常常

不是因为东西太少，是因为那张网太稀，没有什么在拉他。三股绳，就是网重新织起来的样子。

连接度高了，不容易折断，这又是内能。势能拉起来，内能才慢慢存进去。

三股绳里的第三股是谁，这卷书没有说。基督教传统里有人把它读成神〔待核：此读法的出处〕，也有人读成第三个朋友。本书不替经文补这一股。可以说的只有一句：两个人已经比一个人好，再多一股，就更难断。网是一根一根织的，不是一下子铺好的。

再读那句副歌。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传 2:24）

这句话发现学常读成一句让步：既然一切虚空，那就及时行乐吧，算是一个退而求其次。

可是它出现的位置很有意思。它不是在书的末尾才出现，它从第二章就开始出现，然后隔几章回来一次：3:13、5:18、8:15、9:7。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传 5:18）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传 8:15）

一句让步，不会隔几章就回来一次。一再回来的，是一个需要一再被补上的东西。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传 9:7）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传 9:10）

第 16 章讲以利亚，讲过入口三的顺序：先饼，先水，先睡觉，后有微小的声音。《传道书》的副歌，就是这卷书里的饼和水。它不讲道理，它只说：吃饭，喝酒，和你爱的人一起过日子，把手头的事做好。

这是先补能量。没有能量，什么道理都结不出来。

路德那一路读法，已经看见这碗饭是神给的。本书只往前多走一步：这碗饭不只是“可以安心吃”，它是这个耗尽的人重新做功的第一份能量。

再读第十一章的种子。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传 11:6）

前面那个人是“看不饱、听不足”。到了第十一章，人还是“不知道”，“风从何道来……你尚且不得知道”（传 11:5）。可是他的手动起来了。

不知道，还撒种。这是动能回来的样子。它不靠先弄明白，它靠一只重新会动的手。

最后读第十二章。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 12:13）

发生学读法同样看重这一句。可是它看重的方式不同。

先看它是谁说的。从 12:9 起，口气变了。前面是“我”在说，这里是一个第三者在说“传道者”：“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传 12:9）很多学者认为，12:9–14 是一位编者为全书写的收尾〔待核〕。

这位编者还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传 12:11）刺棍是赶牛往前走的，钉子是把东西钉住的。一卷书里，两样都要。前十一章是刺棍，最后几节是钉子。

这一点发现学也注意到了，它把这几节读成“官方的结论”。本书读出的是另一层：传道者自己的话，停在 12:8，“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书的头和尾，是同一句话。结论是后来的人替他说出来的，是读过他这一生的人，从他身上收下的那一块东西。

结晶不一定发生在说话的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听他说完的人身上。

再往前看一节。12:1 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这是传道者知道的日子。他是从那些日子里回头，对年轻的人说话。“记念”不是背一条道理，是在还有力气的时候，把土养厚。

这一句之所以重，是因为前面有十一章。传道者是走完了大工程、走完了享乐、走完了“恨恶生命”，才说出这一句的。本书第 3 章说过，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把 12:13 在第一天交给一个人，它只是一条信息；一个人走过了前十一章，它才可能在他身上结成一块东西。

结晶出来的是什么？本书认定的是：“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它稳定：一再回到这个人身上，不随一次心情散掉。它整体：拆开来，只剩“永远”就成了空想，只剩“不能参透”就成了绝望，合起来才是它。它独立：它能被带出这卷书，带进一个深圳湾的晚上。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读错？本书守一道闸：缝要能在事前从经文里指认出来。假如《传道书》里找不到“东西都在”的那几节，只找到外来的灾难，入口三的

读法就站不住。假如也找不到“恨恶生命”“不容他睡觉”“为谁呢”这样的自我报告，它就应当改读成入口一。经文里这些话都在，所以本书这样读。

还要老实说一句。《传道书》本身没有写出一场戏剧化的转折。没有大马士革路上的光，没有罗腾树下的天使。它写的是一个很慢的过程。经文里的缝找得到，结晶出来的东西却不响亮。本书不硬给它加一个响亮的结局。

◆ 六、同一句话的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虚空的虚空（hevel，1:2）	一切都没有价值，不值得留恋	一口抓不住的气；东西都在，只是落不进人里面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9）	历史循环，世界没有新东西	自我的动能在空转，很久没有再结晶
凡事都有定期（3:1）	神排定的时间表，各有格子	一张“缝”的清单；时是一样东西能结出来的那扇窗
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3:11）	人天生有向神的渴望，回去找就是	神放进心里的一个落差：有“永远”，却不能参透；是势能，不是答案
人莫强如吃喝……享福（2:24）	退而求其次的及时行乐	这卷书里的饼和水：入口三先补能量
读书多，身体疲倦（12:12）	劝人别在书本里找出路	一个智慧人的报告：缺的不是道理，是力气
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12:13）	全书的答案，一锤定音	走过十一章才结得出的晶；第一天递过去只是信息

◆ 七、海边的晚饭

那一晚之后，谢东升没有再写清单。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没有去学帆船，也没有去阿里。

他开始每天傍晚下楼，沿着深圳湾走一段。他第一次吃了楼下那家开了九年的肠粉店，老板娘问他住几栋，他答了。有一晚女儿放学早，两个人在家里煮了一锅面，都煮烂了，两个人都笑。

他还是会累，还是会在半夜醒来，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周岚说，你去看看医生吧。他去了。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那本旧圣经他还放在茶几上。第三章那一页的角被他折了。

他还是不懂“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是什么意思。可是他注意到，自己有几个晚上，在海边走着走着，心里会被什么轻轻拉一下。不是一个计划，不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很远的、够不着的东西。

从前，他以为那种拉扯来自下一个项目。现在他知道，项目都在，拉扯不在那里。

有一个周末，一个从前的合伙人约他喝茶，想拉他再做一个新项目。对方讲了一个钟头，讲得很好。谢东升听着，心里很平静。他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这个项目，可是它拉不动他。

回家的地铁上，他想起第四章那个“孤单无二”的人，“到底是为谁呢”。

那天晚上，他给女儿的学校打了个电话，问家长志愿者还缺不缺人。学校缺一个教初中生做编程小组的。他去了。第一次课，十二个孩子，有一半在偷看手机。他讲得很笨，回家路上却第一次觉得饿。

这不是一个新的大目标。这是一张网，一根一根地重新织起来。

十一月初，有一晚他给周岚讲了“永远安置在心里”的那个小注。周岚是做中学数学老师的，她想了一会儿说，这像一道题，答案不给你，可是题一直摆在那里，你就一直会去想它。

谢东升说，从前他做项目，最怕没有答案。现在他倒觉得，有一道一直摆在那里的题，比一堆做完的题好。

周岚又说了一句，他记了很久。她说，你这十四年，每年都在做完一道题，做完就扔，再找下一道。你缺的从来不是题。

他没有接话。窗外的海很平，对面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他想起第一章那句“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那一晚他第一次觉得，这句话说的不是海，是他。

这几个星期，没有显出一个“想通了”的他。显出的，是一个重新被托住、慢慢有了一点力气的他。一锅煮烂的面，一段海边的路，一个被轻轻拉一下的晚上。

《传道书》的读者走到这里，大概也差不多。它不给你一个答案，它先给你一口饭，再在你心里放一个够不着的地方。

带走的话

东西都在、人却没了力气时，先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道理，是一口饭和心里一个够不着的地方。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日光之上”关上了“虚空”这扇门，把它读成一个想错了的问题；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三那扇门：缺的是力气，不是想法。
- 把 3:11 读成“心里本来就有，回去找就是”，是把神放进心里的一个落差，收回成了一件现成的东西。

◆

27

第27章

《雅歌》：爱情如死之坚强：一首没有提神的诗为什么进了正典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首通篇写男女情爱、几乎找不到神的诗，凭什么被当作神的话读了两千年？

◆ 一、婚礼上要读哪一段

姚佳琪三十岁，在厦门做婚礼策划，做了七年。

这一章要讲的，是十月底一个周四的晚上。

那天她在鼓浪屿对面的工作室里改流程单。周六有一场教会婚礼，新郎新娘都是基督徒，新娘的外婆是老信徒。下午开协调会，两家人为一段读经吵了起来。

新娘想读《雅歌》第二章：“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她说这一段最像她和新郎，像春天。

外婆不同意。外婆说，《雅歌》讲的是基督和教会，不是讲你们两个。婚礼上读这个，等于拿神的书讲小两口的事，不敬。外婆主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

新郎的父亲不信教。他翻了翻手机上的经文，小声说了一句：这不就是情诗吗，里面连一个“神”字都没有。

会就这样散了。新娘晚上发消息问姚佳琪：佳琪姐，你做过那么多场教会婚礼，你说该读哪一段？

姚佳琪不是基督徒。可是她做教会婚礼做得多，读经的段落她背得出好几段。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她打开手机，把《雅歌》从头读了一遍。八章，十几分钟就读完了。读完她坐在那里，有点发愣。

这是她读过的最直白的一首情诗。亲嘴，乳房，床榻，香草山，夜里敲门的露水。新郎父亲说得对，全诗没有一处直接提到神。

可是新娘外婆也说得对。这首诗在圣经里，排在《传道书》后面、《以赛亚书》前面，读了两千多年。

她读到第八章，停在一句话上：

“爱情如死之坚强。”

她做了七年婚礼，见过上百对新人说“我爱你”，从没有见过谁把爱和死放在一起说。

◆ 二、八章情诗与一句烈焰

《雅歌》在旧约诗歌智慧书里，共八章。

书一开头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 1:1）“歌中的雅歌”是希伯来文的最高级说法，意思是最好的歌，像“圣中之圣”一样。

诗里有一位女子、一位男子，还有一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话的人常常换，没有标出谁在说。场景也跳得很快：葡萄园、王的宫、夜里的街、野地、香草山。学者对它是一首完整的诗，还是一组情歌的合集，意见不一〔待核：诸说〕。

全诗只有一处可能出现神名的地方，在 8:6 的末尾，后面会细说。

犹太传统在逾越节诵读《雅歌》〔待核〕。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歌 2:10–12）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歌 8:6–7）

◆ 三、两千年的寓意解经

这一节要写得长一些。《雅歌》是发现学释经史上用力最深、也最美的一卷书。

先是拉比阿基巴。

据《密西拿·手》3:5 的记载，拉比们争论过《雅歌》是不是圣书。阿基巴的话被记了下来，大意是：全以色列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雅歌》；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比不上《雅歌》赐给以色列的那一天；一切经卷都是圣的，《雅歌》是至圣的〔待核：字句〕。

另一处记载，据说也出自阿基巴：谁在宴席上把《雅歌》当作俗歌唱，谁在来世就没有份〔待核：《陀斯弗他·公会》12:10〕。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意思很清楚。阿基巴不是没看见它是情诗。他正是看见了，才护着它。他不许人把它唱成酒桌上的歌，因为在他眼里，这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爱。

后来的犹太释经把这个读法写成了完整的一部书。亚兰文的《雅歌》意译本〔待核：Targum 成书年代〕，把全诗读成以色列的历史：出埃及、旷野、圣殿、被掳、归回、弥赛亚的日子。良人是神，佳偶是以色列。

再是俄利根。

三世纪的亚历山大教父俄利根，写过一部《雅歌注释》，还有两篇《雅歌讲道》〔待核：成书约 240 年前后；耶柔米译讲道两篇〕。

俄利根在注释的序言里说，这卷书不是给初学的人读的。他提到，据说犹太人有个习惯，不到成熟的年纪，不许读《雅歌》〔待核：俄利根序言所述〕。他担心身体的欲望还没有安静下来的人，会把属灵的话读成肉体的话。

俄利根的读法有两层。良人是基督，佳偶是教会；良人是道（logos），佳偶是一个人的灵魂。第二层是他的创造：《雅歌》成了一部灵魂与神相爱的书。

这个读法影响了后来一千多年的灵修传统。

再是伯尔纳。

十二世纪的克莱尔沃的伯尔纳，在修道院里讲《雅歌》，从 1135 年讲到 1153 年他去世，一共讲了八十六篇〔待核：起止年份〕。十八年，八十六篇，只讲到第三章第一节。

第一篇讲道，他就从 1:2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讲起。他把亲嘴分成三层：亲脚，是悔改；亲手，是领受恩典；亲口，是与神合一〔待核：分层出处在第三、四篇〕。

伯尔纳的读法，是把这首情诗读成修道生活的阶梯。灵魂一步一步地被爱吸引，往上走。

这条路上还有很多人。

俄利根之前，罗马的希坡律陀已写过《雅歌》的解释，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雅歌》注释之一〔待核〕。四世纪，尼撒的贵格利讲过十五篇《雅歌讲道》，把灵魂的爱写成“一直往前伸”的过程，永远没有走到头的一天〔待核：篇数与“伸展”之说〕。

十六世纪的十字若望写《灵歌》，几乎通篇化用《雅歌》的意象〔待核〕。十九世纪，戴德生写过一本《与主联合》，也是用《雅歌》讲信徒与基督的关系〔待核：中文书名〕。中国教会的老一辈，很多人是从这本小书读《雅歌》的。

一首八章的诗，养出了一千多年的灵修文学。

也有人不这样读。

五世纪初，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照字面读《雅歌》，认为它是所罗门为婚事写的诗〔待核〕。他去世一百多年后，553 年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定他的若干著作为异端，这个读法也在被定罪之列〔待核：是否明列《雅歌》读法〕。

这段历史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照字面读，在当时是很重的事，重到要动用一次公会议。

这一路读法对在哪里，要说清楚。

第一，它保住了这卷书在正典里的位置。如果没有阿基巴，《雅歌》很可能留不下来。

第二，它对情爱的力量看得很重。阿基巴、俄利根、伯尔纳没有一个人轻看爱。他们正是觉得这爱太大、太烈，才认定它只能是神的爱。

第三，它给了一代代读者一种语言，去说那些很难说出口的经验。一个修女在祷告里说“我的良人属我”，这句话在她身上是真的。

第四，它有一道防线。俄利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首情诗进了圣经，很容易被读成“圣经也赞成情欲”，然后滑向随便。寓意读法守住了这道线。

新娘外婆说的“基督和教会”，就是这一路读法传到今天的样子。她守护的信仰内容，本书不否认。

◆ 四、诗里没有神，诗在正典里

照本书的读法，先指认那条缝。

缝是这样的：一首写男女情爱的诗，里面几乎找不到神，它却在正典里。

先看诗这一头。它的身体写得非常具体：“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歌 1:2）“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歌 3:1）“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歌 5:2）

这是现实符号和自我符号：一对男女，一扇门，一个夜晚，一颗思爱成病的心。

再看正典这一头。正典是一个理念符号：神的话，圣书，“一切经卷都是圣的”。

两头对不上。这首诗按它自己的样子，进不了“神的话”这个格子。

拿一个家常的比方。一张全家福里，忽然夹进一张两个年轻人的合影，没有标名字。家里人翻到它，总会停一下，问：这是谁？为什么放在这里？这一问，就是对不上。

这条缝不是本书找出来的，是历史上被人一再撞到的。《密西拿》里那场争论就是证据：如果没有对不上，就不需要阿基巴出来说话。俄利根要定“成熟才能读”的规矩，也是证据。伯尔纳讲了十八年只讲到 3:1，也是证据：这首诗太

满，读不完。狄奥多尔被定罪，更是证据：照字面读的那条路一露头，就被堵上了。

一条缝，要靠公会议才能封住，说明它有多宽。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看见了缝，然后用寓意把缝合上了。良人就是神，佳偶就是以色列或教会，亲嘴就是合一。读到这里，诗和正典对上了，缝不见了。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本书第 3 章说过：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寓意读法的力量来自这条缝。阿基巴、俄利根、伯尔纳，每一个人都是被这条缝逼出来的。可是一旦用寓意把它合上，这首诗对后来的读者就不再“愣住”人了。它成了一套已知的密码：看到“良人”，就换成“基督”。

新娘外婆就是这样读的。她读得很虔诚，可是这首诗在她身上已经不会再发生什么了，它只是被正确地解出来。

还有一处，寓意读法读得太快。

8:6 那句最重的话，“爱情如死之坚强”，在寓意读法里常被读成神对人的爱有多大。可是经文的原意里，这句话是那位女子说的，说给她的良人。她求的是“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神在这一句里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以一个很奇怪的样子出现的：烈焰。

◆ 五、像死那样拉住人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起来，与我同去”。

2:10–13 这一段，寓意读法常读成基督呼召灵魂离开世界。发生学读法先看它写了什么：冬天过去，雨止住，花开，鸟叫，斑鸠的声音，无花果渐渐成熟，葡萄开花。

这一段没有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花在开，果子在渐渐熟，声音“也听见了”。全是正在成形（介生）的样子。

“起来，与我同去”不是请对方走进一个现成的地方。是请对方一起走进一个正在长的季节。

本书讲**动能**：连接沿着一条路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春天就是动能最足的样子。爱在这里先是动的：起来，同去。

再读那句反复出现的嘱咐。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歌 2:7）

这句话出现了三次：2:7、3:5、8:4。和合本在 2:7 有一个小注：“或译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

照这个小注读，这是全诗的一道规矩：爱不能被催出来，不能被叫醒，要等它自发。

这句话很像发生学。爱不是一个人发动的，是在两个人之间自己长出来的。主语不是“我决定去爱”，是“等它自发”。本书守的主语纪律，《雅歌》自己就守着。

再读夜里那扇门。

第五章是全诗最痛的一段。良人在夜里敲门，头上满了露水。她已经睡下：“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歌 5:3）她

犹豫了一下。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她这才动了心，起来，“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上”（歌 5:5）。可是等她开门：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歌 5:6）

然后她在城里找了一夜：“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歌 5:7）最后她说：“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歌 5:8）

寓意读法把这一段读成灵魂的懒惰：主来敲门，灵魂不肯起来，主就隐藏了。这个读法有它的劝勉之力。

发生学读法看见的是另一样东西：时候。门是一扇窗。窗开着的时候，她没有动；她动了，窗已经关了。这和第 26 章读《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是同一个道理：结晶要等对的时候，错过了，就要用一夜的寻找去补。

爱在这里不只是动能，它还会错过。会错过，说明它不是一件现成摆着、随时去拿的东西。

最要紧的是 8:6–7。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印记是古代的印章，常用绳子挂在胸前，或戴在手上〔待核〕。印章是一个人的名字、身份，印在泥上，就不能改。她求的是：让我成为你身上最不能被拿走的那一块。

这是**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印上去，就难断了。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这是全诗最重的一句。

死有什么样的“坚强”？死不讲理，不商量，谁都拉得走，拉走了就不放。一个人在死面前，没有挣脱的余地。

《雅歌》说，爱也是这样拉人的。

本书讲**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爱是势能，第 51 章会专讲。这一句是整本圣经里，把势能写得最狠的一句。它不是说爱很美、很甜，它说爱像死一样，把人拉过去，拉住了就不放。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和合本的“嫉恨”，原文是 qin'ah，也可以译作“热忱”“妒忌”〔待核〕。它是爱的另一面：拉得越紧，越容不下第三者。阴间（sheol）和死是一对，都是不放人的地方。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就是全诗唯一可能出现神名的地方。原文是 shalhevetyah，末尾的 -yah 是耶和华名字的短式〔待核〕。它可以读成“耶和华的烈焰”，也可以读成“极大的烈焰”，因为希伯来文常用神名表达“极其”〔待核〕。

这条缝在这里窄到只有两个字母。

发现学的两个方向都想把它合上。寓意读法说：看，神在这里出现了，这首诗原本就是讲神。世俗读法说：这只是一个修辞上的最高级，没有神。

本书不急着合。可以说的是：在这首诗里，神没有作为一个先在的角色走上台，神是在爱烧到最旺的那一刻，以“烈焰”的样子显出来的。

这和第 7 章读出埃及记 3:14 的方式相近。神名 ehyeh 不给定义，给同行；《雅歌》里的 -yah 不给形象，给火。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众水、大水，在希伯来诗里常常是一锅粥（混沌）的形象，创世记 1:2 那片深渊的水〔待核〕。爱是那片水压不灭的火。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一句收在一个很具体的地方：钱。爱不能被换。

一样东西如果能被换，它就不是独立的粒子，它只是一个可以兑换的数。爱不能被换，正说明它在这两个人身上结晶了：稳定，整体，独立。

这样读，那条缝就不必用寓意去合上。

一首情诗为什么在正典里？不是因为它暗中写的是神。是因为它写出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被一种像死一样强的力量拉过去的经验。而这股力量烧到最旺的时候，经文自己用了神名的短式。

神不在诗的角色表里，神在诗的温度里。

这正是发生学说的：神与人在互动中一起显出，不是一个先在的角色，等着被认出来。

拿一壶水比一比。水在壶里，你看不见火。可是水开了，你知道底下有火，而且火很旺。《雅歌》写了八章的水，从温到烫到滚，到 8:6 才露出底下那团火的名字。

这样读，《雅歌》不提神，就不是一个缺陷，也不是一个需要用密码去补的空白。它是一种写法：不把神当成一个角色请上台，让神在爱最烈的那一刻自己显出来。

第 22 章读《以斯帖记》，那是另一卷全书不提神名的书。两卷书的写法很像：信仰对象的符号不出场，人在最紧的那一刻里，读者却觉得神在。

这样读，寓意读法也有了它真正的位置。

阿基巴、俄利根、伯尔纳看见的东西是真的。人爱神的经验，和人爱人的经验，是同一种拉扯：一样被拉过去，一样拉住不放，一样不能用财宝去换。寓意读法是把一个现实与自我的符号，迁移到了理念那一界：从卧室走进圣殿，从情诗走进祷告。

这就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迁移**。符号在三界之间走动，回写。

迁移本身没有错。伯尔纳讲了十八年，说明这次迁移是活的，一直在回写他的修道生活。尼撒的贵格利说灵魂的爱永远往前伸，也是活的迁移：它保住了情爱里那股“没有走到头”的动能，只是把它带进了祷告。

本书第 3 章讲过符号迁移的几个样子：小路画上地图，戒律练成习惯，习惯造出器物。

《雅歌》的迁移是另一种：一段人与人之间的拉扯，被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拿去说人与神之间的拉扯。它能迁过去，正说明这份拉扯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粒子，离开了卧室，在圣殿里还站得住。会出问题的，是迁移之后把来路切断，说“它本来就不是情诗”。那时候，这首诗就从活的迁移，固化成了一套密码。

还有一句要读。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歌 6:3）；“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歌 2:16）；“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歌 7:10）。

这句话出现了三次，每次次序都不一样。

先是“良人属我”在前，后来是“我属良人”在前，最后只剩“我属我的良人”，另一半变成了“他也恋慕我”。本书的说法是：语句是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的组合，次序并不固定。这三句的次序在变，说明这两个人之间谁先谁后，一直在重排。

爱不是一份签好的合同，是一张一直在重新排序的网。这就是势能：连接，次序，结构。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

本书守的闸是：缝要能在事前从史料里指认出来。《雅歌》的缝有《密西拿》的争论、俄利根的规矩、狄奥多尔的定罪作证，不是事后补出来的。

如果有一天证明，《雅歌》从成诗那天起就是一首写神的祭歌，从来没有人照情诗读过它，那么“情诗与正典对不上”这条缝就不存在，本章的读法要改。目前的史料指向另一边：争论是真的，缝是真的。

◆ 六、一首诗的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1:2）	灵魂与神合一的最高一层（伯尔纳）	先照字面读：一对男女的身体与渴望，是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
起来，与我同去（2:10–13）	基督呼召灵魂离开世界	走进一个正在成形的春天；爱先是动能
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2:7）	灵魂不可强求属灵的经验	爱不由谁发动，要等它在两人之间自己长出来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2:16；6:3；7:10）	神与以色列的盟约	三次次序都变：一张一直在重排的网
爱情如死之坚强（8:6）	神对人的爱有多大	势能写得最狠的一句：像死一样拉住人，不放
耶和华的烈焰（8:6）	神原本就在诗里，诗原本是讲神	神不在角色表里，在爱烧到最旺的那一刻以火显出
众水不能息灭（8:7）	神的爱胜过一切苦难	一锅粥的大水压不灭这团火；财宝换不来：爱已结晶
《雅歌》进正典	因为它本来就是寓意	情诗与正典对不上，逼出两千年的迁移；迁移活着时回写，切断来路就固化

◆ 七、她最后选的那一段

那一晚，姚佳琪给新娘回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她没有说外婆错了，也没有说新郎父亲错了。她把两个人的话都抄下来，然后写：

外婆说这是基督和教会，新郎爸爸说这是情诗。我读了一遍，觉得你们两家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头。

她建议读 8:6–7。

她还写了一段，写完又删了几遍才发出去：

我做了七年婚礼，见过很多新人在台上哭。可是我也见过三年后来找我办离婚派对的。我一直以为，爱情最怕的是不够甜。今天读这一首诗，我才看见，它最怕的是被换掉。它说拿家里所有的财宝来换，都会被藐视。

新娘问为什么不读第二章，第二章更浪漫。

姚佳琪回：第二章是春天，你们现在就在春天里，不用读也知道。第八章说的是春天过去以后的事。它说爱像死一样把人拉住，大水也淹不灭。婚礼是给以后用的。

周六那天，读经的是新娘的外婆。

她坚持要自己读。她读得很慢，读到“爱情如死之坚强”，停了一下。姚佳琪站在侧台，看见老人的手在抖。

婚宴上，外婆端着茶走过来，对姚佳琪说：我丈夫走了十一年。今天读这一句，我才知道这一句为什么在圣经里。

她没有再说“基督和教会”。可是她也没有收回。她只是说，两样都是真的。

老人说，她年轻时在鼓浪屿的教会里听老牧师讲《雅歌》，讲的都是主和教会，她听了几十年，很感动。丈夫在医院里最后那一个月，她每天夜里坐在床边，有时候拿这本书读给他听。那时候她读的是“良人”，心里想的是床上那个人。她一直觉得自己读错了，不敢跟人说。

今天站在台上，她忽然觉得，没有读错。

姚佳琪没有接话。她不知道该怎么接。那位老人讲的，正是这首诗在两千年里一再走过的那条路：从一个人走到神，从神又走回一个人。

姚佳琪回家后，把那一句抄在了工作室的白板上，就写在下周的流程单旁边。

这一晚没有显出一个“弄懂了《雅歌》”的她。显出的，是一个在别人的婚礼上，第一次被一句经文拉住的她。一个老人的手在抖，一句诗把一份十一年的思念和一场婚礼连在一起。这一下，那首诗又在两个人身上发生了一次。

带走的话

一首没有提神的情诗进了正典，不是因为它暗写着神，是因为爱烧到最旺时，神以火的样子显出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寓意关上了“情诗为什么在圣经里”这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迁移那扇门：同一份拉扯，从卧室走进圣殿，来路不必切断。
- 把“良人”一律换成“基督”，是把一场两千年都没读完的发生，收回成了一本已经解开的密码本。

◆



第　五　编

大先知书：新事不是找到的，是发生的

编　序

先知书常被读成预先写好的剧本，读者的任务是对照应验。这一编要问：“新事”是找到的，还是在废墟里发生的。

第 28 章读以赛亚书，“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的“新事”，原文是发芽。第 29 章读耶利米书，约从刻在石版上，走到写在心上。第 30 章读耶利米哀歌，在耶路撒冷的废墟里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最后一句却诚实地停在缝里。第 31 章读以西结书，石心是自我符号固化、拒绝回写的心，枯骨在“我们的指望失去了”之后复生。第 32 章读但以理书，“即或不然”，信不靠结果撑着。

这一编讲的是：民族一级的人的尽头，怎样成为新事的起头。

28

第28章

《以赛亚书》：“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预言是剧本，还是正在发芽？

这一章的问题

神刚说完红海的旧事，就叫人别再记念它，那件“新事”是写好的剧本，还是一颗芽？

◆ 一、四十棵老树上的新枝

唐明远四十岁，在烟台栖霞种苹果。

园子是他父亲唐守义1993年种下的，八亩地，三百多棵红富士。三十年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可是果子一年比一年小，一年比一年难卖。

去年秋天，他去了一趟农科院的示范园，回来以后，园子的事就定了：高接换种。不砍树，把老树的枝锯掉，在锯口上嫁接新品种的接穗。老根老干留着，上面长新的。

这一章要讲的，是今年三月底一个星期二的晚上。

那天他和雇来的两个师傅，锯了四十棵树。锯下来的老枝堆在地头，像一座小山。每棵树只剩下一截光秃秃的主干，锯口上抹了蜡，绑了塑料膜，里面插着两三根筷子粗的接穗。

父亲下午来地里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晚饭桌上，他也一句话没说。吃完饭，他拿着手电又去了地里。唐明远跟过去，看见父亲站在那片树墩中间，手电照着一个锯口，照了很久。

回来路上，父亲只说了一句：“这园子，是我一棵一棵种出来的。”

唐明远是基督徒，镇上有一间小教会，他每周去。那天晚上他睡不着，翻出奶奶留下的那本旧圣经。奶奶在世时，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划了一道红线：

“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他从小就见过这道红线，从没读懂。“如今要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了什么？

那一晚，他想起父亲手电照着的那个锯口。锯口里插着新枝，还没有发芽。

◆ 二、六十六章与一个被掳的民族

《以赛亚书》共六十六章，是旧约篇幅最长的先知书之一，也是新约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之一〔待核〕。

先知以赛亚活动在主前八世纪，经历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四王（赛 1:1）。书里写到亚述的兴起，也写到巴比伦，写到被掳，写到归回，还写到一个波斯王，和合本称他“古列”，今天通译居鲁士（赛 45:1）。

全书的结构，传统读法和现代读法分得很开。

传统读法认为全书出自以赛亚一人，后半部是他预先看见了一百多年后的事。现代学者多把它分成几段：第 1—39 章大体与八世纪的以赛亚有关；第 40—55 章写在巴比伦被掳的末期，常称“第二以赛亚”；第 56—66 章写在归回之后，常称“第三以赛亚”〔待核：分段始于十八世纪末德国学者，杜姆 1892 年确立三分说〕。

两种读法争的是作者与年代。本章不在这里裁决。两种读法都承认一件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后的话，是说给一群被掳的人听的，或者至少是为他们写

的。第四十章第一句就是：“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赛 40:1）

书的头一章就有两个形象，后来贯穿全书。

一个是被围的废墟：“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赛 1:8）一个是邀请：“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赛 1:18）

废墟和邀请，一前一后。全书六十六章，就在这两样之间来回。

书的末尾也有一个形象：“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赛 65:17）后面紧跟着很日常的几句：“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赛 65:21）“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赛 65:22）

新天新地，落到最后，是自己种的葡萄自己吃，人的日子像树一样长。

本章取三处核心经文：

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 43:18–19）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 53:5）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 6:8）

◆ 三、写在七百年前的那一页

这一节要写得足。《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基督教释经史上分量最重的经文之一。读法史的主线，是“预言—应验”。

先看新约自己怎么读。

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车上念以赛亚书。他念的正是第五十三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徒 8:32）

腓利跑过去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徒 8:30–31）

太监接着问了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徒 8:34）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徒 8:35）

这是基督教释经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道”。

彼得前书也引了这一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2:24）

马太福音引了 53:4：“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 8:17）

“要应验”三个字，就是这一路读法的名字。

这条线在新约里不只一处。

马太福音一开头就引了以赛亚书 7:14：“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太 1:22–23）

施洗约翰出来时，四本福音书都引了以赛亚书 40:3：“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待核：四福音引用处〕

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打开的那卷书，也是以赛亚书：“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路 4:17–18）念完了，“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 4:20–21）

新约的作者们读以赛亚书，读得非常熟，也读得非常有把握。在他们眼里，这卷书像一张早已画好的图，耶稣的一生一处一处对了上去。

再看教父与后来的传统。

二世纪的游斯丁在《与特来弗对话》里，用第五十三章与一位犹太学者辩论，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受苦的弥赛亚〔待核〕。四世纪末的耶柔米说，以赛亚与其说是先知，不如说是福音书作者〔待核：出处在耶柔米《以赛亚书注释》序或致保拉、欧斯多基雅信〕。后来很多人干脆称这卷书为“第五福音书”。

中国教会对这一章也有很深的感情。和合本的这几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 53:3），在很多老信徒的受难节聚会里被一遍遍诵读。苦难年代里，不少人是靠着这一章熬过来的。

到了中世纪，安瑟伦写《神为何成为人》，讲基督替人偿还了对神的亏欠〔待核：约 1098 年〕。宗教改革以后，53:5 成为“代赎”教义的核心经文之一：“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1742 年，亨德尔的《弥赛亚》在都柏林首演〔待核〕。第二部分有几首合唱，词就取自第五十三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从此，这几句经文跟着音乐，走进了无数不读圣经的人的耳朵。

还有一份出土的证据，常被这一路读法引用。

1947 年，死海西北岸的库姆兰山洞里，发现了一卷完整的以赛亚书抄本，通称“以赛亚大卷”，抄写年代约在主前二世纪〔待核〕。它比当时已知最早的希伯来文抄本早了一千年左右〔待核〕，内容却大体一致，第五十三章也在其中。

这份证据在发现学读法里很有分量。它说明第五十三章不是基督徒在耶稣之后补写的，它在耶稣出生之前一两百年就已经抄在羊皮上了。

十九世纪末的学者，又给这一路读法加了一层框架。

杜姆在 1892 年的注释里，把以赛亚书第 40—55 章里四段讲“仆人”的诗挑了出来：42:1–4、49:1–6、50:4–9、52:13–53:12〔待核〕。后来学界通称“仆人之歌”。第五十三章是第四首，也是最长、最重的一首。

这个框架让第五十三章有了一个清楚的上下文：它不是孤零零的一页，是一组诗的高潮。

这一路读法对在哪里，要说清楚。

第一，它有新约自己的根据。腓利、彼得、马太都这样读。这不是后人强加的读法，是教会最早的见证。

第二，它抓住了这段经文最惊人的地方：受苦的人不是为自己受苦，是为别人。“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在古代近东的文献里，这样写一个人的受苦，非常少见〔待核〕。

第三，它给了无数信徒一个能站住的地方。一个罪疚很重的人读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真的得了平安。这份平安，本书不否认，也不想拿走。

第四，“预言—应验”的读法有一份很深的信心：神说的话不落空。以赛亚书自己就这样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赛 55:11）

犹太传统的读法，也要写出来。

中世纪的拉什（十一世纪）把这位“仆人”读成以色列民族本身〔待核〕。以赛亚书里确有这样的根据：“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赛 49:3）“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赛 41:8）

照这个读法，第五十三章写的是以色列在列国中受苦，列国最后惊醒：原来他是为我们受的。

这个读法同样是认真的，同样有经文根据。可是它也有自己的难处。第四十九章同一首诗里，仆人的任务是“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赛 49:5）。仆人要去召聚以色列，他又怎么就是以色列？基督教释经者常抓住这一点，说仆人是一个人。犹太释经者则回答：是以色列中的余民，去召聚全体〔待核〕。

两边都在经文里找得到根据，两边也都碰到了经文里合不上的地方。

两个读法争的，是“他是谁”。它们共同的前提是：这一页上写着的那个“他”，早就定了，释经者要做的，是把他认出来。

◆ 四、刚背完旧事，就说别记它

照本书的读法，先在经文里指认那条缝。

先回到第四十三章。看 18 节之前的两节写了什么：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赛 43:16–17）

这是出埃及。红海分开，法老的车马沉在海里。这是以色列最老、最硬、最宝贵的记忆。

紧接着第 18 节：“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神刚刚把旧事背了一遍，马上说：别记它了。

这就是缝。

缝的一头，是一个理念符号：“神是在海里开路的神”。它是被掳的人手里最结实的东西，靠它，他们知道自己是谁。

缝的另一头，是一个现实符号：巴比伦。这里没有海要过，没有法老要逃。被掳的人坐在别人的河边。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记下了那个现场：“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诗 137:1）“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 137:4）

旧的记忆越清楚，眼前的现实越对不上。

以赛亚书里，被掳的人自己也把这条缝说了出来：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赛 40:27）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赛 49:14）

这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第 3 章讲过入口一的样子，第 23 章约伯是个人的版本，这里是一个民族的版本。被掳不是一个人坐在炉灰里，是整个民族坐在河边。

再看第五十三章的缝。它也在经文里，不必从外面找：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赛 53:4）

“我们却以为”——这四个字就是缝。

说话的“我们”，原本持有一个理念：“受苦的人一定是被神责罚的”。这正是约伯三个朋友的道理，见第 23 章。眼前的现实是：这个人受了极大的苦。照旧理念，他该是罪人。

第五节第一个字，和合本译作“哪知”。

“哪知”是一声惊讶。旧理念合不上眼前这个人了。

最后看第六章。以赛亚自己的缝，是另一种：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赛 6:5）

撒拉弗在喊“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赛 6:3）。这个理念太硬，硬到门槛都震动了。以赛亚自己这个现实——一张不洁的嘴——塞不进去。

这是**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本书的归类是：“6 章兼入口二”。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读 43:19，常读成：神预先定好了一件新事，到时候就会发生；先知把剧本提前念出来。

它读 53:5，读成：七百年前写好的一页，等着在一个人身上应验；释经者的任务，是把这一页和那个人对上。

这两个读法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新事早已写好，只等兑现。

关于古列的争论，正好把这个形状照得很清楚。45:1 点名说“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传统读法说：以赛亚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叫出了这个波斯王的名

字，这是预言的大能。现代读法说：这几章是被掳末期写的，古列那时已经兴起了。

两边吵得很凶，可是它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这一页是什么时候写好的？一边说写得很早，一边说写得很晚。两边都默认，预言是一份写好的稿子，争的只是落笔的日期。

还有一层。发现学读法读到“新事”，眼睛总是往前看，看那件要来的大事。这样读，被掳的人手里的眼下就空了：新事在将来，眼前只有等。

可是 43:19 说的是“如今”。

第四十二章还有一句话，把这个形状撑开了一道口子：“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赛 42:9）

“未发以先”——新事还没有“发”。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又说“你们岂不知道吗”。如果新事是一份写好的剧本，百姓只需要等，不需要“知道”。问“你们岂不知道吗”，是因为新事正在长，长在眼前，人却没看见。

◆ 五、“发现”原来是发芽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 43:19 的“如今要发现”。

和合本的“发现”，希伯来原文是 tsamach〔待核：词形为 titsmach〕。

tsamach 的本义是发芽、萌发、长出来。

这个“发现”，不是本书书名里“发现学”的那个发现。和合本译于1919年，“发现”在那时的白话里还常有“显出来、冒出来”的意思〔待核〕。照原文直译，这一句是：“如今它就要发芽了，你们岂不知道吗？”

这一下，读法就整个变了。

新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一张早已写好、只等兑现的剧本。它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芽。

再看 tsamach 在以赛亚书里还出现在哪里。

这个字在全书反复出现，和合本译法不一，可是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根〔待核：以下各处字根〕：

“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赛 4:2）“发生的苗”，原文是 tsemach，名词，“芽”。

“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赛 42:9）“未发以先”，原文是“还没有发芽之前”。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赛 44:4）

“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赛 45:8）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赛 58:8）医治“发明”，原文是医治“发芽”。

“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赛 61:11）

同一个字，和合本译成“发现”“发生”“发明”“发芽”。

这个字后来还走出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耶 23:5）〔待核：字句〕撒迦利亚书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

裔发出。”（亚 3:8）〔待核：字句〕“苗裔”，原文都是 tsemach，“芽”。到了被掳之后的先知那里，“芽”成了弥赛亚的一个名号。

发现学读法很看重这条线，把它读成一组彼此印证的预言。这条线确实在。本书多看一眼的是它的形状：先知们等的那一位，名字就叫“芽”。等的是一样会长的东西。

这是一份很奇特的证据。本书讲发现学与发生学，这两个词在以赛亚书的中文译本里，竟然是同一个希伯来字的两种译法。原文只有一个意思：长出来。

43:19 后半句，接着读。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对照 43:16 的旧事：“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

旧事是在水里开路，新事是在旱地里开水。一个是把水分开让人走过去，一个是让干地里流出水来。方向整个倒过来了。

这就是神说“不要记念从前的事”的意思。不是要百姓忘掉出埃及，是不要拿出埃及的样子，去等下一件事。等的人要是一直盯着海，就看不见沙漠里正在冒出来的那条河。

本书讲**结晶**：一样东西落成稳定、整体、独立的样子。出埃及是一次结晶，结得很结实，内能很高。**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结得太结实，下一次结晶就难了。人会拿旧的晶体去套新的现实，套不上，就说“神忘记了我”。

“不要记念从前的事”，是把旧晶体松一松，好让新的长出来。

拿一个家常的样子说。一家人每年过年都回老家，在那间老屋里吃年夜饭。后来老屋拆了，父母搬进城里的楼房。头两年，大家总说“不像过年”。拿老屋的样子去等年夜饭，楼房里的每一顿都差一点。等到哪一年，有人在新厨房里摆出了一桌新的样子，孩子们记住的就是这一桌了。

再读第四十章那几句关于力气的话。

被掳的人不只是理念碎了，人也累了。以赛亚书看得很清楚：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赛 40:30）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赛 40:29）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 40:31）

“从新得力”——力气是要重新得的。这和第 3 章讲的能量律是同一件事：一样新东西要长出来，得有动能，得有托着它的场。入口一的人，常常同时也耗尽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先不讲新事，先讲“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先讲“疲乏的，他赐能力”。

再读那根压伤的芦苇。

第一首仆人之歌里有一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赛 42:3）

压伤的芦苇，是一根快断的芽。将残的灯火，是一点快灭的火。仆人做的事，是不去折断它。

新事要从这样的东西里长出来，就得有人护着它，不在它最弱的时候把它掐掉。

一棵果树刚发的芽，经不起一场霜，也经不起一只手随手一掐。种果树的人都知道，春天最要紧的不是施肥，是护芽。以赛亚书写仆人，先写的不是他做成了什么大事，是他不折断什么。

再读 55:10–11。

前面说过，“我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是“预言—应验”读法最爱引的一句。可是看它前面一句是什么：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赛 55:10）

神的话像雨。雨落下来，不是去执行一张剧本，是让地上发芽。“不徒然返回”的意思，不是剧本一定照演，是雨一定会在地里长出东西来。

连以赛亚书讲“神的话必成就”的这一句，用的也是发芽的样子。

再读第六章那个树墩。

第六章以赛亚领受差遣之后，神告诉他，他要去说的话，百姓听不进去，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赛 6:11）。然后是这一章最后一句：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赛 6:13）

树被砍了，墩子留下。“圣洁的种类”，原文直译是“圣洁的种子”〔待核〕，就是这个墩子。

第十一章接着这个墩子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赛 11:1）和合本小注说，“本”原文作“墩”。

一个砍剩的墩子，发出一根新枝。

以赛亚书的新事，几乎都是这个形状：不是推倒重来，是从被砍剩的东西上长出来。

这一点，和 65:17 的“新天新地”放在一起读，就更清楚。“新天新地”听上去像推倒重来。可是紧接着写的是建房、种葡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新天新地里，人还在种葡萄。新的是关系：自己种的自己吃，“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赛 65:22）。旧日子里被夺走的那一截，在新日子里长了回来。

第 71 章读启示录“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会接着这一层往下读：更新是再结晶，不是推倒重来。

再读 1:18 的“彼此辩论”。

这一句常被读成一场审判：神是法官，人是被告。可是原文的意思更像“来，我们一起把这件事说清楚”〔待核：yakach 的译法〕。

这是全书第一章里的邀请。神不是宣读一份写好的判决书，是请人进来对话。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颜色要变，变是一个过程。

以赛亚书从第一章起，就不是一份剧本的口气。

再读 6:8 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前面说过，6:5 是入口二：一个硬的理念，一个塞不进去的现实。

神的处理不是改理念。圣哉圣哉圣哉没有降一点。也不是让以赛亚假装自己干净。撒拉弗拿了一块红炭，“将炭沾我的口”（赛 6:7）。

改写的是第三个角：以赛亚自己。

“我在这里”，希伯来文是 hineni〔待核〕，亚伯拉罕（创 22:1）、撒母耳（撒上 3:4）都说过这个词。它不是一句“我准备好了”，是一句“我在场”。

主语纪律在这里很清楚。以赛亚没有先变成一个干净的人，再报名。是那块炭沾了他的嘴，一个新的以赛亚才在“我灭亡了”和“我在这里”之间显出来。中间只隔了两节经文，隔着的，是一块火。

可是第六章没有停在这里。以赛亚说了“请差遣我”，神交给他的话却很难听：“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赛 6:9）以赛亚问：“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赛 6:11）

一个刚刚被炭沾过嘴的人，马上就碰到了第二条缝：他要去说的话，百姓接不住。

这一段很难读，释经史上争论很多〔待核〕。本书只指出一点：以赛亚的新自我刚结出来，就被送到了一个对不上的地方。新的晶体，也要再经一次火。

最后读 53:5。

这一节要读得最慢。

先说本书在这里守的一条线：发生学读法**不否认**基督教对这一节的信仰——这一节在耶稣身上应验，是教会两千年的认信。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一节在经文里、在一个个读者身上，是怎样发生的。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前面说过，“哪知”是一声惊讶。说话的“我们”，原以为他受苦是因为他有罪。现在发现，他受苦是因为我们有罪。

被改写的是“我们”。

53:1 那一句就是这群人的口气：“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神的膀臂，在出埃及的记忆里是伸出来分开红海的；在这里，它“显露”在一个被藐视、被掩面不看的人身上。旧理念里的膀臂，和眼前的这个人，对不上。他们的旧理念没有被一个更好的理论驳倒，是被眼前这个人的受苦，一点一点磨碎的。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两句的主语很耐读。受刑的是“他”，得平安的是“我们”。一个人的伤，在另一群人身上结出了平安。这不是一笔账在两个账户之间转移，这是一种新的关系发生了。本书第 5 章给“救赎”的发生学词义是：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我们”和这个被藐视的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关系，“我们也不尊重他”（赛 53:3）。现在有了。

再回到 53:2。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这里用的不是 tsamach，是另外两个词：嫩芽、根〔待核：yoneq 与 shoresh〕。可是形状一模一样：干地里冒出来的芽。

第五十三章的这个“他”，就是以赛亚书那条“发芽”的线上，长得最痛的一根芽。

再读 53:12 最后一句。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一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说他“为罪犯代求”。他站到了罪犯那一边，替他们说话。

本书讲**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是把人连起来的场。这一节写的是一个人把自己放进了一张原本拒绝他的网里，放在最低的那个位置上，从那里把网拉起来。

“我们也不尊重他”（53:3）是一张断了的网。“为罪犯代求”是有人从断口那里，重新织了一针。

这样，“预言—应验”就可以换一个样子读。

发现学读法把 53:5 读成一份写好的剧本：七百年前写下，七百年后上演。

发生学读法把它读成一颗芽：在被掳的民族身上发过一次芽，“我们”的旧理念熔开了；在第一代门徒身上又发了一次芽，他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了这一页；在埃提阿伯太监的车上又发了一次芽，“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徒 8:35）。

“从这经上起”——腓利不是从经上念完了，是从经上起头。

太监那个问题“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发现学读法要的是一个答案。发生学读法看见的是一扇门：这个问题一问出来，这一页经文就开始在他

身上发芽了。读完那天，他受了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徒 8:39）。

腓利走了，太监一个人上路。经文在他身上发的芽，不需要腓利一直陪着。这就是第 3 章说的“独立”：一样东西结晶了，就能离开发生地，被带去别处。

基督徒说，这颗芽在耶稣身上长得最完全。本书不改这一句。本书只多说一句：长得最完全，不等于从此不再发芽。每一个读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真的得了医治的人，都是这一节又发生了一次。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本书守一道闸：缝要先在经文里找到。第四十三章的缝是“刚背完旧事就说别记它”，第五十三章的缝是“我们却以为”和“哪知”，第六章的缝是“我灭亡了”。三处都写在经文里。假如以赛亚书里找不到这些对不上的句子，只有一份平铺直叙的未来时间表，那么“发芽”的读法就站不住，应当回到剧本读法。

◆ 六、剧本与芽，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不要记念从前的事（43:18）	旧约过去了，新约要来	刚背完出埃及就说别记它：松开结得太死的旧晶体，好让新的长出来
如今要发现（43:19）	预定的新事到时显出	原文 tsamach，“如今它就要发芽了”；新事是芽，不是剧本
在沙漠开江河（43:19）	神大能的又一次展示	方向倒过来：旧事是水中开路，新事是旱地出水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53:4）	世人起初不认识弥赛亚	缝写在经文里：旧理念“受苦即受罚”合不上眼前这个人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53:5）	七百年前写好的一页，在耶稣身上应验	一颗一再发芽的芽：在被掳者、门徒、太监身上一次次发生；在耶稣身上长得最完全，信仰内容不变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53:2）	弥赛亚出身卑微	以赛亚书“发芽”一线上长得最痛的一根
祸哉，我灭亡了（6:5）	先知认罪的典范	入口二：理念硬到门槛震动，一张不洁的嘴塞不进去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6:8）	先知自愿献身	炭沾了嘴，一个新的以赛亚在两节经文之间显出
树墩子却仍存留（6:13）	余民得保存的应许	砍剩的墩子是新芽的底；以赛亚的新事都从被砍剩的东西上长出来

◆ 七、锯口上的第一片叶子

四月下旬，唐明远每天早上去地里看那四十棵树。

前三个星期，什么都没有。接穗还是那几根筷子粗的枝，灰灰的，看不出死活。有两棵的塑料膜被风吹开了，他重新绑过。

父亲也每天去。两个人在地里遇见，各看各的树，不太说话。

四月二十七号早上，下了一夜小雨。唐明远走到第三排，看见一个锯口上，接穗顶端冒出了一点绿。米粒大，嫩得发亮。

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掏出手机想拍，又没拍。他想起奶奶划的那道红线：“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

他现在知道“发现”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个，从一截锯剩的老干上，冒出来。

他回头喊父亲。父亲走过来，弯下腰，看了一会儿，用手指碰了一下那片叶子旁边的树皮。

“老根还活着。”父亲说。

这是那个星期父亲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到五月中，四十棵树里有三十六棵发了芽。四棵没成活，唐明远打算秋天再补接。父亲主动说，剩下那两百多棵，明年春天也换吧。他说，这一回他来锯。

那天晚上，唐明远在教会的小组里讲了这件事。他说，他一直以为“新事”是要把旧的推倒，种一片全新的园子。现在他觉得，新事是从老根上长出来的。老根不用砍，可是老枝得锯，不锯，新芽长不出来。

小组里一位老人问他：那锯的时候，你爸爸心疼不心疼？

唐明远说，心疼。他手电照着锯口照了很久。

小组里一个年轻人说，那干脆把老树全挖了，种新苗，不是更省事？

唐明远说，他问过农科院的人。新苗要四五年才结果，高接换种第二年、第三年就能挂果，因为老根在地下扎了三十年，扎得深，吃得到水。新枝是新的，可是它喝的水，是老根替它找的。

他说完这句，自己愣了一下。

那天晚上回到家，他把奶奶那本圣经又翻到第十一章，在“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本，原文作墩。

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一页拍给父亲看。父亲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说，你奶奶当年也跟我说过这一句。那时候我不信。

七月，第一批新枝长到了一尺多长。唐明远按师傅教的，给它们绑上竹竿，免得被风吹折。有一根长得特别快的，他没来得及绑，一场大风过后，从接口那里劈开了。

他把那根断枝捡起来看。断口很新，汁还是湿的。老干没事，老根也没事，只是这一根，在最嫩的时候没被护住。

他想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从前他读这一句，只觉得是一句温柔的话。现在他知道，这是一句干活的话。

这几个月，没有显出一个“想通了”的唐明远，也没有显出一个“被说服了”的父亲。显出来的，是一片园子和两个人，在一截锯剩的老干上，一起等一个芽。

带走的话

新事不是一份写好的剧本，是从被砍剩的老根上冒出来的芽；不松开旧枝，它长不出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预言—应验”关上了“新事从哪里来”这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 tsamach 那扇门：新事在发芽，问的是“你们岂不知道吗”。
- 把 43:19 的“发现”读成“预先写好、到时显出”，是把一个发芽的字，收回成了一次揭幕。

◆

29

第29章

《耶利米书》：窑匠的手与写在心上的约

这一章的问题

心版上已经用铁笔刻满了罪，新的约要怎样才写得进去？

◆ 一、墙上的规矩，手上的规矩

白雪梅五十三岁，在景德镇教陶艺，教了二十二年。

她的工作室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一楼是拉坯间，二楼是窑。拉坯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是她师父写的十二条规矩：泥要揉够三百下，坯要定中心，手要稳，水不能多，不能急，等等。字是毛笔写的，她刚来学徒那年就贴在那里了。

这一章要讲的，是十一月初一个周四的晚上。

那天晚上的课只有一个学生，祁子墨，二十六岁，从上海辞职来景德镇学了八个月。他是她带过最用功的学生。墙上那十二条，他第一个星期就背下来了，还拍照存在手机里。

可是他一直拉不好坯。

那晚他拉一个碗。泥定好中心，开孔，提筒，拉到一半，碗壁一歪，整个塌了下去，在转盘上软成一摊。

祁子墨停了手，盯着那摊泥，过了很久才说：“白老师，我每一条都照做了。”

白雪梅知道他照做了。她看着他的手，一条一条都对，可是那双手是在“照做”。手在想规矩，泥就感觉得到。

她走过去，没说话，把那摊泥从转盘上抠起来，团了团，扔回他面前的泥桶里。

“再来。”她说。

“这一团还能用？”

“还没进窑，什么都能用。”

那天收工后，她一个人坐在拉坯间，看着墙上师父那张纸。她想起自己当年。师父从没给她讲过这十二条，是她自己抄下来贴上去的。真正让她学会的，是师父有一天把手覆在她手背上，跟着转盘转了三圈。

她信耶稣是这几年的事，是一个老学生带她去的教会。那周的小组在读《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她回家翻开来看，看到第一段就笑了：先知被打发去窑匠家里，看窑匠转轮做器皿。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

她想起那摊泥。

◆ 二、一个被派去拔出与栽植的人

耶利米活动在主前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是犹大国最后四十年的先知。

他从约西亚王十三年蒙召（耶 1:2），经历约雅敬、约雅斤、西底家几位王，亲眼看见巴比伦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圣殿〔待核：主前 586 年〕。他后来被带到埃及，死在那里〔待核：传统说法〕。

《耶利米书》共五十二章，是旧约篇幅最长的书卷之一〔待核：按字数〕。它的次序不完全按年代排，散文和诗交错，有先知的话，有他的书记巴录记下的

事，也有他自己的哀诉。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篇幅比希伯来文传统本短约八分之一，次序也不同〔待核〕。

他蒙召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推辞：“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 1:6）

神给他的差事，是六个动词：“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 1:10）

四个拆，两个建。这六个字差不多就是这卷书的命运。

紧接着是一个小异象。神问他：“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 1:11–12）

这里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双关。杏树是 shaqed，“留意保守”是 shoqed，两个字只差一个元音〔待核〕。杏树在以色列是冬天之后最早开花的树，所以叫“守望的树”〔待核〕。

全书一开头，神的话就和一根最早发芽的树枝连在一起。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耶 18:4–6）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

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耶 31:31–33）

◆ 三、主权的手与应验的约

这两段经文，在释经史上各有一条很结实的读法。

先看窑匠。

窑匠这个比喻，最有名的一次被引用，是在保罗的罗马书里：“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罗 9:20–21）

保罗这里同时化用了以赛亚书 29:16、45:9 的窑匠意象〔待核〕。可是窑匠与泥这一对，在旧约里写得最完整的，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照这一路读法，窑匠的要点是**主权**。窑匠做什么，泥没有话说。神要拔出就拔出，要栽植就栽植。

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把这一层读得很重〔待核：加尔文《耶利米书讲章》或《基督教要义》3.23 相关论述〕。神的拣选不在于泥本身的好坏，在于窑匠的旨意。这一读法给了很多信徒一份踏实：我的一生不在命运手里，也不在我自己手里，在一位有主权的神手里。

再看新约。

31:31–34 是旧约里唯一明说“新约”的一段〔待核〕。新约圣经里，这一段被整段引用，见希伯来书第八章，是新约里引用最长的一段旧约〔待核〕：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来 8:8）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来 8:10）

希伯来书紧接着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来 8:13）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 22:20）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他们的信“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林后 3:3）。教会的圣餐礼里，“新约”这两个字，一代一代地被念出来。

照这一路读法，耶利米书 31 章是一份预告：一个新的约要来，它在基督身上成就了。

在这个大框架下面，十九世纪以后又有一场争论：这个“新约”是现在就在教会身上成就了，还是要等到将来在以色列民族身上成就？时代论与圣约神学在这一点上分得很开〔待核〕。

犹太传统的读法也有它的分量。

拉比传统不把 31:31 读成旧约被取代。它更多读成：同一部妥拉，将来会被写进人心里，人不再需要被强迫去遵守它〔待核：拉什、金希等中世纪注释〕。约没有换，换的是约所在的地方。

还有一条线，是把耶利米本人读成一个榜样。

耶利米书里有几段很私人的话，学者称为“耶利米的自白”或“哀诉”〔待核：所含段落〕。其中最出名的一段是：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 20:9）

几节之后，同一个人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耶 20:14）

教会传统称他为“流泪的先知”。讲台上常用他的一生讲忠心：一个被嘲笑、被关的人，“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耶38:6），照样把神的话说完。这一读法给了无数传道人一份撑下去的力气。

这几路读法对在哪里，要说清楚。

主权的读法对在：它让人在最无力的时候，知道自己还在一双手里。耶利米书的读者是一个快要亡国的民族，“泥在窑匠的手中”这句话，对他们是一份托底。

应验的读法对在：它有新约自己的根据，希伯来书、哥林多后书、福音书都这样读。教会两千年用“新约”称呼自己，就是从这一段来的。这一信仰内容，本书不否认。

犹太传统的读法对在：它守住了一条线，31:33 说的是“我的律法”，不是另一部律法。

榜样的读法对在：它不让人把先知读成一台传声筒。耶利米有血有肉，会哭，会骂，会想死。

几路读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问的都是“谁定的”和“什么时候兑现”。窑匠定了泥的样子；神定了新约的日子；先知照着定好的差事去做。

◆ 四、心版上早就刻了字

照本书的读法，先在经文里指认那条缝。

这卷书的缝是：石版上的约（现实符号）与百姓的心（自我符号）一再对不上。

先看石版。约，是刻在石头上的。出埃及记说：“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出 31:18）

石版是一个很重的现实符号。它看得见，摸得着，能放进约柜，能被抬着走。

再看心。耶利米书里有一句话，把这条缝写得极狠：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钢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版上和坛角上。”（耶 17:1）

心版上已经刻了字。刻的不是约，是罪；用的不是神的指头，是铁笔和金钢钻。

这就是缝。石版上刻着一套，心版上刻着另一套。两样都很硬。

耶利米书一再记下这条缝。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 7:4）殿成了一句口号，口号背得很熟，心里是另一回事。“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耶 7:11）

窑匠那一章本身也有这条缝。神说了泥可以重做，百姓的回答是：“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耶 18:12）

31:32 把它说得最直白：“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缝找到了：约写在外面，心刻在里面，两边对不上。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主权的读法停在窑匠的手上。它看见了手，没有看见手里的泥在动。

经文里有一个字，主权的读法常常读得很快：做**坏**了。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如果窑匠的旨意一下就定了泥的样子，器皿就不会在他手中做坏。做坏，说明泥在回应，泥有它自己的性子；窑匠的手和泥之间，是一来一往的。

接着读 18:7–10：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耶 18:7–8）

“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耶 18:10）

窑匠这一章，神两次说“后悔”。主权的读法读到这里，常要多花很多力气去解释。第 37 章读约拿书会专讲“神后悔”这个词。在这里只需要看见：窑匠比喻的上下文，不是一份写死的判决，是一场一来一往的发生。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应验的读法停在“日子将到”上。它把 31:31 读成一张日历：某一天，新约到了。

可是它把这一段最奇怪的一句读轻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心上已经刻着罪，“用铁笔、用金钢钻”。新约要写在同一块心版上。这不是在一块白板上写字，是要在一块已经刻满了字的硬石头上重写。怎么写得上去？

应验的读法回答“什么时候”，没有回答“怎么写上去”。

榜样的读法也有一处读快了。它读 20:9，读出的是先知的忠心：心里有火，不得不说。可是这一节前面两节，耶利米说的是：“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耶 20:7）

这是一个被拉过去、想挣也挣不开的人。他身上那团火，不是他自己点的，是别人放进他骨头里的。他想不说，说不住。

这一节，其实就是 31:33 在一个人身上先演了一遍：话已经在他里面了，不在石版上，在骨头里。只是这一次，写进去的过程很疼。

◆ 五、泥还软，就能重做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在他手中做坏了”。

拉过坯的人都知道，坏不是坏在窑匠走神的时候。坏常常坏在中途：泥没定好中心，或者某一处太薄，转着转着就歪了。

这是一个正在成形（介生）的时刻。泥在转盘上，形状还没定，什么都还能变。

再读“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

是“这泥”，不是一团新泥。

窑匠没有把坏了的扔掉，换一块干净的。他用的是同一块泥。泥里带着刚才那一次失败，带着它被拉歪的那一处，被团起来，重新定中心。

本书讲**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这里看见的是回写的反面，也是它的前提：形状还没有结晶，就可以熔开，重来。

再接着读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的下一章，神又打发耶利米去窑匠那里。这一次不是看，是买：

“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耶 19:1）

“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耶 19:10–11）

这两章要放在一起读。

第十八章是软泥，在转盘上，做坏了还能重做。第十九章是瓦瓶，已经进过窑，烧硬了，打碎了就“不能再囫囵”。

景德镇的人都懂这个分别。没进窑的坯，坏了可以泡水，回成泥，再揉，再拉。进过窑的瓷，碎了就是碎了，只能当瓷片。

本书讲**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软泥的连接度低，拆得开，也接得上。瓦瓶的连接度高，高到拆不开；一旦拆，就是碎。

耶利米书这两章，写的是同一个民族的两种可能。还软着，就能在窑匠手里重做。烧硬了，就只能被打碎。

这正是第 31 章要讲的石心。石心就是心烧成了瓦：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拒绝回写。

再读 31:3 的“吸引”。

新约那一段的前面，同一章里，有一句话常被人跳过：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 31:3）

吸引，是拉。新约写到心上之前，先有一股拉的力。本书讲**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爱是势能。窑匠的手能把泥拉起来，靠的不是手往下压，是手往上带；拉坯拉坯，就是一个“拉”字。

在 31:3 和 31:33 之间，还有拉结的哭：“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 31:15）然后是：“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 31:17）

这一章的次序很清楚：先是吸引，再是哭，再是指望，最后才是新约。写在心上，是走过了这几步之后的事。

再读 31:32 的“不像”。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旧约是“拉着手”立的。一个牵着孩子走路的人。约在外面，像一只牵着的手。

新约是“放在里面”。不再是外面牵着，是从里面长出来。

这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迁移**。约这个符号，从现实那一界（刻在石版上，放在约柜里，立在殿中），迁到了自我那一界（写在心上）。

第 10 章读申命记讲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是理念符号沉进现实与自我。耶利米书往里又走了一步：不是戴在额上，是写在心上。

再读“写在他们心上”。

前面问过：心版上已经刻满了罪，新约怎么写得上去？

照窑匠那一章的样子，答案只有一个：心得先回成泥。

刻在瓦上的字，改不了。要重新写，瓦得先碎，或者，在还没有烧硬之前，被重新揉开。

耶利米书在这一点上很老实。它不说新约写上去很容易。全书写的，是一场漫长的拆：圣殿被拆，城被拆，王被拆，耶利米自己也被拆。“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四个字先来，“建立、栽植”两个字在后。

最要紧的是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耶 31:34）

不再教导。

这句话很奇怪。一个宗教，说它最好的日子是不再需要教导的日子。

本书第 3 章讲过：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说话人那里也许是结晶过的；在你身上，你没有付动能，它就只是信息。

“你该认识耶和华”，是一句从外面递过来的话。递得再多，也只是石版上的字。31:34 说的是，有一天，认识不再从外面递进来，是从各人里面长出来的。

祁子墨背下了墙上那十二条，那是石版。白雪梅的手会，那是心版。她当年学会，不是因为师父教了十二条，是因为有一天师父的手覆在她手背上转了三圈。这三圈，是一次从外面到里面的迁移。

再读 31:29 那句俗语。

“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耶 31:29）

这是被掳年代流行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受苦，是上一代造的孽。

这句俗语本身就是一块瓦：一个已经烧硬了的说法，把一代人锁在上一代的账上。

紧接着下一节：“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 31:30）第 31 章读以西结书，会看见同一句俗语在那里又被拿出来拆了一次（结 18:2）。两位先知，在同一个年代，拆同一块瓦。

这块瓦很难拆，是因为它有一半是真的。上一代的事确实压在下一代身上，被掳就是上一代留下的现实。可是它把这份“压着”烧成了“定死”：你的牙酸，是因为你爸吃了酸葡萄，你什么都改不了。

新约那一段，就紧跟在这句俗语被废掉之后。新的约要写在各人心上，每个人的心都要重新回成泥。上一代的瓦，不再替下一代定型。

再读第三十六章那卷被烧的书。

约雅敬王听人念耶利米的书卷，“犹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耶 36:23）。

神对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耶 36:28）

然后是这一章最后一句：“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彷的话。”（耶 36:32）

一卷经书被烧了，重写出来的，比原来的还多。

这是圣经自己留下的一段成书记录。经文不是一次写定、一字不改的石版。它被烧过，被重写过，重写时又长了。

本书第 4 章讲发生学的文本观：文本是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每次被读又发生一次。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是这句话在圣经里一个很具体的样子。

最后读第三十二章那块地。

巴比伦军队已经围城，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子里。这时候，神叫他去买一块地：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篾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十七舍客勒银子给他。”（耶 32:9）

地契写好，“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 32:14–15）

城快破了，他买地。

本书讲**望**是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这块地，就是耶利米的望落成的一个现实符号。望不是坐着等，是在拆毁的正当中，往一个还看不见的方向，付了十七舍客勒。

而那两张地契，放在一个瓦器里。

又是瓦器。第十九章的瓦瓶被打碎了；第三十二章的瓦器，装着将来。

还有第二十九章那封信。

第一批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写信给他们，信里说的话，在当时一定很刺耳：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耶 29:5）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 29:7）

被掳的人手里有一个很硬的理念：我们很快就回去，巴比伦是敌人。当时有别的先知在这样说〔待核：28 章哈拿尼雅〕。耶利米叫他们在敌人的城里盖房子、种地，还为那城祷告。

这是一封很长的“不要急”。

这一章里有一句话，今天常被单独印在卡片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

印在卡片上，它常被读成一句保证：神有计划，你的事会好的。

放回信里，它的意思更沉一些。前面一节说得很清楚：“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耶 29:10）“末后”在七十年以后。写信的人知道，读信的人里，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指望不是一个很快兑现的结果，是一个人在别人的城里种下一棵自己吃不到果子的树。

又是“栽植”。耶利米书开头那两个建的字，最后落在了巴比伦的一块地里。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

本书守一道闸：缝要先在经文里找到，不能事后补。耶利米书的缝写得很明白，17:1 的“心版”，7:4 的“耶和华的殿”三连呼，18:12 的“这是枉然”，31:32 的“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四处都是经文自己说的。

如果耶利米书里，石版上的约与百姓的心一直对得上，百姓一听就改，那么新约就没有必要，“写在心上”也不过是一句修辞，迁移的读法就站不住。经文给出的现实正好相反：对不上的地方一章接一章，从约西亚年间一直写到城破。

还有一条可以检验的地方。照本书的读法，泥软时能重做，瓦硬了只能打碎。那么耶利米书里，“可以回转”的话应当多出现在城破之前，城破之后就转向“新约”与“将来”。翻一翻经文，第十八章的“转意”、第二十六章约雅敬年间的“或者他们肯听从，各人回头离开恶道”（耶 26:3）在前，第三十一、三十二章的新约与买地在后。次序大体是这样排的。

◆ 六、手与泥，石与心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18:6）	神的主权，泥没有话说	手与泥一来一往；泥会回应，窑匠也会“后悔”（18:8、10）
在他手中做坏了（18:4）	人的失败衬出神的主权	正在成形的时刻；形状没定，坏了就还能重做
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18:4）	神有权另作安排	用的是同一团泥；不扔掉，熔开再来
打碎瓦器，不能再囫囵（19:11）	审判的宣告	烧硬了的瓦：连接度高到拆不开，一拆就碎；第 31 章石心的前奏
铭刻在他们的心版上（17:1）	罪深入人心	缝：心版上早已刻满了另一套字，石版上的约写不进去
另立新约（31:31）	预告一个将来的约，在基督身上成就	约从外面迁到里面：从“拉着手”到“放在里面”；信仰内容不变
写在他们心上（31:33）	新约的内在性	写在一块刻满字的硬心上，心得先回成泥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不再教导……你该认识耶和华（31:34）	将来人人都认识神	认识不再从外面递进来，从里面长出来；递进来的只是信息
又添了许多相彷的话（36:32）	神的话烧不尽	经文被烧、被重写、重写时又长了：文本是发生的痕迹

◆ 七、覆在手背上的那三圈

那个周四之后，白雪梅想了一个星期。

下一周的周四，祁子墨又来了。他照例先去墙边看了一眼那张纸，然后坐下来揉泥。

白雪梅走过去，对他说：今天你不看墙。

他愣了一下。

她让他闭上眼睛定中心。他定了三次，都偏了。第四次，她站到他身后，把自己的手覆在他手背上。转盘转起来，泥在两双手底下慢慢变圆、变匀。

转了三圈，她把手拿开了。

祁子墨的手还在泥上。泥还是正的。

他没睁眼，也没说话。过了大概半分钟，泥开始往一边歪，他的手跟着动了一下，把它扶了回来。

那天晚上，他拉出了第一个没塌的碗。碗不好看，壁厚薄不匀，口沿还有点斜。他看着那个碗，像看一个陌生人。

白雪梅说：这个碗，墙上那十二条一条都没教你。

收工的时候，祁子墨问她，墙上那张纸要不要撕了。

她说不撕。那是师父的字。没有那十二条，你连转盘都不敢碰。可是那十二条在墙上，不在你手上。

那个碗她没让他进窑。她说，第一个碗留着当坯放一个月，看着它。一个月后泡水，回成泥，再拉。

“为什么不烧？”

“烧了，它就定了。你现在的手，还不该定。”

那晚回家，她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又读了一遍，在“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下面划了一道线。然后她翻到第三十一章，读到“写在他们心上”，停了很久。

她想，师父那三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字不是写上去的，是手带着手，转出来的。

这几个星期，没有显出一个“学会了”的祁子墨，也没有显出一个“找到了教法”的白雪梅。显出来的，是一团泥，在两双手之间，从墙上走到了手上。

带走的话

约刻在石版上，人照着做；约写在心上，人自己会。泥还软的时候，做坏了还能重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主权”与“应验”关上了窑匠与新约这两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迁移那扇门：约从外面走到里面，泥坏了还能重做。
- 把“写在他们心上”读成将来某一天的一次交付，是把一团还在转盘上的泥，收回成了一件已经出窑的器皿。

◆

30

第30章

《耶利米哀歌》：“每早晨都是新的”：废墟里的回写

> **这一章的问题**
>
> 城已经成了废墟，“每早晨都是新的”这一句，是怎样在废墟里说出来的？

◆ 一、他回去找那口井

曹德胜六十六岁，在南京城南的柳叶巷住了五十八年。

前年巷子拆迁，他和老伴王淑华搬到了江宁的安置房，二十二楼，有电梯，有地暖。儿子说，爸，这辈子总算住上好房子了。

这一章要讲的，是今年冬至前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坐了一个多钟头地铁，回城南去看老巷子。巷口围着蓝色铁皮，上面印着楼盘的效果图。他从一处豁口钻进去，里面是一片碎砖和瓦砾，长满了枯草。

他站在里面，认不出东南西北。

五十八年，他闭着眼都能从巷口走到家门口：过了钱家的杂货铺左转，第三个门洞，门槛上有一道他小时候用刀刻的印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片平地。

他找了一个多钟头，终于找到了那口井。井口的石栏还在，被砖头埋了一半。他母亲在这口井边洗了几十年的衣服。

天黑了，他蹲在井边，手扶着那块冰凉的石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到家已经九点。淑华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吃。他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一排排一样的高楼，想起小时候巷子里的人常说的一句话：城南的老房子，几百年都在，拆不掉的。

他不信教。淑华信，每周去教会。茶几上放着她的圣经，夹着一张书签。他随手翻开，那一页是《耶利米哀歌》：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

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 二、五首哀歌与一座城

《耶利米哀歌》共五章，是五首哀歌，写的是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之后的景况〔待核〕。

传统认为作者是耶利米。七十士译本在书前加了一句引言，说耶利米坐着哭，作了这哀歌〔待核〕。历代志下也提到：“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这歌载在哀歌书上。”（代下 35:25）那说的是另一场哀悼，未必就是这卷书。现代学者多认为作者不详。

全书反复出现一个词：“无人安慰”。第一章里，这句话出现了五次〔待核：1:2、9、16、17、21〕。“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哀 1:16）

这一章的缝，会从这个词里透出来。

这卷书的形式很特别。第一、二、四章各二十二节，每节第一个字母按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的次序排列，称为“离合诗”。第三章六十六节，每三节用同一个字母。第五章也是二十二节，却不再按字母排〔待核〕。

犹太传统在埃波月初九日诵读这卷书，那是纪念圣殿被毁的禁食日〔待核〕。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 3:22–23）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哀 5:21）

还有全书的最后一句：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哀 5:22）

◆ 三、罪的代价与信实的中心

释经史上，这卷书最通行的读法有两层。

第一层是神义论。城为什么被毁？经文自己给了答案：“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哀 5:16）“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哀 1:8）照这个读法，废墟是罪的代价，是先知们早就警告过的审判应验了。神没有失信，是百姓先失了约。

这个读法有它的力量。它不让苦难变成偶然。在一个什么都塌了的地方，它至少保住了一样东西：神还是公义的，世界还有一个道理。

它还保住了另一样东西：说话的人自己的尊严。一个承认“我们犯罪了”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他还是一个能为自己的事负责的人。这在废墟里很要紧。

古代的拉比也很看重这卷书。米大示里有一部专讲哀歌的书，《哀歌拉巴》，收了很多被毁之后的故事与讲论〔待核〕。哀歌在犹太人一千多年的流散里，一直是一卷被反复诵读的书。

第二层是结构读法。很多释经者注意到，全书五章，第三章在正中间；第三章六十六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在第三章的正中间。整卷书的最中心，是一句盼望〔待核：精确位置〕。

照这个读法，哀歌不是一卷绝望的书。它的心脏是神的信实。

1923 年，美国人齐守模据这两节写了一首诗歌，后来配上曲子，就是《祢的信实广大》〔待核：作者中文译名与年份〕。中文教会也唱了很多年。一个刚刚失去亲人的信徒在追思礼拜上唱这首歌，唱的是真的安慰。这份安慰，本书不否认。

还有一点要写出来。犹太会堂在公开诵读哀歌时，读完最后一节 5:22，会再把 5:21 读一遍〔待核：此俗是否也用于其他几卷书的结尾〕。会众不在最后那句上停下。

这个做法很深情。它没有删掉 5:22。它只是不让人在那一句里独自留下。

◆ 四、城不会动摇，城倒了

照本书的读法，先指认那条缝。

缝的一头，是一个很硬的理念符号：“锡安不可动摇”。

诗篇里一再这样唱：“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诗 125:1）“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诗 46:5）主前 701 年，亚述大军围城，最后退去〔待核〕，这个信念就更结实了。耶利米书第七章那句“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连喊三遍（耶 7:4），喊的就是这个信念。

缝的另一头，是现实：“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哀 4:1）

哀歌自己把这条缝说了出来，说得非常清楚：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哀 4:12）

都不信。可是进来了。

“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哀 2:15）

“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哀 2:13）

这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第 23 章约伯是一个人的入口一，第 28 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后是被掳者的入口一。哀歌是同一个入口离事发最近的现场：火刚灭，烟还在。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神义论的读法，把缝合得太快。“我们犯罪了”确实在经文里。可是经文里也有这样的话：“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哀 3:7）“我哀号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哀 3:8）“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哀 3:44）

一个“罪有应得”的道理，解释不了“祷告不得透入”。哀歌没有让这个道理把所有的话都收进去。

第二章还有一句更难的：“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哀 2:19）孩童犯了什么罪？神义论的读法在这里，很难不变得冷。

本书第 23 章讲过约伯的朋友：他们在理念界里修补，用“你一定犯了罪”保住“义人得福”。哀歌里的“我们犯罪了”，是说话的人自己说的，这和

朋友替约伯说不同，它有分量。可是如果读经的人拿这一句，去替哀歌里所有的眼泪下结论，那就是做了约伯朋友做的事。

结构读法把中心读得很准。可是它停在中心，没有走到结尾。全书的最后一句是一个问句：“你竟全然弃绝我们？”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从字母表到一个问号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离合诗。

一个城刚被烧毁的人，为什么要按字母表写诗？

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不上：要说的东西乱成一锅粥（混沌），说话的形式却是最整齐的二十二个字母。

本书讲**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那张把东西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网。字母表就是这样一张网。它不解决痛苦，它给痛苦一个次序：从第一个字母说到最后一个，什么都可以说，可是说得完。

第五章不再按字母排了。网在最后一章松开了。

这有点像家里办丧事。人最乱的时候，反倒是那些规矩撑着：几点守灵，几点出殡，谁去报丧，头七做什么。规矩不能让人不痛，可是它让痛有个地方放。等这些事都办完了，人一个人坐下来，规矩没了，真正难的才开始。

再读 3:18 到 3:21。

“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哀 3:18）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哀 3:20）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哀 3:21）

第 18 节，毫无指望。第 21 节，心里就有指望。中间只隔了两节，现实一点没变，城还是废墟。

被改写的是第三个角：说话的人自己。这就是入口一里新自我符号的样子：现实没有被修好，理念也没有被补回，是这个人在废墟里，有了一点新的东西。

这一点新东西是什么？第 22 节说出来了。

再读“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注意它说的不是“从此以后都是好的”，是“每早晨”。

本书讲**结晶**：一样东西落成稳定、整体、独立的样子。“每早晨都是新的”说的是：这份怜悯不是一次结晶就定了，是每天早上重新结一次。

这和第 5 章给“新”的词义一样：新是再结晶。

为什么要每天重新结？因为废墟还在。一个住在废墟里的人，前一天晚上结出来的那一点指望，夜里会化掉。第二天早上，要再结一次。

拿曹德胜这样的人来说。头一天在井边，他心里塌了一块。第二天早上醒来，淑华在厨房里煮粥，他闻到了米香。这一点米香不能把柳叶巷还给他，可是它让这个早上能过下去。明天早上，还要再有一次。

还要看清这一句是对谁说的。前半句“我们不致消灭”是“我们”，后半句“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是“你”。哀歌的前两章，说话的人多半在对过路的人说，对锡安说，对自己说，“无人安慰”。他也向耶和华喊过：“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哀 1:9）那是求救。到了这里，是第一次不求什么，只是对“你”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这个转身本身，就是那一点新东西。本书讲**信**是内能：连接度，经得起拆。城拆了，殿拆了，“锡安不可动摇”拆了，可是这个人和“你”之间，还有一根线没有断。他还在对你说话，哪怕说的是“你竟全然弃绝我们”。

问“你为什么弃绝我们”的人，还没有离开。

再读 3:28–29。

“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

“或者有指望”——不是“一定有”。

紧接着是三句：“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哀 3:31–33）

“不甘心”，原文的意思是“不是从心里”〔待核〕。神使人受苦，可是这不是他心里要的。这句话没有解释苦难，它只说了神那一头的一个样子。这是哀歌里离“原因”最近的一句，它说的不是原因，是心。

哀歌里最中心的盼望，就是用“或者”说出来的。这个“或者”很诚实。它不替读者保证什么，只是没有把门关死。

再读 5:21。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

这一句的主语很要紧。不是“我们要回转”，是“求你使我们回转”。

本书守的主语纪律，哀歌在这里自己守住了：一个塌掉的民族，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转身。回转不是他们发动的，是在一段关系里被转回来的。

“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复新”，就是再结晶。

最后读 5:22。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

这一句的原文，学者的读法不一。它也可以读成“除非你已全然弃绝我们”，接着上一节的祈求〔待核：ki im 的译法〕。无论怎样读，它都没有给出回答。

全书停在这里。

本书不替它补一个结局。哀歌最后的样子，是一条还没有结晶的缝：5:21 求复新，5:22 问是不是被弃绝了。两句挨着，谁也没有压过谁。

这就是诚实。一个刚经历了大毁灭的人，如果马上说“一切都好了”，那句话结晶不了，它只是信息。哀歌没有这样做。它把求和问都留在纸上，让后来的读者自己站进这条缝里。

犹太会堂把 5:21 再读一遍，就是站进去的一种样子：不删掉问，只是在问的后面，再求一次。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如果哀歌的结尾是一句确定的应许，或者全书找不到“毫无指望”“祷告不得透入”这样的话，那么“停在未结晶的缝里”就是本书硬加的。经文里这些话都在，最后一句也确实是问句。

◆ 六、废墟里的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们犯罪了（5:16）	废墟是罪的代价，神是公义的	经文里确有这一句，可它解释不了“祷告不得透入”（3:44），缝不能用它合上
都不信敌人能进城门（4:12）	骄傲的人不信警告	缝写在经文里：“锡安不可动摇”的理念被现实打碎
离合诗	一种诗歌技巧	字母表是一张网，给一锅粥的痛排出次序；第五章网松开了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毫无指望……心里就有指望（3:18–21）	信心胜过环境	现实没变，被改写的是说话的人：入口一的新自我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3:23）	神的信实永不改变，全书的中心	每天早上再结一次晶；废墟还在，夜里会化掉，早上要重新结
或者有指望（3:29）	劝人耐心等候	最中心的盼望用“或者”说出：不保证，只是不把门关死
求你使我们回转（5:21）	祈求神赐悔改	主语是神：塌掉的人没有力气自己转身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5:22）	会堂重读 5:21，以盼望收尾	全书停在未结晶的缝里；求与问挨着，谁也没压过谁

◆ 七、第二天早上

那一晚，曹德胜在阳台上把哀歌五章都读完了。读完最后那一句，他坐了很久。

淑华出来叫他睡觉。他把书递给她，指着最后一句说：这书怎么这样就完了？

淑华看了看，说，她们查经的时候也问过这个。牧师说，会堂里读到这里，要把前一句再念一遍。

曹德胜问：前一句是什么？

淑华念给他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他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上，他醒得很早。淑华已经在厨房里了，锅里煮着粥。他坐在桌边，闻着米香，想起他母亲也是这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井边淘米。

吃完饭，他跟淑华说，他想再回去一趟。

这一次他带了一把小铁锹，一个编织袋。他回到那口井边，把埋着石栏的碎砖一块一块扒开。石栏上有一道深深的绳痕，是几十年打水的井绳磨出来的。

他在石栏旁边捡了两块青砖，砖上还有模糊的字。他把砖装进袋子里，背了回来。

现在那两块砖放在二十二楼的阳台上，靠着一盆淑华种的蒜苗。

柳叶巷没有回来。他心里那个“拆不掉”的城南，也没有回来。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被弃绝了。

可是那几个星期，显出了一个每天早上醒来、还能闻见米香的他。两块青砖，一锅粥，一个还没有答案的问号。

带走的话

废墟里的盼望不是一次就定的，是每天早上再结一次；最后那个问号，哀歌没有替你擦掉。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罪的代价”和“信实的中心”关上了废墟这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一那扇门：现实不变，被改写的是在废墟里说话的人。
- 把“每早晨都是新的”读成“从此一切都好”，是把一次每天都要重做的结晶，收回成了一份已经签收的保证。

◆

31

第31章

《以西结书》：石心与肉心：固化的心，怎样重新回写

> **这一章的问题**
>
> 骨头都连上了、却还没有一口气，这样一颗硬了的心，怎样重新活过来？

◆ 一、十一年没说的一句话

韩立群四十四岁，在沈阳铁西一家机床厂做技师，管一条数控生产线。

他和父亲韩振山十一年没有说过话。

这一章要讲的，是今年十二月初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那天他下了夜班，刚进家门，手机响了。是姐姐韩立芳。姐姐说，爸下午在楼道里摔了一跤，轻微脑梗，现在在医大一院，没大事，住几天就能出院。

姐姐停了一下，又说：“爸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把老骨头，干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韩立群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他等着自己心里有点什么。担心，难过，哪怕是生气也行。什么也没有。

十一年前，母亲走的那年冬天。母亲在医院里最后那两个月，父亲一直不肯签字做那台手术，说岁数大了，开了刀也是遭罪。韩立群跟他吵，在病房走廊里吵，吵到护士来劝。母亲走了以后，出殡那天，父亲在灵堂里说了一句：“要不是你天天闹，你妈走得还能安生点。”

就这一句。

从那天起，他再没跟父亲说过一个字。过年他给姐姐转钱，让姐姐给父亲买东西。父亲七十大寿，他没去。他结婚第二年生了儿子，儿子今年九岁，见过爷爷三次，都是姐姐带去的。

这十一年里，那句话他一个字都没忘。哪一天，几点钟，父亲穿的什么衣服，站在灵堂哪一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也想过很多次，要是父亲先开口，他该怎么回。想了十一年，一次都没用上。

那天晚上，妻子孙晓燕起来倒水，看见他坐在黑屋里，问他怎么了。他说了。

晓燕说，你去看看吧。

他说，去了说什么。

晓燕没接话，回屋拿了一样东西出来，放在他面前。是她的圣经，翻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她说，这周查经正好读到这一章，你看看那一节，跟你爸说的一模一样。

他低头看，是第十一节：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

◆ 二、河边的祭司与一谷枯骨

以西结是祭司，“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结 1:3）。主前 597 年，他和约雅斤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待核〕，住在迦巴鲁河边。

书一开头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迦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结 1:1）“三十年”可能是他的年岁〔待核〕。三

十岁，正是祭司开始供职的年纪。他本该在耶路撒冷的殿里供职，却坐在别人的河边。

《以西结书》共四十八章。前二十四章，多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讲审判；第二十五到三十二章讲列国；第三十三章，城破的消息传来；从第三十三章往后，讲复兴，最后九章是一座新殿的异象〔待核：分段〕。

书里有一个很重的场面。第十章，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结 10:18）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结 37:3–5）

◆ 三、重生的教义与复国的应许

这两段经文，在释经史上各有很深的读法。

先看 36:26。

基督教传统里，这一节是讲“重生”最重要的旧约经文之一。人心天然是石心，硬，冷，不能自己转向神；神赐下新心，人才能爱神、顺服神。

奥古斯丁在与伯拉纠的争论里，常引以西结书的“新心”〔待核：出处〕。他的意思是：人连想要回转的心都要神先赐下，恩典在人的意愿之前。宗教改革时，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宗把这一层写得更清楚，这一节成了“恩典在先”的核

心经文之一〔待核〕。清教徒的讲章里，“石心”是一个常用的词，讲道的人会花很长时间描述它的样子：听道无感，犯罪无痛，读经无味。

约翰福音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 3:5）很多释经者认为，耶稣这里化用的正是以西结书 36:25–27〔待核〕。先是“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结 36:25），后是“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这一节在以西结书里不只出现一次。第十一章已经说过：“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后面紧接着是同一句：“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结 11:19）

两次都在，一次在城破之前，一次在城破之后。这个应许，以西结说了两遍。

这一读法对在哪里？它看见了一件很真的事：石心自己软不下来。这一点，本书下面会接着它往下走。

再看第三十七章。

犹太传统把枯骨复生读成以色列民族的复兴。这有经文自己的根据，37:11 说得很清楚：“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37:12 接着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拉比传统里也有把它读成死人复活的。《塔木德·公会》里有一段讨论，问枯骨复生是真事还是比喻，拉比们意见不一〔待核：Sanhedrin 92b〕。

早期教会多把这一章读成身体复活的预表。爱任纽、德尔图良都引过这一章来讲复活〔待核〕。

二十世纪，1948 年以色列复国，很多时代论的释经者把这一章读成这件事的预言〔待核〕。照这个读法，骨头先连上，有了筋肉，“只是还没有气息”（结 37:8）。说的正是一个先在政治上复国、尚未属灵复兴的民族。

这几路读法对在哪里？它们都认真对待了一件事：枯骨真的活了。这不是一个心理安慰，是一个应许。教会在丧礼上读这一章，读的是对复活的盼望。这份盼望，本书不否认。

几路读法也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读的是“神将要做什么”。重生是神做的工，复国是神成就的事，复活是神预定的日子。读经的人要做的，是把这件预先定好的事认出来。

◆ 四、骨头枯干了，指望失去了

照本书的读法，先在经文里指认那条缝。

这卷书的缝，就是 37:11：“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

这句话要一个词一个词地看。

“骨头枯干了”——骨头是身体里最硬、最能留下来的部分。人死了，肉会烂，骨头会留着。可是它干了，没有一点湿气，不再连着活的东西。

“指望失去了”——本书讲**望**是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指望失去，就是动能归零。

“灭绝净尽了”——什么都不剩了。

这句话不是以西结说的，是百姓自己说的。第三十三章也有同样的话：“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结 33:10）

“你们常说”——这句话被说了很多遍，说成了口头禅。

这条缝是两种东西叠在一起。

一种是**入口三**。第 3 章讲过三个入口：入口三是自我的信望爱耗尽了。百姓不是在跟一个新的理念争，也不是在跟一个塞不进来的现实争。城已经破了，事已经定了，这一点他们没有不认。他们是没有力气了。

另一种是**石心**。这一点要靠全书去看。

以西结蒙召的时候，神这样形容他要去见的人：“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结 2:4）“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结 3:7）

第三十三章有一幅画，几乎就是石心的写生：

“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利。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幽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结 33:31–32）

他们来，坐，听。听得很喜欢，像听一首好听的情歌。听完了，回家，一切照旧。

本书第 3 章给石心下过一个定义：**连接度极高而动能为零**，也就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连接度高：他们对先知的话很熟，对那套说法很熟，坐得很稳，来得很准时。动能为零：听完不动。话进得来，出不去，也改不了任何东西。

内能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石心的内能极高，拆不开。可是拆不开不等于活着。一块石头的连接度也很高。

韩立群那十一年就是这样。那句话他记得一个字不差，那个场面他闭眼就能看见。这份记忆的连接度高到什么程度？十一年里，什么都没能把它拆开一点。可是它也不动。它没有长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推着他走向哪里。它只是在那里，硬着。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重生的读法看见了石心自己软不下来。它停在这里：于是神做工，石心换成肉心，事情就成了。这一换，读起来像是一次手术，一下子做完。

可是以西结书自己有一个很难合上的地方。第十八章说：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做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结 18:31）

第三十六章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同一卷书，一处说“自做”，一处说“赐给”。

释经史上，两边各抓一头争了很多年：一边说人要自己做，一边说只有神能赐〔待核〕。

还有一处，读得也太快。第十八章开头，以西结拆了一句俗语：“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结 18:2）这句俗语第 29 章读耶利米书时见过，两位先知在同一个年代拆同一块瓦。

以西结接着说：“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结 18:4）“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结 18:23）

重生的读法很少从这里读 36:26。可是“自做一个新心”（结 18:31），正是在这句俗语被拆掉之后说的。石心有一部分，是从上一代那里接过来的硬。父亲那一代的事压下来，压成了儿子心里的一块石头。第十八章说的是：这块石头不是命定的，每一代人的心都还能重新长。

这一章最后一句是：“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结 18:32）

复国与复活的读法停在第三十七章的结果上：骨头活了，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可是它读得快了一步。第三十七章最长、最细的部分，不在结果，在过程。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骨节相连，只是还没有气息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 36:26 的“石心”和“肉心”。

“石心”的原文是 lev ha'even，“石头的心”；“肉心”是 lev basar，“肉的心”〔待核〕。

石头和肉的分别，不在硬软，在死活。石头能留千年，可是它不长，不痛，不回应。肉会伤，会疼，会烂，可是它会长，会愈合，会对外面的东西起反应。

本书讲**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石心就是拒绝回写的心。外面发生什么，都写不进去；里面已经定型（秩序）的东西，也一点不改。

肉心不是没有形状的心。它也有它的样子，也会结晶。可是它结晶之后，还能被下一次对不上熔开，再结一次。

石心和偶像是一对。

36:25 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紧接着 36:26 就是石心。

两节挨着，不是偶然。本书第 3 章讲过：符号停止迁移、拒绝回写，就固化了。凝在对象一端的，叫偶像；凝在自我一端的，叫石心。两者是同一个结构。

以西结书里，偶像出现得非常多，第八章整章写的是殿里的偶像〔待核〕。一个把神凝成一尊像、放在角落里的人，自己的心也会慢慢凝成一块石头。神不动了，心也就不动了。两头一起硬。

所以 36:25–26 的次序是：先弃掉偶像，再除掉石心。对象那一头松开，自我这一头才松得开。

再读 33:11 那一声“转回，转回吧”。

第三十三章，百姓说“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结 33:10）。神接着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 33:11）

“转回”说了两遍。对一颗石心说话，说一遍是不够的。

这一声里没有道理，没有论证，只有一个很急的口气。本书讲爱是势能：把人连起来的场，一张在拉的网。“转回，转回吧”就是一张网在使劲拉。石心自己没有动能，可是它还在一张网里，那张网还在拉它。

再读“我要赐给你们”和“自做一个新心”。

这两句放在一起，正好是本书守的主语纪律。

新心不是一个人自己想通了、换上去的。石心自己软不下来，这一点重生的读法说得对。可是也不是一颗新心从天上掉下来，人什么都不用做。第十八章那句“自做”还在。

第三十七章给出了这两句之间的样子。神没有自己去对骨头说话，他叫以西结去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结 37:4）以西结说了，骨头才动。以西结是在这场发生里显出来的一环，不是旁观者。

新心是在一段关系里显出来的：神那一头先拉起了场，人这一头在场里被改写。本书第 5 章给“恩典”的发生学词义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结晶仍要自己走。“赐给”和“自做”，说的是同一场发生的两头。

最要紧的，是第三十七章的次序。

这一章写得很慢，要一步一步看。

第一步，看见。“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结 37:2）神先让以西结绕着走一圈，看清楚。不跳过，不粉饰。

第二步，一问。“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结 37:3）

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说“能”，也没有说“不能”。一个祭司站在一谷死人骨头中间，照旧理念，碰死人骨头本身就是不洁的〔待核：民 19:16〕。他什么都不敢说死，只把问题交回去。

第三步，说话。“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结 37:4）

第四步，骨节相连。“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结 37:7）

“不料”——连说话的以西结自己也没想到。

第五步，有了筋肉和皮。“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结 37:8）

“只是还没有气息”。

这一句是全章的转折，也是整个石心问题的关口。

骨头连上了，筋肉长上了，皮也盖上了。看上去，一个人全都有了。可是不动，不喘气。

这就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的样子。连接都在，结构都在，形状都对，就是没有一口气在里面走。

很多人的日子就停在这一步。韩立群每年给姐姐转钱，那是连接。父亲七十大寿他托人带了礼物，那也是连接。他知道父亲住在哪栋楼哪一层，吃什么药，这些都在。可是没有一口气在两个人之间走过。

第六步，向风说话。“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结 37:9）

第七步，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结 37:10）

再读“气息”。

这一章里，和合本译作“气息”“风”“灵”的，原文是同一个字：ruach〔待核：本章出现约十次〕。

37:1“耶和华的灵”，37:5“气息进入你们里面”，37:9“向风发预言”，37:14“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灵、气息、风，在以西结这里是一个字。

第 6 章读创世记 1:2，“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是 ruach。本书第 5 章给“灵”的发生学词义是：风、气，吹动的势能与动能。

这一下，次序就清楚了。

骨头连上，是内能，连接度建起来了。可是光有内能，只是一具很完整的尸体。要活，还要一口气从外面吹进来：从四方来的风，那是势能，一张更大的网在拉；吹进去以后在里面走，那是动能。

这和第 16 章读以利亚是同一个样子。入口三的人，先要被托住，先要补能量。以利亚先吃饼喝水睡觉，然后才有微小的声音。枯骨先要有气息，然后才站起来。

再读 37:11 和 37:14。

37:11：“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37:14：“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这两句一前一后，中间没有一句“所以你们要振作起来”。神没有劝枯骨要有指望。他也没有讲道理，告诉他们指望为什么不该失去。他直接说：我把气放进你们里面。

这是入口三的药。不是新的理念，不是直面现实，是先给一口气。

还要看一眼，第三十三章那群“听而不行”的人，和第三十七章那一谷枯骨，是同一群人。前者是石心，后者是入口三。本书把两样归在同一处，是因为在经文里它们是一回事的两面。

石心是从里面看：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什么都拆不开，什么都推不动。枯骨是从外面看：骨头还在，形状还在，可是干了，不喘气。一颗心硬到一定程度，人自己就会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一块石头不会说自己是石头。会说“骨头枯干了”的，还有一点活气。37:11 这句话本身，就是第一道缝：石心说出了自己是石心。

再读第三十六章的“为我的圣名”。

36:26 前面有一句常被跳过的话：“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结 36:22）

这一句读起来有点冷。神换掉人的心，不是因为人值得。

本书读出的是另一层：这个场，不是由石心这一头拉起来的。石心拉不起任何场，它的动能是零。如果换心要等石心自己先配得上，那就永远不会发生。“不是为你们”，是说这一回，拉的力从另一头来。

这正是“恩典”的发生学词义：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

再读第四十七章那条河。

以西结书的最后，是一座新殿的异象。殿的门槛下有水流出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结 47:1）

水越流越深，到脚踝，到膝，到腰，“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逿过”（结 47:5）。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结 47:9）

第十章，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出去了。第四十七章，活水从殿的门槛流出来。

同一道门槛。一次是离开，一次是流出。

全书最后一句：“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结 48:35）

石心到肉心，枯骨到站起来，荣耀离开到活水流出，以西结书的形状是一样的：硬的、干的、离开的，被一样会流动的东西重新连通。

还要读以西结自己。

以西结不是一个站在石心外面的人。

蒙召的时候，神对他说：“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钢钻，比火石更硬。”（结 3:8–9）

硬本身不是罪。一个要对着“额坚心硬”的人说话的先知，要比他们更硬，才站得住。这是内能，是经得起拆。

可是他也几乎硬成了石头。蒙召之后，“我心中甚苦，灵性忿激”（结 3:14），然后“在他们中间忧忧闷闷地坐了七日”（结 3:15）。后来神“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结 3:26）。再后来，他的妻子死了：

“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结 24:16）“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结 24:18）

一个不许哭的丈夫。

这是以西结书里最难读的一段，本书不替它解释。可以说的只有一点：这卷书讲石心与肉心，写它的人自己被逼到了石头的边上。他说话的那颗心，是在这样的硬里，保住了一点肉。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

本书守一道闸：缝要先在经文里找到。37:11 的话是经文自己记下的百姓的话，33:10 记了同样的话，33:31–32 记下了“听而不行”的样子，2:4、3:7 记下了“心里刚硬”。这些都在事前，不是读出枯骨复生之后才补出来的。

如果第三十七章是一步完成的，骨头一下子全活了，没有“只是还没有气息”那一节，那么“连接度高而动能为零”这个读法就没有经文的根据，要收回。经文给出的，正是两步：先连上，后吹气。

◆ 六、石心与肉心，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36:26）	重生：神一次换掉人的心	石心是拒绝回写的心，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肉心会伤会长，能熔开再结晶
自做一个新心（18:31）与我要赐给你们（36:26）	两边各执一端：人的责任或神的主权	同一场发生的两头：神先拉起场，人在场里被改写
如……声音幽雅之人所唱的雅歌（33:32）	百姓虚伪	石心的写生：来、坐、听、喜欢，听完不动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37:11）	以色列亡国后的绝望	缝：入口三与石心叠在一起；望是动能，动能归零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37:3）	先知谦卑的信心	什么都不敢说死，把问题交回去：这一问是发生的开头
骨与骨互相联络……只是还没有气息（37:7–8）	复国在先、属灵复兴在后	内能建起来了，动能还是零：一具完整的尸体；很多关系就停在这一步
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37:9）	圣灵的大能	ruach 一字三义：风、气、灵；从外面吹进来的势能，进到里面走成动能
我使你的额像金钢钻（3:9）	先知的刚强	硬本身不是罪，是经得起拆的内能；硬而不回写，才是石心

◆ 七、病房里的那一口气

那天晚上，韩立群没有睡。

天亮以后，他跟车间请了半天假，坐公交去了医大一院。

父亲住在神经内科七楼的一间三人病房，靠窗那张床。他站在门口，看见父亲躺着，比他记得的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姐姐坐在床边，看见他，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出去了。

他走过去，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

父亲看见了他。两个人谁也没开口。

他想过十一年要说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坐在那里，知道父亲住哪栋楼，吃什么药，知道那句话是哪一天说的。这些都在，一样不少。可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一口气。

就这样坐了二十多分钟。

后来，隔壁床的老头在跟家属抱怨，说病房的暖气片坏了，修了三次也不热。父亲听着，忽然开口了。他说的不是对韩立群，是对着天花板说的：

“那是阀芯卡了。拧下来，拿砂纸打一打就好。”

韩立群接了一句：“那种老式的，阀芯里头有个铜垫圈，一般是垫圈老化了。”

父亲转过头来看着他。

“你们厂现在还用老式的？”

“车间里还有几组。”

“那你知道。”

就这几句。说的是暖气片，是阀芯，是铜垫圈。一个老钳工和他做技师的儿子，在一间病房里，说了不到一分钟的暖气片。

然后又不说话了。

那天他坐到中午才走。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明天再来。”父亲没回答，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他带了一套工具去，把隔壁床的暖气片修好了。父亲在旁边看着，指点了两句，说他拧的方向不对。他没顶嘴，照着改了。

修完了，隔壁床的老头说暖气片烫手了，连说了好几声谢谢。父亲在床上哼了一声，说：“钳工的手艺，没丢。”

韩立群没回头。他蹲在暖气片前面，把工具一样一样收进包里，收得很慢。

他想起他十六岁那年，进厂当学徒之前，是父亲在家里的阳台上教他认扳手、认锉刀。父亲教得很凶，拿错一样就骂。他那时候恨死了那个阳台。

现在他手里这套工具，有两把是那时候父亲给他的。

他们没有提母亲。也没有提那句话。

那句话还在。韩立群知道它还在，一个字都没少。可是他发现，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一碰就是一块整的石头。它还硬，可是它旁边有了点别的东西：一个暖气片，一把扳手，一句“你拧的方向不对”。

出院那天，姐姐说爸想让孙子来家里吃顿饭。韩立群说，行，周六。

晚上回到家，晓燕问他，那一节经文你看懂了没有。

他说，看懂了一半。骨头连上那一半，他懂。那一口气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不是他自己吹的。是一个坏了的暖气片。

这几天，没有显出一个“原谅了父亲”的韩立群，也没有显出一个“认了错”的韩振山。显出来的，是两块很硬的骨头之间，第一次有一口气走了过去。

同是石头，第 65 章会遇见一块活的。

带走的话

石心不是不连，是连得太死而一动不动；骨节都连上了，还要等一口从外面吹进来的气。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一次重生”“预定复国”关上了石心这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枯骨那扇门：先连上，后吹气，“自做”与“赐给”是同一场发生的两头。
- 把第三十七章读成一步到位的神迹，是把“只是还没有气息”那一节最长的等待，收回成了一次已经完成的揭晓。

◆

32

第32章

《但以理书》：“即或不然”：信不靠结果撑着

这一章的问题

三个人说“神能救”，紧接着又说“即或不然”，这样的信挂在什么上面？

◆ 一、季度末的那一封邮件

马俊杰二十八岁，在新加坡一家做工业设备的中型公司当会计，入职第三年。

这一章要讲的，是九月二十六号一个星期四的晚上。

那天下午五点多，财务总监郭振邦把他叫进办公室，关上门。

郭振邦说话很客气。他说，这个季度差一点，大概四十万。下周有一张印尼的单子，货还在码头，客户的验收单要十月中才签。你先把它记进九月的收入里。银行那边的贷款条件看这个季度的数字，过了这一关，下季度再调回来，没人会注意。

马俊杰说，这张单子的货权还没转，按准则不能确认收入。

郭振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准则。我做了二十年。他停了停，又说：“俊杰，你是我招进来的。公司今年在裁人，你知道的。”

他没有说“你不做就走人”。他什么都没说重。

马俊杰回到座位上，邮箱里已经躺着一封郭振邦发来的邮件，附件是一张调整分录的表，备注只有一行字：“按我们刚才说的，明早前处理。”

他没有回。

晚上九点，他坐在大巴窑组屋的小房间里，对着那封邮件。

他算过账。他每个月要还组屋的贷款，母亲去年做了心脏搭桥，后续的药一个月几百块。他妹妹还在读理工学院。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下一份不知道多久能找到。圈子很小，一个“不配合”的会计，传得很快。

他也算过另一笔账。四十万，调一个月，下季度冲回来，大概真的没人会注意。郭振邦说的也许是对的。

可是那张表上要签的名字，是他的。

他是基督徒，每周去附近的一间华人教会。那晚他翻开手机里的圣经，想找一句能告诉他该怎么办的话。他翻到了《但以理书》第三章，主日学的时候就听过的故事：三个年轻人不拜金像，被扔进火窑，火烧不着他们。

他小时候喜欢这个故事，因为结局好。

这一晚，他停在第十八节上：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他读了好几遍“即或不然”这四个字。小时候他从没注意过这四个字。

◆ 二、宫廷里的四个少年

《但以理书》共十二章。前六章是故事，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宫廷里的事；后六章是异象，写四兽、七十个七、末后的日子〔待核：分段〕。

书一开头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但 1:1）

王从以色列的宗室贵胄里挑了几个少年，“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但 1:4）。要教他们的，是“迦勒底的文字言语”。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 1:6）

紧接着一件小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雅为沙得拉，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撒利雅为亚伯尼歌。”（但 1:7）

这卷书有一个很少见的地方：它用两种语言写成。从 2:4 下半节到第七章末，是亚兰文；其余是希伯来文〔待核〕。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里，第三章还多出一段“亚撒利雅的祷告与三童之歌”，天主教和东正教收在正典里，新教列为次经〔待核〕。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7–18）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 2:21）

◆ 三、勇气的榜样与列国的时间表

《但以理书》在释经史上，有两条很粗的读法。

第一条，是榜样。

三个人不拜金像，被扔进火窑；但以理照常祷告，被扔进狮子坑。两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件事：在一个强迫你低头的权力面前，忠于神。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张信心的名单里，就有他们的影子：“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来 11:33–34）

犹太传统很早就这样读。马加比一书里，老祭司玛他提亚临死前勉励儿子们〔待核：马加比一书 2:59–60〕。他提到三个少年因着信从火焰中得救，但以理

因纯正从狮子口中得救。主前二世纪，安提阿古四世在耶路撒冷殿里立像，逼犹太人献祭〔待核：主前 167 年〕。那时的犹太人读这卷书，读到的正是他们自己。

后来，这条读法走进了一代代受逼迫的教会。殉道者的故事里，火窑与狮子坑是最常被提起的画面。初期教会的地下墓穴壁画里，也画着火窑中的三个少年〔待核：罗马普利西拉墓穴〕。

今天主日学讲这个故事，讲的还是这一条：要勇敢，要忠心，神会保护你。

第二条，是预言。

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但 2:32–33）然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 2:34–35）。

但以理的解释是：这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度，“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但 2:44）。

教父以来最通行的读法，是把四个金属读成四个帝国：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块石头是基督与他的国〔待核：耶柔米《但以理书注释》〕。

罗马的希坡律陀约在三世纪初写了一部《但以理书注释》，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基督教圣经注释之一〔待核：约 204 年〕。三世纪末，新柏拉图派的波菲利写书攻击基督教，主张《但以理书》成书于马加比时代，预言其实是事后写成的历史〔待核〕。耶柔米在注释里逐条回应他〔待核〕。

这场争论延续到现代学界，至今未息。一边认为这是被掳时期的但以理所写，预言是真的预先说出；一边认为它成书于主前二世纪中叶，是在逼迫中写给受苦者的书〔待核〕。

还有一个读法在两条之间：火窑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但3:25），很多释经者读成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待核〕。

这两条读法对在哪里，要说清楚。

榜样的读法，对在它没有把这个故事读轻。一个人在权力面前不低头，是要付代价的。主日学的孩子记住这个故事，长大以后在某一个时刻想起来，这是真的力量。

预言的读法，对在它看见了第二章与第七章之间的大结构：这卷书不只是几个勇敢的故事，它在问历史往哪里去，谁说了算。2:21那一句“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在一个被帝国碾过的民族耳朵里，是一份很深的安慰：王不是最后说话的。

这两条读法守护的信仰内容，本书都不否认。

◆ 四、“能救”和“即或不然”之间

照本书的读法，先指认那条缝。

缝的一头，是一尊金像。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但3:1）“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但3:6）

本书讲三界符号。金像是一个**现实符号**：看得见，立得住，六十肘高。可是它是一个被强迫的现实符号。它不是从人的生活里长出来的，是用火窑逼着人去认的。

缝的另一头，是三个人的**自我符号**：他们身上那一份信。

两头对不上。王把这条缝说得很清楚：“你们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但3:14）“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但3:15）

这是本书给这卷书归的类型：**固化**，而且是反面写的固化。一边是凝成金子的偶像，一边是一份经得起火的信。

可是这条缝里还藏着第二条缝，在三个人自己的话里。

第十七节：“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第十八节：“即或不然。”

“能救”“必救”，紧接着“即或不然”。三个人自己承认：神能救，我们也信他会救，可是他也可能不救。

这是一条写在信仰里面的缝：信的内容，和信可能遇到的现实，对不上。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榜样的读法，读到 3:25 火里多出第四个人，读到 3:27 “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就停下了：你看，忠心的人得救了。

这样一读，“即或不然”就被故事的结局吞掉了。它变成了一句修辞，一句勇敢的漂亮话，反正最后神还是救了。

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张名单，没有停在“灭了烈火的猛势”上。下一节就是：“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来 11:35）“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来 11:37）

同一份信，有人从火里出来，有人没有。

如果“即或不然”只是一句漂亮话，那这后一半的人怎么办?

预言的读法，停在 2:21 的“改变时候”上，把它读成一张写好的时间表：金、银、铜、铁，一个国一个国排好，到点换班。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2:21 说的是神“改变”时候，不是神“排定”时候。一张写死的时间表，不需要改变。

◆ 五、火烧掉的是绳子

现在逐词改读。

先读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那尊像。

第二章，王梦见一个大像，但以理告诉他：“你就是那金头。”（但 2:38）

第三章，王造了一个金像。

梦里的像，只有头是金的，下面是银、铜、铁、泥，一节比一节贱，最后被一块石头打碎。醒来造的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

这一处很耐读。

王听到的是：你是金头，可是你后面还有别的国，最后都要被打碎。他造出来的是：整个像都是金的，不要银，不要铜，不要那块石头。

本书讲**偶像**：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凝在对象一端，不再迁移，不再回写。第三章的金像，就是把第二章的那个梦凝住了：只留下“我是金头”那一截，把“后面还有”和“要被打碎”都切掉。

2:21 说神“改变时候、日期”。金像是一个想叫时候不再改变的东西。

再读“改变时候”。

但以理说这句话的场景很要紧。王做了一个梦，要哲士不但讲解，还要先说出梦是什么：“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但 2:5）没有人说得出来，“王气忿忿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 2:12）。

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是这道命令里的人。他们一起“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但 2:18）。“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 2:19）2:20–23 是他那一夜的祷告。

注意，这一夜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求的。信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的硬撑，是一张小小的网。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杀的年轻人，在夜里对神说的话。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不是一张图表，它是一个被帝国握在手里的人，在说：握住我的这只手，不是最后那只手。

本书讲**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改变时候”，就是动能。王想要的是定型（秩序），一切停在金头上；神是那个让时候继续往前走的。

再读那块石头。

“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但 2:34）

金像是人手做的，六十肘高，立在平原上。这块石头不是人手凿的，从山上来，打在像的脚上。

像是从上往下看的：头最贵，脚最贱。石头打的是脚。整尊像，是从最低的那一截开始碎的。

再读第一章那四个名字。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但 1:7）。哈拿尼雅的意思大约是“耶和华施恩”，米沙利是“谁像神”，亚撒利雅是“耶和华帮助”〔待核〕。改成的巴比伦名字，学者多认为与巴比伦的神祇有关〔待核〕。

本书第 5 章给“名”的发生学词义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改名就是自我符号再结晶。巴比伦给他们改名，是想从外面把他们的自我符号重新结一次：从耶和华的人，结成巴比伦的人。

和合本在第三章一直用巴比伦的名字叫他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名字改了，人没有被改过去。

再读 1:8。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这是全书第一件不肯的事，很小：不吃王的饭。他对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但 1:12）

注意这件事的样子。他没有拍桌子，没有拒绝学迦勒底的文字，也没有拒绝在巴比伦的宫里做事。他只在一件小事上，守了一条线，而且是用“求”的，用“试试十天”的。

有人从这一节读出“不吃王的饭”的种种道理，说是守律法里的洁净条例，或是不愿欠王的人情〔待核〕。本书只看见一件事：一个人身上的信，先是在一盘菜上结出来的。

第六章，但以理老了，禁令下来了，他“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 6:10）。

“与素常一样”——这四个字和“即或不然”一样要紧。

本书讲**信**是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内能不是在火窑门口才有的，是一天一天、一顿一顿、一日三次练出来的。第 59 章读提摩太前书，会讲“操练”：动能建立内能。

三个人在火窑门口说“即或不然”，不是那一刻才长出来的勇气。是从十天的素菜开始，从被改了名还照样做自己开始，一点一点结出来的连接度，到那一天经受一次最大的拆。

最要紧的，是“即或不然”。

信如果靠结果撑着，它就不是内能，是借来的。

一个人信神，因为神会救他。救了，信就在；没救，信就塌。这样的信，连接的是“得救”这个结果，不是神。结果一变，连接就断。

“即或不然”说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连接，不挂在“他会不会救我们”上。

这就是连接度最高的样子。不是不怕火，是火也拆不开。

拿一段婚姻比一比。一个人说，我爱你，因为你对我好。这份爱是真的，可是它挂在“你对我好”上。哪一天对方病了，脾气坏了，不再对他好了，这份爱就要经受一次拆。婚礼上的誓词说“无论顺境逆境，富裕贫穷，健康疾病”，就是在说一句“即或不然”。

还要看清，这和第 31 章的石心不一样。

石心也是连接度极高，也拆不开。可是石心的动能是零：它不动，不回写，什么都推不动它，它也不推任何东西。

三个人的信，连接度极高，动能却很足。他们在火里是“游行”的，走着的。他们的信让一个王从“怒气填胸”走到了“应当称颂”。

同样拆不开，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分别在于，有没有一口气在里面走。

再读火窑本身。

“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但 3:19）

“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但 3:21）

“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 3:22）

然后王往里看：“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但 3:25）

“并没有捆绑”。

火烧掉的，是绳子。

捆他们的那一套东西，王的命令、捆人的绳子、抬人的兵，都被火烧了。三个人在火里，反倒“游行”，是走着的。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但 3:27）

这里要守住一条线。

本书不说“即或不然”的信一定会被救出火窑。那样读，就又把“即或不然”读回了交易。第三章的结局是一个神迹，本书照经文承认这个神迹，不把它读成比喻。

本书要说的是：这个神迹在故事里出现，是在“即或不然”说出来之后。信不是因为得救才站住的，是先站住了。火窑之后发生了什么，那是另一件事。

希伯来书那张名单的后一半，被锯锯死、被刀杀的人，他们身上那份信，和从火里走出来的三个人，是同一份。名单把他们写在同一章里。

再读第四个人。

“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但 3:25）

基督教传统把他读成基督，这个读法本书不否认。本书多看一层：他在火里，不在火外。

神没有把火灭了，也没有在火窑外面等他们出来。他在火里，跟他们一起走。这是**势能**：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在最热的地方也没有断。爱是势能。信撑得住火，是因为在火里，还有一个在。

再看尼布甲尼撒。

这卷书里改变最大的，其实是这个王。

第三章末，他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别神。”（但 3:28）

“舍去己身”，王看见的是这个。他看见三个人连命都不要了，也不肯拜他的像。

可是他还没有变。第四章，他又骄傲起来，“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但 4:33）。直到“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但 4:34）。

最后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但 4:37）

金像那一层凝固，到这里才熔开。三个人的“即或不然”是一道缝，打在王身上，王过了一整章才结出新的东西。一个人的信不靠结果撑着，却在别人身上留下了结果。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

本书守一道闸：缝要先在经文里指认。3:17 与 3:18 之间那个“即或不然”，是三个人自己说的，不是读者事后加的。如果经文里只有“神必救我们”，没有“即或不然”，那么“信不靠结果撑着”这个读法就没有经文根据，应当收回，回到“忠心必蒙拯救”的读法。

◆ 六、金像与火窑，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就是那金头（2:38）；王造了一个金像（3:1）	骄傲的王要人拜他	把梦凝住：只留“我是金头”，切掉“后面还有”“要被打碎”；偶像是固化
他改变时候、日期（2:21）	神预定了列国兴衰的时间表	一个随时会被杀的人在夜里说：握住我的不是最后那只手；改变是动能
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2:34）	基督的国将取代罗马	人手做的像，从最低那一截碎起；信仰内容不变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1:7）	被掳者处境的细节	从外面改写自我符号；名字改了，人没被改过去
与素常一样（6:10）；只吃素菜（1:12）	敬虔的日常	内能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火窑门口的信不是那一刻才有
能救……必救……即或不然（3:17–18）	勇敢的宣告，最后神果然救了	写在信里面的缝：信不挂在结果上；结果一变就断的，是借来的信
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3:25）	神迹证明神的大能	火烧掉的是绳子；信仰内容照经文承认，神迹在“即或不然”之后
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3:25）	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	在火里，不在火外：网在最热的地方也没断

◆ 七、他没有签的那张表

那一晚，马俊杰没有回邮件。

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里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了。他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挂了电话，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两栏。

左边一栏：签了，会怎样。右边一栏：不签，会怎样。

右边那一栏他写得很满：可能被找个理由裁掉，可能被调去没人管的岗位，可能下一份工作的背景调查里有人说他“难相处”。母亲的药，组屋的贷款，妹妹的学费。

左边那一栏，他写了一行就写不下去了：那张表上的名字是他的。

他想起“即或不然”。

他想，自己原来一直在等一句话：只要你不签，神会保守你的工作。他翻了一晚上圣经，就是想找这一句。

他没找到。他找到的是“即或不然”。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给郭振邦回了邮件。他写得很短：这张单子在九月底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他不能做这笔调整；如果公司认为有不同的判断依据，请书面给出，他会转给外部审计一起看。

发出去以后，他去茶水间泡了一杯咖啡，手一直在抖。

郭振邦一整天没有回。

下午，郭振邦从他座位旁边走过，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那个季度的报表，最后没有记那四十万。马俊杰不知道是因为他的邮件，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只知道，十月中，他被调去管固定资产，一个没人想做的小组。原来那个项目，交给了一位新来的同事。年终奖还没发，他不知道会怎样。

他没有被裁。也没有人表扬他。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得救”。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他在教会的青年团契里讲了这件事。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弟兄问他：那你现在后悔吗？

他想了很久，说，不知道。可是那个星期四的晚上，他心里有一样东西，以前他以为它是挂在“结果会好”上面的，那一晚他才知道，它挂在别的地方。

这几个月，没有显出一个“勇敢地站出来”的马俊杰。显出来的，是一个手还在抖、结果还不知道、心里那一份连接却没有被拆开的他。

带走的话

信要是挂在“神一定会救我”上，结果一变就断；“即或不然”说的是，它挂在神身上，火也拆不开。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忠心必蒙拯救”和“预定的时间表”关上了火窑这扇门；发生学打开的是内能那扇门：信是练出来的连接度，不靠结果撑着。
- 让火窑的结局吞掉“即或不然”四个字，是把一份经得起拆的信，收回成了一笔神一定会兑现的交易。

◆



第　六　编

小先知书：神会改变心意吗?

编　序

十二卷小先知书，篇幅最短，问的问题却最尖锐：神会改变心意吗。

第 33 章读何西阿书，祭祀照常，良善缺席，仪式定型之后，神的心肠却“回心转意”。第 34 章读约珥书，蝗虫吃尽的年岁之后，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第 35 章读阿摩司书，公平不是一把尺子，是滚滚的大水。第 36 章读俄巴底亚书，以东说“谁能将我拉下”，报应其实是回写。第 37 章读约拿书，神后悔了；古典有神论的不变性先写足，再看关系里改变心意的神。第 38 章读弥迦书，千千的公羊换不来神要的那三件事，刀却可以打成犁头。第 39 章读那鸿书，约拿时悔改过的尼尼微，百年后再度固化。第 40 章读哈巴谷书，“义人因信得生”，和“虽然……然而”的祷告。第 41 章读西番雅书，一位因你喜乐而欢呼的神。第 42 章读哈该书，后来的荣耀为什么大过先前。第 43 章读撒迦利亚书，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第 44 章读玛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句，是句号还是逗号。

十二卷是一面镜子：固化与回写，在一个民族身上反复上演。

33

第33章

《何西阿书》：“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仪式定型之后

> **这一章的问题**
>
> 祭坛一座比一座多，良善却像早晨的云雾，神为什么说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

◆ 一、主日照常，饭桌很静

潘桂英五十八岁，住在青岛。

她每个主日都去教堂，坐左边第七排，三十年没换过位子。丈夫隋长河开车送她，自己不进去，在车里听评书，散了会再接她回家。

这个习惯也有三十年了。

那个主日的晚上，她照常做了四个菜。两个人坐在饭桌两头，电视开着，谁也没看。隋长河吃完，说了一句“我下去走走”，就出了门。

她收拾完碗，把他明天要穿的衬衫拿出来熨。领子、袖口、前襟，一样一样来。这件事她也做了三十年。

熨到一半，她停了手。

上午讲道念了一节经文，她当时没在意，这会儿却浮了上来：“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何 6:4）

青岛的早晨常有雾。从窗口望出去，海和楼都看不清；太阳一出来，雾就散了，什么也没留下。

她看着手里的熨斗。衬衫一年比一年熨得平整，饭菜一年比一年做得齐全。可是饭桌上那两个人，有好多年没说过一句要紧的话了。

她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又压了下去：这个家里该做的都做了，少的是什么？

◆ 二、一位先知娶了不忠的妻

《何西阿书》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共十四章。

何西阿在北国以色列说话，时间大约在主前八世纪中后期，北国被亚述所灭之前的几十年〔待核〕。那是一段表面兴旺的年月，祭坛很多，节期很热闹。

这卷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先知自己的婚姻被写进了信息。

“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何 1:2）

何西阿娶了歌篾，生了三个孩子，名字一个比一个重。第三个叫“罗阿米”，就是“非我民”（何 1:9）。后来歌篾离开了，神又对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何 3:1）

前三章是婚姻，后十一章是神对以色列的控诉与呼唤。两条线是同一件事。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我喜爱良善（或译：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何 6:6）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 11:1）

紧接着还有两节：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慈：原文是人的）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何 11:3–4）

◆ 三、先后次序，不是取消

释经史上读 6:6，有一条很稳的读法。

第一层，它把这句话读成“次序”，不是“取消”。

希伯来语常用“要这个，不要那个”来表达“这个比那个要紧”。这一节后半句写得明白：“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先知不是要拆祭坛，是要把颠倒的次序扶正。这样读，守住了一件事：仪式本身不是罪，敬拜的形式有它的位置。

第二层，它看见耶稣两次引这句话。一次是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太 9:13）。一次是安息日掐麦穗（太 12:7）。这条读法顺着福音书，把 6:6 读成怜悯高过条规的总纲。

第三层，是婚姻的读法。

神叫先知娶淫妇，读者自古不安。中世纪犹太注释家伊本·以斯拉、迈蒙尼德都倾向于把它读成异象，不是实事〔待核〕；也有许多教父与改教家主张照字面读〔待核：加尔文的立场〕。争论的出发点很正：一位圣洁的神，不会叫先知去做不洁的事。

犹太传统里还有一段很动人的读法。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祭坛没有了，一位拉比的门生站在废墟前哭，说以色列赎罪的地方没了。拉比约哈难·本·撒该安慰他：我们还有一样同样有效的赎罪，就是施行慈爱，因为经上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待核：《拉比拿单的先贤》第 4 章〕。

这一段读法的分量很重。它让一个失去了圣殿的民族，没有失去和神的关系。6:6 在这里成了一座桥，把祭坛上的事接到了日子里的事上。

第四层，是 11:8 的“回心转意”。

古典读法把它读成拟人的说法：神的爱永不改变，只是借人的心肠来表达。这一层第 37 章会细讲。

这几层合起来，给《何西阿书》搭了一个可靠的架子。它守住了神的圣洁，守住了敬拜的正当，也守住了耶稣的读法。一个牧者照这条路讲道，讲得清楚，也不会把会众带偏。

◆ 四、果子越多，祭坛越多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没有接着往下问。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在人身上、在世界里稳下来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这些稳下来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祭坛、节期），自我符号（一个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何西阿书》的缝，经文自己写了出来：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何 10:1）

祭坛在增加。

“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何 8:11）

祭坛还在增加，增加到它自己成了罪。

另一头在减少：“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何 4:1）有的那一点良善，也“如同早晨的云雾”。

还有一处更细的缝，就在核心经文的前面。

第六章一开头，是百姓自己唱的一首悔改歌，开头一句是“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接着唱：“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何 6:1–2）

这首歌词句很美，神学也很正。可是神的回应不是“好”，是一声叹息：“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样行呢？”（何 6:4）

连悔改本身，也已经唱成了一套定型的歌。过两天、第三天，像一张排好的日程表，到时候神一定会医治。歌里有神，可是没有一个被撕裂的人。

一边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美的现实符号，一边是越来越薄的自我符号。这就是这卷书的缝：祭祀照常，良善缺席。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家人过年，年夜饭一年比一年丰盛，菜从八个加到十二个，碗碟换成了成套的骨瓷。可是饭桌上坐着的人，一年比一年不说话。菜越多，越不需要说话；碗碟越讲究，越像在完成一件事。

饭菜没有错。错位的是，饭菜原本是为了让一家人坐到一起，后来却顶替了坐到一起。

这种情形，本书叫**固化**。一个符号还在，连接度还很高，人舍不得拆它；可是它不再回写，不再把关系往前推。固化在对象一端，叫偶像；固化在自我一端，叫石心。北国的祭坛，正在从前者滑向后者。

再看先知的家。

何西阿和歌篾有婚约。婚约是现实符号，一直在；三个孩子也是现实符号，一直在。可是歌篾的心不在。神对先知说的不是“去执行婚约”，是“你再去爱”（何 3:1）。

发现学读法问：“这桩婚姻是真的吗？”问得认真。

可是这一问，把读者从婚姻里请了出去，站到婚姻外面判断它的真假。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经文要读者站进去，站在一个婚约照常、心却散了的家里。

◆ 五、倾覆没有落在城上

现在逐词改读。

“良善”。

希伯来文是 chesed。和合本在这里加了小注“或译：怜恤”，别处多译“慈爱”。

它不是一时的好心，是一段关系里一直不撤回的那份忠诚。早晨的云雾不是没有，是留不住。北国的问题不是不献祭，是 chesed 在人身上结不成粒子。

所谓**粒子**，是本书的工作词。一样东西结晶下来，要稳定（不随一次散掉）、整体（拆开就不是它）、独立（能带去别处）。三条合称三判据。云雾哪一条都不满足。

“认识神”。

“认识”是 yada。同一个动词，创世记用来写“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创 4:1）〔待核〕。它不是知道一组关于神的命题，是在关系里被认出、也认出对方。

所以“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说的是：要一段活着的关系，胜过一件定型的东西。

“祭坛”。

祭坛起初不是固化的。亚伯拉罕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筑坛（创 12:7）。那一座坛，是一次相遇结晶出来的现实符号，稳定、整体、能带着走。

可是到了何西阿的年月，祭坛和相遇脱了钩。果子越多，坛越多；坛越多，越不需要相遇。现实符号的连接度越来越高，回写却停了。

“我回心转意”。

最重的一句在 11:8：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押玛、洗扁是和所多玛一同被倾覆的城（申 29:23）。“回心转意”一语，原文直译近于“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这里的“翻转”，和创世记写所多玛被“倾覆”的是同一个词根 haphak〔待核〕。

这一读，意思就出来了。

本该落在以法莲身上的那一场倾覆，没有落在城上，落在了神自己的心里。“怜爱”一词，又和第 37 章要讲的“后悔”（nacham）同一个词根〔待核〕。

本书把这叫作一次结晶：缝没有被一纸判决合上，是在神的心肠里翻出了一样新东西。

“放松夹板”。

11:3–4 是一幅家常的画：教孩子走路，抱起来，用“人的”绳子牵着，给牛松开嘴边的夹板，把饭放到面前。

这是**势能**的样子。势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本书说爱是势能。不是用鞭子赶，是用一张有温度的网拉着。

“领她到旷野”。

第二章有一段，是这卷书里最温柔的话：“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何 2:14）

旷野是出埃及走过的地方，那时候没有圣殿，没有一座座漂亮的坛，只有每天早上的吗哪和一路同行。神要把她领回那里，不是领回一套更严的条规，是领回那段关系正在成形（介生）的日子。

接着是一次新的聘娶：“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何 2:19）

不是旧婚约的重新执行，是再订一次婚。旧的形式没有被修补，是被重新发生了一遍。

最后，那个最重的名字也被改写了：“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何 2:23）

“罗阿米”这个名字，是一次断裂留下的刻痕。改称“我的民”，是自我符号的再结晶。第 5 章讲过：名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改名就是再结晶。

“无祭祀”与“嘴唇的祭”。

何西阿书第三章写，以色列要“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何 3:4）。定型的形式被暂时拿走。

到了全书末章，祷告是这样的：“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何 14:2）

牛犊这个现实符号没有被丢掉，它迁移了，从坛上迁到嘴唇上。形式拆开，重接到一段说话的关系里。这就是**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6:6）	次序：怜悯高过礼仪，祭祀不废	活着的关系胜过定型的现实符号
“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6:4）	以色列的悔改不真诚	chesed 在人身上结不成粒子，不稳定
“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10:1）	富足带来拜偶像的罪	现实符号越增越美，连接度高而不再回写：固化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去娶淫妇为妻”（1:2）	是实事还是异象	读者被请进一个婚约照常、心却散了的家
“你再去爱”（3:1）	神对不忠之民的恒久之爱	不是执行婚约，是让关系再发生一次
“我回心转意”（11:8）	拟人说法，神的爱本不改变	倾覆没有落在城上，落在神的心里翻出新东西
“嘴唇的祭代替牛犊”（14:2）	以祷告代献祭	现实符号迁移进说话的关系，形式被回写

◆ 七、熨斗放在一边

那天晚上，衬衫熨了一半。

潘桂英把熨斗竖起来，没有接着熨。她在饭桌边坐下，等隋长河散步回来。

她没有想好要说什么。她只知道，衬衫熨得再平，也接不住这三十年里散掉的那些话。

隋长河进门，看见她坐着，愣了一下，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她说没有。她问他，还记不记得头一回带她去栈桥，是哪一年。

他想了很久，说是 1987 年的秋天，风很大，她的围巾被吹到了海里。

两个人都笑了一下。

她说，那条围巾是她母亲织的，她心疼了好几天。他说他知道，所以第二年冬天，他在中山路给她买了一条一模一样颜色的。她说她不记得了。他说，你那时候忙着带孩子，什么都不记得。

话说到这里，又停住了。屋里很静，可是这一次的静，和吃饭时的静不一样。

那一晚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可是饭桌上第一次有了一句不是“吃了吗”的话。

睡前她又想起何西阿。神没有叫先知把婚约再念一遍，叫他“再去爱”。她想，原来“再”字比“爱”字还难。

下一个主日，她照常去教堂，照常坐第七排。隋长河照常在车里等。

散会出来，她敲了敲车窗，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海边走走。

主日没有变，熨斗也没有扔。显出来的，是一个不再只把日子过成一套形式的她。何西阿那句话落到她身上，不是叫她拆掉什么，是叫已经定型的东西重新回写一次。

带走的话

形式一样不少、心却散了的时候，要的不是更多的形式，是让那段关系再发生一次。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次序”关上了 6:6 的门，读成怜悯高过礼仪；发生学打开的是固化那扇门：坛越多，相遇越少。
- 把 11:8 读成“拟人的说法”，是把神心里翻出来的那一次新东西，收回成了一件早已放好的属性。

◆

34

第34章

《约珥书》：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分等级的发生

> **这一章的问题**
>
> 蝗虫吃断了献祭的路，“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为什么偏偏落到仆人和使女身上？

◆ 一、蚝排碎在了退潮的滩上

刘振华五十岁，湛江人，在海边养了二十年蚝，也有一条自己的小渔船。

台风过境的第三天，海水才退下去。他沿着滩涂走了一个下午。

他家的十几排蚝排，竹架子全散了，泡沫浮球漂得满滩都是。蚝串缠在一起，埋在泥里，一拉就断。船倒是保住了，只是螺旋桨打坏了，船头撞出一道口子。

晚上村里在祠堂开会。

往年开会，说话的总是那几个人：村支书，两个养殖大户，还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年轻人站在门口抽烟，外地来的帮工根本不进来。

这一晚不一样。大户的蚝排也全没了，支书家的鱼塘也被冲平了。大家坐在长凳上，谁也拿不出主意。灯管嗡嗡响。

刘振华坐在后排。他父亲刘德旺八十一岁，也来了，拄着拐杖坐在他旁边。

散会回家，刘振华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翻手机里女儿发来的一段经文。女儿刘佳慧在广州读大学，在学校的团契里认识了信仰，听说家里出了事，就发来一段话：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珥 2:25）

刘振华看了半天。补还？二十年的蚝排，能补还吗？

◆ 二、一场蝗灾和一句应许

《约珥书》共三章（希伯来文分为四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二卷。

书里没有写哪个王在位，成书年代难定，从主前九世纪到主前五世纪都有人主张〔待核〕。

书一开头就是一场灾：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珥 1:4）

四个名字，一拨接一拨，吃得干干净净。接着是旱灾，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珥 1:12）。

先知问老年人：“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珥 1:2）然后叫他们“传与子，子传与孙”（珥 1:3）。

第二章是呼召：“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珥 2:13）然后是应许：补还被吃的年岁，再然后是本章的核心经文：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珥 2:28–29）

另取一处：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珥 2:25）

◆ 三、预言写好了，五旬节应验了

释经史上读这卷书，有一条很清楚的线。

第一个问题是：蝗虫是真蝗虫，还是一支军队？

第二章写蝗虫“如马的形状”，像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古代就有人把四种蝗虫读成四个先后来犯的帝国〔待核：亚述、巴比伦、希腊、罗马之说的出处〕。近代多数注释家认为第一章写的是一场真实的蝗灾，第二章借蝗灾写“耶和华的日子”〔待核〕。

第二个问题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哪一天？

这是约珥的大题目，全书出现约五次〔待核〕。它既指眼前的灾，也指末后的审判。这一层读法让读者在一场地方性的蝗灾里，看见整个历史的走向。

第三个问题最要紧：2:28 什么时候应验？

答案写在新约里。五旬节那天，门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地的乡谈，彼得站起来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接着引了这段经文：“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徒 2:17）

预言在先，应验在后，一前一后对得整整齐齐。五旬节这件事，第 49 章会细讲；本章只用这一前一后的结构。

彼得引的时候，有一处小小的改动：约珥写的是“以后”，彼得说的是“在末后的日子”。读者自古注意到这一处，认为使徒是在说明约珥那句“以后”指向哪一个时候〔待核：徒 2:17 与七十士译本的异文〕。

保罗也引过这一段末尾的一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 10:13）约珥原句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珥 2:32）。保罗用它来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这样一来，约珥书在新约里被引用了两次，两次都落在“不分”上。这条线读得很准。

这条读法的长处很实在。

它让一卷短小、年代不明的书，接上了整部圣经的大线。它守住了一件信仰上很重的事：神说的话会成就。一位读者照这条线读，能看见旧约和新约是一本书。

还有一层常被讲道者用到：2:25 的“补还”。它被读成一句安慰——你失去的那些年，神会还给你。这句话陪过很多人走过低谷。

◆ 四、连素祭也献不上了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读得太快。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在人身上、在世界里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处境、器物、仪式），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约珥书的缝，在第一章里被写了两遍：

“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事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珥 1:9）

“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号……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珥 1:13）

这一处要停下来看。

素祭要面粉和油，奠祭要酒。蝗虫吃光了麦子，旱灾晒死了葡萄和橄榄。不是人不肯献，是献不出来了。

这对当时的人意味着什么？

一个民族和神之间，有一条稳当的通道：百姓供应，祭司献上，神悦纳。这是那时候站得最稳的理念符号，也有圣殿和祭坛做它的现实符号。

蝗虫把这条通道从根上吃断了。

现实是硬的：一地光秃秃的树枝，一个空空的仓。理念碎了：原来的路走不通，祭司站在坛前，手里什么也没有。

打个今天的比方。一个镇子上只有一座桥通往县城，看病、上学、卖菜都走这座桥。一场洪水把桥冲断了。镇上的人站在河边，第一个念头是“等桥修好”。

可是桥一时修不好。几天之后，河上出现了几条小船，有渔民的，有邻村的，有外地人临时撑过来的。过河的路没有了一条，却多出了好几条。

约珥书的祭坛，就是那座桥。

这就是本书给本卷归的类型：**入口一**。第 3 章讲过，信仰发生有三个入口，入口一是现实硬、理念碎。

发现学读法读到 2:28，读的是“预言了什么，后来应验了没有”。它问得对。

可是它没有问：为什么这一句偏偏出现在祭坛断了供的这卷书里？它把 2:28 当成一张早就写好的单子，在五旬节打了勾。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句应许，是从第一章那条缝里长出来的。

◆ 五、灵绕过了祭坛

现在逐词改读。

“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

撕衣是那时候表达悲痛的仪式。约珥不是说仪式错了，他自己也叫人禁食、宣告严肃会（珥 1:14）。

可是当祭坛断供的时候，衣服也接不住了。要撕开的是人里面那一层已经定型的东西。一件定型的现实符号不够用了，重量落回到自我这一角。

“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还有一节常被读过去，可是它和后面的名单正好成对：

“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珥 2:16）

哀哭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落下。吃奶的孩子也要抱来，刚成亲的新人也要从房里出来。按常理，新婚的人可以免去许多事，可是这一次不免。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先是不分等级地哭，后来是不分等级地领受。缝是所有人一起站进去的，结晶也落在所有人身上。

祭司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着说的一句话，也值得记下：“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珥 2:17）

“神在哪里”，这是祭司自己也答不上来的问题。祭坛断了供，理念那一头已经碎了。

“或者他转意后悔……也未可知”。

紧接着是一句很谦卑的话：“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珥 2:14）

先知不敢替神打包票。这句“也未可知”，后来在尼尼微王的口里又出现了一次（拿 3:9），第 37 章会接着讲。在这里只记下：缝里的人，手里没有一张写好的应许单。

“浇灌”。

“浇灌”这个动词，是倒水的动作，大量地、往下地倒〔待核：原文 shaphak〕。

蝗灾和旱灾的书里，缺的正是水。土地裂开，树木枯干。应许的不是一纸文件，是一场往下倒的雨。

“灵”。

灵在希伯来文是 ruach，风、气、灵是同一个字。本书不否认圣灵是位格的信仰，本书问的是它在这几节经文里怎样显出。

它显出来的样子，是一股往下倒、往外漫的力量。按第 3 章的说法，这是**势能**和**动能**：势能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凡有血气的”。

这四个字是这段经文的心。

接下来是一张名单：儿女，老年人，少年人，仆人，使女。

把这张名单和第一章对照着看。第一章哀哭的是祭司，“伺候祭坛的”，是有职分、站在通道上的人。第二章领受灵的，是儿女和仆婢，是平常不进圣所、不站在坛前的人。

在旧约里，灵临到的多是特定的人：士师、君王、先知。摩西曾说过一句盼望的话：“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民 11:29）那时候这只是一句盼望。

约珥这里，它成了应许。

名单的最后一项最重：“我的仆人和使女”。在那个时代，仆婢是别人家里的人，在家谱里没有名字，在祭典上也不站在前面。约珥偏偏把他们单独写成一句，放在最后，像是怕读者漏掉。

祭坛那条通道被吃断了，灵没有等它修好，直接绕了过去，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本章要读出的结晶：**不分等级的发生**。缝在祭坛那里，结晶不在祭坛那里。

“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再回到 1:2–3。先知先问老年人：“你们见过这样的事吗？”再叫他们传给子孙。

一场灾，把老人的记忆和孩子的将来接到一起。第二章里，老人做梦，少年见异象。一代人往回看，一代人往前看，两头都被打开。

“补还”。

现在可以读 2:25 了。

“补还”不是把原来的东西原样送回来。被吃的年岁不会倒流。经文接着说的是：“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珥 2:26）

补还的方式，是新的收成，是土重新长出东西。按本书的说法，这是一次**再结晶**：旧的粒子散了，新的粒子从同一片土里长出来。所谓**结晶**，是本书的工作词：新东西稳定、整体、能带走，成了一个可以被认出的粒子。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剪虫……蝗虫……蝻子……蚂蚱”（1:4）	真实蝗灾，或四个来犯的帝国	一拨接一拨的现实，把旧路吃断
“素祭和奠祭……断绝”（1:9、13）	灾情的一项后果	本卷的缝：神人之间最稳的通道被吃断
“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2:13）	要真诚悔改，不要只做外表	定型的现实符号接不住了，重量落回自我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2:28）	预言，五旬节应验	从祭坛断供那条缝里长出的应许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凡有血气的……仆人和使女”（2:28–29）	新约时代圣灵普遍赐下	绕过通道与职分，不分等级的发生
“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圣灵恩赐的不同形式	记忆和将来被同一场灾接到一起
“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2:25）	失去的会被还回来	不是原样送回，是同一片土上的再结晶

◆ 七、谁先开口都可以

那一晚，刘振华没有回复女儿。

第二天又开会。还是没人拿得出主意。

快散会的时候，后排有人举了手。是在他家干了六年的帮工，广西来的覃阿水，三十出头，平常一句话不说。

覃阿水说，他老家那边前几年也被水冲过，后来村里没再重搭竹排，改用一种抗风的浮筏，几家合着买，还请了县里的技术员来教。他手机里有照片。

祠堂里静了一会儿。几个大户互相看了看。

接着刘德旺开了口。老人说，八几年那次大风，蚝排也是全没了，那年村里几家人把船合在一起出海，才熬过来。他记不清是哪一年，可是他记得是哪几家。

一个说的是将来，一个说的是从前。一个是外地来的帮工，一个是八十一岁的老人。往年开会，这两个人都不会开口。

那天晚上，刘振华给女儿回了消息。

他说，补还这两个字他还是不太懂。他说，可是今天他听见了平常听不见的人说话。

他打了这两句，又补了一句：你爷爷今天讲的那几家，有一家就是覃阿水现在住的那间屋子从前的主人。

这是他自己打完字才发现的。从前的那条船和今天的浮筏，原来落在同一间屋子里。

女儿回他：经文里写的就是这个，儿女、老人、仆人和使女。

他想了很久，没有再回。

后来的几个月很难。保险赔得不多，新浮筏的钱是贷款，几家人吵过好几回，也有两家退出了。村里的事没有一夜之间变好。

可是祠堂开会，后排开始有人说话了。显出来的，是一个不再只等着大户和支书拿主意的村子，也是一个肯先听帮工把话说完的刘振华。

带走的话

旧通道被吃断的时候，新的东西不一定从站在坛前的人那里来，可能从后排平常不开口的人那里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预言一应验”关上了 2:28 的门，把它读成一张五旬节打了勾的单子；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一那扇门：灵从祭坛断供的缝里浇下来。
- 把“补还”读成“原样还回来”，是把同一片土上的一次再结晶，收回成了一笔退款。

◆

35

第35章

《阿摩司书》：公平如大水滚滚：公平是一个标准，还是一股水？

这一章的问题

节期一个不落，城门口却没有公道，阿摩司要的公平是一把尺子，还是一股不断流的水？

◆ 一、宣传周的晚会散场以后

夏子涵三十二岁，在昆明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公益律师。

那是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法治宣传周”的闭幕晚会刚刚结束。会场在一家酒店的宴会厅，背板上印着“公平正义”四个金字。她的事务所拿了一块“年度公益服务”奖牌，主任让她上台领。

她站在台上，对着闪光灯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三十七个建筑工人，欠薪官司她打了一年零四个月，今年夏天赢了。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包工方应当在十五日内付清。

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执行到位。

散场以后，她把奖牌放在副驾驶座上，开车回家。路过盘龙江，正是枯水期，江面窄了一大半，河床上露着石头和水草。

手机响了一下，是工人老鲁发来的语音。老鲁五十六岁，是这群工人里年纪最大的，说话有曲靖口音。他说：“夏律师，我们晓得你尽力了。我们就是想问问，过年前有没得希望。”

她把车停在路边，没有回。

前几天，她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当时只觉得好听：“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24）

她看着窗外那条快要断流的江。公平写在背板上，刻在奖牌上，印在判决书上，一样都不缺。可是它没有流到老鲁那里去。

◆ 二、一个修桑树的牧人

《阿摩司书》共九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三卷。

阿摩司是南国犹大提哥亚的牧人，却被差到北国以色列去说话。书的第一节就交代了时候：“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摩 1:1）一般认为是主前八世纪中叶〔待核〕。

那是北国最富的年月。经文写那时的人“躺卧在象牙床上”“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摩 6:4、6）。

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叫他回犹大去。阿摩司的回答很有名：“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摩 7:14）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节，前后紧挨着：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摩 5:21）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24）

中间两节也要摆出来，因为它们把话说满了：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摩 5:22–23）

◆ 三、一根吊起来的准绳

释经史上读阿摩司，有一条很有力的读法：公平是一个标准，神拿它来量人。

这条读法在阿摩司书里有它自己的根据。第七章有一个异象：“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神问：“阿摩司啊，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准绳。”神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摩 7:7–8）

准绳是一根吊着重物的线，用来看墙正不正。墙歪了，一吊就知道。

照这条读法，“公平”（mishpat）和“公义”（tsedaqah）是神的标准。以色列的罪，就是不合这个标准：“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摩 2:6），“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摩 5:12）。

这条读法的长处，要认真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公平的客观。公平不是谁觉得公平就算公平，它有一根不随人弯的线。阿摩司对北国的控诉，正是因为有这根线，才说得那么硬。

第二，它守住了先知传统的伦理分量。近代以来，许多人把阿摩司读成“伦理先知”的头一位：神要的是对穷人的公道，不是节期的热闹〔待核：十九世纪批判学派的“伦理一神论”之说〕。

这条读法还有一处结构上的根据。书的头两章，是一串对列国的宣判：大马士革、迦萨、推罗、以东、亚扪、摩押，每一段都用同一个句式开头，“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一圈说下来，听的人大概都在点头。然后话锋一转，落到犹大，再落到以色列自己身上（摩 2:4、6）。

同一个句式，同一把尺子，量列国，也量自己的百姓。这正是“公平是标准”的力量：它不偏袒，选民也不例外。

第三，它给了后世一把可用的尺子。1963 年在华盛顿，马丁·路德·金在演讲里引了 5:24，那一句后来被刻在了许多地方〔待核：演讲中引用的字句与场合〕。

读者照这条路读，知道神在乎什么，也知道自己该被什么量。

◆ 四、节期越热闹，城门越冷清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没有接着往下看。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说法），现实符号（处境、器物、节期），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阿摩司书的缝，一头是节期和祭：

“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摩 4:4）

这是一句反话，话里的意思是：你们献得很勤，很准时。

另一头是城门口。城门口是那时候审案的地方，长老坐在那里断是非。经文说：“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摩 5:12）

再看商人怎样盼着节期过去：“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戥子。”（摩 8:5）

这一节把缝写得最透。节期一个不落地守，守的时候心里算着散了以后怎样用小升斗。

第六章还有一幅画，写的是同一条缝的另一面：“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摩 6:6）

约瑟指北方各支派。大碗、上等的油，这些都是好东西，也常在节期里用。问题在后半句：喝着、抹着的人，和受苦的人之间，那条线断了。

祭坛前是满的，城门口是空的。这就是本卷的缝：节期与祭照常，公平缺席。

打个家常的比方。

很多城市的江边立着一根水位标尺，红白相间，刻着数字。丰水期，水漫到“三米”那一格，人站在岸边一看就知道水有多深。

到了枯水期，标尺还立在那里，红漆一点没掉，数字一个不少。可是水退到了最低那一格的下面，标尺底下露着干石头。

你要是只看标尺，会觉得什么都没变。你要是去看河，河快断了。

这种情形，本书叫**固化**。节期和祭是现实符号，它们连接度很高，没人敢不守；可是它们不再回写，不再把城门口的事往前推。

再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照准绳的读法，以色列的问题是“量出来不合格”。墙歪了，标准没变，判决下来。这一读守住了标准，却留下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手里并不缺标准。律法在，节期在，城门口的长老也在。

缺的是什么？

阿摩司自己用了一个读者常读过去的比喻：“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茵陈。”（摩 6:12）

茵陈是一种苦草。5:7 也说“使公平变为茵陈”。

一根准绳不会变成苦胆。会变的，是一股流动的东西：它被截住了，被引到别处去了，流过的地方不再长庄稼，长出了苦草。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阿摩司的公平，不只是一根挂着的线，是一股会被截断、会被引歪的水。

◆ 五、尺子不动，水要流

现在逐词改读。

“滚滚”。

这个动词是“滚动、涌流”的意思〔待核：原文 galal〕。它不是“平静地存在”，是一直往前推，推着石头走。

一个标准挂在墙上，可以一百年不动。一股大水不行，它停下来就不是大水了。

“江河滔滔”。

“江河”在原文里是一种特别的河〔待核：nachal　etan，“常流不断的溪”〕。

以色列地有很多季节河，雨季涨水，旱季见底，只剩一条石头沟。阿摩司说的，偏偏是旱季也不断流的那一种。

所以 5:24 说的不是“偶尔主持一回公道”。节期是一年几次的大日子，祭是定时献的。公平要的是另一种样子：不分季节，一直在流。

“公平”。

本书把这里的公平读成**动能**。动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

一桩冤案在城门口被断明，是一处歪了的连接被拆开、重新接正。一位穷人被欺压，是一条连接被截断。公平是不是在流，看的是这种拆开重接有没有在发生、发生得快不快、往哪个方向。

尺子是另一样东西。尺子是现实符号，稳定、整体、能带走，它是一颗**粒子**。粒子是本书的工作词，三判据是稳定、整体、独立。尺子本身没有错，它是公平流过以后留下的刻度。

阿摩司书里的问题，是刻度还在，水没了。

这一处很要紧，因为它决定了“恢复公平”是什么意思。

如果公平是一把尺子，恢复公平就是重新拿出尺子，把歪的地方量出来、判下来。这一步要做，也很重要。

如果公平是一股水，光量出来还不够。还得问：水是在哪里被截住的？谁在上游筑了坝？下游等着的人，什么时候能见到水？

阿摩司的话，两样都说了。可是他用的比喻，是水，不是尺子。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这一句不是说神不要节期。阿摩司书里，神反对的是节期顶替了流动。

一年几次的大日子，热闹，有歌，有弹琴的响声。人站在节期里，觉得自己和神之间的事已经办好了。于是城门口的那股水，可以截了，也没人觉得缺了什么。

这就是固化的样子：一个现实符号的连接度越来越高，人越来越放心，回写越来越少。

“寻求我，就必存活”。

第五章里还有一句：“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摩 5:4）后面紧跟着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

寻求神，不往神的殿里去。往哪里去？5:15 给了答案：“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神被寻见的地方，从祭坛挪到了城门口。这是一次很大的迁移：信仰的现实符号，从一座殿，迁到了一处审案、讲理、给穷人一个说法的地方。

“准绳”。

现在再看第七章的准绳。

准绳出现在一连串的异象里。前两个异象是蝗虫和火，阿摩司两次求情，经文两次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摩 7:3、6）

到了准绳，就不再说后悔了。

本书把这读成：准绳是水停了以后才吊起来的。公平还在流的时候，神可以后悔，可以免灾，关系还在拆开重接。水一断，剩下的只有一根线和一道歪墙。

这里的“后悔”，就是第 37 章要细讲的那个词 nacham。一位会后悔的神，和一根不动的准绳，在同一章里前后出现。阿摩司书没有让读者二选一，它把两样按先后排好了。

准绳的读法是对的。只是它读到的是故事的后一半。前一半是：神一直在求的，是让水重新流起来。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5:24）	神要以色列合乎公平的标准	公平是动能，是一直在拆开重接的水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5:24）	公义要广大、充足	常流不断的河：不分季节，一直在流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5:21）	外表的敬拜不能代替伦理	节期固化，顶替了流动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4:4）	讽刺勤于献祭而不悔改	现实符号守得越准，越让人放心不回写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使公平变为苦胆”（6:12）	颠倒是非	水被截住、引歪，流过处长出苦草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5:15）	恢复法庭的公正	寻见神的地方从祭坛迁到城门口
“我要吊起准绳”（7:8）	神用标准审判以色列	准绳是水停之后才吊起的，前面还有两次后悔

◆ 七、把奖牌放进抽屉

那天夜里，夏子涵在盘龙江边坐了很久。

她想起这一年多的事。立案，开庭，取证，一份份材料。判决下来那天，她在法院门口和工人们拍了照，老鲁笑得眼睛都没了。

那张照片是一块刻度。它是真的，她不后悔。可是刻度不是水。

她给老鲁回了语音，没有说“有希望”，也没有说“没希望”。她说，明天她去法院执行局，再去一趟包工方注册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过年前每个星期给他回一次话。

回家以后，她把奖牌放进了抽屉。

那个星期，她去了执行局三趟。第三趟，执行法官告诉她，包工方名下有一笔工程款还没结，可以冻结。

她又去找了总包单位。总包单位起初推说跟他们无关，她把法条一条条念给对方听，念了一个下午。

总包单位的经理最后松了口，说可以先从下一期工程款里垫付一部分。他送她出门时说了一句，夏律师，你这样跑，划得来吗？

她没有回答。她想起阿摩司说自己不是先知，只是一个修桑树的。修桑树的人不讲大道理，一棵一棵地剪，一年一年地剪。

腊月二十，第一笔钱到了，够发一半。

老鲁打来电话，这回不是语音。他在电话那头说了好几遍“谢谢”，又说剩下那一半，他们可以等。

挂了电话，她想，剩下那一半，水还得接着流。

这一段日子没有显出一个更会打官司的她，她本来就会打官司。显出来的，是一个不再把判决书当终点的她。判决是刻度，执行是水；她的工作，从刻度那一头，挪到了水那一头。

带走的话

公平写在背板上、刻在奖牌上，都还不算数；它要像旱季不断流的河，一直流到等着的人那里。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准绳”关上了 5:24 的门，把公平读成一把量人的尺子；发生学打开的是固化那扇门：刻度都在，水停了。
- 把“滚滚”“滔滔”读成“广大充足”，是把一股要一直流的水，收回成了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

◆

36

第36章

《俄巴底亚书》：“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报应，还是回写？

> **这一章的问题**
>
> 兄弟遭难时，以东只是站在一旁；“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是别人开来的账单吗？

◆ 一、撤不回来的那个表情

秦海峰四十六岁，在太原开一家货运公司，手下有三十多辆半挂车。

他和哥哥秦海川八年没说过话。八年前父亲去世，留下一个车队，兄弟俩分家分得很难看，最后各开各的公司，在同一条物流园区里隔着两排仓库。

那个星期三晚上，行业群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秦海川的公司被一家大客户拖了一千多万运费，银行抽贷，账户冻了，司机们这个月的工资发不出来。

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人说早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他那个人太要面子。

秦海峰看着手机，嘴角动了一下。他发了一个笑脸。

发出去两分钟后，他有点后悔，想撤回，可是已经过了时间。那个黄色的笑脸，就停在一长串消息的中间。

那一晚，他去老城区看母亲。母亲七十九岁，一个人住，眼睛不好，每晚要人给她念一段圣经。平常是保姆念，那天保姆请假，换他念。

母亲说，念到哪里了，就接着往下念。书签夹在很靠后的地方，是一卷只有一页的书。

他念到第十二节，声音慢了下来：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俄 1:12）

母亲没说话，只是闭着眼睛点了点头。

他知道母亲不知道群里的事。可是他念不下去了。

◆ 二、旧约里最短的一卷

《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二十一节，是旧约里最短的一卷，排在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四。

开头一句很简单：“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俄 1:1）先知是谁，生在哪一年，书里都没有说。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待核〕。

全卷只讲一个对象：以东。

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住在死海东南的山地里。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所以在这卷书里，两个民族是一对兄弟。经文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俄 1:10）

多数学者认为，这卷书的背景是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待核〕。那一天以东站在一旁，后来还趁乱抢掠。诗篇里留下了一句很重的记忆：耶路撒冷遭难的那一天，以东人在一旁喊着，要把城一直拆到根基（诗 137:7）。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俄 1:15）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俄 1:3–4）

◆ 三、一笔对等的账

释经史上读俄巴底亚，有一条很直的读法：这是一份判决书，1:15 是判决的原则。

“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这句话和律法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 21:24）是一路的。行了多少，报多少，不多也不少。

这条读法有几处长处，都值得写足。

第一，它守住了道德世界的秩序。强者欺负弱者，世上常常不了了之。这卷书说：不会不了了之，有一位在记账。对受了欺负的人，这是一句很硬的安慰。

第二，它站在受害者一边。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力量还手。这卷短书替他们说出了那句话：你看见了，你站在一旁，这件事不会被抹掉。

第三，它有分寸。“照样”二字限住了报复，不能加倍，不能扩大。古代近东的复仇常常是十倍百倍，对等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待核〕。

后来的犹太传统还把以东读成了一个更大的象征。第二圣殿被罗马所毁以后，拉比文献里常用“以东”指罗马〔待核〕。这一卷短书于是陪着一个散居的民族，读了很多个世纪。

一个读者照这条路读，读得出神的公义，也读得出受欺压的人不会被忘记。

这卷书和《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有几节几乎一字不差〔待核：俄 1:1–4 与耶 49:14–16〕。两位先知说了同一番话，这也让判决的读法更稳：这不是一个人一时的愤怒，是先知传统里反复确认过的一条原则。

◆ 四、站在一旁，也是一种行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读得太快。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说法），现实符号（处境、地势、器物），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也包括一个稳下来的“我是谁”）。

以东的缝，第一头在 1:3。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以东的地形是现实符号：高山，岩穴，易守难攻。这个现实符号在以东身上沉成了一个自我符号：没有人能把我拉下去。

经文给这个自我符号下了一个很准的诊断：“自欺”。

另一头在 1:11 到 1:14。

“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俄 1:11）

接着是一串“不当”：不当瞪眼看着，不当因此欢乐，不当说狂傲的话。再往下，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逃脱的人（俄 1:12–14）。

这一串排得很有次序。先是看，再是笑，再是说，再是进门，再是伸手，最后是堵在路口。从旁观一步步走到了动手。

“他们遭难的日子”这几个字，在这三节里一再重复。

缝就在这里：一个“谁也拉不下我”的高处的我，和山下一个正在遭难的兄弟。高处的那个我是稳的，稳到看着兄弟遭难也不动。

这就是本书给本卷归的类型：**固化**，而且是石心。本书说过，符号固化在对象一端叫偶像，固化在自我一端叫石心。石心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拆不动，也没有东西在推。

以扫和雅各，并不是一直这样。

很多年前，雅各从外地回来，怕哥哥报仇。经上写的却是：“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创 33:4）

那一次，是哥哥跑了过来。到了俄巴底亚的年月，哥哥的后代站在了一旁。

发现学读法读 1:15，读的是一个法官在宣判，账是从外面算的。这一读守住了公义。

可是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经文里的那笔账，不是从外面另起的一张单子，是以东自己写下的东西，倒过来落回到它身上。

◆ 五、高处的窝，自己的头

现在逐句改读。

“你因狂傲自欺”。

“自欺”两个字，说的是：这个骗局没有外人参与，是以东骗了以东。

一个自我符号固化以后，它就不再听现实的回音。山再高，也有人能上去；岩穴再深，也有人能进去。可是固化的那个“我”已经不接收这些消息了。

“在星宿之间搭窝”。

大鹰的窝搭在最高处，这是一幅很美的画，也是一幅很危险的画。

窝搭得越高，越看不见山下。以东在高处，看耶路撒冷遭难，就像看远处的一场火。离得越远，越容易“瞪眼看着”。

“与你结盟的……欺骗你”。

接着看 1:7：“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

这一节和 1:11 放在一起读，意思就出来了。

以东在兄弟遭难时，站在一旁，像与外人同伙。轮到以东自己，它的盟友也站到了一旁，送它到交界就走，和外人同伙。

1:8 又说，神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以东一向以智慧出名〔待核：耶 49:7 等处〕，可是这里说它“心里毫无聪明”。看不见兄弟的人，最后也看不见自己。

“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现在可以读 1:15 了。

这一句的后半是：“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报应”在原文里，是一个指“所做的事、所付出的”的词〔待核：gemul〕。直译近于：你做的，要回到你自己的头上。

它不是说有一个法官另外造了一块石头，扔到以东头上。它是说，以东做的那件事，绕了一圈，落回到了以东自己身上。

本书把这叫作**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以东在兄弟遭难时结晶出一个“站在一旁的我”，这个我回写了它自己的世界：盟友也学会了站在一旁，高处也不再安全。

两种读法的差别在这里。

报应是一张从外面开的账单。回写是自己织的网，自己住进去。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个小区里，有一户人家每次邻居家漏水、停电、吵架，都站在阳台上看热闹，从不搭手。几年下来，没有人去骂他，也没有人去罚他。

可是有一天他自己家水管爆了，半夜敲了三家门，三家都说“不方便”。没有谁在报复他，这几年他自己就是这样回答别人的。他教会了整栋楼怎样对待他。

这件事里没有法官。可是那笔账，一分也没有少。

“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全书最后一句不是以东灭亡，是：“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俄 1:21）

这一句把整卷书从一笔两家之间的账，拉到了更大的地方。俄巴底亚没有停在“以东活该”上。

固化的高处被拉了下来，可是书的最后一个词，是国度。按本书的说法，那是一个正在长的场，一张还会把兄弟重新连起来的网。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因狂傲自欺”（1:3）	以东骄傲的罪	地势沉成“谁也拉不下我”的自我符号，固化而自欺
“在星宿之间搭窝”（1:4）	以东自以为安全	窝越高，越看不见山下的兄弟
“你竟站在一旁”（1:11）	旁观者同罪	站在一旁也是一种行，会结晶成一个“我”
“你不当瞪眼看着”（1:12–14）	一连串的禁令	从看、笑、说，一步步走到堵在路口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与你结盟的……欺骗你”（1:7）	以东将遭盟友背叛	以东做过的事，在盟友身上照样显出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1:15）	对等的惩罚原则	回写：自己织的网，自己住进去
“国度就归耶和华了”（1:21）	以色列最终得胜	拉下高处之后，指向一个还会重新连起来的场

◆ 七、母亲家门口的那辆车

那晚念完经，秦海峰给母亲关了灯，下楼时在楼梯口站了很久。

他又打开手机。那个笑脸还在群里，夹在一堆幸灾乐祸的话中间。下面又多了几十条消息，没有人注意到它，可是他自己看得见。

他想，这就是撤不回来的东西。他发出去的时候，以为是对着哥哥；现在看，它更像是贴在了自己身上。

第二天，他公司的调度跟他说，海川那边有六七个老司机想过来，问要不要。

他说要。调度又说，他们那边的车，银行很快要拍卖，价格会压得很低，可以趁机收几辆。

他没有马上说话。

他想起“站在岔路口剪除逃脱的”那一句。压价收车，合法，也划算。可是那是从看一步走到了伸手。

他说，收车可以，按市价，不压价。调度愣了一下，说老板，这样我们亏了。他说，亏就亏点。

那个星期天，他去母亲家，楼下停着一辆他认得的旧车。是海川的。

他在车边站了一会儿，上了楼。哥哥坐在母亲床边，正在给她念经，念得结结巴巴，比他念得还慢。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谁也没先开口。

母亲说，海峰来了，你接着念吧，你哥念得我听不清。

他接过圣经，从第十五节念起：“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念完，屋里很静。哥哥说了一句，司机那边的事，谢谢你。他说，按市价的，不是帮忙。

八年的事，没有在一个下午解开。可是那天，显出来的是一个不再站在一旁的秦海峰。他从高处下来了一步，只是一步。

带走的话

兄弟遭难时站在一旁，也是一种行；它会结晶成一个“我”，再绕一圈，落回到自己的头上。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对等报应”关上了 1:15 的门，把它读成一张从外面开来的账单；发生学打开的是石心那扇门：做出来的事，回写成自己住的世界。
- 把“报应归到你头上”读成法官另扔一块石头，是把一张自己织的网，收回成了一份别人下的判决。

◆

37

第37章

《约拿书》：神后悔了：一个会改变心意的神

这一章的问题

尼尼微一回头，神就“后悔”了；最懂神的怜悯的约拿，为什么偏偏接不住它？

◆ 一、他把那份文件看了三遍

吕思远三十四岁，在新加坡一家工程公司做结构工程师。

两年前，他带的团队投一个港口仓储项目，标书做了四个月。开标前一个星期，团队里最得力的两个人被另一家公司挖走了，带走的还有他们的计算书。那个标，对方中了。

后来那家公司的名字，他在饭桌上提一次，妻子就看他一眼。

那个星期二晚上九点多，他还在办公室。邮箱里躺着一封总监发来的信，抄送了好几个人。

信很短。那家公司接的那个港口项目，地基出了问题，桩基沉降超标，业主要求停工整改。对方技术力量不够，通过业主来找本地几家公司求援。总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和业主打好关系的机会，派吕思远去，三个月，全力支持。

他把信看了三遍。

他在键盘上打了一行字：“我建议另派人选。”删了。又打一行：“我对该项目有利益冲突。”又删了。

窗外是滨海湾的灯，一盏一盏亮着。他想起那两个人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坐到两点。

他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他早就猜到会有这一天。那家公司的底子薄，项目做大了，迟早出事。他一直等着这一天，等着看它塌。

可是他没有想到，等来的是自己被派过去，帮它站起来。

那天晚上，他在地铁上打开手机里的读经计划。计划排到的，偏偏是《约拿书》第四章。

“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拿 4:1）

他看着这一句，在车厢里笑出了声。旁边一个阿姨看了他一眼。

◆ 二、一个往反方向跑的先知

《约拿书》共四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五卷。

它和别的先知书不一样。别的先知书大多是先知说的话，这一卷几乎是一个故事，讲的是先知自己。

约拿这个人，在《列王纪下》里出现过一次，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年代说过预言（王下 14:25）〔待核〕。那大约是主前八世纪〔待核〕。

故事很简单。

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拿 1:2）

尼尼微是亚述的大城。亚述是那个时代最强、最狠的帝国，后来灭了北国以色列。

约拿往反方向跑了：“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拿 1:3）

船遇风暴，他被扔进海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拿 1:17）。鱼把他吐在旱地上，神第二次差他去。

这一回他去了。他在城里走了一天，只说了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拿 3:4）

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从王到百姓，连牲畜都披上麻布。

然后是本章的第一处核心经文：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拿 3:10）

约拿气坏了。他出城坐在东边，搭了一座棚，要看那城究竟如何。神安排一棵蓖麻给他遮荫，又安排一条虫子咬死了它。约拿又气得求死。

全书最后一句，是神的一个问题：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拿 4:11）

书到这里就停了。约拿怎么回答，没有写。

◆ 三、一位不会改变的神

“神后悔了”，这一句让历代读者不安。释经史上最深、最完整的回答，来自古典有神论。本节要把它写足，因为它守护的东西很重。

先看圣经里另一组经文。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民 23:19）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后悔。”（撒上 15:29）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玛 3:6）

圣经自己说神“不后悔”。同一卷《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前面还写了“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撒上 15:11），后面就说“决不后悔”。两句挨得这么近，写书的人不可能没看见。

古典有神论的回答，到了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最为周全。

他的理路可以分三步说。

第一步：神是完全的。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论证，神是完全不变的〔待核：第一集第 9 题〕。一样东西会变，是因为它还有能成而未成的部分：会长大的孩子还没长大，会变冷的水现在还热。神是“纯粹的现实”，没有一处还在等着成为什么。

要是神会变，他只能变好或变坏。变好，说明他原来不够好；变坏，说明他不再是神。两条路都走不通。

这一步不是冷冰冰的推理。它守护的是：神不缺什么，人对他做的一切，都不能让他变得更多或更少。

第二步：神愿意一件事改变，并不等于神的意愿改变了。

这是阿奎那最精细的一处。他说，神“愿意变化”，却“不改变意愿”〔待核：第一集第 19 题第 7 条的原句〕。

打个比方。一位医生开药时就定好了：烧退了就停药，烧不退就加量。后来病人烧退了，药停了。医生的主意变了吗？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是这个主意，变的是病人。

照这个读法，神从永远就定了：尼尼微若不悔改，就倾覆；若悔改，就宽免。尼尼微悔改了，宽免了。变的是尼尼微，不是神。

第三步：经上说神“后悔”，是照人的样子说话。

阿奎那说，经文说神后悔，是比喻的说法〔待核〕。人威吓了一件事又没做，看起来像是后悔了；神不降灾，经文就借人的话这样写。

他还区分过几种预言〔待核：第二集第二部第 171、174 题〕。有一种是预言将来一定发生的事，有一种是“警告”，说的是照着事情的因果，会有什么后果。约拿那一句“四十日必倾覆”，属于后一种。它说的是尼尼微的恶会招来什么，不是神写好的剧本。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正好给这个读法作了注：“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耶 18:8）

警告本来就带着条件。

加尔文也走这一路。他把神“后悔”读成神迁就人的软弱，用人懂的话说话〔待核：《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 17 章〕。

这条读法的长处，要真心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神的可靠。一位一时一个主意的神，人不敢把命交给他。玛拉基说得明白：正因为神不改变，雅各的子孙才没有灭亡。

第二，它守住了圣经的一致。民数记、撒母耳记、玛拉基书说神不后悔，约拿书、耶利米书说神后悔，这条读法让两组经文都站得住，不必说哪一组错了。

第三，它守住了恩典不靠人。要是人的行为能让神改主意，人就会以为自己握着方向盘。古典读法说：神早就定了要怜悯，人的悔改是这怜悯走到他身上的路，不是推动神的手。

第四，它给受苦的人一个安稳的地方。神不因人的善恶而摇摆，那么人最糟的那一天，神也还是那位神。

这一读法有它的厚度。一千多年来，很多人靠它安稳地读完了这卷书。

犹太传统也给了这卷书一个很重的位置。赎罪日下午的会堂礼拜，要诵读整卷《约拿书》〔待核〕。一年里最庄重的悔改之日，读的是一座外邦城怎样悔改、神怎样宽免。这一安排守住了一件事：悔改是真的，神的宽免也是真的，人可以把命交在这上面。

耶稣也提过这座城：“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太 12:41）〔待核〕新约读者从这里读出，尼尼微的悔改是一个榜样，被记在了神那里。

◆ 四、他早就知道会这样

可是这条读法，在第四章停下了。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处境、发生了的事），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也包括“我是谁”）。

约拿的缝，他自己说了出来：

“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拿 4:2）

这一句要慢慢读。

前半句是以色列最古老的认信。神在西奈山上对摩西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 34:6）

约拿背得一字不差，又加了一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一句约珥也说过（珥 2:13），第 34 章讲过。

所以约拿不是不懂神。他太懂了。

还有一处可以对照。他在鱼腹里祷告，最后一句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拿 2:9）

那时候，救恩落在他自己身上，他说得很响。到了第四章，同一份救恩落在尼尼微身上，他气得求死。

两句话都出自约拿的嘴。前一句是他的信，后一句是他的怒。缝就夹在这两句中间。

他的理念符号很硬：亚述是恶的，恶该受罚，神是公义的。这一套他从小就有，是他的信仰。

现实符号是：尼尼微悔改了，神不罚了。

这就是本书给本卷归的类型：**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第 3 章讲过，入口二的人需要直面现实；他先做的，往往是把现实推开。约拿往他施跑，就是在推。

他推不开，于是发怒，求死。他求神取他的命，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拿 4:3）

这句求死的话，和以利亚在罗腾树下说的几乎一样（王上 19:4），第 16 章讲过。可是两人的缝不在一个地方。以利亚是累垮了，是入口三；约拿是气坏了，是入口二。

现在回头看古典读法停在哪里。

照医生的比方，神从头到尾一个主意，变的只是尼尼微。这一读把神这一头保住了，可是它把约拿这一头读成了一个“没看懂”的人：他以为神会变，其实神没变，他误会了。

经文写的却不是这样。约拿没有误会。他早就知道神会“后悔”，正因为知道才逃。他对神的认识，比水手、比尼尼微王都准。

缝不在约拿的认识里，在他的认识和他身上那个“我”之间。他知道神是怜悯的，可是他身上的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先知，接不住这份怜悯落到亚述身上。

古典读法把“后悔”处理成一个关于神的语法问题，答得很好。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卷书真正追问的，不只是神变没变，还有约拿会不会变。

◆ 五、一句话的两种应验

现在逐词改读。

“后悔”。

希伯来文是 nacham。这个词的意思很宽：难过、心疼、回心转意、得安慰，都可以是它〔待核〕。

《创世记》写洪水以前，“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 6:6）。那里的后悔，是和“忧伤”连在一起的。何西阿书 11:8“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怜爱”一词也与它同根〔待核〕，第 33 章讲过。

所以 nacham 不是一个冷冷的改动计划。它是心里起了一阵翻动。

“转意后悔”。

尼尼微王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拿 3:9）

“转意”原文是 shuv，转回来的意思〔待核〕。

再看王的命令：“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拿 3:8）这里的“回头”，也是 shuv。下一节就是“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拿 3:10）。

人转回来，神也转回来。两头用的是同一个动词。

本书把这读成：这是一段关系，不是一张单子。单子上写着条件和结果，条件满足了，结果自动出来。关系里，一头动了，另一头也动。

古典读法会说：另一头早就预定要动。这话守住了神的信实，本书不否认。本书只看经文怎样写：它写的是一前一后，两头都在转。

“倾覆”。

再看约拿那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拿 3:4）

“倾覆”原文是 haphak，所多玛“被倾覆”用的就是它〔待核〕。可是这个词也有“翻转、变成另一样”的意思。

读者自古就注意到这一处〔待核：拉比注释中的读法〕。四十天后，尼尼微真的“倾覆”了，只是不是被火烧翻，是从里到外翻转了过来。约拿的预言应验了，应验的方式和他想的不一样。

这是本卷最要紧的一处改读。

发现学把预言读成一份剧本，到时候照着演。发生学把预言读成一句落进关系里的话。话说出去了，听的人动了，话的应验也跟着变了形状。话没有落空，它长成了说话的人没想到的样子。

“一夜发生，一夜干死”。

第四章的蓖麻，是神给约拿上的一课。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我岂能不爱惜呢？”（拿 4:10–11）

约拿为一棵树难过。神说：你也会为一样不是你种的东西心疼。

神在这里没有讲道理，没有说“我从永远就定了”。他把约拿自己身上的一次 nacham 摆给他看：你看，你也会心疼。

这是一个很深的举动。神不是从上面宣布他的主意，是把自己的心肠放到约拿身上，问他：你认得出来吗？

“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十二万多人，经文没有说他们都是好人。它说的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大多读作孩子，或者是不懂是非的人〔待核〕。最后还加了一句：“并有许多牲畜。”

这份名单很奇怪，也很温柔。一个帝国的首都，在神的眼里，是一群分不清左右手的孩子，还有一群牛羊。

约拿看见的是亚述。神看见的是这些。

书以问句收尾。

“我岂能不爱惜呢？”

全书最后一个标点，是一个问号。约拿怎么回答，经文没有写。

这是本书要守住的一处：约拿是否结晶，没有写出。

所谓**结晶**，是本书的工作词：一样新东西在人身上稳下来，稳定、整体、能带走。尼尼微结晶了，城里从王到牲畜都披上了麻布。水手们也结晶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拿 1:16）〔待核〕。

偏偏先知没有写出来。

这不是这卷书没写完。它把最后一步，交给了读的人。约拿那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悬在每一个读者头上：你身上那个硬的理念，接得住神给你仇人的怜悯吗？

同一座城，再往后看。

这座城的故事还没有完。

约拿以后一百多年，另一位先知那鸿，又讲到了尼尼微。那时候的尼尼微，又回到了“流人血的城”（鸿 3:1）。这一回，书的最后一句是：“你的损伤无法医治。”（鸿 3:19）

一次悔改结晶了，后来又固化了。第 39 章会接着讲这座城。约拿书写的，是它那一次的翻转。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他就后悔”（3:10）	照人的样子说话，神的意愿本不改变	nacham：一段关系里，神那一头真的动了
“或者神转意后悔”（3:9）	王不知神早已定意怜悯	人 shuv 回来，神也 shuv 回来，同一个动词
“尼尼微必倾覆了”（3:4）	带条件的警告，条件变了结果就变	haphak 两义：城没被烧翻，却被翻转了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4:2）	约拿误以为神会变	约拿太懂神了，缝在他的认识和他的“我”之间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4:3）	先知的任性与骄傲	入口二：理念硬，现实塞不进
“一夜发生，一夜干死”（4:10）	神用比喻教导约拿	神把一次 nacham 放在约拿身上，让他认
“我岂能不爱惜呢”（4:11）	修辞问句，答案不言自明	书以问句收尾，约拿是否结晶没有写出

◆ 七、东边那座棚子

第二天早上，吕思远去总监办公室，说他接这个项目。

总监有点意外，说你要是有顾虑，可以换人。他说没有顾虑。

他说的不是真话。

去对方项目现场的第一天，他见到了那两个当年走掉的人。一个当了对方的技术总监，一个还是普通工程师。两个人看见他，都有点不自在。

他没有提旧事。他看了一下午的沉降监测数据，晚上把问题写成了一份报告：桩长不够，持力层判断错了，有一部分是计算书的问题。

那份计算书，有几页他认得，是他当年团队的底子。

那天晚上，他把报告存在电脑里，没有发出去。他坐在临时板房里，听着外面打桩机停了，海上一艘船在鸣笛。

他想，这就是那棵蓖麻。

两年来他心里一直有一棵树：它叫“他们会塌的”。这棵树长得很快，一夜就长满了，给他遮了两年的荫。他靠着它，觉得自己对、他们错。

现在神叫他去扶他们。树死了，太阳照在头上。

他可以照实写报告，把问题一条条列出来，帮他们改；也可以写得含糊一点，让他们多走几个月的弯路。业主看不出来，总监也看不出来。

他想起第四章那一句：“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拿 4:4）

他没有回答。

报告是第三天发出去的。他照实写了，把桩基加固的方案列了三个，附了计算。那个当年走掉的技术总监看完，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两个字：谢谢。

他没有回。

后面三个月很长，事情一件一件做。项目最后复工了，业主在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他。散会的时候，对方老板过来和他握手，说了很多客气话。

他握了手。

回家路上，妻子问他，现在心里过得去了吗。

他想了很久，说不知道。

他说，报告是照实写的，这一点他过得去。可是对方老板握手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有一块硬的东西，没有化开。他不知道这块东西会不会化，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让它化。

那一晚他又打开手机，读到《约拿书》的最后一句。神问约拿：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一回，那个问题落到了他身上。他身上显出来的，是一个照实写了报告的工程师；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也还悬在他那里。

带走的话

神后悔了，城翻转了；先知明明最懂神的怜悯，却接不住它落到仇人身上。书在问句上停住，问的是你。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照人的样子说话”关上了 nacham 的门，守住了神的不变；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二那扇门：缝不在神变没变，在先知接不接得住。
- 把 4:11 读成“答案不言自明”的修辞问句，是把一个悬在读者头上、还没有结晶的问题，收回成了一句已经说完的结论。

◆

38

第38章

《弥迦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三件事，还是一场发生？

这一章的问题

献祭从牛犊加到长子还嫌不够，神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是三条新规矩吗？

◆ 一、香炉要比去年再大一圈

戴文斌五十七岁，在洛阳老城开一间铁匠铺，是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来的。

铺子里早就不怎么打农具了。这些年卖得好的，是仿古刀剑、铁艺门花、寺庙和祠堂订的铁香炉。

那个十月的晚上，炉火快封了，一个熟客推门进来。祁国良，六十出头，做建材生意，每年这个时候都来一趟。

他来订香炉，放在他母亲的坟前。

头一年订的是六十公分高的。第二年他说小了，换成九十公分。今年他一进门就比画：一米二，四只脚，要铸上缠枝莲，炉身刻上“慈恩永念”四个字。

戴文斌问他，去年那个还好好的，为什么又换。

祁国良笑了一下，说，人家坟前的都比他的大。又说，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忙，一年回不了两趟家。老人家最后那一个月，他在外地谈一笔单子，没赶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戴文斌，看的是炉子里那点红炭。

人走了以后，戴文斌没有马上关门。他坐在铁砧旁边，打开手机。妻子常建芬在教会的读经群里，每晚发一段经文，他平常不看，那晚点开了：

“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弥 6:7）

他看了两遍，抬头看了看墙角。那里堆着一排去年没卖掉的仿古长剑，剑身亮得照得见人。

◆ 二、一个乡下人对着京城说话

《弥迦书》共七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六卷。

弥迦是摩利沙人，那是犹大西南的一个小地方。他和以赛亚差不多同时，在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王的年月说话（弥 1:1）〔待核〕，大约是主前八世纪后期。

他是乡下人，说话很硬。他说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弥 3:12）。一百多年后，这句话在耶利米受审时被长老们原样引出来，救了耶利米一命（耶 26:18）〔待核〕。

这卷书在审判和应许之间来回走。最后一章的结尾，是一首很美的歌：“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弥 7:18）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弥 4:3）

6:8 前面那两节，也要整句摆出来，因为本章的缝就在它们里面：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弥 6:6–7）

◆ 三、六百一十三条压成三条

释经史上读 6:8，最有名的一条读法，是把它读成“律法的总纲”。

《塔木德》里记着一位拉比的说法〔待核：《巴比伦塔木德·鞭刑篇》23b–24a〕。他说，摩西律法有六百一十三条诫命；大卫把它们归成十一条（诗 15），以赛亚归成六条（赛 33:15），弥迦归成三条，就是 6:8；中间还有几步，这里从略，最后哈巴谷归成一条：“义人因信得生。”（哈 2:4）

这是一段很有分量的读法。它让一节经文接住了整部律法。第 40 章讲哈巴谷，还会回到这条链子的最后一环。

基督教读者也一直这样读。三件事被排成一张伦理清单：

行公义，是对人的公道，原文 mishpat；好怜悯，是对人的慈爱，原文 chesed，和合本在何西阿书里译作“良善”；存谦卑的心，是在神面前的态度〔待核：原文 hatsnea lechet 的译法〕。

前两件向人，后一件向神。这一读法的长处，要认真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信仰的伦理重心。献祭不能代替对人的公道，这是先知传统的一条硬线，第 33、35 章讲过。

第二，它好记，也好用。三件事，一个孩子也背得下来。很多教会把它写在墙上，很多基督徒把它当作每日的检查表。

第三，它站在穷人一边。弥迦书前几章写得很具体：“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弥 2:2）〔待核〕这三件事，是对这些具体恶行的回答。

4:3 也有它稳定的读法。这一段和以赛亚书 2:2–4 几乎一样〔待核〕，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末后的应许：将来有一天，战争结束，兵器变成农具。

1959 年，联合国总部的花园里立起了一尊铜像，一个人举着锤子，正把一把剑打成犁头〔待核：雕塑名与赠送者〕。一句经文，成了人类对和平最直白的一个画面。

◆ 四、价钱一路往上加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跳得太快。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处境、器物、祭物），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弥迦书的缝，就在 6:6–7 那一串问话里。

把它一层一层拆开看。一岁的牛犊，这是律法里上好的燔祭。千千的公羊，数量从一只跳到了成千。万万的油河，油不论瓶论河，数目上了万。我的长子，最后连亲生的孩子也搬上了秤。

最后这一层最可怕。献长子是迦南一带的风俗，律法明令禁止（利 18:21）〔待核〕。问话的人不是不知道，是加价加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方。账本一旦打开，它自己会往上走，走到人原本绝不肯去的地方。

这是一张越写越长的价目表。每一层都比上一层贵，可是每一层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当献上什么呢？”

这就是本卷的缝：现实符号的膨胀，与神要的对不上。

所谓现实符号，在这里就是祭物：看得见、数得清、搬得动的东西。它们本来是关系的记号。可是在这串问话里，它们变成了价钱。问话的人心里有一个账本：关系出了问题，就加价；加得还不够，就再加。

账本越厚，人和神之间隔得越远。

现在看 6:8 的头一句：“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已指示”三个字很要紧。神没有在价目表上再报一个数。他说的是：你要的东西，早就给你看过了。这不是一个更高的价，是对整张价目表的不接受。

再看这一章的开头。神对百姓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弥 6:3）

神问的是“我向你做了什么”，是一段关系里的问话。百姓答的是“我当献上什么”，是一张账单上的问话。两个问题问的不是同一件事。

缝找到了。

发现学读法把 6:8 读成三条，守住了伦理，这是对的。可是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如果三件事被读成三条新的诫命，它们也可能被写进那本账本，变成千千公羊之后的又一项。

一个人可以每天对照三条打钩：今天公道了，今天怜悯了，今天谦卑了。打得越满，越觉得这笔账算清了。那就又回到了 6:6 的那个问题。

◆ 五、同一块铁，换一个样子

现在逐词改读。

“当献上什么呢”。

这是一个讲价的人的问题。他相信关系可以折算，价钱够了，事情就平了。祁国良的香炉，就是这个问题。一年比一年大，大到一米二，可是缺的那一个月没有被补上。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个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每次回家给孩子带的玩具一次比一次贵。孩子起初很高兴，后来拆都不拆，堆在床底下。父亲越加越多，越觉得不安；孩子要的，是他在家吃一顿晚饭、问一句作业写完没有。

玩具没有错。错位的是，玩具顶替了那顿晚饭。

“耶和华已指示你”。

神的回答，没有接着报价。

本书把这读成：现实符号不再加码，要的是另一种东西。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再看三件事的动词。

“行”是做，“好”是爱，“存谦卑”原文是一个副词，修饰的是后面那个“同行”〔待核：hatsnea lechet，“谦卑地、小心地行”〕。

所以这一句的骨架，不是三个并排的名词，是一个动作：与你的神同行。公义、怜悯、谦卑，是这一路走的样子。

“与你的神同行”。

“同行”是 halak，走路的走。创世记写以诺“与神同行”（创 5:24），挪亚也“与神同行”（创 6:9），用的都是这个字〔待核〕。那里没有一张清单，只有一段走了很久的路。

走路不是一次交割。一只羊献了就献完了，一条路要一步一步走。按本书的说法，这是**动能**：动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公义是把歪了的连接接正，怜悯是不让连接断掉，谦卑是走的时候不抢在神前面。

三件事，是一场走路里的三个侧面。缺了哪一个，路都走不下去。

这就是本章的回答：6:8 不是三件事，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同行。

“将刀打成犁头”。

现在读 4:3。

刀和犁头是同一块铁。铁匠不扔掉刀，也不从别处找一块新铁；他把刀烧红，一锤一锤打成另一个样子。

这是一件现实符号的改写。刀本来是一颗很结实的**粒子**：粒子是本书的工作词，指稳定、整体、独立的东西，这三条合称三判据。一把刀拆开就不是刀，能带到任何地方去，几十年不坏。

要把它变成犁头，就得把它熔开，再结晶一次。

这也是**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一把犁头回到田里，改写的是整片地：从前是战场的地方，可以种了。

“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一句常被读过去。

兵器打成农具，是现实符号的改写。“不再学习战事”，是自我符号的改写。一个民族身上，学会打仗的那一层，慢慢不再往下传了。

光打兵器不够，那一层还会再把犁头打回刀去。

约珥书里正好有一句反过来的话：“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珥 3:10）同一块铁，两个方向都打得动。现实符号不认得哪个方向更好，决定方向的，是那一层有没有被改写。

还有一处细节。4:3 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的是“他”，是神。刀打成犁头，前面先有一场公道的裁断。

两国之间的事断清了，兵器才放得下。公义在先，犁头在后。这就把 4:3 和 6:8 接到了一起：同一场同行，走到国与国之间，就是这个样子。

“坐在自己葡萄树下”。

4:4 接着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是结晶以后的样子。不是一座城墙，是一个人坐在自家树下，不害怕。

“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全书的结尾，神不收账，他把账本扔了：“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 7:19）

6:6 那个人一直在加价，因为他以为账本还在。到了 7:19，账本沉到了海底。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当献上什么呢”（6:6）	敬拜者真诚的发问	一个讲价的问题：关系被折算成价钱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6:7）	夸张修辞，表示献祭不能讨神喜悦	现实符号的膨胀，越加码离神要的越远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6:8）	神早已在律法中启示了道德	不再报价，对整张价目表的不接受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6:8）	律法归纳成三条伦理纲要	一场走路的三个侧面，不是三条新账目
“与你的神同行”（6:8）	三条中的第三条，向神的态度	骨架就在这里：同行是动能，一步一步走
“将刀打成犁头”（4:3）	末后和平的应许	同一块铁熔开再结晶，现实符号的改写
“也不再学习战事”（4:3）	战争终止	自我符号也被改写，否则犁头还会打回刀

◆ 七、一把旧菜刀

第二天上午，祁国良来交定金。

戴文斌没有收。他说一米二的炉子能打，可是打了，明年还会想要一米五的。

祁国良愣住了，问他这是什么意思，生意不做了？

戴文斌说，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家里用的是什么刀？

祁国良想了很久，说，一把老菜刀，用了三十多年，刃都磨窄了。他母亲走后，那把刀还在老家厨房里挂着，没人用。

戴文斌说，你拿来，我给你打一样东西。

过了一个星期，祁国良把刀带来了，用旧报纸包着。刀背上有一道一道的磨痕，刀柄的木头黑得发亮。

戴文斌把它烧红，放在铁砧上。他打得很慢。刀身一点一点收窄，弯过来，最后成了一把小手锄，巴掌大，刚好能握在一只手里。

他说，你母亲坟边上那棵石榴树，你每回去，就用它松松土。

祁国良拿着那把锄头，站了很久，没有说话。走的时候，他说香炉不订了。

那天晚上，戴文斌没有封炉。他把墙角那一排仿古长剑看了一遍，抽出最旧的一把，在手里掂了掂。

他想起父亲在世时，铺子里挂的全是锄头、镰刀、犁铧，城外的农民赶着车来买。后来城扩了，地没了，农民也少了，他就打起了刀剑和香炉。

这一晚，没有显出一个“想通了”的戴文斌。显出来的是一个又把刀放回砧子上的铁匠。

第二个月，他在铺子门口挂了一块小牌子：收旧刀，改农具，不收钱，只收一个故事。

来的人不多。可是每来一个，他都打得很慢。

带走的话

关系出了缺口，加价补不上；神要的不是更大的香炉，是一路同行，是同一块铁换一个样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律法总纲”关上了 6:8 的门，读成三条伦理纲要；发生学打开的是迁移那扇门：不加码，改写，一同走路。
- 把三件事读成三条可以打钩的新诫命，是把一场同行，收回成了价目表上的又一项。

◆

39

第39章

《那鸿书》：一座城的终局：审判是判决书，还是熵？

> **这一章的问题**
>
> 约拿时悔改过的尼尼微，百年后“损伤无法医治”，是一纸判决，还是它自己散了？

◆ 一、档案柜最底下那一层

江海燕六十岁，在鞍山。退休前她在一家老国企做了四十年会计，现在被请回来，进了这家企业的破产清算组。

厂子是上个月由法院裁定破产的。裁定书只有四页，她看过很多遍。

那天晚上，清算组的人都走了，她一个人留在三楼财务科，清点档案柜。柜子是铁皮的，漆掉了一半。最上面几层是近十年的账，乱，缺页，有几年的凭证干脆找不到。

最底下一层，她拉开的时候卡了一下。

里面是 1998 年的东西。那一年厂子也差一点倒了。她记得很清楚：全厂开大会，厂长站在台上，说了很多重话。后来工人们自己提出来降薪三成，干部降一半，砍掉了两条老生产线，引进了一套新设备。一年半以后，厂子缓了过来，还评上了省里的“扭亏先进”。

那块奖牌还在柜子里，用红绸子包着。下面压着一沓当年的会议纪要，纸都黄了。最上面一张写着全体职工的签名，密密麻麻，她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年她三十二岁。

她坐在地上，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同一个厂，同一批人，二十多年前能翻过身来，这一回为什么就不行了？

回家以后，她睡不着，打开手机里的读经软件。软件按顺序排，那天排到一卷她从没读过的书。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鸿 3:19）

◆ 二、一卷书只写一座城

《那鸿书》共三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七卷。

全书只讲一件事：尼尼微的倾覆。开头一句是：“论尼尼微的默示，就是伊勒歌斯人那鸿所得的默示。”（鸿 1:1）〔待核〕

那鸿的名字，意思是“安慰”〔待核〕。

成书时间，一般定在两件事之间〔待核〕。一件是书里提到的“挪亚们”被攻陷（鸿 3:8），挪亚们就是埃及的底比斯，主前 663 年前后陷落。另一件是尼尼微自己的陷落，主前 612 年。

这座城，读者在第 37 章见过。

约拿在城里走了一天，喊了一句“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全城从王到牲畜都披上麻布，“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拿 3:8）。神后悔了，不降那灾。

一百多年以后，那鸿写的是同一座城。他说那是“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鸿 3:1）。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鸿 1:7）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鸿 3:19）

◆ 三、一纸判决，一次应验

释经史上读那鸿书，有一条很清楚的读法：这是一份判决书。

判决有它的法官：“耶和华是忌邪施报的神。耶和华施报大有忿怒；向他的敌人施报，向他的仇敌怀怒。”（鸿 1:2）

判决有它的罪状：流人血、谎诈、强暴、抢夺。亚述是那个时代最残暴的帝国，它的宫殿浮雕上刻着剥皮、刺穿俘虏的场面〔待核〕。北国以色列就亡在它手里。

判决也有它的执行。主前 612 年，巴比伦人与玛代人联手攻下尼尼微，一个帝国的首都从此成了土丘〔待核〕。2:6 有一句“河闸开放，宫殿冲没”，古代记载也说尼尼微陷落时有河水冲毁城墙〔待核：狄奥多罗斯的记载〕。预言在先，应验在后，一样不差。

这条读法的长处，要真心写出来。

第一，它站在被压的人一边。读那鸿书，很多现代读者觉得不舒服：一卷书从头到尾在庆祝一座城的灭亡。可是对被亚述踩在脚下的小国来说，这不是幸灾乐祸，是终于有人替他们把话说了。书的名字叫“安慰”，安慰的是他们。

第二，它守住了神的公义。神不轻易发怒，可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鸿 1:3）。恶不会一直赢下去，这是一句很硬的信。

第三，它在审判的诗里留了一个避难处。1:7 夹在整卷书的怒气中间，说神是“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判决越重，这一节越显得出它的分量。

◆ 四、同一段话，各取一半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没有问。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城墙、宫殿、发生了的事），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一座城也有它稳下来的样子）。

这一回的缝，要把两卷书放在一起才看得出。

约拿在第四章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拿 4:2）

那鸿在第一章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鸿 1:3）

两句都出自同一处，是神在西奈山上对摩西的宣告：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 34:6）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34:7）

约拿取的是前一半，怜悯。那鸿取的是后一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两卷书，各取了这段认信的一半，说的是同一座城。

再看用字。约拿书写尼尼微人“丢弃手中的强暴”（拿 3:8）；那鸿书写尼尼微“充满谎诈和强暴”（鸿 3:1）。和合本两处都用了“强暴”二字〔待核：原文是否同为 chamas〕。

一次丢掉了的东西，又满了回来。

这就是本卷的缝：约拿时悔改过的尼尼微，再度固化。

所谓**固化**，是一个符号停止回写。约拿那一次，尼尼微熔开过，结晶过，那是一次真的翻转，第 37 章讲过 haphak 的两义。可是那一次结晶，没有被下一代一再回写。它又凝成了那座城原来的样子，凝得比从前更硬。

发现学读法把那鸿书读成对一座恶城的判决。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不是一座一直都恶、从未变过的城。它变过一次。经文要读者问的，是一座变过的城，怎样走到了“无法医治”。

◆ 五、伤口不再长肉

现在逐句改读。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那鸿书里，神没有后悔。

本书不把这读成神这一回换了脾气。第 37 章说过，nacham 是一段关系里神那一头真的动了。关系要两头都在。尼尼微那一头，这一回没有转回来。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个人得过一场大病，病好了，医生叮嘱他戒烟、少喝酒、每天走一走。头两年他照做，复查的单子一年比一年好看。

后来他觉得没事了。烟又抽上了，酒局一个接一个，药也停了。没有哪一天是“决定”回去的，是一天一天滑回去的。十几年后再进医院，医生看着片子说，这一回不好办了。

医生不是在宣判。他是在读一张片子。

“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

3:8 拿底比斯来比：“你岂比挪亚们强呢？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濠沟，又作他的城墙。”

底比斯有尼罗河作护城河，照样陷落了。尼尼微也有河，也有城墙。城墙是现实符号，很结实，连接度很高。可是一个只剩城墙的城，没有动能去改，只能等着被拆。

“损伤无法医治”。

现在读 3:19。

“无法医治”这个说法很准。伤口能长好，是因为身体还在一点一点把断了的地方接回去。这是**动能**：动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

伤口不再长肉，不是因为刀太重，是因为身体已经不接了。

本章的题目问：审判是判决书，还是熵？

熵是一个物理学的词，大白话说，是东西自己散掉的那股劲。一间屋子没人收拾，会越来越乱；一台机器没人维护，会一样一样坏下去。不用谁去砸，它自己会散。

一座城也一样。它停止回写以后，连接还在，可是没有人去接新的、修旧的。外面一来力量，它就不是弯一下，是碎。

所以 3:19 不只是一纸从外面盖下来的判决。它更像一张验伤单：这里已经没有在长的东西了。

“有谁为你悲伤呢”。

3:7 有一句很冷的话：“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安慰”这个词，和先知的名字“那鸿”同出一个词根，也和约拿书里神“后悔”的 nacham 同根〔待核〕。

这一读，两卷书就对上了。约拿那一次，神 nacham 了，城得救了。那鸿这一次，满城找不到一个能 nacham 它的人。

两卷书都以问句收尾。

再看最后一句。“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约拿书也是以问句收尾的：“我岂能不爱惜呢？”（拿 4:11）

同一座城，两个问句。前一个是神问的，问的是怜悯；后一个是那鸿问的，问的是这座城给了别人什么。

第一个问句，悬着，还在等约拿回答。第二个问句，不用回答了，“凡听你信息的”都已经在拍掌。

“耶和华本为善”。

最后回到 1:7。

在这一卷没有再结晶的书里，1:7 是唯一一处向外打开的地方。它不是对尼尼微说的，是对“投靠他的人”说的。

尼尼微不再回写了，可是被它压过的那些人，还在一张网里被接住。按本书的说法，这是**势能**：势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一座城散了，那张网没有散。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流人血的城”（3:1）	尼尼微一贯的罪状	约拿时丢弃的“强暴”又满了回来：再度固化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1:3）	神的公义原则	与拿 4:2 各取出 34:6–7 的一半，说同一座城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3:8）	比底比斯坚固也会陷落	只剩城墙、没有动能改写的城，只能等着被拆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3:19）	判决宣告，必定灭亡	一张验伤单：已经没有在长的东西了，近于熵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3:7）	无人同情尼尼微	与那鸿之名、约拿书的 nacham 同根：这一回没有 nacham
书以问句收尾（3:19）	修辞问句，罪有应得	与拿 4:11 两个问句成对：一个在等回答，一个不用回答
“耶和华本为善”（1:7）	审判中的安慰	城散了，接住受害者的那张网没有散

◆ 七、她把那张签名留了下来

第二天，清算组开会，讨论档案怎么处理。按规定，过了保管期的可以销毁。

有人说，1998 年那些，早就过期了，一起处理掉。

江海燕说，那一柜她来整理。

她花了三天，把那个柜子里的东西一页一页理出来。她发现，1998 年那次翻身以后，头几年的会议纪要写得很细：每个月的成本、每台设备的维修、每个车间提的意见。到了 2008 年前后，纪要变短了，变成一页纸，几句套话。再往后，干脆只有签到表。

设备也一样。新设备进来以后，头五年每年大修；后来改成三年一修，再后来，坏了才修。

她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条线。1998 年是一个尖，往后慢慢平下去，最后一段几乎贴着地。

厂子不是今年倒的，她想。是很多年以前就不长肉了。那张裁定书，只是把早就写好的验伤单盖了个章。

清算组里年轻的会计孔令哲问她，江姐，当年那么难都过来了，这一回要是再搞一次大会，再降一次薪，能不能救？

她想了想，说救不了。

她说，那一回能救，是因为大家心里还有一样东西没散。这一回散了，不是今年散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拿着那张 1998 年的签名纸。

清算结束前，她把那张纸和那块奖牌，交给了市里的工业博物馆。工作人员问她要写什么说明，她只写了一行：1998 年，全体职工自愿降薪，企业扭亏。

她没有写后来的事。后来的事，有裁定书记着。

这件事没有显出一个能把厂子救回来的江海燕，那样的事这一回不会发生了。显出来的，是一个肯说出“救不了”、又肯把翻过身的那一次留下来的她。

带走的话

悔改过一次的城，也会再凝回去；伤口无法医治，不是刀太重，是那里早已不再长肉。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判决与应验”关上了那鸿书的门，读成对一座恶城的宣判；发生学打开的是固化那扇门：一座翻转过的城，怎样凝回去，凝到底。
- 把 3:19 读成一纸从外面盖下的判决，是把一张早已写好的验伤单，收回成了一次突然的发落。

◆

40

第40章

《哈巴谷书》：“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义人因信得生

这一章的问题

先知质问神为何容恶人得势，没等来解释，“义人因信得生”是怎样从这场争吵里长出来的？

◆ 一、十七分钟的冰雹

方立新三十九岁，在宁夏银川西边的贺兰山东麓种酿酒葡萄，一百二十亩。

那是八月底的一个傍晚，离采收还有三个星期。赤霞珠的果粒已经转了色，紫得发黑。他和雇工们正在检查防鸟网，天边压过来一片云，颜色是铁灰里带一点黄。

冰雹下了十七分钟。

他躲在农机棚里，听着冰粒砸在铁皮顶上，像有人往上倒石子。停了以后，他走进地里。

果穗还挂在架上，可是一大半被打烂了，汁水顺着枝条往下淌，叶子碎成一片一片铺在地上。他蹲下去捡起一串，果粒上全是白色的伤口。

保险能赔一部分。可是这片园子他种了七年，今年是头一回有酒庄来订货，合同上写的是“一级果”。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地头的小屋里。屋里有一张折叠床，一台旧电视，墙上挂着一本日历，是镇上教会发的，每个月印一节经文。

八月那一页印的是：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 3:17–18）

他看着那一页，想起邻村的一家。那家人不讲究，打药不按规矩，去年还把劣质果混进别人的果里卖。今年的云，偏偏绕过了他们那一片。

他把日历翻过去，扣在墙上。

◆ 二、一个先知和神吵了一架

《哈巴谷书》共三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八卷。

先知是谁，书里几乎没说。从书中提到“迦勒底人”兴起（哈 1:6）来看，一般把它定在主前七世纪末，巴比伦崛起、犹大将亡的年月〔待核〕。

这卷书的样子很特别。别的先知大多是替神对百姓说话，哈巴谷是替百姓对神说话。全书前两章是一场对话，先知问，神答，先知再问，神再答。

开头一句就是质问：

“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哈 1:2）

第三章是一首祷告诗，题下注明要“用流离歌的调”（哈 3:1）〔待核〕，结尾是“这歌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哈 3:19）。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义人因信得生。（哈 2:4）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3:17–18）

◆ 三、一句话被读了两千五百年

2:4 下半句“义人因信得生”，是整部圣经里被读得最多的一句话之一。它的读法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本章讲这部历史的起点，第 50 章还会接着讲路德的读法。

第一站：希伯来原文。

“信”在这里是 emunah。这个词出自词根 aman，意思是稳固、坚定、靠得住，“阿们”就从这里来〔待核〕。

出埃及记写摩西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打仗，亚伦和户珥扶着摩西的手，“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出 17:12）〔待核〕。那个“稳住”，原文就是 emunah。

所以在哈巴谷的口里，这个词首先不是“相信一组道理”，是“站得稳，不倒”。

原文还有一个小小的物主代词：直译是“义人因他的 emunah 得生”〔待核：be'emunato〕。是谁的“他”？最直接的读法，是义人自己的坚定。

第二站：希腊文七十士译本。

古希腊文译本在这里换了一个字，译成“义人因我的信实得生”〔待核〕。“我的”，就是神的。

一字之差，重心挪了：义人活下去，靠的是神的信实，不是自己站得多稳。

第三站：死海古卷。

1947 年在昆兰发现的古卷里，有一卷是逐句解释哈巴谷书前两章的注释〔待核：1QpHab〕。它把 2:4 读成：遵行律法的犹大家的人，因为他们的劳苦，和他们对“公义的教师”的忠信，神必救他们脱离审判〔待核：大意转述〕。

这一读把“信”读成了对一位老师、一个群体的忠诚。

第四站：拉比传统。

第 38 章讲过《塔木德》里的那条链子。摩西六百一十三条，大卫归成十一条，以赛亚六条，弥迦三条，中间还有几步，最后哈巴谷归成一条：“义人因信得生。”〔待核：《巴比伦塔木德·鞭刑篇》24a〕

在拉比读法里，2:4 是整部律法收成的最后一颗粒子。

七十士译本之后，拉丁文也有它的版本。耶柔米的武加大译本把这一句译成“义人因他的信而活”〔待核：iustus autem in fide sua vivet〕，又回到了“他的”。中世纪西方教会读这一句，读的多是这个拉丁本。

一句话在三种语言里，“信”的主人换了两次：希伯来文是义人的，希腊文是神的，拉丁文又回到义人。后世关于这句话的争论，有一半在这里就埋下了。

第五站：保罗。

保罗两次引这句话。一次在罗马书：“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6–17）〔待核〕一次在加拉太书，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加 3:11）。

希伯来书也引了它，用来劝受逼迫的信徒忍耐等候（来 10:38）。

保罗的读法，把这句话放到了“信”与“律法”的对照里。这一条，一千五百年后在路德那里成了一场改教的火种。路德怎样读，第 50 章再讲。

这五站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值得真心写出来。

它们都没有把这句话读轻。每一站的读者，都在自己最难的处境里，用这句话把整部信仰收成一点。一处是犹大将亡，一处是被罗马压着的旷野群体，一处是失去圣殿的会堂，一处是要问外邦人能不能进来的教会。2:4 在每一处都撑住了。

◆ 四、“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

可是这部读法史，有一处常常被跳过。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处境、发生了的事），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2:4 是一个回答。可是它回答的是什么？

回答前面，有两次质问。

第一次在第一章：“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哈 1:3）

接下来一节说，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颠倒（哈 1:4）。

神回答说：我要兴起迦勒底人来惩罚（哈 1:6）。

这个回答让先知更难受了。第二次质问，比第一次还重：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 1:13）

这里有一个常被读过去的细节。第二次质问里，先知说迦勒底人“把人当作海中的鱼”，用网捞了去，“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哈 1:15–16）〔待核〕。

捞人的网成了他们的神。一个靠膨胀活着的民族，拜的是它自己手里那张越撒越大的网。

缝就在这两段里。

理念这一头很硬：“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神是公义的，这是哈巴谷的信仰，他一个字也没有放弃。

现实这一头也很硬：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而且神的办法，竟是用一个更恶的民族去惩罚一个不那么恶的民族。

两样都硬，合不上。这就是本书给本卷归的类型：**入口一**。第 3 章讲过，入口一是现实硬、理念碎。哈巴谷的理念没有被他丢掉，可是用它来解释眼前的事，它已经碎了。

读法史从 2:4 开始读。它把这句话从 1:13 的质问里拿出来，放到一部更大的神学里去，于是“信”成了一个关于怎样称义的教义。这一步走得很远，也很有价值。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在哈巴谷书里，2:4 不是一条教义先写好、再拿来应用的；它是从一场对着神吵出来的架里长出来的。

◆ 五、站上望楼，然后等

现在逐句改读。

“我要站在守望所”。

2:1 是一个很少被讲的动作：“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先知没有自己推出一个答案。他上了望楼，等。

这是缝里的一种站法：不合上它，也不离开它，站在上面等。

“虽然迟延，还要等候”。

神的回答，头一句是叫他写下来，第二句是叫他等：“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 2:3）

神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说迦勒底人的事怎样合乎公义。他给的是一个时间：会来，可是要等。

按本书的说法，这是**望**。本书说望是动能：动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望不是停在原地，是在一条还没走完的路上往前推。

“明明地写在版上”。

神还说了一句：“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哈 2:2）和合本小注：“或译：随跑随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默示要写得大，大到一个奔跑的人也能读。它不是锁在柜子里的文件，是挂在路边、给赶路的人看的。

按本书的读法，这是一颗理念符号被做成了现实符号：写在版上，立在那里，谁路过都能带走一句。2:4 后来能传得那么远，从这里就开始了。

“惟义人因信得生”。

现在读 2:4。

这一句的前一半常被略去：“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两种人放在一起。一种人“自高自大”，原文近于“膨胀起来”〔待核〕，像一样东西被吹大，里面是空的。另一种人靠 emunah 活着，是稳固的、实心的。

本书把 emunah 读成**内能**。内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连接度，断裂的难度；本书说信是内能。一个膨胀的东西，看着大，一碰就破。一个稳住的东西，看着不起眼，拆不开。

哈巴谷的处境里，外面的一切都在拆他：律法放松，公理颠倒，神的办法也让他看不懂。能活下来的，不是一个找到了答案的人，是一个在没有答案时还稳得住的人。

这就是本卷的结晶。缝没有合上，2:4 没有解释神为什么用迦勒底人。可是在这条缝里，一颗**粒子**结晶了：粒子是本书的工作词，三判据是稳定、整体、独立。“义人因信得生”这一句，稳定到被读了两千五百年，整体到一句话收住了整部律法，独立到可以从哈巴谷的望楼上被带到昆兰、会堂、罗马和维滕堡。

它能被带得这么远，正因为它是在一条最深的缝里结出来的。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第三章是先知的祷告。头一句是：“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 3:2）

他不再问“为何”了。他问的是：在这一切当中，求你记得怜悯。

“虽然……然而”。

最后读 3:17–18。

这一段是一张丢失的清单：无花果、葡萄、橄榄、粮食、羊、牛。一个农人的全部家当，一样一样被划掉。

然后是两个字：“然而”。

“然而”前面，现实一点没有变好。这首祷告诗不是在说“神后来把一切都还给我了”。它说的是：一切都没有了的时候，我还在因神欢欣。

本书把“虽然……然而”读成一次结晶的句法。前半句是缝，后半句是结晶出来的那个新的自我符号；中间那个“然而”，是两者之间的那一下翻转。没有前半句的重量，后半句只是一句漂亮话。

“使我稳行在高处”。

全书最后：“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 3:19）

先知开头站在望楼上，结尾站在高处。望楼是等的地方，高处是走的地方。中间隔着一场吵架、一句“义人因信得生”、一个“然而”。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1:3）	先知的困惑，神随后给出解答	本卷的缝：神的公义与恶人得势正面对不上
“我要站在守望所”（2:1）	先知等候启示	在缝上站着等，不合上也不离开
“虽然迟延，还要等候”（2:3）	预言必定应验	望：在一条还没走完的路上往前推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2:4上）	恶人的骄傲	膨胀的东西，看着大，一碰就破
“惟义人因信得生”（2:4下）	因信称义的教义根据	emunah：内能，没有答案时还稳得住；在最深的缝里结出的粒子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3:17）	信心不靠环境	丢失清单：缝的全部重量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3:18）	在苦难中仍要喜乐	一次结晶的句法，“然而”是那一下翻转

◆ 七、把日历翻回来

冰雹过后的那一个星期，方立新几乎没说话。

保险公司的人来定损，拍了很多照片。酒庄打电话来，说合同可以改成二级果，价钱降一半，问他能交多少。他算了算，能交的不到三成。

他去了一趟邻村，那户没遭灾的人家。那家的男人姓冀，比他大几岁，正在地里摘果。

冀家的人看见他，有点不自在，先开口说，你那边打得厉害吧。

他说，嗯。

他本来是去看看那家人的果子到底怎么样，心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可是站在人家地头，看着那些完好的果穗，他发现自己说不出那句酸话。

冀家男人给他递了一根烟，说今年他家的果子也卖不上价，酒庄嫌他们打药不规范，压价压得很厉害。他说，你那边的园子，种得比我们讲究多了，可惜了。

回去的路上，方立新想起日历上那一页。

他想，那一节经文，他之前一直读成“不管遭什么灾，都要高兴”。他高兴不起来，所以把日历扣在墙上。

那天晚上，他把日历翻回来，从头读了一遍哈巴谷书。三章，二十分钟就读完了。

他头一回发现，这个先知也是一肚子气的。开头那两段，几乎就是他那天在地头想的话：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那些不讲究的反倒没事？

先知骂完了，上了望楼，等。等来的不是一个解释，是一句“义人因信得生”。再往后，才是那一段“虽然……然而”。

他想，原来那个“然而”，是吵完架才说出来的。

他又想起镇上教会的老执事乔德茂。去年他父亲住院，老人来探望，没讲道理，只是坐了一下午，临走时说了一句：“站得住就行，别的慢慢来。”

他那时不懂。现在他觉得，那句话和“义人因信得生”是一个意思。

第二年开春，他没有改种别的。他把被打伤的老枝剪掉，留下最壮的芽，又在园子上方拉了防雹网，贷了一笔款。

他没有因为那场冰雹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显出来的，是一个在剪枝的时候还稳得住的方立新。那一年秋天的果子不算多，可是一粒一粒都是实的。

带走的话

“义人因信得生”不是先写好的一条教义，是在“你为何”的质问里吵出来、在望楼上等出来的一颗粒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因信称义的经文根据”关上了 2:4 的门，从 1:13 里把它拿走；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一那扇门：神的公义与恶人得势对不上，信在缝里结晶。
- 把 3:17–18 读成“不论环境都要喜乐”，是把一个吵过架、等过、才说出口的“然而”，收回成了一条现成的态度。

◆

41

第41章

《西番雅书》：“因你喜乐而欢呼”：一位会唱歌的神

> **这一章的问题**
>
> 心里说神“不降福也不降祸”的人一动不动，神为什么要先在他们中间唱起歌来？

◆ 一、第二声部一直在等

金晓雯四十五岁，在新加坡一间华人教会做合唱团指挥，白天在一所中学教音乐。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四晚上，诗班排练圣诞节目。二十六个人，站成四排，唱的是一首他们唱了十几年的老圣诞歌。

唱得很准。每个音都在，每个拍子都对。女低音那一排有几位唱了二十年，闭着眼睛也不会错。

唱到第二段，金晓雯放下了手。

大家停下来看她。她没说哪里错了，因为没有哪里错。她只是说，再来一遍。

第二遍也一样。准，整齐，像一张印好的谱子。

排练结束，人散了。她一个人留在副堂里收谱架，看见第二排最边上的位子上还放着一个水杯。那是鲍玉珊的位子，团里年纪最大的女高音，七十一岁。今晚她提前走了，说腰不舒服。

金晓雯想起，鲍玉珊上一次在排练时笑，好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只是她，整个诗班都是这样：来，唱，对，走。

回家的地铁上，她翻开第二天要带青年查经的经文，是《西番雅书》。第一章有一句话，她读了两遍：

“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番 1:12）

她不知道“渣滓上澄清”是什么意思。可是“不降福，也不降祸”这几个字，让她想起了今晚那首歌。

◆ 二、一位王族先知的两种声音

《西番雅书》共三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九卷。

开头一节列出了先知的四代祖先，一直追到希西家（番 1:1）。很多读者认为这就是犹大王希西家，那么西番雅是王族的后代〔待核〕。他在约西亚王的年间说话，大约是主前七世纪后期，约西亚改革前后〔待核〕。

这卷书的两头，声音完全不一样。

前面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番 1:15）中世纪有一首很有名的拉丁文赞美诗，叫《忿怒之日》（Dies irae），开头那几个字就取自这一节的拉丁译文〔待核〕。

后面是一首歌。“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番 3:14）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番 3:17）

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番 1:12）

◆ 三、先审判，后复兴

释经史上读西番雅书，有一条很稳的结构读法：先审判，后复兴。

第一章审判犹大，第二章审判列国，第三章前半再审判耶路撒冷，后半转向应许。审判是真的，复兴也是真的，次序是先后。

这条读法有几处长处。

第一，它守住了“耶和华的日子”的分量。这一天不是一句吓唬人的话。西番雅说完不到半个世纪，耶路撒冷就被巴比伦攻陷了。

第二，它守住了神的圣洁。一位会欢呼的神，并不是一位不管善恶的神。3:17 的歌，是唱在 1:15 的忿怒之后的。

第三，它读 3:17 读得很温柔。很多教会把这一节写在婴儿奉献礼上，写在新婚夫妇的卡片上：神因你喜乐，不是因你做得好，是因为你是他的。这句话安慰过很多觉得自己不被喜欢的人。

还有一层，是“默然爱你”。传统读法多把它读成神的爱深到不用言语，像母亲看着熟睡的孩子，不出声〔待核：原文 yacharish 的诸种读法，七十士译本作“更新你”〕。

读者照这条路读，知道神既是审判者，也是欢喜的父亲。

◆ 四、一坛不动的酒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跳得太快。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教义），现实符号（处境、器物），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

西番雅书的缝，在 1:12 那个比喻里。

“如酒在渣滓上澄清”，这是酿酒的话。

葡萄汁发酵以后，酒底下会沉一层渣。好的酿法，是过一段时间把酒从这个坛子倒进那个坛子，把渣留下。要是一直不倒，酒会在渣上慢慢变稠、发苦〔待核〕。

耶利米书里有一句话，把这个比喻讲得更清楚：“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 48:11）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这就是缝。

打个家常的比方。一家老字号的点心铺，配方三代没改过，口味一点没变，老顾客都说“还是那个味”。可是年轻人不来了，店里的师傅也老了，手艺没有传下去。

配方守得越好，越没有人敢动它，也越没有人在里面长出新的东西。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店却一年比一年冷清。

这和西番雅说的那坛酒是一个样子。守住原味本身不是坏事。坏在它从此不再被倒一下。

再看这些人心里的话：“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这不是不信神。他们没有说“没有神”。他们说的是：神不做什么。福也不来，祸也不来，日子就这样过。

这是一种很安静的状态。不吵，不闹，不问。神这个符号还在，连接度很高，没有人要拆它；可是它不动了，也不让人动了。

这就是本书给本卷归的类型：**石心**。本书说过，符号固化在对象一端叫偶像，固化在自我一端叫石心。石心是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没有力量去拆，也没有东西在推。

接下来一节说得更直白：“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番 1:13）

一坛不倒的酒，最后连酒都喝不上。

发现学读法读 1:12，读的是罪：这是一群冷淡、不敬虔的人，神要罚他们。这样读不错。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一群人缺的不是更多的道理，也不是更重的惩罚就够了。他们缺的是被倒一下，被摇一下，让沉下去的东西重新动起来。

而全书最后那一首歌，正是对这一节的回答。

◆ 五、神先唱了起来

现在逐句改读。

“我必用灯巡查”。

灯是在暗处找东西用的。神提着灯，在耶路撒冷的巷子里一处一处照。

照的不是大恶，是那些“在渣滓上”的人。最难被看见的，不是闹事的人，是一动不动的人。

“不降福，也不降祸”。

这句话里的神，是一个不唱歌的神。他在那里，可是他不做任何事，也就不会让任何人高兴或难过。

人照着这个神，也成了一个不唱歌的人。

这里有一处回写，要看清楚。人心里先有了一个“不动的神”，这个理念符号又回写到自我身上，人也不动了。不动的人看世界，世界里也看不见神做什么，于是更确信“他不降福也不降祸”。

三样东西互相印证，转成了一个很稳的圈。稳到没有缝，也就没有解释，没有新东西结晶。

这一圈要被打破，只能从外面来。

“应当歌唱……应当欢呼”。

现在跳到第三章。

3:14 是叫百姓唱：“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可是叫一群在渣滓上澄清的人唱歌，是很难的。他们会唱，可能唱得很准，可是唱不出东西来。

“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

3:17 不是叫人唱，是神自己唱。

“因你欢欣喜乐”，“因你喜乐而欢呼”。“欢呼”这个词，在原文里是大声喜乐、高声唱的意思〔待核：rinnah〕。

本书把这读成：不是人先唱，是神先唱。

一个已经定型、动能为零的自我，自己是起不了头的。第 3 章讲过，入口三的人需要先被托住；石心的人也一样，他身上没有那一点动的力量。要先有一样东西从外面拉他一下。

神在这里做的，正是这件事。

本书说爱是**势能**。势能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一个人在渣滓上沉着不动，周围的网也是静的；神在他中间唱起来，那张网被重新拉了起来。这就是本书认定的结晶：势能场重新拉起。

“默然爱你”。

再看中间那四个字。

一个大声唱歌的神，中间为什么又“默然”？

这几个字原文很难，历来译法不一〔待核〕。本书取一个家常的读法：一个会唱歌的人，也会在对方开口之前停下来，等着听。

先唱，再静下来等。这不是一场独唱，是一首要对方接下去的歌。

“必在你中间”。

3:15 有一句：“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3:17 又说一次：“他在你中间。”

两次都是“在你中间”，不是在天上、在远处、在殿里。第一章的神提着灯在巷子里走，第三章的神坐到了人群中间唱。

“那日”与“那日”。

最后把全书两头放在一起。

第一章的“那日”，是忿怒的日子、黑暗的日子。第三章的“当那日”，必有话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番 3:16）

同一个“那日”，前面是灯，后面是歌。

本书不把这读成两个先后排好的日子：先罚完，再唱歌。本书读成同一件事的两面：神提着灯进来，是为了把在渣滓上的人倒出来；倒出来之后，他在他们中间唱起歌来。审判和欢呼，都是神不再“不降福也不降祸”。

石心最怕的，不是祸，是什么都不发生。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1:12）	神审察百姓的罪	最难被看见的，是一动不动的人
“如酒在渣滓上澄清”（1:12）	自满、属灵上的冷淡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自我固化，石心
“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1:12）	实际上的无神论	神这个符号还在，可是不动了，人也不动了
“那日是忿怒的日子”（1:15）	末日审判	灯照进来，是要把沉着的倒出来
“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3:14）	复兴后百姓的赞美	石心的人起不了头，叫他唱很难
“因你喜乐而欢呼”（3:17）	神对子民的爱与喜悦	神先唱：势能场重新被拉起
“默然爱你”（3:17）	爱深到无须言语	唱完停下来等，是一首要对方接下去的歌

◆ 七、她先唱了一句

下一个星期四，金晓雯提早半小时到了副堂。

人到齐以后，她没有发谱子。她说，今晚先不唱那首老歌，先唱一句别的。

她坐到钢琴前，弹了一个很简单的旋律，自己先开口唱了一句。唱的是3:17，她自己配的调子，没有和声，只有一个声部。

她唱得不算好。她平常很少在团员面前独唱，她是站在前面挥手的那个人。

唱完，副堂里很静。

她说，这一句，经上说是神唱的。她说，不是我们先唱给神听，是神先唱给我们听。

她又弹了一遍，说，谁想接，就接。

第一遍没有人接。第二遍，最后一排一个年轻的男低音小声跟了半句。第三遍，女低音那一排有两个人跟上了。

第四遍，鲍玉珊开口了。她的声音有点哑，比别人慢了半拍。唱完，她自己先笑了出来，说好多年没唱错拍子了。

大家都笑了。

那一晚，那首老圣诞歌排到最后也没有比上星期更准。可是唱第二段的时候，金晓雯没有放下手。

回家的路上，她想，这十几年，她一直在把诗班的声音调准，调得越来越准，越来越不动。她把一坛酒守得很好，从来没有倒过。

那一晚，没有显出一个更会指挥的金晓雯。显出来的，是一个肯先唱一句、唱错了也不收回来的她。

圣诞节那天，诗班唱完，鲍玉珊走过来跟她说，明年她还要来。

带走的话

什么都对、什么都不动的心，自己唱不起来；要有一位先在它中间唱一句，那张静了的网才被重新拉起。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先审判，后复兴”关上了 3:17 的门，把神的歌读成罚完以后的奖赏；发生学打开的是石心那扇门：灯和歌都是为了把在渣滓上的倒出来。
- 把“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读成一句无神论的口号，是把一颗还在、却不再动的心，收回成了一份不信的罪状。

◆

42

第42章

《哈该书》：“省察自己的行为”：后来的荣耀为什么大过先前

这一章的问题

百姓天天奔忙，工钱却像装进破囊；殿那么小，后来的荣耀凭什么大过先前？

◆ 一、给别人刷防水的人

石磊三十七岁，在重庆做装修包工头，手下带着六七个师傅。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梅雨下了快半个月。他在江北一套复式楼里收完最后一道工：卫生间的防水刷了三遍，闭水试验做了四十八小时，一滴不漏。业主很满意，当场把尾款转了过来。

他开车回九龙坡的家。家在一栋老楼的顶层，买了七年。

一进门，客厅中间摆着两个塑料盆。一个接在吊灯旁边，一个接在女儿的书桌上方。滴答，滴答，比墙上的钟还准。

妻子万秋萍把女儿的床挪到了墙角。九岁的石禾趴在床上写作业，本子上洇了一块水印。

“等忙完这阵就弄。”这句话，石磊说了两年。

他坐下来算账。今天的尾款，明天要付三个师傅的工钱，后天要结瓷砖店的货款，下个月还有车贷。钱进来，一转手就没了。

他一年到头没有一天歇着，可是手里总留不住东西。

厨房墙上挂着一本经文月历，是他母亲从教会带回来的。六月那一页印着一段话，他以前从来没细看过。那天晚上他看了：

“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该 1:6）

他抬头看了看那块发黑的天花板，又低头看了看手机里刚到账、又要转走的钱。

◆ 二、只有两章的一卷书

《哈该书》只有两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十卷，也是旧约里最短的书卷之一。

它的日子写得最准。头一句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该 1:1），一般推算为主前 520 年〔待核〕。全书四篇信息，最后一篇在九月二十四日（该 2:10、20），前后不到四个月。

那时百姓从巴比伦归回已经十几年。殿的根基早就立了，后来工程停了，一停又是十几年。第 20 章讲过以斯拉记里的这一段。

哈该开口之后第二十三天，工程重新动起来（该 1:15）。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该 1:5–6）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该 2:9）

◆ 三、先顾神，福气才回来

释经史上读哈该书，最通行的是一条因果读法：百姓先顾自己、后顾神，所以收成不好；次序改过来，福气就回来。

这条读法在经文里有硬根据。1:9 把因果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1:10 接着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到了第二章，又给了一个日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该 2:19）

这条读法的长处，要认真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次序。神的事在前，人的事在后。讲道的人常把这一卷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 6:33）放在一起读。

第二，它守住了责任。收成不好，不全推给天。经文要百姓回头看自己。

第三，它把 2:9 接到了新约。传统的基督教读法认为，第二圣殿后来的荣耀所以更大，是因为基督亲自走进了这殿〔待核：此读法的代表释经者〕。2:7 有一句，和合本小字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许多人读作弥赛亚的预言。

照这条读法，哈该书是一本清楚的账：先顾神，福气来；殿的荣耀，等基督来兑现。

◆ 四、殿停了，人没停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没有接着往下看。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说法），现实符号（房屋、器物、殿），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也包括习惯和心思）。

哈该书的缝，一头是百姓自己的房屋：“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该 1:4）

“天花板”指用木板镶过的屋顶和墙面〔待核：原文 sefunim，“镶板的”〕。这是讲究的房子，不是漏雨的棚子。

另一头是殿。2:15 回头说那段日子：“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

再听百姓给自己的说法：“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该 1:2）他们没有说不建，只说还不到时候。

这句话石磊很熟。“等忙完这阵”，就是“时候尚未来到”。

夹在两头中间的，是一串怪事：种得多，收得少；吃了不饱，穿了不暖；工钱装进口袋，口袋是破的。人很忙，忙出来的东西留不住。

这就是本卷的缝：百姓住镶板的房屋，殿仍荒凉；撒种多，收割少。

再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照因果读法，问题是次序排错了，福气被扣住了。可是经文里有两处，用这本账说不顺。

第一处在 2:3。殿重新动工一个月，哈该问：“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次序已经改过来了，眼前这座殿还是小得可怜。犹太传统还记下第二圣殿缺了几样东西，约柜就不在里面〔待核：《塔木德》Yoma 21b 所列五样〕。荣耀若是体量与陈设，2:9 就说不通。

第二处在 2:19：“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

赐福从“今日”算起，可那一天什么都还没长出来。这不像一笔先付后收的买卖。

还有第三处，在两段之间，是哈该向祭司问的两个律法问题（该 2:11–13）。

第一问：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衣襟碰到饼、汤、酒、油，这些东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

第二问：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再去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

哈该接着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该 2:14）

这两问放在殿已动工三个月之后，很耐人寻味。照因果读法，次序改过来，账就该清了。可是哈该在这里提醒的是：圣不会靠挨着传过去，污秽却会。

动工本身，不会自动让百姓手下的一切成圣。一座正在盖的殿，挨着它，并不等于被它接住。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哈该书要问的不只是次序，是人的力气为什么会漏掉；后来的荣耀，也不在殿有多大。

第 20 章说，停工是殿这一头的动能耗尽了。哈该书给的是另一面：停的只是殿，人没有停。

◆ 五、心放在走过的路上

现在逐词改读。

“省察自己的行为”。

这一句原文的字面，是“把你们的心放在你们的路上”〔待核：原文 simu levavkhem al darkhekhem〕。“行为”就是“路”。

省察不是闭着眼往里看，是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那条路：种了什么，收了什么，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哈该把这句话说了两次（该 1:5、7），中间夹着的就是那一串收不住的账。

“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和合本在“顾”字旁加了小注：原文作“奔”。各人奔自己的房屋。

这个字很要紧。百姓不是懒，是在跑。

本书在这里用三种能量来读，三个都是本书的工作词。

动能，是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势能**，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把人吸住、拉住；**内能**，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一样东西要多大的力才拆得开。

归回的百姓有动能，人人都在奔。缺的是势能，一个把各家拉到一处的场。

殿在那时就是这个场。它是一个现实符号，把散在各家的力气接成一张网。

场不在，各家的力气就各跑各的。跑得再快，也存不成内能。撒种、吃喝、挣工钱，样样做了，没有一样留下来，像装进破了洞的口袋。

所以 1:6 不只是一张惩罚的单子。它写的是一种处境：动能散了，没有场接住，力气全漏掉。

“激动……百姓的心”。

工程是怎样重新动起来的？1:14 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激动……的心”，原文是“激起……的灵”〔待核：原文 wayya'er et ruach〕。不是有人把账算清了，是灵被吹动了。

前一节只有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该 1:13）场先被拉起来，手才动。

“后来的荣耀”。

“荣耀”原文 kavod，字根有“重”的意思〔待核〕。荣耀不是体积，是分量。

2:8 先把体量的事放下了：“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缺的不是金银。

那分量从哪里来？2:5 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第一座殿，是在一个强盛的王国里盖起来的。第二座殿，是一群经历过亡国、被掳、归回、停工的人，在废墟上重新长出来的。

它小，可是它是一次**再结晶**。**结晶**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样东西稳定下来、成了整体、能带去别处；再结晶，是旧的熔开之后重新结晶。

这一回它长在一群奔散过、又被拉回来的人身上。这是一次**迁移**：殿的荣耀从体量迁到了场上，从金银迁到了“我与你们同在”。

“从今日起”。

再看 2:18–19。哈该让百姓“追想此日以前”，一直追想到立殿根基的日子。那一天，仓里没有谷种，树上没有果子。

赐福落在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方向变了。力气不再往各家奔散，开始往同一处汇。收成还在后头，场已经在了。

这也接上了祭司那两问。圣不靠挨着传过去，因为圣不是一层可以蹭上去的漆。它要在一张网里慢慢长成，人得真被那个场接住，连接要一条一条重新接上。

污秽却一碰就传，因为断开比接上容易得多。拆一条连接，不用多少力；建一份连接度，要一天一天地做。

“我必以你为印”。

全书最后一句，落在所罗巴伯一个人身上：“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该 2:23）

印是一枚戒指上的图章，盖下去，纸上就留下一个认得出的形状〔待核：原文 chotam，图章戒指〕。耶利米书曾说，所罗巴伯的祖父耶哥尼雅就算是神右手上带印的戒指，也要被摘下来〔待核：耶 22:24〕。

一枚被摘下的印，在这里重新戴上。这不是把旧王朝原样恢复，是同一个记号在废墟之后重新结晶了一回，和那座小殿一样。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1:5）	反省自己的过错	把心放在走过的路上，看力气往哪里去了
“时候尚未来到”（1:2）	百姓找借口拖延	力气都在别处奔，殿一直排在“以后”
“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1:9）	先顾自己，后顾神	各人奔各家：动能还在，场散了
“装在破漏的囊中”（1:6）	不顺服招来的惩罚	没有场接住，动能存不成内能
“激动……百姓的心”（1:14）	神感动人去顺服	灵被吹动，场先拉起，手才动
“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2:9）	基督进殿时应验	荣耀是分量不是体量，是废墟上的再结晶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2:19）	顺服之后的报偿	赐福落在方向转过来的那一天

◆ 七、先补自家的屋顶

那天晚上，石磊在月历前站了很久。

他把这几年的路回头看了一遍。接的活不少，过手的钱也不少。家里那块天花板，从一块水印，长成了半面墙的霉斑。

他一直以为是钱不够。那天晚上账摆在眼前：钱是够的，是他每一天都在往别人家里奔。

第二个星期天，他没去工地。他带着徒弟上了自家楼顶，把老防水层铲掉，重新刷了三遍。

活不大，材料钱不到两千。比起给别人做的那些复式楼，这是他这几年干过最小的一个活。

万秋萍在楼下煮了一锅酸辣粉。石禾端着碗爬上楼顶，看她爸往墙角里抹胶。

那天傍晚，雨又下来了。一家人坐在客厅里，两个塑料盆收进了阳台。没有滴答声，屋里安静得有点不习惯。

他原本有个打算：等哪天有了大钱，把家里全部翻新，做得比给业主做的还气派。那天晚上，这个打算显得没那么要紧了。

这一段日子没有显出一个更能挣钱的他。显出来的，是一个力气重新有了落处的他：先有一个家把他接住，他在外头奔的那些路，才开始留得住东西。

带走的话

力气留不住，不一定是不够努力；是各人奔各家，没有一处场把奔散的力气接住。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先顾神，后得福”关上了1:6的门，把它读成扣发福气的单子；发生学打开的是迁移那扇门：荣耀从体量迁到了场。
- 把2:9“后来的荣耀”读成一座更大更华美的殿，是把一次废墟上的再结晶，收回成了一座等着验收的建筑。

◆

43

第43章

《撒迦利亚书》：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这一章的问题

所罗巴伯手里只有一个小根基，“不是倚靠势力”说的，是神的力气比人更大吗？

◆ 一、读书会只来了三个人

余春兰七十岁，退休前是贵阳一家纺织厂的工会干事。十二年前，她在小区的社区活动室办了一个读书会。

那是十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四晚上，贵阳又下起了细雨。读书会定在七点。

她六点就到了，烧好一壶水，把十几把折叠椅摆成一圈。最热闹的那几年，这一圈要摆两层，三十多个人，有退休教师，有下岗的女工，也有带着孩子来的年轻妈妈。

到七点一刻，来了三个人。

一个是覃惠玲，六十三岁，老伴走了以后，这里是她每星期唯一出门的地方。一个是楼下修自行车的老蒋。还有一个是十岁的田满，他奶奶在超市上晚班，他每星期四来这里写作业，因为活动室有暖气。

他们读完了半章《平凡的世界》。九点，余春兰锁门。

社区主任在走廊里等她，说话很客气：明年活动室要改成课后托管班，读书会人少，能不能挪到每月一次，或者干脆停一停。

她说她想想。

回家的坡路不长，她走了二十多分钟，膝盖一直在疼。

十二年了，她跑街道要场地，托人捐书架，每星期提前一个钟头烧水摆椅子。现在坐在那一圈椅子上的，是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来蹭暖气的孩子。

她信主四十年，睡前有读经的习惯，那阵子正读到撒迦利亚书。那天晚上翻开，是第四章：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往下几节，有一句她以前从没留意的话：“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亚 4:10）

她把书合上，坐了很久。她想，藐视这日的人，大概就是她自己。

◆ 二、一卷夜里的异象

《撒迦利亚书》共十四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第十一卷。

撒迦利亚是“易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亚 1:1）。他开口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比哈该晚两个月，两人一同劝勉百姓重建圣殿（拉 5:1）。第 42 章讲的就是同一段日子。

书的前半部，第一至六章，是一夜之间的八个异象：骑马的人、四角与四匠、手拿准绳的人、大祭司换衣、金灯台、飞行的书卷、量器里的妇人、四辆车。

后半部第九至十四章，文体大不相同。许多学者认为出自较晚的年代〔待核：第九至十四章的成书年代诸说〕。

这一卷在新约里被引得很多，尤其在耶稣受难的记载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骑着驴”（亚 9:9；太 21:5）〔待核：字句〕。

本章的核心经文在第四章，金灯台的异象里：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铊就欢喜。（亚 4:10）

◆ 三、人的力量换成神的力量

释经史上读 4:6，最通行的读法是：成事的不是人的力量，是神的力量。

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手下没有军队，没有国库，身后还有一群一再阻挠的敌人（拉 4:4–5）。照人的算法，这座殿盖不成。神告诉他：别看你手里有什么，看我。

这条读法的长处，要认真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谦卑。人做成一件事，容易以为是自己做成的。这一节提醒人，最后成事的那一份，不在人手里。

第二，它守住了三一的信仰。基督教传统把“我的灵”读作圣灵，第三位格。古今讲道，常拿这一节讲圣灵的工作〔待核：代表讲道者〕。

第三，它把灯台和两棵橄榄树接到了整本圣经。4:14 说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一般认为指大祭司约书亚和省长所罗巴伯。启示录 11:4 又说“两个见证人”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待核：字句〕。一幅异象，前后连成一条线。

照这条读法，4:6 是一句清楚的告诫：人的势力不够，要靠神的大能。

◆ 四、对着一个小根基

可是这条读法有一处没有接着往下看。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说法），现实符号（器物、根基、城墙），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也包括力气和心气）。

这卷书的缝，一头是一个小根基。4:9 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这根基已经立了十几年，一直停在那里。

哈该当时问过：“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该 2:3）以斯拉记写，立根基那一天，见过旧殿的老人放声大哭（拉 3:12）。

另一头是一句大话：“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亚 4:7）

大山是挡在前面的一切：敌人的阻挠、波斯朝廷的公文、空了的国库、十几年停工磨掉的心气。说出这句话的理念，是一座要完工、还要有人“大声欢呼”的殿。

两头之间夹着一个“藐视”。4:10 那一问，问的是有人看不起“这日的事”，嫌它小。

这就是本卷的缝：所罗巴伯的小根基，与“大山哪，你算什么”。

还有一处细节，要放在这条缝旁边看。

第四章一开头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亚 4:1）

先知是被叫醒的。缺的不是一套新的想法，是人身上的那股气，快泄完了。

所以本书把本卷归为**入口三**：外面的难处一直都在，可是卡住人的，不是哪一样想法碎了，是人自己身上的信、望、爱耗干了。第 16 章讲的以利亚是同一个入口，神先给饼和水，再说话。

再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照这条读法，人的力量换成了神的力量。神的力量更大，大到可以把山铲平。

可是这么一读，“灵”就成了一种更大的势力。人的军队不够，神的军队来；人的钱不够，神的钱来。读法换了主语，没有换尺子。量的还是“力有多大”。

这样读，有两处接不上。

第一，4:7 说山要成为平地，接下去写的却不是一场大胜仗，是“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与这殿”。

第二，4:10 神欢喜的，不是一支军队，是“所罗巴伯手拿线锤”。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铅坠，在一个小根基上量墙。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撒迦利亚书里的灵，不是比势力更大的势力，是另一种东西。

◆ 五、油自己流进灯里

现在逐词改读。

“势力”“才能”。

“势力”原文 chayil，常指军队、兵力，也指财富；“才能”原文 koach，指力气、本事〔待核：两词音译与字义〕。

一个是集起来的力，一个是身上的力。合在一起，就是人手里能调动的一切。

“我的灵”。

“灵”原文 ruach，是风，是气，也是灵。本书不否认圣灵是位格的信仰，本书问的是它在这一章里怎样显出。

要看它怎样显出，得回到这一章的那盏灯。

“灯台”“橄榄树”。

撒迦利亚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七盏灯。灯台两边，一边一棵橄榄树（亚 4:2–3）。

4:12 写了一个细处：两根橄榄枝，通过两个金嘴，往外流“金色油”。

圣殿里的灯，本来要祭司天天添油、剪芯（出 27:20–21）。这幅异象里没有祭司，没有人提油壶。油从活着的树上，自己一直流进灯里。

天使先问先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亚 4:5）然后才说出 4:6。4:6 就是这盏灯的意思。

本书在这里用三种能量来读，三个都是本书的工作词。

动能，是沿着路把连接拆开、重新接上的速率与方向；**势能**，是一张网的吸引与拉扯，把人吸住、拉住、排出次序；**内能**，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一样东西要多大的力才拆得开。

势力和才能，都是动能那一类：调兵、出钱、出力，一下一下地推。推得猛，推得久，也会推完。

灵在这里是另一种：它是**势能的场**。它不推，它拉；它不一下一下地给，它一直在。像两棵橄榄树和灯之间的那根管子，油顺着落差自己流过去。

所以“不是倚靠势力，乃是倚靠我的灵”，不是“小力换大力”。是从推，换成了被拉住。

“大山哪，你算什么”。

山是一块高度。人若拿动能去挖，一锹一锹，挖到气泄。

经文说山要在所罗巴伯“面前”成为平地。不是他挖平的。他要做的事很小：把一块石头搬出来，放到顶上。

和合本小字说，“殿”或译作“石”。人欢呼的对象，可以就是那块石头。

再看 4:9：“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

立根基的是这双手，完工的还是这双手。没有换一支更大的队伍，也没有从天上降下一座现成的殿。

变的不是手，是手被放进了什么里面。同一双手，十几年前立了根基就停了；如今被场拉住，就能一直做到殿顶上那块石头。

“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

这卷书后面还有一幅画，可以放在这里一起看。

“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亚 8:4–5）

这里没有军队，没有城墙，也没有金银。有的是拄拐杖的老人和满街跑的孩子。一座城被许诺的样子，是一个把最弱的人也拉在一起的场。

接着神问：“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希奇，在我眼中也看为希奇吗？”（亚 8:6）余剩的民嫌它太难，神不嫌。这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是同一种口气：人拿自己手里的力去量，量出来是不可能；场不按这把尺子算。

“这日的事为小”。

“小”原文 qetannot，字面是“小的事”“小东西”〔待核〕。这一问不是夸小，是问：谁有权看不起它？

有人看不起，是因为拿它去比所罗门的殿。比体量，它输定了。

可是如果灵是一个场，场里没有大小之分。一个手拿线砣的人站在根基上，那就是场正在把人拉在一起的地方。

“手拿线砣就欢喜”。

线砣就是吊线用的铅坠，原文作“那块锡石”〔待核：ha'even habbedil〕。第 35 章讲过一件相近的东西〔待核：摩 7:7–8 原文用词不同〕。阿摩司看见神“手拿准绳”站在一道歪墙上，那时公平的水已经停了。

同一件工具，在撒迦利亚书里换了样子。它不再是吊起来审判的线，是一个省长拿在手里、准备往上砌墙的线。神看见了，“就欢喜”。

这是本卷的**结晶**。结晶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样东西稳定下来、成了整体、能带去别处。结晶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看法：灵是场，不是势力；这日的事，不能因为小就被藐视。

还有一处可以旁证。第二章的异象里，一个人“手拿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亚 2:1–2）。天使赶紧派人去拦他：“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亚 2:4–5）

量城墙的人被拦住了。城的边界不靠城墙，靠一圈火。火也是一个场。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4:6）	人的力量不够	推的力（动能）会推完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4:6）	神的大能代替人的力量	灵是势能的场：不推，是拉住
“流出金色油”（4:12）	圣灵源源供应的象征	没有人提油壶，油顺着落差自己流
“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4:1）	异象之间的过渡	先知的气快泄完了，入口三
“大山哪，你算什么呢”（4:7）	一切障碍都要被神除去	山在场里平了；人只搬出一块石头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4:10）	不要轻看起初的小事	场里没有大小，比体量是拿错了尺子
“手拿线锤就欢喜”（4:10）	神喜悦建殿的工作	同一根线，从审判的准绳成了砌墙的线

◆ 七、把烧水的事交出去

那天晚上，余春兰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她只是早早睡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膝盖不那么疼了。她给社区主任打了个电话，说读书会先不停，挪到每月两次也行，只是请他别急着收那把钥匙。

她又给覃惠玲打了个电话，问她下一回能不能早点来，帮着烧水。

覃惠玲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行。

十二年来，烧水、摆椅子、选书、领读，都是余春兰一个人做的。她一直以为，读书会是她扛起来的，人少了，是她扛不动了。

下一次读书会，覃惠玲六点就到了。她不光烧了水，还从家里带了一袋炒米糖。老蒋带来一个修好的旧台灯，说活动室那盏顶灯太暗。田满的奶奶那天调了班，也跟着孙子来了，坐在最边上，听了一个钟头。

余春兰这一回没有领读。她坐在那一圈椅子中间，让覃惠玲读。

覃惠玲读得很慢，有几个字读错了。田满在旁边小声给她纠正，被他奶奶拍了一下。

那天一共来了五个人。

散场的时候，余春兰站在门口，看他们一个一个收椅子。她想起经文里那两棵橄榄树。油不是祭司一壶一壶添进去的，是树和灯连着，自己流过去。

十二年里，她是那个提油壶的人。她累，是因为她一直在推。

这一段日子没有显出一个更能干的她，她本来就能干。显出来的，是一个不再把读书会扛在自己肩上的她：读书会原来不是她手里的势力，是几个人之间拉住彼此的那个场。

带走的话

推的力会用完，拉住人的场不会；一件事小到被人看不起的那一天，正是场在长的时候。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人的力换成神的力”关上了 4:6 的门，把灵读成一种更大的势力；发生学打开的是入口三那扇门：灵是把泄了气的人重新拉住的场。
- 把 4:10“这日的事为小”读成“小事将来会变大”，是把一个此刻就在场里的小根基，收回成了一张等着长大的蓝图。

◆

44

第44章

《玛拉基书》：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旧约最后一句，是句号还是逗号？

> 这一章的问题
>
> 百姓一再反问“在何事上”，看不见自己的缝，旧约为什么停在父亲的心先转过去？

◆ 一、一张写了三屏的清单

贺建国六十四岁，在哈尔滨一家锅炉厂干了一辈子，前年从车间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

那是腊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零下二十六度。松花江早就封了，江面上有人在凿冰。

晚饭后，儿子贺晓川打来电话，说今年春节不回来了。上海那边项目赶工，孙子贺小满又要上补习班，机票也贵。

电话一共打了四分钟。贺建国问吃了没有，工作忙不忙，孩子听不听话。贺晓川说都挺好。然后两头都没话了。

挂了电话，他坐在沙发上，越想越憋屈。

他把手机拿过来，开始给儿子写一条长信息。写儿子十五岁那年，厂里分了一套房，他让给了师傅，一家人在筒子楼又住了六年；写儿子上大学，四年学费

一分没让他贷；写儿子在上海买房，老两口把存了二十年的钱全拿了出去；写他每个星期天准时打电话，一次没落下。

写了三屏。最后一句是：“你说说，我在哪件事上对不起你？”

妻子柴淑芬凑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起身去厨房洗碗。

过了一会儿，她在厨房里说：“你这一屏一屏的，都是你给了他什么。他要的不是这个。”

贺建国没有发出去，也没有删。

他退休以后跟着柴淑芬去了几回教会。那天晚上睡不着，他把她床头那本圣经拿过来，随手翻到旧约的最后几页。

那一卷里，百姓一遍一遍地问神同一个问题。有一句是：“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玛 1:6）

他看着自己手机上那句“我在哪件事上对不起你”，看了很久。

那一卷的最后一句写着：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6）

◆ 二、一连串的反问

《玛拉基书》共四章，是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在中文和合本里也是旧约的最后一卷。希伯来文本只分三章，和合本的第四章在那里是第三章的后半〔待核：希伯来文本 3:19–24 对应和合本 4:1–6〕。

“玛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它是人名，还是一个称号，学者至今说法不一〔待核〕。

书里没有写年代。从内容看，圣殿已经重建，祭祀已经恢复，大约在哈该、撒迦利亚之后几十年〔待核：一般推为主前五世纪中叶〕。第 42、43 章讲的那座小殿，这时已经盖好、用了好些年。

这卷书的写法很特别。神说一句，百姓反问一句，神再回答。这样的来回，全书有六七轮〔待核：学者多分为六段辩论〕：

“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玛 1:2）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玛 1:6）

“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玛 1:7）

“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玛 2:17）

“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玛 3:7）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玛 3:8）

本章取两处核心经文：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5–6）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玛 3:6）

◆ 三、一位守约的神与一份预告

释经史上读玛拉基书，最通行的有两条读法，彼此相连。

第一条是约的读法。神是守约的一方，百姓是违约的一方。书里一项一项列出违约的地方：献有残疾的祭物（1:8），祭司偏离正道（2:8），休弃幼年所娶的妻（2:14），不纳十分之一（3:8）。神提起诉讼，百姓无话可说。

3:6 是这条读法的根基：“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百姓一再背约，还没有灭亡，是因为神不变。这一节在古典有神论里，是神不变性的一条经文根据。第 37 章讲约拿书时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讲。

第二条是预告的读法。4:5 的以利亚，新约明说是施洗约翰。天使对撒迦利亚说，那孩子“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路 1:17）。耶稣也说：“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太 11:14）

这两条读法的长处，要认真写出来。

第一，它守住了神的信实。人一再翻脸，神不翻脸。这给后来每一个读者一个底：你变，他不变。

第二，它守住了旧约与新约的连接。旧约最后说以利亚要来，新约开头就有一个穿骆驼毛的人在旷野喊。两约之间，是一个许诺和一次兑现。

第三，它守住了敬拜的认真。献给神的，不能是挑剩下的。1:8 说得很重：“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很多教会讲奉献，都从这一节和 3:10 讲起。

照这两条读法，玛拉基书是一张收尾的单子：旧约的账列清了，下一步等以利亚来。

◆ 四、缝在，可是没人认

可是这两条读法有一处没有接着往下看。

先在经文里把缝指认出来。

对不上，是本书的工作词：两样已经站稳的东西碰在一起，合不上。站稳的东西叫三界符号：理念符号（想法、说法），现实符号（祭坛、祭物、节期），自我符号（人身上稳下来的信、望、爱，也包括心思和习惯）。

这卷书的缝，一头是祭坛上的东西：“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玛 1:8）

另一头是神的名。1:11 说，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瞎眼瘸腿的牲口，和一个尊为大的名，放在同一座坛上，合不上。

可是这条缝最特别的地方，不在这里，在百姓的那一串反问。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不是在辩论，是真看不见。祭照献，节照守，殿门照开。在百姓自己眼里，一切都对得上。

1:13 写出了他们的心思。他们说这些事“何等烦琐”，“并嗤之以鼻”。

这就是本卷的缝：献瞎眼瘸腿的祭物，百姓反问“我们在何事上”，缝被否认。

这种情形，本书叫**固化**。祭坛和祭物是现实符号，人心里那套“我们一直在献”是自我符号。两样都还在，也都稳，可是不再回写。

第 3 章讲过：对得上，就没有解释。固化的可怕，是缝明明在，人却觉得对得上。没有对不上，就没有解释，也就没有新东西长出来。

再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约的读法把百姓读成违约的被告，这是对的。可是被告至少知道自己被告了。玛拉基书里的百姓，连这一步都没有。他们一遍一遍地问“在何事上”，像一个人拿着体检单，指标样样都红了，还在问医生自己哪里有病。

所以玛拉基要做的，不只是列罪状。罪状列了六七轮，每一轮都撞回一句“在何事上”。

预告的读法把 4:6 读成一次兑现：以利亚来了，就是施洗约翰，事情办完了。这也是对的。可是它读得太快，把一句话读成了一张打过勾的单子。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卷书的病是固化，它的药不在一项新规条里，在最后那一句上。那一句该怎么读，要先看它放在哪里。

◆ 五、最后一句后面的那个逗号

现在逐词改读。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固化的心，用规条是撬不开的。玛拉基把规条说了一遍又一遍，百姓照样反问。

最后一句换了一个地方下手：不在坛上，在家里；不在神和人之间，在父亲和儿女之间。

先转的是父亲。不是儿女先回来认错，是做父亲的那颗心先转过去。

“转向”原文是 shuv，和 3:7 那一句同一个字：“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待核：两处原文同为 shuv〕

3:7 里，神先说了要转。百姓反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还是看不见。到了 4:6，转向换到了人与人之间，换到了最贴身的一层。

父亲的心是一个自我符号。它站得很稳，连接度很高。一个父亲为家里付出过多少，那份付出就把他的心钉得多牢。

要它转，靠的不是一条新的道理。是另一个人先被看见：那个儿女，原来一直站在他那条账单之外。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是全书的最后半句，也是基督教旧约的最后半句。

它不是一句结论，是一句条件：“免得”。门开着，话没说完。

“旧约最后一句”。

到这里要说一件常被忽略的事：旧约的最后一句是哪一句，要看你拿的是哪一种正典。

基督教的旧约，大体沿用希腊文译本与拉丁文译本一路的分类：先知书归在最后一组，中文和合本的旧约也就停在玛拉基书〔待核：书序细节〕。

希伯来圣经的书序不同。它分律法书、先知书、圣卷三部分，玛拉基书在先知书的末尾，后面还有整整一部圣卷。整部希伯来圣经最后一卷，是历代志〔待核：历代志在多数希伯来圣经版本中居末〕。

历代志下的最后一句，是波斯王古列的诏书：“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代下 36:23）

“可以上去”，原文只是一个词，意思是“让他上去”〔待核：原文 veya'al〕。

两种书序，停在两句不一样的话上。一句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一句是“可以上去”。

可是两句有一处一样：都不是句号。一句是一个还悬着的条件，一句是一条还没走的路。

犹太会堂里还有一个习惯。公开诵读玛拉基书到末了，不停在“咒诅”上，要把前一节“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再念一遍〔待核：此俗及其范围〕。第 30

章讲哀歌，提过同一种做法。读的人不肯让一卷书以咒诅收尾，宁可回到那个应许上。

所以本章题里问的那件事，有了答案：**旧约的最后一句，是逗号。**

“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四百年后，路加福音接上了这个逗号〔待核：“四百年”为通俗说法〕。

天使对撒迦利亚说那孩子：“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路 1:17）

细看会发现，路加只引了前一半：“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后一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没有照抄，换成了“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父亲先转，这一半照旧。儿女那一半，没有被写成一个已经办成的结果，而是交给了接下去的路。

这就是本卷的**结晶**。结晶是本书的工作词，指一样东西稳定下来、成了整体、能带去别处。玛拉基书结晶出来的，不是一项新律例，是一个句式：父亲的心先转。固化的地方，从最贴身的那一层熔开。

“记念册”。

固化也不是铁板一块。3:16 写了一群不一样的人：“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记念册在他面前。”

他们没有反问“在何事上”。他们彼此谈论。缝在他们中间被说出来了，于是有人侧耳听，有人记下来。

承认对不上，是回写的第一步。

◆ 六、两种读法摆在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将瞎眼的献为祭物”（1:8）	献祭不合律法的要求	现实符号照常运转，不再回写
“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1:6）	被告抵赖	缝在，自己看不见：固化的样子
“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3:6）	神的不变性（见第 37 章）	神那一端的场不撤，人才没有灭亡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3:16）	义人蒙记念	缝被说出来，回写从这里起头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4:5）	预言施洗约翰	一句开着门的话，被新约接上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4:6）	以利亚的使命是恢复家庭	固化从最贴身的一层熔开，父亲先转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4:6）	旧约以审判警告收尾	是条件，不是结论；旧约最后一句是逗号

◆ 七、删掉那三屏

那天夜里，贺建国把那条三屏长的信息又读了一遍。

他读出来了：每一句都是“我给了你什么”。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问过儿子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他一直以为，父子之间是一本账。他付出得多，账就是平的；儿子疏远他，是儿子欠着。现在他看出来，他问“我在哪件事上对不起你”，和那卷书里的人问“在何事上”，是一个口气。

他把三屏删了。

重新写，写了半个多钟头，最后只剩几行。他说他想起晓川上初中那年，在全市作文比赛拿了奖，回家拿给他看。他那天在车间加班，累得很，看了一眼

说“别光顾着写这些，数学要紧”。他说他一直记得儿子那天把奖状收起来的样子。他说那天是他不对。

最后一句他想了很久，写的是：“过年不回来就不回来，你们娘俩照顾好自己。我想看看小满的作文。”

发出去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

第二天中午，贺晓川回了。只有一句：“爸，我记得那天。”后面是一张照片，是贺小满歪歪扭扭写的一篇《我的爷爷》，只写了半页。

儿子没有说要回来，也没有说别的。贺建国把那半页作文放大了看，看了好几遍。

柴淑芬问他，儿子说什么了。他说没说什么，就说他记得。

这一段日子没有显出一个和儿子和好了的他，那还远。显出来的，是一个心先转过去的他：他不再站在账单后面等儿子来认账。父子之间那句话还没写完，后面是一个逗号。

带走的话

固化的心不肯认缝，规条撬不开它；能熔开它的，常常是最贴身那一层，先转过去的那一颗心。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违约与兑现”关上了 4:6 的门，把旧约读成一份列清了的诉状；发生学打开的是固化那扇门：缝被否认时，回写从父亲的心先转开始。
- 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读成旧约画下的句号，是把一句开着门的条件，收回成了一份盖了章的终审判决。

◆



第　七　编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种子自己长

编　序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是信徒最珍视的文本。这一编要问：天国是一份已经交付的成品，还是一颗自己会长的种子。

第 45 章读马太福音，“成全”是执行完毕，还是充满、长成。第 46 章读马可福音，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撒种的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第 47 章读路加福音，浪子在耗尽之后醒悟，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擘饼时眼睛明亮。第 48 章读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道是一份文件，还是一场发生。第 49 章读使徒行传，五旬节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经历信仰的第二个入口。

这一编对正统的信仰表述保持尊重。发生学读法不否认它们，只问它们在经文与人身上怎样显出。

45

第45章

《马太福音》：“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是执行，还是长成?

这一章的问题

耶稣说不废掉律法，却一连六次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守旧，还是让旧的长出新的?

◆ 一、凌晨两点的老面头

凌晨两点，新加坡芽笼的一条老街上，只有一家店还亮着灯。

程晓峰今年三十六岁，是这家面包店的面包师。店是温德福师傅开的，开了三十一年。去年温师傅回怡保养老，把店交给了他。交给他的还有两样东西：一本翻得起毛的配方本子，一罐养了三十年的老面头。

温师傅走的那天只交代了一句：“老面头每天要喂，别让它饿死。”

程晓峰照做了。不只老面头，配方本子上的每一个数字他都照做。面粉一千克，水六百二十克，盐十八克，糖八十克。他用电子秤称，一克都不差。他心里有一个很朴素的念头：师傅的东西，不能在我手上走样。

可是老客人说，面包不一样了。

说得最直的是对面卖鸡饭的杜太。她每天早上来买两个椰丝包，买了二十年。上个星期她咬了一口，皱着眉说：“你这个，是照着本子做的吧?”

程晓峰愣了一下。照着本子做，难道不对吗？他没有偷工，没有换便宜的面粉，连烤箱的温度都是照本子上抄的。

那天晚上，面团在醒发箱里慢慢涨，他坐在面粉袋上，打开手机里的读经计划。教会这个月读《马太福音》，今晚轮到第五章。他读到一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

他把这句读了两遍。温师傅的配方本子就摊在旁边的案板上。他想：我没有废掉它，一个字都没有改。我是在成全它吗？

再往下读，他读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一连六次。他心里有点乱：耶稣说不废掉，可是听起来每一句都在改。不可杀人，改成了不可动怒；爱邻舍，改成了爱仇敌。这到底是守，还是改？

后来他跳着读到第十三章，有一句让他把手机放下了：“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醒发箱的灯还亮着。面团在里面，一点一点满起来。

他第一次觉得，“成全”这个词，也许不是他以为的意思。

◆ 二、一卷讲“应验”的福音

《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

按教会传统，它出自税吏出身的门徒马太（太 9:9）。二世纪的帕皮亚说，马太用希伯来方言编集了主的言语，这话经优西比乌转述而留下来〔待核〕。今天的学者对作者和成书年代意见不一，大多放在第一世纪后半叶〔待核〕。读者多半是熟悉犹太经典、又已跟从耶稣的群体，他们最切身的问题是：我们跟从这一位，是背离了摩西，还是走在摩西的路上？

这卷书有几处一眼就看得出的特点。

第一，它从亚伯拉罕开始。开头一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太 1:1）。它要把耶稣接在以色列整段历史的线头上。

第二，它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句式：“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太 1:22）。这样的话，全书出现了十来次〔待核：确切次数〕。“应验”和“成全”，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动词。

第三，它把耶稣的教训编成五大段讲论：山上宝训（5—7 章）、差遣门徒（10 章）、天国比喻（13 章）、教会生活（18 章）、末世（24—25 章）。每段末尾都有一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太 7:28 等）。有学者认为，这五段有意对着摩西五经〔待核〕。耶稣上山讲道，也让人想起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律法。

第四，它首尾相扣。开头说耶稣的名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 1:23）；结尾是复活的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这一卷书的核心经文，本书取两处。

第一处在山上宝训里：

>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 5:17）
>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 5:18）

第二处在天国比喻里：

>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太 13:31）
>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太 13:32）
>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两处放在一起，问的是同一件事：旧的东西，到底怎样变成新的？

◆ 三、成全是一笔一画照办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它在这里守住的东西，分量很重。

第一层：成全，是守住旧约。

二世纪有一个叫马吉安的人，主张旧约的神和耶稣的父不是同一位，旧约应当整个丢掉。据德尔图良的记载，马吉安一派对太 5:17 这一句很不舒服，甚至有人把它读反过来〔待核〕。

教会没有跟着走。教会把这一句当作磐石：耶稣不是来废掉的。律法和先知书仍是神的话，新约和旧约是一本书。今天你手里的圣经还是“旧约加新约”一册，这一句经文功不可没。

这是发现学读法的第一份功劳：它守住了连续。

第二层：成全，是应验预言。

马太一路在说“这是要应验……”。童女怀孕应验以赛亚，逃往埃及应验何西阿（太 2:15）。在这个读法里，旧约是一份预先写好的蓝图，耶稣的一生是照着蓝图一项项落实。

这读法有它的力量。它让信徒看见，神的作为前后一贯，说过的话都算数。对一个刚被会堂赶出来的小群体，这一点比什么都要紧：我们没有走丢，我们走的正是先知指过的路。

第三层：成全，是完全遵行。

改革宗的神学家把这一句和太 3:15 放在一起读：“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尽”和“成全”在原文里也是同一个动词。耶稣受洗、受试探、一生顺服，把律法的每一条都完完全全地行出来了。他替那些行不出来的人行了。

这读法安慰过无数软弱的人。你没做到的，他做到了。

第四层：成全，是恢复原意。

那“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又怎么解释呢？发现学有一个很稳的回答：耶稣不是在改摩西，是在改文士对摩西的误读。

加尔文就这样读。他说，基督不是一位新的立法者，给摩西添条文；他是把律法从法利赛人的曲解里解救出来，还给它本来的样子〔待核：《基督教要义》卷二第八章〕。

最有力的证据在太 5: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摩西律法里只有“爱人如己”（利 19:18），没有“恨你的仇敌”。后半句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耶稣一刀砍掉加上去的，律法就回到了原意。

这个读法把释经者放在一个很清楚的位置上：原意在那里，被灰盖住了；耶稣是那位把灰扫掉的人，释经者跟着他扫。

第五层：成全，是一套说定了的伦理。

山上宝训是整本圣经里被读得最多、争得最凶的三章。可是各家争的方式很像。

奥古斯丁专门写过一部讲山上宝训的书，称它是基督徒生活完全的样式〔待核：书名与年份〕。中世纪把其中最难的几条看作给修道者的“劝勉”，和给众人的“诫命”分开。路德在讲山上宝训的讲章里，把一个人分成两面：作为基督徒的个人，挨打不还手；作为担任职分的人，比如法官和父亲，就要按世上的秩序行事〔待核：1530 年代的讲章〕。

重洗派和后来的一些读者走得更直。1527 年的《施莱特海姆信条》照太 5:34 拒绝起誓〔待核〕。托尔斯泰读到“不要与恶人作对”，就主张彻底不以暴力抵抗〔待核〕。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论者另有一种分法：山上宝训是将来国度的宪章，不是给今天教会的条文〔待核：司可福串珠本〕。

二十世纪还有一位，把山上宝训读得最不肯打折扣。

朋霍费尔在 1937 年出版了《作门徒的代价》〔待核：书名中译与年份〕。他说，教会把恩典变成了“廉价的恩典”：不要悔改，不要跟从，不要十字架，白白拿走赦免。他要的是“重价的恩典”。照他的读法，山上宝训不是一个达不到的理想，也不是留给将来的宪章，是对今天每一个跟从者说的话，要照着去行。

他后来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这个读法，他是用命付了价的。

它的力量在于，不让经文变软。凡是想把“爱仇敌”读成一种心情、一个比喻、一段遥远理想的人，都要先过朋霍费尔这一关。本章后面讲能量时，还会回到他。

这些读法彼此相差很远。可是前提一样：这里有一套完整的、已经说定的教训，问题只是怎样正确地分类、正确地应用。分给谁，用在哪里，照到哪一个字。

天国的比喻也照这个方式读。

芥菜种说的是教会在历史中的扩展：从十二个门徒到普天下。面酵说的是福音在人心和社会里的渗透。也有人把面酵读成负面的，因为圣经别处的“酵”多指败坏（太 16:6；林前 5:6）。两种读法打得很厉害，可是它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个比喻所指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阿奎那在这里走得最远。他说新约的律法主要就是圣灵的恩典，还说新律法含在旧律法里，就像树含在种子里〔待核：《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一部第 106、107 题〕。

这句话非常接近本章要说的东西。可是请留意“含在里面”这四个字。树已经在种子里了，生长只是把它展开。

◆ 四、“只是我告诉你们”的缝

先把缝指出来。

缝就在第五章自己的句式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六个对句（太 5:21–48），是律法这个理念符号的缝，被耶稣主动拉开。

这里先讲清本书一直用的几个词。

理念符号，是教义、律例、一句经文的“意思”这类东西；现实符号，是圣殿、祭坛、一条小路、一块伤疤；自我符号，是一个人身上的信、一个习惯、一颗心。三类符号都得是“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能被反复认出，能被带去别处。

两类符号对不上，解释才发生。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现在看这六个对句。

“不可杀人”是一个稳稳的理念符号。它和守律法的人的日子对得上：我没有杀人，我是义人。一千多年，它在以色列人中间静静地运转。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太5:22）。

这一句一出，缝就开了。一个人的现实（我没杀人）和他的心（我天天在心里骂弟兄）对不上了。原来对得上的地方，被耶稣亲手撬开。

这不是灰被扫掉。灰被扫掉，人会说“哦，原来如此”，然后安心。听山上宝训的人没有安心。经文说：“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太 7:28–29）

文士是什么人？文士就是取原意的人。他们引经据典，说“某某拉比曾说”。他们做的，正是发现学释经做的事。众人希奇，恰恰因为耶稣做的不是这件事。

发现学读法停在这里。

如果成全只是恢复原意，耶稣就是最好的文士。可是经文偏偏把他和文士对立起来。如果成全只是一笔一画照办，太 5:20 就很难读：“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照办得已经够认真了。要“胜于”他们，不是多办几条，是另一种东西。

还有一处，耶稣讲过新酒和旧皮袋：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 9:17）

“两样就都保全了”——新酒没有废掉旧东西，可是旧皮袋也装不下新酒。照办和恢复，都装不下这句话。

马太还记下了耶稣自己怎样读经。法利赛人问他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他回答：“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太 9:13）

这句话他在第十二章又说了一遍（太 12:7）。他引的是何西阿书 6:6。请看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替法利赛人把“意思”讲出来。他叫他们“去揣摩”，自己去学。一句经文的意思，在这里不是一件可以当面交接的东西。它要在听的人身上走一遍。

“应验”本身也有一条缝。

马太说，耶稣一家从埃及回来，“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 2:15）。可是翻开何西阿书，那一句的上下文是这样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 11:1）

何西阿说的是过去的事，是出埃及的回忆，不是一句预言。照“蓝图落实”的读法，这里对不上：蓝图上没有这一项。马太却说它“应验”了。

阿奎那那句“树含在种子里”，也停在同一个地方。

种子里如果已经有一棵树，那树只是被找到、被展开。可是马太自己的比喻说的是：“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芥菜是园子里的菜，不是树。它“成了树”，是长出了它本来不是的样子。

发现学读法守住了连续，这功劳不能抹掉。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连续之中，怎么会有新东西长出来？

◆ 五、成全是把量器装满

先看这个字。

“成全”在希腊文里是 plēroō，本义是“充满”“装满”。马太用这个字，不只用在律法和预言上。

打鱼的比喻里，“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太 13:48），“满了”就是这个字。耶稣斥责法利赛人：“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太 23:32），“充满”也是这个字。受洗时的“尽诸般的义”（太 3:15），还是这个字。

把这几处放在一起，“成全”的样子就出来了。它不是一张清单被一项项打勾，是一个容器被一点一点装满，直到满出来。网是满的，量器是满的，面团是满的。

照这个字读太 5:17，意思就换了。

律法和先知是一个形式。它是神和以色列之间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样子：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固化了就是石版。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打碎这个形式，是要把它装满。

装满，是一个过程。量器还是那个量器，可是里面的东西在涨。

再看“应验”那条缝。

何西阿那一句本是回忆，马太说它“应验”了。照 plēroō 去读，这一下就顺了：何西阿留下的，是一个形状——神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这个形状一千多年前装过一回，装的是以色列；如今又被装满一回，装的是这一位孩子。

这不是在蓝图上找到一个早已写好的项目，是一个旧的形状被新的生命又满了一次。马太的十来处“应验”，读起来就不再像一张勾选表，倒像一个老量器被一次次装满，每一次都满得比上一次深。

再看那六个对句。

照本书的三角，每一个对句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条已经结晶的理念符号，从现实符号的层面，推进到自我符号的层面。

“不可杀人”管的是手：一个现实中的动作。“不可动怒”管的是心：一个自我里的结。“不可奸淫”管的是行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太 5:28），管的是眼睛和心里那一下。

律法这个理念符号没有被废掉。它往人里面走了一层。这一走，原来对得上的人都对不上了。

这里要和另一种“加深”分开。

犹太传统里有一句老话，见于《密什拿·先贤篇》开头：要给律法“筑篱笆”〔待核：《先贤篇》1:1〕。为了不碰到诫命，在诫命外面再围一圈规矩。不可在安息日做工，那就连可能引向做工的事也别碰。

这是一种认真，也是一种智慧。可是篱笆是往外加的。它加的是条文，管的还是手和脚，量器外面又套了一个量器。

耶稣的方向正好相反。他不往外加圈，他往里走。“不可动怒”不是“不可杀人”外面的一道篱笆，是“不可杀人”的根。条文一条没多，可是要守它，得从心里守起。

篱笆越筑越多，守的人越来越累；往里走，条文没有变多，人却得变。前一种是现实符号的叠加，后一种是自我符号的再结晶。

这就是本书说的“迁移”和“回写”：一个符号从一界走到另一界，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山上宝训的成全，是律法往自我那一界的迁移。律法还是律法，可它从此活在一个新的地方。

最要紧的一对：爱仇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 5:43–44）

紧接着是全章最锋利的一句：

>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太 5:46）

这句话用本书的话说出来，就是：**对得上的爱，不结晶**。

你爱那爱你的人，两边对得上。你付出，他回报；他付出，你回报。账是平的，日子顺顺地过。这里没有落差，也就没有新东西发生。税吏也会，外邦人也会。

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小小的讽刺。按教会传统，写下这卷书的马太，自己就是税吏。

第九章记他的蒙召：“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太 9:9）紧接着，耶稣在屋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同席，法利赛人看见了，才有那句“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一个税吏，被一个不按“对得上”的规矩爱人的人叫了起来。他坐在税关上，收的是对得上的账：该交多少，交了多少。那一天，有人爱了一个照账本不该被爱的人。

后来这个人执笔，写下“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这句话，他是从自己身上读出来的。

爱仇敌就不一样了。

仇敌伤了你，这是现实；“要爱他”，这是摆在你面前的理念。两样一碰，大大地对不上。这条缝里，要么什么也没长出来，你照旧恨；要么长出一个你身上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里要讲清本书的三能。

内能是连接度，就是断裂的难度：一个符号有多结实，看要多大力气才拆得开。**动能**是连接被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像一股水沿着一条路往前推。**势能**是那张网的吸引和拉扯：周围的场把你往哪边拉。

“恨仇敌”是一个连接度极高的自我符号。它在人身上沉了很多年，内能很大，拆它要很大的动能。

动能从哪里来？耶稣接着说的一句，给了那个场：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太 5:45）

日头和雨，是一个先被拉起来的场。神那一端先付了能量，太阳照下来不挑人。你站在这个场里，才有力气去拆那个“恨”。本书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结晶还得在你身上走一遍，日头不会替你走。

朋霍费尔的“廉价的恩典”，在这里有了能量上的说法。

恩典如果被当成一张白白拿走的收据，就没有动能在人身上做功。场是拉起来了，可是人没有在里面走。一个没付动能的符号，结晶不了。它在你身上只是一句话，一条信息，听过就过去了。

“重价”不是说恩典要人去买。是说恩典落到人身上，要在人身上走一遍：拆一个旧的结，接一条新的线。这一遍是要费力的，像爱一个伤过你的人那样费力。

这一段的末句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 5:48）

“完全”原文是 teleios，有“长成”“成熟”“到了该到的地步”的意思〔待核〕。一颗果子长熟了，可以这样说；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一句可以这样听：你们要长成，像你们的天父那样长成的样子。不是一张考卷要考满分，是一个人要长到他该长到的地步。

律法挂在哪里。

马太在后面还给了一把钥匙。有律法师问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说了爱神和爱人如己两条，然后说：

>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40）

“总纲”这个词，原文的动词是“挂”〔待核：kremannymi〕：律法和先知，挂在这两条上。

这个图很好懂。门上挂一串钥匙，钥匙的重量全落在那颗钉子上。钉子一拔，钥匙一把不少，可是全掉在地上，各是各的。

律法的每一条都还在，一点一画都在。可是它们挂在“爱”上。用本书的话说，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那张网。律法的条文是挂在这张网上的结。网在，条文各有其位；网没了，条文就散成一地互不相干的规矩。

所以成全，不是在条文之外另立一个新东西，是把这张网重新拉起来，让每一条都重新挂上去，重新有分量。

于是到了芥菜种和面酵。

第十三章的两个比喻，正好给第五章的“成全”配了图。

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它种下去，没人知道它会长成什么。它“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枝上。

这棵树不是从种子里被找出来的。种子里没有一棵缩小的树，等着被放大。种子里有的，是一股往外长的劲；土里有的，是一张把它往上拉的网。树是在两者之间一天天长成的。这是动能和势能一起做功，最后结晶成枝干，那是内能。

“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也是一句有来历的话。

但以理书写巴比伦王的梦，一棵大树“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但4:12）。以西结书写神在以色列高山上栽一棵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结17:23）。在旧约里，飞鸟宿枝的大树，是帝国、是王权的图像。

耶稣把这个旧图像接过来，可是换了一样东西：树不是从高山上的香柏长的，是从园子里最小的一粒菜种长的。

旧的形状还在，飞鸟照样来宿。可是它的来路变了。一个理念符号被接过来，换了一条长法，回写成一个新的意思：神的国，是从最小处长成的大，不是从高处压下来的大。这正是本卷“理念回写”的一个小样。

面酵更妙。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藏”这个字值得停一下：面酵一进去，就看不见了。三斗面是很大的一份，有人估算够上百人吃〔待核〕。一小块面酵，放进这么一大堆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直等全团都发起来”，这就是 plēroō 的样子：从里面一点一点满起来，直到全团都满。面没有被换掉，还是那三斗面。变的是它里面的气。

还有一处回声，有学者指出过〔待核〕。三斗面，正是亚伯拉罕在幔利橡树下招待三位客人时叫撒拉调和的那一份：“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创

18:6）。如果马太的读者听出了这个回声，面酵的比喻就接上了亚伯拉罕在幔利的那一次款待。旧的东西没有被丢掉，它是那团面。新的东西是藏进去的面酵。

结晶出了什么。

成全，是充满、长成。

律法和先知没有被废掉，一点一画都还在。可是一点一画不是被锁在原地，它们是那个量器。耶稣把它们装满了，满到从石版漫进人心，从“不可杀人”漫到“爱你的仇敌”。

本卷在全书的分类里，归为“迁移”一类，而且是理念的回写：律法这个理念符号，被往人心里推了一层，又反过来改写了“律法是什么”。

这样读，发现学守护的东西一样都不丢。旧约仍是神的话，连续仍在。耶稣仍是那位成全律法与先知的弥赛亚，信徒所信的他的身份，本书不否认一个字。本书只问：这份成全，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答案是：像面酵在面里那样显出来。

怎样分辨成全与拆掉。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担心：如果成全是长成，谁都可以说自己在“长成”律法，其实是在拆它。这个担心是对的，发现学两千年守的正是这一关。

马太自己留下了分辨的办法，就在 5:18 那半句：“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照这一句，成全有一条底线：旧的量器必须还认得出来。面发起来了，它还是那三斗面；芥菜长成了树，还是那一粒种长的。爱仇敌比不可杀人更深，可是它不许你杀人，只会让你连杀人的念头都放下。

拆掉就不一样。拆掉之后，原来那个形状认不出来了，或者被反过来用。说“既然要爱，就不必守条文”，那不是往里走，是把量器砸了。

所以发生学读法要过两道检验。第一道：缝在经文里，事前就能指出来，像这六个对句。第二道：长出来的东西，回头看还能认出它的来处，一点一画都能对上。两道都过，才叫成全。

马太自己给这种读经的人起过一个名字。讲完天国的比喻，耶稣说：

> 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 13:52）

注意，是“文士”。被耶稣在第七章对立起来的那种人，在第十三章被接住了。文士没有被废掉，他被成全了：从一个只取原意的人，长成一个能从库里同时拿出新旧东西的家主。

这一节经文，是马太为释经者留下的一句话。

◆ 六、两种成全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成全”（太 5:17，plēroō）	执行完毕；预言一一落实；律法被完全遵行	充满、装满，直到满出来；律法这个形式被装满
“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 5:18）	条文一个不少地保存	量器一点不缺；被装满的正是这个量器
“这是要应验……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 2:15）	预言在耶稣身上兑现	何西阿的回忆留下一个形状，被新的生命又满了一次
“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太 5:21–48）	纠正文士对摩西的误读，恢复原意	律法从管手的现实层，迁移到管心的自我层；原本对得上的缝被拉开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太 7:29）	耶稣的权柄高于一切释经者	他做的不是取原意，是让原意在听者身上重新发生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太 9:13）	叫人去查考何西阿书的原意	意思不能当面交接，要在听的人身上走一遍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太 5:46）	基督徒伦理要高于常人	对得上的爱没有落差，不结晶；爱仇敌的缝里才有新的自我符号
“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太 5:45）	神普遍的恩典，是效法的榜样	神那一端先拉起的场；有了这股势能，拆“恨”的动能才有来处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40）	两条最大的诫命，是条文的摘要	条文都挂在爱这张网上；网在，每一条才有分量
芥菜种“成了树”（太 13:32）	教会在历史中的扩展	长出本来不是的样子；树不在种子里，在长的过程里
面酵“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福音向社会渗透（或：败坏的渗入）	plēroō 的图像：藏进去，从里面满起来
“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 13:52）	天国门徒通晓新旧约	文士被成全：从取原意的人，长成让新旧一起发生的家主

两栏不是一对一的反驳。左栏守住的，是“旧的不能丢”；右栏补上的，是“旧的怎样长成新的”。

没有左栏，右栏会变成“怎么读都行”，谁都可以说自己在“成全”，其实是在拆。只有左栏，耶稣就成了一位最好的文士，山上宝训成了一份更严的条文。两栏并在一起，才是马太说的那个家主：新的旧的，都从同一个库里拿出来。

◆ 七、配方本子上的旁注

回到芽笼那家面包店。

凌晨三点，面团醒好了。程晓峰去翻配方本子，想核一下烤温。

那一页的边上，有几行铅笔小字，他以前没细看过，以为是温师傅随手记的账。这一回他凑到灯下看。

“雨天水减二十。”

“南风天多揉十分钟。”

“老面头酸了，先喂两顿再用。”

最底下一行，字很小：“杜太嫌甜，椰丝包糖减五克。她不说好，也要做给她。”

程晓峰在案板前站了很久。

原来这本配方从来不是一张写定的清单。它是温师傅的手、芽笼的天气、三十年的面粉，还有一个从不说好的老客人，一起沉下来的样子。那些数字是结晶出来的，结晶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里。

他一克不差地照办，办的是那些数字。数字底下那段关系，他没有接上。他没有废掉配方，可是他也没有成全它。

他想起白天读的那句：“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温师傅给杜太做了二十年椰丝包，杜太一次也没说过好。这份手艺，原来是在一个不回报的人身上长出来的。

那天早上，雨下得很大。他把水减了二十克，多揉了一会儿。他把椰丝包的糖减了五克，记在本子上，写在温师傅那行字的下面。

六点钟杜太来了。她咬了一口，没说话，又买了两个。

本书不说程晓峰“想通了”，也不说他“决定变一变”。那一个雨夜，配方、面团、天气和一个不说好的老人，一起对不上了。在那条缝里，显出了一个新的程晓峰：他不再只是配方的执行者，他成了这本配方接着长的地方。

配方本子还是那一本，一点一画都在。只是从那天起，里面多了他的字。

后来他才明白温师傅那句交代的分量。老面头每天要喂，因为它是活的。每一炉面团，都要揪一块前一天的老面进去；每一天的老面，又从这一炉里留出一块。三十年来，没有哪一天的面包是从头做起的，也没有哪一天的面包是照抄昨天的。

旧的一直在里面。新的一直在长。

他喂完老面头，把罐子放回冰柜的角落。罐子上贴着一张发黄的胶布，是温师傅的字：“一九九六”。

这就是“成全”。量器没有换，里面在涨，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带走的话

成全不是一笔一画照办完，是把旧的量器装满，满到从石版漫进人心。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恢复原意”守住了新旧约的连续，却关上了“连续之中怎样长出新东西”那扇门；发生学用 plēroō 的“充满”把它打开。
- 释经者把芥菜种“成了树”读成“树早已含在种子里”的那一下，就是把一场长成收回为一次发现。

◆

46

第46章

《马可福音》：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 **这一章的问题**
>
> 撒种的人说不出种子怎样长，这份“不晓得”是一块缺口，还是长本来的样子？

◆ 一、手机说该追肥了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黑龙江五常，稻田里的蛙声一阵紧过一阵。

段秀英今年六十八岁，种了一辈子稻子。老伴走了七年，家里十二亩水田，她一个人还在种。儿子于长河在哈尔滨开汽修店，农忙时才回来。

今年暑假，孙女于思禾回来了。她在东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作物栽培〔待核：校名可换〕。她在自家田埂上插了两根土壤传感器，又在奶奶手机里装了一个软件。

晚饭后，手机“叮”了一声。于思禾凑过来看，念给奶奶听：“叶面积指数偏低，灌浆期营养不足风险，建议追施穗肥。”

“不用追。”段秀英说。

“奶奶，数据说偏低。”

“我下午看过了，叶子颜色正。再追，秆子软，一场风就倒。”

于思禾不服：“那你凭啥知道颜色正？正是什么颜色？你给我说说标准。”

段秀英张了张嘴，说不上来。她只知道，八月的稻叶该是那个绿，不是那个绿。她看了五十年，可是要她说出来，她说不出来。

孙女回屋整理数据去了。段秀英拿着手电，一个人走到田埂上。

稻子正在灌浆。老辈人说，稻子是夜里长的。她小时候不信，跟着她爹半夜蹲在田边听，真听见了细细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有什么在一点点撑开。

她想起去年冬天，镇上那个小聚会点读《马可福音》。领读的老姊妹念到一句，她当时就笑出声来，大家都看她。

那句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 4:27）

她笑，是因为那就是她。

可是那天晚上，站在田埂上，她没有笑。孙女那一句“你凭啥知道”，还在她耳朵里响。不晓得，是不是就是不懂？

◆ 二、最短的福音，最慢的比喻

《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最短的一卷。

教会传统认为，它出自马可，记的是彼得的讲道。这个说法也出自二世纪的帕皮亚，经优西比乌转述〔待核〕。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大约在第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待核〕，马太和路加都用过它〔待核：通称“马可优先说”〕。

这卷书开头没有家谱，没有童年，一句话就进了正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可 1:1）

它的节奏很快。最常用的一个词是“立刻”（希腊文 euthys），全书出现四十来次〔待核：确切次数〕。耶稣受洗，“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可

1:12）；渔夫“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可 1:18）。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像有人在后面推。

耶稣在这卷书里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5）

“日期满了”，“满”字原文是 plēroō 的完成式〔待核〕，正是上一章马太讲“成全”的那个字。“近了”原文是 ēngiken，可以读作“已经临近”，也可以读作“已经来到”〔待核〕。

神的国到底是来了，还是快来了？这卷书没有给一个干脆的答案。它给了一组比喻。

第四章，耶稣在海边上船坐下，用比喻教训众人。先是撒种的比喻：种子落在路旁、石头地、荆棘里、好土里。然后是灯不放在斗底下。然后，是一段只有马可记下、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比喻：

> 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可 4:26）
>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 4:27）
>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 4:28）
> 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可 4:29）

在一卷“立刻、立刻”的书里，这是最慢的四节经文。

本书说它几乎就是发生学的经文。这一章要做的，就是把这四节读透。

◆ 三、种子是道，长是神的工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这四节经文，两千年来被读得很认真。

第一层：种子是道，生长是灵魂的进步。

古代的读法，常把种子读作神的道，把撒种的读作基督或传道人。教父格列高利一世在讲道里，把苗、穗、饱满的子粒读成灵魂的三个阶段：初学的、长进的、成全的〔待核：《以西结书讲道集》卷二〕。“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就是人在顺境与逆境里交替，种子却在里面一直长。

这读法很美，也很有用。它告诉修道的人：别因为看不见自己长进就灰心，次序在那里，苗、穗、子粒，一步也不会少。

第二层：传道人只管撒，生长在神手里。

宗教改革以后，这一段常被当作给传道人的安慰。

加尔文在注释里说，传道人不要因为看不见果效就丧胆；道撒下去，会在暗中运行，传道人只当尽本分〔待核：《符类福音合参注释》〕。

保罗的话可以放在旁边一起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林前 3:6）

这读法给了无数牧者一个晚上能睡着的理由。你撒了，就去睡。长不长，不是你的事。

第三层：国度是神带来的，不是人造出来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者约翰内斯·魏斯和史怀哲先后提出一个看法。他们说，耶稣讲的神的国，是一个末世的、由神突然带来的国度，不是人一步步建造出来的道德社会〔待核〕。这段比喻在他们手里成了一个证据：撒种的人什么也没做，“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收割的时候是神定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多德把它归入“生长的比喻”〔待核：《天国的比喻》，1935〕。他认为耶稣说的是：国度已经在他的工作里来到，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德国学者耶利米亚斯则把它读作“对比的比喻”：开头小、看不见，结尾是确定的收成；重点是确信，不是过程〔待核〕。

这几家吵得很凶：国度是将来的，还是已经来了的？可是他们一样认真对待了一件事：国度不是人能造出来、也不是人能催出来的。

第四层：比喻里藏着一个奥秘。

就在撒种的比喻之后，马可记了一段很难读的话。门徒私下问比喻的意思，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可4:11）。

1901年，德国学者威廉·弗雷德提出“弥赛亚秘密”一说〔待核〕。他注意到，马可福音里耶稣一再嘱咐人“不要告诉人”（可8:30；9:9），认为这是马可有意安排的一条线：耶稣的身份是一个秘密，要到复活之后才揭开。

这一说后来被修正了很多，可是它点出了一件真事：马可福音里，有些东西是藏着的，等着被揭开。照这个读法，种子在地里看不见，正是那个秘密的图像。揭开的时候一到，人就晓得了。

第五层：末尾一句是审判。

“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是约珥书的回声。约珥书说要“开镰”，因为“庄稼熟了”（珥3:13），那一句说的是审判列国。

所以发现学提醒你：这不是一首田园诗。收割是要来的，种子长到哪里，就在哪里被收。

四层读法放在一起，是一个很稳的结构：种子是道，生长是神在暗中的工作，次序是定的，收割是确定的。人要做的，是撒，是等，是信。

这个结构守住了两件要紧的事。一件是神的主权：长，是他的工。一件是人的谦卑：你催不来。

◆ 四、门徒等的是立刻显出来的国

先把缝指出来。

缝在马可福音自己的门徒身上：**他们等的是一个立刻显出来的国（理念），种子却是不知如何长的（现实）**。

这不是本书替门徒加的心思，经文里一处一处都写着。

讲完撒种的比喻，耶稣就问：“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 4:13）

讲完种子自己长的比喻，当天晚上他们渡海，起了暴风。经文写：“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可 4:38）

请把这两处并排看。白天的比喻里，撒种的人“黑夜睡觉”。当天晚上，讲比喻的人在船尾上睡着了。门徒睡不着，他们要他立刻醒来，立刻做点什么。

再往后，耶稣三次预言受苦。第一次，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可 8:32）。第二次之后，门徒“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可 9:34）。第三次之后，雅各和约翰来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可 10:37）

他们心里那个国，是一个马上要显出来、马上有座位可坐的国。这是一个理念符号，在他们身上沉得很结实，是整个民族几百年等弥赛亚等出来的。

可是耶稣给他们的，是一粒埋进土里的种子。

两样对不上。这条缝，马可写了整整十章。

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停在“不晓得”这三个字上。

经文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发现学读法很快就把这三个字填上了:他不晓得,可是我们晓得——是神在暗中做工。一句“不晓得”,被换成了一句“晓得了”。

这一换,有它的道理,也守住了神的主权。可是它把经文正中间那个最要紧的东西轻轻拿走了:撒种的人的“不晓得”,不是一个等着填的空白,是这个比喻的重心。

请看马可是怎样写的。他没有写“神使它生长”,他写的是“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出于自然”,原文是 automatē,意思是“自己就……”“由着它自己”〔待核〕,西文 automatic(自动)一词就出自同一个字根〔待核:词源〕。

马可明明可以写“神叫它长”,保罗就是这样写的(林前 3:6)。马可偏偏写“地自己生”,还要加一句“那人却不晓得”。

发现学读法把这句读成“神的工作是隐藏的”。这没有错。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这份“隐藏”,这份“不晓得”,这份“自己长”,本身是什么?它是一个等着被揭开的秘密,还是长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 五、不晓得,是种子的长法

先看撒种的人做了什么。

四节经文里,这个人只做了四件事:撒、睡、起来、割。

中间那一大段——发芽、渐长、苗、穗、饱满的子粒——他一件也没做。不是他偷懒,是这些事本来就不在他手里。

这正是本书在全书里守的那条主语纪律：**主体不是发动者，是发生的结果。**

你不能说“他让种子长”。你只能说：种子在地里长，长出苗，长出穗，长出子粒。这一段经历过后，田里显出了一片庄稼，田边也显出了一个收割的人。他之所以成了收割的人，是因为地里先长出了可割的东西。

马可这四节经文，是整本圣经里把主语纪律写得最干净的地方。

再看“不晓得”。

撒种的人不晓得，是因为他笨吗？不是。他是庄稼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撒、什么时候割。他不晓得的，只是“如何这样”——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株稻。

这个“如何”，不是一份藏在别处的说明书，等哪一天被人找到。它就是长本身。长，是一段只能在地里走一遍的路。种子和土在一起，一天天地对，一天天地接，接出苗来，再接出穗来。没有谁可以站在外面，把这段路一次看完。

所以“不晓得”不是知识的缺口，是一个位置。撒种的人站在长的外面。他能做的，是把种子交给土，然后睡觉。

再看次序。

“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

这三步，是一条路（差异序列）：一步接一步，前一步是后一步的条件，一步也跳不过去。没有苗，就没有穗；没有穗，就没有饱满的子粒。

这条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定的，可是它不是事先画好的图纸。图纸在种子外面；这条路在种子里面，在土里面，在每一天的雨和太阳里面。

田里的苗，就是一个“正在成形”（介生）的东西：不再是种子那样的一锅粥（混沌），也还不是谷子那样的定型（秩序）。它在两者之间，一天一个样子。

本书在别的地方用过三种能量来讲一个符号怎样结晶。这四节经文把三种能量都摆出来了。

种子里那股能长的劲，被包得紧紧的，经得起一个冬天，这是**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土、水、太阳，那一整张把种子往上拉、往下扎的网，是**势能**。苗一天天往上拱，穗一天天往外抽，一步一步沿着苗、穗、子粒这条路推进，是**动能**。

三样一样也不能少。可是三样没有一样在撒种的人手里。

再看“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先说夜，后说昼。按犹太人的算法，一日是从傍晚开始的〔待核〕。所以这不只是一句“日复一日”，它的顺序本身就带着一个意思：先交出去，再醒过来。

睡觉，是撒种的人唯一能为种子做的事：不去扒开土看。

这里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反面例子。《孟子·公孙丑上》讲，宋国有个人嫌他的禾苗长得慢，一棵一棵往上拔，回家还很得意，说今天累坏了，我帮苗长高了。他儿子跑去一看，苗都枯了〔待核：原文“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及标点〕。

孟子由此说：“心勿忘，勿助长也。”〔待核〕不要忘了它，也不要帮它长。

这和马可的撒种人，是一样的智慧，从两个文化里各长出来一次。不忘，是撒；不助，是睡。

再看长得最快的那一种。

同一章里，马可已经给“不晓得”摆了一个反面。撒种的比喻里，有一种种子长得最快：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可 4:5–6）。

耶稣解释时说：“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可 4:16–17）

两个“立刻”，正是马可最爱用的那个词。一卷“立刻”的书，在这里给“立刻”下了一个判语：立刻长起来的，立刻就跌倒。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没有付够能量的结晶。土浅，势能不够；没有往下扎的那一段，动能没有走完；苗看着出来了，连接度却很低，太阳一晒就断。

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发苗最快的那一种，恰恰是没有经过“不晓得”那一段的。

再看暴风里的那一觉。

现在回到那条缝。门徒心里那个国，是一个“立刻”的国。白天他们听了比喻，晚上在船上，暴风一来，他们心里那个“立刻”就喊了出来：“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止住了风，问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可 4:40）

这句问话，正接在种子比喻的后面。“信心”在这里，就是撒种人那一觉：能把种子交出去，能在长的外面睡着。

本书说信是内能，是连接度，经得起拆。门徒的信，还没有这么结实。暴风一拆，它就散了。

再看一个父亲的喊声。

马可还记了一句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喊声。

一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儿子来，门徒赶不出去。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这位父亲立时喊着说：

>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 9:24）

“我信”和“信不足”放在同一口气里。这句话两千年来安慰了无数人，因为它老实。

照本书的说法，这句话说的正是信的长法。信是内能，是连接度。这位父亲的信不是没有，是还没长到经得起这一场。“求主帮助”，就是承认这一段不在他手里，像撒种的人承认长不在他手里。

他没有先把信补足了再来。他带着一株苗来，就被接住了。

再看一个分两次才看清的人。

马可还记了一件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事。在伯赛大，耶稣医一个瞎子。第一次按手，瞎子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可 8:24）第二次按手，“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可 8:25）。

这是福音书里唯一一次分两步完成的医治〔待核〕。

更妙的是它的位置。紧接下去，彼得就说出了那句“你是基督”（可 8:29）。可是几节之后，耶稣讲受苦，彼得就拉住他劝他。

彼得像那个瞎子。他看见了，却看见“人像树木在走”。他看见了“基督”这个名，没看见这位基督要走的路。他的看见是一株苗，还不是穗。

马可把这个瞎子放在这里，是在告诉读者：门徒的眼睛，也是这样一点一点长开的。

连子也不知道。

“不晓得”在马可福音里还出现在一个更惊人的地方。

第十三章讲末后的事，耶稣先说了一个比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可 13:28）然后他说：

>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 13:32）

“子也不知道”，这一句让历代解经家很费心思。发现学有很周到的解释：这是就基督的人性说的，不是就他的神性说的〔待核：教父们对此节的通行解法〕。这个区分守住了教会对基督神人二性的认信，本书不碰它。

本书只看马可怎样排这两句。前一句是：树会发嫩长叶，你看得出它在长。后一句是：什么时候熟，没有人能事先算定。

这和第四章撒种人的位置一模一样。看得出它在长，算不出它如何长、几时熟。马可让连讲比喻的那一位，也站在这个位置上说话。

所以“不晓得如何这样”，在马可福音里不是门徒的毛病，不是庄稼人的无知。它是这卷书里所有人面对神的国时，共同站的那个位置。

最后看马可的结尾。

学者大多认为，马可福音最早的抄本，结束在第十六章第八节〔待核〕：

>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可 16:8）

一卷福音书，结束在几个妇人害怕、逃跑、不说话。

很多读者读到这里，觉得书没写完。后来的抄本也补上了更长的结尾〔待核：可 16:9–20 的抄本问题〕。

可是如果你刚读过第四章，这个结尾就不那么奇怪了。种子撒下去了。少年人刚说过“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可 16:7）。接下来怎样长，书里不写。

马可把他的福音书，写成了一粒撒在地上的种子。那几个妇人，和读这卷书的你，都站在撒种人的位置上：不晓得如何这样。

今天的人晓得了吗。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想：那是两千年前。今天的植物学早就晓得种子如何发芽了。吸水、萌动、胚根先出、子叶再出，书上画得清清楚楚。“不晓得如何这样”，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答。

今天的人晓得的，是长的说明。从外面看，一步一步，可以画成图，可以写成教科书。这份晓得很宝贵，于思禾的传感器就是从这份晓得里来的。

可是晓得说明，和让它长，是两回事。一个植物学教授，把发芽的每一步都讲得出来，他的种子还是得在土里待够那些天。他一天也催不快。他也不能替种子走一遍那条路。

而且晓得得越细，越会发现，每一粒种子都在和它那一小块土、那几天的雨、那一阵风对话。这份对话，只能在那里、那时发生一次。教科书写的是千万粒种子的平均，写不出这一粒。

所以今天的人晓得的更多，“不晓得如何这样”却没有过时。它说的从来不是“人太笨”，而是“长要自己走一遍”。

这一点读经也一样。注释书可以把一节经文的背景、字义、文法讲得清清楚楚。那是说明。这节经文在你身上怎样长，注释书不晓得，你自己事先也不晓得。

结晶出了什么。

“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本卷在全书的分类里归为“迁移”：门徒心里那个“立刻显出的国”，在一次次对不上里，被移到了一粒种子的长法上。神的国从一个等着降临的现成之物，迁移成一场正在土里走的发生。

这样读，发现学守护的东西一样都在。长是神的工，本书不否认，信徒所信的神在暗中的护理，本书一个字也不减。本书只问：这份工作，在经文里是以什么样子显出来的？

马可的回答是：以“自己长”的样子显出来，以“不晓得”的样子显出来。神的工作，不是从外面推一把，是在里面长。撒种的人越是不晓得，就越说明长的不是他。

◆ 六、“不晓得”的两种读法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神的国近了”（可 1:15）	争论：已经来到，还是即将来到	种子已经在地里，正在成形；“近”是长的距离，不是日历上的距离
“人把种撒在地上”（可 4:26）	种子是道，撒种的是基督或传道人	撒种的人只做开头一件事；长不在他手里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可 4:27）	传道人尽本分，不必焦虑	先交出去，再醒过来；睡是不去扒开土看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 4:27）	他不晓得，我们晓得：是神在暗中做工	“不晓得”不是缺口，是位置；长只能在地里走一遍，没人能在外面一次看完
“出于自然的”（可 4:28，automatē）	神隐藏的主权工作	地自己生；神的工作以“自己长”的样子显出
“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子粒”（可 4:28）	灵魂长进的三阶段	一条跳不过的路；正在成形，不是照图纸施工
“你不顾吗”（可 4:38）	门徒小信，主有权柄平静风浪	船尾那一觉对着比喻里那一觉；门徒的信还没有经得起拆的连接度
“发苗最快……就枯干了”（可 4:5–6）	听道而无根的人，遇逼迫就跌倒	立刻长起来的立刻跌倒；没走过“不晓得”那一段，连接度太低
“我信，但我信不足”（可 9:24）	小信者的祷告也蒙垂听	信是正在长的连接度；带着一株苗来，就被接住
“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 13:32）	就基督的人性说，不涉神性	看得出在长，算不出几时熟；讲比喻的那一位也站在这个位置上说话
“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可 8:24）	一个医治神迹的细节	看见是一步步长开的；彼得的认信也是一株苗
“什么也不告诉人”（可 16:8）	抄本问题；结尾可能遗失	福音书本身被写成一粒撒下的种子，读者站在撒种人的位置

左栏把“不晓得”填成了“晓得”，守住了神的主权，也守住了人的谦卑。右栏把“不晓得”留在原处，问它本身是什么。

两栏可以同时为真。你可以信“惟有神叫他生长”，同时承认，这份生长在你眼前的样子，就是“不晓得如何这样”。

◆ 七、田埂上的手电

回到五常那块稻田。

那天夜里，段秀英在田埂上站了很久。手电关了，她听着稻田里的声音。还是那种细细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和六十年前一样。

她想起她爹。她爹也说不出八月的稻叶该是什么绿。他只是每天傍晚下田转一圈，蹲下来，用手捋一捋稻叶，再站起来回家。她跟着转了二十年，后来自己转了三十年。

那个“绿”，是这样一天天转出来的。它不在任何一本书里，也不在她爹嘴里。它在五十年的傍晚里，在她的手指和眼睛里沉下来，沉成了一个她拿不出来、也丢不掉的东西。

孙女问她“凭啥知道”。她答不出，不是因为她不懂。是因为这样东西本来就不是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于思禾起来，看见奶奶在灶台边等她。

“你今天傍晚，跟我下田转一圈。”

于思禾愣了一下，说好。

那天傍晚，祖孙俩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奶奶蹲下来捋稻叶，孙女也蹲下来捋。奶奶不说话，孙女也没问。

转到第五天，于思禾在田边站了一会儿，说：“奶奶，东头那几垄，好像是比西头淡一点。”

段秀英没回头：“嗯。东头去年多上了肥，今年地乏了。”

于思禾掏出手机，查了东头那根传感器的数据，果然偏低。她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稻子。

那年秋天，田里没有追肥，稻子也没倒。软件里的那条提醒，于思禾留着没删，旁边加了一行备注：“奶奶看过，不用。”

本书不说段秀英“说服”了孙女，也不说于思禾“明白了”。那几个傍晚，一个说不出来的老人、一个要标准的年轻人、两根传感器和一片正在灌浆的稻子，一起对不上。在那条缝里，显出了一个新的于思禾：她手里还拿着数据，可她的眼睛也开始长了。

这份长，她自己也不晓得如何这样。

段秀英在聚会点后来又读到那四节经文。这一回她没有笑。她在那本大字本圣经的页边，用铅笔画了一株稻子。

带走的话

撒种的人不晓得如何这样，不是因为他不懂，是因为长本来就不在他手里。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神在暗中做工”守住了神的主权，却关上了“长本身是什么”那扇门；发生学让“不晓得”留在原处，打开了它。
- 释经者把“那人却不晓得”立刻填成“我们晓得，是神做的”的那一下，就是把一场自己长的发生，收回成一个被揭开的秘密。

◆

47

第47章

《路加福音》：浪子与以马忤斯：认识在路上发生

这一章的问题

浪子饿到尽头才回家，门徒听完讲解仍认不出主，认识到底在哪一刻发生？

◆ 一、送了一天饭的人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十点多，广州下起了冷雨。

莫家乐今年二十三岁，在天河送外卖，送了快四年。那天他从早上十点跑到晚上十点，跑了四十一单。最后一单，电动车在一座高架桥下面没电了。

他推着车走了一公里，单子超时，顾客给了差评，系统扣了钱。手机剩百分之三的电。

他在桥墩下面坐下来，才想起一件事：今天他送了四十一份饭，自己一口也没吃。

他是广西梧州乡下人。十八岁那年，他跟一个朋友合伙开奶茶店，从家里拿走了三万块钱。那是他爸在砖厂干了六年攒下的。店开了五个月就关了，朋友不见了，钱也没了。

他没敢回家。一走，就是五年。

头两年过年，他妈还打电话来。他不接，回一条短信：“忙，不回了。”后来电话少了，他妈改发语音，一条几秒钟，说的都是“吃了没”。他也不大听。

城中村路口有一间小教会，每个星期五晚上给骑手开门，免费的姜汤和炒粉。他去过几次，只为那碗炒粉。

那天晚上，他推着没电的车，又走到那里。

门口的志愿者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姓卢，大家叫他卢叔。卢叔给他盛了一大碗炒粉，又帮他把车推进来充电。屋里有几个骑手，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刷手机。一个年轻的姊妹在角落里给几个人念圣经。

他没想听。可是那一段钻进他耳朵里：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路 15:14、16）

他手里的筷子停了。

那姊妹接着念：“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路 15:17）

他把碗放下，出去了。他站在屋檐下，雨还在下。他打开手机，百分之三的电，翻到他妈上星期发的一条语音，没听过的。

他按了一下。他妈的声音说：“家乐，你爸腰不行了，砖厂不去了。你吃了没？”

手机黑了。

◆ 二、一卷“按着次序”写的书

《路加福音》是新约里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待核：按希腊文字数计〕。

按教会传统，作者是保罗的同工、“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西 4:14）。他还写了《使徒行传》，两卷是上下集，开头都是写给一位叫提阿非罗的人（路 1:3；徒 1:1）。成书年代，多数学者放在第一世纪的后三十年〔待核〕。

路加是四福音作者里唯一在开头交代写作方法的人：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 1:3–4）

“详细考察”“按着次序”“确实”——这几个词，听上去就像一位认真的史家。

这卷书还有几个特点。它特别留意边上的人：牧羊人、寡妇、税吏、撒玛利亚人、妇女。它的地理是一条路：从第九章起，“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 9:51），以后十章，耶稣都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它爱写吃饭：和税吏吃，和法利赛人吃，五饼二鱼，最后的晚餐，以马忤斯的晚饭。

这一章取两段核心经文。一段在路上走向父家，一段在路上走离耶路撒冷。

第一段是浪子的比喻：

>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路 15:20）

第二段是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

>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路 24:31）
>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

两段都是在路上。两段都以一顿饭收住。两段里，都有人终于认出了谁。

◆ 三、悔改的罪人与讲明白的圣经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这两段经文，在教会里被读得极深、极暖。

浪子：悔改与赦免的教义。

教父们很早就把这个比喻读成寓意。有一种读法说：小儿子是外邦人，大儿子是以色列；有的教父把袍子读成洗礼时穿上的新衣，戒指读成圣灵的印记，肥牛犊读成基督〔待核：安波罗修、奥古斯丁《福音书问题集》等〕。

宗教改革以后，读法转到教义上。这个比喻成了“因信称义”最好懂的图画：儿子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做成，只是回来，父亲就全然接纳。加尔文在注释里提醒，不可拿这个比喻去推出一整套救赎论，比如说它没提中保，就说不需要中保；比喻只有一个要点：神乐意接纳悔改的罪人〔待核：《符类福音合参注释》〕。

这个提醒很有分寸，守住了比喻和教义的边界。

二十世纪，中东文化的研究给这段经文添了很多肉。肯尼斯·贝利指出，在当时的乡村文化里，儿子在父亲生前要分家产，近乎盼父亲早死；一位年长的父亲当众撩起长袍奔跑，是很失体面的事〔待核：贝利的相关著作〕。照这个读法，父亲跑出去，是要赶在村里人羞辱这个儿子之前，先把他抱住。

天主教会把这个比喻放在和好圣事的中心。伦勃朗晚年画了《浪子回头》，父亲的两只手一只粗一只细〔待核〕。一位荷兰神父卢云在这幅画前坐了很多天，写了一本小书，讲自己先像小儿子，后来发现更像大儿子〔待核：书名与年份〕。

这些读法，一层比一层暖。它们守住的是福音的核心：神的爱走在人的悔改前面。

以马忤斯：基督是解开全部圣经的钥匙。

以马忤斯这一段，在发现学释经里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它常被当作基督教释经学的“出生证”。

经文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7）后面又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 24:45）

从这里出发，教会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读经原则：旧约全书都指向基督。读懂了基督，就读懂了摩西和先知。路德说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与主〔待核〕，就是从这条线来的。

另一条线是圣餐。“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路 24:30）。这四个动词和最后的晚餐（路 22:19）一模一样，和五饼二鱼（路 9:16）也几乎一样。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的传统，都从这里读出：复活的主，在擘饼中被认出。礼仪本身，是认识主的地方。

还有一条线是火热的心。1738 年 5 月 24 日晚上，约翰·卫斯理在伦敦奥尔德斯盖特街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在读路德的《罗马书序言》，他觉得心里“奇异地温暖起来”〔待核：日期与原文〕。循道宗后来常把这一刻和以马忤斯的“心里火热”放在一起讲。

这三条线——基督论的释经、圣餐的认识、心里的确据——都是教会最宝贵的财产。它们守住了一件事：复活的主是真实的，可以被认识。

◆ 四、耗尽的儿子与破了的盼望

先把缝指出来。

两段经文，两条缝，都写在经文的字面上。

浪子的缝，是入口三。 经文用了一个很准的词：“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路 15:14）。

第 3 章讲过信仰发生的三个入口：入口一是现实硬、理念碎；入口二是理念硬、现实塞不进；入口三，是自我里的信望爱耗尽了。小儿子不是被一个大道理驳倒的，也不是被一次大灾难击碎的。他是一点一点耗完的：钱耗完了，朋友耗完了，体面耗完了，最后连口粮也没有。“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路 15:17），是一个人身上的能量见了底。

以马忤斯的缝，是入口一。 两个门徒说：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路 24:21）

“素来所盼望”是他们的理念：这一位要救赎以色列。“钉在十字架上”（路 24:20）是现实。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他们走在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脸上带着愁容”（路 24:17）。

两条缝都指出来了。现在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停在“醒悟”上。

发现学把小儿子的“醒悟”读成悔改：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决定回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读法，可它把这一刻读成了一个人的决定。

请看经文的顺序。他醒悟过来，第一句说的不是“我得罪了父亲”，是“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是饿，是口粮。他接着准备了一篇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路 15:18–19）

这篇话是对的，可它里面那个自我，还是旧的：一个想用做工来换口粮的人，一个想把账算平的人。他回去，是想当雇工。

如果比喻停在这里，那就是一个“悔改得赦免”的故事。可是比喻没有停在这里。

它停在“讲解明白”上。

以马忤斯这一段，有一件事很少被留意，可它就在经文里。

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整本圣经里规格最高的一堂释经课：讲的人就是经文所指的那一位，讲的内容是全部旧约。

可是讲完了，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

他们走到村口，“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路 24:28）。如果他们没有强留，这一堂课就讲完了，人就走了。他们会带着一份讲得清清楚楚的解经回家，和这位讲解者擦肩而过。

他们是在后来，在擘饼的时候，“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

发现学读法说“基督是解开圣经的钥匙”，这是对的。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钥匙讲出来了，门却没有开。门是在一顿饭的时候开的。讲解明白，和认出他来，在经文里是两件事，中间隔着一段路，一个黄昏，和一次强留。

◆ 五、在饿和黄昏里认出来

先看“醒悟过来”这四个字。

“他醒悟过来”，希腊文直译是“他来到他自己里面”〔待核：eis heauton de elthōn〕，英文常译作“他回到了自己”。

这个说法很要紧。它没有说“他想通了”，也没有说“他拿定了主意”。它说的是：他到了他自己那里。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自我符号在耗尽之后重新显出的一刻。那个拿着家产去远方、以为自己什么都能买的“我”，被饥荒一层层剥掉了。剥到底，露出来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父亲家里有饭。

这一刻不是他做出来的，是他被耗到这里的。主语纪律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不是“他识破了自己”，是这一段饥荒，显出了一个回到自己的他。

再看前面那两个比喻。

浪子不是第十五章唯一的比喻。前面还有两个：一个人失了一只羊，一个妇人失了一块钱。

牧人“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路15:4）。妇人“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路15:8）。找着了，都请朋友邻舍来一同欢喜。

每个比喻末尾，耶稣都加一句：“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路15:7），“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15:10）。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也很要紧的地方。羊没有悔改，钱更不会悔改。羊是被扛回来的，钱是被扫出来的。它们什么也没做。可是耶稣说，这就是“一个罪人悔改”。

发现学读法常把这两个比喻读成“神寻找罪人”，把第三个比喻读成“罪人回应神”，前两个讲恩典，第三个讲悔改。这样分很整齐。

可是路加把三个比喻排成一串，用同一句话收尾。照这个排法，悔改先是一件被找着的事。羊被找着，钱被找着，儿子被找着。“失而又得”这四个字，三个比喻都有。

所以，浪子的“醒悟过来”和父亲的跑，不该拆开读。悔改这件事的重心，不在儿子准备的那篇话里，在父亲远远看见他的那一刻。

再看父亲的跑。

小儿子还在路上，“相离还远”，父亲就看见了。父亲先动了慈心，先跑，先抱住，先亲嘴。

这一串动作，全在儿子开口之前。

第 16 章讲过以利亚在罗腾树下求死。神的处理是：先给饼、给水、让他睡，再吃、再睡，之后才有那微小的声音。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

浪子的父亲做的，正是这件事。

本书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来，无力结晶的人才能重新做功。父亲那一跑，就是那个场。儿子什么能量也没有了，连站在门口等的力气都没有。父亲替他跑完了最后那一段。

再看那篇话怎样被打断。

儿子开口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路 15:21）

把这一句和第 19 节他在猪圈边准备的那篇话对一下。少了一句：“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他没说完。父亲转身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路 15:22）。

那个“雇工”的自我，在父亲面前没能结晶。

这是本章最细的一处。小儿子带回来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自我符号：我是来做工抵债的人。这个符号是在猪圈边想出来的，在路上一遍遍背熟了。如果

父亲让他说完，让他去做雇工，这个符号就会定型：他会在父亲家里，当一辈子还债的人。

父亲没让它定型。袍子、戒指、鞋，是三件现实符号：家里儿子才穿的袍子，家里有权的人才戴的戒指，自由人才穿的鞋〔待核：古代近东的习俗〕。三件东西一上身，一个新的自我就在他身上结晶了：不是雇工，是儿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路 15:24）

死而复活，不是改正，是重新发生。

再看大儿子。

比喻没有在宴席上结束。大儿子从田里回来，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却生气，不肯进去”（路 15:28）。

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路 15:29）

这一句，是一本对得上的账：我服事了多少年，我没违背过一条，你该给我多少。他心里那个自我符号——“我是那个守规矩、该得赏的儿子”——连接度极高，多年来从没被拆过。

父亲出来劝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 15:31）。

大儿子一直在家里，却不在家里。他在父亲身边，却活成了一个雇工。他弟弟准备好却没说出口的那个“雇工”，他自己活了一辈子。

比喻到这里就停了。大儿子进没进去，路加没写。

路加在第十五章开头交代了，耶稣讲这三个比喻，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 15:2）。大儿子站在门外

的样子，就是他们站着的样子。一个自我符号固化到这个地步，门开着，场拉着，父亲亲自出来请，他还是不进去。这就离石心不远了。

现在走到以马忤斯。

两个门徒的盼望碎了。本书说望是动能，是连接沿着一条路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他们的望原本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赎以色列。十字架一来，这个方向断了。他们还在走，可是走的是离开耶路撒冷的方向，脚步里没有望了。

耶稣“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路 24:15）。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路 24:16）。

“眼睛迷糊了”和“眼睛明亮了”。

请留意这两句的语态：眼睛“迷糊了”，眼睛“明亮了”，都是被动的〔待核：希腊文被动态〕。不是他们闭上了眼睛，也不是他们睁开了眼睛。是眼睛被蒙住，又被打开。

这又是主语纪律。认出他来，不是两个门徒做成的一件事，是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

和合本这里用的“明亮了”，正好和创世记 3:7 一样：“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一个在伊甸园，一个在以马忤斯。一次是吃了之后看见了自己的赤裸，一次是擘饼之后看见了那一位〔待核：有学者以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同用 dianoigō 一词论两处呼应〕。

他们手里已经有了消息。

还有一处更容易被跳过。两个门徒跟这位陌生人诉说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路 24:22–24）

请看，“他活了”这句话，他们早就听到了。而且不是一个人说的，有几个妇女，还有几个去查证过的人。消息是齐全的，而且是可靠的。

他们还是带着愁容往以马忤斯走。

这就是本书在别处说的“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说的人那里也许是结晶过的；在你身上，你没有付能量，它就只是一条信息。“他活了”这句话，在妇女们身上是一个刚结晶的自我符号，她们在坟墓前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传到这两个门徒耳朵里，它是一条消息，他们拿它“惊奇”了一下，就放下了。

消息和认识，在这一段里隔着整整二十五里路。

为什么讲解没有让他们认出来。

照本书的符号学，这一段讲得很清楚。

耶稣在路上的讲解，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理念符号：“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 24:26）。这个理念很完整，是整本旧约的结晶。

可是理念符号要在一个人身上结晶，还要付能量。他们碎掉的那个盼望，连接度很高，是几年跟随、整个民族几百年等候沉下来的。一堂课的动能，还不够把它拆开再重接。

更要紧的是，他们心里那个“他”，是一个现实的人：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拿撒勒人耶稣。理念讲通了，现实里那个人却已经死了，埋了。两样仍然对不上。

接上的那一下，是一个现实符号：饼。

“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这四个动作，他们见过。五千人吃饱那天见过，最后那个晚上，十二个门徒也见过。这个动作是一个现实符号，在他们手上、眼里沉了很久。

那一刻，路上讲的理念、碎掉的盼望、手上这块饼，三样对上了。新的符号结晶了：他活着，他就在这里。

那一次强留。

还有一个动作不能跳过。到了村口，“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路 24:28–29）。

他们留下的，是一个陌生人。他们那时还不知道他是谁。

这是一次很普通的接待：天黑了，路远，一个同走了半天的人，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夜路。这一份接待里，没有神学，只有黄昏和一份人情。

可是认识，就是在这一份人情里发生的。如果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愁，任他往前走，就没有那顿饭，也就没有那块饼。

希伯来书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来 13:2）路加在这里写的，是这句话的一次发生：不知不觉，接待了那一位。

本书说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这两个门徒的盼望碎了，信也弱了，可是他们身上还剩一点爱：留一个陌生人吃饭。就是这一点势能，把一场认识拉了进来。

为什么他立刻不见了。

“忽然耶稣不见了”。

这一句常让人可惜：好不容易认出来，怎么就走了？

照本书的读法，这一句是对的，也是必要的。结晶出来的东西，要满足“独立”这一条：能离开它的发生地，被带去别处。如果他一直坐在那里，他们认识的就只能是“坐在桌边的那一位”，离不开那张桌子。他一走，那个刚结晶的认识就得在他们自己身上站住。

它站住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路 24:33）。天已经黑了，二十五里路，他们连夜走回去。来的时候带着愁容，回去的时候带着一个新的自我。

那条断了方向的望，重新接上了，而且掉了个头。

最后看“火热”是什么时候被认出来的。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

心是在路上就火热了，可是他们在路上不知道。是到擘饼之后，回头一看，才认出来：那时候已经在热了。

这是本章最想交给读者的一句话。认识，不是在讲解那一刻完成的，也不是在擘饼那一刻凭空掉下来的。它在路上就已经在发生，在讲解里，在黄昏里，在强留里。只是它要到结晶的那一刻，才能被回头认出。

路加自己的“确实”。

现在回头看路加开篇那句话。他说他“详细考察”，“按着次序”写，为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 1:3–4）。

这是一位史家的承诺，本书把它读足：路加确实下了考察的功夫，他要提阿非罗手里的东西是靠得住的。

可是这位最讲次序、最讲考察的福音书作者，把他全书的最后一场认识，放在了一条黄昏的路上和一顿饭里。他没有让那两个门徒在听完讲解时就认出来，虽然那是最“确实”的时刻。

这一点很值得想。路加给提阿非罗写下的“确实”，是一份可以被考察的记录。可是他也在书里交代了，记录要变成一个人身上的认识，还要走一段路。

他的书，是那段路上的讲解。读者手里拿着它，像那两个门徒在路上听着。心也许已经在热，只是还没到擘饼的时候。

撒该也是在路上。

路加还记了一个只有他记下的人：税吏长撒该。耶稣路过耶利哥，撒该个子矮，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路 19:5）

撒该没有先听一篇道，也没有先认罪。耶稣先要住进他家。然后撒该站着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 19:8）

顺序和浪子一样：先被接住，后有转变。地点和以马忤斯一样：在路上，在一个家里，在一顿饭边。

路加的福音书里，认识和改变，很少发生在会堂的讲台下，常常发生在路边、屋里、饭桌旁。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寻找，是要走路的。

结晶出了什么。

本卷在全书的分类里，浪子归为入口三，以马忤斯归为入口一。

浪子身上结晶的，是一个“儿子”的自我符号，从“雇工”的旧符号里被抢了出来。以马忤斯两人身上结晶的，是一个“他活着”的认识，在理念与现实碎裂的缝里，靠一块饼接上。

发现学所守护的一样不少：神接纳悔改的罪人，复活的主真实可以被认识，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擘饼是认识主的地方。本书一个字也不否认。本书只问：这份接纳和这份认识，是怎样在这几个人身上显出来的?

路加的回答是：在路上。在饿到底、走到底的地方，在讲完了还不认得、天快黑了还强留的地方。

◆ 六、两条路上的两种读法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路15:14）	罪的后果	入口三：自我的信望爱见了底
“他醒悟过来”（路15:17）	认罪，决定悔改	“来到他自己里面”：耗尽之后显出的自我，不是一个决定
“相离还远……跑去抱着”（路15:20）	神的爱走在悔改前面	入口三的人先被托住；父亲替他跑完最后一段，场先拉起
没说出口的“把我当作一个雇工”（路15:19、21）	父亲的恩慈胜过儿子的自责	旧的“雇工”自我没被允许定型；袍子、戒指、鞋让“儿子”结晶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服事你这多年”（路 15:29）	自义者的警戒	一本对得上的账；在家里活成雇工，自我符号固化
“我们素来所盼望……”（路 24:21）	门徒对弥赛亚的误解	入口一：理念被现实击碎，望的方向断了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7）	基督是解开全部圣经的钥匙	最高规格的讲解，仍没让他们认出来；理念要付能量才在人身上结晶
“眼睛迷糊了……眼睛明亮了”（路 24:16、31）	神使他们暂时不认识	被动态：认出来是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不是他们做成的
“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路 24:30）	在圣餐中认识主	一个沉了很久的现实符号，让理念与碎掉的盼望对上
“忽然耶稣不见了”（路 24:31）	复活身体的奥秘	结晶要“独立”：认识得离开那张桌子，在人身上站住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	心里的确据	在路上就在热，结晶之后才回头认出

左栏守的是“这是真的”：神真的接纳，主真的复活，圣经真的指向他。右栏问的是“这是怎样成为某个人身上的真的”。

以马忤斯这一段，把两栏的关系演得最清楚。耶稣自己做了一整堂左栏的事，讲得明明白白。右栏的事，是那堂课之后、在一顿饭里才发生的。没有那堂课，饼只是饼；只有那堂课，他就走了。

◆ 七、村口的那一碗粥

回到广州那间小教会的屋檐下。

莫家乐的手机黑了。他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卢叔出来叫他，说车充好了。

他没说话，把手机递给卢叔，问能不能借个充电线。卢叔给他充上，他重新听了一遍那条语音。“家乐，你爸腰不行了，砖厂不去了。你吃了没？”

“吃了没”，他妈问了五年，他今天才听见。

他没有想通什么。那天晚上他只是太累了，太饿了，累到连恨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坐在那间小屋里，把剩下的半碗炒粉吃完，然后给他妈回了一条语音。他说：“妈，我过年回去。”

说完他就后悔了。三万块钱还没还上。他想了一路要怎么说：先跟他爸认错，说这几年攒了一点，先还一万，剩下的慢慢还。他想，回去了就去镇上找份活，就当给家里打工还债。

他把这些话在心里背了很多遍。

腊月二十八，他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又转了一趟三轮摩托，到村口时天快黑了。

村口小卖部门前，坐着一个人。是他爸。

后来他才知道，他爸从下午三点就坐在那里了。他妈说，劝不回去，腰不好也要坐。

他爸看见他，扶着墙站起来，朝他走了几步，走得很慢。他赶紧跑过去。

他张开嘴，准备好的那篇话还没说出第一句，他爸先开口了：“冷吧？回去喝粥。”

他爸一辈子没抱过他，那天也没抱。只是伸手把他背上的包拿了过去，自己背着，一瘸一瘸地在前面走。

到了家，他妈端出一碗白粥，一碟咸菜，一碟炒鸡蛋。他坐在那张从小坐到大的矮凳上，端起碗来。

就在那一刻，他认出来了。这碗粥，和他十几岁放学回家时，他妈端出来的那碗，一模一样。这五年他在广州送了一万多份饭，从没有一份是给他的。

他把脸埋在碗里，哭了。

那三万块钱，后来他爸一句没提。他提了一次，他爸摆摆手说：“砖厂又不去了，钱放着也是放着。”

本书不说莫家乐“悔改了”，也不说他“决定回头”。那几年，一个耗尽的年轻人、一条没听过的语音、一碗教会的炒粉、一个在村口坐了一下午的父亲、一碗白粥，一起对不上，又一起对上了。他准备好的那个“回来还债的人”，没有来得及在他身上定型。在那一碗粥里，显出了一个新的莫家乐：他还是那个送外卖的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儿子了。

过完年，他回了广州，接着送外卖。星期五晚上，他常去那间小教会，帮卢叔盛炒粉。

有一回，有个刚来的骑手坐在门口不肯进来，浑身湿透。莫家乐端了一碗出去，没说什么，就蹲在他旁边。

他后来跟卢叔说，在村口那天，他其实早就认出了他爸。在大巴上，在三轮摩托上，他心里一直是热的。只是那时候他不知道，那就是了。

带走的话

认识不在讲完的那一刻完成，在路上就已发生，要到擘饼时才被回头认出。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基督是解开圣经的钥匙”守住了释经的中心，却关上了“讲明白了为何还不认得”那扇门；发生学把认识放回那段路和那顿饭里。
- 释经者把浪子的“醒悟过来”读成“他立志悔改”的那一下，就是把一段被耗尽、被托住的发生，收回成一个人的选择。

◆

48

第48章

《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道是一份文件，还是一场发生？

这一章的问题

约翰先说道本来就是神，又说道“成了”肉身，这个“成了”说的是怎样一件事？

◆ 一、三百页的设计文档

凌晨一点四十，北京望京，一栋写字楼的十九层还亮着半层灯。

包志远今年四十四岁，是一家物流公司的首席软件架构师。他手里那套调度系统，是他八年前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设计文档三百一十二页，他自己写了两百多页。公司里的年轻人私下叫它“包总的圣经”。

那天晚上，系统出了事故。华北三个仓同时卡单，四万多张单子堆在队列里不动。

值班的是去年刚入职的柏晨，二十六岁。她把日志调出来，指着一段调用链说：“包总，这条路，文档里没有。”

包志远看了一眼，说：“那就是有人违规接进来的。按文档，这条链路不该存在。”

柏晨没吭声，又调出一张图。那是过去三年，各个仓的开发小组为了赶双十一、赶新业务，一点一点接上去的小服务。每一个都很小，每一个都“临时”。三年下来，它们连成了一张网，系统真正的流量，一大半走的是这张网。

“包总，”她小声说，“其实系统现在就是这样跑的。文档里的那个，已经不在了。”

包志远没说话。他忽然想起他的老师。二十年前，带他入行的那位老工程师说过一句话，他当时不大服气：

“架构不是画出来的，是长出来的。你画的那张图，只是它刚出生那一天的样子。”

凌晨三点，事故处理完了。他没回家，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手机上有一条小组群的消息，是周四查经的预告：“本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章。”

他打开来看。第一句他早就会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1:1）

他一直很喜欢这一句。他是理科出身，信主那年三十岁。他喜欢这一句，是因为它让他觉得，世界背后有一份文档，一份完美的、先在的设计。神是那位总架构师。

可是那天凌晨，他往下读到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盯着“成了”两个字看了很久。

文档会“成了”系统吗？他知道不会。文档写完了就是写完了。系统是另一回事，它在机房里，在流量里，在三年的小改动里，在一个刚入职的女孩指着的那条他不认识的路里。

再往下翻，第三章，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夜里来见耶稣”。

窗外的天还没亮。他想，这个人也是夜里来的。

◆ 二、一卷从“太初”写起的福音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的第四卷，也是最不像前三卷的一卷。

按教会传统，作者是西庇太的儿子、使徒约翰，就是书中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约 13:23；21:24）。二世纪的爱任纽说，约翰晚年在以弗所写成此书〔待核〕。今天多数学者把成书年代放在第一世纪末〔待核〕，对作者问题意见不一。

前三卷福音书彼此相像，学者叫它们“符类福音”。约翰福音另起一路。它没有撒种的比喻，没有山上宝训，没有赶鬼。它有很长的对话：和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在最后晚餐席上。它记了七件“神迹”，约翰叫它们“记号”〔待核：sēmeion〕，第一件是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约 2:11）。

它的开头最特别。马太从亚伯拉罕写起，马可从施洗约翰写起，路加从圣殿里的撒迦利亚写起。约翰从“太初”写起，比亚伯拉罕早，比创世还早。

“太初”一词，希腊文是 en archē，正是七十士译本创世记 1:1“起初”的那两个字〔待核〕。约翰有意让他的福音书，和创世记用同一个字开场。

这卷书在末尾交代了自己的目的：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 20:31）

开头这十八节经文，学者常叫它“序言”，也有人说它像一首诗〔待核〕。它一层一层往下走。先是道与神同在，再是万物借着他造，再是光照在黑暗里。然后一个名叫约翰的人来作见证，光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最后是道成了肉身。

这是一条下降的路。从永恒走到创造，从创造走到人，从人走到一个具体的身体。读这十八节，就像跟着一道光，从天上一路照到一顶帐棚里。

本章的核心经文，取三处。

>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1:1）
>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
>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 3:8）

第一句说“有道”，第二句说“成了肉身”，第三句说“风”。三句连起来，问的就是本章题目里那件事：道，是一份先写好的文件，还是一场发生？

◆ 三、先在的道，永恒的圣言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道”这个字的读法史，几乎就是半部基督教思想史。

希腊人的 logos。

logos 在希腊文里是个大词。它可以是“话”“言说”，可以是“道理”“理性”，也可以是“计算”“比例”。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按照 logos 生成，人们却不懂得它〔待核：残篇一〕。到了斯多亚派，logos 成了贯穿宇宙的神圣理性，像种子一样散在万物里，叫“种子理性”〔待核：logos spermatikos〕。

所以约翰写下“太初有 logos”的时候，讲希腊话的读者一听，会想到宇宙的理性、万物的秩序。

斐洛的 logos：建城之前的图纸。

与耶稣差不多同时，埃及亚历山大城有一位犹太哲学家，叫斐洛。他想把摩西五经和希腊哲学连起来，logos 就是他的桥。

斐洛在讲创世的书里打过一个比方〔待核：《论创世》第 17—20 节〕。一位君王要建一座城，先请来一位建筑师。建筑师在动工之前，先在心里把整座城画好：哪里是宫殿，哪里是市场，哪里是城墙。然后才照着心里那张图，一砖一瓦地造。

斐洛说，神创造世界也是这样。神先有一个理念的世界，这个理念世界就在神的 logos 里。可见的世界，是照着它造的。

斐洛还称 logos 为神的“长子”，甚至“第二位的神”〔待核：出处〕，是神与世界之间的中介。

这是一个极有力量的读法。它让信仰和理性握了手：世界不是乱的，它有一份先在的设计。

教父们的 logos：先在的圣子。

基督教的教父们接过了这个字，又把它改写了。

二世纪的殉道者游斯丁说，logos 的种子撒在所有人里面，所以苏格拉底和一些希腊哲人也分有了一部分真理；可是完整的 logos，是在基督里成了人〔待核：《第二护教书》〕。这让早期教会可以和希腊哲学对话，而不必把它全盘丢掉。

爱任纽和德尔图良，强调这位 logos 就是圣子，从父而出〔待核〕。俄利根进一步讲圣子的“永远受生”：父一直在生子，没有一个时候子不存在〔待核〕。

到了四世纪，问题尖锐起来。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主张，圣子是被造的，“曾有一时，他不存在”〔待核〕。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历山大和他的执事阿他那修起来反对。325 年尼西亚会议定下信经：圣子“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质”〔待核：信经字句〕。

451 年的迦克墩会议又定下：基督一位，具神人二性，“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待核：迦克墩信经四否定字句〕。

这些信经是教会最珍贵的认信之一，守护了一件事：耶稣不只是一位好老师，不只是神在世上的一个影子。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这一位是真神，也是真人。

和合本的“道”。

中文译本怎样译 logos，也有一段历史。

早期新教译本里，有译作“言”的〔待核：马礼逊译本 1823 年作“言”〕，后来委办译本等定为“道”〔待核〕，和合本（1919）沿用了“道”。天主教的思高本则译作“圣言”：“在起初已有圣言”〔待核：思高本字句〕。

“道”这个字选得极好。它在中文里，一面是“说”（道白、说道），一面是“路”（道路），一面又是老庄那个先天地生的“道”。中国读者一读“太初有道”，心里自然会响起“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待核：《老子》第二十五章〕。

可是这一层共鸣也带来一份担心。一些传教士担心中国读者会把约翰的道读成老子的道〔待核〕。这份担心有它的道理：老子的道“先天地生”，是一个先在的东西。如果约翰的道也只被读成一个先在的东西，那它离一份先在的图纸，就只隔一层纸了。

改教以后：写下来的道。

宗教改革以后，“神的道”常常和“圣经”连在一起讲。圣经是写下来的神的道，传讲是宣讲出来的神的道。到了近代，一些传统把“太初有道”读成神有一份永恒的、理性的、完全的计划，圣经就是这份计划被写下来的样子。

二十世纪的巴特，对这个倾向很警惕。他讲神的道有三重样式：启示出来的、写下来的、宣讲出来的〔待核：《教会教义学》卷一〕。他特别强调，神的道是神亲自说话的事件，不是一份放在人手里任人取用的材料〔待核〕。

这一句已经非常接近本章要说的东西。巴特守住了神的主权：道是神自由的作为。

奥古斯丁在柏拉图派书里没找到的那一句。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七卷里讲过一段自己的经历〔待核：卷七第九章〕。

他年轻时读了一些柏拉图派的书。他说，在那些书里，他读到了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意思相近的话，读到了万物借着他造，读到了那光照亮一切人。

可是有一句，他在那些书里没有找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这段话很有分量。一位熟悉希腊哲学的大思想家，亲口说出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哪一半是哲学家也想得到的，哪一半是哲学家想不到的。“有道”，哲学家想得到；“成了肉身”，他们想不到。

奥古斯丁守住了约翰福音的独特，这是发现学读法最深的一处功劳。本书下面要接着走的，正是他指出的那一句。

浮士德的书桌。

近代还有一段很有名的文学插曲。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浮士德在书房里翻译约翰福音第一句〔待核：第一部“书斋”一场〕。

他先写“太初有言”，觉得不对，言语分量太轻。改成“太初有意”，又觉得不对，意义怎能创造万物？再改成“太初有力”，还是不安。最后他写下：“太初有为”，就是行动、作为。

浮士德不是在解经，他是在借这一句说他自己的不安。可是他的四次改笔，正好把 logos 这个字的几层意思走了一遍：话、意、力、行。他不满意“言”，是因为他觉得“言”只是一份说出来的东西，不够“发生”。

这一段常被拿来说明近代人想从“话”走到“行”。本书不跟浮士德走：他走到“行”，丢掉了“言”。约翰的 logos，既是言，又成了肉身，两样都在。

几种读法放在一起，是一座很高的楼。下面是希腊人的宇宙理性，中间是斐洛的设计图，上面是教父们的永恒圣子、尼西亚的“同质”、迦克墩的二性。它守住了三件最要紧的事：神是理性的、可以被认识的；道就是神，不是被造的；道真的成了一个人。

◆ 四、尼哥底母夜里的那一问

先把缝指出来。

缝在第三章，一个夜里来访的人身上：

>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约 3:4）

这是理念与“从上头生”之间的对不上。

尼哥底母是什么人？经文说他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官”（约 3:1）。耶稣称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约 3:10）。他是一位读经、解经、教人读经的人。他手里的理念符号，结实而完整：律法，先知，神的国，谁属于神的子民。

他开口第一句就是一个“知道”：“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约 3:2）。

他是带着一份已经写好的理解来的。他要做的，是把耶稣放进这份理解的某一格里：一位从神那里来的师傅。

耶稣不接这一格。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重生”在希腊文里是 gennēthē　　anōthen。anōthen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再一次”，一个是“从上头”〔待核〕。尼哥底母听成了“再一次”，所以才有那一问：人老了，怎能再进母腹?

这不是他笨。他的理解是一套成熟的、经得起推敲的理念，在这套理念里，“生”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你是谁家的儿子，属哪个支派，生下来就定了。他问“如何能”，问的是这套理念里没有位置的东西。

耶稣再说一遍，第三遍，然后说出了那句关于风的话。尼哥底母只回了一句：“怎能有这事呢？”（约 3:9）

此后他就不再说话了。第三章的后半段，对话变成了独白，尼哥底母从经文里消失了。

这是全书分类里的“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现在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停在“太初有道”的“有”字上。

斐洛的读法，是一份先在的图纸；教父们的读法，是一位先在的圣子；改教以后的一些读法，是一份先在的、写好的话。三者各不相同，可是共有一个形状：道“在那里”，先于一切，完整无缺；人的工作是认识它、领受它、照着它。

这个形状有它的力量，守住了神的先在与主权。

可是请回到第十四节。经文没有说“道一直是肉身”，也没有说“道显出了肉身的样子”。它说道“成了”肉身。

如果道是一份先在的图纸，“成了”这两个字就很难放。图纸不会成为城，图纸只会被照着去建城。斐洛的比方里，图纸一直在建筑师心里，城在外面，两样永远分开。可是约翰偏偏说：那个 logos，自己成了一个会饿、会累、会哭的人（约 11:35）。

尼哥底母也是这样。他手里有一份写好的理解，他是带着这份理解来见那位“成了肉身的道”的。他问“怎能有这事”，问的就是：一份写好的东西，怎么会自己生出来？

发现学读法守住了“有”，这功劳不可抹。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有”之后，“成了”是什么？

◆ 五、“是”三次，“成了”一次

先看两个动词。

约翰福音开头这几节，希腊文里交替用着两个动词。

一个是 ēn，就是“是”“在”“有”。“太初有道”的“有”，“道与神同在”的“在”，“道就是神”的“是”，三个都是 ēn〔待核〕。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过去式，说的是一种一直如此的状态。

另一个是 egeneto，意思是“成了”“生出来”“发生了”。

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造”字就是 egeneto，直译是“万物借着他成了”。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 1:6），“有一个人”原文就是“成了一个人”“出现了一个人”。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还是 egeneto。

约翰把这两个字排得很仔细。说到道本身，他用“是”；说到万物、说到施洗约翰，他用“成了”。到了第十四节，他把“成了”用在了道自己身上。

那个一直“是”的，“成了”。

这是整卷书、也许是整本新约最大胆的一个动词。

dabar：话也是事。

约翰写 logos，用的是希腊字；可是他心里装着的，是希伯来圣经。

希伯来文“话”是 dabar。这个字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既是“话”，也是“事”〔待核〕。“这些事以后”，常常就是“这些话以后”。

在希伯来圣经里，神的话不是一份说明，是一件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3）“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说出来，就发生了，中间没有一份图纸。

以赛亚书里有一句，最能说明这个字的样子：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赛 55:10–11）。

神的话像雨。它下来，渗进土里，让地发芽。它不是被放在架子上的东西，是一场落进地里的发生。

所以约翰的 logos，一面接着斐洛的哲学，一面接着希伯来的 dabar。斐洛那一面，是图纸；dabar 那一面，是雨。“道成了肉身”，是那场雨，落成了一个人。

这一句为什么是“迁移的极端”。

照本书的三界符号说，这一句可以这样看。

道（logos），在希腊哲学里是宇宙理性，在斐洛那里是神心中的图纸，在犹太智慧传统里是那位“在他那里为工师”的智慧（箴 8:30）。在这些读者的理解里，它是一个极高的理念符号。

肉身（sarx），是一个会饿、会死、有血有肉的现实。约翰没有用“人”（anthrōpos），他用了一个更粗的字：肉〔待核〕。

理念符号成为现实身体，这是三界之间最远的一次迁移。这一次，道不是被画到地图上，不是被刻在石版上，不是被练成一个习惯，而是自己成了一个人。

本卷在第 72 章的总表上，结晶一栏写的就是这一句：道成肉身，理念符号获得现实身体，迁移的极端。

本书在这里要说清楚：这样读，没有把道成肉身降成一个“比喻”。教会认信的是，永恒的圣子真的取了人性，生在伯利恒，死在各各他。本书完全不碰这一认信。本书只问：约翰用 egeneto 这个字，让这件事在经文里以什么样子显出来？

答案是：以“发生”的样子显出来。不是一份图纸被展示，是一件事发生了。

“住在我们中间”。

“住”字原文是 skēnoō，意思是“支帐棚”〔待核〕。

这个字一出，读过摩西五经的人就会想起会幕。神吩咐摩西：“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 25:8）会幕造好了，“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出 40:34）。

所以第十四节的后半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好接上会幕里的荣光。

会幕是一个现实符号。它是可以拆、可以背、可以跟着百姓走的帐棚，不是一座钉死在地上的殿。约翰说道“支帐棚住在我们中间”，等于说：神的同在，又一次跟着人一起走了。

这一层很要紧。所罗门献殿时说过：“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王上 8:27）一座殿容不下神。可是约翰说，一个人的身体，成了神支帐棚的地方。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让人想起第 45 章讲过的那个字：充满、长成。第十六节接着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 1:16）

恩典在这里不是一笔交割，是一种丰满，一层一层领受。本书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来，无力结晶的人才能重新做功。“恩上加恩”，就是这个场一层层加厚。

人也“成了”。

egeneto 这个字根，约翰在第一章还用在人身上。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 1:12）

“作神的儿女”，原文直译是“成为神的儿女”，动词是 genesthai，和 egeneto 同一个字根〔待核〕。

下一节接着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 1:13）

请把这两节和第十四节放在一起。道“成了”肉身，人“成为”神的儿女。一个往下成，一个往上成。道成了肉身，是神那一端的发生；人成为神的儿女，是人这一端的发生。

而且约翰说得很清楚，这个“成为”不是“从人意生的”。人不能凭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生成神的儿女。这正是第三章尼哥底母那一夜要说的事。

连施洗约翰也说“我先前不认识他”。

还有一个细节。约翰福音里的施洗约翰，两次说同一句话：“我先前不认识他”（约 1:31、33）。

这一位是为光作见证的人，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人（约 1:23）。连他也说，他先前不认识。他是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那一位身上，才认出来。

认识，在约翰福音里，从来不是先有的。连预备道路的人，也是在发生的那一刻才认出。

再看最早跟从耶稣的两个门徒。他们问：“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约 1:38–39）他们就去，“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不是“我讲给你们听”，是“你们来看”。认识这一位，要去他住的地方，同住一天。这和“支帐棚住在我们中间”是同一种心思：道住进来，人也住进去〔待核：约 1:38–39“住”为 menō，与 skēnoō 不同字，此处只取意思的呼应〕。

到了最后晚餐的席上，耶稣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约 14:9）同在三年，还在认识的路上。

再看尼哥底母那一夜。

现在回到那条缝。耶稣怎样回答“人老了如何能重生”？

他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 3:5–6）

然后说了那句话：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 3:8）

pneuma：风，也是灵。

这一句的妙处，全在一个字上。

“风”和“灵”，在希腊文里是同一个字：pneuma。希伯来文的 ruach 也是一样，既是风，又是气，又是灵〔待核〕。创世记 1:2“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灵”就是 ruach。

所以耶稣这句话，在原文里听起来是这样的：“pneuma 随着意思吹，你听见 pneuma 的声音……凡从 pneuma 生的，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字。“风的响声”，“响声”原文是 phōnē，也是“声音”“说话的声音”〔待核〕。风的响声，也可以听成灵在说话。

中文和合本只能二选一，前半句译“风”，后半句译“圣灵”。这样译很清楚，可是原文里那一个字两样意思同时在响的味道，就听不出来了。

本书说灵是“吹动的势能与动能”，说的是它在经文里怎样显出。教会所信的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个位格，本书不否认。风有方向，有速度，是动能；风从高压吹向低压，是一个场在拉扯，是势能。你看不见风，可是你看得见树叶在动，听得见它的响声。

这和第 46 章马可的种子是同一个形状：撒种的人“不晓得如何这样”，听风的人“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为什么这一句回答了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问“如何能”。他要一个说明：怎样一步一步做到重生。

耶稣给他的不是说明，是一个位置。从灵生的人，就像站在风里的人：你不能事先算出风从哪里来，你也造不出风来。你能做的，是站在风里，被它吹。

这又是全书守的那条主语纪律。重生不是“一个人决定重新出生”，人造不出自己的出生。重生是一件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从上头，被风吹，被灵生。

对一位“以色列人的先生”来说，这句话很难接。他一辈子都站在“晓得”的那一边，替别人讲明白。现在有人对他说：这一件，你只能站在“不晓得”的那一边。

他后来怎样了。

尼哥底母在第三章沉默了。可是约翰没有忘记他，他在这卷书里一共出现了三次。

第二次在第七章。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差役空手回来，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骂他们：“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约 7:48）

就在这时，“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开口说了一句：“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约 7:50–51）

这一句很小心，他引的还是律法，用的还是一位法利赛人的口气。可是他站出来了，站在“官长里有没有信他的”这个问题的正中间。

第三次在第十九章。耶稣死了，亚利马太人约瑟去领身体，“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约 19:39）。

一百斤〔待核：约合今三十多公斤〕，这是给君王下葬的分量。

三次出场，三个时刻：夜里、众人议论时、人死之后。从一个“我们知道”的人，到一个小心发问的人，到一个在最不该露面的时候、抱着一百斤香料出来的人。

约翰没有写尼哥底母哪一天“信了”。他只写了他三次出现的样子。一个自我符号，就这样在三章的距离里，慢慢地结晶出来。像风吹过一棵树，你看不见风，只看见叶子换了方向。

这正是“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舀水的用人知道。

约翰福音里，“不晓得从哪里来”这句话，第三章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只是换了个场合。

第二章，迦拿的婚宴上酒用尽了。耶稣叫用人把六口石缸倒满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经文写：“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约 2:9）

请看谁知道，谁不知道。管筵席的是那个场合里最懂酒、最有权说“这是好酒”的人，他不知道。舀水的用人是最底下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不是因为他们懂酒，是因为他们亲手倒了水，亲手舀了出来。

这是约翰写的“头一件神迹”（约 2:11）。他用“记号”这个词，意思是：这件事指向别的东西。它指向的，正是第三章那句风的话。

晓得“从哪里来”的人，不是站在外面评判的人，是在里面亲手做了那一段的人。尼哥底母像那位管筵席的，他是来评判的，所以他不晓得。

还有一层要说清楚。那六口石缸，经文特意交代：“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约 2:6）。洁净的规矩，是一个固化下来的现实符号。耶稣没有砸掉这六口缸，他叫人把它们倒满。和第 45 章说的“成全”一样：量器还在，装进去的东西变了。

一粒麦子。

约翰福音还有一句关于种子的话，正好和第 46 章马可的种子对看：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仍旧是一粒”，用本书的话说，就是一个连接度极高、不肯熔开的粒子。它稳定、整体、独立，三条判据都满足，可它不长。

要结出许多子粒，这一粒得先落进土里，先熔开。

这句话耶稣是指着自己说的，教会历代读作他的受死与复活，本书不改这一读。本书只看它的形状：道成了肉身，肉身又落进地里，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成了，又落下，又长出。这是一场一路发生到底的事，没有一处停在“有”上。

世界也容不下的书。

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这句话常被读成一种夸张，说耶稣的事迹太多。可是放在这卷从“太初有道”写起的书末尾，它还有一层意思。

一卷书，写不完一场发生。写下来的，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约 20:31）的那一部分；没写下来的，还在发生。约翰把他的福音书合上的时候，自己承认了这一点：这卷书不是那位道的全部，只是那场发生留下的一段刻痕。

这一句，几乎就是本书的母题：文本是一段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每一次被读，它又发生一次。

最后一口气。

约翰福音末尾，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经文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 20:22）

吹气，受灵。这一句让人回到创世记 2:7：“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见第 6 章）。也让人回到以西结书的枯骨谷，那一声“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结 37:9）。

约翰从“太初”写起，到“吹一口气”收住。第一章是创世的“起初”，第二十章是创世的那一口气。中间是一位“成了肉身”的道，在人中间支起帐棚，走过一段路。

结晶出了什么。

道成了肉身。

照本书的读法，这一句不是在告诉你一份文件的内容，是在告诉你一件事发生了：那个一直“是”的，“成了”。理念走进了现实，成了一个身体，在人中间住下。

发现学所守护的，一样都不少：道是先在的，道就是神，道成肉身是真实的历史，圣子与父同质，基督真神真人。本书一个字也不否认。本书只问：约翰让这件事以什么样子显出来？

他的回答，藏在两个动词里。说到道本身，“是”；说到道与我们，“成了”。

约翰用“是”守住了神的先在，用“成了”打开了道在人中间的发生。缺了“是”，道就成了一个普通的事件；缺了“成了”，道就成了一份放在天上的文件。

这一点，正对着本书的母题。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像读一份文件；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把两者写在了同一句话里：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

◆ 六、“有”与“成了”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太初有道”（约 1:1，ēn）	永恒先在的圣言，在万有之先	“是”：一直如此的状态，守住神的先在；本章不改
logos（约 1:1）	宇宙理性（斯多亚）、神心中的图纸（斐洛）、永恒的圣子（教父）	一场发生，不只是一份理性的内容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约 1:3，egeneto）	圣子是创造的中保	万物“成了”：创造是一次次发生
“道成了肉身”（约 1:14，egeneto）	永恒的圣子取了人性，道成肉身的教义	那个一直“是”的“成了”；理念符号获得现实身体，迁移的极端
“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skēnoō）	神的儿子在世为人的日子	支帐棚：神的同在又一次成了跟着人走的现实符号
“恩上加恩”（约 1:16）	恩典丰富，源源不绝	神那一端先拉起的场，一层层加厚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约 3:4）	尼哥底母的误解：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	入口二：一套写好的理念塞不进“从上头生”
“重生”（约 3:3，anōthen）	灵魂的更新，基督徒的新生	“从上头”也是“再一次”；人造不出自己的出生，是在他身上发生
“风随着意思吹”（约 3:8，pneuma）	圣灵的工作奥秘不可测	风与灵同一个字；不给说明，给一个站在风里的位置
尼哥底母三次出场（约 3、7、19）	一位暗中的门徒	一个自我符号在三章距离里慢慢结晶，只看见叶子换了方向
“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约 2:9）	神迹的见证人	晓得“从哪里来”的是亲手做了那一段的人，不是在外面评判的人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约 12:24）	基督的受死与复活	不肯熔开的粒子不长；成了，又落下，又长出
“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耶稣事迹之多的修辞	一卷书写不完一场发生；写下的是刻痕，没写下的还在发生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约 20:22）	门徒领受圣灵	回到创 2:7 那口气；福音书从“太初”写到“吹气”

两栏不打架。左栏是“是”，右栏是“成了”，约翰自己就把这两个字写在了同一段经文里。

斐洛的图纸和约翰的“成了”，可以并排挂在墙上。图纸是真的，没有它，城会乱。可是住在城里的人知道，城不是图纸。

◆ 七、凌晨机房里的那条路

回到望京那栋写字楼。

周四的查经，包志远去了。小组读到“道成了肉身”，有人问“成了”是什么意思，带领的弟兄讲了道成肉身的教义，讲了尼西亚和迦克墩，讲得清楚而稳当。包志远都同意。

可是他一直在想那个凌晨。

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晚上，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在会议室看日志。他下到了机房旁边的运维值班室。柏晨在值夜班。

“我来跟你一起看一晚上。”他说。

柏晨有点紧张，说包总您不用。他说没事，你就当我不在。

那天夜里流量不大。柏晨一边处理工单，一边给他指：这条是华北仓去年为了接冷链加的；这条是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写的，没人敢动；这条是他们小组上个月刚接的，因为文档里那条主链路太慢。

“为什么不按文档改回去？”他问。

“改回去，仓里就要多等四十分钟。”柏晨说，“他们等不起。”

包志远看了很久。那张网，不是谁设计的，是三年里一个个具体的夜晚、一个个等不起的仓、一个个赶出来的需求，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它乱，它有很多他看不惯的地方。可它是活的，四万张单子每天从这里走过。

而他那份三百多页的文档，是这个系统出生那一天的样子。它是真的，它写得很好，后来的每一条路，都是从它长出去的。可是系统已经不在文档里了。系统在这里，在机房里，在这个二十六岁的女孩知道而他不知道的地方。

凌晨四点，柏晨去泡面。包志远一个人对着那张图，想起了尼哥底母。

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夜里带着“我们知道”来，又带着“怎能有这事”走。

他发现自己这些年也是这样，带着一份写好的东西，去看一个正在长的东西。他一直想把它放回文档的某一格里。

后来的事，本书不说他“想通了”，也不说他“决定改革”。那几个夜晚，一份写好的文档、一张长出来的网、一个指着他不认识的路的年轻人，还有那句“道成了肉身”，一起对不上了。在那条缝里，显出了一个新的包志远：他还是那位架构师，可他不再只是那份文档的守护者了。

那年年底，他把团队的设计文档改了一个规矩。每一份文档的第一页，除了“设计目标”，加了一栏，叫“它现在实际怎样跑”，由值班的人每季度填一次。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加这一栏，他想了想，说：“文档是太初的样子。系统是成了的样子。两样都要看。”

柏晨后来成了这一栏的第一个负责人。

有一次查经，小组读到第三章，带领的弟兄问：“尼哥底母后来信了没有？”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包志远说：“经文没说他哪天信的。只说他后来抱着一百斤香料来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想，风大概就是这样吹的。你不晓得从哪里来，只看见他后来站在那里。”

带走的话

约翰用“是”守住道的先在，用“成了”打开道的发生；缺一个，道就只剩一份文件。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斐洛的图纸、教父的圣子、尼西亚的“同质”守住了“太初有道”，却关上了“道成了肉身”的“成了”那扇门；发生学从 egeneto 把它打开。
- 释经者把尼哥底母的“怎能有这事”判成“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就合上书，这一下把三章里慢慢结晶的发生，收回成了一个定论。

◆

49

第49章

《使徒行传》：五旬节与亚略巴古：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

这一章的问题

一个信息遇上许多乡谈，一条硬律法撞上被钉的弥赛亚，接上它们的是什么？

◆ 一、他写过的那份备忘录

晚上九点半，新加坡大巴窑一栋组屋的十一楼，拉维·库马尔还没吃晚饭。

他三十五岁，是一家电信公司的客服主管，管着六十多人的多语种热线：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还有几位会讲福建话和广东话的老员工。

那天下午，他在会上又讲了一遍他半年前写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的标题他自己很满意：《一条线，一个标准》。

内容很简单：所有来电先进英语线，用统一话术，有需要再转。理由也很清楚：转接率高，培训贵，话术不统一就会出错，出了错就会被投诉。他用三个月的数据证明，这样一改，平均通话时长短了四十秒。

上面很欣赏。他在公司里有一个外号，叫“标准先生”。

拉维对这件事是真心信的。他父亲是从金奈来的建筑工，在工地上吃过语言不通的亏，被人骗过工钱。拉维从小就认定一件事：一个人要站得住，就得说标准的话，守标准的规矩。他自学英语，夜校读完管理学位，一路做到主管。标准，是他的命。

可是那天晚上，他接到的是表姐的电话。

他母亲下午在家里摔了一跤，进了医院。母亲七十一岁，只会讲淡米尔语，英语只懂几个词。医院的病房很忙，护士讲英语，讲得很快。母亲听不懂，吓得一直哭，最后拔了输液管，要回家。

拉维赶到医院，一个年轻的菲律宾护士正蹲在床边，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一个词一个词地跟母亲比划。母亲还是在哭。

拉维蹲下来，用淡米尔语叫了一声“阿妈”。

母亲一下子就不哭了。

他在病床边坐到半夜。护士换班时问他，有没有可能找一位会讲淡米尔语的义工来陪。他说可以，他认识人。

他说完这句话，愣了一下。他想起他那条线：所有来电先进英语线。如果打热线的是他母亲呢？

母亲睡着了。他从包里摸出一本小小的淡米尔语圣经，是母亲每天读的那一本。母亲在小印度的一间淡米尔语教会聚会，四十年了。他好多年没去，他去的是一间讲英语的大教会，因为“那里的讲道更标准”。

他随手翻开，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母亲在那一页用铅笔划了一道线。他用他已经有点生疏的淡米尔语，慢慢读出来：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 2:8）

他把书合上，看着母亲。

◆ 二、一卷“往地极去”的书

《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下集。

开头一句就交代了：“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徒 1:1）。前书写耶稣，这一卷写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怎样把这件事带出去。

全书有一个路线图，就在第一章耶稣的话里：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这卷书就照这个次序走。前七章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到撒玛利亚，第九章出了一个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第十章彼得进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第十三章以后，保罗走向小亚细亚、希腊，最后到了罗马。全书最后一句，保罗在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徒 28:31）。

这一路，是一个信息越过一道又一道边界：语言的边界，民族的边界，洁净与不洁净的边界。

本章取三段经文。

第一段是五旬节：

>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 2:4）
>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徒 2:5）
>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徒 2:6）
> 都惊讶希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徒 2:7）
>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 2:8）

第二段是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的演讲：

>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徒 17:28）

第三段在两者之间，是全书的转轴：第九章，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

>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徒 9:3–4）

第 3 章讲信仰的三个入口时，只点了扫罗的名，说他是入口二的典型：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本章把这一场完整地演出来。

◆ 三、教会的生日与归正的样板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这三段经文，是教会两千年来最熟悉的几段。

五旬节：巴别塔的反转。

很早就有教父把五旬节和创世记第十一章放在一起读〔待核：通常溯及耶路撒冷的区利罗、奥古斯丁等〕。

巴别塔那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 11:1），人要“传扬我们的名”，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 11:7）。五旬节这里，言语不通的人，忽然都听懂了。

照这个读法，五旬节是神医治了巴别的伤。人因骄傲而分散，神因恩典而聚集。这个读法很美，也让人看见圣经前后呼应：起初的咒诅，在基督里得了解除。

五旬节：教会的诞生。

这一天常被称为教会的生日。彼得讲道，“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徒 2:41）。接着是一幅初期教会的图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五旬节本是犹太人的收割节，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待核〕。路加让教会诞生在一个收割的日子里，让人想起耶稣说的“庄稼已经熟了”（约 4:35）。

说方言是什么。

这一段也有释经上的争论。门徒说的“别国的话”，是真实存在的外国语言，还是一种无人能懂的属灵语言？

许多释经者主张是前者，因为经文明说听的人“各人听见……生来所用的乡谈”〔待核：xenolalia 与 glossolalia 之辨〕。另有释经者指出，神迹也可能发生在“听”的一边。

二十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兴起。1906 年洛杉矶阿苏萨街的复兴常被视为一个起点〔待核〕。这个运动今天在全世界有数亿信徒〔待核〕，它把五旬节读成一件今天仍会发生的事：圣灵的浇灌，没有停在第一世纪。

这些读法，有的重神迹，有的重教会，有的重今天的经历。它们都守住了一件事：五旬节是神亲自做的事，是圣灵的降临，不是一群人激动起来了。

亚略巴古：与哲学接上的点。

保罗在雅典的演讲，是整本新约里最像哲学的一段。他引了希腊诗人的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一般认为出自诗人亚拉图的《天象》〔待核〕；“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有学者认为与克里特诗人埃庇米尼得斯有关〔待核〕。

从这里，教会发展出一条很长的思路：神在外邦人的文化里，也留下了可以接上福音的地方。这条思路在神学里常叫“自然神学”或“接触点”。

1934 年，这条思路在德语神学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布伦纳主张，人身上仍有一个福音可以接上的点；巴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只有一个字：“不”〔待核：Nein，1934〕。巴特担心，一旦承认人有自己的“接触点”，神的启示就会被人的文化、人的民族收编。那一年，正是德国教会面对纳粹的时候。

两边都守住了要紧的东西。布伦纳守住的，是福音能被听懂；巴特守住的，是福音不被收编。

大马士革路：归正的样板。

扫罗的故事，在西方基督教里成了“归正”的样板。一个最激烈的逼迫者，一道光，一句话，从此成了最伟大的使徒。奥古斯丁在米兰花园里的经历，路德在修道院里的挣扎，后来的福音派见证，都常常照着这个样子来讲：一个人从罪中被翻转过来，前后判若两人。

这读法安慰过无数人：再坏的人，神也能改变。

二十世纪下半叶，瑞典学者斯滕达尔提出一个很有名的修正〔待核：1963 年《保罗与西方内省的良心》〕。他说，保罗不是从一种宗教“改宗”到另一种宗教，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经历的，更像旧约先知那样的“蒙召”。

保罗自己就这样写：“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加 1:15），这话很像耶利米蒙召的口气。斯滕达尔还说，西方人带着奥古斯丁和路德式的“不安的良心”去读保罗，读出了保罗本来没有的东西〔待核〕。

这个修正很有分量。它守住了一件事：保罗没有离开以色列的神。

几种读法放在一起：五旬节是神的作为，教会的诞生；亚略巴古是福音与文化的接触；大马士革是神的拣选与改变。它们共同守护的是：这一切是神做的，是真实发生在历史里的。

◆ 四、律法上说，挂在木头上的受咒诅

先把缝指出来。

本卷的缝有两条，都在经文里写着。

第一条，在扫罗身上：他的律法（理念）与一个被钉、又被宣讲复活的弥赛亚（现实）。

扫罗是什么人？他自己说过好几次。“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 3:5–6）他在迦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紧的律法受教”（徒 22:3）。

在他手里，有一句律法是很硬的：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 21:23）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按这一句，他是受咒诅的。一个受咒诅的人，不可能是神的弥赛亚。这在扫罗的理念里，是一条推不翻的推论。

可是现实里，有一群人在宣讲：这一位复活了，他是主，是基督（徒 2:36）。而且这群人越来越多，被赶散了，就“往各处去传道”（徒 8:4）。

更难塞进去的，是一个人的死。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在场，“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徒 7:58）。司提反临死前，“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徒 7:60）。

经文紧接着写：“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一边是一条坚不可摧的律法，一边是一个塞不进去的现实。这就是全书分类里的入口二。

第二条，在五旬节：一个信息（理念），与多种乡谈（现实）。

那天耶路撒冷聚着“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徒 2:5）。路加一口气列了十五个地名〔待核：按地名计数〕：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埃及人、罗马来的客旅、革哩底人、亚拉伯人……

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同一部律法，同一座圣殿。可是他们各有各的“生来所用的乡谈”。

信息是一个，乡谈是许多。两样怎么接？

经文自己记下了众人的反应：“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徒 2:12）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标准的、解释刚刚开始的问话。对不上了，人才问意思。

现在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停在“反转”上。

“五旬节反转巴别”，这个读法很美。可是细读经文，五旬节并没有把巴别反转回去。

巴别塔之前，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如果五旬节是反转，应该是所有人忽然都讲同一种话，或者所有人都听懂了门徒的加利利话。

经文写的不是这样。经文写的是：“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帕提亚人听见的是帕提亚话，埃及人听见的是埃及话。语言没有被统一，它们一种一种都被留下了。

这个读法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神医治巴别的伤，不是把许多变回一个，那么是什么？

它停在“判若两人”上。

“归正样板”的读法，把扫罗读成一个前后两截的人：前面是坏人，后面是好人，中间是一道光。这个读法有力，可是它把中间那一段压得太短了。

经文里，光之后不是立刻就好了。扫罗“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徒 9:8–9）。之后是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来按手，鳞片掉下来，他吃了饭，“就健壮了”（徒 9:19）。保罗自己后来还说，他“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加 1:17），过了几年才上耶路撒冷。

斯滕达尔的修正，看见了扫罗没有离开以色列的神。这是很大的一步。可是它把“改宗”换成了“蒙召”，还是一个词换另一个词。这三天、那几年，扫罗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没有被写出来。

◆ 五、他心里那条律法怎样被改写

本卷的发生学读法分三段：先演大马士革，再看五旬节，最后到亚略巴古。

大马士革：入口二的完整演出。

第一幕：用力气去消灭塞不进去的东西。

一个硬的理念遇到塞不进去的现实，有两条平常的出路：改理念，或者改现实。

扫罗身上走的是改现实这一条，而且用了最大的力气。经文说他“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徒 8:3）；又说他“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徒 9:1），还去求大祭司的文书，要到外邦城市大马士革去抓人。

请看这股力气有多大。耶路撒冷不够，要追到二百多公里外〔待核：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距离〕。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个连接度极高的理念符号，正在调动全部动能去保护自己。塞不进去的现实越多，他越用力。

第二幕：踢刺。

保罗后来在亚基帕王面前再讲这件事时，加了一句第九章没有的话。那个声音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徒 26:14）

“刺”是赶牛用的尖棍〔待核〕。牛不肯走，往后一踢，踢到的是尖棍，越踢越疼。

这句话说得很准。扫罗那股逼迫的力气，不是在消灭那个塞不进去的现实，是在踢它。每踢一次，疼的是他自己。司提反那张“好像天使的面貌”（徒 6:15），那句“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是那根刺。他越用力，刺扎得越深。

所以大马士革路上那一道光，不是从零开始的。在那之前，那条缝已经被他自己踢开很久了。

第三幕：光，与一个问题。

“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

那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请留意这个“我”。扫罗逼迫的是门徒，那声音却说“逼迫我”。被逼迫的那群人，和那位被钉的，在这一句里成了一个。

扫罗问：“主啊！你是谁？”

这是一句很重的问话。他叫了“主”，可是他不知道这位主是谁。他心里那套理念，对神是谁、弥赛亚是谁，本来都有现成的答案。这一刻，答案全不够用了。他只剩一个问题。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徒 9:5）

那个被律法判为受咒诅的人，自己开口说话了。

第四幕：三天黑暗。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徒 9:8–9）

本书的主语纪律，在这里最要守住。

扫罗在这三天里，没有“想通”什么，也没有“选择”什么。经文里，他只是被人拉着手领进城，坐在一间屋里，看不见，不吃，不喝。

用本书的话说，这三天是一个旧的自我符号在熔开。一个“无可指摘”的法利赛人，一个热心的逼迫者，那个他用了半辈子结晶起来的自己，这三天里散成一锅粥（混沌）。眼睛看不见，是外面那个现成的世界也一起暗了下去。

人的尽头，就是这样：改理念的路，他走不通，那是他的命；改现实的路，他走了，走到底是一道光把他打倒在地。两条出口都堵死了，只剩下第三个角：他自己。而他原有的那个自己，接不住了。

第五幕：一位叫他“兄弟”的人。

接着出场的，是一个很容易被跳过的人：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里叫他去找扫罗。亚拿尼亚很怕，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徒 9:13）。

他还是去了。他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徒 9:17）。

“兄弟”。一个刚刚还要来抓他的人，他叫他兄弟。

这一句，是扫罗新的自我符号能结晶的那张网。本书说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搭成结构的场。扫罗熔开以后，要重新结晶，光靠一道光不够，还要一张愿意接住他的网。亚拿尼亚的手和那一声“兄弟”，就是这张网的第一根线。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徒 9:18–19）

吃过饭就健壮了。和以利亚一样（见第 16 章），新的东西结晶之前，先要吃饭。能量律在这里很具体：一个三天没吃饭的人，要先把力气补回来。

第六幕：那条律法被改写了。

这是本书最想让你看见的一幕。

扫罗变成保罗之后，那一句“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去哪里了？他没有丢掉它。

他在《加拉太书》里写：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 3:13）

请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看。同一句经文，以前是挡住他的那堵墙：挂在木头上的受咒诅，所以耶稣不可能是基督。现在成了打开门的那把钥匙：正因为他挂在木头上受了咒诅，他才替我们受了咒诅。

一个字没改，意思整个翻了过来。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扫罗没有放弃律法，律法在他身上被改写了。改写律法的，不是一个辩论，是一段经历：一道光，三天黑暗，一声“兄弟”，一顿饭。

他的热心也没有丢。以前那股追到大马士革去抓人的劲，后来成了一股走遍半个罗马帝国去传道的劲。动能还在，方向掉了头。

他的知识也没有丢。他在迦玛列门下学的那一肚子律法，后来成了他写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材料。

用本书的话说，这不是一个旧的人被扔掉、一个新的人被装上。是旧的那些连接被拆开，又重新接成了另一个样子。材料多半是旧的，形状是新的。

第七幕：他一辈子都在重讲这件事。

使徒行传里，大马士革路的故事讲了三遍：第九章是路加的叙述，第二十二章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对百姓讲，第二十六章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

三遍不完全一样。第九章说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徒 9:7）；第二十二章说他们“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徒 22:9）。“踢刺”那一句，只有第二十六章有。

发现学释经者花了很多力气去调和这几处〔待核：akouō　带属格、宾格之辨等解法〕，这是认真的功夫。

本书只多看一层。一件真正结晶过的事，在一个人身上不是一张定格的照片。他每讲一次，面对不同的人，这件事就在他身上又发生一次。对百姓讲，他强调自己原是热心的犹太人；对君王讲，他加上了“踢刺”，讲出了那股徒劳的力气。

一件事讲了三遍，不是记不清，是还在长。

五旬节：不是变回一种话。

现在回到第二条缝。

五旬节那天，“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徒2:3）。

“分开”。第1章讲过，创造是一次次的分开：光暗分开，上下的水分开，水陆分开。每一次分开，都不是毁坏，是成形。五旬节的火，也是分开落下的，一人一份。

这一分，就分出了前面说的那件事：神医治巴别，不是把许多语言变回一种，是让一个信息，落进每一种乡谈里。

巴别塔那里的人，要的是“一样”：一样的言语，一座通天的塔，“传扬我们的名”（创11:4）。那是一个要把所有人捏成一块的理念。神把它打散了。

五旬节没有把它捏回去。五旬节是另一种合一：每个人还讲自己的话，可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话里，听见了“神的大作为”（徒2:11）。

这对释经很要紧。一个信息要在一个人身上结晶，得落进他生来所用的乡谈里。别人替你翻译好的标准话，在你身上只是信息；用你的乡谈说出来的话，才能扎进你的心。

经文用的正是这个词：“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徒2:37）。

还有一群人，是另一种反应：“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徒2:13）

请看讥诮的人做了什么。他们也遇到了对不上，也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很快就给了一个答案：喝醉了。一个答案下去，缝就合上了，他们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这是把发生收回成一个现成解释最快的办法。本书在全书里一再提醒的，就是这一下。

亚略巴古：一座写着“未识之神”的坛。

最后到雅典。

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徒 17:16）。可是他在亚略巴古开口的时候，没有先说“你们拜偶像是错的”。他说：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 17:23）

这座坛，是一个现实符号，而且是一个很诚实的现实符号。雅典人供奉了那么多有名字的神，还留了一座坛给一个没有名字的神。这座坛就是一条缝的刻痕：他们心里知道，他们的神谱对不上，还缺一个。

保罗没有拆这座坛。他从这座坛讲起。

然后他说了那句话：

“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 17:27–28）

“在乎他”，原文是“在他里面”〔待核：en autō〕。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里面。

请留意前一句。“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徒 17:27）。“揣摩”原文有“摸索”的意思，像人在黑暗里伸手去摸〔待核〕。

这两句放在一起，就是本书的两种读法。揣摩、摸索，是发现学的姿势：神在那里，人伸手去够。“在他里面生活、动作、存留”，是发生学的样子：神不是那个要被够到的东西，是人在其中走动的那片场。

本书说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往一处拉的网。保罗在这里说的神，像那张网。你不必走出去找它，你一直在它里面动。

这也说明了保罗为什么能引外邦诗人的话。他不是在找“接触点”，像在一堵墙上找一个缺口；他是在说，雅典人的诗，本来就是在这片场里长出来的。

演讲的结果，经文写得很老实：“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徒17:32–34）

讥诮的，再听的，贴近的。三种人听的是同一篇讲道。

一篇讲道讲得再好，也不会在每个人身上结晶。有的人立刻把缝合上，有的人把缝留到下次，有的人就在那条缝里，长出了一个新的自己。路加还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徒17:34）。

结晶出了什么。

本卷在全书的分类里归入口二，而且是入口二的完整演出。

扫罗身上结晶的，是一个新的自我：同一份热心，同一肚子律法，同一句“挂在木头上的受咒诅”，被拆开、重接，成了保罗。五旬节结晶的，是一个信息与许多乡谈的合一，不把许多变成一。亚略巴古结晶的，是一座“未识之神”的坛被接住、被说出，没有被拆掉。

发现学所守护的，一样不少：五旬节是圣灵的降临，是神的作为；扫罗是被神拣选、被复活的主亲自拦住的；福音是神的启示，不是哪一种文化长出来的。本书不否认一个字。本书只问：这些作为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路加的回答是：在一条一条边界上。在扫罗那条律法的边界上，在乡谈与乡谈的边界上，在雅典人那座坛的边界上。

◆ 六、三处边界上的两种读法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各人听见……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徒 2:6）	巴别塔的反转；说方言的神迹	不是变回一种话；一个信息落进每一种乡谈，许多被留下
“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徒 2:3）	圣灵降临的记号	分开是成形，不是毁坏；一人一份
“这是什么意思呢”／“新酒灌满了”（徒 2:12–13）	众人的惊奇与不信者的讥诮	对不上才问意思；讥诮者用一个现成答案把缝合上
“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 21:23）	扫罗对律法的误用	入口二的那条硬理念；后来在加 3:13 被同一句回写成钥匙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徒 26:14）	抗拒神的徒劳	逼迫的力气没在消灭现实，在踢一根刺；缝早被他自己踢开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徒 9:9）	悔改的过渡	旧自我熔开成一锅粥；不是一个决定
“兄弟扫罗”（徒 9:17）	亚拿尼亚的顺服	新自我结晶所依的那张网；爱是势能
“吃过饭就健壮了”（徒 9:19）	身体的恢复	新的东西结晶前先补能量
大马士革路讲了三遍（徒 9、22、26）	需要调和的叙述差异	一件结晶过的事，每讲一次又发生一次
“未识之神”的坛（徒 17:23）	自然神学的接触点	一座诚实的现实符号，刻着雅典人神谱的缝；被接住，不被拆掉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 17:28）	神是万有的根源与维持者	神不是要被摸索到的东西，是人在其中走动的那片场

左栏守住的，是神的作为与启示的主权。右栏补上的，是这份作为落在人身上的样子：熔开、被接住、重接，在一种乡谈里扎心。

两栏放在一起，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那一句：“主啊，你是谁？”左栏说，那位是主；右栏说，问这句话的人，正在被重新生出来。

◆ 七、母亲的乡谈

回到大巴窑那家医院。

拉维在母亲床边坐了三个晚上。第二天他请了假，第三天又请了假。他白天在病房，晚上回家处理工作邮件。

这三天，他没有想清楚什么。他只是很累，坐在母亲床边，听她用淡米尔语絮絮地讲小时候在金奈的事，讲他父亲刚来新加坡时怎么在工地上被人骗了工钱。这些事他以前听过，没留心。

第三天傍晚，母亲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来看她。老姊妹姓苏，叫她苏阿姨，在那间淡米尔语教会做了三十年义工，专门去医院陪不会讲英语的老人。

苏阿姨一进门，就用淡米尔语跟拉维打招呼。她叫他“孩子”，就像他小时候那样。

那天晚上，苏阿姨陪母亲祷告。她用的是母亲最熟的那几句淡米尔语祷词，母亲跟着念，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睡得很安稳。

拉维送苏阿姨下楼。在电梯里，苏阿姨说：

“你们公司那条热线，我们教会好几个老人都打过。打进去都是英语，他们听不懂，就挂了。”

拉维没有说话。

电梯门开了。他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苏阿姨慢慢走去巴士站。他想起他那份备忘录，想起那四十秒。他一直以为，标准的话，是一个人站得住的凭据。现在他看见，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一句标准的话，站不住了。

本书不说拉维“醒悟了”，也不说他“决定改掉”那条规矩。那三个晚上，一份他真心相信的备忘录、一个只会讲淡米尔语的母亲、一位叫他“孩子”的老

姊妹、一句铅笔划过的经文，一起对不上了。他那股“标准”的劲，在那条缝里被拆开、重接了。

两个月后，公司的热线改了。来电先听一段四种语言的提示，按一个键，就进自己的乡谈线。

拉维在新的方案上写了一行说明：“平均通话时长预计增加三十五秒。”后面又加了一句：“部分来电者将第一次能完整说完他们的问题。”

上面问他，“标准先生”怎么改主意了。

他想了想，说：“标准还在。只是以前是一条线，现在是四条线，每条线都有标准。”

那个星期天，他陪出院的母亲去了小印度那间淡米尔语教会。四十年的老会堂，风扇转得很慢。讲道的牧师讲的，正好是使徒行传第二章。

拉维听懂了大半。有几个词他已经忘了，母亲在旁边小声告诉他。

带走的话

神医治巴别，不是把许多语言变回一种，是让一个信息落进每一个人生来所用的乡谈。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巴别的反转”“归正的样板”守住了神的作为，却关上了“许多怎样被留下”“旧人怎样被重接”那两扇门；发生学从“各人的乡谈”与“兄弟扫罗”把它们打开。
- 释经者把扫罗那三天黑暗读成“他决志悔改”的那一下，就是把一场熔开、被接住、重接的发生，收回成一个人前后两截的选择。

◆



第　八　编

保罗书信：变化是心意的更新

编　序

保罗书信最常被读成一套教义体系。这一编要问：称义、恩典、圣灵的果子，是写好的判决，还是正在发生的变化。

第 50 章读罗马书，“心意更新而变化”，称义是一张判决书，还是一次成形。第 51 章读哥林多前书，信、望、爱三样常存的是什么：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第 52 章读哥林多后书，看保罗自己的释经学，“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第 53 章读加拉太书，果子是做出来的，还是结出来的。第 54 章读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第 55 章读腓立比书，“作成得救的工夫”，谁在做。第 56 章读歌罗西书，新人渐渐更新。第 57 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信心的工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第 58 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等待末日的人该怎么活。第 59 章读提摩太前书，敬虔是练出来的。第 60 章读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写定，还是吹气。第 61 章读提多书，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第 62 章读腓利门书，一封信让一种关系重新发生。

这一编里，第 51 章是全书三能口径的出处，第 52、60 章是全书的两个点题章。

50

第50章

《罗马书》：“心意更新而变化”：称义是一张判决书，还是一次成形？

这一章的问题

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神却说他是多国的父，称义是一声宣判，还是一次长成？

◆ 一、宣判之后的那个电话

晚上十点，天津，河西区一套老房子的书房里还亮着台灯。

葛文清今年四十八岁，是一名法官，在刑事审判庭坐了十九年。那天下午，她宣判了一个案子。

被告叫郑立冬，三十一岁，入户盗窃。第三次了。前两次她都不是主审，卷宗她看过：十九岁第一次，二十四岁第二次。这一次，证据确凿，他当庭认罪，态度很好，退赔了一部分。

量刑没有什么可争的。她依法判了，法槌落下的时候，郑立冬低着头说了一声“谢谢法官”。

她心里有一种很熟悉的、干净的感觉。法律的那一端，账是平的：罪名对上了，证据对上了，刑期对上了。判决书一出，这件事就结了。

可是晚上九点多，她接到书记员乔晓雨的电话。乔晓雨说，郑立冬的母亲托人带话来，问能不能见法官一面。不是求情，判都判了。她只是想问一句：“我儿子出来以后，怎么才能不再进来？”

乔晓雨说：“我跟她说了，这不归法院管。”

葛文清说：“你说得对。”

挂了电话，她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她想起她刚入行的时候，带她的老庭长说过一句话。老庭长姓甘，判了一辈子案子，退休那天跟她说：“判决书是写给过去的，人是要活到将来的。我们管得了前一半。”

她书桌上有一本旧的和合本圣经，是她母亲的遗物。她不常读，偶尔睡不着翻一翻。那天晚上她翻开的，是母亲用红笔划得最多的一卷：《罗马书》。

第一章就有一句被划了两道线：“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7）

她以前读到“称义”这个词，心里总浮出一幅很熟的图：一个法庭，一位法官，一个被告，法槌落下，宣告“无罪”。她觉得这个比喻很亲切，她天天就在这样的地方。

可是那天晚上，她往后翻，翻到第十二章，母亲在一句话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圈：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变化”。

她想，法庭上没有这个词。判决书只宣告一个人是什么，不让一个人变成什么。

郑立冬的母亲问的，偏偏是后一件。

◆ 二、一封写给罗马的长信

《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保罗书信里最长、最有系统的一封〔待核〕。多数学者认为它写于第一世纪五十年代后半，保罗在哥林多时〔待核〕。那时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他打算去，要先写信介绍他所传的福音。

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里面有犹太人出身的信徒，也有外邦人出身的信徒。有学者认为，罗马皇帝曾一度把犹太人逐出罗马，后来又准他们回来〔待核：革老丢谕令，约公元 49 年，参徒 18:2〕，这让两群信徒之间有了张力。保罗这封信，一面讲福音，一面也在讲：犹太人和外邦人怎样在同一位神面前站在一起。

信的结构大致是这样〔待核：通行分段〕：

第一至三章，讲世人都在罪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第三至五章，讲因信称义，以亚伯拉罕为例。第六至八章，讲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从“我真是苦啊！”（罗 7:24）一路走到“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 8:39）。第九至十一章，讲以色列在神计划里的位置。第十二至十六章，讲信徒怎样生活。

这一章取四处核心经文。

第一处是全书的主题句：

>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7）

第二处在第八章，讲一切受造之物：

>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 8:22）
>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 8:24）

第三处是第十二章开头，全书后半部的门：

>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还有一处，本章的缝要从它指出来，在第四章：

>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 4:19）

◆ 三、法庭上的那一声宣告

先把发现学的读法写足。罗马书的读法史，是整个西方神学最重的一段。

哈巴谷的那一句。

“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引的是哈巴谷书 2:4。第 40 章讲过这一句的读法史起点：哈巴谷站在望楼上，看见恶人得势、神似乎沉默，那时神给他的话是“惟义人因信得生”。在哈巴谷那里，“信”更近于“信实”，一个人在看不见出路的时候，仍然站住不走〔待核：emunah〕。

请记住哈巴谷那一句的处境。它不是在一间安静的书房里说的，是在一个先知“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哈 1:3）的质问之后说的。神叫他“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版上”，又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 2:2–3）然后才是那一句。

也就是说，“义人因信得生”在它出生的地方，就是一句在等待里说的话。它的旁边，是“虽然迟延，还要等候”。

保罗把这一句搬进了罗马书的主题句。到了一千五百年后，这一句又在一个德国修士身上炸开了。

同一句话，在哈巴谷、保罗、路德三个人身上，各发生了一次。哈巴谷在望楼上，保罗在去往罗马之前，路德在维滕堡的塔楼里。三次都不是在顺境里。

路德的塔楼经历。

马丁·路德晚年回忆，他年轻时恨“神的义”这个词〔待核：1545 年《拉丁文著作全集》序言〕。

他被教导，“神的义”就是神按公义审判罪人、惩罚罪人的那种义。他是一个极认真的修士，认真到每天去认罪，可他心里总觉得自己不够。一位公义的审判官，面对一个永远不够的人，“神的义”对他就是一句判决。

后来他在维滕堡的塔楼里，日夜琢磨罗马书 1:17。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了：这里说的“神的义”，不是神用来审判人的义，是神白白赐给人的义。人“因信”就得着它。

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重生了，好像穿过敞开的门进了乐园〔待核：原文大意〕。

这一段经历，后来被称为“塔楼经验”，年代学者有争论〔待核：约 1513—1519 年间〕。

法庭式的称义。

从这里，宗教改革发展出了一套极有力的称义论。

“称义”这个词，希腊文是 dikaioō，是法庭上的用语：宣告一个人为义，判他无罪〔待核〕。改教家们强调，称义是神在他的法庭上作出的一个宣告。人本身仍是罪人，可是神因着基督的义，宣告他为义。

路德有一句很有名的拉丁话：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待核〕。

墨兰顿和后来的信义宗、改革宗神学，把这个讲得更细，叫“归算”：基督的义被算在信的人身上，像一笔钱记到一个空账户上〔待核：imputatio〕。罗马书第四章正好用的是这个词：“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算”字原文是 logizomai，就是记账的用语〔待核〕。

它的力量。

这一套读法的力量，要真心写足。

第一，它给了不安的良心一个安息之处。一个人不必等到自己够好，才敢站在神面前。神的宣告不看他今天的表现，看的是基督已经成就的。路德从一个每天惶恐认罪的修士，变成一个敢在沃尔姆斯会议上说“这是我的立场”的人〔待核〕，靠的就是这一份安息。

第二，它守住了恩典的白白。“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罗 4:4）。如果称义要靠人做到某个程度，那就是工价，不是恩典了。法庭式读法把恩典守得干干净净：判决不由被告决定。

第三，它把救恩的根放在人外面。宣告来自法官，不来自被告的心情。一个人今天信心软弱，明天灵命低落，他被称义的地位不随着变。改教家称之为“外来的义”〔待核：iustitia aliena〕。

第四，它在历史上改变了整个欧洲。良心的自由、平信徒的地位、对教会权威的重新审视，都和这一读法连在一起。

后来的讨论。

二十世纪后半叶，罗马书的读法又起了大争论。

英国学者桑德斯研究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待核：1977 年《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他认为，那时的犹太教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宗教，而是“约的守法主义”：人因着神的拣选进入约，守律法是为了留在约里。邓雅各因此提出“保罗新观”，认为保罗反对的“律法的行为”，主要是割礼、饮食、安息日这些区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身份标记〔待核〕。

照这个读法，罗马书的重心不只是“一个人怎样在神面前称义”，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怎样成为同一家人”。

这一新观引起了很多争论，也有很多修正。可是它和路德的读法一样认真：称义是神做的，不是人自己能挣的。

东方教会的另一条线。

还有一条线，常被西方读者忽略。东方正教会读罗马书，不那么用法庭的图像，更多讲“成神”〔待核：theosis〕：人在基督里，被神的生命一点点改变，分有神的性情。

这条线不是否定称义，而是把称义放在一个更长的过程里。称义是开端，成圣是路，成神是终点〔待核：正教神学的通行说法〕。

奥古斯丁在花园里读到的那一句。

还要补一位比路德早一千一百年的读者。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八卷里记下了他在米兰一个花园里的经历〔待核：卷八第十二章，约公元 386 年〕。他那时三十出头，学问很大，心里却撕成两半：他想跟从基督，又放不下旧的生活。他在无花果树下哭，忽然听见隔壁有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待核：tolle lege〕。

他拿起手边保罗的书信，翻开读到的，正是罗马书第十三章：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3–14）

他说，读完这一句，他不想再读下去了，也不需要了。一道平安的光照进他心里，一切疑云都散了〔待核：原文大意〕。

这一段在西方教会史上的分量，和路德的塔楼经验一样重。罗马书两次在两个人身上，改写了整个西方基督教的走向。

奥古斯丁的读法，也守住了恩典的主权。他后来和伯拉纠争论，一生坚持：人的意志被罪捆住，不能自己转向神，转向是恩典先做的工〔待核〕。

几条线放在一起，是一座很高的山。法庭式的称义，是这座山最高、最坚固的一峰。它守住了恩典的白白、根基的外在、良心的安息。本书接下来要说的，不是要推倒这一峰，是要看看这一峰往下，还有一条什么样的路。

◆ 四、身体如同已死的那个人

先把缝指出来。

缝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讲亚伯拉罕的那一节：

>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 4:19）

这是现实与应许（理念）的对不上。

请把这一节的两半分开看。

一半是应许。神曾领亚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 15:5）。神给他改名“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创 17:5）。

一半是身体。将近百岁，“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九十岁，“生育已经断绝”。创世记写得比保罗还直：“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创 18:11）

应许说：多国的父。身体说：已死。

这两样对不上，而且不是一点点对不上。这不是一个难题，是一堵墙。

创世记还记了两次笑。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创 17:17）；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创 18:12）。

笑，是对不上最诚实的反应。

保罗特意写了“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没有说亚伯拉罕没看见这堵墙，或者假装它不在。亚伯拉罕看见了，想过了，算过了。

这是全书分类里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原有的理念接不住。

现在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停在“算”字上。

法庭式读法读罗马书第四章，重心落在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它读出的是：亚伯拉罕信了，神就把义记在他账上。一次宣告，一笔入账。

这是对的。可是第四章不是停在第三节。它一直写到第十九、二十、二十一节：身体如同已死，信心还是不软弱，“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罗 4:20）。

“得坚固”。这三个字说的不是一次宣告，是一个过程：信心在这堵墙面前，一点一点变坚固了。

法庭的图像，很难装下这个过程。一张判决书，宣读完了就是完了，它不会在被告身上慢慢变坚固。

它停在第十二章的门口。

更大的一处停顿，在第十二章。

法庭式读法有一个老问题，一直被提出来：如果称义只是一个宣告，人本身没有变，那么第六章那一问怎么答？“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罗 6:1）

改教家们答得很清楚：断乎不可，称义的人必然成圣。可是在法庭的图像里，成圣常常像是称义之后另外加上去的第二件事，像判决书之后另附的一份“改造计划”。

而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头那一句，用的根本不是法庭的词。

“心意更新而变化”。

“变化”原文是 metamorphousthe。西文 metamorphosis（变形）一词，就从这个字来〔待核：metamorphoō〕。福音书里，耶稣在山上“变了形像”（太 17:2），用的就是这个字。

一个法庭的比喻，走到第十二章，撞上了一个变形的字。

法庭式读法守住了恩典的白白，这功劳不能抹去。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宣告之后，那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和宣告是两件事，还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葛文清的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判决书写给过去，人要活到将来。

◆ 五、从宣告到成形

先看“算为义”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样子。

请照经文的顺序，跟着亚伯拉罕走一遍。

七十五岁，“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创 12:1），他去了。那时没有孩子，有一个应许。

又过了几年，神领他到帐棚外数星星，“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 15:6）。那时还是没有孩子。

八十六岁，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待核：创 16:16〕。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条路，用现实的办法去够那个应许。

九十九岁，神给他改名，他俯伏在地笑。

一百岁，以撒出生。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创 21:6）。前一次的笑是不信，这一次的笑是喜乐。同一个笑字，被回写了。

二十五年。“算为他的义”那一句，在第十五章；“信心里得坚固”，是这二十五年走出来的。

法庭式读法看见了第十五章的那一声宣告。本书说，那一声宣告是真的，是神那一端先说出的话。可是它在亚伯拉罕身上，要走二十五年才长成。

“使无变为有的神”。

保罗在第十九节之前，先写了一句：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 4:17）

请把这一句和第十九节连起来。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他所信的神，偏偏是“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是一个“无”；他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那一位。

信的内容，正好对着那堵墙。

第 3 章讲过“人的尽头”：改理念、改现实两条出口都堵死了，只剩第三个角，而原有的自我符号也接不住，于是只能从无到有，新生一个。

亚伯拉罕的两条路都试过了。改理念：他没有放弃应许。改现实：他试过了，以实玛利就是那条路，可是神说“不是这个”。两条都走不通，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他身上能长出来的，只有一个东西：一个不靠身体、也不靠自己的办法撑着的信。

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罗 4:18）。

无可指望，仍有指望。这一句是对不上最深处结晶出来的东西。它不属于“身体还能生”那套现实，也不属于“我能想出办法”那套理念。它是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人的尽头诞生。

信是内能。

本书说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

请看保罗怎样写亚伯拉罕的信：“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不软弱，不疑惑，得坚固。三个说法，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连接，在一堵墙面前没有断，反而越压越结实。

这就是内能的样子。拆它的力量越大，它的连接度越被显出来。二十五年的现实，一年一年在拆它，它一年一年在加厚。

所以称义，不只是一张贴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标签。它是一个连接，在他身上一点点结晶成形。宣告是开端，结晶要走完这段路。

“心意更新而变化”。

现在走到第十二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一句里有两个动词，都很要紧。

“效法”，原文是 syschēmatizesthe，字根是 schēma，“外形”“样式”〔待核〕。意思是：被压进一个模子，照着它的外形定型。

“变化”，是 metamorphousthe，字根是 morphē，“形”“本相”〔待核〕。意思是：从里面变了形。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一组对比。一个是被外面的模子压成形，一个是从里面长成形。

用本书的话说，前一个是“定型”（秩序），后一个是“正在成形”（介生）。

“这个世界”的模子，是现成的。它给你一套样式：怎样才算体面，怎样才算成功，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你照着它，就定型了，像一块面团被压进月饼模子里，出来就是那个花纹。

保罗说：不要被压进去。要从里面变形。

这一句的语态。

更细的一处，是这两个动词的语态。

希腊文里，“效法”和“变化”在这里都是被动或中间语态的命令式〔待核〕。直译起来，有点像“不要让自己被塑成……要让自己被变形”。

这个语态很难译，可它正好把本书一直守的主语纪律写进了经文里。

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把自己改造成某某样子”，那是一个工程师对图纸的口气。他说的是“要被变化”。变化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不是你从外面施工完成的。

可是这又不是全然被动。它是命令式，是在叫你。你能做的，是不把自己交给那个外面的模子，是让自己留在那个能被变化的地方。

像面团。面团不能自己发起来，可是面团若被冻住、被烤干，酵就进不去了。

变化从哪里开始：心意。

“心意更新”，“心意”原文是 nous，就是心思、理解、看事情的那一层〔待核〕。

这一句有一个回声，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世人离开神的时候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 1:21）到了第一章末尾，他说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个“心”字原文正是 nous〔待核：罗 1:28〕。

全书从一颗昏暗的心、一个邪僻的 nous 开始，到第十二章走到一颗“更新”的 nous。

这就是罗马书的整条路。不是一纸判决从天而降、把人放在一边，而是一颗昏暗了的心，在称义里重新对上关系，然后一点一点被更新，最后从里面变了形。

本书说称义是“关系重新对上，一次成形的开端”，说的就是这一条路的起头。法庭的那一声宣告，是这条路起头的那一声。它是真的，是神先说的。可是它不是终点。它是一颗种子落进土里的那一下。

第十二章怎样接着写。

一个从里面变了形的人，是什么样子？保罗接下去写得很具体：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 12:9）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 12:15）

“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罗 12:16）。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 12:21）

请看，这些都不是判决书上的词。判决书只说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些话说的，是一个人在别人中间怎样活：同乐，同哭，俯就，胜过。

到了第十三章，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 13:8）

本书说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一个被称义的人，从里面变了形，变出来的就是这张网：他从一个账户，变成了一个结。

患难生忍耐：一条长出来的链。

第五章开头，保罗写了一串话，几乎就是一条生长的路：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 5:1）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请看第一句：称义的第一个结果，不是“无罪”，是“相和”，就是关系重新对上了。这是法庭式读法也同意的。

请再看后面那一串“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一个“生”字接一个“生”字，像苗、穗、子粒（见第 46 章）。这不是一份判决书上的条款，是一个人在患难里一节一节长出来的东西。

“老练”一词，原文是 dokimē，有“经过试验、验证过”的意思，像金子在火里炼过〔待核〕。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条路：患难是落差，忍耐是在落差里站住，老练是站住之后建立起来的连接度，盼望是这个连接再往前推的方向。最后一句点出了这一切的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是势能，是那张把这一切托住的网。

信、望、爱，三能都在这三节里。而这一切，紧接在“因信称义”之后。保罗自己没有把称义和成长分成两件事，他一口气写下来了。

我真是苦啊。

第七章，保罗写了一段整本新约里最撕裂的话：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 7:15）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

然后是那一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7:24）

这一段说的“我”，是保罗归信前的自己，还是归信后的信徒，还是在讲以色列的整体处境，历代争论不休〔待核：奥古斯丁前后期的不同读法；路德读作信徒的经验；斯滕达尔等的读法〕。本书不裁这一争。

本书只看这段话的形状：理念（“我喜欢神的律”）和自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对不上，对不上到一个人无法自救的地步。“谁能救我”，是两条出口都堵死时的那一声。

第八章第一句接着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 8:1）

这一句是法庭的话：“不定罪”。法庭式读法在这里最有力：人的尽头那一声呼喊，得到的第一个回答，是一声宣告。

可是第八章接着往下写的，是“赐生命圣灵的律”（罗 8:2），是“随从圣灵”（罗 8:4），是叹息、产痛、盼望。宣告是第一句，后面是一整章的长。

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

还剩第八章那两句。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 8:22）

“劳苦”一词，原文的意思是“一同忍受产痛”〔待核：synōdinei〕。

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产痛里。这不是一幅法庭的图，是一幅产房的图。

法庭的判决，一宣读就是现在完成时：判了，结了。产痛不是。产痛是一件正在发生、还没完成的事。保罗说，“直到如今”。

紧接着第二十三节：“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请留意，他说的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已经被称义的人，也在叹息，也在等候。称义没有让他们离开产房，反而让他们和一切受造之物一起，站在产房里。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也用过这个图：“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 4:19）

“成形”。这又是 morphē 那个字根〔待核：morphōthē〕。

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变化”，加拉太书的“成形”，罗马书第八章的“产痛”。三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本书说的“称义作为一次成形”。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然后是那一句：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罗 8:24）

这一句，用本书的话说，是：**对得上的盼望，不是盼望。**

如果你已经看见了，盼望就没有了，因为没有落差了。你看见了你要的东西，它就在你手里，你不必再盼。

盼望只活在对不上里。看不见的应许，和看得见的现实之间，有一道落差。这道落差，就是盼望能做功的地方。

本书说望是动能，是连接沿着一条路拆开、重接的速率和方向。一个人有盼望，他就在路上；他的连接在一路拆开、一路重接，朝着一个方向。一旦“所见”了，路就走完了，动能就停了。

所以保罗接着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25）

“忍耐”，原文是 hypomonē，有“在重压底下站住”的意思〔待核〕。这正是亚伯拉罕那二十五年的样子：身体如同已死，那是重压；信心还是不软弱，那是站住。

罗马书第四章和第八章，在这里接上了。亚伯拉罕是那个“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的人；第八章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版本：整个世界都在无可指望里，仍有指望。

连祷告也是叹息。

第八章还有一句，最能说明这条路不是人自己走完的：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 8:26）

受造之物叹息，我们叹息，圣灵也叹息。

“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和第 46 章马可的“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是同一个位置。人在产痛里，连该说什么都不晓得。可是这个不晓得的地方，有一位替他叹息。

本书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来，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圣灵替人叹息，就是这个场。结晶仍要人自己走，可是走不动、说不出的时候，有一位在里面替他说。

法庭与产房。

现在可以把两种读法放在一起了。

法庭式读法说：称义是神的宣告，一次完成，根基在人外面。本书完全同意，一个字不改。神那一声宣告，是这一切的开端。没有这一声，产房里就没有那个孩子。

成形读法说：这一声宣告落在人身上，是一颗种子落进土里。它在人身上要长，要结晶，要从里面变形。这一段，在罗马书里写的是产痛，是叹息，是信心得坚固，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两种读法不是对手。法庭说的是“谁宣告”，产房说的是“怎样长成”。

路德自己其实也有这一面。他在《罗马书序言》里写，信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它改变人，使人重生，信是一个活泼的、忙碌的东西〔待核：1522 年《罗马书序言》字句〕。卫斯理在奥尔德斯盖特街听人读的，正是这一篇（见第 47 章）。

所以，本书不是在路德之外另立一说。本书只是把路德的这一面，从法庭图像的背后，往前面挪一点。

结晶出了什么。

本卷在全书的分类里归为入口一。缝是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与“多国的父”的应许；结晶，是称义作为一次成形，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发现学所守护的，一样都不少：称义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人的工价；根基在基督，不在人的表现；信的人被神宣告为义。本书一个字也不否认。本书只问：这一声宣告，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罗马书的回答是：显出来像亚伯拉罕那二十五年，像一切受造之物的产痛，像一颗昏暗的心被更新。也像一块面团，不被压进月饼模子，而是从里面发起来。

◆ 六、判决书与成形并排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7，引哈 2:4）	神白白赐下的义，因信领受（路德）	同一句在哈巴谷、保罗、路德身上各发生一次；信是在重压下站住的连接
“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logizomai）	归算：基督的义记入信者账上	宣告是真的，是开端；在亚伯拉罕身上要走二十五年才长成
“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罗 4:19）	信心不看环境	入口一：现实是一堵墙，应许接不住；对不上最深处
“使无变为有的神”（罗 4:17）	神创造与复活的大能	信的内容正对着那堵墙；人的尽头新生一个不靠身体与办法的信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罗 4:18）	信心的榜样	新的自我符号在两条出口都堵死处结晶
“信心里得坚固”（罗 4:20）	信心坚定不移	内能：拆它的力量越大，连接度越被显出、越加厚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罗 8:22）	受造界因罪受咒诅，等候救赎	一同忍受产痛：一幅产房的图，不是法庭的图；“直到如今”还在发生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罗 8:24）	盼望指向将来的荣耀	对得上的盼望不是盼望；望是动能，只活在落差里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 8:26）	圣灵的代求	神那一端先拉起的场；不晓得怎样祷告时，有一位在里面替你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 12:2，schēma）	不随从世俗	不要被外面的模子压成定型
“心意更新而变化”（罗 12:2，metamorphousthe）	称义之后的成圣	从里面变形，被动语态的命令；称义作为一次成形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 13:8）	爱是律法的总结	变形变出来的是一张网：从一个账户，变成一个结

左栏是法庭，右栏是产房。

法庭里宣读的判决是真的，孩子的父亲是谁，由那一声定下。产房里长出来的孩子也是真的，他要一天天长大。没有法庭，产房里的孩子没有名分；只有法庭，那张判决书就只是一张纸。

◆ 七、判决书的背面

回到天津那间书房。

葛文清那天夜里没有睡好。第二天她照常上班，开庭，合议，写判决书。可是那句“出来以后，怎么才能不再进来”，一直跟着她。

一个星期后，郑立冬的母亲又托人带了话，只说谢谢法官，不打扰了。

葛文清让乔晓雨约了这位母亲，在法院旁边一家早点铺见了一面。她事先说好了，案子已经判了，她不谈案子，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

郑立冬的母亲六十出头，在菜市场卖了三十年豆腐。她说话很慢。她说，儿子第一次出事，她觉得是交错了朋友；第二次出事，她觉得是自己没管好；第三次，她不知道该觉得什么了。

“每一次判决书我都留着，”她说，“三张。我认字不多，就看最后那一段，判了几年。我想知道，判完了，他就算还清了吗？还清了，他就是好人了吗？”

葛文清没有答。这不是她能答的。

她只说了一句：判决书管的是他做过什么，他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在判决书里。

那位母亲点点头，说：“我知道。所以我来问问，那在哪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葛文清又打开母亲那本圣经。她翻到第四章，读到“身体如同已死”那一节。她想起早点铺里那个卖豆腐的女人，三张判决书，一个三进三出的儿子，她心里那个“他会好的”，和眼前这三张纸，对不上了。

可是她还在问。

葛文清在那一节旁边看了很久。母亲在这里也画了线，旁边有一行小字，是母亲的笔迹：“他等了二十五年。”

本书不说葛文清“想通了称义”，也不说她“决定改变审判方式”。那一个月，一张她亲手写的判决书、一位卖豆腐的母亲、一个三进三出的年轻人、母亲留下的一本画满线的圣经，一起对不上了。在那条缝里，显出了一个新的葛文清：她还是那位依法判决的法官，一分不减。可她知道，判决书的背面，还有一大片空白。

后来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在庭里提议：对有前科、即将刑满的被告，由法官给社区矫正和帮教机构写一封回访函。函里附上案卷中能帮到他以后生活的信息：他会什么手艺，家里有谁，前几次出事前都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

甘庭长听说了，打电话来，说：“你这是在判决书背面写字。”

她说：“是。正面是过去，背面是将来。正面我按法律写，一个字不能错。背面，我只是留一点地方。”

两年后，郑立冬出狱。他在一家汽修厂当学徒，是帮教机构按那封函找的地方。听说他母亲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带一块自己做的豆腐。

葛文清没有再见过他。那封函的复印件，她夹在了母亲那本圣经里，正好夹在第十二章那一页。

“心意更新而变化”。她想，这个“变化”，是判决书写不出来的。可是判决书也不必写它。判决书只要写对，留出背面，变化会在别处，在一块豆腐、一间汽修厂、一个母亲的盼望里，慢慢地长。

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她现在明白，那位母亲为什么还在问。

带走的话

称义是神那一声真实的宣告，也是一颗落进人心的种子；宣告在法庭，长成在产房。

两行小账

- 发现学用法庭式称义守住了恩典的白白与根基的外在，却关上了“宣告之后怎样变形”那扇门；发生学从 metamorphousthe 与亚伯拉罕的二十五年把它打开。
- 释经者把“信心里得坚固”读成“一次归算已经完成”的那一下，就是把二十五年的成形，收回成了一张判决书。

◆

51

第51章

《哥林多前书》：信、望、爱：三样常存的是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

保罗写给一座为恩赐吵成一团的教会：常存的信、望、爱，是三件美德，还是一片土?

◆ 一、玻璃窗上的一张脸

邵敏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还亮着。

这是天水北山里的一所村小，六个老师，八十一个学生。晚上九点多，宿舍熄了灯，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个人。教师群已经吵了一个钟头。

吵的是一笔钱。三年级的康一禾，在县里的作文竞赛拿了第一，学校分到一笔奖励。严福生老师说，这孩子从一年级起就是他带的，拼音是他一个一个教出来的。去年来支教的任婷说，参赛那篇作文，是她陪着改了七遍的。管食堂的冉师傅也插了一句：娃娃一整个冬天，都在他灶间里写作业，那里暖和。

每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每一句真话，都在把那个孩子往自己这边拉。

邵敏是校长，钱怎么分，最后要她开口。她没有回群，拉开抽屉，拿出那本翻旧了的圣经。下星期六任婷结婚，请她在婚礼上读一段经文，点名要《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她本想今晚先读熟。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林前13:4）

她读了两遍，读不下去了。这段话太干净，干净得像走廊墙上刷的标语。群里那几个人，没有一个不爱那孩子。偏偏是这份爱，让他们吵成了这样。

她抬起头。窗外一片黑，玻璃映出她自己的脸。脸后面隐约是操场、旗杆、宿舍那一排熄了灯的窗。她的脸和外面的院子叠在一起，哪一个都看不清。

她低头再看经文，就在第十二节：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再往下一节，是她从小就会背的那句：“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她一直以为，这是三样好品质，像师德考核表上的三栏。今晚她第一次想问：保罗说常存的“这三样”，到底是三样什么东西？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她这一晚的问题。

◆ 二、写给一座吵架的教会

哥林多是一座港口城。它卡在希腊南北之间那道窄窄的地峡上，东西各有一个港，船货从这里转运。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人在废墟上重建了它，作为殖民城〔待核年份〕。这里有钱、有商人、有各国来的水手，也有各样的神庙。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徒 18:11），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信徒群体。后来他在以弗所（林前 16:8）接到消息和来信，写了这封信，学者一般定在公元 53 至 55 年前后〔待核〕。

信里讲的，几乎全是麻烦。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1:12）。有人在外面打官司告弟兄。有人为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肉争执。聚会吃主的晚餐，“这个饥饿，那个酒醉”（11:21）。还有人比谁的恩赐更高，说方言的看不起不说方言的。

第十三章就夹在这一堆麻烦当中。

前面第十二章讲恩赐和身体，后面第十四章讲说方言和讲道的次序。保罗在第十二章末尾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12:31）接着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一章本来不是婚礼上的诗，是写给一群吵架的人的。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三节：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 13:12）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林前 12:12）

◆ 三、三样美德排成一行

释经史上最稳的读法，是把这三样读成三种美德。

这条读法有一个很长的来历。奥古斯丁晚年应一位朋友之请，写过一本小册子，后人称作《信望爱手册》〔待核成书年份，约 421 年〕。他把整个基督信仰装进这三个字里：信，对应要相信的信经；望，对应要祈求的主祷文；爱，对应要遵行的诫命。一个初信的人，有这三样，就有了全部。

到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把它整理得更清楚。他把信、望、爱叫作“向神之德”，和智、义、勇、节四种“枢德”分开。四枢德是人可以靠练习得来的；信望爱是神赐下、注入人心的，它们的对象是神自己。

那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条传统给的答案很清楚：信，是还没看见时的相信；望，是还没得着时的等待。等到面对面看见了、得着了，信就成

了“看见”，望就成了“得着”，两样都功成身退。只有爱，到了那时还在，而且更满。所以爱最大。

第十二节的镜子，也顺着这条路读。古代的镜子是磨亮的铜，照出来的影子发暗、发虚。哥林多的铜器在古代颇有名声〔待核〕。保罗用它说：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就像看铜镜，是间接的、不完全的。“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指的是末日以后的直接看见，神学上叫“荣福直观”。

学者还指出，“面对面”和“如同猜谜”连用，很可能在回应民数记。神说他和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民 12:8）〔待核七十士译本用词〕。保罗是说：摩西独得的那种看见，将来要给众人。

第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也有一场老争论。多数解经家说，“完全的”指基督再来。也有一派说，指新约正典写完；正典齐了，方言和预言这些恩赐就该停了〔待核代表人物与年代〕。

宗教改革以后，这条读法没有断，只是换了重心。新教的解经家大多把“信”放在称义的位置上：人因信称义，不因爱称义。那保罗为什么又说爱比信大？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分两层说：在得救的根基上，信在先；在用处与长久上，爱更大，因为信是领受，爱是流出去〔待核：加尔文《哥林多前书注释》的具体说法〕。

十八世纪，爱德华兹在北安普敦讲过一组讲章，专讲这一章，后人题作《爱及其果子》〔待核：1738 年讲、1852 年出版〕。他的大意是：一切真实的恩典，最后都归到爱里；没有爱，再大的恩赐也是空壳。这条读法把第十三章当成一面检验真假敬虔的尺子。

第十二章的“身体”，传统读法也很稳。罗马人早就用身体比喻城邦：胃和手脚闹别扭，手脚不肯喂胃，结果自己也饿瘦了〔待核：李维所记米尼乌斯的寓

言〕。保罗借来这个常见的比喻，讲教会的合一：肢体各不相同，同属一个身子。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它稳。一千五百年来，信望爱三个字让无数孩子背得出、记得住。一个不识字的老人，也能把整个信仰挂在这三个钩子上。

第二，它不让爱变成一阵感觉。阿奎那说爱的对象是神，又讲“爱的次序”：先爱谁，后爱谁，怎样爱才对。奥古斯丁更早说过，德性就是有秩序的爱〔待核出处，约在《上帝之城》第十五卷〕。爱有了次序，就不会随一时心热乱走。

第三，第十三章的十几个动词，被这条传统一条条落实成行为：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爱是能被检验的，不是嘴上说说的。

第四，镜子那一节教人谦卑。今天谁都只看得见一部分，没有人能说自己已经全知道。这一条，挡住了历代许多自称看清了一切的狂热。

这些都是真的长处。信望爱三超德的读法，守住了信仰的内容，也守住了一个普通信徒能抓得住的形状。

◆ 四、“我有”恰是哥林多的病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那条缝。

缝不在第十三章里面，在它的四周。

第一处在 1:12。四句口号：“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每一句都是一个“我”，紧紧贴在一个名字上。一个人是谁，由他属哪位老师来定。这个“我”已经定了型，不再往别处走。

第二处在 12:15 和 12:21。保罗设了两个比方。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眼对手说：“我用不着你。”一个因为比不上别人，把自己划出去；一个因为比得上别人，把别人划出去。两种“我”，方向相反，都硬了。

第三处在 11:21。同一张桌上，“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理念上是一个身子，现实里各吃各的。

第四处在第十四章。方言成了一枚徽章，谁有谁高。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14:4）

这四处合起来，就是本卷的缝：**各人的自我符号凝固在一个恩赐、一位老师、一个名分上，不再回写；“一个身子”的理念，和饥饿与酒醉并排的现实，对不上。**

这里说的“自我符号”，是本书第 3 章讲过的三类符号之一。理念符号是教义、概念；现实符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像一张餐桌、一座殿；自我符号是长在一个人身上、不用想就在的东西，像一个习惯、一颗信心，也像一颗石心。三类符号各自都是一种“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本书称为三判据。

保罗自己在第十三章里也认了这条缝：我们如今对着镜子看，是“如同猜谜”。哥林多人以为自己看清了，保罗说没有人看清了。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的读法，它停在了哪里。

它把信望爱读成三样“拥有”：我有信，我有望，我有爱。三超德是个人灵魂里的三种品质，像三件放在架子上的东西。

可是哥林多的病，恰恰就是“拥有”。我有方言，我有知识，我有保罗。保罗在 13:2 已经把这条路堵上：“我若……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连“信”都可以被“有”成一件空的东西。

如果第十三节只是一份三项清单，它就成了哥林多人的第四枚徽章：我有信、望、爱。

还有一处细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原文的“常存”（menei）用的是单数动词，三样东西共用一个动词〔待核语法细节〕。保罗说的是“如今”三样都常存，不是“将来”只剩一样。

发现学读法其实已经摸到了门口。它讲“爱的次序”，它也读出了“身体”。可是次序和身体，都被它收回到一个先已存在的个人灵魂里，成了这个灵魂的属性。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信望爱不是一个人身上的三件东西，是人和人、人和神之间同一片土里的三股力。

◆ 五、一片土里的三股力

先从“常存”这个词读起。

第八节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讲道、方言、知识，是恩赐。它们都会结束。

恩赐是什么？用本书的话说，它们是已经结晶的符号。一篇讲章、一句方言、一套知识，是理念符号；一个讲台上的位置、一个“属保罗”的名分，是现实符号。结晶的东西，到时候都会过去。

“常存”的，是让这些东西长出来的那一层。

保罗在同一封信的第三章早就说过：“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3:6）又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3:9）

田地，就是土。

本书的说法是下面这一段话，一字不改：

> **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
>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 **信是符号（粒子：稳定·整体·独立），望是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
> **爱是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
> **信望爱是土，经不停回写而加厚，走过苦难之路。**

这里的“土”，就是土（特征纠缠），本书给这个硬词起的大白话：一个人和他身边的人、和神、和世界缠在一起的那一片。它不是一样东西，是东西长出来的地方。

下面一股一股地读。

信：连得住，所以经得起拆。

信是内能。内能就是连接度，也就是断裂的难度。一根连接要多大的力才拆得开，它就有多少内能。

第七节说爱“凡事相信”。这不是说什么话都信，是说这根连接不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断。

信也是符号，是粒子态。它稳定，不随一次失望散掉；它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它独立，能离开发生的地方，被带去别处。

拿这三条一筛，就看得出“我是属保罗的”为什么不是信。那根连接离开了保罗就站不住，不满足“独立”。它也只连一个人，把其余的人都断开了。连接的动力，变成了割断的动力。

回到天水那间办公室。严福生教康一禾拼音，教了整整三年。那孩子一开口读书，就带着他的调子。这根连接是真的，有内能，拆不开。

可是如果这根连接只能说成“这孩子是我的”，它就和“我是属保罗的”是同一个形状。

望：走得动，所以排得出次序。

望是动能。动能是沿着一条路，把旧的连接拆开、把新的连接接上的速率与方向。

望也是逻辑，是波：有轨迹，有速度，有黏性。

保罗在第十一节写了一条轨迹：“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13:11）孩子的话被拆开，成人的话接上去。这是动能。

第十二节又写了一条次序：“如今……到那时。”先是模糊，后是面对面。望给的就是这个次序：什么先，什么后，往哪里走。

罗马书说过：“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罗 8:24）望不是等一个已经写好的结果，是在路上一下一下地拆、一下一下地接。

黏性也要讲。第七节最后一个词是“凡事忍耐”。一条路上有摩擦，有退回来的力；忍耐，就是这条轨迹不被一阵阻力打散。没有黏性的波，风一吹就没了。

任婷陪孩子改那篇作文，改了七遍。每一遍都是拆开一段、重接一段，方向一直朝着“把那个冬天写真”。这是望在做功。

爱：撑得起，所以搭得成结构。

爱是势能。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一张缠在一起的网，对其中每一点都在拉。

爱也是数学，是场：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

保罗在第八章说过一句很重的话：“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8:1）“造就”这个词，原文是盖房子的那个词（oikodomeō）。知识让人鼓起来，爱让人搭起来。

所以说，爱是结构的动力。

第十二章写了这个场怎样起作用：“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12:26）一处被拉，处处被拉。这就是势能：网里没有一个点是孤立的。

冉师傅那间灶房，就是一个场。孩子在那里写作业，不是因为谁派了任务，是因为那里暖。一个冬天，灶火、饭香、围在一起的几张小板凳，把一个孩子拉过去，托住了。那篇作文写的，正是那个冬天。

那十几个动词，是三股力在做功。

第四到七节，是全章最常被背诵的一段。它列了十五个左右的动词和否定句。发现学把它读成一张行为清单，一条一条去对照自己。

换一个读法，这十几个动词可以按三股力分开看。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几条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不把场往自己这边收。嫉妒是看见别人那里拉力大，想把它拽回来；自夸是把自己鼓成一个中心，让别人都绕着转。这几条护住的是爱，是场。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两条讲的是连接不断。一次被冒犯，不就此剪断；一笔旧账，不翻出来一再算。这护住的是信，是内能。

“恒久忍耐”“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几条讲的是路不停。阻力来了，方向还在；慢下来，不散掉。这护住的是望，是动能。

所以第十三章不是三段话：前面讲爱，后面才冒出信和望。从第四节起，三股力就一直在里面。保罗把它们统统写在“爱”的名下，正因为爱是那张装得下另外两样的场。

清单读法也没有错。这些行为确实是要做的。可是一条一条去对的时候，人很容易又回到哥林多的病里：我做到了第三条，他连第一条都没做到。清单一旦拿来比，就又成了一枚徽章。

当成三股力来读，问的就不是“我做到了几条”，而是“这片土里，哪一股力眼下最弱”。

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

传统的回答是：信和望到时候会结束，爱不会。

本书的读法不一样。场本身就有连接、次序、结构三样。信推动连接，望推动次序，可是连接和次序，都要在一张场里才排得开。粒子要在场里才站得住，波要在场里才走得动。

爱是那张场。它把信和望都装在里面。

第七节“凡事包容”，这个“包容”，原文常被解释为“像屋顶一样遮盖”〔待核〕。屋顶是一座房子最大的那个结构，下面的一切都在它底下。

所以爱最大，不是因为它在三样美德里分数最高，是因为另外两样都在它里面发生。

三样为什么“常存”。

如果信望爱是三件东西，它们可以一件一件拿走。

如果它们是一片土里的三股力，就拆不开。没有信，场里没有站得住的点；没有望，点和点之间没有路；没有爱，点和路没有地方放。

保罗用一个动词管三样，“如今常存”。三股力同时在，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片土的三个样子。

三股力少了一股会怎样。

三股力常存，不等于三股力总是一样大。它们互相牵着。本书第 3 章讲过一条原理：三元里任何两元起了矛盾，就逼第三元变化，再回写到另外两元。信望爱也是这样。

先看只剩信、没有望的情形。连接极牢，可是不再拆、不再接。一个人把“我是属保罗的”抱得死紧，十年不改一个字。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本书第 31 章会讲，这就是石心。

再看只剩望、没有信的情形。路一直在走，速度很快，可是没有一个站得住的点。今天跟亚波罗，明天跟矶法，后天又换一位。波没有粒子可推，转来转去，什么也没结晶。

再看有信有望、却没有爱的情形。这就是 8:1 说的知识。点是牢的，路也是通的，可是没有一张场把别人放进来。吃祭肉的那位弟兄说得头头是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8:4）他对了。可是他的对，让一个良心软弱的弟兄跌倒了。保罗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8:11）

保罗那句“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13:3），读到这里就不难懂。周济、舍身，都是很大的动能。可是没有场，力气用在空处，搭不起一块砖。

反过来，三股力也会互相逼着长。信和望顶起来的时候，最容易看见。一根老连接拉着人不肯走，一条新路又推着人往前，两股力扯在一处，人夹在中间难受。这时候被逼着变的，是那张场：网要重新织，把旧的连接和新的路都放进去。爱就是这样一回一回被逼大的。

哥林多人不缺力气。他们缺的，是三股力在同一片土里。

种下去的才会长。

第十五章讲复活，用的还是土的话。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5:36）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15:42）

一粒种子落在土里，原来的样子要散掉，新的样子才长得出来。这是熔开，又再结晶。保罗不说复活是把旧的那一粒原样捡回来，他说“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15:37）。

信望爱是土，复活是土里长出来的那一次最大的结晶。这一章和第十三章，本来就连着。

土为什么会加厚。

土不是一开始就厚的。

保罗在第四章写了自己的处境：“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4:11）他在罗马书里写得更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 5:3–4）

每一次过苦难，都是一次对不上：原来的连接撑不住了，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原来的网托不住了。如果这一次没有把人压碎，新的连接会接上，新的路会长出来，网会织得更密。这一次结晶出来的东西，再回写进那片土里。

这就是“经不停回写而加厚，走过苦难之路”。

一个从没经过事的信，内能是薄的；一个熬过三次大难的信，连接是一层一层压实的。这和河床一样，水每冲一次，就刻深一分。

镜子里站着谁。

现在回到第十二节。

发现学读法把镜子当成一块毛玻璃：看神看不清，到末日把它拿掉就好了。

可是一个人对着镜子，最先看见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脸。

邵敏那晚的窗玻璃，照出的是她自己的脸叠在院子上。保罗说“对着镜子观看”，看的是神；镜子里先冒出来的，是看的那个人。神的样子和我的样子，在同一块镜子里一起浮出来，一起模糊。

这正是本书第 3 章说的：信仰对象的符号，和“我”这个符号，在同一场对不上里一起发生。不是先有一个看清了的我，再去看一个模糊的神。

第十二节下半句更要紧：“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认识不是一个人伸手去抓一个东西。认识的起点，是先被认识。第八章说得更清楚：“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8:3）

这里的主语要看准。不是“我”先站好，再去认识神；是在被知道的那一端，一个新的“我”被显了出来。

“模糊不清”因此不是一个要尽快拿掉的毛病。它是那条缝。信望爱三股力，就在这条缝里做功。等到面对面，不是三股力停下来，是场全开了。

身子：一张场，不是一张组织图。

最后读 12:12 的身体。

罗马人讲身体，是讲一张秩序图：头在上，手脚在下，各守本分。这是一张已经画好的图。

保罗在第十二章开头先说了另一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12:4–6）分别是真

的，三处都说“有分别”。可是分别不是互相割开，是在同一位里排出来的不同样子。

这就好比一棵槐树上的叶子，片片不同，大小、朝向、先后都不一样，却是同一条根送上来的水。一片叶子不能说“我不是那一片，所以不属于这棵树”。

保罗讲身体，多走了一步。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12:22）一张秩序图里，软弱的放在最下面；在一张场里，软弱的那一处，拉力最大，大家都往它那里倾。

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保罗回答：“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12:15）一个肢体属不属身子，不由它拿自己和别人比出来。它是被那张场拉进来的。

12:12 的末尾还有一个容易滑过去的地方。照罗马人的比喻，这句话该收在“教会也是这样”。保罗写的却是“基督也是这样”。

身子不是一群人拼成的组织，是基督自己在这群人中间显出来的样子。下一节接着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12:13）“饮”这个字很家常。一群人喝的是同一口水，身上流的就是同一股水。

所以这张场不是谁画出来的，也不是开会表决出来的。它是从那一口共饮的水里长出来的。发现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给一个先在的组织贴一个尊贵的名字。发生学说的是另一件事：这群原本互不相干、甚至彼此看不起的人，在同一口水里被缠到一起，基督就在这缠法里显了出来。

第十三章为什么夹在第十二章和第十四章之间，到这里就清楚了。恩赐是结晶出来的果子，信望爱是土。哥林多人比果子，忘了土。保罗把话拉回土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13:1）有声音，没有结构。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是信望爱三能。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从一份理念上的德目清单，沉成人和人之间一片共有的土，再回写到一张现实的餐桌上。保罗在第十一章末尾的嘱咐，就是这片土长出来的现实符号：“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11:33）

彼此等待，是望的次序，是信的连接，是爱的结构。三样常存，落在一顿饭上。

◆ 六、三样东西，还是一片土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信	三超德之一，赞同神所启示的真理	连接的动力；内能，连接度，经得起拆；符号，粒子：稳定·整体·独立
望	三超德之一，等待将来必得的福分	次序的动力；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逻辑，波：轨迹·速度·黏性
爱	三超德之首，对神对人的德行	结构的动力；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数学，场：连接·次序·结构
“常存”	三样美德为信徒所拥有	恩赐都会过去，留下的是让恩赐长出来的土；一个动词管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信成为看见、望成为得着，只有爱存到永远	爱是场，信的连接与望的次序都在它里面发生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铜镜般间接的认识，末日以后除去	镜子里神的样子与我的样子一起浮出；模糊处正是三能做功的缝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将来完全的认识	认识始于被认识；新的我在被知道的那一端显出
“身子是一个，肢体却多”	合一与多样的比喻，各守本分	一张场，不是一张图；软弱处拉力最大
“鸣的锣、响的钹”	没有爱的恩赐毫无价值	结晶的符号离了土，只剩声音，没有结构
“患难生忍耐”（旁证，罗 5:3）	苦难是对信心的考验	每过一次苦难，土回写一次、加厚一层

◆ 七、婚礼上的那一段

那晚邵敏没有在群里分钱。

她坐着，把十三章从头读到尾，又把十二章读了一遍。读到“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她想起严老师、任婷、冉师傅，想起每个人发来的那几段长语音。

三个人说的，都是连接。严老师说的是信：三年拆不开的那根线。任婷说的是望：七遍改稿里的那条路。冉师傅说的是爱：一个冬天的灶火。

缺的不是哪一样，是这三样原来是一样东西。

第二天上午，群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康一禾那篇作文的手稿，第七稿。照片里能看见稿纸上有三种笔迹：孩子的铅笔字，任婷的红笔，还有角上一块油渍，是灶房的。

不知是谁先回了一句：“这张纸谁也分不开。”

群里安静了好一阵。后来严老师发了一段语音，只有十几秒。他说，他教那孩子拼音的时候，那孩子冬天手冻裂了，握不住笔，是冉师傅烧了热水给他泡手。这件事他从没在群里提过。

任婷接着发了一句：她改第三稿时想删掉灶房那一段，嫌它啰嗦，是孩子自己不肯删。

几个人说的，还是各自的那一段。可是这一回，每一段都朝着别人那一段伸过去了。三年的连接，七遍的路，一个冬天的灶火，在一张手稿上碰到了一起。

邵敏读着这些话，想起前一晚窗玻璃上那张脸。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在看外面的院子，其实先看见的是自己。今天早上她看见的，是几个人的脸在同一块玻璃上叠到了一起。

那笔钱后来没有分到个人头上，买了一台取暖器，放进教室。这不是校长在一夜里想出来的高招。是那张手稿照片和那句回话，在几个人之间显出了一个新的样子：他们原来不在争一个孩子，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片地里的人。

星期六的婚礼上，邵敏读了十三章的四到七节。读完，她没有停，接着把第十二、十三节也读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她读这一句的时候，台下的任婷和新郎正对着彼此。两张脸，谁也看不清对方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可是他们站在同一片土上，那片土，还要在往后的日子里，一年一年加厚。

带走的话

信望爱不是三件摆在架上的美德，是同一片土里的三股力：信连得住，望走得动，爱撑得起。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信望爱关进一份三项德目的清单，发生学打开了一片经回写、走过苦难而加厚的土。
- 把“常存”读成“我拥有”，把镜子读成到末日才拿掉的毛玻璃，发生就被收回成了发现。

◆

52

第52章

《哥林多后书》：“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保罗自己的释经学

这一章的问题

保罗说字句叫人死、精意叫人活，精意是埋在字底下的意思，还是吹在读者身上的气？

◆ 一、左耳里那一声长鸣

龚志强把音锤放进工具包的时候，左耳里那一声又起来了。

细细的，高高的，像一根绷到头的钢丝，一直响。医生说这叫耳鸣，十一年了，查不出原因，也治不好。他今年五十五岁，在上海给钢琴调音，调了三十年。

这天晚上他在徐汇一座老教堂里，给礼拜堂那台旧立式琴做圣诞前的调律。琴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木头吃足了潮气，中音区好几组弦都跑了。

调音师靠的是耳朵。年轻的时候，他能听出一根弦差了不到一个音分。现在他的左耳，高音区一片白噪声，听什么都隔着一层纱。

他是基督徒，这件事求过神三次。

第一次是刚发病，他跪在床边求了一夜。第二次是三年后，他丢了一家琴行的长期合同，人家嫌他调的高音不干净。第三次是去年，他差一点就转行，去琴行卖琴。那一夜他求得最久。

耳鸣一直没走。

今晚调完最后一组弦，他坐在琴凳上，从包里摸出一本巴掌大的新约，随手翻到一页：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

他读过这句话不下一百遍。前一节就是保罗说的：“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12:8）

三次。他想，保罗也是三次。

可是他从来没想通的是：一个调音师的软弱，是耳朵坏了。耳朵坏了，能力怎么会在这里“完全”？这像是一句很美的话，美到不像是写给一个真在受苦的人的。

他往前翻，翻到第三章，看见另一句话：

“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3:6）

这一句他也背得出。牧师讲过很多遍：不要死抠字面，要明白圣经的属灵意思。

今晚他坐在一台调好的琴前面，耳朵还在响。他忽然觉得，这两句话之间，好像有一根线连着。

◆ 二、一封眼泪写成的信

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同一座教会的第二封留存下来的信，写在《哥林多前书》之后不久，学者一般定在公元 55 至 57 年前后〔待核〕。

这封信和前一封很不一样。前一封是在处理问题，这一封是在处理伤口。

两封信之间，发生过一些事。保罗去过一次哥林多，那一次很痛苦（2:1）。他写过一封“多多的流泪”写成的信（2:4），这封信今天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待核：此“流泪的信”是否即后书 10—13 章，学界有争议〕。教会里来了一些人，自称是“最大的使徒”（11:5），带着推荐信，口才好，有异象，看不起保罗。

他们说保罗：“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10:10）

所以这封信里，保罗一直在回答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是使徒？

他的回答很奇怪。他不亮出自己的能力，他一样一样亮出自己的软弱：在亚西亚几乎死掉，被鞭打、被石头打、遇船难，挂心各教会，一根去不掉的刺。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四处：

“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后 3:6）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林后 1:8–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后 12:9）

◆ 三、字面与属灵，两层意思

“字句”和“精意”，是释经史上用得最多的一对词。

俄利根大约在三世纪初写《论首要原理》，第四卷专讲怎样读圣经〔待核卷次〕。他把这一节当成钥匙：经文有“字句”，就是字面的、历史的意思；也有“精意”，就是属灵的、寓意的意思。只停在字句，会把经文读死；读出精意，经文才活。

比如律法里那些洁净条例、献祭规矩，照字面读，今天的基督徒没法遵行，读来还常常不合情理。俄利根说，这些地方的字句本身就在提醒你：往下挖，下面还有一层。

这条读法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四重意义”：字面、寓意、道德、末世。中世纪流传的一首两行小诗，把它记成了口诀〔待核：常归于达契亚的奥古斯丁，十三世纪〕。

奥古斯丁换了一个读法。他在 412 年前后写了一本小书，就叫《论精意与字句》〔待核〕。他说，这里的“字句”不是指字面意思，是指律法：律法告诉你该做什么，却不给你去做的力量，所以叫人死。“精意”指圣灵：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心里（罗 5:5），人才有力量去爱。

这一读，把“字句与精意”从一对读经的方法，变成了一对得救的方式：靠律法，还是靠恩典。

宗教改革接过了奥古斯丁这一路。路德把字句和精意读成律法和福音〔待核出处〕。加尔文更直接，他在注释里明说，俄利根拿这一节去讲寓意解经，是用错了地方〔待核〕。

二十世纪的解经家多半顺着上下文，读得更细。第三章前后讲的是两个约：石版上的约和心版上的约。保罗在第三节说：“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

上。”这是在回应耶利米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 31:33）还有以西结书的石心与肉心（结 36:26）。字句是刻在石版上的旧约，精意是写在心里的新约。

至于第十二章那根刺，读法也很多。有人说是眼病，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提过，他们恨不得把眼睛剜出来给他（加 4:15）〔待核此推论的来源〕。有人说是疟疾、癫痫、头痛。金口约翰说是那些一路追着他、跟他作对的人〔待核〕。中世纪不少人读成肉体的试探。几百年来，学者一直想把这根刺“找出来”。

这一路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它认真对待“字句”这个词的分量。俄利根也好，奥古斯丁也好，都没有轻看经文，他们是看见了经文里确实有一处读不通、不能停在表面的地方，才往下走的。

第二，奥古斯丁的读法守住了一样极要紧的东西：人不能靠一张清单活出新生命。清单能叫人知罪，不能叫人有力。这一条，后来护住了一千多年的教会，不让信仰变成一套规条考核。

第三，两约的读法把这一节放回了旧约的大背景里，耶利米、以西结、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一条线连着。这让这一节不再是一句孤零零的格言。

第四，对那根刺的种种考证，至少说明一件事：这是一根真刺，扎在一个真人的肉上，不是一个比喻。

◆ 四、指望绝了，刺也不走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这封信里有两处缝，一处在开头，一处在结尾。

第一处在 1:8–9。保罗用了一连串几乎重复的词：“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这是现实把一切压碎了。原来那套“神必保护他的使者”的理念，在亚西亚碎了一地。他没有说那是哪一件事，学者猜测过以弗所的暴动（徒 19 章）或一次入狱〔待核〕。可是他把这一刻的分量写得很清楚：不是很难，是没有出路了。

这是本书第 3 章讲的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第二处在 12:7–8。一根刺，三次求去，没有去。

这一处不一样。它不是一次外面的大灾难，是一样天天跟着他的东西，慢慢磨，一直磨。它消耗的是这个人里面的力气。三次求，第三次之后还在。

这是入口三：自我的力气耗尽了。

两处缝合起来，把一个使徒逼到了本书说的“人的尽头”。改理念的出口堵了：他不能说神不在，也不能说“我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改现实的出口也堵了：刺不走，压力也不减。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俄利根把“字句”和“精意”读成经文里的两层意思：字句在上面，精意在下面，释经者往下挖。奥古斯丁和改教家把它读成两条得救的路。今天的解经家把它读成两个约。

这三条读法有一个共同点：精意，是一样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或者埋在经文底下等人挖出，或者是一套已经定好的新约教义，等人接受。

可是第三章本身说的不是这个。第二、三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信写在哪里？写在哥林多人身上。谁在读？众人在读。

精意不在经文底下，在被读的那些人身上。

那根刺也一样。一千多年来，学者想把这根刺“找出来”，好像找到了它是什么，就读懂了这一段。可是保罗没有说它是什么。他说了刺留下来以后，发生了什么。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字句与精意，不是一段经文里的两层，是一段经文和读它的人之间，正在发生和已经停下的两种状态。

◆ 五、刻定的会死，吹着的会活

先读“字句”这个词。

原文是 gramma，本义是刻下、写下的字母。第七节接着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保罗心里想的，是西奈山上那两块石版。

石版是什么？用本书的话说，石版是一个现实符号。它稳定、整体、独立：刻下去就不变，拆开就不完整，能被抬着走四十年。那是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形式，本身是好的。保罗也承认它“尚且有荣光”。

可是一个定型的符号，停在那里不回写，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第十四、十五节写了这个样子：“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书还在读，字一个不少。可是读的人和书之间，隔了一层帕子。读一千遍，什么也不发生。

这就是“字句叫人死”。

不是字句本身有毒，是一段经文离开了正在读它的人，凝成了一块石头，读经的人的心也跟着凝成一块石头。本书第 31 章讲的石心，第 7 章讲的偶像，都是这个结构：一凝在自我那一端，一凝在对象那一端。

再读“精意”。

原文是 pneuma，和合本在这里译作“精意”，别处多译作“灵”。它的本义是风、是气、是呼吸。

第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风在哪里，那里就有东西在动。石版是刻定的，风是吹着的。

帕子这个比喻，是从出埃及记来的。摩西从山上下来，脸皮发光，百姓怕近前，他就拿帕子蒙上脸；进到耶和华面前说话时，再把帕子揭下（出 34:33–35）。保罗在第十三节读出了一层新意思：摩西蒙脸，是“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那光是会退的。脸上的光一次次被重新点亮，靠的是一次次回到神面前去。光不是一次照上去就永远留在脸上。

那帕子怎样揭去？第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这一句的主语很要紧。帕子不是读者用更好的方法揭开的，不是查了更多原文、读了更多注释就掀掉了。是心转过去的那一刻，帕子自己落下来。帕子挡在读者和经文之间，揭开它的，是读者被改变的那一下。

这和本书前面讲的“读经本身又发生一次”是同一回事。读法再好，心不转，帕子还在；心一转，同一段读了几十年的经文，忽然像头一回读。

所以“精意叫人活”，说的不是经文底下埋着一层更高的意思。说的是：同一段经文，当它在一个读者身上又被吹动一次，它就又发生一次，那个人就跟着活过来。

第十八节写的正是这件事：“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又是一面镜子。第 51 章讲过，保罗在前一封信里说“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这一封信，他说的是另一面：敞着脸看，看的人“变成主的形状”。

“变成”这个词，原文是 metamorphoumetha，和罗马书 12:2“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变化”同一个字根〔待核〕。

读经不是从镜子里取走一个影像。读经是看的人在镜子前面被改了形状。

这就是保罗自己的释经学。

人的尽头那一页。

再读 1:8–9。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这里有一个顺序。先是“指望都绝了”，后才是“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不是先有了一份完整的信心，再去经历苦难，好验证这份信心。他是在指望绝了的地方，才显出了一个新的依靠。

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一个信仰对象的符号。“不靠自己”的那个保罗，是一个自我符号。两个符号是在同一场无路可走里一起显出来的。

这正是本书第 3 章讲过的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现实和理念的矛盾大到无法解决，就有一个超现实、超理念的自我符号诞生。

第四章把这份新的形状写得最清楚：“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4:8–9）

四个“却”。每一个“却”前面，都是一条已经堵死的出口；每一个“却”后面，都是一个不属于那条出口的新东西。

这四句前面，还有一句常被单独拿出来背的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4:7）

瓦器，就是当时人家里最便宜的泥罐子，容易裂，裂了就扔。保罗不说宝贝装在金盒子里，他说装在一只会裂的泥罐里。

发现学读这一句，读的是对比：器皿越卑贱，越显出宝贝的贵重。这一层是对的。

可是再往下走一步，瓦器的裂缝本身就有用处。一只完好的罐子，光透不出来；裂了，光从裂缝里漏出来。宝贝要被人看见，靠的正是那几道缝。

这和本书一直说的“对不上”是同一个形状。一个人身上什么都对得上，什么也不会发生；裂开的地方，才有东西透出来。

他夸的是什么。

第十一章有一张很长的单子。保罗被人逼着“夸口”，他就夸了：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11:24–25）

单子一直往下列，列到最后一句，是在大马士革被人用筐子从城墙上缒下去，才逃了出来（11:33）。

那些“最大的使徒”夸的是异象、口才、推荐信，那是一串结晶好的符号，稳稳的，亮亮的。保罗夸的是一串被打碎的时刻。他用一张受苦的单子，去对一张成功的单子。

这不是在比谁更惨。是两种释经学摆在一起：一种是把已经结晶的东西拿出来展示，另一种是指给人看，形状是在哪些地方被打碎、又在哪里长出来的。

软弱上的“完全”。

最后读 12:9。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完全”这个词，原文是 teleitai，意思是“被带到终点”“被做成”“长成了”〔待核〕。它不是“显得很大”，是“长成了形”。

那么能力在哪里长成形？在软弱上。

这里要用本书讲的三种能量来读。一个符号要结晶，要消耗动能，要依靠势能，最后建立起内能。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内能是连接度，就是断裂的难度。

刺不走，意味着保罗自己那一端的动能，一直被磨着、耗着。按常理，力气耗尽了，什么也结晶不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本书第 5 章给“恩典”定的意思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可是结晶仍要自己走。

所以这句话不是说：“你的刺我不拿走，你就忍着吧。”它说的是：那张场已经拉起来了，够你用。你那一端的力气是不够的，可是你不必只靠那一端。

于是那根刺本身，成了结晶发生的地方。软弱不是被绕开的障碍，是形状长出来的位置。

第十节是这一段的结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不是“我软弱的时候，神补给我力量，我就不软弱了”。是“软弱”和“刚强”在同一个时刻。刺还在，形状已经长成。

新造的人。

把这几处连起来，就读得懂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造”这个词，原文是 kainē ktisis，可以读作“新的创造”〔待核〕。保罗用的是讲创造的词。

第四章第六节早就点出来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是把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一道光，搬到了人心里。

所以“新造的人”不是一个先在的人换了一件新衣服。是一次新的分开、新的开场，在一个指望已绝、刺还没走的人身上发生了。

这里的主语要看准。不是保罗把自己改成了新人，是那一段在亚西亚、在刺里走过的路，显出了一个新的保罗。

第四章第十六节：“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一天新似一天”，就是不断地再结晶。不是一次新，从此定型；是天天熔开，天天再长一次。这和“字句叫人死”正好相反：字句是一次刻定，精意是一天一天地吹。

◆ 六、取出来的意思，吹起来的人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字句”（gramma）	字面意思（俄利根）；律法（奥古斯丁）；石版上的旧约	一段经文离开读它的人，凝成不再回写的石头
“精意”（pneuma）	属灵寓意；圣灵所赐的恩典；新约	风、气；同一段经文在读者身上又被吹动一次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	哥林多人是保罗事工的证据	经文写在人身上，被众人读；精意在被读的人那里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犹太人不明白旧约指向基督	读一千遍什么也不发生，读者与经文之间凝了一层
“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信徒逐渐成圣的过程	读经不是取走一个影像，是看的人被改了形状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保罗经历的一次具体患难	入口一：理念被现实压碎，两条出口都堵
“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刺究竟是什么病或什么人	入口三：自我的力气被一直磨耗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神不除去苦难，却赐忍受的力量	神那一端先拉起场，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
“能力在软弱上显得完全”	人越软弱，越显出神的大能	teleitai 长成形；软弱处正是形状长出来的位置
“新造的人”	信主之后身份地位的改变	一次新的分开在人身上发生；内心一天新似一天

◆ 七、对不上的那一拍

那天晚上，龚志强没有马上走。

他合上那本小新约，手指搭在琴键上，按下中音区的 A，再按上面的 E。五度。在平均律里，钢琴上的五度都要调得略窄一点，两根弦的振动不完全对上，

会发出一种很慢的“哇——哇——”声，调音师叫它拍音〔待核：平均律五度的拍频数值〕。

调音师的活，说到底就是数拍。拍太快，调过了；拍没了，也不对，那是纯五度，放进整台琴就要乱。要的是那一点点对不上，刚刚好。

他年轻的时候不太数拍。耳朵好，一听就知道高了低了。耳鸣以后，高音区那种一听就知道的本事没有了。

他是怎么调下来的，他自己也说不太清。

只记得最难的那两年，他只能用右耳贴近琴弦，一组一组地听拍音，一下一下地数。数得很慢，比从前慢两倍。慢下来以后，他听见了以前从来不注意的东西：每台琴的拍音都不一样，木头老了的琴，拍音是软的；新琴，拍音是硬的。

他现在调的琴，有几位老钢琴家专门点名要他。他们说，他调的琴“有呼吸”。

那天晚上他坐在琴凳上，第一次把这件事和那两句经文放在一起想。

刻在电子调音器上的数字，是字句。它稳定、精确，可是放进一间潮湿的老礼拜堂、一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木头琴里，它常常不对。

那一下一下数出来的拍音，是另一样东西。它不在调音器里，也不在琴里，是在琴和听的人之间，每一次都重新发生一次。

耳鸣没有走。今天晚上也还在响。可是那几年慢下来的数拍，已经在他身上长成了另一副耳朵。

这不是他想通了什么，也不是他靠意志熬过来的。是那十一年的刺，和那三次没有应允的祷告，在他身上显出了一个新的调音师。

他把音锤收好，关灯前又试了一下那个五度。

哇——哇——，很慢，很稳。

对不上的那一点点，正是琴活着的地方。

保罗写下“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的时候，他给出的就是这本书的判词：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带走的话

字句是一次刻定，精意是一天一天地吹；能力不是绕开软弱，而是在软弱的地方长成了形。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精意”关成一层埋在经文底下、等人挖出的意思，发生学打开了经文写在读者身上、每次被读又吹一次的门。
- 一千多年来想把那根刺“找出来”、把“能力”读成补足软弱的力量，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次考证和一次交易。

◆

53

第53章

《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果子是做出来的，还是结出来的？

> **这一章的问题**
>
> 加拉太人靠圣灵入了门，又回头拿一张单子来成全，仁爱、忍耐这些能照单练成吗？

◆ 一、一张采购单和一块地

薛佳怡蹲在田埂上，手电照着一垄番茄苗。

这是婺源山里的一块地，二十几亩，她回乡种了四年。头三年什么也不敢卖成“有机”，因为地要转换，化肥农药停掉以后，土要慢慢缓过来〔待核：国内有机转换期的规定年限〕。去年秋天，证书才下来。

今天下午，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柏蕾来过。人很客气，单子很大：每周固定供货，品种、规格、上市日期，一样一样写得清清楚楚。番茄要在六月十号前上架，个头要匀，一箱里大小不能差太多。

她算了一下，按今年的天气，她的番茄至少要晚两个星期。

晚饭时舅舅汪德水来了，喝着酒，说得很实在：“你那地是好地，就是慢。隔壁村都用一点膨大剂，又不是农药，测不出来的。你不用，单子就是别人的。”

舅舅是为她好。

她没吭声，吃完饭就出来了。雨刚停，地里一股土腥气。她用手指头抠了一点土，捻开，里头有几条细细的蚯蚓。这是她这四年最得意的东西。头一年，这块地里一条蚯蚓都翻不出来。

她回屋，从床头拿起那本旧圣经。她妈妈留下的，书脊用胶带缠过两回。她翻到一页，是加拉太书第五章：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她小时候在主日学背过这九样，老师让每个孩子领一样回家练，她领的是“忍耐”。

今晚她头一回停在“结”这个字上。

番茄是结出来的。她可以浇水，可以搭架，可以把土养了四年；可是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番茄。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一个番茄长得出来的条件，一点一点养起来。

那么，仁爱、喜乐、忍耐，是做出来的，还是结出来的？

◆ 二、一封写得很急的信

加拉太书大概是保罗书信里语气最急的一封。

加拉太在小亚细亚中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保罗在那里传过福音，建立了几个小群体。信写在哪一年、写给“北加拉太”还是“南加拉太”，学界一直有争论〔待核：一般定在公元 48 至 55 年之间〕。

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些人。他们说：你们信耶稣很好，可是还不够，外邦人要算作亚伯拉罕的子孙，得先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守节期。

保罗听到消息，信一开头连客套话都省了。别的信里，他总是先感谢神，夸几句收信的人。这一封，问安刚完，第六节就是：“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1:6）

信里讲了一件旧事。在安提阿，彼得本来和外邦信徒一起吃饭；后来从耶路撒冷来了几个人，他就退了出去，不再同桌。保罗“就当面抵挡他”（2:11）。

一张饭桌，分成了两张。这是这封信的背景。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

◆ 三、九样美德一张单

这卷书在释经史上分量极重，几乎就是宗教改革的书。

路德一生讲过几次加拉太书，1535 年出版的那部大注释最有名〔待核年份〕。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加拉太书是他自己的书信，好比他的妻子凯蒂〔待核出处〕。

路德读加拉太书，读出了一条主线：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因信耶稣基督（2:16）。律法的用处，是叫人看见自己的罪，把人赶到基督那里去。保罗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3:24），原文 paidagōgos，是古代富人家里领孩子上学的奴仆。孩子长大了，就不再归他管。

从这条主线出发，第五章的“圣灵的果子”被放在“成圣”的位置上。人先因信称义，然后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一样一样长出好品格来。

那九样果子，传统读法常常分成三组，每组三样。一种常见的分法是：仁爱、喜乐、和平，向着神；忍耐、恩慈、良善，向着人；信实、温柔、节制，向着自己〔待核：此三分法的出处，常归于十九世纪的莱特富特〕。

主日学和讲台上，它就成了一份可以对照的品格清单。九样美德，一样一样操练，一样一样检查。

二十世纪后期，又有一股新读法，常被叫作“保罗新观”〔待核：桑德斯 1977 年的著作与邓雅各 1980 年代初提出此名〕。这一派说，保罗反对的“律法的行为”，主要不是人想靠做好事赚得救恩，而是割礼、饮食、守节期这些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的界线。安提阿那张分成两张的饭桌，就是证据。

更早的读法也值得一提。奥古斯丁在 394 年前后写过一部加拉太书的解说〔待核〕，他特别看重 5:6“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信不是光秃秃地赞同几条道理，信要“生发”出爱来。这句话后来成了天主教与新教争论“信与爱”时，双方都要引的一句。

十八世纪的卫斯理，把果子读进了“成圣”的长路。他讲“蒙恩之道”：祷告、读经、圣餐、聚会。人不能自己做出果子，可是可以一直待在神施恩的那些地方，让果子在那里慢慢长〔待核：卫斯理讲章《蒙恩之道》〕。这条读法离“结出来”已经很近了。

这几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路德读出的那条主线，护住了信仰最要紧的一处：人不能靠自己挣到神的接纳。这一条让无数被罪疚压垮的人，重新抬起了头。

第二，把果子放在称义之后，守住了次序。不是先结果子才被接纳，是先被接纳才结果子。这个次序一倒过来，信仰就成了一场考试。

第三，九样果子的清单，让“属灵”这个词有了看得见的样子。一个人说自己很属灵，却对家人毫无恩慈、毫无忍耐，这张清单会照出来。

第四，新观的读法把这封信放回了它真实的处境：一张饭桌，两群人。神学不只是个人灵魂的事，也是谁跟谁同桌吃饭的事。

◆ 四、入门靠灵，成全靠肉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那条缝。

缝在 3:3：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这一句把两个时刻摆在一起。“入门”的时候，靠的是圣灵；“如今”要“成全”了，他们转去靠肉身。

保罗在前一节问得更细：“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3:2）加拉太人自己知道答案。他们初信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发清单。那是一段关系在他们身上长出来的。

可是来了一张清单：割礼、节期、饮食。照着做，就算完成。

这就是缝：**一段原本是“结出来”的发生，被改成了一件要“做出来”的工程；自我符号从活的关系，退回到一张固化的单子上。**

保罗在第四章说：“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期、年分。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4:10–11）日子、月分、年分，排得越来越整齐；人和神之间那段活的关系，却越来越少。

割礼本来是一个现实符号，刻在身体上，稳定、整体、独立，三判据都满足。它在亚伯拉罕那里，是一段关系的印记（创 17:11）。可是在加拉太，它成了一张入会证。现实符号顶在了自我符号前面，替它站岗。这就是本书第 5 章说的“律法”：某段关系固化下来的形式；活着时是路，固化时是石版。

这条缝在现实里也看得见。就是安提阿那张饭桌。

彼得本来跟外邦人同桌，是那段关系在他身上长出来的样子；从耶路撒冷来了人，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2:12）。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2:13）。

彼得并不是不信了。他心里知道的，和保罗知道的一样。可是一份怕，就把一张桌子拆成了两张。理念还在，现实先退了；自我那一端，跟着现实退回到一条界线后面。

保罗当面说他：“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2:14）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路德读出“不靠行律法”，读得很准。可是读到第五章的果子，清单的读法又悄悄回来了。九样美德，一样一样去练、一样一样去对，这本身又是一张单子。人脱下了割礼的单子，换上了品格的单子。

新观读出了那张饭桌，也很准。可是它多半停在“群体的界线”上，没有往下问：界线拆掉以后，那一桌人身上会长出什么？

两条读法都把“结”字读轻了。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果子不是一张单子，是一次结晶；保罗用这个字，就是要把加拉太人从“做出来”那里拉回“结出来”。

◆ 五、果子一个，情欲的事一堆

先读两张单子的写法。

保罗在 5:19 先列了另一张单。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一直列到嫉妒、醉酒、荒宴，一共十五样，最后还加了“等类”两个字（5:19–21）。

这张单子里，一半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事：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八样，全是把一张桌子拆成几张的力。安提阿那张饭桌，就在这张单子里。

“情欲的事”，原文是 ta erga tēs sarkos，“事”是复数，erga，就是“行为”“工作”〔待核〕。一件一件，可以数，可以列，越列越长，最后还用“等类”收尾。

“圣灵所结的果子”，原文是 ho karpos tou pneumatos，“果子”是单数，karpos〔待核〕。九样东西，用的是一个单数的果子。

这不是语法上的偶然。

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件一件的。一个工厂今天做了一百件，明天做一百件，件件独立，件数越多越好。

结出来的东西，是一整个的。一个番茄，红、甜、酸、软、香，你不能说它先结了红，再结了甜。它们是同一次长成的几个样子。

所以九样果子不是九门功课。仁爱和忍耐，喜乐和节制，是同一次结晶在九个侧面上的样子。拆开一样去练，就不是果子了。

这正是本书讲的粒子态三判据里的“整体”：拆开就不再是它。

结出来要什么条件。

果子要结，先要有土。

本书第 51 章讲过，信望爱是土：信是内能，连接的动力；望是动能，次序的动力；爱是势能，结构的动力。九样果子的头一样就是“仁爱”，原文和林前 13 章同一个字 agapē。爱放在第一，不是因为它是第一门功课，是因为它是那块地。

果子也要时间。保罗在第六章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6:9）

“到了时候”。这是望，是动能，是一条有次序的路。结果子有它的季节，催不出来。

果子还要做功。保罗在第四章写了一句很重的话：“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4:19）

“成形”这个词，原文是 morphōthē，和“形状”“变化”同一个字根〔待核〕。保罗不说“直等到你们学会基督的样子”，他说“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而且他说的是“生产之苦”。成形要付代价，有人在疼。

这就是本书说的能量律：一个符号的结晶，要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一张清单可以白送给人，一个果子不能白送。

“没有律法禁止”。

再读 5:23 末尾那半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半句常被读成一句保证：放心去爱，律法不会拦你。

可是还可以读出另一层。律法是管“事”的，管 erga，管一件一件的行为。它能规定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可是它管不到一个果子。没有一条律法能命令一棵树结果子，也没有一条律法能禁止它结。

果子长在律法够不着的那一层。

这不是说律法不好。保罗在 3:21 说得很明白：“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律法管得了它那一层，它那一层是真的。可是成全不在那一层。

训蒙的师傅，领到门口为止。

再回头读 3:24。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前面说过，paidagōgos 是领孩子上学的家奴。他不是老师，不教书。他的活是一路护着孩子，牵着手，不让他走丢，不让他在路上跟坏孩子跑了，把他送到老师门口。

这个比喻说得很准。律法的用处是真的：它护着，它领着，它让一个还不会走路的民族，在旷野里不走散。

可是到了门口，事情就换了。孩子进了门，是去跟老师学，在老师那里一点一点长成一个人。家奴再跟进教室，站在孩子身后，一条一条盯着他，那孩子就长不大了。

加拉太的事，就是家奴跟进了教室。

阿爸，父。

第四章第六节有一句很软的话：“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阿爸”是亚兰语，是小孩子叫父亲的那个词〔待核〕。保罗在一封希腊文信里，原样留下了这个亚兰语的字。

一个孩子学会叫“爸”，不是背下来的。是在父亲怀里，被一声声叫、一次次回应，那个字慢慢沉在了身上，不用想就会叫。本书第 3 章说，婴儿身上那个“我”，就是这样在母亲怀里的场中沉下来的。

保罗说，这一声“阿爸”，是那灵在心里呼叫出来的。不是人练会了这个称呼，是那段关系在人心里叫了出来。

这和果子是同一件事。九样果子，是那一声“阿爸”在日子里长出的样子。

自由，是为了互相服事。

第五章开头是一句宣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5:1）

自由了，然后呢？保罗在第十三节接着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这一句常被读成一道刹车：自由是好的，可是别过头。

换一个读法，这两句说的是一件事。轭被拿掉以后，人不是悬在半空。拿掉的是那张从外面压下来的单子；剩下的，是一张从里面拉着人的网。第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包在”，原文是 peplērōtai，和马太福音 5:17“成全”同一个字根，意思是“被充满”〔待核〕。本书第 45 章讲过这个字：成全不是执行完毕，是充满、长成。

所以律法不是被废掉了，是被一样更大的东西装满了。一条一条的规矩，原来是要把人连在一起的。爱，就是那张已经把人连在一起的场。场在了，规矩就不必一条一条地压。

第六章第二节把这张场落到最家常的地方：“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一个人背不动的东西，另一个人伸手搭一把。这是现实里看得见的势能。

“活着的不再是我”。

最后读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句话是本书主语纪律最好的经文例证。

一个人可以说“我在操练忍耐”，可以说“我决定从今天起更有恩慈”。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发动者，果子是这个“我”做出来的产品。

保罗不这样说。他说那个发动者的“我”已经钉死了。现在活着的这个，是一段关系在他身上长出来的。

这里不是说保罗什么也不做。他接着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照样吃饭、走路、写信、跟彼得当面争。可是那一切的主语换了。不是一个先在的我决定去结果子，是这一段被钉、被爱、被舍己的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保罗。

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把这个换了主语的生活说得最平常：“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行事”，原文 stoichōmen，本义是排成一行、跟着步子走〔待核〕。不是自己往前冲，是跟着那股风的步子。

撒什么，收什么。

这封信快结尾的时候，保罗用了一句种地的人都懂的话：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6:7–8）

这句话常被读成报应：做坏事有坏报，做好事有好报。

可是撒种和收割之间，隔着一整季。种子落进土里，要发芽，要扎根，要抽枝，要开花，最后才结果。这中间每一步，都不是撒种的人做出来的。撒种的人能决定撒在哪里，却决定不了它什么时候长、怎么长。

所以这句话说的不是一场交易，说的是一片土的规律：你往哪片土里撒，就会从哪片土里长出东西来。

撒在割礼上，收到的是一张更长的单子。撒在圣灵里，收到的是一个果子。

信的最后，保罗亲笔写了几句。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6:11）然后他把整封信收成一句话：“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6:15）

割礼是做出来的，一刀下去就完成了。新造是长出来的，没有一刀能完成它。

本卷结晶出来的，就是这一个字：果子。它让一段被收回成清单的信仰，重新回到一块会长东西的地上。

◆ 六、一张单子，还是一个果子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在信徒身上培养出的九种美德	单数的果子：一次结晶，九个侧面；结出来，不是做出来
“情欲的事”（erga，复数）	必须禁戒的罪行清单	一件一件做出来的事，越列越长，以“等类”收尾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行这些善事不违法，可以放心去行	律法管一件件的事，管不到一个果子；果子长在律法够不着的那一层
“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不要从信心退回到行律法	缝：从“结出来”退回“做出来”，自我符号固化成一张单子
割礼	摩西律法的入门仪式，外邦人不必遵守	本是一段关系的现实印记，固化成入会证，替自我符号站岗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信徒逐渐效法基督	morphoō 成形；要付生产之苦，能量律：免费的东西结晶不了
“活着的不再是我”	信徒与基督联合的奥秘	主语换了：发动者的我钉死，这段经历显出一个新的保罗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行善终必蒙赏赐	结果子有季节，望是动能，有次序，催不出来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撒种与收割之间隔着一整季；往哪片土里撒，就从哪片土里长

◆ 七、晚两个星期的番茄

那天夜里，薛佳怡没有给柏蕾回信。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地里。番茄苗比昨天高了一点，看不出来，可是她知道。她蹲下来，把一棵歪了的苗扶正，绑在竹竿上。

上午她打了电话给柏蕾，说实话：六月十号赶不上，大概二十号以后。个头也不会那么匀，同一棵上，结得早的大，结得晚的小。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柏蕾说，她要回去问问。

下午舅舅又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叹了口气：“你这孩子，死脑筋。”

她给舅舅倒了一杯茶，没有争。她想起昨晚读到的那句“撒种的”和“收割的”，想起这块地头一年翻不出一条蚯蚓。她不是没想过用一点膨大剂。她只是知道，这块地是怎么一点一点缓过来的。

三天后，柏蕾回了电话。超市那边有一个新的货架，叫“当季”，不承诺规格，只承诺产地和时令。他们想试一试，问她愿不愿意。

这不是她坚持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她算准了的。是那块慢慢养起来的地，那几条蚯蚓，还有那通说了实话的电话，在她和那家超市之间，长出了一个原本谁的单子上都没有的货架。

那几天她常想起舅舅那句话。舅舅不是坏人，他种了一辈子地，知道一张大单子对一个回乡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给的，其实也是一种爱。

只是那种爱，是想替她把果子“做”出来：打一针，催一下，赶上日子。

她自己这四年学会的，是另一种爱。不是对番茄的，是对那块土的。头一年土是板的，一锄下去像砍在砖上；第二年她撒了绿肥，翻进去，等它烂；第三年才有了蚯蚓。每一样都慢，每一样都要等。

等的那几年，她心里并不平静。有过很多晚上，她坐在田埂上，觉得自己是在跟全村人作对，也跟自己的账本作对。

那时候没有人跟她说“忍耐”。是那几年的等，一天一天地，在她身上沉下了另一样东西。

那季番茄，是六月二十三号摘的第一批。

她把一个最小的留在了自家桌上，切开，籽是饱的，汁是甜的。

她妈妈那本旧圣经还压在床头，第五章那一页，被她夹了一片番茄叶。她想，“忍耐”那一样，她小时候在主日学领回家练，练了很多年也没练成。原来

它不是练成的。它是跟着仁爱、喜乐、和平，跟着这块地一起，在一个季节里结出来的。

带走的话

九样果子不是九门功课，是一次结晶的九个侧面；律法管得了一件件的事，管不到一个果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圣灵的果子”关成一张可以对照、可以操练的九项美德清单，发生学打开了一块要付生产之苦、按季节结果的地。
- 脱下割礼的单子，又换上品格的单子，把“结”字读成“做”，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场新的考核。

◆

54

第54章

《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作品，还是工程?

这一章的问题

隔断的墙拆了，人还没连上；说我们是神的作品，这作品是完工了，还是还在接?

◆ 一、一根不肯换的老梁

侯建明在县城招待所里，把那张照片放大了又放大。

照片上是一根梁，平遥城外一座清代院落的正房大梁。梁身上有一道裂，顺着木纹走，长约一尺。他做古建修缮二十六年，今年五十岁，一眼就看得出：这根梁还能扛，只是要加固。

可是今天下午的评审会上，有人不这么看。

开发方的项目经理尚志诚说得很直：“这个院子要做成精品民宿，梁换新的，按老样子做一根，刷上旧色，客人看不出来。省事，安全，还好看。”

尚志诚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一根新梁，二十年不用操心。

侯建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这根梁换了，这间房就不是那间房了。”

散会后，他没回家，一个人到招待所坐着。他想起学徒时师傅说的话：老房子修，是跟着它的骨头走，不是照着图纸重盖。可是今天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换。照片上看，新梁和旧梁，一模一样。

手机上，妻子发来一条消息，是她们教会这周背的经文：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

他看了两遍。“他的工作”，“造成的”。

他想，这句话说的，到底是一件已经完工的东西，还是一件一直在修的东西？

◆ 二、一封在狱中写的信

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里最像一篇长祷文的一封。前三章几乎全是赞美与祷告，后三章才讲日子该怎么过。

信里说保罗正在坐牢，“为主被囚的”（4:1）。学者一般认为写在罗马监禁期间，约公元 60 至 62 年前后〔待核〕。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封信是保罗的门人在他身后所写，这是一桩老争论〔待核〕。还有一处细节：最早的几份抄本里，1:1 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所以这封信很可能是一封传给小亚细亚好几处教会的通函〔待核〕。

这封信要回答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难题：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来是两群人，彼此看不起，怎样成为一群？

保罗在第二章说外邦人从前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2:12）。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这条界线是一道石头砌的矮墙。外邦人可以进外院，越过那道墙往里走，就要被处死。那道墙上刻着警告的碑文，十九世纪有一块被找到了〔待核：1871 年发现，今藏伊斯坦布尔〕。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15–16）

◆ 三、神的杰作，已经完成

“工作”这个词，原文是 poiēma。英语里的“诗”（poem）就是从这一路来的。

所以释经史上有一条很美的读法：我们是神的“杰作”，是他亲手写的一首诗。不少英文译本就译作“杰作”〔待核〕。

这个字在新约里只出现两次。另一次在罗马书 1:20，指神所造的万物：“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待核〕。所以 poiēma 是神手里出来的东西，和天地是一类。

这条读法和前两节连在一起读，意思最完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2:8–9）

改教家特别看重这三节。人得救不靠行为；行为是得救以后的结果，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先有作品，后有作品该做的事。加尔文读“预备”一词，读出了神在永恒里的预定：善行的路，神早已铺好，人只是走在上面〔待核〕。

第四章的“身体”也有一条很稳的读法。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头发令，身体执行。“百节各按各职”，读成教会里的职分与秩序：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4:11），各有各的位置，整个身体就运转得好。

教父们读这封信，常读出一幅宇宙的图。1:10 说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原文 anakephalaiōsasthai，本义是“总结起来”“归到一个头下”〔待核〕。二世纪的爱任纽把这个字发展成一整套“同归于一”的神学：基督把亚当走散的一切重新收拢〔待核〕。这一路读法很宏大，它让一封写给小教会的信，有了天地那么大的背景。

金口约翰讲这封信，读 4:16 的“百节”，用的是一幅很家常的图：身体里有的地方最不起眼，却是血脉流通的路，少了它，再大的肢体也活不成〔待核出处〕。

至于 2:14“隔断的墙”，传统读法很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道墙拆了，“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2:15）。从今以后，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面前地位一样。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杰作”二字把人的价值放回了源头。一个人值多少，不看他做了什么，看他是谁的作品。这一条，安慰过无数自觉一无是处的人。

第二，先恩典后行为的次序，守住了信仰不被做成一场交易。行善不是为了被接纳，是因为已经被接纳。

第三，身体的读法给教会立下了秩序。没有秩序的群体，最后总是散掉。

第四，拆墙的读法说清了一件历史上极不容易的事：一个以族群划界的信仰，向所有人敞开了门。

◆ 四、墙拆了，人还没连上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2:14：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那道墙是一个现实符号，石头砌的，刻着字，稳定、整体、独立，三判据样样满足。它立在那里，就替两群人站好了位置：里面的是一群，外面的是另一群。人不必想，站在哪一边，自己就知道是谁。

墙拆了，现实这一头空了。

可是自我那一头没有跟着空。一个犹太信徒看见外邦人，心里那道墙还在；一个外邦信徒走进聚会，还是觉得自己是外人。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头就请求他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4:3）。要“竭力保守”，说明它守不住，常常散。

这就是缝：**现实里的那道墙已经倒了，两群人身上的自我符号还没有重新连上；“合而为一”的理念，挂在一片还没长成的空地上。**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把 2:10 读成一件完工的作品。杰作挂在墙上，不会再变。

它把 2:14 读成一次拆除。墙一倒，事就成了。

它把第四章的身体读成一张组织图。头在上，各职在下，各就各位。

三处读法有一个共同点：事情已经做完了。可是保罗在第四章写的，是“渐渐增长”，是“凡事长进”，是“在爱中建立自己”。一连串的进行时。墙倒了，新的东西才刚开始长。

还有一处。2:8–9 的“不是出于行为”，读得极准；可是读得太准，有时就把 2:10 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读轻了，好像行善只是作品完工以后附上的一张

说明书。保罗把两句紧紧挨着写，中间连一个“可是”都没有。不出于行为，又为要行善；这两句之间那个看起来对不上的地方，正好说明作品还在走。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poiēma 不是一件挂在墙上的成品，是一件正在被修、被接、被长成的活物。

◆ 五、联络得合式，靠的是关节

先读 2:15 那半句。

“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注意“造成一个新人”。不是把外邦人改成犹太人，也不是把犹太人改成外邦人。是两样都不是的第三样。

本书第 3 章讲过，三类符号里任两类对不上，就逼第三类发生。墙倒了（现实），“合而为一”立着（理念），两群人身上的旧自我又接不住，于是只能新长出一个，叫“新人”。它不属于墙里，也不属于墙外。

再读“造成”。2:10 的“造成”，2:15 的“造成”，原文都是 ktizō，是希腊文里讲“创造”的那个字〔待核〕。保罗用创造的字说这件事。

本书第 1 章讲过，创造是一次次“分开”。在这里，保罗说的创造恰好是一次“合”：两下合为一。可是合出来的不是旧的两样加在一起，是一个新的。分开也好，合也好，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场。

作品里有路。

回到 2:10 后半句：“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行”这个字，原文是 peripatēsōmen，本义是“走来走去”“在其中行走”〔待核〕。

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读：作品不是一件放在架子上的东西，是一件里面有路的东西。神“预备”的，是路；人被造成的，是一个在这条路上走的样子。

这正好落在望上。本书第 51 章说，望是动能，是次序的动力，是一条有轨迹的路。作品一旦里面有路，它就不再是完工了。它每天都在走，每走一步，自己就又长一点。

连接度在关节上。

再读第四章十六节。这一节是全卷最细的一处。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

“联络得合式”，原文是 synarmologoumenon，是木匠和石匠的行话：把一块块材料对齐、咬合、接在一起〔待核〕。

“百节”，原文 haphē，本义是“关节”“接触点”〔待核〕。

这一节的分量，不在头，也不在肢体，在关节。身体靠什么连成一个？靠每一处骨头和骨头接在一起的地方。

本书说，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一个身体结实不结实，不看哪一块骨头大，看关节接得牢不牢。犹太人和外邦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新人，不看墙拆得干不干净，看两群人之间每一处接点，接得住接不住。

信是内能。所以这里写的，是信在一处一处的关节上做功。

在爱中建立。

最后半句：“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建立”又是那个盖房子的字 oikodomē。本书第 51 章读过林前 8:1“惟有爱心能造就人”，同一个字根。

爱是势能，是结构的动力。身体怎样长？在一张爱的场里长。这张场把每个关节往一起拉，排出次序，搭成结构。

所以这两节经文，信、望、爱三股力都在里面：关节上的连接是信，渐渐增长的那条路是望，把一切托住的那张场是爱。

第二章末尾还有一句，正好把这些都收成一个房子的样子：“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21）又是“联络得合式”，又是“渐渐”。圣殿不是一座盖好的建筑，是一座一直在盖的建筑。

用爱心说诚实话。

4:15 开头这半句，常被单独拿出来讲：说话要诚实，也要有爱心，两样都不能少。这是对的。

可是放回上下文，它还多了一层。前一节说：“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4:14）

飘来飘去，就是没有连接。一阵风来，往东；一阵风来，往西。这是只有动能、没有内能的样子。

“说诚实话”，原文 alētheuontes，是一个动词，直译是“诚实着”“活在真里”〔待核〕。它不只是说出一句真话，是一种一直在真里走的样子。

再往前一节，保罗把这条路的方向说出来了：“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4:13）

“长大成人”，“长成的身量”。全是长的字。一个小孩子长成大人，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穿上一件大人的衣服就成了。是骨头一节一节地长，关节一处一处地接，在一个家的场里，一年一年地长。

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这一句，三股力又都在：诚实着是连接，不再飘来飘去；长进是路，往“长成的身量”去；爱心是那张场，让这一切在它里面发生。

房角石，不是屋顶。

2:19–20 还有一个建筑的说法：“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房角石在古代建筑里，是最先放下的那一块。整座房子的两面墙，从这一块往两个方向起。它定下了墙的方向和角度。

这一处很要紧。基督在这里不是盖好以后放上去的屋顶，是最先放下、后来一切都照着它长的那一块。房子还在盖，房角石已经在了。

“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自我符号的改写。“神家里的人”，是一个新的位置。可是这个位置不是给你一把钥匙就完成了，是你被砌进墙里，和旁边的石头接在一起。

测不透的那一张网。

第三章末尾，保罗为他们祷告，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3:18–19）

长、阔、高、深，四个尺寸。可是一句话之后，他又说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

既然测不透，为什么要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说?

因为这是一张场，不是一个盒子。一个盒子有长阔高，量完就知道了。一张场是往四面八方拉的，你走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四个字也要看准：一个人明白不了。这张场是在人和人之间撑开的，要一群人一起站在里面，才知道它有多大。

旧人和新人，像换衣服。

第四章后半段，保罗用了另一个比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4:22–24）

脱和穿，听起来像一下子的事。可是中间那一句是“将心志改换一新”，原文 ananeousthai 是现在时，意思是一直在被更新〔待核〕。衣服可以一下换掉，心志却要一天一天地换。

这里的主语也要看准。被更新，是被动的。不是一个人决定把自己的心志换新，是那张场一直在拉，人在里面一直被改。

作品，还是工程。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就是这三样：一个新人，一个联络得合式的身体，和一个靠关节连起来的连接度。

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一道石墙（现实）倒了；“合而为一”（理念）立起来；两群人身上的新人（自我）一处一处地接上；最后又回写成一个现实里聚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助的群体。

poiēma 既不是挂在墙上的成品，也不是一张图纸上的工程。它是一件活的作品：已经是他的，所以有一个整体的样子；还在长，所以每一处关节都在接。

◆ 六、一件杰作，还是一座在修的殿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poiēma）	神的杰作，已经完成	一件里面有路的活作品，已经是他的，还在长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神在永恒里预定好的善行	peripateō 在其中行走；路已铺下，人在路上被长成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十字架废除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线	现实符号倒了，自我那一端还没连上——这正是缝
“造成一个新人”	外邦人与犹太人在神面前地位平等	两样都不是的第三样；旧自我接不住，只能新生
“联络得合式”	教会各职分配合得当	木石匠的咬合；连接度在关节上，信在一处处接点做功
“百节各按各职”	职分与秩序	haphē 关节、接触点；身体结实与否，看接得牢不牢
“在爱中建立自己”	教会在爱心里兴旺	oikodomē 盖房子；爱是势能，把每个关节拉在一起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教会是属灵的圣殿	一座一直在盖的殿，不是一座盖好的建筑
“将心志改换一新”	信主后的品格改变	现在时，一直在被更新；主语是被动的

◆ 七、榫卯里的那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侯建明又回了那座院子。

他爬上梯子，凑近那道裂。裂是老裂，边上发黑，里头没有新的木屑。他用指节敲了敲，声音是实的。这根梁裂了怕有几十年了，一直扛着。

他下来，绕到梁头。梁头插在柱子里，是一个燕尾榫。他用手电往缝里照，看见榫头和卯口咬得很紧，缝里有一层很薄的灰，是一百多年里慢慢沉下来的。

昨天说不清楚的那件事，就在这道缝里显了出来。

一根新梁，可以和旧梁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它插不进这个卯口。

不是尺寸的问题，尺寸量得出来。是这个卯口一百多年来，跟着这根梁一点一点地变了形，梁往下沉一分，卯口就跟着让一分；天潮了梁胀，天干了梁缩，柱子和梁就这样一冬一夏地磨合。现在它们咬在一起的那个样子，是一百多年长出来的。

换一根新梁，等于把这间房的每一个关节都重新接一遍。

他想起师傅那句“跟着它的骨头走”。他年轻时以为，那是说要照着老样子修。今天他才明白，骨头说的不是样子，是关节。样子可以照着画下来，关节画不下来。关节是活的，是两样东西在一起过了一百年的日子。

他又绕着院子走了一圈。西厢房去年有人修过，换了两根柱子，新柱子刷得锃亮。可是他抬头一看，檩条和新柱子之间的缝，已经开了一指宽。新柱子不肯让，老檩条也不肯让，两样东西各站各的，谁也不接谁。

他把这些话写成一份说明，附了几张榫卯的照片，傍晚发给了尚志诚。

尚志诚第二天回了电话，语气松了一些。他说，他请了一个结构工程师来看，工程师的意见和侯建明差不多：加固可以，梁不必换。可是钢板要加，这是安全的底线。

侯建明答应了。他想好了钢板怎么加：贴着裂缝的两侧，从梁底托上去，不碰榫头，不碰卯口。

那天晚上他给妻子回了一条消息，就一句话：

“那句经文，说的是梁和柱子接住的地方。”

妻子没看懂，回了个问号。

他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字：“作品不是挂在墙上的。是一直在接的。”

这不是他在会上辩赢了谁，也不是他一个人想明白的。是那道发黑的旧裂、那层一百多年的薄灰、那位工程师的一句话，在他和这座院子之间，显出了一个他做了二十六年才认得出的样子。

带走的话

我们是他的作品，可不是挂在墙上的那种；墙倒了以后，新人是在一处一处关节上接起来、长出来的。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poiēma 关成一件已经完工的杰作、把身体关成一张职分图，发生学打开了一座靠关节连接、在爱中一直在盖的殿。
- 把“拆毁了隔断的墙”读成一次就完成的拆除，忘了两群人身上的墙还要一处处接上，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份竣工报告。

◆

55

第55章

《腓立比书》：“作成得救的工夫”：谁在做?

这一章的问题

保罗叫人恐惧战兢地去做，又说是神在心里运行，那个往前跑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 一、差了零点零八秒

熊思琪坐在体育馆外的台阶上，钉鞋还没换下来。

这是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旁边的副场，晚上八点多，灯还亮着，跑道上只剩几个人在放松慢跑。她二十一岁，大学三年级，跑女子四百米栏。今晚是东南亚运动会的选拔赛，她跑了第二，比达标线慢了零点零八秒。

零点零八秒，大概就是一只脚掌落地的工夫。

教练陶家铭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没说成绩。他只问：“第七个栏到第八个栏，你在数步子，是不是?”

她点头。栏间她跑十五步，这是半年前和教练一起定下的。今晚第七个栏过后，她觉得步子乱了，心里开始数：一、二、三……数到第十一步，她发现自己要差半步，赶紧缩了一下。就是那一缩。

“你越想控制，脚就越不是你的。”教练说，“回去好好睡一觉。”

教练走了。她在台阶上又坐了一会儿，打开手机。队友 Priya 下午发了一条动态，配的是一段经文，英文和中文并排：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腓 3:13–14）

她是在中学参加团契时信的主，这几年训练忙，很少去聚会了。这句话她以前就见过，每次大赛前，总有人发。她以前读它，读的是“努力”两个字：再拼一点，再狠一点。

今晚她读不下去了。她已经很努力了，就是因为太努力，才在第七个栏后面缩了那一下。

她往上翻了一章，看见另一句：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

前一句说“你们作成”，后一句说“神在运行”。她盯着这两句看了很久。

到底是谁在做?

◆ 二、一封从监牢里写出的喜乐

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一座罗马殖民城，在今天希腊的东北部。保罗第二次出外传道时，第一次踏上欧洲，就是在这里（徒 16 章）。他在河边遇见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后来又和西拉被打、下监，半夜在监里唱诗，地大震动。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亲的一个教会。他走了以后，他们一次又一次送钱、送人去供应他（4:15–16）。

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牢里写的。是在罗马、以弗所还是该撒利亚，学界意见不一，年代因此约在公元 54 至 62 年之间〔待核〕。他不知道自己会被释放还是会被处死，信里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1:21）

奇怪的是，这封信里“喜乐”这个词出现得最多〔待核：喜乐与欢喜一类词约十六次〕。一个可能要死的人，写了一封满是喜乐的信。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2:12 的上半节，保罗先说他们一向顺服，他在的时候如此，他不在的时候更是如此。接着是：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

“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一句，常被轻轻读过。可是它说出了这两节的处境：领他们的人不在了，他们要自己走。偏偏就在这时候，保罗说，在你们里面做工的，是神。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 3:12–14）

◆ 三、谁出几分力的老官司

2:12–13 这两节，是神学史上一桩老官司的现场：人得救，神出几分力，人出几分力？

五世纪初，伯拉纠和奥古斯丁为这件事争了很多年。伯拉纠的大意是：神给了人本性和律法，人就有能力行善，“作成得救的工夫”是人自己的事〔待核：伯拉纠的具体主张多经对手转述〕。奥古斯丁读 2:13 读得极重：“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连“立志”都是神做的，人哪里还有可夸的？

后来这桩官司一直打到宗教改革以后。改革宗多半顺着奥古斯丁走：得救从头到尾是神的工作，人的“作成”是神运行之后自然流出的结果。循道宗的卫斯理讲过一篇讲章，专讲这两节〔待核：《论作成我们自己的救恩》，约1785年〕。他的大意是：正因为神在你里面运行，所以你能作成，也必须作成；神不会替你做，你也不能离了神做。

解经家还指出一个细节。“作成”的原文katergazesthe，意思是“做出来”“做到完成”，不是“去赚取”〔待核〕。保罗不是叫人去挣得救恩，是叫人把已经得着的救恩，在日子里活出完整的样子。

第三章的“向着标竿直跑”，传统读法也很清楚。保罗用的是赛跑的图画：运动员不回头看，身子往前倾，眼睛盯着终点。“标竿”原文skopos，是终点处让人瞄准的那个标记；“奖赏”原文brabeion，是赛会上发给优胜者的奖〔待核〕。基督徒的一生是一场赛跑，要专心、要努力、要跑到底。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奥古斯丁一路守住了最要紧的一处：人不能把自己的得救算成自己的功劳。连“想要”都是被给的。这一条让人谦卑，也让人安心。

第二，卫斯理一路守住了另一处：恩典不是让人坐着等。神在运行，人就有了走的力气，也就有了走的责任。

第三，“作成不是赚取”的字义考证，把两边的争吵放到了一个更准的地方：不是要不要做，是做的东西从哪里来。

第四，赛跑的图画给了无数普通信徒一个看得见的样子：信仰是往前跑的，不是站在原地的。

◆ 四、从前的长处，现在看作有损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3:5–7。保罗列了一张自己的履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这张履历是一个结晶得极好的自我符号。七条，条条稳定，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走到哪里都带着。用本书的话说，它的连接度极高：要拆开它，要很大的力。

可是保罗遇见了一样塞不进这张履历的东西。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大马士革路上遇见的那一位，正是他照着这张履历去逼迫的人。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这是本书第 3 章讲的入口二，完整的演出在第 49 章。

在这封信里，保罗回头看那一刻，用了一个很重的词：“看作粪土”（3:8）。

这就是本卷的缝：**一个连接度极高的旧自我，和“认识基督”这件事对不上；对不上到一个地步，旧的那一套整个被翻成了“有损”。**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一千五百年的官司，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神和人，各出几分力？伯拉纠说人出得多，奥古斯丁说神出全部，卫斯理说两边都要出。

可是这个问题本身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先站好的“人”，有一个先站好的“神”，然后再来分工，看谁出多少。好像两个人抬一张桌子，问谁抬了哪一头。

保罗在第三章写的不是这样。他的那个“我”，不是一个先站好的人，去和基督合作。他的那个“我”，在遇见基督的时候被整个翻了过来。原先那一个，他看作粪土；现在这一个，是在那次相遇里才显出来的。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不问“谁出几分力”，问“做的那一个是从哪里显出来的”。

◆ 五、被抓住的那个人在跑

先读 3:12 那半句很绕的话：“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得着”在这半句里出现了两次，原文都是 katalambanō，意思是“抓住”“握住”〔待核〕。保罗说：我竭力去抓住，是因为我先被抓住了。

这和第 51 章读过的林前 13:12 是同一个形状：“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认识，起于被认识；抓住，起于被抓住。

所以那个往前跑的人，不是一个先站好的我，自己发起一场追求。是一个被抓住的人，在被抓住的那一刻，才有了往前跑的样子。

这就是本书一直守的主语纪律。在经文里，它写得比任何解释都清楚。

两个动词，同一件事。

再回到 2:12–13。

“作成”是对“你们”说的，是一个命令，你们去做。

“运行”说的是神，原文 energōn，现在分词，一直在动〔待核〕。

“立志行事”，原文是 to thelein kai to energein，“想要”和“去做”〔待核〕。注意第二个字 energein，和神“运行”的 energōn 是同一个字。

保罗写的不是“你们做一半，神做一半”。他写的是：你们去做的那个“做”，就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的那个“运行”。同一个字，用了两次。

这里没有两个人抬一张桌子。这里只有一件事在发生，这件事在你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叫“作成”；从它的源头那一端看，叫“运行”。

本书第 51 章说过，信望爱是土，爱是那张场。在一张场里，你说不清哪一下是场在拉、哪一下是人在走。人一直在走，走的每一步都是场在拉。

为什么要恐惧战兢。

那么“恐惧战兢”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两个人抬桌子，你怕的是自己那一头没抬好，掉下来要挨骂。那是怕受罚。

可是保罗在这封满是喜乐的信里，说的不是这个。恐惧战兢，是一个人发觉自己站在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东西正在运行的地方。不是怕被打，是知道这里有一样极重的东西在动。

站在海边看潮水涨上来的人，会有这种感觉。不是怕被淹，是知道自己的脚下，有一股远远大过自己的力在走。

忘记背后，不是删掉背后。

再读 3:13：“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忘记”不是失忆。保罗在这封信里刚刚把背后那张履历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没有忘。

“忘记”是不再被它抓着。那张履历的连接度还在，可是它不再拉着他往回走。本书第 51 章说，信是内能，是连接；望是动能，是沿路把旧的连接拆开、把新的连接接上的速率和方向。“忘记背后”，是旧的连接松开；“努力面前”，是新的连接接上。

“努力”这个词，原文 epekteinomenos，是赛跑的人身子整个往前探出去的样子〔待核〕。不是咬牙，是倾身。

所以“不是我已经得着了”这一句，结晶出来的是望。不是一个已经到手的东西，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样子。望是动能，次序的动力：什么在后，什么在前，往哪里倾。

他倒空了自己。

还有一处，是这两段经文的根。

2:6–11 是新约里最古老的诗之一〔待核：许多学者认为保罗引用了更早的基督颂〕。它的前半段是：“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虚己”，原文 ekenōsen，倒空〔待核〕。

这是那场运行的源头。神那一端先倒空了自己，场先被拉起来。本书第 5 章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可是结晶仍要自己走。

所以 2:12 开头那个“这样看来”，接的正是这首诗。因为他先倒空了，所以你们去作成。作成，是在那个倒空之后拉起的场里走。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最后读 4:13，一句常被印在运动衫上的经文：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句话常被读成：有神帮我，我什么都做得到。

可是它前面两节是：“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4:11–12）

“凡事都能做”，说的是“凡事都能处”。饱的时候能处，饿的时候也能处。不是一件事都不会输，是输了也站得住。

“学会了”“得了秘诀”，说的是这份力气是练出来、长出来的，在一次次饱足和饥饿里沉下来的。

◆ 六、谁出几分力，还是一件事在发生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人在神的恩典下尽自己的本分	katergazomai 活出完整；是那一场运行在人身上显出的样子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神出主力，人配合	energeō 与人“行事”同一个字；不是两人抬桌，是一件事两头看
“恐惧战兢”	敬畏神、谨慎自守	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大得多的东西正在运行的地方
“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当作有损的”	保罗放弃靠律法称义	缝：连接度极高的旧自我，与认识基督对不上；入口二
“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追求神对自己的旨意	抓住，起于被抓住；跑的那个人是被抓住时显出来的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不沉溺过去，专心向前	旧连接松开，新连接接上；epekteinomai 倾身，不是咬牙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向着标竿直跑”	基督徒一生的赛跑	望＝动能，次序的动力：什么在后，什么在前，往哪里倾
“反倒虚己”	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	神那一端先倒空，场先被拉起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有神帮助就无所不能	凡事都能处；这份力气是在饱足与饥饿里学会、长出来的

◆ 七、第八个栏后面

那天晚上，熊思琪没有去想零点零八秒。

她在台阶上把那两段经文又读了一遍，想起这半年的训练。冬训的时候，教练让她天天跑栏间节奏，一百个，两百个，跑到腿发软。那时候她根本没空数步子，累得只剩下脚在跑。

她记得有一天下午，雨刚停，跑道是湿的。她跑完一组，教练拿着秒表看了半天，说：“刚才那一组，是你今年最好的。”她自己完全不记得那一组是怎么跑的。只记得脚下很轻，栏一个一个过来，好像不是她在跨，是栏自己在往她脚下送。

她那时候以为是运气。

今晚她想，那不是运气。是两百个栏间节奏，一天一天地，把一样东西沉进了她的腿里。那天下午，是那样东西自己跑了出来。

而今晚第七个栏后面，她又把那样东西抢了回来，要自己来管。一抢，就缩了。

她把手机收起来，换了鞋，回宿舍。

三个星期以后，还有最后一次补选拔赛。她照常训练，照常跑栏间节奏。教练什么也没多说。

那天她跑到第七个栏，心里闪过一下“数一数”，又过去了。她记不清第八个栏是怎么过的。冲过终点，她回头看大屏幕，比达标线快了零点一一秒。

赛后队友 Priya 跑过来抱她，问她最后那几个栏怎么跑得那么顺。

她想了想，说不出来。“好像不是我在跑。”她说完自己也笑了，“可是腿是我的。”

这不是她在三个星期里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不紧张的人，也不是她想通了什么。是那半年的训练、那一个缩了一下的晚上、那两句互相对不上的经文，在一条红色跑道上，显出了一个不再抢着去管的她。

> **带走的话**
>
> **作成得救的工夫与神在心里运行，用的是同一个字；跑的那个人，是被抓住时显出来的。**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2:12–13 关成一桩“神出几分力、人出几分力”的分工官司，发生学打开了一件事在人身上显出、从源头看叫作运行的门。
- 把“努力面前”读成咬牙再拼一点，把“我”读成先站好再去追的人，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份个人奋斗的计划书。

◆

56

第56章

《歌罗西书》：“万有也靠他而立”与“新人渐渐更新”

> **这一章的问题**
>
> 规条越立越密，人却一点没变；保罗说的新人，是换上的一件衣，还是一个在长的人？

◆ 一、一块合格的轴承

黎永康把那块轴承放在饭桌上，旁边是一碗没动过的汤。

他六十二岁，在无锡一家轴承厂做了三十四年质检，退休三年了。这块轴承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批样件里留下来的，内圈外圈磨得锃亮，转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一直把它放在书柜里，当个纪念。

今天下午，厂里的老同事郜明打来电话，说的是一件旧事。

六年前，有一批出口的轴承，各项指标都在公差里，是黎永康签字放行的。今年对方工厂整理设备故障记录，发现那一批里有十几只，用到第五年就开始出异响，比别的批次早了两年。查下来，是钢材里某种微量元素的批次波动，当年的检验标准里没有这一项。

“没有人怪你，老黎。”郜明说，“标准里没有，你按标准放的，一点错都没有。”

挂了电话，黎永康一个人坐了很久。

他这辈子信的就是标准。标准是一把尺，量得出来的，就合格；量不出来的，他不管。他做质检三十多年，没有放过一件不合格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在不合格的报告上手软过。

他妻子芮素珍从厨房出来，看他盯着那块轴承，就把她那本每天读的圣经推到他面前，翻开一页，指着一句给他看。她信主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没怎么上心。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西 2:20–21）

他读了两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他觉得这句话像在说他。一条一条，都是“不可”。

他往下翻，又看见一句：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3:10）

“渐渐更新”。他想，一块轴承出了厂，就定型了，不会再“渐渐”变好。人呢？

◆ 二、一座小城里的大争论

歌罗西是小亚细亚吕家谷里的一座小城，离老底嘉和希拉波立不远。到保罗的时候，它已经没落了，比不上它邻近的两座城〔待核〕。

保罗没有去过那里。教会是他的同工以巴弗建立的（1:7）。保罗在监牢里听到消息，写了这封信，学者一般认为与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大约同时，约公元 60 至 62 年〔待核〕。和以弗所书一样，这封信是否出于保罗亲笔，也有争论〔待核〕。

信里讲的，是一股“异端”。它到底是什么，学者至今说法不一〔待核〕。从信里的字句看，大概有几样：讲“哲学和虚空的妄言”（2:8）；守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2:16）；“故意谦虚、敬拜天使”（2:18）；还有一套“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

保罗对付这股东西，用的不是另一套更好的规条。他先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讲基督是谁。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 1:17）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 3:10）

◆ 三、宇宙的基石，与一次换装

1:15–20 这一段，是新约里最宏大的一首基督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1:15–17）

这段诗在古代教会里分量极重。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前后，正统派和亚流派都要引它〔待核〕。亚流派读“首生的”，说基督是神第一个造出来的被造物；正统派说，“首生的”是位分上的居首，不是时间上的被造，后面紧接着就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靠他而立”，原文 synestēken，意思是“站在一起”“维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待核〕。传统读法读成一个宇宙论的宣告：基督是万物

的基石，是托住世界的那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由此讲“护理”：神不只是造了世界，还一刻不停地维持着它。离了他，万物一刻也站不住。

到了近代，这节经文还被一些基督徒科学家读进了自然律里。宇宙为什么有秩序，为什么可以被测量、被认识？因为万有都在基督里“立”着〔待核〕。

3:10 的“穿上新人”，传统读法也很清楚。前一节说“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3:9）。脱下旧衣，穿上新衣。信主就是一次换装。接着保罗列了要穿上的新衣：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3:12）。这是成圣的清单。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基督颂的宇宙论读法，守住了信仰的分量。基督不是一位地方小神，不是许多天使中的一位，他是托住万有的那一位。这一条，正是对付歌罗西异端的要害：天使不必拜，因为天使也是“靠他造的”。

第二，护理的读法让世界的每一刻都有了根。早上太阳升起，水往低处流，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被托住的。

第三，换装的读法有一个清楚的次序：先脱后穿，先信后行。一个人不能一边穿着旧衣、一边说自己是新人。

◆ 四、“不可”越多，人越不变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2:21–23：

“‘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最后一句是关键：“毫无功效”。

规条立了一条又一条，人照着守，守得很严，“苦待己身”。规条这一头是越来越密，越来越硬；人那一头，却一点没变。情欲还在，“毫无功效”。

这就是本卷的缝：**一套越立越密的规条（理念符号固化成禁令），和守规条的人身上那个不变的旧我（自我符号）对不上；规条越硬，人越不长。**

保罗在 2:17 用了一个很准的比喻：“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规条是影子。影子可以描得很细，可是描一个影子，那个人不会因此长大。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把 1:17 读成一个宇宙论的宣告，读得很高、很远：基督是宇宙的基石，托住星辰与原子。可是读得太高，这一节就离开了歌罗西那几个守着“不可摸”的人。好像这首诗讲的是天文，和他们的饭桌无关。

它把 3:10 读成一次换装，一脱一穿。可是一次换装就完成了，“渐渐”两个字就没地方放了。

两处读法都有一样东西没接上：规条为什么“毫无功效”？如果新人只是另一套衣服、另一张清单，它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又有什么两样？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靠他而立”说的不是一块基石，是一张把一切维系在一起的场；“新人”不是一件新衣，是一个在这张场里渐渐长的人。

◆ 五、立着的，是连在一起的

先读 1:17 的“立”。

synestēken，前缀 syn- 是“一起”，后面是“站立”。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放在一块石头上”，是“站在一起”。

这和本书第 51 章说的爱是同一个样子。爱是势能，是结构的动力；爱是场，有连接、次序、结构。一张场的特点，就是每一点都被别的点拉着，没有一个点是自己站住的。

所以“万有也靠他而立”可以读成：万有不是一堆各自站着的东西，是在他里面被拉在一起、连成一个整体的。他不是最底下那块石头，他是那张让一切站在一起的网。

接下来两节把这张网拉到了人中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1:18、20）

“和好”。立着的，是连在一起的；连不起来的，就要和好。宇宙论和饭桌，在这首诗里本来是一件事。

规条为什么没有功效。

再回到那条缝。

“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守的。每一条都是给一个单独的人立的界线：你别碰这个。它管的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之间的距离。

可是“靠他而立”说的是另一件事：一切是靠连在一起才站得住的。

规条把人一个个隔开，每人守着自己那一圈“不可”。它能拦住手，拦不住心；能让人站得很直，不能让人长。因为长，要在一张场里长。

保罗在 2:19 说那些守规条的人“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筋节”“联络”“长进”。又是这一串字。和以弗所书 4:16 几乎一样，见第 54 章。人是在关节上接起来、在一张场里长起来的，不是一条一条“不可”堆出来的。

新人，是长的。

现在读 3:10。

“渐渐更新”，原文 anakainoumenon，现在分词，被动语态〔待核〕。现在分词，说的是一直在进行；被动，说的是被更新，不是自己更新。

所以这一句不是“你换上了新衣”。是“你穿上的这一个，正在被一直更新”。

一件衣服穿上就完了。一个新人穿上，才刚开始。

“在知识上”，原文 eis　epignōsin，“朝着认识”〔待核〕。更新有方向，朝着一种越来越深的认识走。这就是望，是动能，次序的动力：一条往前走的路。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这是回到创世记 1: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保罗把人重新放回了第一次创造的那一刻。新人不是在旧人身上打一块补丁，是一次新的开场。

接着一节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3:11）

“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一张场：既托着全体，又在每一点上。这一节，正好把 1:17 的“万有靠他而立”落到了一群具体的人身上。

补满的是什么。

1:24 有一句很难读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基督的患难有缺欠吗？这一句让历代解经家都很为难。发现学的读法多半说：基督赎罪的工作已经完全，这里说的“缺欠”，是教会在世上还要经受的苦难，保罗替众人多担一些〔待核〕。

这个读法是对的，它守住了十字架的完全。

可是从这一章的场来读，还能多看见一层。一张场不是一次拉起就永远不动的。它要一处一处地连，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接。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张场拉了起来；保罗在监牢里受的苦，是这张场在歌罗西、在老底嘉、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中间，又被接上了一处。

“补满”，不是补十字架的不足，是这张场还在往外长。

根里生出来的，才站得住。

2:6–7 还有一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生根”“建造”“坚固”“增长”，四个字连着用。前两个是树和房子，后两个是骨头和身量。

根，是一棵树和土连在一起的地方。一棵树站得住，不是因为它的干直，是因为它的根抓着土。规条能让人站得很直，可是那是一根插在地上的竿子，没有根。

穿上的是什么。

最后读 3:12–14 那张“新衣”的单子。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联络全德的”，原文 syndesmos tēs teleiotētos，“使之完全的那条带子”〔待核〕。

这和 2:21 的规条是两样东西。规条是一条条“不可”，把人隔开。这一张单子上，每一样都是向着别人的：怜悯谁，包容谁，饶恕谁。最后用一条带子把它们捆在一起，那条带子是爱。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是一个渐渐更新的新人。它不是又一套更好的规条，是从规条的影子里走出来，在一张把万有连在一起的场里，一天一天地长。

◆ 六、一件新衣，还是一个长的人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万有也靠他而立”	基督是宇宙的基石，护理托住万物	synistēmi 站在一起；一张让一切连在一起的场，不是底下的一块石头
“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位分居首（正统）或第一个被造（亚流）	一切都朝着他排出次序；和好是这张场在人中间的样子
“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	歌罗西异端的苦修规条	缝：规条越立越密，人越不长；理念固化成禁令
“毫无功效”	人的规条无法胜过情欲	规条一个个隔开人，能拦手不能长人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	旧约礼仪预表基督	描影子描得再细，那个人不会因此长大
“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教会靠元首合一	人在关节上接起来、在场里长；见第 54 章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信主时换上的新身份	现在分词、被动：穿上的这一个正在被一直更新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爱是众德之首	syndesmos 一条带子，把向着别人的每一样捆在一起

◆ 七、尺子量不出来的那一项

那天晚上，黎永康把那块轴承放回了书柜。

他睡不着，起来又把歌罗西书读了一遍。读到“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他停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这三十四年。标准是一把尺，一条一条，都是“不可”：内径不可超差，圆度不可超差，硬度不可低于多少。他守得很严，一条没破过。那一批轴承，按尺子量，一点毛病都没有。

可是那十几只还是早坏了两年。

尺子量不出来的那一项，他从来不管。他一直以为，管好尺子量得出来的，就是把事情做好了。

第二天，他给郜明回了个电话。他说，他想去厂里看看那几只坏了的轴承。

郜明有点意外，还是答应了。

他去了。几只拆开的轴承摆在检验台上，滚道上有很细的剥落。年轻的质检员卞晓棠在一旁记录，二十出头，是他退休后才进厂的。

他看了一个多钟头，没多说话。临走的时候，他跟卞晓棠说，这一批钢材的炉号，他记得是哪个钢厂的。当年他就觉得那个钢厂的料，车起来手感有点“脆”，可是标准里没有这一项，他就没往报告上写。

“手感？”卞晓棠有点愣。

“嗯。”他说，“尺子量不出来的，手有时候知道。”

后来厂里在进料检验里加了一项抽样的疲劳试验。这不是他提的，是卞晓棠和几个年轻人查了半个月的资料，自己写的方案。他们来问过他几次，他把那些年对各家钢厂的印象，一样一样说给他们听。

那天回家的路上，他想起那句“渐渐更新”。他六十二岁了，以为这辈子早就定型了，像一块出了厂的轴承。可是这一个月，他头一回发觉，他心里那把只管“不可”的尺子，松了一点。

这不是他在一夜之间想通了什么，也不是退休老人终于看开了。是那十几只早坏的轴承、那通电话、那个愣了一下的年轻人，在他和一间他以为再也回不去的检验室之间，显出了一个还在长的老质检员。

带走的话

万有不是靠一块基石立着，是靠连在一起立着；新人不是换上的一件衣，是一直被更新的一个人。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靠他而立”关成一句宇宙论宣告、把“新人”关成一次换装；发生学打开了一张把人连起来的场，和一个在场里渐渐长的人。
- 把新人读成另一套更好的清单，“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就换了个名字回来，发生又被收回成了规条。

◆

57

第57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命令，还是一种运行？

> **这一章的问题**
>
> 一群刚信主就在大难里被挤压的人，怎么会有喜乐？那三句吩咐靠什么做到？

◆ 一、凌晨三点的走廊

关慧芳推着护理车，从三楼走廊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用了四分钟。

这是新加坡东部一家护理院，她做护工十一年了，今年五十四岁。夜班十二个钟头，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凌晨三点是她最熟的时刻：每两个钟头要给卧床的老人翻一次身，查一次尿布，看一眼氧气。

今晚三零七床的萧伯伯不太好。他九十一岁，中风第三年了，不能说话。他的手一直在抖，抓着床栏不放。她给他翻身，他的手就抓住了她的袖子。

她在床边坐了二十分钟，让他抓着。

护士站的墙上贴着一张院里的告示，是院长在新年时贴的，三行字，中英文并排：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她每天经过这张告示好几回。她是基督徒，这三句她也背得出。

可是凌晨三点，在一个抓着她袖子不放的老人身边，“常常喜乐”四个字，她读不出来。她不喜乐，她累。她的腰从上个月开始疼，她女儿下个月考试，她这个月又少了两个周末的假。

她想，这三句是命令吗？如果是命令，她今晚又没做到。

萧伯伯的手慢慢松开了。他睡着了。

她站起来，替他把被子掖好。走出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老人的呼吸平稳下来了。

她推着车往下一间走。那一下，心里好像轻了一点。说不上是喜乐，是一种很安静的东西。

◆ 二、一封最早的信

帖撒罗尼迦前书，很可能是新约里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学者一般定在公元 50 或 51 年前后〔待核〕。

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大城，罗马行省的首府，在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上。保罗在这里只待了不长的时间，按使徒行传的记载，大约讲了三个安息日（徒 17:2），就因为一场骚乱被迫连夜离开（徒 17:5–10）。

他走得很急，留下一群刚信的人。他一直挂心他们，派提摩太回去看。提摩太带回来好消息：他们没有散。保罗就写了这封信。

信里说他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1:6）。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前 1:3）

◆ 三、三条命令，一组美德

5:16–18 这三句，在释经史上多半读作三条命令。

动词都是命令语气〔待核〕。保罗在这封信的末尾，列了一串简短的嘱咐：要敬重劳苦的人，要彼此和睦，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5:12–15）。接着就是这三句。照这个读法，它们是基督徒生活守则里的三条。

“不住的祷告”引出了一条很长的解经史。四世纪的修道士们问：人要吃饭、要睡觉、要干活，怎样才能“不住地”祷告？一种回答是心里一直默念一句短祷〔待核：东方教会的耶稣祷文传统〕。奥古斯丁回答说，不住地祷告就是不住地渴慕；心里一直有那份渴慕，嘴上停了，祷告也没停〔待核出处，约在致普罗巴的信〕。

1:3 的三个短语，传统读法则读成信、望、爱三德的最早出处。保罗写林前 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比这封信晚好几年。这里是三样东西第一次排在一起〔待核〕。解经家多读成：信心生出行为，爱心生出劳苦，盼望生出忍耐。三种美德，各有各的果效。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读作命令，守住了一样要紧的东西：喜乐和感恩不是看心情。心情好就喜乐、心情坏就不喜乐，那不是信仰，是天气。

第二，“不住的祷告”的解经史，把祷告从一个固定的时段，扩到了整个生活。修道士在织篮子、种地的时候也在祷告。这一条，把神圣带进了日常。

第三，1:3 读成三德的起点，让后来的林前 13 章有了根。信望爱不是保罗晚年才想出来的一首诗，是他从一开始就带在身上的东西。

◆ 四、在大难之中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1:6：“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大难”，原文 thlipsis，是压、挤的意思〔待核〕。帖撒罗尼迦的初信者在被挤压。2:14 说：“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3:3 保罗说他派提摩太去，“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

一边是真实的大难，一边是“喜乐”。一个才信了几个星期的群体，带头的人连夜逃走了，邻居和本地人在为难他们。

这就是缝：**一群刚结晶的信徒（新自我符号还很嫩），在挤压之中（现实很硬）；按常理，嫩的会被挤碎。可是他们没有碎，而且在挤压当中有了喜乐。**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把 5:16–18 读成三条命令。命令有一个结构：先有一个发令的，再有一个听令的；听令的人去执行，执行了算做到，没执行算没做到。

可是 1:6 写的喜乐，不是谁执行出来的。它是“蒙了”的，是在大难之中被给的。

命令的读法也让 1:3 变成了三张考核表：你的信心有没有工夫，你的爱心有没有劳苦，你的盼望有没有忍耐。

可是保罗在 1:3 写的不是考核，是“记念”。他是在感谢，说他看见这三样在他们身上正在做工。

还有一层。命令的读法，常常把这三句从它们的上下文里剪出来，单独贴在墙上。可是 5:16 前一节是“总要追求良善，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5:15），后一节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三句夹在一群人怎样彼此相待、一股火怎样不被浇灭之间。贴到墙上，它就只剩一个人对着一张告示了。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5:16–18 不只是三条要人执行的命令，是 1:3 那三股力在日子里运行的样子。

◆ 五、三股力在做功

先读 1:3 的三个短语。原文每一个短语都是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后面一个修饰前面一个：

“信心的工夫”，ergon tēs pisteōs；“爱心的劳苦”，kopos tēs agapēs；“盼望的忍耐”，hypomonē tēs elpidos〔待核〕。

前一个名词，“工夫”“劳苦”“忍耐”，全是做功的字。“工夫”是做出来的事；“劳苦”是累到出汗的那种辛劳；“忍耐”是压在下面不走开，原文是“留在下面”的意思。

后一个名词，“信”“爱”“望”，是那股力的源头。

所以这三个短语可以直接读成：信在做功，爱在做功，望在做功。

这和第 51 章讲的是同一套说法：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信心的工夫：连接在做功。

信是内能，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

保罗在 1:9 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离弃，是一根旧连接被拆开；归向，是一根新连接接上。接上了，还要一直撑着，撑住不断。这就是“工夫”：一根连接，被一天一天地接着、撑着，不让它断。

3:8 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站得稳，就是连接度够了。

爱心的劳苦：结构在做功。

爱是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是结构的动力。

4:9–10 保罗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一个群体从一座城里，把爱拉到了整个马其顿。这是一张场在长，它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同一个结构里。场要长，就要劳苦。劳苦是那张场拉住人的时候，人身上出的汗。

盼望的忍耐：次序在做功。

望是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是次序的动力。

4:13 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有人死了。这在一个盼主快来的群体里，是一场很大的对不上。保罗给他们的，是一个次序：先是睡了的人复活，后是活着的人被提，“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4:16–17）。什么先，什么后，往哪里去。

有了次序，忍耐才有可能。“忍耐”是留在下面，在压力底下不走开。一个人知道这条路往哪里去，才留得住。

三股力要付代价。

这三个短语还有一处要看准：工夫、劳苦、忍耐，没有一个是轻的。

本书第 3 章讲过能量律：一个符号的结晶，要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免费得来的东西结晶不了。

帖撒罗尼迦人的信、望、爱，就是在大难的挤压里一点一点付出来的。保罗在第二章写自己也是这样：“弟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2:9）

昼夜做工。保罗白天织帐棚，晚上讲道。他传的福音，不是一份免费发出去的传单，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力气熬出来的。

他还用了一个很软的比喻：“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2:7）

一个母亲喂孩子，是最费力气的事，也是最不算账的事。那张场，就是这样被拉起来的。

三能做功，才有喜乐。

现在回到 5:16–18。

“常常喜乐”，是那张场一直被拉着的样子。不是一个人自己鼓起来的情绪，是被一张爱的场托住时，心里那一下轻。

“不住的祷告”，是那根连接一直没断的样子。不是嘴里一刻不停地说，是一根线一直接着，人走到哪里，线都在。

“凡事谢恩”，是那条路一直有方向的样子。凡事，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谢恩，是在每一件事里看见它在一条路上排着的位置。

所以这三句，既是命令，也是运行。

保罗在 5:18 下半句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旨意不是一份交给人去完成的任务书，是一股已经在运行的力，要人留在里面。

5:19 紧接着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原文 sbennyte，是灭火的那个字〔待核〕。火已经在烧了，别把它浇灭。

谁在做。

最后一处，5:23–24：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他必成就”。

这是本书第 55 章读过的那件事：作成得救的工夫，是神在心里运行。在帖撒罗尼迦这封最早的信里，保罗已经这样写了。三股力在你们身上做功，源头那一端是信实的。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就是 1:3 这三个短语：信心的工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三个抽象的字（理念），落进一群被挤压的人身上（自我），再从帖撒罗尼迦长到整个马其顿（现实）。

◆ 六、三条命令，还是三股力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要常常喜乐”	基督徒应当遵守的命令	被爱的场托住时心里的那一下轻；既是命令，也是运行
“不住的祷告”	心里一直默祷或一直渴慕	那根连接一直没断，人走到哪里，线都在
“凡事谢恩”	无论顺逆都要感谢神	在每一件事里看见它在路上排着的位置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信心所做的工夫”	信心生出行为	信＝内能，连接的动力：一根连接被一天天撑着不断
“爱心所受的劳苦”	爱心生出辛劳	爱＝势能，结构的动力：场在长，劳苦是人身上出的汗
“盼望……所存的忍耐”	盼望生出坚忍	望＝动能，次序的动力：知道路往哪里去，才留得住
“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苦难中仍有喜乐的榜样	缝：嫩的新自我遇上很硬的现实，却没有碎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	sbennymi 灭火；火已经在烧，别浇灭

◆ 七、早上八点的交班

早上七点半，关慧芳在护士站写交班记录。

窗外天亮了，楼下有早班的护工在推轮椅出来晒太阳。

她写到三零七床，停了一下。记录本上有一栏是“夜间情况”，她写：“凌晨三时躁动，陪伴二十分钟后入睡。”

她抬头，又看见墙上那张告示。

她想起萧伯伯抓着她袖子的那只手。那一刻她没有喜乐，她只是没有走开。二十分钟，她累，腰疼，可是她坐着没动。

她忽然想，那不就是“忍耐”吗？原文说的是“留在下面”，留着，不走开。

她刚来的头一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夜里有老人抓她，她会轻轻把手掰开，说“伯伯，我等下再来”，然后推车就走。她怕耽误下一间。那时候她心里有一张单子，几点翻身，几点换尿布，一项一项打勾。

后来有一个晚上，她掰开一位老太太的手，走出门，回头时看见老太太的眼泪顺着脸流到枕头上。那位老太太第二个星期就走了。

她留下来，不是因为她有多爱这个老人。说实话，她连萧伯伯年轻时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她留下来，是因为这十一年里，她在这样的晚上坐过很多回了。一回一回地，这件事在她身上沉了下来，不用想就会留下。

推着车走出那间房的时候，她心里那一下轻，也不是她自己做出来的。是一个老人的呼吸平稳下来了，那一下轻是从那里来的。

早班的护工庄淑仪来接班了，比她年轻十几岁，来了才半年。关慧芳把记录本交给她，说：“三零七那位，晚上要是抓你的手，就让他抓一会儿。”

庄淑仪点点头，记下了。

关慧芳走出护理院，坐上回家的巴士。她靠着窗，眼睛快闭上了。

这不是她在一个夜班里修成了“常常喜乐”，也不是她终于做到了那三条命令。是十一年的夜班、一个抓着袖子的老人、一张天天经过的告示，在她身上显出了一个留得住的人。

带走的话

信心的工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是三股力在做功；常常喜乐，是被托住时心里那一下轻。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5:16–18 关成三条要人执行、可以对照的命令，发生学打开了 1:3 三股力在日子里运行的门。
- 把“记念”读成考核，把“喜乐”读成一份要自己鼓起来的情绪，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张做不到就挨批的守则。

◆

58

第58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若有人不肯做工”：等待末日的人该怎么活

> **这一章的问题**
>
> 有人听说主的日子到了就不再做工，等末日的人，还要不要过好手上的日子？

◆ 一、第四十七个视频

庞志华把手机屏幕调暗了一格，又点开下一个视频。

这是郑州东区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晚上十一点多，客厅只开着一盏落地灯。他四十五岁，原来在一家建材公司做销售，去年秋天公司裁员，他在名单上。

失业以后，他先是天天投简历，后来改成两天一投，再后来一个星期也投不了一封。

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刷一类视频。标题都很像：“末日倒计时”“这三个征兆已经应验”“最后七年开始了”。有人拿新闻配经文，有人画时间线，有人算日子。一个接一个，算法知道他爱看，就源源不断地推给他。

今晚是第四十七个。视频里的人语速很快，说主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切都要结束了，你还在为那些世上的事操心吗”。

他觉得这话说中了他。

工作没了，房贷还剩十二年。如果一切都要结束了，那这十二年，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卧室门开了，妻子幸丽云站在门口，没开灯。她在一家幼儿园做保育员，明早六点要起。

“你明天去不去那个面试？”她问。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库主管，工资比原来少三成。

他没有回答。

她站了一会儿，回屋了。门没关严。

他把视频关了，屏幕上跳出一段推荐的经文，是某个读经软件推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后 3:10）

他愣了一下。他从没读过这一句。

◆ 二、第二封信，为一个误会

帖撒罗尼迦后书，写给的还是第 57 章那座城里的那群人。若是保罗所写，大概在前书之后不久〔待核：约公元 51—52 年；本书作者问题学界有争论〕。

前一封信讲过主的再来：主要从天降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活着的人要被提（帖前 4:16–17）。保罗还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帖前 5:2）。

这几句话在那座城里引出了一场误会。

有人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2:2 说他们听到了一些消息，“或借着灵，或借着言语，或借着冒我名的书信”。有人甚至冒用保罗的名字写信。

于是有一些人不干活了。3:11 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后 3:10）

“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帖后 2:2）

◆ 三、末世的时间表与工作伦理

2:3–12 是这封信最难读的一段。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2:3）；还有一个“拦阻的”，要等他被除去（2:7）。

这一段的解经史，几乎就是一部末世论的历史。“沉沦之子”是谁，历代有过许多说法：罗马皇帝、敌基督、各时代的某个当权者〔待核：历代代表性认定〕。“拦阻的”又是谁：罗马帝国，罗马法，或者福音的广传〔待核：德尔图良以之为罗马帝国〕。十九世纪以后，又有一派把这一段排进一张很细的时间表里，什么先、什么后，一年一年地算〔待核：时代论的相关排法〕。

3:10 的读法则走了另一条路。它被读成一条工作伦理。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清教徒一路都很看重它：劳动是神所定的，懒惰是罪〔待核〕。二十世纪有人把这句话写进了政治口号里〔待核：1918 年苏俄宪法相关条文〕，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末世论的读法认真对待了一件事：历史不是没有方向的循环，它有一个终点。这一条给了无数受苦的人一个盼望。

第二，“不要轻易动心”那一句，在两千年里拦住了不知多少回算日子的狂热。每一代都有人宣布末日就在某年某月，每一代都有解经家指着 2:2 说：不要惊慌。

第三，工作伦理的读法守住了一件很实在的事：一个群体不能让一部分人白白吃另一部分人的饭。3:8 保罗自己说他“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不是空话。

◆ 四、末日一到，日子就没了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2:2 和 3:11 连起来的地方。

一边是“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是一个理念，而且是一个极大的理念。它一来，什么都比不上它。

一边是“什么工都不做”。这是日常的现实：做饭、织帐棚、种地、挣一口饭吃。

这个理念一来，就把日常整个吞掉了。

这就是本卷的缝：**一个巨大的理念（主的日子到了），压倒了日常劳作这个现实；不是两边对不上之后有新东西结晶，是理念一头把现实一头吃掉了。**

所以这一卷写的是固化：理念吞掉现实，凝在那里，不回写。

“专管闲事”这几个字也有分量。原文是一个文字游戏：mēden ergazomenous alla periergazomenous，“不做工，只做闲工”〔待核〕。人没有停下来，他们一直在忙，忙的是别人的事、末日的事、征兆的事。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末世论读法，把 2:3–12 读成一张时间表，去算那张表上的每一站。可是一张时间表读得越细，那个理念就越大，日常就越小。这正是帖撒罗尼迦那些人身上发生的事。

工作伦理读法，把 3:10 读成一条规矩：不干活就没饭吃。这一条是对的。可是它把这句话从末日那个处境里拿了出来，变成了一条什么时候都适用的社会规则。

两条读法，一条读上半截，一条读下半截，都没有把两截连起来读。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保罗说的不是“末日的事很重要，工作的事也很重要”，他说的是：等待本身，就要在做工里长出来。

◆ 五、等待是一条有次序的路

先读 2:2 的“动心”和“惊慌”。

“动心”，原文 saleuthēnai，是被摇晃，像船在浪里被晃〔待核〕。“惊慌”，原文 throeisthai，是被惊吓的那种乱〔待核〕。

一个理念大到压倒一切的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被晃，被吓。不是想得太多，是站不住了。

保罗的回答，不是给他们一张更准的时间表。他给的是一个次序：“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2:3）。他不是说“别想末日了”，是说“末日有它的次序，不是今晚”。

本书第 51 章说，望是动能，是次序的动力：什么先，什么后，往哪里走。

帖撒罗尼迦那些人的毛病，不是太有盼望，是把望的次序弄坏了。他们把“终点”当成了“现在”，于是中间那一段路就没了。没有路，望就不再是动能，成了一个凝住的点。

做工，是在路上走。

再读 3:10–12 连起来：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安静做工”，原文 meta hēsychias ergazomenoi〔待核〕。“安静”和“惊慌”正好相反。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不干活就没饭吃”。它说的是：被晃、被吓的人，要回到一件安静的、手上的事里去。

做工，就是在路上走。一针一线，一块砖一块砖，每天的那一点点。这是望的动能落在日子里的样子。望不是坐在山顶上等，是在去山顶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

3:13 保罗接着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又是“行”。

保罗自己做给他们看。

3:7–9 保罗回头提自己：“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这一句很要紧。保罗说他有权柄吃他们的饭，他没有用。

一个人传讲主的日子要来，自己却昼夜织帐棚。在他身上，那个巨大的理念和日常的劳作是同时在的，谁也没吞掉谁。他在等，也在做工。

这就是那个结晶的样子：不是先有一套正确的末世论，再推出一条工作规矩。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盼望和手上的活长在了一起。帖撒罗尼迦人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人，不是一条规条。

不要当仇人。

3:14–15 还有一句很要紧的话：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对那些不做工、专管闲事的人，保罗没有说“把他赶出去”。他说“要劝他如弟兄”。

那张场不撤。爱是势能，是结构的动力。一个被大理念晃得站不住的人，最要紧的不是被批评，是还有一张网拉着他，让他回得来。

结晶出来的是什么。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是一样很平常的东西：在等待中照常做工。

它不是一条新理念，是一个很小的现实符号：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去做手上的事。可是这个小小的现实符号，正好接住了那个巨大的理念，让它不再吞掉日子，而是住进日子里。

第 46 章讲过马可福音的种子：“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 4:27）种地的人不知道种子怎样长，他只是照常睡觉，照常起来。等待和做工，本来就是一件事。

◆ 六、一张时间表，还是一条在走的路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一种错误的末世教导	缝：一个巨大的理念压倒日常现实，把现实吞掉
“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不要被假教师迷惑	saleuō 被晃、throeō 被吓：理念大到人站不住
“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末世时间表上的一站	保罗给的是次序，不是日期；望＝次序的动力
“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懒惰的信徒	不做工，只做闲工；人一直在忙，忙的是不在路上的事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普遍的工作伦理	等待本身要在做工里长出来；做工就是在路上走
“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自食其力	“安静”对“惊慌”：回到一件手上的事里去
“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教会惩戒的分寸	场不撤；一张网拉着，人才回得来

◆ 七、早上六点的闹钟

那天夜里，庞志华没有再点开下一个视频。

他把那句经文搜了出来，把整封信读完。三章，不长。他读到“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读了好几遍。

他想起这半年。他以为自己是在为末日做准备。可是他什么也没准备，他只是每天晚上坐在这盏灯下面，一个接一个地看，看到眼睛发酸。白天他也没闲着，他一直在手机上，可是他忙的全是别人的事：别人的预言，别人的时间线，别人的末日。

他真正怕的，不是末日来，是那份比原来少三成的工资，是去那个仓库面试，站在一群比他小十几岁的人中间。

末日比那个仓库好对付。末日一来，那些都不用面对了。

他想起前几天在楼下碰见邻居宓大爷。宓大爷七十多了，每天早上在小区门口修自行车，一修三十年。那天宓大爷问他：“小庞，最近忙啥呢？”他说在家里歇着。宓大爷没多问，递给他一把扳手，让他帮着按住一只轮子。

他按了十来分钟。轮子修好了，宓大爷拍拍他的肩，说：“手上有点活，人就不慌。”

他那时候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句话和那封信里的“安静做工”，说的是同一件事。

他把手机放下，走到卧室门口。妻子已经睡了，闹钟定在早上六点，放在床头柜上。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只闹钟。

第二天早上，他跟着妻子一起六点起了。他去面试了。

仓库主管的活，他做了两个月。很累，搬货、排班、跟司机吵架，晚上回来倒头就睡，没空看视频了。

那个读经软件还在他手机上。有一天午休，他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最后一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3:16）

“随时随事”。他想，平安原来不是等末日来了才有，是在随时随事里，在搬一箱货、排一张班的时候给的。

这不是他想通了末日的道理，也不是他突然决定振作起来。是一段失业、四十七个视频、一只定在六点的闹钟，在一个仓库里，显出了一个又开始走路的他。

> **带走的话**
>
> **主的日子不是让人停下的理由；等待本身，要在每天手上的那一点工里长出来。**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2:2 关进末世时间表、把 3:10 关成一条普遍的工作规矩，发生学打开了“等待就是在路上做工”的门。
- 把望读成一个已经到站的终点，路就没了；末日吞掉日子，发生就被收回成一张等着应验的表。

◆

59

第59章

《提摩太前书》：操练敬虔：敬虔是品质，还是练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

以弗所满是没完没了的家谱和辩论，保罗为什么偏用体育场的词，叫人去练敬虔?

◆ 一、一个只买课不来练的会员

涂晓东把最后一组哑铃放回架子上，看了一眼手机。

晚上九点四十。长春一家连锁健身房，他做私教六年了，今年三十三岁。这个点，馆里只剩几个下了夜班来练的人。

微信里有一条会员的消息，是他的学员程子墨发来的。程子墨三十八岁，做投资的，去年办了一张两年卡，买了五十节私教课。到现在，上了七节。

消息是一段很长的话。程子墨说他最近看了一个健身博主的课程，讲“高效燃脂的底层原理”，听完觉得自己以前的方法全错了。他想停掉私教课，换成那个博主的线上营，“先把理论搞懂，再来练”。他还发来一张截图，是那个博主的课程目录：激素、代谢、训练分化、营养周期，一共一百二十讲。

涂晓东盯着那张目录看了很久。

他想起程子墨第一次来上课，做了三个深蹲就蹲不下去了，膝盖往里扣，脸憋得通红。后来六节课，他一点一点地教他把膝盖打开、把重心放到脚跟。第七节课，程子墨第一次做完了一组标准的十五个。

那之后，他就没再来。

涂晓东是基督徒，在教会里负责青年小组。他回到更衣室，打开那本放在柜子里的小本圣经，翻到这周小组要读的一段：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4:7–8）

他读到“操练”两个字，停住了。

他每天的活就是操练身体。保罗说这“益处还少”。可是保罗用的，偏偏是同一个词。

◆ 二、一封写给年轻人的信

提摩太前书，是一封写给一个人的信。

提摩太是保罗最亲的同工，保罗叫他“因信主作我真儿子”（1:2）。他母亲是犹太信徒，父亲是希腊人（徒 16:1）。这封信写给他的时候，他正留在以弗所照管教会。

这封信、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十八世纪以后被合称为“教牧书信”〔待核：此名的起始年代〕。这三封信是否出于保罗亲笔，是新约学里争论最久的问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是保罗身后的门人以他的名义所写，大约在一世纪末〔待核〕；也有许多学者坚持是保罗晚年所写〔待核〕。本书不在这里断这桩公案，只读经文本身。

信里讲的，是一个教会怎样过日子：谁可以做监督和执事，怎样对待寡妇，有钱人该怎样。还有一样一再出现的麻烦，就是“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1:4）。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 4:7–8）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 6:6）

◆ 三、一种好品质，和一份好名声

“敬虔”这个词，原文是 eusebeia。它在教牧书信里出现得特别多，在保罗其他书信里却几乎看不到〔待核：出现次数〕。

这个词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里很常见。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神明、对祖先、对父母、对城邦，有一份该有的敬重，按规矩尽该尽的本分〔待核〕。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好公民，一个好儿子，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所以传统读法多半把敬虔读成一种品质：一种内在的、敬畏神的心，外面显为端正的生活。3:16 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后面是一首基督颂：“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接在荣耀里。”敬虔的根，在基督里；敬虔的样子，在生活里。

第三章列了做监督的资格：无可指摘，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3:2）。传统读法把它读成一张品格清单，也是一份好名声：教会的领袖，要先让外人挑不出毛病（3:7）。

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传统读法读成一种比较：身体的锻炼有一点好处，可是属灵的锻炼好处大得多。重心在后一半。

这条读法对在哪儿，要说足。

第一，它把敬虔落到了生活上。一个人说自己敬虔，在家里不尽本分，在外面名声很坏，这条读法会照出来。5:8 说得很重：“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第二，那张品格清单护住了教会。一个群体选领袖，不看口才、不看恩赐，先看这个人在日子里是什么样子。这一条在两千年里拦住了许多会说不会活的人。

第三，“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的比较读法，守住了次序：身体要紧，可是不能把它当成最要紧。

◆ 四、讲得越多，练得越少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1:4–7 和 4:7 连起来的地方：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1:4）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1:6–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4:7）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毛病。不是不讲道理，是道理讲得太多了。家谱一代一代地排，无穷无尽；话一句一句地辩，“只生辩论”。讲的人很热闹，可是“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

这就是本卷的缝：**理念在空转。一套又一套的话语、家谱、辩论（理念符号）越来越多，却不落到任何人身上（自我符号），也不长出任何日子里的样子（现实符号）。**

6:4–5 把这种空转的样子写得更细。说这种人“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词”；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以及“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

辩得越多，人越坏。理念在空转，转出来的是嫉妒和分争。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它把敬虔读成一种品质，一种内在的心。品质是“有”的：你有，或者你没有。

它把监督的资格读成一张清单：符合，或者不符合。

可是 4:7 用的那个动词，不是“有”，是“操练”。

如果敬虔是一种现成的品质，为什么要练？如果它是练出来的，那么一张资格清单量出来的，就不是一个人“有没有”敬虔，是一个人“练了多久、练成了什么样子”。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敬虔不是一样摆在心里的品质，是在一天一天的操练里，长进一个人身上的形状。

◆ 五、同一个词，两种场地

先读“操练”。

原文是 gymnaze，命令式；名词是 gymnasia。英语的“体育馆”（gymnasium）就是这个字〔待核〕。它的本义很具体：古希腊的年轻人在体育场里光着身子练摔跤、练跑步、练投掷〔待核〕。

所以保罗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用的是体育场里的词。不是比喻得很远的一个“修养”，是一天一天、一遍一遍、练到出汗的那种练。

4:8 接着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这句话常被读成贬低身体。可是保罗用的是同一个字：gymnasia。他没有说身体的操练是另一回事，他说那是同一种练，只是练在不同的场地上。

一个练身体的人和一个练敬虔的人，做的是同一件事：一遍一遍地重复，让一个动作从要想才会，变成不用想就会。

练出来的，是内能。

本书第 3 章讲过一个习惯是怎样长成的。要一遍遍地练，那是动能；要有家、有身体、有一群一起做的人托着，那是势能；练成之后，它稳稳地待在身上，不用想就会，那是内能。

内能是连接度，是断裂的难度。一个刚学会的动作，一累就散了；一个练了一千遍的动作，最累的时候还在。

所以“操练敬虔”可以这样读：用一天一天的动能，建立起一份经得起拆的内能。

本书第 51 章说，信就是内能，是连接的动力。敬虔练出来的，就是这份连接：人和神之间、人和人之间，那根一天一天被接牢的线。

为什么空转的话没用。

现在再看那条缝。

荒渺的话、无穷的家谱，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它不付动能。

一套话可以讲很久，讲得很热闹，可是讲的人不必改变任何东西。它是一种免费的理念：别人给了你一套说法，你转手说给下一个人，在谁身上都没有结晶。

本书第 3 章说过：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在说话人那里也许结晶过；在你身上，你没有付动能，它就只是信息。

这就是“只生辩论”的原因。辩论是理念和理念在碰，碰得火星四溅，可是没有一个人身上长出什么。

知足，是练成以后的样子。

再读 6:6：“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前一节是在说那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6:5）。他们把敬虔当成一个能换钱的东西。

保罗把“利”字接过来，翻了一面：真正的大利，是敬虔加上知足。

“知足”，原文 autarkeia，意思是“自足”“里面够了”〔待核〕。这个词在当时的斯多亚哲学里很有名，指一个人不靠外物就站得住〔待核〕。

练身体的人都知道，一个动作练成了，人就不再慌。他不必一直去买新课、找新方法、听新理论。他站在那里，身上已经有了。

知足不是什么都不要，是里面已经长出了一份够用的东西。这份东西不是买来的，是练出来的。

所以 6:6 和 4:7–8 是连着的：操练敬虔练出来的内能，在人身上显为知足。

练要有人托着。

4:14 保罗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一个人在体育场里练，从来不是一个人。有教练，有一起练的人，有看台上的人。

提摩太的操练也是这样。他身后有母亲和外祖母（提后 1:5），有按手在他头上的众长老，有一路带着他走的保罗。本书第 3 章说，一个习惯要长成，除了一遍一遍地练，还要有家、有身体、有一群一起做的人托着，那是势能，是一张场。

所以操练敬虔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修。它是在一张场里，一遍一遍地练。

一个年轻人怎样被人看见。

最后读 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摩太年轻，在以弗所那群辩论家中间，他可能是最不会辩的那一个。保罗没有教他去辩赢他们。保罗说：让他们看见你。

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五样都不是一套理论，是一个人在日子里练成的样子。

4:15 又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长进”，原文 prokopē，本义是砍开前面的路往前走〔待核〕。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是操练敬虔：一天一天的动能，建立起一份内能。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从一堆空转的话（理念），落进一个年轻人的日常（自我），再长成众人看得出的长进（现实）。

◆ 六、一种品质，还是一身练出来的功夫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敬虔”（eusebeia）	敬畏神的内在品质，外显为端正生活	一天天操练长进身上的形状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属灵的自我修养	gymnazō 体育场的练；动能建立内能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身体锻炼不如属灵锻炼重要	同一个字，同一种练，场地不同
“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以弗所的异端教训	缝：理念在空转，不落到人身上，不付动能
“这等事只生辩论”	异端引起纷争	免费的理念结晶不了，只是理念碰理念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敬虔的人不贪财	autarkeia 里面够了；练成以后不再慌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年轻领袖要以品格服人	不靠辩赢，靠被看见；五样都是练成的样子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属灵成熟有目共睹	prokopē 砍开前路往前走

◆ 七、第八节课

那天夜里，涂晓东给程子墨回了一条消息。

他没有劝他别买那个线上营，也没有说那个博主讲得不对。他只写了一句：“你那一百二十讲听完以后，还是要回来蹲那十五个。”

发完他有点后悔，觉得说重了。

第二天上午没有回音。下午也没有。

他照常上课。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姨在练平衡，单脚站了二十秒，高兴得像个孩子。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在练腹部，每次都要喘好一阵。他一个一个地教，一组一组地数。

晚上八点，程子墨来了，没有预约，穿着上班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运动包。

“我听了二十讲。”他说，“讲得挺好。可是昨晚你那句话，我睡觉前想了半天。”

他换了衣服，站到深蹲架前面。

第一组，膝盖又往里扣了。涂晓东没说话，伸手在他膝盖外侧轻轻点了一下。第二组好一点。第三组，程子墨做到第十二个，腿开始抖，咬着牙做完了十五个。

他蹲在地上喘了很久，抬头说：“那二十讲里，没有一讲告诉我腿会抖成这样。”

涂晓东笑了一下，递给他一瓶水。

那天之后，程子墨每周来两次。到年底，五十节课上完了，他又续了二十节。他还在听那个博主的课，有时候还会拿课上的东西来问涂晓东。涂晓东不懂的，就老实说不懂。

那一年冬天的青年小组，涂晓东带大家读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讲“操练”这个词，只讲了五分钟，然后让每个人说说，自己这一年在身上练成了什么。

有人说是每天早上读一章经，有人说是不在背后说同事坏话，有人说是每个星期给老家的母亲打一个电话。都是很小的事。

这不是他把一套属灵道理讲透了，也不是程子墨被他说服了。是一个蹲不下去的会员、一句说重了的话、一组抖着腿做完的深蹲，在一间夜里的健身房里，显出了两个都在练的人。

带走的话

敬虔不是一样摆在心里的品质，是在体育场一样的日子里，一遍一遍练进身上的功夫。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敬虔关成一种“有或没有”的内在品质、一张资格清单，发生学打开了用一天天的动能建立内能的操练场。
- 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读成两样不同的事，忘了保罗用的是同一个字，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套只讲不练的道理。

◆

60

第60章

《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写定，还是吹气？

这一章的问题

保罗临死要把话交给下一代，写下来的字留得住，吹进字里的那口气留得住吗？

◆ 一、一本没人会读的家谱

汤玉珍把那本家谱放在八仙桌上，用一块蓝布包着。

这是绍兴城东一间老台门里的堂前，晚上八点多。她八十一岁，眼睛不太好了，可是这本家谱上每一行字，她闭着眼都说得出在第几页。

家谱是线装的，竖排，毛笔小楷。最早的几页是光绪年间修的，纸已经黄得发脆。后面几页是她公公在 20 世纪 40 年代续的〔待核年份〕。最后几页是她自己续的，用的是钢笔，字歪歪扭扭，她那时候才认得几百个字。

孙女储晓雯明天一早回上海。她三十岁，在一家软件公司做产品经理。下午汤玉珍跟她说，想把这本家谱交给她。

晓雯很为难。她说：“奶奶，这上面的字我都不太认得。竖排的，又是繁体，还没有标点。我拍下来存到云盘里，好不好？存起来，一个字都丢不了。”

汤玉珍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晓雯去楼上收拾行李了。汤玉珍一个人坐在堂前，把蓝布打开，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她公公续的那几页，她停住了。那几页中间夹着一张泛黄的小纸条，是她公公写的，上面就一行字：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

她公公是这个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人。这张纸条，他夹在家谱里，夹了七十多年。

她小时候问过公公，“默示”是什么意思。公公说：就是神一个字一个字告诉写书的人，写下来，一个字也不能改。

她一直记着这句话。她续家谱也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不敢错一笔。

可是今晚，她看着孙女说的“存起来，一个字都丢不了”，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

字是丢不了了。可是有什么东西，好像会丢。

◆ 二、一封临终的信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信，至少照信里的说法是这样。

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出不去了。他写道：“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4:6–7）

和前书一样，这封信的作者与年代也有争论〔待核〕。照传统，它写在保罗殉道以前，大约公元 64 至 67 年〔待核〕。

信里满是将要分手的话。“在亚西亚的众人都离弃我”（1:15）。他叫提摩太快来，带上他留在特罗亚的外衣和书，“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4:13）。

一个老人在临终前，要把一样东西交下去。

本章的核心经文是两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后 1:6）

◆ 三、一个字也不错

“默示”这个词，原文是 theopneustos。这个字在整本新约里只出现这一次，在这封信之前的希腊文献里也几乎找不到〔待核〕。它是两个字合成的：theos，神；pneustos，从 pneō 来，“吹”“呼气”〔待核〕。

照字面，它的意思是“神所呼出的”。

释经史上，这节经文是“圣经论”的基石。

这一路读法要写足，因为它守护的东西极重。

早期教父多半相信，圣经的每一处都出于圣灵。俄利根说，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连一个小小的字母都有它的用意〔待核出处〕。奥古斯丁在给耶柔米的信里说，若在圣经里读到一处看似错误的地方，他宁可认为是抄本有误、译者译错，或是自己没读懂〔待核〕。

宗教改革提出“唯独圣经”。路德、加尔文都把圣经放在教会传统与教皇权威之上。教会的一切教导，要拿圣经来量；圣经本身，不拿别的东西来量。加尔文说，圣经的权威不靠教会认可，是圣灵在人心里内证的〔待核：《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七章〕。

十九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智和华腓德，把这一路发展成一套严密的“逐字默示”与“全面默示”的教义〔待核〕。华腓德专门研究过

theopneustos 这个字。他的结论是：这个字说的不是神把气吹进一本写好的书，而是这书本身就是神呼出来的〔待核〕。

逐字默示的意思是：神默示的，不只是思想，连字句本身都是。全面默示的意思是：不只是讲救恩的部分，是全部。

神怎样默示，这一派并不说是机械的口授。他们说，神使用了作者的性情、文笔、处境，摩西像摩西，保罗像保罗；可是最后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正是神要写下的字〔待核：此为“有机默示”一说〕。

二十世纪，一批福音派学者在 1978 年签署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待核〕。它说，圣经在原稿上，在它所论及的一切事上，都没有错误。

这一路读法守护了什么，要真心说清楚。

第一，它守护了一个人可以站立的地方。一个人在苦难里、在怀疑里、在被所有人离弃的时候，需要有一样东西是不会动的。“一个字也不错”这句话，就是在说：这里有一块石头，你踩上去，它不会塌。两千年来，有多少人是踩着这块石头，走过了最黑的夜。

第二，它守护了经文不被随意改写。如果每一代人都可以说“这一句不算神的话，那一句只是古人的看法”，经文很快就会被削成每一代人自己喜欢的样子。逐字默示是一道闸：你不能随手删掉一句你不喜欢的话。

第三，它守护了一份极深的敬重。一个抄写员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不敢错一笔，那不是死板，是敬畏。那份敬畏，让这本书一千多年来，在无数双手里传抄，却保存得这样好。汤玉珍续家谱时的那份小心，就是这份敬重。

第四，它守护了信仰的客观性。有一样不随我心情变化的东西，先于我在那里，向我说话。这一条，防住了信仰退化成自言自语。

第五，它让释经可以检验。字可考，原文可查，一个解释对不对，可以拿经文来量，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

这五样都是真的，都要守住。

◆ 四、一代人要走了

接着要走的一步，先从经文里找出那条缝。

缝在 4:6，和整封信的处境：

“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保罗要死了。他手里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下一代。这样东西不是一份遗产，是一段他和神之间、他和这群人之间的关系。

可是他自己马上就不在了。

这就是本卷的缝：**一代人要走了，话要传下去；可是说话的那一代和接话的那一代之间，隔着一场死亡。写下来的字能留下，写字的那口气留不留得下？**

1:5 说，提摩太的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三代人。2:2 又说，要把所听见的“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提摩太、忠心的人、别人：四代。

每一次交接，都是同一个难题。字能抄下来，可是信不是字。

现在回头看发现学读法停在哪里。

逐字默示读法，读的是“写定”那一端：神默示的，是一份写成的文本；它在原稿上没有错误；后人的任务，是准确地保存、准确地读出。

这一端守得极好，前面已经说足了。

可是它停在了“写定”那一刻。theopneustos 这个字，被读成了一个过去完成的动作：神从前呼了一口气，这口气凝成了字，字就定在了那里。

《芝加哥声明》说的是“原稿”。可是原稿今天一份也不在了〔待核〕，人手里有的，是一代代传抄下来的抄本。如果默示只落在原稿上，从原稿到今天的读者之间，那口气在哪里?

保罗写这句话，不是在讨论原稿的属性。他在一封临终的信里，对一个要接班的年轻人说话。他关心的是：这本书在下一代、再下一代人手里，还有没有那口气。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theopneustos 不只是“从前被呼出过”，是“一直被呼着”。

◆ 五、神吹了一口气

先读这个字本身。

theopneustos。pneō，吹，呼气。pneuma，风，气，灵。第 52 章读过，林后 3:6“精意是叫人活”的“精意”，就是 pneuma。

它最早让人想起的，是创世记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本书第 6 章读过这一节。一团尘土，本来是死的；神吹了一口气（neshamah），它就成了活人。

第 6 章说过，这口气在第 60 章还会再出现。它出现在这里。

圣经是神呼出的气。人是神吹进一口气的尘土。

两处放在一起读，意思就出来了：一卷书本来是字，是墨，是羊皮，是纸，是尘土一样的东西；神向它吹气，它就活了。

这不是说字不重要。尘土是真的，没有那团尘土，那口气吹到哪里去？逐字默示守护的，就是这团尘土：每一个字都在，一个都不能少。

可是尘土不等于活人。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尘土加上那口气。

气是一直在呼的。

再读这个字的形式。

theopneustos 是一个形容词，没有时态。它可以读成“已经被神呼出的”，也可以读成“带着神的呼气的”〔待核：学界对其主动、被动意涵的争论〕。

一口气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动作。你不能把一口气装进瓶子里存起来，呼出一口，下一口又是新的。神吹进亚当鼻孔里的那口气，也不是一次吹完、从此不用再吹的。诗篇 104:29–30 说：“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

所以 theopneustos 可以这样读：圣经是神一直在呼着的气。从前呼出过，现在还在呼。它一被读，那口气就又吹一次。

这就是本书第 5 章给“默示”定的意思：theopneustos 神呼气，每次被读又吹一次。

有益处，是吹到人身上的时候。

再读 3:16 下半句和 3:17：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教训、督责、归正、学义，四样都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归正”，原文 epanorthōsis，是把歪了的东西扶正〔待核〕。“完全”，原文 artios，是“合用的”“装备齐全的”〔待核〕。

这些“有益”，都不在书页上，在读书的人身上。一本书锁在柜子里，每一个字都是神默示的，可是它不扶正谁。只有它被读，那口气吹到一个人身上，“有益”才发生。

挑旺，就是再吹一口气。

现在读 1:6：“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挑旺”，原文 anazōpyrein，是把快熄灭的炭火重新吹旺〔待核〕。古代人生火，炭火将灭的时候，凑上去轻轻地吹，火星一闪，又着起来了。

这和 3:16 的“默示”是同一个动作：吹。

神向经文吹气，经文就活了；提摩太向身上那份恩赐吹气，那份恩赐就又旺了。

下一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1:7）“心”，原文就是 pneuma，气，灵〔待核〕。神给的，是一口刚强、仁爱、谨守的气。

跟谁学的。

再读 3:14–15：“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保罗没有说“因为你知道这本书没有错误”。他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外祖母罗以、母亲友尼基、保罗。

经文是在这张场里吹到提摩太身上的。不是他一个人对着一本书，把原意取出来。是外祖母、母亲一遍一遍念给他听，是保罗按手在他头上。爱是势能，是把人连起来的场。那口气，是在这张场里一口一口传下来的。

守住了，交下去。

最后读 4:7：“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一句常被读成：我守住了一套正确的教义。这是对的。

可是“守住”还有另一面。一个守城的人守住了城，是为了把城交给下一个人。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天上来的光照得仆倒在地（第 49 章），这口气从那时吹到了他身上；从他这里，又吹给了提摩太，提摩太再吹给忠心的人。

于是本卷结晶出来的，是两样：神所默示，就是神呼气；挑旺恩赐，就是再吹一口。它在三界之间走了一圈：一卷写下来的书（现实），一套关于默示的道理（理念），一个年轻人身上那团快熄的火（自我）。书不是死的字，道理不是锁住的教条，火也不是靠一次点着就永远烧着的。三样都要一口一口地吹。

逐字默示守住了那团尘土，一个字都不让丢。发生学读法不丢这团尘土，它只问：这团尘土，今晚有没有被吹一口气。

◆ 六、写定的书，还是呼着的气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神所默示的”（theopneustos）	神逐字写定，原稿无误	神呼气；每次被读又吹一次
与创 2:7 并读	两处各讲各的	人是吹进气的尘土，书是吹进气的字；见第 6 章
逐字默示	每一个字都是神要写的字	守住了那团尘土，一个字不丢；尘土要加上那口气才活
“原稿无误”	默示落在原稿上	原稿已不在，那口气在一代代读者身上
“都是有益的”	圣经具有教导的功用	有益在人身上发生：被督责、被扶正、被装备
“再如火挑旺起来”	不要荒废恩赐	anazōpyreō 把将熄的炭吹旺；和默示是同一个动作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教师的可靠保证教导的可靠	那口气在一张场里一代代传下来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守住了正确的教义	那口气没有在这一代断掉，交给下一个人

◆ 七、念给她听的那一晚

晓雯从楼上下来，拿着手机，准备给家谱拍照。

汤玉珍叫她坐下。“你先别拍。”她说，“我念给你听。”

她把家谱翻到第一页。光绪年间那几页，字她自己也认不全了，可是她记得公公是怎么念的。她就照着公公念的样子，一个一个名字念下去。谁是谁的儿子，谁在哪一年迁到了绍兴城东，谁在战乱里失散了，只留下一个名字，下面是空的。

念到她公公续的那几页，她停下来，讲了公公的事。讲他怎样在一个冬天信了主，怎样把那张写着经文的小纸条夹进家谱里，怎样每年清明，祭完祖回来，在这张八仙桌前给一家人念一段圣经。

念到她自己续的那几页，她笑了，说：“你看我这个字，丑死了。”

晓雯一直没说话。

念到最后一页，是晓雯父亲的名字，下面是晓雯的名字，是汤玉珍十年前加上去的。名字旁边空着，什么也没写。

“这里以后你自己写。”汤玉珍说。

晓雯低着头，看了很久，问：“奶奶，那张纸条上的话，是什么意思？”

汤玉珍想了想。她想起公公那句“一个字也不能改”。她续家谱时，确实一个字也没敢改。

可是她今晚忽然知道了另一样东西：这本家谱活着，不是因为它一个字都没错。是因为她公公念给她听过，她今晚又念给了孙女听。

“字一个都不能丢。”她说，“可是光存着不行。要有人念。”

那天夜里，晓雯还是给家谱拍了照，存进了云盘。拍完，她用手机录了一段音，是奶奶念家谱的声音，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个多钟头。

第二天一早，她把那本线装的家谱用蓝布包好，装进了行李箱。那张小纸条，她抽出来，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

这不是晓雯被奶奶说服了，也不是汤玉珍在一个晚上想通了“默示”的道理。是一本发脆的家谱、一张夹了七十年的纸条、一个老人一字一字念出来的声音，在一张八仙桌两边，显出了下一个续家谱的人。

那口气，在这一家又吹了一次。

本书从第一页起，问的就是这件事。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带走的话

圣经是神所呼出的气：逐字守住那团尘土，读的人身上再吹一口，它才又一次成了活的。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theopneustos 关成一次写定、一份锁在原稿里的无误文本；发生学打开了神一直在呼、每读一次又吹一次的门。
- 把“默示”读成只落在已不存的原稿上，把“挑旺”读成另一件不相干的事，发生就被收回成了一次存档。

◆

61

第61章

《提多书》：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

> **这一章的问题**
>
> 被一句话定了型的人，“重生的洗”是一次洗定，还是在旧标签底下重新长出来？

◆ 一、“你们那个厂出来的”

管宇航二十六岁，在佛山做数控车床。他在一家老厂干了六年。那家厂在行内名声不好，几年前出过一批不合格的阀门，上过本地新闻。

周四下午，他去新公司办入职。人事主管翻着他的简历，笑了一下：“那个厂出来的啊。我们这边查得严，可不比你们那儿。”

话不重，他却一直记到晚上。

回去的地铁上，他想起老厂里的师傅。师傅叫骆长顺，干了三十年钳工，手上那点活全车间没人比得上。出事那年，骆师傅不在那条线上，可他出去喝喜酒，也被人问：“你们那批阀门怎么回事？”

一个厂的名声，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干得好的、干得差的，都是“那个厂的”。

出租屋里，他把旧工牌放在桌上。新工牌还没发，旧的那张背面还贴着车间编号。他打开手机里的读经计划，今天排的是《提多书》。

读到第一章，有一句停住了他：“革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多 1:12）

一个岛上的人，被一句话定了型。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往下读。读到第三章，有一句“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他问自己：一个被定了型的人，真能重新来过吗？还是换一张工牌，旧厂名照样跟着走？

◆ 二、写给海岛上的一封短信

《提多书》只有三章，是保罗写给同工提多的。提多留在地中海的革哩底岛，就是今天的克里特岛。保罗留他在那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

信不长，讲三件事：选什么样的人作长老；老年人、少年妇人、少年人、仆人各该怎样过日子；信徒在外人面前怎样做人。

传统把它和提摩太前后书合称“教牧书信”。作者与写作年代，学界有争论〔待核〕；本书照经文所署，称保罗。

革哩底在古代地中海的名声不好。希腊人当时有个动词，从岛名变来，意思就是“撒谎”〔待核〕。岛上教会是新的，信徒多半是本地人，也有犹太人；信里提到“那奉割礼的”在其中搅扰（多 1:10）。

所以这封信面对的，不只是几个坏人。它面对的是一整个岛的名声，和这名声在信徒自己身上留下的影子。

全信反复出现两个词。一个是“纯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教训；一个是“善事”，各样的善事、正经事业。前者守住说的，后者长出做的。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两处：

>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多 2:11–12）
>
>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多 3:5）

◆ 三、重生是洗定的一件事

发现学读 3:5，问的是：重生是在什么时候、靠什么完成的？

两千年来，答案大致分两支。

一支说：这里的“洗”就是洗礼。天主教、东正教、信义宗都在这一节读到洗礼的功效：水与圣灵一同作工，人在洗礼中重生。路德在《小要理问答》讲洗礼，就引了这一节〔待核〕。

另一支说：洗是圣灵在心里的洗净，水礼是它的记号。改革宗与浸信会多半这样读。重生是神在人心里一次完成的工作，洗礼只是把它标出来。

更早的教父已经这样读。二世纪的游斯丁在《第一护教书》里描写洗礼，把它叫作“重生”与“光照”〔待核出处章节〕。早期教会给初信者施洗，常在复活节前夜，把这一节读成那一夜的说明。

加尔文的注释走中间一条路。他说保罗提洗礼，是要人从记号看到所记的事；功效在圣灵，不在水〔待核〕。

两支争得很凶，却共有一个前提：重生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有一个确定的时刻。或在水里，或在心里，总之是“洗过了”。

2:11–12 也照这个次序读。先有恩典显明，后有道德要求。救恩是因，好行为是果；因在前头一次给定，果在后头慢慢结出。这是一条清楚的先后，教会两千年照着它教导信徒。

这读法守住了一样极要紧的东西。

经文明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救恩不是人挣来的。一个人不必先把自己修好，才配被洗。发现学把重生读成神那一端做成的事，正是要守这一句：起头不在人手里。

它还给人一个能站住的地方。一个总被旧事追着的人，能指着一个日子说：那天以后，我不一样了。这份确定，安慰过无数人。

◆ 四、一句给全岛定型的话

先把缝指出来。

缝在第一章。保罗引了革哩底本地一位“先知”的话，说他们常说谎话，是恶兽，又馋又懒（多 1:12）。古代注释多认为这位先知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厄庇米尼得斯〔待核〕。保罗接了一句：“这个见证是真的。”（多 1:13）

本书说的符号，是关系结晶后的“粒子态”，有三条判据：稳定、整体、独立（见第 3 章）。拿三判据一筛，这句话是一个固化了的群体符号。它稳定，传了几百年；它整体，一句话把一个岛装了进去；它独立，离开革哩底照样流传。

这句话还有一个怪处。说它的人自己就是革哩底人。后来的逻辑学家拿它做“说谎者悖论”的老例子〔待核〕：若他说的是真的，他这个革哩底人就在说谎。一个从里面说出来的定型，自己就站不稳。

可是这句话里的缝，要到同一封信的第三章才显出来。

保罗写：“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多 3:3）这里的主语是“我们”。保罗把自己也放了进去。

一边是一句给别人定型的话，一边是一句把自己也算进去的话。两句放在同一封三章的短信里，对不上。

这条缝在理念符号与自我符号之间。群体的定型说“他们就是这样”；保罗身上的自我符号说“我们从前也是这样”。若定型就是终局，保罗自己也没有出路。

这条缝不是本书硬塞进去的。它在经文里有三处可指：1:12 的评语，1:13 的“这个见证是真的”，3:3 的“我们从前也是”。三处都写在纸上，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读到 3:5 就停了：重生是哪一刻完成的？可是 3:3 的“从前”和 3:5 的“便救了”之间，一个被定过型的人怎样重新长出来，它没有接着问。

它把“重生”当成一个开关，开关一按，事就成了。这样，第二章那一大段日常操练，只能读成重生之后的附加作业。重生本身和那段日子，像是两件事。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重生”就是再发生

逐词改读。

“重生”。 原文 palingenesia，由 palin（再一次）和 genesis（生成、发生）合成〔待核〕。新约只出现两次，另一次在太 19:28，和合本译作“复兴”。照字面，它就是“再一次发生”。

这个词本身就站在发生学一边。它不说“修好了”，不说“换掉了”，说“又生了一次”。旧的粒子熔开，新的再结晶。

“洗”。 原文 loutron，指洗涤，也可指洗的地方〔待核〕。洗不是另造一个新人放在旁边，是在原来那个人身上发生的。管宇航还是管宇航，那六年也还是那六年。洗去的，是那层结了壳的东西。

“更新”。 原文 anakainōsis，和罗 12:2 “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更新”是同一个词〔待核〕（见第 50 章）。它是一个说过程的词。

所以 3:5 这一句，“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并排站着。前一半像一个时刻，后一半像一条路（差异序列）。发现学抓住了前一半；发生学请你两半一起看。

“厚厚浇灌”。 下一节说，圣灵是神“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多 3:6）。浇灌是从那一端先来的。这就是恩典的样子：场先被拉起来，没有力气结晶的人，才重新有了做功的条件。结晶仍要人自己走。

“教训”。 回到 2:11–12。恩典“显明出来”之后，做的头一件事是“教训我们”。原文 paideuousa，是带孩子、管教孩子那种教〔待核〕。恩典不只是一次宣判，它像带徒弟的老师傅，天天在旁边。

这样读，《提多书》三章的次序就清楚了。第一章立着一块旧定型；第三章说“我们从前也是”；中间第二章写满了日常怎样过：自守、端庄、言语纯全，仆人“不可私拿东西”（多 2:10）。

重生不是撕掉标签，是在标签底下长出一个新形状（显露），长到标签贴不住为止。

拿三能来算，这一层更清楚。一个群体的定型，连接度极高，传了几百年，这是内能。要拆开它，得有超过这连接度的动能。一个人自己拿不出这么大的力

气。所以经文的次序是：先有“厚厚浇灌”，再有“更新”。场先拉起，路才走得动。

保罗说那句评语是真的。可是他没有说“所以没救”。他留提多在岛上，设长老，教老年人和少年人。他是在一个被定了型的岛上，等一次再结晶。

“恩慈”。 3:4 说神“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向人所施的慈爱”原文是 philanthrōpia，字面是“爱人”〔待核〕。这个词在希腊城邦里，常用来称颂君王善待百姓。保罗把它借来，用在一个被评为“恶兽”的岛上。

一个说“他们是恶兽”，一个说“神爱人”。两张网在同一处拉扯，落差就出来了。落差是做功的条件。没有那句定型，“爱人”在这封信里不会这样扎眼。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1:15 这一句常被单独拿出来讲饮食条例。放回上下文，它说的是看人的眼光。眼光固化了，看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定型不只落在被看的人身上，也落在看的人身上。

“免得不结果子”。 信的末尾，保罗嘱咐“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多 3:14）。“学习”是一个慢词，“结果子”是一个长出来的词。一封以“重生”为高峰的信，落在“学习”和“结果子”上。

这个落点，是发生学读法的一个证据。若重生是一次洗定的事，信写到 3:7“成为后嗣”就可以收住了。可是保罗还要往下写八节，写怎样做工，怎样送行，怎样过冬。

这一段经历显出来的，不是一个“下定决心改好”的人，是一个在怜悯与日常操练里，被重新生出来的人。

◆ 六、七处字眼对一对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重生（palingenesia，3:5）	一次完成的新生，有确定时刻	再一次发生：旧粒子熔开后再结晶
洗（3:5）	洗礼，或圣灵在心里的洗净	在原来那人身上，洗去结壳的定型
圣灵的更新（3:5）	重生之后另起的成圣阶段	与重生并排的一条路，正在成形
厚厚浇灌（3:6）	圣灵足量赐下	场先从那一端拉起，人才能重新做功
恩典教训我们（2:11–12）	恩典带出相应的道德要求	恩典像老师傅带徒弟，天天在旁
革哩底人常说谎话（1:12）	一句对当地风气的真实评语	一个固化的群体符号，再结晶的起点
我们从前也是……（3:3）	信徒回顾得救前的光景	定型也落在说话人身上：缝在这里

◆ 七、带着旧厂名上班去

管宇航后来还是去上班了。

工牌发下来，背面印着入职日期。旧厂名留在档案里，删不掉。人事主管那句话，他第二周在车间里又听人说过一次。

头一个月，他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他会把白天那句话翻来覆去地想。想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也在心里给新同事贴标签：这个是关系户，那个是混日子的。

那天晚上他又翻到 1:15。“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他看了很久。

他没有去辩。每一件活的检验记录，他都写得比旁人细一点。有个新来的学徒总出错，车间里有人叫他“慢半拍”，管宇航就带着他一件一件对图纸。第三个月，班长把一批要出口的件交给他。

旧厂名没有被撕掉。可是在它底下，一个新的样子一件一件长出来。有一天他听见有人说“那个老厂出来的”，后面跟着的是“活做得细”。

这不是一次决心换来的。是一段被托住、被带着、被一件件活磨出来的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他。

重生的洗，在他身上不是一张新工牌。是旧工牌底下，那片正在加厚的土（特征纠缠）。

带走的话

重生是再一次发生：不是撕掉旧标签，是在标签底下长出一个它再贴不住的新形状。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重生关在“哪一刻洗定”的门里，发生学打开了“再一次发生、正在更新”的那扇。
- 收回的那一下，在只读 3:5 的“洗”，跳过了 3:3 那句“我们从前也是”。

◆

62

第62章

《腓利门书》：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一封信怎样让一种关系重新发生

这一章的问题

保罗说阿尼西母“是亲爱的兄弟”，这名分是信寄出前就定了，还是要在腓利门家里长出来？

◆ 一、“账记在我名下”

柯志伟四十岁，在新加坡西部一处外籍劳工宿舍做管理员。宿舍住着一千多人，多半来自孟加拉、印度和缅甸。

星期二晚上九点，他在办公室里写一张便条。

便条是给宿舍食堂老板的。食堂老板叫曾国良，大家叫他曾老板，脾气直，账算得清。三个月前，孟加拉工人阿里夫在食堂赊了四百多块的饭钱，后来家里出事，他请假回国，一走就是两个月，没打招呼。

阿里夫上周回来了。曾老板见了他，当着一排人说：“欠账跑路的，我这里不卖。”

阿里夫站在门口，端着空饭盒，没走也没进。

柯志伟认识他三年。他知道阿里夫母亲那次病得很重，也知道他回来之后每天加班到十点。他在便条上写：“阿里夫的旧账，从下个月起记在我名下，我按月还。请让他照常吃饭。”

写到一半，他停了笔。他不知道下一句该怎么写。

他想写“他是个好人”，觉得太轻；想写“他是我兄弟”，又怕曾老板笑他。一个管理员，跟住在宿舍里的工人，算什么兄弟？

他把笔放下，顺手翻开桌上那本旧圣经。教会小组这周读《腓利门书》，只有一页。

第十八节写着：“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帐上。”

他看了好几遍。

◆ 二、一页纸的私人信

《腓利门书》是保罗书信里最短的一封，和合本只有二十五节。它是一封私人信，写给歌罗西城一位信主的主人腓利门。

事情大致是这样：腓利门家有个奴仆，名叫阿尼西母。他离开了主人，后来到了坐监的保罗身边，信了主。保罗把他打发回去，让他带着这封信。

保罗在信里不下命令，只是求。他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母，“如同收纳我一样”（门 1:17）。同一时期写成的《歌罗西书》说，阿尼西母和推基古一同回去，称他为“亲爱忠心的兄弟”（西 4:9）。

本章的核心经文：

>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门 1:15–16）
>
> 他从前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于你我都有益处。（门 1:11）

要读懂这封信，得知道一点当时的处境。罗马世界的奴仆是主人的财产，离开主人是重罪，被抓回来可能受烙印或重罚〔待核〕。收留别人逃走的奴仆，也要向主人赔偿。保罗写信的时候，这一切都摆在桌面上。

信的开头还有一个细节：它不只写给腓利门一个人，也写给“妹子亚腓亚”“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门 1:2）。这是一封会被当众读出来的私人信。腓利门怎样收纳阿尼西母，全教会都会看见。

和合本在第十节“阿尼西母”后面加了个小注：“就是有益处的意思”。这个名字，是这封信的一把钥匙。

◆ 三、一个逃奴被送回去

发现学读这封信，先把事实摆清楚。

最常见的读法是：阿尼西母是逃跑的奴仆，可能还偷了主人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他若亏负你”。他在罗马或以弗所遇见保罗，归了主。保罗按当时的法律把他送回主人家，并替他求情。

金口约翰讲《腓利门书》时，先回答一个问题：这么短、这么私人的一封信，为什么值得进正典？他的回答是：它教人不可轻看任何人，连一个逃奴也可以变成有用的人〔待核出处〕。

路德在序言里写，保罗为阿尼西母所做的，正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他的阿尼西母。”〔待核原句与出处〕

这读法对在几处。

第一，它认真对待经文里的法律处境。保罗没有鼓动阿尼西母逃到天涯，也没有替腓利门做主。他尊重腓利门的意愿：“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门 1:14）

第二，它守住了一个信仰内容：在神面前，一个奴仆和一个主人同样被收纳。保罗在加 3:28 也说过，“自主的、为奴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第三，它给了一个好用的图画。基督替人担账，保罗替阿尼西母担账。这个图画安慰过许多人。

第四，它不回避历史上的难处。十九世纪美国南方，有人拿这封信替“把逃奴送回主人”的法律辩护〔待核〕；废奴一方的读者则从第十六节读出相反的结论。发现学的细读，正是在这种争论里，把“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一字一字摆出来。它防的是随意，防的是拿经文为现成的利益站台。

学界后来也提出别的假设。有人主张阿尼西母不是逃奴，而是和主人起了争执，特地去找主人的朋友保罗说情〔待核：Lampe 1985〕。也有人推想后来以弗所的监督阿尼西母就是他〔待核：伊格纳修书信所提的名字，John Knox 1935 之说〕。这些假设各有依据，本章不必裁定。

可是不管哪一种，发现学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事实是什么？阿尼西母的身份，在信寄出之前已经定了。他“在主里”已经是弟兄，信只是把这件事通知腓利门。

◆ 四、定了的身份何必写信

先指认缝。

缝在第十六节。保罗说阿尼西母“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紧接着加一句：“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按主说”，可以读成属灵的身份；“按肉体说”，就是在腓利门家的院子里、在饭桌上、在账本上。

保罗把两样放在同一句里。

这就是那条缝：阿尼西母在现实里的位置，是一个离开主人的奴仆，按律法要回去受管；他在保罗身上、在他自己身上显出来的，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门1:10），是“我心上的人”（门1:12）。一个是现实符号，一个是自我符号，两者对不上。

若“弟兄”只是一个已经定好的属灵事实，保罗就不必写“按肉体说”。他也不必写第十八、十九节那张欠条：“都归在我的帐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一个已经定了的身份，用不着一张亲笔欠条。

再看收信人。腓利门是受害的一方。他少了一个劳力，可能还少了财物，更丢了面子。他对阿尼西母的那个现实符号，“欠我的逃奴”，连接度很高：有法律撑着，有损失记着，有邻里看着。

要拆开它，单靠一句“在主里你们是弟兄”不够。那句话，腓利门心里也许早就同意了，可它进不了那本账。这就是本书说的理念符号与现实符号之间的落差：道理都对，日子没动。

这条缝写在经文里，有三处可指：第十六节的“按肉体说”，第十八节的“都归在我的帐上”，第十九节的“亲笔写的”。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读到“弟兄”就停了，把它放进“在主里”那一格。可是保罗自己没有停。他要这个“弟兄”走进腓利门的家门。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名字双关的那一笔

逐句改读。

“他从前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于你我都有益处。” “没有益处”原文achrēstos，“有益处”是euchrēstos〔待核〕。阿尼西母这个名字Onēsimos，本义也是“有用”〔待核〕。保罗拿他的名字开了一个温和的玩笑：叫“有用”的人，从前没用；现在，名副其实了。

这个玩笑有分量。名字是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见第 5 章）。阿尼西母大概从小就叫这个名字，奴仆常被起这类名字，标明他对主人的用处〔待核〕。那时，“有用”是一个由主人定义的现实符号。

现在保罗说，他“于你我都有益处”。“有用”不再只是对主人有用。名字没有换，名字里的东西换了。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离开”原文是被动式，可读作“他被分开了”〔待核〕。保罗用“或者”，他不说自己看透了神的安排，只说也许。

“暂时”和“永远”对着写。“得着”的原文有收足、领受全数的意思〔待核〕。腓利门失去了一个奴仆几个月，可能得回一个永远的弟兄。这个“得着”不是自动到账的，要看腓利门怎样收。

“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门 1:10）一个坐监的人“生”了儿子。这是一个父子符号，在牢里结晶出来。牢里没有主人和奴仆的分别，两个人都被锁着。现实的位置一时被拿掉了，新的关系才有了长的地方。

可是新关系不能永远留在牢里。保罗说他本想把阿尼西母留在身边（门 1:13），可他还是打发他回去。一个只在牢里成立的“儿子”，满足“稳定”“整体”，却不满足“独立”：它离不开那间牢房。要它成为一个粒子，就得让它离开发生地，走进别处，看它还站不站得住。

“我虽然……能放胆吩咐你……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门 1:8–9）保罗可以下命令，他不下。

这一点和能量律对得上。一个被命令出来的“弟兄”，是一条规矩，在腓利门身上只是一条要遵守的信息，结晶不了。关系的重新发生，要腓利门自己付出动能：放下怒气，开门，摆一副碗筷。保罗能做的，是把场拉起来：他的爱心，他的欠条，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门 1:17）。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门 1:19）这一句把账翻了过来。腓利门本人信主，是因着保罗。账本上不只有一笔，是三个人互相欠着的一张网。

“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门 1:21）“过于”指什么，信里没写。有人读成暗示释放阿尼西母〔待核〕。

信就在这里收了。腓利门有没有收纳他，经文没有交代。

这个没有交代，不是缺口。一封信能做的，是让一种关系有可能重新发生；发生本身，要在腓利门家的门口、在那张饭桌上。读这封信的每一代人，都站在腓利门的位置上，被问同一个问题。

所以这封信是一个迁移的现场。保罗身上那个“儿子”“心上的人”的自我符号，借着一张纸，迁移成一个现实符号。阿尼西母亲手把它带回去，它在腓利门家里等着回写。

这一段往返显出来的，不是一个“原谅了奴仆”的主人，是一个三方都被改写的家。

◆ 六、七处字眼对一对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阿尼西母（有益处，1:10）	一个人名，附带一个小双关	名字没换，名字里的东西换了：刻痕再结晶
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兄弟（1:16）	在主里已经是弟兄的属灵事实	要从“按主说”迁移到“按肉体说”的关系
按肉体说，按主说（1:16）	两个层面，属灵层面优先	缝就在这里：两类符号要在一处对上
都归在我的帐上（1:18）	代偿的图画，预表基督	保罗付出动能，把场拉起来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1:9）	使徒的谦和与策略	命令出来的弟兄结晶不了，要对方自己付
暂时离开……永远得着（1:15）	神的护理把坏事变好事	“或者”：不看透，只给一个可能
必过于我所说的（1:21）	暗示释放，或只是客气话	信停在未完成处，等收信人回写

◆ 七、便条的最后一行

那天晚上，柯志伟把便条写完了。

最后一行他想了很久，写的是：“阿里夫叫我一声哥，这几年他确实是我兄弟。账我记着。”

第二天中午，他没有把便条交给店员，自己端着饭盒去食堂，把便条交到曾老板手上。曾老板看完，没说话，从柜台底下抽出账本，把阿里夫那一页撕下来，夹进柯志伟那一页里。

那天傍晚，阿里夫照常去打饭。曾老板给他多舀了一勺咖喱，嘴上说的还是：“下个月别再拖。”

过了几天，阿里夫在宿舍走廊里拦住他，塞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母亲从家乡托人带来的一包香料。阿里夫说：“哥，饭钱我自己会还你。”

柯志伟没有推。他知道，这包香料不是还账，是那张网的另一头在拉。

柯志伟后来想，那张便条不是他想好了才写的。是写到一半，那句“兄弟”在纸上站住了，他才知道这几年和阿里夫之间，已经长出了什么。

一封信，让一种关系重新发生。发生不在写信的人身上，也不只在收信的人身上，在三个人之间那张网里。

带走的话

“兄弟”不是信寄出前就定好的身份，是一封信、一张欠条、一扇被打开的门，一起让它在饭桌上发生。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兄弟”关在“按主说”那一格里，发生学打开了“按肉体说”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第十八节的欠条读成一幅图画，忘了它是一张要兑现的账。

◆



第　九　编

普通书信与启示录：一次交付，还是一切更新？

编　序

最后九卷，一头是“从前一次交付”，另一头是“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一编要问：信仰是一次交付完毕，还是一切都在更新。

第 63 章读希伯来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证据，还是正在加厚的土。第 64 章读雅各书，雅各与保罗真的冲突吗。第 65 章读彼得前书，石头怎么会是活的，它和第 31 章的石心正好相对。第 66 章读彼得后书，“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这是全书防“怎么读都行”的经文闸。第 67 章读约翰一书，神就是爱。第 68 章读约翰二书，不愿用纸墨，要当面。第 69 章读约翰三书，灵魂兴盛。第 70 章读犹大书，这是最像发现学的一句经文，先公道写足。第 71 章读启示录，末日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场；“海也不再有了”，接住第 1 章的分开。

六十六卷读到这里，回到了起初。

63

第63章

《希伯来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证据，还是正在加厚的土？

这一章的问题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信的“实底”是早握在手里，还是一路沉下来的？

◆ 一、一根还没打出来的岩芯

屈晓梅四十三岁，在西宁一家地质勘探院工作，干了快二十年野外。

十月底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她在家里收拾行李。地上摊着两个帆布包，一个装衣服，一个装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和一叠空白的野外记录本。

下周一，她要带一个小组进柴达木盆地北缘的一片空白区。那片地方，院里没有钻孔资料，老图上只画着几条等高线。领导说，先打两口浅孔，看看下面有什么。

她十二岁的女儿蹲在旁边帮她叠袜子，问：“妈妈，这次你们要找什么？”

她想了想，说：“还不知道。打下去才知道。”

女儿说：“那你怎么知道该往哪儿打？”

她答不上来。她手边有一截旧岩芯，灰绿色，一层一层的纹路，是她刚入行那年从祁连山里取的，一直留作纪念。她把它拿起来，用拇指摸那些纹。一层泥，一层砂，一层更细的泥。每一层都是某一年、某一场水，慢慢沉下来的。

女儿睡了以后，她坐在床边，翻开手机里的圣经。教会这个月读《希伯来书》，她正好读到第十一章。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实底”这两个字，她看了很久。

她想起刚入行那年，带她的老队长说过一句话：“干我们这行的，图纸是人画的，底是地给的。”那时她不太懂。后来跑了十几年野外，打过很多空孔，也碰上过几次意外的好层，才慢慢明白：图纸上画得再漂亮，打下去不一样，就得照地下的来。

可是她也知道，没有图纸，队伍根本出不了门。这次她手里连一张像样的图纸都没有。

她这一行天天跟“底”打交道。基底、底板、基岩。她知道“底”不是一下子就在那里的。她手里这截岩芯，从下到上，是几十万年一层一层压出来的。

再往下读几节，有一句：

>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 11:8）

她放下手机，看着那两个帆布包。

一个“还不知往哪里去”的人，他的“实底”在哪儿？

◆ 二、写给想回头的一群人

《希伯来书》是新约里很特别的一卷。它没有署名，也没有问安的开头。三世纪的俄利根说过一句有名的话：这封信是谁写的，只有神知道〔待核：见优西比乌《教会史》6.25 所引〕。

它的读者，多半是一群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或熟悉犹太传统的信徒。他们信主有些年了，受过逼迫，“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来 10:34）。可是日子拖长了，应许迟迟不见，有人开始想回头，回到熟悉的圣殿、祭司、献祭里去。

全书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今日”。作者三次引诗篇第九十五篇：“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来 3:7–8、15；4:7）他怕的不是读者不知道道理，是他们的心慢慢变硬。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来 3:13）这是全书的底色：一群人正站在固化的边上。

全书的论证很密。耶稣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他的祭司职分比亚伦的更美，他的约比旧约更美。旧约的一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来 10:1）。

第十章末尾，作者引了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来 10:38）同一句话，在哈巴谷那里是一个先知在恶人得势时的祷告，在罗马书里是保罗论称义（见第 40、50 章）。到这里，它落在“退后”二字上。信的反面不是怀疑，是往回走。

到第十一章，论证停了，换成一长串人名。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喇合……一章里，“因着信”出现了十几次〔待核次数〕。人们常把它叫作“信心的名人堂”。

这一章的开头一句，给“信”下了一个像定义的说法。本章的核心经文就是它，还有第四章的一句：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
>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4:12）

“实底”的原文是 hypostasis。这一个词，两千年来有好几种读法。

◆ 三、“实底”的四种读法

发现学读 11:1，问的是：hypostasis 到底指什么？这个问题问得认真，答案也一层比一层细。

第一种读法：本质，实体。

拉丁文武加大译本把它译作 substantia，就是“本质”“实体”〔待核〕。英语钦定本（1611）照着译成 substance。

照这个读法，信不只是一种心情，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本身，在人里面先有了。

金口约翰讲这一节，大意是：所望的事还没有来，看起来虚无缥缈；信给了它们实体，让它们在人心里像已经在了〔待核出处〕。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把这一节当作信的定义来解。他说，信是心智的一种习性，借着它，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待核：II-II, q.4, a.1〕。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它最初的开端，好比种子是树的开端。

第二种读法：确信，把握。

宗教改革以后，读法往人的心里移。路德的德文圣经把这一句译成“一种确定的信靠”〔待核：eine gewisse Zuversicht〕。

这个读法在经文里有凭据。同一卷书的 3:14 也用了 hypostasis，和合本译作“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了。”那里的意思就是“把握”“信心”。

保罗书信里也有两处用到这个词〔待核〕。林后 9:4 说“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林后 11:17 说“像愚妄人放胆自夸”，“放胆”一语的底下也是 hypostasis。两处都偏向“底气”“把握”。

二十世纪的英文译本，多数走这一路。修订标准本译作 assurance，新国际本译作 confidence 或 being sure〔待核各版年份与字句〕。

照这个读法，信是一种笃定，人对所望之事有十足把握。

第三种读法：产权凭证。

这一路来自出土的希腊文蒲草纸。二十世纪初，埃及出土了大量日常文书，有契约、账目、家信。学者在其中发现，hypostasis 常指存进档案的财产文件〔待核：Moulton & Milligan《希腊文新约词汇》〕。那是一种凭据，证明你拥有某块地、某份产业。

于是有人把 11:1 读成：信是所望之事的“地契”。地还没到手，地契已经在你手里了。

这个读法很形象，很多讲道人喜欢用。一张地契压在箱底，人还没见过那块地，可那块地已经是他的。

第四种读法：客观的实在。

还有一派学者说，前两种都太偏人的心里。他们指出，同一卷书 1:3 也用了这个词，和合本译作“神本体的真像”。那里的 hypostasis 是“本体”“实在”，一点不主观〔待核：Helmut Köster《新约神学词典》hypostasis 条〕。

照这个读法，信抓住的是所望之事那不可动摇的实在。那实在先在那里，信只是够到它。

后来的教父，在三一论里用 hypostasis 指“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位格。这是另一段历史，不在这一节的意思里，可它说明这个词有多重。

加尔文的注释两边都顾。他说，这里的 hypostasis 是人能倚靠、能站稳的东西；所望之事在我们以外，信使它们在我们里面立住〔待核：加尔文《希伯来书注释》11:1〕。他把“确据”解作“显明”：看不见的事，借着信显明出来。

中文译本也各有取舍。和合本译“实底”与“确据”，兼顾了“底子”和“证据”两层。其他中文译本有译作“把握”“保证”“凭据”的〔待核各译本字句〕。一个词在几种译本里分成几条路，本身就说明它不好定。

再看“确据”。

“确据”原文 elenchos，在法庭上指盘问、证明，把一件事证实出来〔待核〕。照发现学读，信是未见之事的“证明”，好比法庭上的一份证据。

4:12 也有一条发现学的读法。

宗教改革以来，这一节常用来讲“圣经的能力”。神的道是一把剑，有确定的刃口。传道人把它拿起来，照着经文讲，罪人就被刺透。剑的锋利在剑本身，不在拿剑的人。

这读法守住了一样极要紧的东西：神的话有它自己的权柄。讲道的人不必靠口才，也不必讨人喜欢，只要忠实地把剑拿出来。不少传道人一辈子靠这一节站在讲台上。

两节放在一起，是一套完整的读经学。

11:1 说信抓住那已在的实底，4:12 说神的道剖开人心。一个从外面给出，一个在里面接住。文本是那把磨好的剑，读者是被剖开的人，释经者的工作，是把剑的刃口辨认清楚。这正是本书第 2 章讲过的“取出原意”。

回到 11:1，“实底”的四种读法各有长处。

第一种守住了：信不是空想，所望的事在信的人身上已经有了开头。第二种守住了：信要进到一个人的心里，成为他的把握。第三种守住了：应许是神给的，不是人自己编的，像一份盖了章的文件。第四种守住了：神的应许有它自己的实在，不靠人的感觉撑着。

这四样都要紧。一个受逼迫、家业被抢的人，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我盼的不是一场梦。发现学给了他一块能站的石头。这块石头，本书不搬走。

可是这四种读法共有一个前提。

不管“底”在人心里，在档案里，还是在天上，它都已经在那里了。信是去拿、去握、去够那个已经在的东西。

◆ 四、手握地契，却住帐棚

先指认缝。

缝在 11:8，就在核心经文后面七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一个人要是手里已经握着“底”，他应该知道往哪里去。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亚伯拉罕，开头偏偏挑了这一句。全章篇幅最长的一个人，是从“不知道”写起的。

接下去一节更怪：

>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来 11:9）

照“地契”读法，这块地已经是他的了。可是他在自己的地上“作客”，住帐棚。一个握着地契的人，在自家的地上搭帐棚过了一辈子。

再往下：

>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来 11:13）

这一章的结尾又说了一次：“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来 11:39）

缝就在这里，在经文里写了三遍：出去时不知往哪里去；在应许之地作客；到死没有得着。

这条缝在哪两类符号之间？

一边是理念符号：“要得为业的地方”，“那座有根基的城”（来 11:10）。一边是现实符号：帐棚，异地，一个“仿佛已死的人”（来 11:12）。两边对不上，而且一直对不上，一辈子也没有对上。

这是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亚伯拉罕原有的那一套，“本地、本族、父家”（创 12:1），一个人的地方、产业、归宿是什么，都被一声“出去”打碎了。新的理念还没有长出来，脚下只有一顶帐棚。

经文还留了一条退路：

>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来 11:15）

旧路一直开着。这一点很要紧。它说明这条缝不是被逼出来的，是一直敞着、一直有人可以从缝里退回去的。希伯来书的读者，正站在这条退路的路口。

发现学的四种读法，在这条缝前面都停下了。

若“实底”是心里的把握，亚伯拉罕“不知往哪里去”，把握在哪儿？若“实底”是地契，他到死没进那块地，地契有什么用？若“实底”是天上已经

在的实在，为什么第十一章最后一句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来 11:40）？一个已经完全在那里的东西，怎么还在等后来的人？

这条缝不是本书从外面带进来的。“不知往哪里去”“作客”“居住帐棚”“没有得着”“不能完全”，五处都写在第十一章的纸面上。读者自己能一处一处对。

还要说一处容易被拿来反驳的经文。第六章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来 6:19）锚是定住的东西，像是站在发现学一边。

可是请看锚放在哪里：“通入幔内”。锚不在船上，在船看不见的地方。船还在浪里，锚已经下到对岸。紧接着一节说，耶稣是“作先锋”进去的（来 6:20）。锚的意象说的是：底在前头，人在路上，中间那根绳子绷着。它不取消那条缝，它正是拉住那条缝的东西。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hypostasis 是沉下来的那一层

逐词改读。

“实底”。 hypostasis 由 hypo（在下面）和 histēmi（站立）合成，字面是“站在底下的东西”〔待核〕。

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常被释经书略过的意思：沉淀。古代的医书用它指液体里沉到底下的东西，比如药汤或尿液里沉下来的渣〔待核：希波克拉底文集；LSJ 词典 hypostasis 条〕。它也指房子的地基，军队扎住的阵脚，一个人在风浪里站住不退的那份坚持。

把这几个意思放在一起看：沉淀，地基，站住。它们都不是“一下子就有的东西”。沉淀要等水静下来，一点点落。地基要一层层打。站住，要在风浪里一次次站。

这就是本书要说的“实底”：在对不上里结晶出来、正在加厚的土（特征纠缠）。

这里说的“土”，是本书的一个大白话词。人和神、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间，连接一层层缠在一起，缠得越久越密，就越像一片土。信望爱就是这样一片土，经一次次回写而加厚（见第 51 章）。“结晶”则是说：一团还在搅动的关系，沉成一个稳定、整体、能带走的东西，本书叫它“粒子态”（见第 3 章）。

hypostasis 恰好两样都占：它是“底”，是结晶下来的硬东西；它又是“沉淀”，是一层层落下的过程。发现学抓住了它硬的一面，本书请你连它怎么硬起来的也一起看。

屈晓梅手里那截岩芯，就是一个 hypostasis。它是“底”，又是“沉下来的”；它很硬，可它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

“所望之事”。 本书在第 51 章说过：信是内能，望是动能。望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总在路上。信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经得起拆。

这一节把二者放在一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句话可以读成一个过程：望在走，信在沉。望往前推的每一步，都在底下落下一层。走得越远，底越厚。

一条河也是这样。水往前流，河床是水流过之后刻下、沉下的东西。没有流动，就没有河床；有了河床，下一次流动才有了路。

“未见之事的确据”。 elenchos 是法庭上盘问出来的证明。照发现学读，它是一份已经放在桌上的证据。

可是盘问是一个过程。证据不是一开始就在桌上的，是在一问一答、一次次被追问里显出来的。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自己就给了例子：

>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来 11:17、19）

“被试验”，就是被盘问。“他以为”，原文 logizomai，是计算、推想的意思〔待核〕。亚伯拉罕不是拿着一份现成的证据上山。是被试验的那三天，在他身上推出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想法：“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个想法，在那之前的亚伯拉罕身上没有。是那一场最尖锐的对不上，应许要从以撒生后裔，眼前却要献上以撒，逼出了它。

确据不是在试验之前就有的。确据是试验留下来的痕迹。

“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作者先讲创造：“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来 11:3 上）后半句接着说：所看见的，不是从看得见的东西造出来的（来 11:3 下，此处转述）。

发现学多半把这一节读成“从无中创造”的经文。这读法有根据，也守住了神是创造主。

可是放在这一章的开头，它还有一层意思。所看见的，不是从看得见的东西里来的。眼前这个世界，不是早先另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搬过来的，是借着“话”发生出来的。连世界都是这样来的，信也一样：它不是从一样现成的、看得见的“底”里搬出来的。

这一节在本章的位置，像一道门。先说世界是发生的，再说信的人怎样一个个被发生出来。

“撒拉……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11:11 说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可是创世记里，撒拉听见应许时是“心里暗笑”的（创 18:12），被点破了还说“我没有笑”（创 18:15）。

希伯来书没有删去那声笑，也没有提它。它把撒拉放进“因着信”的名单，好像那声笑是这片土最底下的一层。从暗笑到“以为可信”，中间隔着许多年，隔着一个帐棚，隔着一个“仿佛已死”的丈夫。

信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干净的。它常常从一声笑、一句“这怎么可能”开始沉。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名单的后半段，几乎全是没有结局的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来 11:38）。

发现学通常把这一段读成勉励：看，他们受了这么多苦也没有放弃。这读法没有错。

可是这一段还说了一件事：这片土不是只靠成功的故事沉出来的。没有得救脱险的人，也是一层。他们那一层，可能最厚。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来 11:2）“得了证据”原文是被动式，“被作见证”〔待核〕。古人的信，是被见证出来的。

第十一章因此不是一份“已经得救者名单”。它是一根岩芯。亚伯在最底下，往上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再往上是喇合、基甸、大卫、先知们，最后是“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的人（来 11:37）。每一个人是一层。

“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这一句是全章的钥匙。

若实底已经全然在那里，古人早就完全了。可是作者说，他们还在等。等的是后来的人，也加上一层。

所以这片土还在加厚。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一层，后来每一代读这封信的人，也是一层。

“云彩围着我们”。 第十二章接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

一整根岩芯，站在你身后。这就是势能：那张由前人织成的网，把你往前拉。爱是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一个人“奔路程”，不是一个人在跑。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摩西一段有一句很奇特的话：“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来 11:27）

看见，又不能看见。这是一句自己跟自己对不上的话。可是第十一章的“信”，就住在这条缝里。11:13 说古人“从远处望见”。望见了，没走到；看见了，看不见。信不是把缝填平，是在缝里站住，站成一层。

三能来算一笔账。 第十一章里，三种能量都在。

动能，是“出去”、是“奔跑”、是“飘流无定”（来 11:38）：连接一次次被拆开、重接，人一直在路上。势能，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在前头拉，是“云彩”般的见证人在后头托。内能，是一层层沉下来的连接度：亚伯拉罕从“出去”到“献以撒”，几十年，那份信经得起拆了，连独生的儿子也拆不散它。

这三样，用的正是本书的老话：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见第 51 章）。“实底”就是内能沉下来的样子。

“不可硬着心”。 回到第三章的警告。作者怕读者心变硬。这正是石心：连接度极高，却拒绝回写，动能为零（见第 31 章）。

石心也是一种“底”，而且很硬。它和实底差在哪里？差在还加不加厚。石心停在某一年，不再沉新的一层；实底每一个“今日”都在接着沉。所以作者不说“要坚持旧的确信”就完了，他说“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底要天天加，不加，就会硬成石头。

“创始成终”。　　下一节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12:2）。“创始”原文 archēgos，有“开路的人”“领头的”的意思〔待核〕。

信心有一个开路的人，他在前头走过这条路。希伯来书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 5:8）。连儿子也要“学”。这一个“学”字，就是发生学的字。

“神的道是活泼的”。 回到 4:12。

第三节说过，发现学把这一节读成一把现成的剑，刃口磨好，人心是被剖的对象。那读法守住了经文的威严。

可是这一节的第一个形容词是“活泼的”，原文 zōn，就是“活着的”〔待核〕。活着的东西不是一件工具。它每一次进来，都是一次新的发生。

这一节最后一句也值得停一下：“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辨明”原文 kritikos，是会判断的、会辨别的〔待核〕。

读经的人以为自己在读经，读着读着发现，是经在读他。

这正是本书说的“读经又发生一次”。你带着一个想法去读，经文给出的东西和你的想法对不上，缝在你身上被剖开。剑没有变，被剖开的那一次，却是你自己的。

这样读，4:12 和 11:1 也接上了。剑剖开人心，剖开的地方就是一条缝；信在这条缝里沉下第一层。活泼的道不是只来一次，它一次次来，缝一次次开，底一层层厚。

两种读法不互相取消。 神的应许、那座“有根基的城”，发生学不否认它们。发生学只问：这个“有根基的城”，在一个住帐棚的人身上，是怎样一层一层显出来的？

答案就写在第十一章里：在不知往哪里去的出发里，在异地的帐棚里，在献以撒的山上，在到死也没有得着的盼望里。

每一次对不上，沉下一层。实底不是在出发之前就给好的地契。实底是出发之后，脚下越来越厚的那片土。

这一段一辈子的帐棚生活，显出来的不是一个“拿定主意的信心伟人”，是一个被应许和旷野一起磨出来的亚伯拉罕。

◆ 六、实底四读与一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实底（hypostasis，11:1）	本质、确信、产权凭证、客观实在四读，“底”都已经在那里	沉淀、地基、站住：在对不上里结晶、正在加厚的土
所望之事（11:1）	信所指向的那个已定的结果	望是动能在走，信是内能在沉
确据（elenchos，11:1）	摆在桌上的一份证据	盘问出来的证明，试验留下的痕迹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11:8）	信心的顺服，不需要知道	缝：对得上就不必信，不知道才是信发生的条件
在所应许之地作客（11:9）	应许将来才兑现，眼前暂住	握着“地契”的人住帐棚：理念与现实一生对不上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11:19）	亚伯拉罕早有的复活信仰	在被试验的三天里推出来的新想法
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11:40）	新约信徒得着更完全的福分	这片土还在加厚，后人也加上一层
神的道是活泼的（4:12）	一把现成的剑，剖开人心	活着的话，每次读都在读经的人身上发生一次

◆ 七、打下去才知道

周一早上，屈晓梅的车从西宁出发，往西开了一整天。

第三天，第一口浅孔开钻。钻到二十几米，取上来的岩芯和她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不是她以为的砂岩，是一层厚厚的湖相泥岩，夹着薄薄的石膏。

组里的年轻人有点慌，问她这算不算打错了地方。有人说，要不要换个点重打，免得回去不好交代。

她蹲在岩芯箱旁边，把那截灰白的芯子一段段摆好，看了很久，说：“没打错。这片地以前是湖。”

那天晚上，她在帐篷里写野外记录。写着写着，想起女儿那句话：“那你怎么知道该往哪儿打？”

她现在会这样回答：一开始是不知道。打下去，底才一层层出来。你以为底是在那儿等你的，其实是你打下去的那一刻，它才对你显出来。

她又想起那节经文。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也不知往哪里去。可是他走的每一段路，都在他脚下留下一层。走到后来，他身后那一整根岩芯，就是他的实底。

第二口孔打在三公里外。这一次她心里有了一点底：不是因为知道下面有什么，是因为第一口孔给了她一层。她照着那层湖泥的走向，把孔位往东挪了两百米。

岩芯上来，泥岩底下果然是一层含砾的砂。那是古湖的岸。

回西宁的路上，她给女儿打电话。女儿问找到了没有。她说找到了一个湖，很久很久以前的湖。女儿说：“你们不是要找矿吗？”她笑了，说：“先得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下一步才知道往哪儿打。”

她在本子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没写给谁看：

“实底不是图纸，是岩芯。”

带走的话

实底不是出发前握在手里的地契，是出发以后在每一次对不上里沉下来、越走越厚的那片土。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 hypostasis 关在“已经在那里”的四间屋里，发生学打开了“沉淀、正在加厚”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读到 11:1 就去查定义，跳过了 11:8 那句“还不知往哪里去”。

◆

64

第64章

《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与保罗真的冲突吗?

这一章的问题

嘴上祝福、手上不递衣服的信为什么算死的，它和保罗说的“因着信”真的打架吗?

◆ 一、关门前的一罐奶粉

鲍承志五十二岁，在南昌老城区开一家小超市，三十多平方米，开了十九年。他也是教会的执事，周三晚上带祷告会。

那个周三，祷告会讲的是罗马书第三章。他在白板上写了一行大字：“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他讲得很顺，讲完大家都说受益。

九点半他回到店里，替守店的外甥收尾。快十点，卷帘门拉下一半，一个年轻女人弯着腰钻进来。她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问一罐奶粉多少钱。

他说了价钱。她翻了翻钱包，又翻了翻手机，小声问能不能先赊着，过两天发了工钱就还。

他认得她，住后面那栋楼，叫戚晓燕，好像丈夫在外地打工，很久没回来。她常来买东西，每次都挑打折的，结账时会把零钱一枚一枚数清楚。孩子总是趴在她肩上睡，脸红红的。

店里有规矩，不赊账。这规矩是他自己定的，十几年前被赊垮过一回。他笑着说：“晓燕，真不好意思，店小，规矩不能破。愿主祝福你，孩子早点睡。”

她点点头，抱着孩子走了。

卷帘门拉到底，他开始盘点。数到一半，他想起今天读经计划还没读。那一章是雅各书第二章。

>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 2:15–16）

他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上，半天没动。

“平平安安地去吧。”他刚才说的，几乎就是这一句。只不过他说的是“愿主祝福你”。

他又往下翻了几节。“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一句他读过不下一百遍，在执事培训班上还讲过。他以前讲的时候，心里想的总是别人：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那些不肯奉献的人。今晚这一句没有指向别人。

白板上那句话还在他脑子里，这一句又压了上来。他问自己：我今晚讲的和我刚才做的，到底哪一个是我的信？

◆ 二、一封写给散居者的信

《雅各书》开头说，它是“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写给“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雅 1:1）。传统认为作者是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待核作者与年代之争〕。

全书五章，像一本智慧书：一段一段，讲试炼与忍耐，讲听道与行道，讲不可按外貌待人，讲舌头，讲富人亏欠工钱，讲病人请长老祷告。它很少讲教义，很多讲日子。耶稣的名字只出现两次〔待核〕。

它的读者多半不富。信里写着富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会堂，坐好位子；穷人站着，或坐在脚凳下边（雅 2:2–3）。也写着收割的工人被扣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雅 5:4）。

本章的核心经文：

>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 2:26）
>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 1:22）

这两句，让这卷书在宗教改革时成了一桩公案。

◆ 三、稻草书信与“信不是单独的”

发现学读雅各书，第一个问题是：它和保罗冲突吗？这个问题要两边都写足。

一边：确有张力。

把两段经文并排放，字面上很难不撞。

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雅各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 2:24）

两人都引同一节经文：“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雅 2:23；出自创 15:6）两人都用同一个人作例子。保罗问：“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罗 4:2）雅各问：“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 2:21）

“称义”用的是同一个词 dikaioō，“信”用的是同一个词 pistis〔待核〕。同一个人，同一节经文，同一组词，得出的话像是相反的。

路德在 1522 年第一版德文新约的序言里，把约翰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书、彼得前书等列为新约的核心。他说，比起这几卷，雅各书是“一封稻草的书信”，因为里面没有福音的性质。这句话的原文与上下文〔待核：eine rechte stroherne Epistel〕。

这句话常被单独引出来，好像路德要把雅各书扔掉。公道地说，他没有。“稻草”是拿来和那几卷相比的，“比起它们”这几个字常被省掉。这句话在 1534 年以后的版本里删去了〔待核〕。他在别处也说，雅各书里有许多好话，是一个好人写的〔待核〕。他在雅各书的单卷序言里还说，这封信把称义归给行为，“直接违背保罗和全部圣经”〔待核原句〕。

他的德文圣经把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启示录放在新约最后，不编号〔待核〕。《桌边谈》里还记着一句玩笑：谁能把雅各和保罗调和起来，他就把自己的博士帽给谁〔待核出处与真伪〕。

现代也有学者认为，两人的差别不能全靠字义抹平。有人主张雅各书正是在回应某种被传开、被简化了的保罗口号〔待核：如 Martin Dibelius 之说〕。也有人认为两人代表早期教会两种不同的重心，不必硬合〔待核〕。

这一边对在哪里？对在它肯照字面读，不急着把难处磨平。路德的焦虑也是真的：他守的是“救恩不是人挣来的”这一句。若行为可以买到称义，可怜的良心就永远不得平安。这一层，路德一生没有让步，后来的新教也没有让步。

另一边：其实不冲突。

大多数释经者，包括路德以后的新教主流，都走调和的路。调和有三步。

第一步，“信”不是同一种信。雅各说的“信”，是嘴上的赞同：“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 2:19）保罗说的“信”，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加 5:6）。鬼魔那种信，保罗也不会说它能使人称义。

第二步，“行为”不是同一种行为。保罗反对的，是“律法的行为”，割礼、节期、洁净条例，拿来当作进门的资格。雅各要的，是给赤身露体的弟兄衣服，看顾孤儿寡妇（雅 1:27）。

第三步，“称义”的场合不同。保罗引的是创世记第十五章，亚伯兰刚领受应许，“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雅各引的是第二十二章，献以撒。中间隔了大约二十多年〔待核〕。保罗讲的是起头怎样被算为义，雅各讲的是这个义怎样被显明出来。

宗教改革阵营里流传一句话，常被归到加尔文名下：唯独信心使人称义，可是使人称义的信心从不是单独的〔待核〕。这句话的出处常被指为加尔文的《对特兰托会议的解毒剂》，原句措辞也待核。

天主教一边，特兰托会议引雅各书 2:24 来说明，称义是一个在恩典中增长的过程〔待核：第六次会议第十章〕。

二十世纪后半叶，“保罗新观”又给调和添了一层〔待核：E. P. Sanders、James Dunn、N. T. Wright 等〕。这一派认为，保罗反对的“律法的行为”，主要指割礼、饮食、安息日这些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的界碑。保罗问的是“外邦人凭什么进门”，不是“人能不能靠做好事得救”。照这个读法，雅各和保罗问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问题。

这一边对在哪里？对在它看清楚了两人面对的是不同的病。保罗面对的是一群想靠割礼进门的人，雅各面对的是一群嘴上有信、手上冷漠的人。病不同，药也不同。

中国教会也熟悉这桩公案。不少讲台把两卷书分给两类人：初信的人听罗马书，免得以为要先做好人；老信徒听雅各书，免得只会说不会做。这种分法很实际，它承认两卷书各有用处。

这两边，一边说有张力，一边说可调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两段文字的意思是什么，能不能放进同一个系统里？

◆ 四、“平平安安地去吧”

先指认缝。

缝在 2:15–16。一个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这一句话本身没有错。“平平安安地去”是当时的祝福语〔待核〕，和“愿主祝福你”一样。说话的人也许真心希望对方穿暖吃饱。

缝在这里：话里有暖，手上没有衣服。

一边是一个已经结晶的理念符号，“我有信”，“愿你穿得暖”；一边是一个冷的现实符号，那个人的身体，“身体所需用的”。两边站在同一个门口，对不上。

雅各在这条缝前面不讲道理，只问一句：“这有什么益处呢？”他问了两遍（雅 2:14、16）。

这条缝写在经文里，读者自己能对：说出口的祝福，没有递出的衣服。

前一章还有一处缝，和这一处是同一个形状：

>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 1:23–24）

照镜子的那一刻，是对上了：他看见了自己。转身一走，就忘了。看见没有沉下来，没有留下一层。

发现学的两边，在这条缝前面都停下了。

主张有张力的一边，把这一章读成一份和罗马书对着干的教义文件，问的是两份文件谁对。主张调和的一边，把“信”“行为”“称义”三个词的定义一一对齐，让两份文件不再打架。

可是那个冷的人还站在门口。定义对齐了，他身上还是没有衣服。

雅各写这一段，不是为了让两份教义文件对齐，是为了让那件衣服递出去。

再看第二章开头那一幕。穿华美衣服的人坐好位子，穷人坐脚凳下边（雅 2:3）。座位是一个现实符号。会堂里的人嘴上说“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雅 2:1），座位却排出了另一套次序。

座位不说谎。嘴上的信和座位排出的信，哪一个才是真的在那间会堂里运行的？雅各的答案很清楚：座位那一个。

所以这条缝不是一个人偶然的软弱。它是一群人的信，停在一界，没有走进另一界。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信的粒子要落成现实的东西

逐句改读。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死的”原文 nekra〔待核〕。雅各没有说“不存在的”，说“死的”。死的东西还在那里，有形状，只是不再长了。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信，若只停在理念那一界，它可以很稳定，很整体，甚至很正统，可它不走。它不迁移，不回写。它是一具很完整的尸体。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 2:22）“并行”原文 synērgei，是“一起做工”〔待核〕。“成全”是 eteleiōthē，“被做到完全”“长到成熟”〔待核〕。

这一句是全卷的钥匙。它不说“行为加在信上”，说“信因着行为长成”。信和行为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长到哪一步。

从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二章。 这一层，正好接住发现学里那第三步调和，又往前走了一步。

保罗看的是创世记第十五章：亚伯兰在星空下，一无所有，信了。这是一次从零到一的结晶，一个新的自我符号在“身体如同已死”的缝里诞生（见第 50 章）。那一刻什么行为也没有，只有信。保罗守住这一刻，是对的。

雅各看的是第二十二章：二十多年后，这个信走上了摩利亚山，落成了一座坛、一把刀、一捆柴。信从一个自我符号，迁移成了一个现实符号。那一刻，信“被做到完全”。雅各守住这一段，也是对的。

两人看的不是两件事，是一条路的起点和它走到的地方。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 2:18）“指给你看”是一个显出来的动作。信在里面，人看不见；它要显出一个形状，才能被看见，也才能被别人接住。

这就是三判据里的“独立”：一个符号要能离开发生地，带去别处。一个只在心里的信，带不出门。一件递出去的衣服，它离开了你的手，穿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信在那件衣服里，独立了。

“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 2:19）鬼魔的信，是一个对得上的信：它知道神只有一位，这个知道很准确。可是它不改写任何东西，它只“战惊”。

本书说，对得上就没有解释。一个只有准确内容、却没有任何缝、不付任何动能的信，是信息，不是结晶。

“自己欺哄自己”。（雅 1:22）雅各说，单单听道不行道的人，骗的不是神，也不是别人，是自己。

为什么是自己？因为听道的那一刻，人身上真的有东西动了。感动是真的，点头是真的，那一下“对上了”也是真的。正因为是真的，人就以为已经长了。可是那一下没有付出动能，没有拆开任何旧连接，第二天早上，旧的那个他原样醒来。

本书在第 3 章说过：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一篇好讲道，在讲的人身上也许是结晶过的；在只听的人身上，它只是信息。雅各说的“自己欺哄自己”，就是把信息当成了结晶。

“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雅 1:25）雅各说，详细察看这律法、“并且时常如此”的人，“乃是实在行出来”。

“律法”在这里不是石版。它是“使人自由的”。时常察看，就是一次次回写；实在行出来，就是迁移。一条律法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它停下不走，才成了石版（见第 5 章“律法”条）。

“那所栽种的道”。（雅 1:21）“栽种的”原文 emphytos，是“种进去的”“长在里面的”〔待核〕。前三节还有一句：“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雅 1:18）

道不是贴在人身上的标签，是种进去的，是生出来的。种进去的东西，要从土里长出来，才看得见。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 2:26）“灵魂”原文 pneuma，就是气、风、灵〔待核〕。这个比喻很准：身体是看得见的，气是看不见的。没有气的身体是死的；可是没有身体的气，也接不住，散了。

雅各把信比作气，把行为比作身体，还是把信比作身体，把行为比作气？释经者对此有争论〔待核〕。照发生学读，不必选：两样要彼此接住，才是一个活的。

“喇合……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雅 2:25）雅各举的第二个例子很怪。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宗；第二个是喇合，耶利哥城里的一个妓女，外邦人。

两个人放在一起，一个在最高处，一个在最低处。可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都在一个具体的晚上、一件具体的事里落了地。亚伯拉罕是一座坛，喇合是一根朱红线绳和一扇放人出去的窗（书 2:15–21）。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提到她（来 11:31），说她“因着信”没有与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同一个人，一处说因着信，一处说因行为。两处其实在说同一个晚上：那扇窗打开了。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雅 1:19）这一句放在“行道”前面三节。听要快，说要慢。说得太快的祝福，“平平安安地去吧”，常常是动能用在了嘴上，没有剩给手。

三能来算这笔账。

信是内能，是连接度，经得起拆。雅各不反对这个内能，他要它经得起“拆”：拆开钱包、拆开规矩、拆开一个晚上的安排。

望是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雅各书第五章讲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雅 5:7），就是望在走。

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的吸引与拉扯。2:8 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个赤身露体的人，就在这张网上；你不递衣服，网上就断了一处。

这样读，雅各和保罗不是两套教义在打架，是同一片土的两个时刻。保罗守住起头：结晶不是人挣来的，是在人的尽头被给的。雅各守住后来：结晶了的东西，要迁移、要落地、要长成。

这一段在门口的对不上，显出来的不是一个“决定做好事”的人，是一个信被逼着走出门的人。

◆ 六、七处字眼两套读法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2:17、26）	无行为的信不是真信，或不能使人称义	信停在理念一界，不迁移、不回写，是完整的尸体
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22）	行为证明信是真的	信与行为一起做工，信长到成熟
因行为称义，不是单因着信（2:24）	与罗 3:28 的张力，或“称义”指被显明	保罗看创 15 的结晶，雅各看创 22 的迁移：一条路两头
平平安安地去吧（2:16）	伪善或空洞的信仰表现	缝：话里有暖，手上没衣服
鬼魔也信，却是战惊（2:19）	单单认同教义不足以得救	对得上的信，不付动能，只是信息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对着镜子看……随即忘了（1:23–24）	听而不行是自欺	看见没有沉下来，没有留下一层
所栽种的道（1:21）	已领受的福音真理	种进去要长出来的道

◆ 七、规矩旁边长出的本子

那天晚上，鲍承志盘完账已经快十一点。

他没有回家，在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从货架上拿下一罐奶粉，又拿了一包米面，走去后面那栋楼。三楼的灯还亮着，他敲了门。

戚晓燕开门的时候愣住了。他把东西递过去，说：“先拿着，钱的事以后再说。”他没再说“愿主祝福你”。那句话到了嘴边，他咽了回去。

回家的路上，他想起路德那句“稻草书信”，又想起自己今晚写在白板上的那一句。他发现两句都没有错，错的是他刚才把白板上那一句，当成了可以挡在门口的东西。

周日，他在执事会上提了一件事：教会在他店里开一个本子，叫“代付账”。家里一时周转不过来的邻舍，可以先拿日用的东西，记在教会名下，有了再还，还不上也不追。

有人担心被人钻空子。他说他也担心，就先从他自己的店开始，一年试试看。

本子开了三个月，记了十几页。有赊了没还的，也有还了又多放下一点钱、说“给下一个人”的。戚晓燕的那一页，后来她自己划掉了。她把孩子抱来店里，让孩子叫他“鲍爷爷”。

周三的祷告会，他又讲了一次罗马书第三章。白板上还是那一行字。讲完，他在下面添了一行小字：“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 2:22）有人问他，

这两句放在一起不打架吗？他说，他以前也以为打架；现在觉得，一句是种子落下去，一句是它长出来。

那条店规他没有废。只是在规矩旁边，长出了一个本子。他后来跟老伴说，信是他十几年前在受洗池里领受的；可是那天晚上，是一罐奶粉让它在他身上又长了一寸。

带走的话

保罗守住信怎样起头，雅各守住信怎样落地：信要走出门，落成一件递出去的衣服，才算长成。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两卷书关在“教义打不打架”的门里，发生学打开了“一条路的起点和它走到的地方”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平平安安地去吧”读成别人的伪善，没看见自己就站在那个门口。

◆

65

第65章

《彼得前书》：“活石”：石头怎么会是活的?

这一章的问题

被自己的城推出去的寄居者，彼得为什么偏叫他们“活石”，还说他们正在被建造?

◆ 一、一块退回来的石板

车美琪三十一岁，福建南安人，在新加坡一家建材公司做石材设计师，来了四年。南安的水头镇是石材之乡，她家里三代都跟石头打交道。

那个周五晚上，她一个人留在公司的样品间里。

白天，一位客户把她设计的一块大堂地面拼花退了回来。那是一整块福建产的灰色花岗岩，她挑了很久，纹路像山间的云。客户说：“换意大利的吧，这个看着太‘那个’了。”

“那个”是什么，客户没说。旁边的同事小声替她解释：“就是看着便宜。”

她把退回来的石板立在样品架边上，用手摸那道纹。石头是好石头，硬度、吸水率、抗折强度，每一项她都测过。可它的产地写在报价单上，就是“那个”。

这几年她习惯了类似的事。在组屋楼下买早餐，阿姨听她一开口，会问“你中国来的哦”。工作准证每两年续一次，续之前心里总悬着。周末回到合租的房子里，她常觉得自己像一块还没找到位置的料，在仓库里放着。

样品间的灯很亮。她打开手机，看教会小组发的读经进度。这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

>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前 2:4）

她做了这么多年石头，从没想过石头能是活的。石头就是死的，这是她这一行的常识。死的才稳，才能做地面，做墙，做墓碑。

◆ 二、写给寄居者的一封信

《彼得前书》开头说，它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彼前 1:1）。这几个地名，都在今天的土耳其。

“寄居的”原文 parepidēmos，指暂住在外乡、没有本地身份的人〔待核〕。2:11 又叫他们“客旅”“寄居的”，原文 paroikos 也是外乡侨民的意思〔待核〕。

这些读者多半是外邦人信了主。信了以后，他们在本地社会里的位置变了：不再拜城里的神，不再参加原来的宴席。邻舍“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彼前 2:12）。全信多次提到“百般的试炼”（彼前 1:6）、“火炼的试验”（彼前 4:12）。

有学者认为，“寄居的”不只是比喻。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外来的侨民，社会地位低；信主以后，又被自己的城再推出去一层〔待核：John H. Elliott 1981 年《无家者的家》之说〕。

本章的核心经文：

>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 2:5）
>
>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 三、房角石与一座属灵的殿

发现学读 2:4–8，读的是一段很密的旧约引用。

彼得一口气引了三处经文。以赛亚书 28:16：“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诗篇 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以赛亚书 8:14：“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这三处里，诗篇那一句耶稣在世时也引过（太 21:42）。彼得在使徒行传里对公会也说过：“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徒 4:11）早期教会把这几节连成一串，作为“基督是房角石”的证据〔待核：所谓“石头经文汇编”之说〕。

照这个读法，“活石”的意思是这样的：

基督是活石，因为他复活了，是活着的主。信徒也是活石，因为他们得了新生命。“活”是一个属灵的状态。“灵宫”是一座属灵的殿，取代耶路撒冷那座石头造的圣殿。“圣洁的祭司”是说，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不再需要另一个祭司阶层。

路德由此发展出“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待核：1520 年《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2:9 “有君尊的祭司”也成了新教改革的一句旗帜。

天主教会也从这几节读出教会的建造。太 16:18 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石头”（Petros）。一个叫“石头”的人，写信说“你们也像活石”，这层呼应历代释经者都没有放过〔待核〕。

这读法对在哪里?

它守住了一样要紧的事：信徒的身份不是城里人给的，是神给的。“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一个被邻舍毁谤的人，能从这一句里站起来。

它也守住了教会不靠一座建筑立起。殿可以被拆，祭司可以被废，可是这座“灵宫”拆不掉。

3:15 也照这个次序读。“回答”原文 apologia，是法庭上的辩护〔待核〕。信徒要准备好一套道理，有人问，就能讲出来。后来的“护教学”一词，就从 apologia 这个字来，这一节常被当作它的经文根据〔待核〕。

2:2 的“灵奶”也照这个次序读：“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灵奶是纯正的教导，是现成的养分；信徒去吃，就会长。

这读法让一个初信的人知道该做什么：读经，听道，守住纯正的教训。它简单，可行，不会走偏。

“活”是属灵的身份，“石”是这身份的稳固，“宫”是这些身份加起来的整体。一切都已经定好了，信徒只要认出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 四、被城推出去的人

先指认缝。

缝在 1:1 和 2:11。“分散……寄居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些人在一个具体的城里过日子，有房子、有邻舍、有工作。可是城不认他们了。邻舍“毁谤”（彼前 2:12）。4:4 说得更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以为怪”，就是对不上。在城里人眼里，这群人不再合他们的图了。

信里还写到家里的事。2:18 劝作仆人的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3:1 劝作妻子的，若丈夫不信道，要用品行感化他。这些仆人和妻子，回到家里也是被推出去的人。他们的身份在家里也对不上。

一边是一个现实符号：一座城，它的神庙，它的宴席，它排好的位置。一边是一个自我符号：这群人新生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彼前 2:9）。两边对不上。

城把他们当作被丢出去的料。

这条缝在经文里有三处可指：1:1 的“分散寄居”，2:11 的“客旅寄居”，2:12 的“毁谤你们是作恶的”。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读法在这条缝前面停下了。

它把“活石”读成一个已经给定的属灵身份，把“灵宫”读成一座已经立好的属灵大殿。这样，“寄居”就只是外在的苦，身份是里面的安慰。苦归苦，身份归身份，两件事分开放。

可是彼得没有分开放。他把“被人所弃”和“活石”写在同一句里。被弃，正是这块石头成为活石的地方。

还有一层，发现学说不清楚。为什么是“石头”？若只要讲属灵身份，彼得可以说“活水”“活的种子”，他在 1:23 也确实说了“不能坏的种子”。偏偏到这里，他要说一块石头，而且是活的。

石头是死的东西。一块活石，自己就对不上。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同是石头，一块活着

逐词改读。

“石”。 原文 lithos，指一块石头，常指加工过的建筑石料〔待核〕。它不是山上的磐石，是一块被凿出来、要砌进墙里的料。

“活”。 原文 zōn，就是“活着的”〔待核〕。和希伯来书 4:12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同一个字（见第 63 章）。

一块被凿出来的料，活着。

本书在第 31 章读过以西结书的“石心”：“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同是石头。石心是一块固化了的石头：连接度极高，断裂的难度极大，可是动能为零，拒绝回写。它很稳，稳得不再长。

活石也是石头：它稳定，整体，能被砌进墙里，满足三判据里的每一条。可是它还活着。它还在被建造，还在和别的石头一起回写。

两块石头的差别，不在硬不硬，在还走不走。

这一层用三能来算最清楚。石心的内能很高，可动能是零，周围的场也拉不动它，它就停在那里。活石的内能也高，稳稳地承重；可它还在一张网里，被旁边的石头拉，被上面的分量压，被房角石定住方向。势能在拉，动能就有了；动能在走，内能就一层层再加。

以西结的药方是“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把石头换成肉。彼得给的是另一个方子：不换掉石头，让石头活过来。两个方子不打架。一个说固化的东西要熔开；一个说熔开之后，还可以再结晶成一块活着的石头。

“渐长”。 2:2 说，要爱慕灵奶，“叫你们因此渐长”。紧接着两节就是活石。

先说婴孩渐长，再说石头被建。彼得把一个会长的东西和一个不会长的东西放在一起，硬是让石头也“渐长”起来。

“被建造”。 2:5 的“被建造”原文 oikodomeisthe，是现在时，正在进行〔待核〕。不是“已经建好了”，是“正在被建”。

这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说法一样：“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弗 2:21）“渐渐”二字，是正在成形（介生）。

一座正在建的殿，每一块石头都还在找位置。它和旁边的石头怎样咬合，压在它上面的是什么，托住它的是什么，都还在变。

“被人所弃”。 匠人挑石料，会把不合用的放到一边。那块被放到一边的石头，后来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前 2:7）。

房角石是一座房子最要紧的一块。两面墙在它那里接合，整座房子的线都从它那里量起。

匠人为什么弃它？因为它不合匠人手里那张图。它的形状，对不上已有的那套尺寸。可是正因为对不上，它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一座按旧图造不出来的房子，从它这里开始。

这就是迁移：一块在旧现实里被判为无用的石头，在新的建造里成了承重的那一块。现实符号没有被丢掉，它被重新砌了一次。

“灵宫”与“灵祭”。 “灵”在这里不是“不实在”的意思。原文 pneumatikos，是属于灵的、被灵吹动的〔待核〕。灵是势能的场：那张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网（见第 43 章）。

一座“灵宫”，就是一座由这张网托着的殿。石头之所以能砌在一起，不是因为灰浆，是因为这个场把它们拉在一处。

“心中盼望的缘由”。 回到 3:15。

“盼望”在这里很要紧。1:3 说，神“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又一个“活”字。望是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一直在路上（见第 51 章）。

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你要回答。发现学把这个“回答”读成一套准备好的护教道理。

可是彼得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还要“存着无亏的良心”（彼前 3:16）。他接着说，要叫诬赖的人“自觉羞愧”，靠的是“在基督里有好品行”。

回答的不只是嘴，是一个人在城里活出来的样子。邻舍看见的，是一块被弃的石头，在墙里站住了，还活着。

“跟随他的脚踪行”。 2:21 说，基督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榜样”原文 hypogrammos，是孩子学写字时照着描的字帖〔待核〕。

字帖不是让孩子看的，是让孩子一笔一笔描的。描的时候，笔画在孩子手上长出来。那块被弃的房角石，给后来的石头留下了一个可以照着描的形状。

所以活石不是凭空活的。它照着另一块活石的样子，被一次次描出来。第一块石头“被骂不还口”（彼前 2:23），后来的石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彼前 3:9）。一个形状，从一块石头迁移到另一块。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4:8 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一座殿里，石头和石头之间总有缝。砌得再好，也有不合的地方。爱是那张托住整座殿的网，它不是把缝填死，是让缝在一张更大的场里不至于裂开。这就是势能的工作。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信的末尾，5:10 说，神“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坚固”是石头的词。可是它排在“暂受苦难之后”。石头的坚固，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在被弃、被压、被砌的那段日子以后，才一层层坚固起来。这正是内能被建立的过程。

为什么一定要寄居。 回到那条缝。

这些读者若在城里住得舒舒服服，“活石”这个词对他们只是一个美好的比喻。正因为他们被城推出去，原来的现实符号碎了，他们才不得不在一个新的地方被砌进去。

缝不是附带的苦，是活石结晶的地方。

这一段被推出去、又被砌进来的日子，显出的不是一群“守住信仰”的人，是一群在被弃之处重新长成了殿的人。

◆ 六、七处字眼两样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寄居的（1:1；2:11）	信徒在世是客旅，家在天上	缝：城不认他们，现实符号与新的自我对不上
主乃活石（2:4）	基督复活，是活着的主	被凿出、要砌进墙的料，还活着：不固化的现实符号
像活石被建造（2:5）	信徒有新生命，在属灵的殿里有位置	现在时“正在被建”，石头还在找位置、在回写
匠人所弃的石头（2:7）	基督被拒绝而得高举的预言	对不上旧图纸的石头，成了新房子的起点
灵宫（2:5）	取代耶路撒冷圣殿的属灵建筑	由势能的场拉在一起的殿
心中盼望的缘由（3:15）	准备好一套护教的道理	回答的是一个人在城里活出来的样子
石心（结 36:26，对照）	刚硬的心	同是石头：石心固化不走，活石还在长

◆ 七、那块花岗岩的新位置

那个周五，车美琪在样品间里坐到很晚。

她想起老家水头镇的石材厂。小时候她常去父亲的车间，看工人把一块荒料切开。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的纹路长什么样。有的料切开以后满是裂隙，只能打碎了铺路；有的料切开，纹路一层一层，像活的一样。

父亲跟她说过一句话：“石头没有死的。它在山里长了几千万年，切开那一刀，它才露出来。”〔待核：人物口吻，非地质学结论〕

她把退回来的那块花岗岩重新放平，拍了照，又翻出客户的图纸。图纸上的大堂是长方形，正对大门有一面墙，墙上要做一个接待台。

她连夜改了一稿。地面换成了客户要的意大利石材。可是那块灰色花岗岩，她把它切成了接待台的台面，正对大门，每一个进门的人第一眼都会看见那片云一样的纹。

下周一，她把新稿交上去。客户看了很久，没说话，点了头。

后来大堂完工，她去现场看了一次。台面装好了，前台的女孩把手放在上面，说这块石头摸起来凉凉的，很舒服。

她想起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一句“匠人所弃的石头”。以前她读到这句，只觉得是在说耶稣。那天站在台面前，她才觉得这句话也落在一块花岗岩上，落在她自己身上。被退回来，不是这块石头的终点，是它被重新砌一次的地方。

她没有说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她只是想，一块被退回来的料，找到了一个它本来不在图上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让整个大堂都有了一个起点。

她还在等下一次准证续签。合租房子里的日子也照旧。可是那个周五以后，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仓库里放着的料。她觉得自己是一块还在被砌的石头，旁边有别的石头，上面压着东西，下面托着东西，都还在变。

带走的话

同是石头，石心固化成不再回写的硬块，活石被砌进墙里还在长：差别不在硬不硬，在还走不走。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活石”关在已定的属灵身份里，发生学打开了“正在被建、在被弃处长成殿”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寄居”当作外在的苦，把“活石”当作里面的安慰，两件事分开放。

◆

66

第66章

《彼得后书》：“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谁有权解释?

这一章的问题

经文既然每读一次又发生一次，凭什么说有人“随私意解说”，把它读歪了?

◆ 一、一份写满批注的作业

尹浩然三十八岁，在南京一所神学院教释经学，教了七年。

学期过半的一个周四晚上，他在办公室里批作业。这周的题目是：选一段经文，写一篇两千字的释经报告。

第三份作业让他停了很久。学生选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撒种的比喻。报告写得很流畅，一段比一段大胆：四种土是四种性格，飞鸟是社交媒体，荆棘是房贷。最后一段写道：“经文的意义在读者心里发生。每个人读到的，都是对他自己真实的意义。”

尹浩然在页边上写了一个问号，又划掉了。

他想起上学期在课上讲过的话：意义不是现成摆在纸上的，每一次读都是又一次发生。这个学生听进去了，而且走得比他想的远得多。

他翻开桌上的和合本，翻到彼得后书。

>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0–21）

他把这两节抄在作业的最后一页，又在下面写了一行字，写了又擦。

如果意义在每一次读里发生，凭什么说这个学生“随私意”了？如果不能说，那这门课还在教什么？

◆ 二、一封告别的信

《彼得后书》开头署名“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彼后 1:1）。信里说，他“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彼后 1:14）。这是一封告别的信，像一份遗嘱。

它在正典里的路走得最难。早期教会对它的作者疑问最多，四世纪的优西比乌把它列在“有争议的书卷”里〔待核：《教会史》3.3、3.25〕。现代学者多认为它成书较晚〔待核〕。本书照经文所署，称彼得。

信只有三章，面对两样东西。一样是“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后 2:1）。一样是“好讥诮的人”，他们问：“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后 3:4）

本章的核心经文：

>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 1:20–21）
>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 1:4）

◆ 三、谁握着解释的钥匙

这两节是全本圣经里最像发现学的经文之一。本书要先把它对发现学的支撑写足。

第一层：意义有主人。

“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经文的源头不在写的人，在神。写的人是“被圣灵感动”，原文 pheromenoi，是“被带着走”“被托着走”〔待核〕。使徒行传 27 章用同一个字说船被风刮着走〔待核：徒 27:15、17〕。

照这个读法，写经的人像一条船，圣灵是风。船往哪里去，是风定的。意义的主人，是神。

既然意义有主人，读的人就不能另立主人。“随私意解说”，原文 idias epilyseōs，“私意”是 idios，自己的、个人的；“解说”是 epilysis，解开、解释〔待核〕。一个人自己解开经文，就是越权。

第二层：所以要有公认的解释。

古代教会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解经不是私人的事，要在教会里、照使徒传下来的规矩解。二世纪的爱任纽对付诺斯底派，说异端拿经文像拿一幅马赛克，把王的像拆开拼成狗的像〔待核：《驳异端》1.8.1〕。他的办法是“真理的准则”，后世多称“信仰的准则”：经文要照教会从使徒领受的信仰来读〔待核〕。

天主教会后来把这一节和教导权连在一起。特兰托会议规定，任何人不得照自己的判断，违背教会所持的意义去解释圣经〔待核：第四次会议，1546 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启示宪章》也说，权威地解释神的话的职分，交给了教会活的训导〔待核：《启示宪章》第 10 条〕。

第三层：新教也守这一道闸。

宗教改革看起来把圣经交给了每一个人。可是改革者同样怕“私意”。他们的闸是“以经解经”：圣经最清楚的地方解释不清楚的地方，经文自己是自己的

解释者。《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一章写道，解释圣经无误的规则，就是圣经本身〔待核：1.9〕。

近代福音派更进一步，把 1:21 读成默示论的根据：经文既然“不是出于人意”，它就没有错，每一个字都是神要说的（见第 60 章）。释经的工作，是用文法、历史、上下文，把作者的原意准确地取出来。原意只有一个，读的人要去找到它。

第四层：信中自己就有一个例子。

3:16 说，保罗的信“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强解”原文 strebloō，本义是拧、扭，拿刑具把人的关节拧开〔待核〕。经文被拧了，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这四层合起来，是一道很结实的闸。它防的东西是真的：一段经文想怎么读都行，它就什么也没说。一个群体人人各执一词，就散了。尹浩然桌上那份作业，正是这道闸要拦的。

这一层，本书不能轻轻放过。发生学若接不住这一道闸，它就真是“怎么读都行”了。

◆ 四、有人拧了保罗的信

先指认缝。

缝在 3:16：“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这一句里有一个很具体的现实：保罗的信已经在各处传开了。有人读了，读出了另一套意思。彼得没有说是什么意思，经文上下文暗示与“主的应许”“宽容”有关（彼后 3:9、15）〔待核〕。

一边是一个已经写下、流传、被收集起来的理念符号：保罗的信，“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后 3:15）。一边是一群人对它的读法。第二章描写假师傅：“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 2:19）强解保罗的人，和这些应许“自由”的人是否同一批，经文没有明说〔待核〕。可是两处放在一起看，被拧出来的那条路，大概就是把“恩典”“自由”读成了放纵。两边对不上。

这条缝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被读歪的，恰恰是“恩典”这样的好词。保罗写恩典，是在人的尽头里结晶出来的；拧它的人拿去用，却一分代价也不付。同一个词，在保罗身上是结晶，在他们手里只是一个借口。

还有一处缝，和这一处同形。好讥诮的人说“万物……仍是一样”（彼后 3:4）。应许是一个理念符号，日子照常是一个现实符号，两边拖了几十年对不上。讥诮的人用现实压倒了理念，说应许是空的。

这两处缝写在经文里，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读法走到这里，给出的答案是：有一个正确的意思，强解的人没读对。解决的办法，是找到并守住那个正确的意思。

这个答案守住了很多。可是它在一个地方停下了：它没有说，正确的意思自己会不会走。

彼得在这封信里并没有只说“守住原意”。他在信的开头说“要分外的殷勤”，在信的末尾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 3:18）。一头一尾，都是“长”。

一封以“不可随私意”为闸的信，同时又要读者一直长。这两件事怎样放在一起，发现学没有接着问。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闸是怎样守住的

发生学先要承认一件事：彼后 1:20–21 是对的，“怎么读都行”是一种病。

可是这道闸用发生学读，守法不一样。它守住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原意，是一条发生的路。

“不是出于人意”。 发生学同意这一句。本书在第 3 章说过：一个新符号的结晶，不是人想要就有的。它要付能量，要有对不上，要有一张网托着。“出于人意”的东西，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随手拼出来的，没有付动能，没有过缝，它只是信息。

尹浩然那位学生的报告，“飞鸟是社交媒体，荆棘是房贷”，问题不在大胆，在免费。他没有在经文里撞上任何对不上，他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由联想。经文在他那里没有发生，只是被借用了。

这就是“私意”。照本书的词义，私意不是“一个人自己读”，是“读的人没有被读”。

“被圣灵感动”。 pheromenoi，被带着走。船不是自己划的，是被风推着走。

发生学读这个词，不把它读成一次性的。风不只在写经的那一刻吹。本书在第 60 章说，默示是神呼气，每一次被读，又吹一次。被带着走的，不只是写的人，也是读的人。

照这个读法，“随私意解说”的反面，不是“照着标准答案解说”，是“被带着走”。读的人被经文推着，推到一条他自己想不到的缝里。

闸的三道门。 本书在第 3 章立了一道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第 73 章会把它细讲成三道闸：缝要先找到，读出来的要回写，找不到就空

着。这一章先不讲全套，只沿着彼得后书自己的三处，看这道闸在一封信里怎样守，姑且叫它三道门。

第一道门：缝要在经文里，不在读者的想象里。彼得指认“强解”，是因为保罗的信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可以对照。发生学读一段经文，也要先在纸上把缝指出来。指不出来，就不说（这就是第 73 章的第一道与第三道闸）。

第二道门：结晶要能被共同体认出来。1:16 说：“我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见证是复数的，“我们”。一个只在一个人心里成立的读法，满足不了三判据里的“独立”：它离不开那个人。第 73 章把这一层放在回写检验里，叫“回到前人的读法”，又说一个人读出的结晶，要拿到读经小组和两千年的读法史面前去对。

第三道门：结晶要能回写，要结出果子。1:5–8 列出一长串：“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最后说，“就必使你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一个读法若只让人更会说，不让人更会爱，它没有结晶。这一道门，对上第 73 章第二道闸回写检验里的“回到读的人身上”。

拿这三道门去看那份作业：第一道门没过，缝不在经文里；第二道门没过，那只是一个人的联想；第三道门也很难过，“荆棘是房贷”让人多了一个说法，没有多出一样新的爱。

“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回到 1:4。这一句是东方教会“成神论”的根据之一〔待核〕。“有分”原文 koinōnoi，是“同伙”“合伙人”〔待核〕。

人和神的性情合伙。这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身份，紧接着的一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彼后 1:5）合伙的事，要一起做。

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一层一层加上去，“加上”原文 epichorēgēsate，是“供应”“添置”〔待核〕。这是一条路，不是一张身份证。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 1:19 说，先知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这一节就在 1:20–21 前面。它说的是：经文是灯，可是灯要照到“心里出现”。光在纸上，是灯；光在心里，是晨星。中间要“留意”，要“等”。

这正是发生学说的：意义不是一读就有，也不是想有就有。它要等，要在缝里待一会儿，等到“天发亮”。

“主看一日如千年”。 3:8–9 回应好讥诮的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乃愿人人都悔改。”

应许和日子之间那条缝，彼得没有把它填平。他说，缝本身就是宽容，是给人悔改、长成的时间。

两种读法守的是同一样东西。 发现学守住“经文不由人随意摆布”。发生学也守这个，而且守得更紧。它不只拦住随意的读者，也拦住随意的释经者：一个只会拿标准答案去压学生、自己从不被经文撞一下的老师，同样是“出于人意”。

这道闸是全书的闸。没有它，本书说的“每一次读又发生一次”，就成了“每个人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有了它，发生才不是私意。

这一段师生之间的往返，显出的不是一个握着钥匙的解释者，是一个和学生一起被经文带着走的读者。

◆ 六、“私意”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1:20）	不可离开教会或原意自己解释	私意＝读的人没有被读，免费拼出的意思
不是出于人意（1:21）	经文源头在神，因此无误	结晶不是人想要就有，要付能量、过缝
被圣灵感动（pheromenoi，1:21）	写经者被圣灵带领写下原意	风不只在写时吹，读时也吹：读者被带着走
强解（strebloō，3:16）	扭曲了唯一正确的原意	缝：一封信传开后被读出另一条路，要过三道门检验
灯照在暗处……晨星在心里出现（1:19）	预言是可靠的光，要留意	光在纸上是灯，在心里是晨星，中间要等
得与神的性情有分（1:4）	信徒领受的属灵身份或成神	合伙：一层层加上去的一条路
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18）	守住真道并逐步加深	闸不是为了停，是为了让人长

◆ 七、作业最后一页的批语

那天晚上，尹浩然把那份作业留到了最后。

他想了很久，没有给分，在最后一页写了一段批语：

“你说意义在读者心里发生，这一句我同意，因为我在课上也这样讲。可是发生是要付代价的。你这篇报告里，我没有看见经文让你哪里不舒服，哪里读不下去，哪里和你原来的想法对不上。你在经文里，一处缝也没有撞上。

“请重写。这一次，请先找到这个比喻里让你读不懂的一句，把它写出来。然后告诉我，它让你身上哪一个想法松动了。”

第二周，学生交来了重写稿。

报告短了一半。开头一段写的是：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好土”，可是读到“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太 13:6），她想起自己信主三年，每次遇到难处就想放弃。她不知道“根”在她身上是什么。

报告没有给出答案。最后一句是：“我还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我想，这个比喻还在我身上撒种。”

尹浩然给了她一个很高的分数。

他在课上说起这件事，没有说名字。他说，彼得后书那一句“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不是要把经文锁起来。它是一道闸：拦住那种不付代价的读法，也拦住那种从不被经文碰一下的教法。

他说：“这道闸，拦学生，也拦我。”

带走的话

“不可随私意”不是把经文锁在一个现成的原意里，是拦住不付代价、不过缝、不结果子的读法。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解释权关在“谁握着原意”的门里，发生学打开了“缝在经文、共同体认得出、结出果子”三道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被圣灵感动”只算给写经的人，忘了读经的人也要被带着走。

◆

67

第67章

《约翰一书》：“神就是爱”：爱是神的属性，还是神显出来的样子?

这一章的问题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神就是爱”这句话，要到哪里去看见?

◆ 一、一个听不见的孩子问“爱”

季丽芳四十九岁，在合肥一所聋校教语文，教了二十六年。

十一月初的一个周二晚上，她在家里备第二天的课。课文里有一个“爱”字。

这个字她教过很多遍，每一次都难。“桌子”“苹果”“跑”，都好教，指一指，做一做，孩子就会了。“爱”指不出来。

上周课上，一个十岁的男孩郝晨举手，用手语问她：“爱，是什么样子？”

她打出“爱”的手语：左手握拳，右手掌心轻轻在拳背上画圈，像在抚摸。男孩照着做了一遍，又问：“为什么是这样？”

她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她在台灯下翻开圣经。教会读经小组这个月读约翰一书，她读到第四章，一句话让她坐直了：

>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壹 4:12）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一句，她的学生会懂。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

可是他们知道声音是什么吗？她想起学校里那几台老式的振动音箱。孩子们把手贴在音箱上，感到咚咚的震动，就会笑。那是他们“摸”到的声音。

她又往前翻了几节：

>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壹 4:8）

她在本子上写下第二天的教案，写了一行，又停住了：怎样让一个孩子看见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她想起郝晨刚入学那年。他七岁，从县城的一个家庭送来，家里没有人会手语。他母亲在门口和她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这孩子在家里像个外人，饭桌上大家说说笑笑，他一个人低头吃饭。

头一个学期，郝晨几乎不和人对视。是同宿舍一个大他两岁的孩子，每天晚上拉着他的手，教他打“吃饭”“睡觉”“妈妈”。到学期末，他第一次在课上举了手。

那一年，“爱”这个字她没有教。可是她现在想，郝晨那一年也许已经学过了，只是没有人告诉他那叫什么。

◆ 二、一封写给小子们的信

约翰一书没有署名，传统认为是使徒约翰写的，和约翰福音出于同一个传统〔待核：作者与年代〕。它不像一封普通的信，没有开头的问安，也没有结尾的问候，更像一篇讲章。

信里反复叫读者“小子们”“亲爱的弟兄啊”。读者是一群信主多年的人，可是他们中间出了分裂。有些人离开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约壹 2:19）〔待核〕

离开的人似乎有一套说法：他们说自己认识神，在光明中，没有罪。约翰一书一再引这些说法，一一驳回：“我们若说……”“人若说……”（约壹 1:6、8、10；2:4、9；4:20）。

他们还有一个要紧的主张。4:2–3 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看来离开的人不认基督真有肉身，或者觉得肉身不要紧〔待核：学界多联系“幻影说”或克林妥一派〕。他们要一个纯属灵的神，不要一个可以被“亲手摸过”的生命（约壹 1:1）。

古代留下两则关于约翰的故事，常被讲道人引用〔待核真伪〕。一则见于爱任纽：约翰在以弗所的澡堂里，看见克林妥进来，转身就走〔待核：《驳异端》3.3.4〕。另一则见于耶柔米：约翰年纪老迈，被人抬进聚会，每次只说一句“小子们，要彼此相爱”；有人问他为什么总说这一句，他说这是主的命令，做到了就够了〔待核：耶柔米《加拉太书注释》6:10〕。

一个转身就走，一个只说一句话。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正是这封信的两面：对否认肉身的教导很硬，对彼此相爱很软。

本章的核心经文：

>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壹 4:8）
>
>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壹 4:12）
>
>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壹 4:16）

◆ 三、爱是神本体的属性

发现学读“神就是爱”，问的是：这一句说出了神的什么？

第一种读法：爱是神的属性。

系统神学把神的属性分门别类：全能、全知、无所不在、圣洁、公义、信实、慈爱。“神就是爱”是慈爱这一项的经文根据。神本来就有爱这个属性，正如他本来就有能力、有智慧。

这读法守住了一样要紧的事：神的爱不是因为人可爱才有的。下一节说得很清楚：“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约壹 4:10）爱在神那里先有，人的爱是回应。

第二种读法：爱是神的本质。

有些神学家觉得“属性”太轻。“神就是爱”不是说神“有”爱，是说神“是”爱。原文是 ho theos agapē estin，“爱”是名词，没有冠词〔待核〕。这句话的形式，和“神是灵”（约 4:24）、“神就是光”（约壹 1:5）一样，说的是神是什么。

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里把这一句读进三一论：父是爱者，子是被爱者，圣灵是两者之间的爱〔待核：第八至第十五卷大意〕。爱在神里面本来就是一种关系，不需要等造物出现才有对象。

第三种读法：先认识神，才认识爱。

还有一层：读这一句，次序很要紧。不是“爱就是神”，是“神就是爱”。主语是神，不能倒过来〔待核：常见于福音派注释〕。

这一层守住了一道防线：人不能把自己心里的一切温情都叫作神。爱的标准在神那里，人照着它去爱。4:10 说，“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爱的样子，是在十字架那里被定下来的。

这一道防线后来显得更要紧。十九世纪的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里，正是把这一句倒过来读的。他的大意是：说“神是爱”，其实是在说“爱是神”；人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投射出去，叫它作神〔待核：第四章前后〕。

发现学一路的释经者，常拿费尔巴哈作反面的例子：一旦主语被换掉，神就只剩下人自己的影子。这个警告是对的，本书在后面也要守住它。

这三种读法合起来，是一幅清楚的图：神先在，爱是他的属性或本质；人借着启示认识这位神，再照着他的样子去爱弟兄。认识在前，爱在后。

这幅图对。它守住了神的主权，守住了爱的源头，守住了人不能自己定义爱。一个被背叛过的人，一个觉得自己不可爱的人，能在“神先爱我们”（约壹 4:19）这一句上站稳。这一句，本书不动它。

◆ 四、“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先指认缝。

缝在 4:12 的上半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这一句很突然。前面几节都在讲神爱我们、我们当彼此相爱，忽然插进一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 1:18 也有几乎相同的一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一边是一个理念符号：“神就是爱”，一个关于神是什么的宣告。一边是一个现实：没有人见过他。

这两样放在同一段里，对不上。若神是一个先在的、可以被认识的对象，认识他总要有个看见的地方。可是这里说，没有人见过。

经文没有回避这条缝。它接着给的答案很奇特：“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不是“你们要先认识神，再去爱”，是“你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你们里面”。

还有一处缝，和这一处同形。4: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他所看见的弟兄”和“没有看见的神”并排站着。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约翰说，要爱那看不见的，得从那看得见的开始。

这两处缝都写在第四章的纸面上，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的读法在这里停下了。

它的次序是：先认识神，再去爱。可是经文在这一处把次序倒了过来：先彼此相爱，神才住在里面；先爱看得见的弟兄，才能爱看不见的神。4:7 也是这个次序：“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爱在前，认识在后。

发现学并不是没看见这几句。它常把它们读成“证据”：你爱弟兄，证明你认识神。爱是认识的结果，或是认识的检验。

这个读法在约翰一书里也有根据。全书反复说“从此就知道”：3:14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4:13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

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好像整封信是一张检验单，让读者一项项对照，确认自己是真信徒。

一位老牧师读这封信，大概会这样讲：你若怀疑自己得救了没有，就看看你爱不爱弟兄。这个讲法帮过许多不安的人，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里找到确据。

可是 4:12 说的不是“证明”，说的是“住”。神住在相爱的人里面。这不是检验，是发生的地方。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爱是神显出来的样子

逐句改读。

“神就是爱”。发生学不改这一句的主语。神是主语，爱是他。

可是要问：这个“是”，在哪里被看见？4:9 给了答案：“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显明”原文 ephanerōthē，是“被显出来”“被看见”〔待核〕。约翰一书一开头就是这个词：“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约壹 1:2）

神是爱，这一句不是在天上一张属性清单上读出来的。它是在一件事里显出来的：差，舍，死，活。爱有一个形状（显露）。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一句是全卷的钥匙。神没有人见过；神显出来的地方，是彼此相爱的人之间。

照本书的说法，信仰对象的符号，是在我、你、他、世界之间撑开的最大的符号（见第 5 章“神”条）。它不是悬在天上等人去看的一个东西。它在人和人之间那张网里，一次次被显出来。

这一节说的就是这张网。“彼此”二字是关键。不是一个人在屋里默想就能“住”进去，是两个人、三个人之间，那个场被拉起来的地方。

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见第 51 章）。神“住”在那里，不是说神只是一张网，是说神在那里显出来。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得以完全”原文 teteleiōmenē，是完成时被动式，“已被做成完全”〔待核〕。爱在相爱的人中间被“做成”。

这和雅各书说的“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 2:22）是同一个词根（见第 64 章）〔待核〕。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 4:19）发现学的那一层，“神先爱”，在这里完全保留。

本书说恩典是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无力结晶的人才能重新做功（见第 5 章“恩典”条）。“先爱”就是这个“先付”。可是场拉起来以后，结晶要在人和人之间发生：“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壹 4:11）。

两种读法在这里接上了。神先爱，是发现学守住的；爱要在彼此之间显出来，神才“住”在那里，是发生学接着走的。

“爱里没有惧怕”。4:18 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未得完全”，就是还没长成。惧怕是一种固化：人缩起来，不敢靠近，连接断了。爱长到哪里，惧怕就退到哪里。爱不是一次就完全的，它在长。

“该隐……杀了他的兄弟”。 3:12 举了一个反例：“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3:15 说得更重：“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该隐是第一个把弟兄之间的连接扯断的人。照本书的说法，罪是关系断裂，发生卡住（见第 5 章“罪”条）。恨是那张网上的一个死结，神在那里显不出来。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3:18 说：“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前一节问：“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壹 3:17）

“塞住”，就是把那张网上的一处堵死。神显出来的地方，也被堵死了。

“旧命令”与“新命令”。 2:7–8 有一句很绕的话：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同一条命令，又旧又新。发现学多半解释为：内容是旧的，因基督而有了新的意义。这个解释不错。

发生学还要加一层：命令是旧的，因为它早就写下了；它又是新的，因为它每一次在两个人之间被行出来，都重新发生一次。2:8 接着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渐渐”，是正在成形。

和费尔巴哈划一条线。 这样读，会不会走到费尔巴哈那里去，说神只是人相爱时的一种感觉？

不会。费尔巴哈的读法里，先有一个现成的人，人再把自己的爱投出去，叫它作神。这里没有那个先在的、发动投射的人。4:7 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相爱的人，自己也是在这场爱里被生出来的。人和神这两个符号，在同一场相爱里一起显出（见第 3 章）。

所以主语不必换。神仍是主语，爱仍是神；只是这个“是”，不在一张清单上，在一件正在发生的事里。

“亲手摸过的”。 回到这封信的第一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壹 1:1）

听见，看见，看过，摸过。这是四种身体的动作。离开的人要一个不必摸的神，这封信却从“摸过”开始。

神显出来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被摸到的身体。这是道成肉身的延续（见第 48 章）：理念符号得了现实的身体，后来又在一群彼此相爱的人身上，得了一个又一个身体。

“远避偶像”。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是：“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壹 5:21）

全信没有讲过一次拜偶像的事，最后一句却落在这里。释经者对此有许多猜测〔待核〕。

照本书的说法，偶像是信仰对象的符号固化了（见第 5 章“偶像”条）。一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若被固化成一套定死的说法、一种不必摸的属灵，它也会成为偶像。离开的人说自己“认识神”，可他们恨弟兄。他们手里那个神，已经不在彼此之间显出来了，只在他们的说法里。

回到“神就是爱”。 发生学的读法是：神就是爱，这一句是真的；它的真，显在人与人相爱的地方。爱不只是神的一项属性，是神在世界上显出来的那个样子。没有人见过神，可是人见过爱。

这一段彼此相爱的日子，显出来的不是一个“认识了神”的人，是一群在彼此之间让神住进来的人。

◆ 六、爱与神的七处对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神就是爱（4:8、16）	爱是神的属性或本质	神显出来的样子；显在差、舍、死、活那件事里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4:12）	神是灵，肉眼不能见	缝：一个宣告，一个没有人见过的现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4:12）	相爱证明人与神相交	神显出来的地方，在彼此之间那张网上
爱他的心得以完全（4:12）	人对神的爱趋于成熟	爱在相爱的人中间被做成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4:19）	神的爱是人爱的源头	恩典先付：场先被拉起，结晶在彼此间
不爱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4:20）	爱弟兄是爱神的检验	次序：从看得见的开始，看不见的才显出来
旧命令，又是新命令（2:7–8）	内容旧，意义因基督而新	写下的旧，每次行出来都重新发生

◆ 七、手语里的那个“爱”

第二天上课，季丽芳没有先讲“爱”字。

她让孩子们两人一组。一个人闭上眼睛，另一个人牵着他的手，在教室里走一圈，绕过桌子，避开椅子，最后回到座位上。走完了，两人换过来。

孩子们走得很慢，有人笑，有人撞到桌角。郝晨被一个比他小的女孩牵着，走到一半，女孩停下来，把他的手放在一个椅背上，让他摸一摸，再绕过去。

走完以后，她问郝晨：“刚才你闭着眼睛，看不见。是什么让你不害怕？”

郝晨想了想，打出一个手语：她的手。

季丽芳点点头，在黑板上写下“爱”字。然后打出那个手语：左手握拳，右手掌心轻轻在拳背上画圈。

“就是刚才那样，”她用手语说，“你看不见，有一只手在。”

郝晨看着她，又看看那个女孩，把那个手势慢慢做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问为什么。

那天晚上，季丽芳在教案后面添了一行小字：“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可是今天，我见过爱。”

她没有把这行字给任何人看。她只是觉得，二十六年来她一直在教孩子认字；那一天，是一个字在孩子们中间发生了一次。

带走的话

没有人见过神，可是人见过爱：神就是爱，这一句的真，显在人与人彼此相爱的地方。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爱”关在神的属性清单里，发生学打开了“神在彼此之间显出来”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读成相爱的证明，没读成神显出来的地方。

◆

68

第68章

《约翰二书》：“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

这一章的问题

爱既然就是照命令行，约翰为什么还有许多事“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要等当面？

◆ 一、第四百一十七封信

毛家伟七十岁，在新加坡邮政局干了三十八年，前二十年骑脚车送信，后十八年在分拣中心。退休以后，他每个月写一封信，寄给马来西亚怡保的老朋友黄耀荣。

两人十几岁在同一间教会长大，后来一个来了新加坡，一个留在怡保。五十多年，他们几乎只写信。电话打过几次，嫌贵，也嫌说不清楚。手机有了以后，黄耀荣学过一阵发信息，打字太慢，又回到了纸上。

那个周日晚上，毛家伟坐在组屋客厅的小桌前，写第四百一十七封信。他每一封都编号，信纸右上角写着数字。

信写到一半，他停了笔。

上一封回信里，黄耀荣说自己最近眼睛不好，医生说是黄斑病变，看字越来越模糊。信的最后一行字很歪：“家伟，以后的信，可能要叫孙子念给我听了。”

毛家伟拿着这一行看了很久。

五十年的信，靠的是两个人都看得见字。他突然不知道，下一封该怎么写。

他翻开桌边的圣经。教会这周读约翰二书，只有十三节。他读到第十二节：

>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贰 1:12）

他这辈子靠纸墨活着。他从没想过，写信的人会“不愿意”用纸墨。

◆ 二、十三节的一封短信

约翰二书是新约里最短的书卷之一，和合本只有十三节。它的作者自称“作长老的”，传统认为就是使徒约翰〔待核〕。

收信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约贰 1:1）。和合本在这里加了小注：“或作：教会”。这位“太太”是一位真实的妇人，还是一间教会的比喻，学者争论已久〔待核〕。

信讲三件事。一，要彼此相爱，这不是新命令，是“从起初所受的”。二，有迷惑人的出来，“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贰 1:7），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三，有许多话，不愿用纸墨写，盼望当面谈。

本章的核心经文：

> 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约贰 1:5–6）
>
>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贰 1:12）

◆ 三、爱的内容是守命令

发现学读 1:5–6，读出的是一个清楚的定义：爱就是照命令行。

这一句守住了一样要紧的东西。爱不是一种飘忽的感觉，不是“我觉得我爱你”。爱有内容，有规矩，可以被检验。约翰一书 5:3 也这样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常被引用：“你爱，然后做你想做的。”〔待核：《约翰一书讲道》7.8〕这句话常被误读成放任。发现学的释经者会提醒：奥古斯丁说的爱，是有命令、有内容的爱；正因如此，这句话才不是放任。

那个“命令”是什么？它不是新的，是“从起初所受的”。发现学读“起初”，是指耶稣在世时给门徒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约 13:34）命令早已给定，后人照着行。

这里有一处小小的错位，发现学也注意到了。耶稣说这是“新命令”，约翰在这封信里说“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同一条命令，在耶稣口里是新的，过了几十年，在约翰笔下成了旧的。发现学的解释是：内容一样，只是从时间上看，对这些读者已经是起初就有的了。

1:12 在发现学里多半是一句结尾的客套话。古代书信常以“盼望见面”收尾，这是一种书信格式〔待核〕。它不承载教义，只是交代一下：信写不完，见面再说。

这个读法对在两处。它让爱有了骨头：守住命令，爱就不会散成一团情绪。它也诚实对待书信格式，不把客套话读得太重。

◆ 四、纸墨写不尽的那些事

先指认缝。

缝在 1:12：“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这一句有两个地方对不上。

一处在信的里面。前面第五、六节刚刚说，爱就是照命令行，命令是“从起初所受的”、写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到了末尾，写信的人说：还有许多事，我不愿意写。

为什么不愿意？若爱的内容可以写成命令，再多写几条就是了。他偏偏不写。

另一处在三书之间。约翰三书 13–14 节几乎重复了这一句：“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同一个人，在两封信的结尾说同一件事。这不像随手的客套。

一边是纸墨：一个写定的、可以带走的理念符号。命令写在纸上，信寄到远方，可以被反复读。一边是“当面”：两个人的身体在同一间屋子里，声音、脸、手。那是现实符号与自我符号的场。

两边对不上。纸上写得出命令，写不出那个“满足的喜乐”。

这条缝写在纸面上，有两处可对：约贰 1:12 和约叁 1:13–14。

发现学读到这里，把它当成格式放过去了。

可是这封信刚说完爱就是照命令行，紧接着就说，有些东西写不进命令里。这两句放在一起，正是发现学没有接着问的地方。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当面”是一个现实的场

逐句改读。

“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　　发生学不改这一句。爱有内容，要照着行。

可是要看这个“行”字。原文 peripatōmen，是“行走”“走路”〔待核〕。第四节说“遵行真理”，第六节说“照他的命令行”，用的都是这个字。

命令不是一张清单，是一条路。行，就是在路上走。照命令“行”，是说这条路要一步步走出来。

“从起初所受的”。　一条命令“从起初”就有了，可它要在每一代人身上再走一次。本书在第 67 章读过“又旧又新”的命令：写下的旧，每次行出来都重新发生。

“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纸”原文 chartēs，是蒲草纸；“墨”是 melan，就是黑色的墨〔待核〕。这是当时最好的传递技术，信能翻山越海。

纸墨是一种理念符号的载体：稳定，整体，独立。它能离开写信的人，带去别处。信里的命令，就这样传了两千年。

可是纸墨有一样东西带不走：当面的那个场。

“当面”。　原文是 stoma pros stoma，“口对口”〔待核〕。民数记 12:8 神论摩西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希腊文七十士译本那里也作“口对口”〔待核〕。和合本两处都译成“面”，原文说的是“口”。

口对口，是两个人的身体在一处。声音从一个人的口出来，进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中间没有纸。说的人看得见听的人的脸，可以停，可以改，可以握住他的手。

这就是本书说的势能：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纸墨能传内容，当面能拉起一个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满足”原文 peplērōmenē，是“被充满”“被做满”〔待核〕。和马太福音 5:17 的“成全”同一个词根（见第 45 章）〔待核〕。

喜乐在纸上是不满的，要当面才满。

新命令为什么变旧了。 回到那处错位。耶稣说“新命令”，约翰说“不是新命令”。

发生学读这处错位，读出另一层。命令在耶稣口里是新的，因为那时它刚刚当面发生：他洗了门徒的脚，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几十年后，它写进了纸墨，传到了远方的教会，成了“从起初所受的”。

命令变旧，是因为它走过了一段路，从当面走到了纸上。约翰在信的末尾说要“当面”，是要让这条旧了的命令，再回到它新的地方去。

两样都要。 约翰没有说不要写信。他写了，而且写了好几封。纸墨把命令带到远方，带到后世。可是他也说，有些事纸墨写不出，要等当面。

这就是一次迁移。爱的命令先是一个理念符号，写在纸上；它要迁移成现实的场，在一间屋子里、一张桌子边，两个人当面；在那里，它沉成两个人身上的自我符号，成了“满足的喜乐”。

信不是终点，信是路上的一段。

“不要接他到家里”。 第十节的这一句，常让读者不安：“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这一句和“当面”是同一个道理的另一面。接到家里，就是把一个人拉进那个场。约翰要守住的，是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教导（约贰 1:7）。他们要一个不必有身体的信仰。约翰偏偏守住身体：肉身来的基督，当面的喜乐。

这一句在今天怎样用，要谨慎。本书只指出：它说的不是“拒绝和不同的人说话”，是不把一个否认身体的教导，接进一个靠身体相爱的家。

这一段纸墨与当面之间的往返，显出来的不是一条被背熟的命令，是一种只有在当面时才满起来的喜乐。

◆ 六、纸墨与当面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1:6）	爱的内容就是守命令	“行”是走路：命令是一条要走出来的路
从起初所受的命令（1:5）	耶稣早已给定的命令	写下的旧，每一代人身上再走一次
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1:12）	书信结尾的格式客套	缝：纸写得出命令，写不出满足的喜乐
当面谈论（口对口，1:12）	见面再详谈	现实的场：身体在一处，势能被拉起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1:12）	见面会带来更多喜乐	喜乐在纸上不满，当面才被做满
不要接他到家里（1:10）	不可接待异端教师	不把否认身体的教导，接进靠身体相爱的家
不是新命令（1:5）与“新命令”（约 13:34）	内容一样，时间上对读者已是旧的	从当面走到纸上而变旧，要再回到当面

◆ 七、第四百一十八封

那天晚上，毛家伟没有把第四百一十七封信写完。

他打电话给女儿，问她怎么用手机录音。女儿教了他半个小时。

第二天，他坐在那张小桌前，对着手机，把那封信从头念了一遍。念到一半，他念不下去，停了一会儿，又接着念。最后他加了一段，是信纸上没有

的：“耀荣，五十年了，我们写了四百多封信。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好像不太记得你的声音了。”

他把录音发给黄耀荣的孙子。

三天后，他收到一段回音。黄耀荣的声音比他记得的老很多，有点哑，说话慢。黄耀荣说：“家伟，我也是。你的声音，我听了三遍。”

后来，他们还是写信。毛家伟写好，把信念一遍，录下来，信纸和录音一起寄。黄耀荣看不清字，就听；听完了，叫孙子把信纸收进那个装了五十年信的铁盒子。

第二年春天，毛家伟搭了七个小时的巴士，去了怡保。

两个老人在黄家的客厅里坐了一个下午，说的话不多。黄耀荣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说：“你瘦了。”

回新加坡的巴士上，他想起那节经文：“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四百多封信，他一直以为那就是全部。那个下午他才知道，纸墨能把爱送到远方，可是有一样东西，要两个人坐在同一个客厅里，才满得起来。

> **带走的话**
>
> **纸墨把爱的命令送到远方和后世，可是有一样喜乐，要两个人当面，才被做满。**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爱”关在写定的命令里，发生学打开了“命令要走出来、要当面才满”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 1:12 读成书信格式的客套，放过了同一句在两封信里重复的那条缝。

◆

69

第69章

《约翰三书》：“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一章的问题

在一封讲开门接待和关门赶人的信里，“灵魂兴盛”说的究竟是什么？

◆ 一、半夜敲门的背包客

裴雨桐三十四岁，在丽江古城边上开一家青年旅舍，开了六年。旅舍不大，十二个床位，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一棵石榴。

十月底，旅游淡季。一个周三晚上十一点多，有人敲门。

门外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背着一个大包，鞋上全是泥。他说他从虎跳峡徒步下来，迷了路，手机没电，钱包在半路丢了。他问能不能先住一晚，明天联系家里打钱。

裴雨桐站在门口犹豫。

去年也有过一回，一个女孩说了差不多的话，住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人不见了，顺走了院里一台充电宝。

隔壁客栈的老板孟庆山知道了，跟她说：“你这样迟早被吃垮。我的规矩是，没身份证、没付款，一律不进门。”孟庆山的客栈比她大三倍，在古城一带的客栈老板里说话很有分量。他还在业主群里发过一条消息，提醒大家“不要收来路不明的穷游客”，有一回还当着别人的面说她“坏了行情”。

她看着门外那个男孩。他的嘴唇有点干，一直在搓手。

她让他进来了，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指了一张下铺。

男孩睡下以后，她坐在院子里，开着一盏小灯，翻手机里的圣经。教会小组这周读约翰三书，只有十五节。第二节写着：

>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叁 1:2）

她以前听过一位讲员拿这一节讲“神要你发财、要你健康”。她当时就觉得别扭。她的旅舍从来没有“兴盛”过，每年刚刚够交房租。

◆ 二、写给一个接待人的信

约翰三书和约翰二书一样短，十五节，作者也自称“作长老的”。收信人是“亲爱的该犹”（约叁 1:1）。

信里出现了三个人。

该犹，接待了“作客旅之弟兄”。这些弟兄“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叁 1:7）。他们是巡回的传道人，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靠沿路信徒的接待过日子。

丢特腓，“在教会中好为首的”（约叁 1:9）。他不接待长老派来的人，“用恶言妄论我们”，“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叁 1:10）。

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约叁 1:12）。他可能就是送这封信的人〔待核〕。

接待客旅，在早期教会是一件大事。那时没有像样的客栈，有的客栈名声也不好；巡回的传道人走到哪里，就靠哪里的信徒开门。接待也会被人利用。一份早期教会的文献《十二使徒遗训》定了规矩：外来的先知可以住一两天，住到第三天，就是假先知；临走只可带够一天的饼，若要钱，也是假先知〔待核：《十二使徒遗训》第 11 章〕。

所以接待从一开始就有两难：门开得太宽，会被骗；关得太紧，路就断了。这封信，就写在这个两难里。

信的末尾和约翰二书几乎一样：“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约叁 1:13–14）写信的人自己也在路上，也盼望被接待（见第 68 章）。

本章的核心经文：

>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叁 1:2）
>
> 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约叁 1:11）

◆ 三、一句祝福，两种读法

发现学读 1:2，大致有两条路。

第一条：这是书信的问安格式。

古代希腊文书信，开头常有一句“愿你身体安好”〔待核：蒲草纸书信常见格式〕。约翰沿用了这个格式，加上一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把它带进信仰里。

照这个读法，1:2 是一句很真诚、却很平常的问候。它不承载什么教义，不必读得太重。这条路诚实，对得上当时的书信习惯，许多严谨的注释都这样读。

第二条：这是一个应许。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些讲台把这一节读成一个应许：神要信徒在物质上兴盛，在身体上健康，正如在灵里兴盛一样。这一路后来被称为“成功神学”或“兴盛福音”〔待核：常与奥罗·罗伯茨等人的讲道相联系〕。

这条路也有它的出发点。它不肯把信仰关在心里，要它落到身体和饭碗上。对一个穷人来说，“神关心你的身体和你的日子”这句话，本身是有安慰的。

主流的释经者多半反对第二条，认为它把一句问候硬拧成了一份保单。这个批评本书同意。

可是两条路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兴盛”读成一个结果。一条说它是被祝愿的结果，一条说它是被应许的结果。灵魂兴盛，是该犹已经有的一样东西；身体与凡事的兴盛，是长老愿他再得着的东西。

发现学在 1:11 也读得很清楚：“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是一条判别标准：该犹行善，属神；丢特腓行恶，没见过神。

这一层守住了伦理的分量。信仰不能只是说法，要看行出来的是什么。

◆ 四、好为首的丢特腓

先指认缝。

缝在第九、十节。丢特腓“好为首”，原文 philoprōteuōn，字面是“爱当第一”〔待核〕。

一边是该犹：他的家门开着，客旅进来，他“帮助他们往前行”（约叁 1:6）。一边是丢特腓：他的门关着，不但自己不接待，还把接待的人赶出去。

同一间教会，两扇门。

丢特腓身上，有一个固化了的自我符号：“我是第一”。它稳定，整体，连接度极高；可它不回写。任何会动摇这个“第一”的人，长老的信，长老派来的弟兄，接待弟兄的会友，都被挡在门外，甚至被赶出去。

这就是石心的样子：连接度极高，动能为零，拒绝回写（见第 31 章）。

该犹那一边，是一个正在走的东西。他的接待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客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每接待一次，就有一段路从他家里经过。

这条缝在经文里有三处可指：第六节的“帮助他们往前行”，第九节的“好为首”，第十节的“赶出教会”。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读法在这里停下了。

它把丢特腓读成一个坏人，该犹读成一个好人，1:11 是分辨两人的标准。善恶分清，事情就讲完了。

可是 1:2 和这条缝之间是什么关系，它没有接着问。长老为什么偏偏在一封讲接待与关门的信的开头，说“灵魂兴盛”？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兴盛是一条走得通的路

逐词改读。

“兴盛”。 原文 euodousthai，由 eu（好）和 hodos（路）合成，字面是“有一条好路”“一路顺畅”〔待核〕。罗马书 1:10，保罗求神让他“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用的就是这个词〔待核〕。

兴盛，本义是路走得通。

这一个字，把整封信串起来了。该犹做的事是什么？“帮助他们往前行”（约叁 1:6）。“往前行”原文 propempō，是“送行”“送上路”〔待核〕。提多书 3:13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亚波罗送行”，用的是同一个字。

一个让别人的路走得通的人，他自己的灵魂，路也走得通。这就是“灵魂兴盛”。

“正如”。 1:2 的次序很要紧。不是“愿你灵魂兴盛，正如你凡事兴盛”，是反过来：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灵魂的路已经走通了，长老愿他的身体、他的日子，也像灵魂那样走得通。灵魂是那个样板。

这里没有一份保单。它不说“你信了，就会发财”。它说：你的家门是开着的，你的灵魂是一条通的路；愿你的日子，也像这样通。

丢特腓的灵魂。 照这个字义，丢特腓的问题不在穷，不在病，在路不通。他的门关着，客旅过不去，长老的信也过不去。“好为首”的那个自我符号，把路堵死了。

一个把别人的路堵死的人，自己的灵魂，路也是死的。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回到 1:11。“见过”原文 heōraken，是完成时，“已经看见了、还看着”〔待核〕。

这一句和约翰一书 4:12 正好对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见第 67 章）神在彼此相爱的地方显出来。一个把门关上、把接待的人赶出去的人，他“未曾见过神”，因为神显出来的那个地方，他亲手关掉了。

“效法善”。 “效法”原文 mimeomai，模仿、照着做〔待核〕。善不是一个已经存放在哪里的东西，它是照着一个样子做出来的。该犹的门，就是一个可以照着做的样子。

“为真理做工”。 1:8 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一同做工”原文 synergoi，是“同工”〔待核〕。

接待的人和被接待的人，一起做工。该犹没有出门传道，可是客旅从他家里出发，他也在那条路上。真理不是存放在一个人手里的，是在一条被走通的路上，一群人一同做出来的。

这一段关门与开门的对照，显出的不是一个“有福的好人”和一个“受咒的坏人”，是两条路：一条走得通，一条堵死了。

◆ 六、兴盛的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凡事兴盛，身体健壮（1:2）	书信问安格式，或物质健康的应许	愿日子像灵魂一样走得通
灵魂兴盛（euodoō，1:2）	该犹属灵状况良好	字面“好路”：灵魂是一条通的路
帮助他们往前行（1:6）	资助巡回传道人的旅费	送人上路：让别人的路走得通
好为首的丢特腓（1:9）	一个骄傲专权的坏领袖	缝：固化的“我是第一”，石心的样子
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1:10）	滥用权柄	把路堵死，连别人的门也关上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1:11）	行恶证明不属神	神显出的地方被他亲手关掉
一同为真理做工（1:8）	支持传道人就是参与福音	真理在一条被走通的路上一起做出来

◆ 七、石榴树下的留言

第二天早上，那个男孩借她的充电器给家里打了电话。中午，他父亲转来了房费，还多转了两百块，说谢谢她收留。

男孩走之前，在院子里的留言板上写了一行字：“谢谢老板娘半夜开门。”

那块留言板挂了六年，写满了各种语言的字。她站在石榴树下看了很久。有人写“这里像家”，有人画了一只猫，有人留了自己家乡的地址，说“来了找我”。

她想起孟庆山那句“迟早被吃垮”。她算过账，六年里，被骗过三回，丢过一台充电宝、一床被子。也算过另一笔：留言板上有四十几个人后来又回来住过，有七对是带朋友来的，有一个法国女孩每年冬天都来，帮她修院子里的水管。

她的旅舍没有发财，也没有垮。

那天晚上，她又读了一遍约翰三书第二节，查了“兴盛”这个词的意思。读到“有一条好路”，她笑了。她的旅舍开在一条巷子里，门口是一条石板路，每天都有人背着包从这条路上走过，有的进来住一晚，第二天再上路。

她想，兴盛大概不是账本上多了多少，是这扇门开着，路是通的。

至于孟庆山，她没有去争。有一回他客栈的热水器坏了，一个客人半夜冻得发抖，是她让那个客人过来洗的澡。第二天孟庆山在巷口碰见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带走的话

兴盛的本义是路走得通：让别人的路通的人，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条通的路。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兴盛”关在问安格式或一份保单里，发生学打开了“一条走得通的路”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把丢特腓读成一个坏人就收工，没看见他堵死的是一条路。

◆

70

第70章

《犹大书》：“从前一次交付”：最像发现学的一句经文

这一章的问题

真道既是“从前一次交付”的，犹大为什么又要人“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 一、一本发黄的炮制簿

牛志刚五十九岁，在亳州开一家中药铺，到他手上是第三代。铺子不大，名声是“货真”。

十一月的一个周一晚上，铺子打烊以后，他坐在后堂，面前摊着一本发黄的线装簿子。

簿子是爷爷留下的，毛笔小楷，记着几十种药材怎样炮制。哪一味要酒炙，哪一味要醋淬，哪一味要九蒸九晒，火候几分，日头几个，写得清清楚楚。父亲临终前把簿子交到他手上，只说了一句：“照这个做，一样都不要改。”

他照着做了三十年。

这天下午出了两件事。

一件是市场上的事。他去药材市场进货，又看见有人卖染过色的西红花，有人卖用硫磺熏得雪白的山药。卖的人说，现在都这样，不熏不好看，卖不动。他没说话。

另一件是家里的事。他儿子牛锐从中医药大学毕业回来，在铺子里帮忙。儿子拿着那本簿子，指着其中一页说：“爸，这一味的炮制法，书上有新的研究，说温度可以降一点，药效反而更好。我们能不能试一试？”

他当时就沉下了脸：“这是你太爷爷传下来的。一样都不改。”

儿子没再说话，拿起簿子回了房间。

晚上，他翻开圣经。教会这周读犹大书，一页纸。

>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 1:3）

“从前一次交付”。他看了好几遍。这几个字，跟父亲那句“一样都不要改”，像是一个意思。

◆ 二、一封不得不写的信

犹大书只有二十五节。作者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犹 1:1），传统认为他是耶稣的兄弟〔待核〕。

信的开头说，他本来想写一封论“同得救恩”的信，却“不得不”改写一封劝勉的信。原因在第四节：

>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犹 1:4）

信的中段举了许多旧例：不信的出埃及人，不守本位的天使，所多玛，该隐，巴兰，可拉。还有两处引了正典以外的传统：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犹 1:9），以诺的预言（犹 1:14–15）〔待核：分别与《摩西升天记》《以诺一书》相关〕。

信的末尾，语气一转：

>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 1:20–21）

本章的核心经文，就是 1:3 和 1:20–21。

◆ 三、一次交付，不可再添

这是全本圣经里最像发现学的一句经文。本书先把它对发现学的支撑写足。

第一，“一次”。 原文 hapax，意思是“一次就够了”“一次就成了”〔待核〕。希伯来书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来 9:28），“一次”也是这个字，意思是不必再重复，已经完全。

照这个字义，真道是一次给定的，不是陆续添补的。不需要第二次交付，也不容许第二次。

第二，“交付”。 原文 paradotheisē，是被动式，“被交到手里”〔待核〕。交的一方是神，接的一方是圣徒。圣徒没有参与制造这真道，只是接受它。

这个词和“传统”同一个词根：paradosis，就是“交付下来的东西”〔待核〕。保罗也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林前 15:3）信仰是一份接过来、再传下去的东西。

第三，“真道”。 原文 pistis，就是“信”，这里带着冠词，指“那信仰”，一套有内容的信仰〔待核〕。不是信的心情，是信的内容。

第四，“竭力的争辩”。 原文 epagōnizesthai，是从“竞技”“角力”来的词，有拼尽全力去守、去争的意思〔待核〕。

四样合起来，是一幅很清楚的图：有一份内容确定的信仰，在某一个时刻被完整地交给了圣徒；它不可增，不可减；后来的人的任务，是守住它，必要时拼尽全力去争。

这幅图在教会史上撑起了许多东西。

五世纪的文森特（勒兰的文森特）给出了一条有名的准则：凡是“处处、时时、人人”所信的，才是大公信仰〔待核：《备忘录》第 2 章〕。

宗教改革用这一节守“唯独圣经”：一次交付，就是交在圣经里，不必等教会再加。天主教一方，用它守“信仰的宝库”：一次交付，交给了使徒和他们的继承者。两边对“交在哪里”有争论，对“一次交付、不可增减”却一致。

到二十世纪，基要派与自由派之争中，这一节成了基要派的旗帜。“为真道竭力争辩”，就是守住童女生子、肉身复活、圣经无误这些基要的真理〔待核：《基要真理》丛书 1910–1915〕。

这幅图守住了什么？

它守住了：信仰不是任人揉捏的面团。若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分辨谁在把恩典变成放纵。

它也守住了：今天的人不是信仰的发明者。我们接过来的，比我们大，比我们早。牛志刚的父亲那句“一样都不要改”，守的也是这个。

本书在第 66 章说过，彼得后书 1:20 是防“怎么读都行”的闸。犹大书这一句，是同一道闸的另一面：彼得后书防的是“随私意解说”，犹大书防的是“偷着进来”。这一层，发生学必须接住，不能绕开。

◆ 四、偷着进来的那些人

先指认缝。

缝在 1:3 和 1:4 之间。

一边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个确定的、完整的理念符号，被交到圣徒手里。一边是“有些人偷着进来”：一个具体的现实，人已经进了门，就坐在“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犹 1:12）。

“偷着进来”原文 pareisedysan，是从旁边溜进来、混进来〔待核〕。

两边对不上。若真道一次交付、完整无缺，它就该护得住那些接受它的人。可是混进来的人，就混在接受真道的人中间。他们手里拿的，也是同一份恩典，只是“变作”了别的东西。

“变作”原文 metatithentes，是“转移”“挪动”〔待核〕。他们没有扔掉恩典，是把恩典挪了位置。

这就是缝：一份交付完整的真道，挡不住被挪用。它写在 1:3、1:4、1:12 三处，读者自己能对。

发现学在这条缝前面给出的药方是：守住，争辩。把真道的内容说清楚，把混进来的人认出来。

这个药方是对的，犹大自己也开了这一味。可是犹大的信并没有停在“争辩”。到 1:20，他开了另一味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守住”是一个停的动作，“造就”是一个长的动作。同一份“真道”，在 1:3 是要守的，在 1:20 是要在上面建造的。

这两样怎样放在一起，发现学没有接着问。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交付之后，要在上面长

逐词改读。

“交付”。 发生学不改“一次”，也不改“交付”。

真道的确是被交到手里的，不是人自己造的。本书在第 3 章说过：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可是反过来也一样：完全靠自己造出来的信仰，也只是“出于人意”（见第 66 章）。交付，正是那个先付的势能：一张网先被拉起来，人才有地方结晶。

可是“交付”这个动作本身，说明了一件事：东西被交到手里，不是交到柜子里。交到手里的东西，要被手用。

牛志刚的爷爷把炮制簿交给父亲，父亲交给他。簿子是一次交付的，一页不缺。可是每一代人手上的火候，每一锅药的成色，都是那一代人自己守着灶台熬出来的。

“造就”。 1:20 的“造就”原文 epoikodomountes，是“在……上面建造”〔待核〕。前缀 epi 是“在上面”，oikodomeō 是“盖房子”。

彼得前书说信徒“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彼前 2:5），用的是同一个词根（见第 65 章）。

在真道“上面”建造。真道是根基，是被交付的那一层；建造，是后来的人在根基上一层层加上去的。根基不可换，房子要往上长。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1:21 的“保守”原文 tērēsate，和第一节“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是同一个字〔待核〕。第一节说，他们是被保守的；第二十一节说，他们要保守自己。

先被保守，再保守自己。先被交付，再在上面造就。这正是本书说的恩典的次序：神那一端先付，人这一端接着走（见第 5 章“恩典”条）。

而且，“保守”的不是一份文件，是“在神的爱中”。爱是势能，是那张把人连起来的网的吸引与拉扯（见第 51 章）。犹大要人守住的，不只是一套命题，是一个场。

“至圣的真道”。 “至圣”原文 hagiōtatē，是“最圣洁的”〔待核〕。照本书的词义，圣洁不是“与不洁隔开的状态”，是“分别出来之后的成形”（见第 5 章“圣洁”条）。

一份至圣的真道，是一份被分别出来、要继续成形的真道。

犹大自己是怎样“守”的。 回到那两处正典以外的引用。

犹大在一封守“一次交付”的信里，引了米迦勒与魔鬼的争辩，引了以诺的预言。这两处，都不在当时一般承认的希伯来圣经里〔待核〕。

这件事后来让犹大书在正典里走得很辛苦〔待核：耶柔米《名人传》第 4 章〕。可是放在本章的问题里看，它说明了一件事：守“一次交付”的犹大，自己用的材料，并不只限于一个封死的柜子。他从自己那一代人熟悉的传统里取材，拿来照亮眼前那条缝。

这不是说“怎么读都行”。犹大取材是有方向的：每一个例子都指向同一件事，恩典被挪成放纵，会有后果。可是守真道的人，手里拿着的不是一份锁死的清单。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 1:22–23 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

这一句放在全信的末尾，很要紧。一封以“竭力争辩”开头的信，以“怜悯”收尾。争辩是对着那些挪用恩典的人；怜悯是对着那些存疑心、站在缝里的人。

“存疑心”原文 diakrinomenous，是“摇摆”“两边分开”〔待核〕。他们正站在缝里。犹大没有说把他们赶出去，说要怜悯，要搭救。

站在缝里的人，正是信可能重新结晶的人。

回到“一次交付”。 发生学的读法是：真道是一次交付的，这一句是真的。可是交付是起点，不是终点。交付的东西要在上面造就，要在爱里保守，要

用来怜悯摇摆的人。锁进柜子的真道，和被人挪用的真道，都离开了它被交付的本意。

这一段守与长之间的拉扯，显出来的不是一个“守住了传统”的人，是一份在一代代人手上被造就、被保守、还在长的真道。

◆ 六、“交付”两种读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从前一次交付（hapax, 1:3）	一次给定，完整，不可增减	一次交付是真的；交付是起点，先付的势能
交付（paradotheisē，1:3）	神交给圣徒的信仰内容	交到手里，不是交到柜子里：要被手用
竭力的争辩（1:3）	为基要真理拼力辩护	对着挪用恩典的人，是闸的一面
偷着进来……变作放纵（1:4）	异端混入教会	缝：交付完整的真道，挡不住被挪用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1:20）	在纯正教义上坚固自己	epoikodomeō：根基不换，房子往上长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1:21）	持守信仰，不偏离	先被保守再保守自己：守的是一个爱的场
存疑心的要怜悯（1:22）	对软弱者的牧养	站在缝里的人，正是可能再结晶的人

◆ 七、簿子上添的一行

那天夜里，牛志刚没有睡好。

他想起父亲交簿子那天。父亲说“一样都不要改”，可父亲自己改过。簿子第十七页有一行深色的字，是父亲的笔迹：“火候减一分，甚效”。那一行，他一直知道，从没当回事。

第二天早上，他敲了儿子的门，把簿子要了回来。

他翻到第十七页，指给儿子看父亲添的那一行。然后说：“你说的那个法子，先拿一小锅试。试一年，记下来。好，就添上；不好，就照老的。”

儿子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他去药材市场，买了一斤硫磺山药，拿去化验，把结果交给了市场管理处。

晚上，他把这两件事想了一遍。一件是守，一件是长。他以前以为守就是一样都不动；现在才明白，父亲那句“一样都不要改”，守的是“货真”这两个字。硫磺山药是有人偷着进来，把“药”挪成了“货”，那是要争的。儿子的那一锅试验，是在簿子上面再加一层，那是要长的。

一年以后，簿子第十七页的下面，多了一行新的小字，是儿子的笔迹。牛志刚看着那一行，想起了犹大书那句话：“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簿子还是那一本，一页没少。只是上面，又长了一行。

带走的话

一次交付是真的，可是交到的是手里，不是柜子里：根基不换，房子要在上面一层层长。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交付”关在“不可增减”的门里，发生学打开了“在真道上面造就”的那扇门。
- 收回的那一下，在只读 1:3 的“竭力争辩”，没读到 1:20 的“造就”和 1:22 的“怜悯”。

◆

71

第71章

《启示录》：“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末日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场？

> **这一章的问题**
>
> 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是把旧天旧地推平重来，还是让带伤的旧世界重新长成？

本书第 1 章讲过，创造是一次次“分开”：光和暗分开，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水和旱地分开。那一章还埋下一个伏笔：海，是第一锅粥（混沌）里被分开、被划了界的那一部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创 1:10）海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也有了边。

六十五卷之后，圣经最后一卷书写道：“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

这一句最容易读成一场战争的结局：秩序终于打赢了混沌，那片不听话的水被收拾干净了。

本章要读的是另一种可能。那道最早的分开，没有被取消，是被再结晶了一次。同一章里的“更新”，也不是推倒重来，是旧的粒子熔开，再结一次晶。

◆ 一、一张画了三遍的图

晏晓光二十七岁，在都江堰一家规划院做社区规划。

前年夏天一场暴雨，城边一条小河涨出了河道，冲进一个临河的老社区。住在那里的人管它叫河湾里。水退了以后，墙上留下一道齐腰高的黄线，青石台阶被冲断了两级，几户老房子成了危房。

她手上的活，是河湾里的重建方案。

十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办公室只剩她一个人。第三版方案刚被打回来。带她的阎工说得很直白：“推平重来最省事。新图纸干干净净，验收也好过。”

可是下午的居民议事会上，八十一岁的芮婆婆拄着拐杖站了半天。她不要新楼，她要三样东西：河边那棵黄葛树，那几级她洗了六十年衣裳的青石台阶，还有墙上那道黄线。

“那道线要留着。”芮婆婆说，“不留着，娃娃们不晓得水来过。”

晏晓光把三样东西写在便签上，贴在显示器边上，一个也画不进新图里。

她九点多才收拾东西。团契这个月在读《启示录》，今晚轮到第二十一章，大家约好各自先读。她在地铁上打开手机，第一句就是：“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再往下几节：“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她第一个反应是有点泄气。连神也是推平重来的——旧天旧地过去了，海也没了，一张全新的图纸，干干净净。这和阎工说的，好像是一回事。

可是她接着往下读，读到第二十二章，读到城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河两边有生命树，“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 22:2）。她停住了。

如果是推平重来，为什么还要医治？新造的万民，还有什么伤要治？

她又往回翻，看见第二十一章里有一句：“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启 21:24）旧世界的东西，被一样样带进了新城。

2008 年汶川地震那年，她九岁。她记得的地震只剩下操场上的帐篷，和后来一座崭新得认不出的小学。她一直以为，重建就是认不出。

出了站，她沿着河走回家。都江堰这座城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道分开：两千多年前，鱼嘴把岷江一分为二，一边内江，一边外江。这道分开没有被推平过，每年冬天枯水时都要岁修，淘沙、补堤，修了两千年。

这一晚，她手里同时摊着两样东西：一张要不要推平的图，一句“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 二、写给七个教会的信

《启示录》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

书名来自第一个字 apokalypsis，意思是“揭开”，把盖着的东西掀开。和合本译作“启示”。头一句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启 1:1）

它同时是三种东西。

它是一卷启示文学，满是异象、数字、兽和天使，和《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是一路。

它是一卷预言：“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 1:3）

它还是一封信。“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启 1:4）七个教会都是小亚细亚真实的城：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

写信的人在一个海岛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启 1:9）

成书年代，传统说法依据爱任纽的记载，定在罗马皇帝图密善在位末年，约公元 95 年前后；也有学者主张更早，在尼禄之后不久〔待核〕。两种说法有一点相同：读信的人，正在罗马的阴影底下过日子。

全书的骨架大致是这样。开头是七封书信（2–3 章），接着是天上宝座的异象（4–5 章）。然后是七印、七号、七碗三轮灾难，中间夹着龙、兽和大淫妇巴比伦。最后是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21–22 章）。

书里几乎不直接引旧约，可是旧约的画面一层叠一层。出埃及、但以理、以西结、以赛亚，处处都在〔待核：一般估计暗引旧约数百处〕。

七封信有一个固定的收尾：“得胜的，我必……”每一封都给一样应许。给以弗所的是：“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 2:7）这棵树，到第二十二章会再出现。书的开头和结尾，是用同一棵树缝起来的。

这卷书也一直是被唱的书。第四、五章天上的颂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启 4:11），早就进了历代教会的礼拜。“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 19:6），后来成了亨德尔《弥赛亚》里那段大合唱的歌词〔待核：歌词出处为启 19:6、11:15、19:16〕。很多不懂兽和印的人，是先唱会了它，再读到它。

这卷书进入正典走得不顺。东方教会对它犹豫了很久。宗教改革时，路德在 1522 年版新约的序言里对它颇有保留，说自己的心灵安放不进这卷书〔待核：序言措辞与年份〕。

本章的核心经文有三句：

>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

>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启 21:5）

>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 22:13）

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

◆ 三、末日是一张时间表

两千年来，读《启示录》的人大致分成四路。四路都认真，都各有守住的东西。

第一路：过去派。 书里说的事，大多已经在第一世纪应验了。兽是罗马，或者是尼禄；巴比伦是罗马城，也有人说是耶路撒冷；七印七号，对应的是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陷落前后的灾难。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阿尔卡萨，常被看作这一读法系统化的代表〔待核〕。

这一路对在哪儿？它把原来的读者当真。书一开头就说“必要快成的事”，说“日期近了”。一封写给受苦教会的信，如果说的全是两千年后的事，对收信人还有什么用？过去派守住了一件要紧的事：经文首先是写给那一群人的。

“六六六”的读法是它的一个好例子。希伯来字母都有数值，把“尼禄凯撒”用希伯来字母拼出来相加，正好是 666〔待核：拼法与古抄本异读 616〕。这种读法可考，可以拿史料去对。

第二路：历史派。 这卷书是一张从使徒时代一直排到末日的教会史图表。七印、七号、七碗，是一段接一段的历史时期。中世纪的约阿希姆把历史分成三个时代〔待核〕；宗教改革时，不少改教家把兽读成教廷；牛顿晚年也写过研究《但以理书》与《启示录》预言的书〔待核：书名与出版年份〕。

这一路对在哪儿？它不肯让这卷书只属于第一世纪。每一代信徒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整部历史都在神手里有次序。这份把历史当一回事的认真，是它的保底。

第三路：未来派。 从第四章起，书里的事大多还没有发生，要等到末后的那一段时间才一一实现。十六世纪的耶稣会士里贝拉被看作早期代表〔待核〕；十九世纪达秘的时代论，和 1909 年出版的司可福串珠圣经，让这一读法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待核〕。七年大灾难、被提、字面的一千年，都是这一路常讲的。

这一路对在哪儿？它把“末后”当成一件真会来的事，不把它化成比喻。盼望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历史有一个真实的结局，苦难不会无限拖下去。对在病床上、在牢里的人，这一点不是小事。

第四路：理想派，也叫象征派。 书里的画面不指向某一年、某一国，它画的是每个时代都在上演的善恶之争：羔羊和兽，新妇和淫妇，一直在打。四世纪的提科尼乌斯，和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二十卷里对“一千年”的读法，常被追为源头〔待核〕。

这一路对在哪儿？它让每一代人都读得进去，也最不容易掉进推算日期的坑里。

四路之外，当代不少注释家走折中的路〔待核：如比尔的注释〕。他们承认它首先写给第一世纪的教会，也承认它画的是贯穿历代的冲突，还承认它盼着一个真实的结局。历史批判的研究，则把它放回犹太启示文学的传统里，和《以诺一书》一类作品并读。

更早的教父们，读法还要朴素。二世纪的帕皮亚、殉道者游斯丁、爱任纽，大多相信基督再来之后有一个地上的千年国度〔待核〕。爱任纽在《驳异端》

里，把新天新地读成这个受造的世界被更新，而不是被丢弃〔待核：卷五末数章〕。这一句，本章后面还会用到。

关于书中那“一千年”（启 20:2–6），又有前千禧、后千禧、无千禧三种看法，这里不细分。

推算日期的风险，史上有过真实的教训。十九世纪美国的威廉·米勒，根据《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推算主必在 1844 年再来，日子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史称“大失望”〔待核〕。四路注释家里，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这样推算。

把四路放在一起，它们共同守住的东西相当可贵。

第一，**稳**。不管哪一路，都要求先弄清这卷书的文体、历史处境、旧约来源，不许随手抓一个画面就套到今天的新闻上。

第二，**可考**。兽是谁、巴比伦是谁、六六六怎么算，都可以拿史料、拿原文去对，对错有处可查。

第三，**护住盼望**。不管哪一路，都承认坐宝座的那一位掌权，历史不是一场乱局。

它们共同的问题，是同一个：“这个画面指的是哪一件事？”兽指谁，海指什么，新天新地在哪一年。读经，就是给每一个画面找到它的所指，像在一张早已排好的时间表上找站名。

在这张表上，末日是最后一站。

◆ 四、“快来”迟迟没有来

先在经文里把那条缝指认出来。不是读者带进去的，是这卷书自己写着的。

一头是一句反复出现的应许。开头说“必要快成的事”（启 1:1），“日期近了”（启 1:3）。写给非拉铁非的信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

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 3:11）到了书末，一章之内连说三次：“看哪，我必快来！”（启 22:7）“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启 22:12）“是了，我必快来！”（启 22:20）

另一头是七个教会的日子。

士每拿的信徒被预先告知：“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启 2:10）别迦摩已经有人死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启 2:13）〔待核：此节字句〕写信的约翰本人，在拔摩岛上“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分”。

这两头之间的缝，书里有一句话正面说了出来。

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祭坛底下有为道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启 6:10）

得到的回答不是“马上”，而是“还要安息片时”（启 6:11），还要等，还会有人被杀。

这就是缝。一类是理念符号：“坐宝座的掌权”“我必快来”。一类是现实符号：监牢、刀剑、罗马的税和像。两者撞在同一群人身上，对不上。

这条缝在别的书卷里也留了痕迹。《彼得后书》不得不回应一种声音：“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彼后 3:9）〔待核：此节字句〕可见当时的教会确实感到了这一下。

按本书的归类，这是入口一：现实是硬的，旧的理念接不住。罗马的刀是硬的，“弥赛亚一来就会赢”那一套接不住。

四路读法停在哪里，到这里就看得清了。

每一路都在填这条缝，而且都是用“找到正确的所指”来填。

过去派说：快来已经来了，就是公元 70 年那一场。历史派说：一直在来，一段一段地来。未来派说：“快”是突然的意思，或者是神的时间，“主看一日如千年”（彼后 3:8）。理想派说：它永远在来，每个时代都在来。

四种说法都有经文根据，都不是随口说的。可是它们做的是同一个动作：缝一出现，就去找一个所指把它填平。缝还没有来得及在读者身上做功，就合上了。

拿一个具体的人来想。假如你是士每拿的一个信徒，明天就要被带去监里。过去派告诉你，快来就是不久之后耶路撒冷的那一场；历史派告诉你，你身处的是第二印；未来派告诉你，真正的大灾难还在后头；理想派告诉你，这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善恶之争。

四句话都可能是对的。可是没有一句话回答你今晚的问题：明天进监的那一个我，要怎样站得住?

这卷书本身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回答不是一个年份，是一句话：“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

还有两处，它们也停在同一个地方。

一处是“更新”。如果末日是时间表的最后一站，“更新”就只能是换一套：旧的拆掉，新的装上。“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于是被读成旧世界整个作废。

另一处是“海”。如果末日是秩序的终站，海不再有，就只能是混沌被消灭。古代近东的神话里，海是怪兽与混乱的老家，旧约也有“海中的大鱼”“拉哈伯”的说法（诗 74:13；赛 27:1；51:9）〔待核〕。这一背景是真的，读出“混沌被打败”，并不离谱。

可是这样读，问不出一个问题：这条“快来”与“等到几时”之间的缝，在那七个教会身上逼出了什么？

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五、海没了，水还在

换一个问法。不问“这个画面指的是哪一件事”，问“这个画面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的，结晶出了什么”。

先看这卷书自己怎样再结晶一个符号。

第五章有一个转折，读得快就滑过去了。天上有一卷用七印封严的书卷，没有人配展开，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 5:5）

他听见的是狮子。

下一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启 5:6）

他看见的是羔羊。

“犹大的狮子”是一个旧的理念符号，来自《创世记》第四十九章，是得胜君王的形象。十字架是一个硬得不能再硬的现实符号：被钉、被杀。两者对不上。这卷书没有在两者之间挑一个，它让一个新的符号在缝里结晶：一只站着的、带着被杀痕迹的羔羊。

这个符号满足三判据。它**稳定**，此后全书一再出现，一直到最后两章。它**整体**，拆成“站着”和“被杀过”任何一半，都不再是它。它**独立**，离开第五章，能被带进新耶路撒冷：“羔羊为城的灯。”（启 21:23）

要紧的是那几个字：“像是被杀过的”。到了新城里，伤痕还在。旧的现实符号没有被抹掉，是被熔进了新的粒子里。

这是理解本卷“更新”的一把钥匙。

再看“新天新地”。

希腊文里有两个“新”。一个是 neos，时间上新，刚出来的；一个是 kainos，性质上新，不同以往的。这里用的是 kainos〔待核〕。新天新地，不一定是另外造一个，更可能是同一个天地，换了一种成色。

“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句也要放回全章读。如果过去等于作废，第二十一章就不该有下面这些句子。

城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启 21:12）。城墙的根基上写着十二使徒的名字（启 21:14）。“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启 21:26）

旧世界的名字刻进了新城的门和墙，旧世界的荣耀被抬进了城。过去的天地“过去了”，过去的历史却一样样被带了进来。

这不像推平重来。这像熔开再结晶：粒子还是那些粒子，结成了另一种形状。

爱任纽在二世纪已经这样读过。他说，被更新的是受造之物的样式，不是它的本体〔待核〕。这是发现学自己的家底里，最早看见“更新不是作废”的一位。本书只是沿着他的那一步，再往前走一步：问这个更新是怎样发生的。

再看那块被擦干的地方。

紧接着新天新地，是一句全书最常在葬礼上读的经文：“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擦去”两个字，读得慢一点。擦去眼泪，先得有眼泪。被擦的那张脸，是哭过的那张脸，不是另外换一张没哭过的脸。

如果是推平重来，经文应当说“他们不再有眼泪”，或者干脆不提眼泪。可是它偏偏写了一只擦泪的手。哭过的人被带进了新城，哭过这件事也被带了进来；改写的是它的位置——眼泪从“还在流”成了“被擦过”。

这是自我符号的再结晶。那个在士每拿监牢里、在别迦摩刀下流过泪的自己，没有被删除，是被熔开、再结一次晶，成了一个“被擦过眼泪”的自己。

再看帐幕与殿。

前一节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启 21:3）

帐幕，是出埃及旷野里那顶会移动的会幕，是一个现实符号。后来它定型成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最结实、最难拆的现实符号。到第二十一章，约翰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 21:22）

殿不见了，殿的意思却到处都是。整座城是正方的，“长、宽、高都是一样”（启 21:16），这正是旧约至圣所的形状（王上 6:20）〔待核〕。从前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的那一间小屋，如今放大成一整座城，谁都住在里面。

一个定型到极处的现实符号，被熔开了，结晶成一种新的场：神与人同住。这不是把圣殿拆掉，是让圣殿的意思从一栋房子里走出来。

再看城的方向。

还有一个容易漏看的细节：这座城是“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的（启 21:2、10）。不是人离开地上升到天上去，是城降到地上来。

在时间表的读法里，末日常被想成一次离开：离开这个旧世界，去另一个地方。可是这卷书最后两章的方向，是往下的。新的那一端，落在了旧的这一端上。

降下来的城，落在旧的地面上，于是才有门上的旧名字，城里的旧荣耀，被擦过的旧眼泪。

再看新妇。

这座城还有一个比方：“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启 21:2）

新妇不是一个新造出来的人。她还是那个人，只是到了这一天，一段关系要在她身上重新开始。旧约先知一再把以色列比作神的妻子，又一再说她不忠（何 2 章；结 16 章）。到了这里，同一个比方被再用一次，这一回是“新妇”。

“新”落在关系上，不落在材料上。一个人没有被换掉，一段关系被重新做了一次。这正是本书说的救赎：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再看“都成了”。

坐宝座的说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都成了。”（启 21:6）

这两个字，希腊文是 gegonan，动词 ginomai 的完成式〔待核〕。这个动词的本义是“成为”“发生”，正是《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里那个“成了”（约 1:14，第 48 章细讲）。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听：“都发生了。”

它不是在宣布一个计划执行完毕，像在时间表的最后一站打一个钩。它说的是一件事已经发生，而且这件事的名字就叫“成为”。全卷书在最要紧的地方，用的是一个发生的动词。

再看“海也不再有了”。

读这一句，要先把海在整本圣经里的路走一遍。

在《创世记》，海不是敌人。它是被分开、被命名的那一部分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创 1:9）“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创 1:10）海是“好的”，它只是被划了界。

在《约伯记》，神说自己为海“定界限，又安门和闩”，对它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 38:10–11）《诗篇》说：“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诗 104:9）

海的故事，从头就是一道界线的故事。

到了出埃及，这道界线又被分开一次：“水便分开。”（出 14:21）以色列人从海中走干地，过去之后在海边唱了摩西之歌（出 15 章）。

到了《启示录》，海的身份变得很重。兽“从海中上来”（启 13:1）。巴比伦的财富靠海路运来，船主和水手远远站着为它哀哭（启 18:17–19）。约翰本人被一片海隔在拔摩岛上，和他写信的七个教会隔着水。

海在这卷书里，是那道隔开的东西。它隔开岛和大陆，隔开约翰和教会，也藏着兽。

于是“海也不再有了”有三种读法，都值得听。

第一种，秩序打败混沌，那片藏兽的水被消灭了。古代近东背景支持它。

第二种，隔开的东西没有了，被流放的人不再与弟兄隔着海。拔摩岛的处境支持它。

第三种，本书的读法：那道最早的分开，被再结晶了。

理由在经文里。如果是秩序打败混沌，新城应当有一道最高、最厚的海堤，把水永远挡在外面。可是新城没有海堤，“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启 21:25）。

新城也不是没有水。第二十二章一开头就是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启 22:1）

水没有被消灭。被改写的，是水的位置。

在《创世记》，水“聚在一处”，被划到边上，旱地才露出来。在新耶路撒冷，水从宝座流出来，走在城的“街道当中”。从前要靠界线挡在外面的水，如今在正中间流。

那道“分开”还在，只是换了形状。它不再是一道墙，而是一条河的两岸。“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启 22:2）——河这边、河那边，分开还在，分开的两边都长着同一种树。

这就是“不是秩序胜了混沌，而是那道最早的分开被再结晶”。最早的那一锅粥，被分成水和地；最后的那座城里，水和地不再互相提防，水在城中，树在两岸。

第四章已经预先画过这个画面：“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启 4:6）第十五章又画一次：得胜的人站在“玻璃海”上，“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 15:2–3）。出埃及时那道被分开的海，在这里不再翻腾，平静如水晶，旧的歌被重新唱起，和羔羊的歌唱成一首。

这里要说一句老实话。经文里的“水晶”（krystallos）是一个画面，本书说的“结晶”是一个工作词，两者碰巧落在同一个字上。这不是证据，只是一个好看的巧合。证据是前面那几条：没有海堤，城门不关，水在城中流，分开成了两岸。

再看“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希腊文大致是 kaina poiō panta〔待核〕。不少注释者注意到它的语序：不是“我造一切新的东西”，而是“我使一切成为新的”。前一种是另起炉灶，后一种是旧的东西本身被做成新的。

这和以赛亚的话是一路的：“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 43:19）〔待核：和合本“新事”或“新的事”〕旷野还是旷野，只是里面有了路；沙漠还是沙漠，只是里面有了江河。保罗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变成新的，不是被换掉。

这正是本书说的“新”：旧粒子熔开之后的新结晶。

再结晶要付能量。熔开一个旧符号，需要的动能得超过它的连接度。这卷书没有回避这笔账是谁付的：站在宝座中的那一位，是“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价钱就刻在他身上。

紧接着那句“更新”，坐宝座的又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 21:6）

“白白”两个字，乍看和本书说的“免费得来的符号结晶不了”冲突。细读不冲突。水是白白的，渴不是。神那一端先付了能量，场先被拉起来；可是得的人，是“口渴的人”。渴，就是他身上那条缝，就是他自己已经付过的那一份。不渴的人，水摆在面前也只是水。

再看“你要写上”。

坐宝座的说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紧接着一句：“你要写上。”（启 21:5）更新的话，被吩咐写下来，写成一卷书，交给七个教会去“念”、去“听”、去“遵守”（启 1:3）。

一次更新，留下了一道痕迹；这道痕迹每被念一次，更新就在念的人身上又发生一次。

书末有一段严厉的警告：不可在这书上加添，也不可删去（启 22:18–19）。这一段要公道地读。它守的是书卷本身，不许人随意改写经文，这和发现学守住的“稳”是同一样东西。本书不往这卷书上加一个字。本书说的“又发生一次”，发生在读的人身上，不发生在羊皮纸上。

最后看“我是初，我是终”。

这一句里的“初”，希腊文是 archē，正是七十士译本《创世记》第一句“起初”的那个词，也是《约翰福音》“太初有道”的那个词〔待核〕。说“我是终”的那一位，同时说“我是初”。

在时间表的读法里，终点就是终点。可是这一句把终点和起点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末后的那一刻，回到了“起初”那一位。

回去，不是绕一个圆回到原地。第二十二章的生命树，是《创世记》第二章伊甸园里的那棵（创 2:9）。可是园子已经长成了城；从伊甸流出去分成四道的那条河（创 2:10），如今从宝座流出来，走在城的街上；从前那棵树有人看守，不许人靠近（创 3:24），如今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伊甸没有被复原，伊甸被再结晶了。

再看两座城。

这卷书末尾，有两座城对着站。一座是巴比伦，一座是新耶路撒冷。

巴比伦是一个定型到极处的现实符号。第十三章有一尊兽像，凡不拜的都要被杀（启 13:15）。第十八章列了一张长长的货单：金、银、宝石、细麻布、肉桂、香料、牛羊、车辆，最后两项是“奴仆和人口”（启 18:12–13）。一座城把人也列进了货单。

这正是本书说的偶像：信仰对象符号固化在一个现实符号上，再也不肯回写。它连接度极高，所以船主们远远站着，还在为它哭。

新耶路撒冷恰好相反。它的门不关，它的墙上刻着别人的名字，它的光不靠日月，“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启 21:23）。它不是一座更大、更坚固的巴比伦，它是另一种结晶法：城向外开着，水从中间流出去。

两座城都有“荣耀”，都有“宝石”。区别不在材料，在于固化还是回写。

再看老底嘉。

七封信里最重的一封，写给老底嘉。“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启 3:17）

“一样都不缺”，就是没有缝了。没有对不上，也就没有解释，没有再结晶。这正是石心的样子：缝其实还在，自己却说它不在。

信里给的药，是“我站在门外叩门”（启 3:20）。门从里面关着。被叩的不是城门，是一个人的心门。新城的门“白昼总不关闭”，老底嘉的门却要人来叩。

两者放在一起读：这卷书开头责备一扇关着的门，结尾描写一座不关的城。中间二十章，是门怎样被打开的过程。

这条缝在七个教会身上结晶出了什么。

一个自我符号，这卷书里有它的名字：忍耐（hypomonē）。约翰一开头就说自己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分（启 1:9）。书里又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启 13:10）

这种忍耐，不是咬牙等一个日期。它是在“快来”与“等到几时”之间站住的那个样子：监牢是真的，刀剑是真的，宝座也是真的。两头都不放，人就在缝里被改写成一个能站住的人。

用三能说：信是内能，所以“至死忠心”（启 2:10）的连接度经得起拆；望是动能，所以这些人一直在路上，“快来”成了他们每天走的方向，而不是一个要算出来的日期；爱是势能，以弗所被责备“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 2:4），场一松，网就散。

这卷书最后的话，不是一个句号，是一声呼唤：“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待核：此节字句〕

末日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场？这卷书自己用最后一个字回答了：来。

这一读，怎样回头检验。

一种新读法，要能回到经文里接受检查。本章的读法至少有三处可以被推翻。

第一处，如果新城里找不到任何旧世界的痕迹，“再结晶”就站不住。经文里找得到：十二支派的名、十二使徒的名、列国的荣耀、被擦过的眼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

第二处，如果新城里水被彻底除掉，“分开被再结晶”就站不住，“混沌被消灭”更合经文。经文里水还在，而且在正中间。

第三处，如果“快来”与“等到几时”之间的缝，是读者带进去的，而不是书里自己写着的，整个读法就是事后硬套。这条缝在第六章第十节有原话，在第二、三章有监牢和殉道者的名字。

三处都找得到，这一读才可以往下讲。要是哪一天有人证明这些痕迹另有更好的解释，本章的读法就该修改。

◆ 六、两种读法摆一起

经文里的词或句	发现学读法	发生学读法
“新天新地”（21:1）	另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替换旧的	kainos：同一个天地换了成色，旧粒子熔开再结晶
“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21:1）	旧世界整个作废	过去的天地过去了，过去的名字与荣耀被抬进新城（21:12、14、26）
“海也不再有了”（21:1）	混沌被消灭，秩序最终得胜	最早那道分开被再结晶：水不再被挡在边上，从宝座流出，走在街道当中（22:1）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21:5）	推倒重来，造一批新东西	使一切成为新的；旧的本身被做新，价钱刻在“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身上
“我必快来”（22:7、12、20）	找到它应验的年份：已应验、正应验、将应验、一直应验	与“要等到几时”（6:10）对不上的缝；缝里结晶出“忍耐”这个自我符号
“犹大的狮子……羔羊站立”（5:5–6）	两个称号指同一位基督	听见狮子，看见羔羊：旧理念符号撞上十字架，结晶出带伤站立的新符号
“我是初，我是终”（22:13）	神掌管时间表的起点与终点	archē 回到“起初”：伊甸长成了城，终点是新的开场
“白白取生命的水”（22:17）	恩典不需要任何代价	水是白白的，渴不是；神那一端先付能量，渴的人身上已有那条缝

◆ 七、回到河湾里那张图

周五早上，晏晓光把便签上的三样东西重新看了一遍。

第四版方案，是在那一晚之后长出来的。

黄葛树留着，树下原来是一块堆杂物的空地，改成一个小广场。青石台阶留着，冲断的两级用同样的青石补上，补的那两级刻意磨得浅一点，远看一致，近看分得出来。台阶往下，不再是一段危险的陡坡，接上一个低矮的亲水平台，涨水时可以淹，退水后还能用。

那道齐腰高的黄线，她把整面墙保留下来，做了新社区活动室的一面内墙。

最费心思的是排水。原来那条老排水沟沿着社区边缘走，暴雨一来就漫。她没有把它填掉，而是把它改成一条明渠，从社区中间穿过去，两边种树。平时是一条浅浅的水，大雨时是一条行洪的路。

阎工看图看了很久，问她：“水怎么跑到中间来了？”

她想了一下，没有讲《启示录》。她说：“原来是把水挡在边上，挡不住。现在让它从中间走，两边都能用。”

这句话说出口，她自己愣了一下。前一晚读到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在她嘴里换了一种说法，落到了一张图纸上。理念符号沉成了一个现实符号，一条图上的明渠。

议事会上，芮婆婆看了效果图，指着活动室那面墙问：“这条线还在？”

“还在。”

“那就要得。”

晏晓光原先以为，重建就是认不出。那张小学的照片，她看了十几年，一直是那样想的。这一回不一样。新的社区，旧的人一眼就认得出来：树还是那棵树，台阶还是那几级，水来过的那条线还在墙上，只是水不再从墙外冲进来，改从中间流过去。

这不是推平重来，也不是原样修补。

这是一次再结晶。旧的粒子都在，伤痕也在，结成了另一种形状。

周日团契，有人问她第二十一章读出了什么。她想起鱼嘴，想起那道修了两千年、每个冬天都要再修一次的分开，说：“我原来以为‘更新’就是全部换掉。现在觉得，更新是那道最早的分开，被重新做了一次。”

后来那面墙上多了一块小牌子，是社区里的孩子们自己写的：“水来过这里，我们还住在这里。”

晏晓光拍了一张照片，没有发朋友圈，存在手机里。照片里的黄线还是那道黄线。它从前是一道伤，现在是一道刻痕，记着一次分开和一次重新结成。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会把“新”和“认不出”分开的规划师。

带走的话

末日不是把旧世界推平的那一刻，是最早那道分开被再结晶、伤痕留着却不再隔开的开场。

两行小账

- 发现学把《启示录》读成一张排好的时间表，问每个画面指哪一件事，关上了“更新怎样在人身上发生”的门；发生学把它读成受逼迫的教会在缝里的再结晶，门打开了。
- 收回的那一下：一读到“我必快来”迟迟未来，就赶紧去算它指哪一年、哪一国，缝还没在读者身上做功，就被一个所指填平了。

◆



第　十　编

总账：释经学的典范革命

编　序

最后一编结账。六十六卷读过一遍之后，要问三件事：这套读法合起来是什么样子，它的边界在哪里，读的人自己又在哪里。

第 72 章把六十六卷做成一张表：每卷一行，核心经文、对不上的缝、结晶出的符号、属于哪个入口。第 73 章讲发生学释经的边界：对不上必须事前独立指认，结晶必须能被检验，五条可推翻条件写在明处，也写清要向发现学学的地方。第 74 章讲读经者自己：免费得来的讲章不会结晶，读经要付动能，AI 时代尤其如此。

释经学的典范革命，最后落在读经的人身上。

72

第72章

六十六卷一张表：两种读法的总对照

> 这一章的问题
>
> 六十六卷各在哪一处对不上里结晶，哪几卷隔得很远却在问同一个问题？

◆ 一、一张总图的晚上

符文杰四十五岁，在新加坡一家做交通导视的设计公司画了十几年地铁线路图。

十一月有一条新线要通车，他手上的活，是把新线并进那张挂在每个车站里的总图。白天开了三个会，晚上回到家，饭桌上还摊着打印稿。

总图难画，难在它不是地图。

真实的地图上，两站之间隔多远就画多远，河怎么弯线就怎么弯。线路图不管这些。它把线拉直，把站排匀，只留下一样东西：哪条线和哪条线在哪一站相交。乘客要的不是距离，是换乘。

这门手艺有一位祖师。1931 年前后，伦敦的电气绘图员哈里·贝克，照电路图的画法重画了伦敦地铁图〔待核：年份与身份〕。他把地理的真实丢掉了，留下了连接的真实。从那以后，全世界的地铁图大都是这个画法。

那天晚上他还有一件私事。查经小组的组长托他画一张“圣经六十六卷总表”，说他画图最在行。

他先上网找了几张现成的。都画得很漂亮：一卷一格，格子里写作者、年代、主题、钥节，按书序排好，旧约一种颜色，新约一种颜色。

他看了半天，觉得哪里不对。

这些表都像真实的地图：每卷书在哪里、多大、说了什么，都标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们没有一个换乘站。你看得出《约拿书》在第三十二卷，看不出它和第三十四卷《那鸿书》说的是同一座城。你看得出《以西结书》讲“石心”，看不出《彼得前书》的“活石”是在和它对话。

一张没有换乘站的图，每条线都只是一条线。

他在打印稿背面写了一行字：“六十六卷，换乘站在哪里？”

◆ 二、前人画过的总表

先说清楚，前人画过的总表，是真功夫。

最早的一类，是**目录与经文汇编**。四世纪的优西比乌给四福音编过一套对照表，把四本书里讲同一件事的段落编号对齐〔待核：优西比乌正典表〕。今天的串珠圣经、经文汇编，都是这一路。它让你随手就能找到一个词在全书哪里出现过。

第二类，是**圣经导论**。每卷书一节：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写给谁，主题是什么，分几段。从十九世纪的学术导论，到广为流传的《圣经手册》一类工具书，都是这个格式〔待核：哈利《圣经手册》初版年份〕。它让你不至于把《耶利米哀歌》当成耶利米的日记，把《启示录》当成今天的新闻。

第三类，是**一条主线的总表**。盟约神学用一连串的约串起全书；时代论把历史分成几个时代，一卷卷书排进去，司可福串珠圣经让这张图传遍英语世界（见第 71 章）。二十世纪的旧约神学，还争论过全书有没有一个“中心”，有人说是“约”，有人说是“神的作为”〔待核：艾克罗特以约为中心〕。

第四类，是**正典的形状**。近几十年，有学者主张不只读每卷书写成时的样子，也读它被放进正典之后的位置：它前面是谁，后面是谁，为什么这样排〔待核：蔡尔兹正典批判〕。

这四类总表，守住了三样东西。

第一是**稳**。一卷书的作者、年代、处境有史料可查，读的人不能随手发挥。

第二是**可考**。哪个词出现在哪一节，哪卷书引了哪卷书，都能核对，错了有人指出来。

第三是**合一**。六十六卷不是一堆散页，它们之间有线，有一个大故事。

本书第 2 章讲过发现学释经两千年的长处，这些总表是那些长处在一张纸上的样子。

◆ 三、表上少了一栏

可是这四类总表，栏目都差不多：作者、年代、主题、钥节、在大故事里的位置。

每一栏回答的，都是“这卷书是什么”。

没有一栏回答“这卷书是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的”。

这一栏缺了，有两件事就看不见。

一件是**换乘站**。《约拿书》和《那鸿书》在导论里各占一节，各有各的主题：一个讲怜悯，一个讲审判。放在一条主线上，它们是两个前后相接的站。可是同一座尼尼微，一次悔改结晶，百年之后再度固化（见第 37、39 章），这一层在“主题”栏里写不出来。它要一栏专门写“缝”和“结晶”，才排得出来。

另一件是**读者自己**。一张写着“作者｜年代｜主题”的表，读完就是知道了。你知道了《约伯记》的主题是“义人受苦”，你自己并没有被改写一下。表把发生收回成了一个现成的答案。

还有一件，是**一条主线的代价**。用“约”串全书，或者用“时代”串全书，线是清楚了，可是每一卷书只能在线上占一个位置。一卷不合这条线的书，就会被挤到边上。

《雅歌》和《以斯帖记》是两个老例子：一个不提神，一个连神名都不出现，在一条以“神的作为”为主线的表上，它们很难找到位置。《传道书》也是，它在一条“救恩历史”的线上几乎无处可放。

在本书的表上，这几卷反而是很清楚的站。《雅歌》是一首情诗与正典对不上，《以斯帖记》是王后的位分与身份对不上，《传道书》是什么都有了之后的耗尽。它们不必挤进一条主线，因为这张表不靠一条线串起来，靠的是每一站都问同一个问题。

这四类总表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给每一卷书补上缝和结晶两栏。

◆ 四、六十六卷的换乘站

下面这张表，照前面六十六章各自的结论做，不另起炉灶。每卷一行，五栏：书卷（括号里是本书章号）、核心经文、对不上的缝、结晶出的符号、类型。

“缝”一栏写的，都是经文里的原句或章节，可以翻开去核。“类型”一栏的意思是：

- **入口一**：现实是硬的，理念碎了；
- **入口二**：理念是硬的，现实塞不进去；

- **入口三**：自我的信望爱耗尽了；
- **固化**：本卷主写偶像（对象端固化）或石心（自我端固化）；
- **迁移**：本卷主写符号在理念、现实、自我三界之间走动、回写。

律法书（第 6—10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创世记（6）	1:2–3；2:7；32:28	骗来的长子名分（理念）撞上以扫带四百人迎面而来（现实，32:6）	新名“以色列”（自我）；瘸了的大腿（现实，32:31）	入口一
出埃及记（7）	3:14；20:2–3	逃亡四十年的牧人“我是什么人”（3:11）接不住领百姓出埃及的差遣	未完成时态的神名 ehyeh：不给定义，给同行；反面是金牛犊	入口三；兼写偶像
利未记（8）	19:2；19:18	洁净条例的界线分得出洁与不洁，分不出“邻舍”（19:18）	圣洁从“隔开”转为“成形”	迁移
民数记（9）	14:33–34；6:24–26	应许地与旷野；探子“看自己就如蚱蜢”（13:33）	旧一代的蚱蜢自我固化，新一代在旷野长成；祭司祝福是托住的场	入口一；兼写石心
申命记（10）	6:4–5；30:15、19	摩押平原上的新一代没亲历出埃及，约与他们的自我对不上	“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门框”——理念沉成现实与自我	迁移

历史书（第 11—22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约书亚记（11）	1:9；24:15	进了迦南，河那边的神、亚摩利人的神仍在身边，与“事奉耶和华”对不上	立石为证（24:26–27）——现实符号	迁移
士师记（12）	21:25；2:10	新一代“不知道耶和华”（2:10）：理念没有沉成自我	只有临时的士师，没有结晶；循环即不回写	固化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路得记（13）	1:16；4:17	拿俄米：名字“甜”与丧尽的现实，“要叫我玛拉”（1:20）；路得：摩押身份与以色列之约	路得“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拿俄米怀里的孩子（4:16）	入口一
撒母耳记上（14）	16:7；8:7	要“像列国一样”的王去顶替信；撒母耳看以利押的外貌（16:6）	大卫——按外貌不会被选的人	固化（偶像）
撒母耳记下（15）	12:7；7:12–16	大卫能义愤地判那富户，与自己的所为对不上	破碎的心（旁证诗 51）	入口二
列王纪上（16）	19:11–12；3:9	迦密山大胜之后能量耗尽，“求你取我的性命”（19:4）	先饼水睡眠，后微小的声音与新的差遣	入口三
列王纪下（17）	22:8–13；23:25	殿里找到的律法书与国中的祭坛偶像对不上	撕衣与改革——一次发现变成一场发生	入口二
历代志上（18）	29:14；16:23–24	为殿积存的金银木石是“我的”，又说“万物都从你而来”（29:14）	给出去的原本是收到的——献的自我符号	迁移
历代志下（19）	7:14；20:12	约沙法面对大军，“我们无力抵挡……也不知道怎样行”（20:12）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7:14 条件句	入口一
以斯拉记（20）	3:12–13；7:10	老人记得的所罗门殿与眼前的小根基	同一根基撞出哭声与欢呼；“定志考究、遵行、教训”（7:10）	迁移
尼希米记（21）	8:8；8:10	归回的百姓听律法，对照自己多年的日子，听了就哭（8:9）	“讲明意思”——第一次释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入口二
以斯帖记（22）	4:14；4:16	王后的位分与犹太人的身份，“焉知你……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4:14）	“我若死就死吧”；神名全书不出现	入口一

诗歌智慧书（第 23—27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约伯记（23）	38:4；42:5	“义人得福”与炉灰里的毒疮	“现在亲眼看见你”——新的自我，矛盾未解	入口一
诗篇（24）	139:13–14；23:1；46:10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22:1）	从哀到赞的转折句；139篇“被织成”的自我	入口一
箴言（25）	1:7；4:23	勤者富的规则与它自己承认的例外（16:8 等）	敬畏是土，不是起点；“保守你心”	迁移
传道书（26）	1:9；3:1、11	什么都有了，自我的能量耗尽，“虚空的虚空”	“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3:11）	入口三
雅歌（27）	2:10–12；8:6–7	一首不提神的情诗与正典对不上	寓意解经两千年；爱“如死之坚强”	迁移

大先知书（第 28—32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以赛亚书（28）	43:18–19；53:5；6:8	出埃及的旧记忆与巴比伦；“我是嘴唇不洁的人”（6:5）	新事发芽（tsamach）；“我在这里，请差遣我”（6:8）	入口一；6章兼入口二
耶利米书（29）	18:4–6；31:31–33	石版上的约与百姓的心一再对不上	写在心上的新约；泥坏了再做	迁移
耶利米哀歌（30）	3:22–23；5:21	“锡安不可动摇”与耶路撒冷的废墟	“每早晨都是新的”；5:22 停在未结晶的缝里	入口一
以西结书（31）	36:26；37:3–5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37:11）	肉心；枯骨复生	固化（石心）；兼入口三
但以理书（32）	3:17–18；2:21	强制下拜的金像与三人的信	“即或不然”——信不靠结果；内能的试炼	固化（反面：信的连接度经得起火）

小先知书（第 33—44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何西阿书（33）	6:6；11:1–4	祭祀照常而良善缺席；何西阿娶歌篾	神的心肠“回心转意”（11:8）	固化
约珥书（34）	2:28–29；2:25	蝗虫吃尽的年岁	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分等级	入口一
阿摩司书（35）	5:24；5:21	节期与祭照常而公平缺席	公平如大水——动能，不是尺子	固化
俄巴底亚书（36）	1:15；1:3–4	以东“谁能将我拉下”（1:3）与弟兄遭难时旁观	回写：你怎样行，也必照样	固化（石心）
约拿书（37）	3:10；4:11	约拿认定尼尼微该灭，与神的怜悯对不上，他发怒	神后悔（nacham）；书以问句收尾	入口二
弥迦书（38）	6:8；4:3	“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6:7）与神要的对不上	刀打成犁头——现实符号改写	迁移
那鸿书（39）	1:7；3:19	约拿时悔改过的尼尼微再度固化	没有再结晶，“你的损伤无法医治”（3:19）	固化到底
哈巴谷书（40）	2:4；3:17–18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1:3）	“义人因信得生”；“虽然……然而”	入口一
西番雅书（41）	3:17；1:12	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1:12）	神“因你喜乐而欢呼”——场重新拉起	固化（石心）
哈该书（42）	1:5–6；2:9	百姓住天花板的房屋，殿仍荒凉；撒种多收割少	动工；后来的荣耀不在体量	迁移
撒迦利亚书（43）	4:6；4:10	所罗巴伯的小根基与“大山哪，你算什么”	灵是势能的场，不是势力；“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入口三
玛拉基书（44）	4:5–6；3:6	献瞎眼瘸腿的祭物（1:8）；百姓反问“我们在何事上……”——缝被否认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旧约最后一句是逗号	固化

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第 45—49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马太福音（45）	5:17；13:31–33	“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律法的缝被主动拉开	成全即充满、长成；芥菜种与面酵	迁移
马可福音（46）	4:26–29；1:15	门徒等一个立刻显出的国，种子却不知如何长	“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迁移
路加福音（47）	15:20；24:31–32	“我在这里饿死吗”（15:17）；“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24:21）	浪子醒悟；擘饼时眼睛明亮	入口三（浪子）；兼入口一（以马忤斯）
约翰福音（48）	1:1、14；3:8	尼哥底母“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3:4）	道成肉身——理念符号获得现实身体	入口二
使徒行传（49）	2:4–8；17:28	扫罗的律法与被钉又被宣讲复活的弥赛亚；一个信息与多种乡谈	大马士革路上的新自我；“未识之神”的坛	入口二

保罗书信（第 50—62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罗马书（50）	12:2；1:17；8:22；8:24	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4:19）与应许	称义作为一次成形；心意更新而变化	入口一
哥林多前书（51）	13:12–13；12:12	恩赐纷争，各人固化；“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13:12）	信望爱三能	迁移
哥林多后书（52）	3:6；5:17；1:8–9；12:9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1:8）；刺三次求去不去	“我的恩典够你用”	入口一；兼入口三
加拉太书（53）	5:22–23；2:20	“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3:3）	果子即结晶	固化
以弗所书（54）	2:10；4:15–16	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2:14）	一个新人；身体“联络得合式”	迁移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腓立比书（55）	2:12–13；3:12–14	旧的自我（3:5–6）与认识基督对不上，“看作有损的”	“不是我已经得着……乃是竭力追求”	入口二
歌罗西书（56）	1:17；3:10	“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2:21）	新人渐渐更新	固化
帖撒罗尼迦前书（57）	5:16–18；1:3	初信者在大难之中（1:6）	信心的工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	迁移
帖撒罗尼迦后书（58）	3:10；2:2	“主的日子现在到了”（2:2）压倒日常劳作	在等待中照常做工	固化
提摩太前书（59）	4:7–8；6:6	荒渺的话、老妇的言语	操练敬虔——动能建立内能	迁移
提摩太后书（60）	3:16–17；1:6	保罗将死（4:6）而话要传下去	神所默示即神呼气；“挑旺”恩赐	迁移
提多书（61）	3:5；2:11–12	“革哩底人常说谎话”（1:12）	重生的洗——自我再结晶	固化→再结晶
腓利门书（62）	1:15–16；1:11	阿尼西母：逃走的奴仆与“亲爱的兄弟”	一封信让关系重新发生；“无益……有益”	迁移

普通书信与启示录（第 63—71 章）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希伯来书（63）	11:1；4:12	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11:8）	实底即在对不上里结晶、正在加厚的土	入口一
雅各书（64）	2:26；1:22	口称有信，对赤身露体的弟兄说“平平安安地去吧”（2:15–16）	信的粒子迁移成现实符号	迁移
彼得前书（65）	2:4–5；3:15	“分散……寄居的”（1:1）——身份被社会拒绝	活石——不固化的现实符号	迁移
彼得后书（66）	1:20–21；1:4	有人“强解”保罗的信（3:16）	防“怎么读都行”的闸	迁移

书卷	核心经文	对不上的缝	结晶出的符号	类型
约翰一书（67）	4:8、12；4:16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4:12）与“神就是爱”	爱在彼此相爱中显出	迁移
约翰二书（68）	1:5–6；1:12	纸墨与当面（1:12）	当面的喜乐	迁移
约翰三书（69）	1:2；1:11	丢特腓“好为首”（9 节）与该犹接待客旅	灵魂兴盛	固化（对照）
犹大书（70）	1:3；1:20–21	“从前一次交付”与“有些人偷着进来”（1:4）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交付之后要长	迁移
启示录（71）	21:1、5；22:13	受逼迫的七教会与“我必快来”；“要等到几时”（6:10）	一切都更新——再结晶；海也不再有了	入口一

◆ 五、三种路线怎样分布

把类型一栏数一数，以每卷的主类型计，六十六卷是这样分的：

类型	卷数	书卷（本书章号）	兼写的另记
入口一	15	6、9、13、19、22、23、24、28、30、34、40、50、52、63、71	47 以马忤斯
入口二	7	15、17、21、37、48、49、55	28 以赛亚 6 章
入口三	5	7、16、26、43、47	31、52
固化	15	12、14、31、32、33、35、36、39、41、44、53、56、58、61、69	7 金牛犊、9 蚱蜢
迁移	24	8、10、11、18、20、25、27、29、38、42、45、46、51、54、57、59、60、62、64、65、66、67、68、70	—

先说一句老实话。这张分布是本书归类时的判断，不是量出来的数据。换一个人来归类，某几卷可能会挪一格。所以下面说的，是读这张表时看得见的几处走向，不是定律。

入口一分得最散。 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除了福音书那一编只在以马忤斯路上兼写一笔，每一编都有。第 3 章说过，入口一是现实硬、理念碎。从这张表看，它也是信仰最常见的进门处。被掳、蝗灾、丧子、毒疮、监牢，都是硬的。

入口二少，集中在两处。 一处是历史书（大卫、约西亚、尼希米的百姓），一处是新约（尼哥底母、扫罗、保罗自己）。约拿是两处之外唯一的一位。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手里都握着一套非常结实的理念。律法书刚被找到，或者律法在一个人身上坚不可摧。理念越硬，越可能是现实塞不进去。

入口三最少，只有五卷。 摩西、以利亚、传道者、所罗巴伯、浪子。圣经很少把“耗尽”写成一卷书的主事。可是它写的时候，顺序几乎一样：先托住，后说话。以利亚先有饼和水，浪子先有父亲跑过来抱住他，然后才有话。少，不等于不要紧。它提醒读的人：这一类的缝最容易被看漏，因为耗尽的人往往不喊。

固化有一个集中地：小先知书。 十二卷里六卷主写固化。这一批先知面对的，大多不是外来的大灾难，而是照常运转的祭祀、照常热闹的节期。一切都对得上，所以没有解释，也没有回写。《阿摩司书》里节期照守，《玛拉基书》里百姓反问“我们在何事上……”，缝被否认。固化不是没有缝，是缝被拒绝了。

迁移最多，集中在书信。 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二十一卷里，十二卷主写迁移。书信本身就是迁移：一个在大马士革路上结晶的自我符号，写成纸上的理念，寄到哥林多、腓立比，又在那里的人身上沉成习惯和群体。书信时代的教会，主要的功课不是进门，是把已经结晶的东西带去别处，不让它在半路上固化。

有六卷书，一行里写了两种类型。 出埃及记是入口三兼写偶像，民数记是入口一兼写石心。以赛亚书是入口一，第六章兼入口二。以西结书是石心兼入口

三，哥林多后书是入口一兼入口三。路加福音是浪子的入口三，兼以马忤斯的入口一。

这不是表没定好。一卷书里，常常有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对不上。摩西在荆棘火焰前说“我是什么人”，那是一个人的耗尽；到了第三十二章，百姓在山下铸了金牛犊，那是一群人的固化。同一卷书，两条缝，两种类型。

兼写的那一格，提醒你一件事：类型是缝的类型，不是书的类型。一卷书不是“一本入口一的书”，它是一段或几段发生的痕迹。

还有几行，结晶那一栏是空的，或者写着“没有”。 士师记“只有临时的士师，没有结晶”；那鸿书“没有再结晶”；耶利米哀歌“停在未结晶的缝里”；约拿书“以问句收尾”，约拿是否结晶，书里没写。

这几行很要紧。一套说法如果每一行都结晶得好好的，那它多半是事后硬套出来的。圣经自己不是这样。它老老实实地留下了几处没有结晶的缝：哀歌最后一句是“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哀 5:22）〔待核：此节字句〕；约拿书最后一句是神的一个问句，没有人回答。

缝在，结晶不一定在。这是本书和“怎么读都行”划开的第一条线：表上允许空格。

律法书和诗歌书，五卷里各有一卷入口三。 摩西和传道者。一个是出发前就接不住的人，一个是什么都有了之后接不住的人。两者分别站在一部律法书和一部智慧书里，这是一个可以留着慢慢想的对照。

◆ 六、怎样读这张表

这张表可以有三种读法，像读一张地铁图。

横着读：一行就是一段发生史。 从左到右，是“核心经文→缝→结晶→类型”。顺序不能倒。先看缝，再看结晶；缝栏里写的都是经文原句与章节，翻开

就能核。如果你读到哪一行，觉得缝栏里的那句经文在原处并没有那个意思，这一行就该改。第 73 章会讲，这是防“怎么读都行”的第一道闸。

横着读的时候，有一个小习惯值得养成：先遮住“结晶”那一栏。只看缝，自己猜一猜这条缝会逼出什么，然后再把手拿开。猜对猜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在缝里先待了一会儿。

竖着读：一栏就是六十六次同一个问题。 只读“缝”一栏，从头读到尾，你会看到一条长长的对不上的清单：骗来的名分、蚱蜢、玛拉、炉灰、“要等到几时”。只读“结晶”一栏，你会看到另一条：新名、立石、“即或不然”、肉心、羔羊。两条清单并排，就是本书说的“同一节经文，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放大到全本圣经。

跳着读：沿着一种类型换乘。 这是最像地铁图的读法。挑一种颜色，只坐那一条线。

坐一趟固化线试试。

第 7 章，金牛犊：信仰对象凝在一块金子上。第 14 章，百姓要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信凝在一个现实符号上。第 33 章，祭祀照常：仪式还在，关系空了。第 37 章，尼尼微悔改；第 39 章，同一座尼尼微再度固化，“你的损伤无法医治”。第 31 章，石心；第 65 章，活石：同是石头，一个固化，一个活着。

坐完这一趟，你会看见一条导论里看不见的线：固化不是一次堕落，是一次次结晶之后，忘了回写。每一个偶像，开头都是一次真的结晶；每一颗石心，开头都是一颗被托住过的心。

再坐一趟入口三线。

第 7 章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第 16 章以利亚在罗腾树下；第 26 章传道者说“虚空”；第 43 章所罗巴伯对着一个小根基；第 47 章浪子在猪圈里。五个

人，五个时代。神那一端的回应，没有一次是先讲道理。给一个名字，给饼和水，给“永生安置在心里”，给“不是倚靠势力”，给一个跑过来的父亲。

坐完这一趟，你会看见本书说的恩典：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来。

再坐一趟迁移线，这一趟最长。

迁移有方向。

理念沉成现实，是一个方向：申命记把约“写在门框上”，约书亚把话立成一块石头，弥迦把刀打成犁头。

理念沉成自我，是另一个方向：耶利米说约要“写在心上”，提摩太前书说敬虔要“操练”。

现实回写成理念，是第三个方向：一个在旷野里搭起来又拆掉的帐幕，后来成了希伯来书里一整套关于“真帐幕”的理念。

还有自我回写成现实：腓利门书里，一封信让一个逃走的奴仆和他的主人，重新坐到同一张桌子边。

把迁移线按方向分开坐，你会看见书信时代的教会忙的是什么：把一个人身上结晶的东西，带到另一群人身上去，再让它沉成那群人的日子。

最后，看那几个大换乘站。

全书有几处，两卷书隔得很远，却在问同一个问题。本书在各章里互相回指，这里把它们摆在一起：

换乘站	一端	另一端	它们共同在问
分开与海	第 1 章，创世之初的“分开”，海被划界	第 71 章，“海也不再有了”	最早那道分开，最后怎样了

换乘站	一端	另一端	它们共同在问
一口气	第 6 章，神将生气吹进尘土（创 2:7）	第 60 章，圣经是神所默示（提后 3:16）	一口气怎样让死的东西活过来
一座城两次	第 37 章，尼尼微悔改	第 39 章，同一座城再度固化	结晶之后，会不会再凝住
一句话两读	第 40 章，“义人因信得生”（哈 2:4）	第 50 章，同一句在罗马书 1:17	同一句经文，换了处境是不是另一句
两种石头	第 31 章，石心	第 65 章，活石	石头是凝住，还是活着
三个入口的戏	第 3 章，点名以利亚、约伯、扫罗	第 16、23、49 章，完整演出	进门的地方不一样，帮助也不一样
四个点题站	第 17、21 章，约西亚与尼希米	第 52、60 章，字句与精意、默示	读经本身是不是一次发生

这几个换乘站，就是这张图上最粗的几个圆点。从任何一个圆点下车，你都能换到另一条线上去。

◆ 七、一行怎样改，表怎样活

这张表不是一份标准答案。

本书大纲给每位写作的人留了一条规矩：读经文后确信某一格不准，可以改，但要在那一章末尾写明原来是什么、改成什么、为什么改。这条规矩，同样留给你。

假如你读《以斯帖记》，觉得缝不在王后的位分和犹太人的身份之间，而在末底改拒不下拜（斯 3:2）那一刻。你可以把这一格改了。改的时候，要做到三件事：新的缝也要写出经文原句；新的缝要在结晶之前就找得到，不能先看到结晶再回头补缝；改完之后，类型栏也许跟着动。

能这样改，这张表才是活的。不能改的表，就是另一张导论表，只是栏目换了名字。

拿一行来试改。

《撒迦利亚书》这一行，类型栏写的是入口三：所罗巴伯对着一个小根基，接不住“大山哪，你算什么”。有人读了第四章会问：这不也可以是入口一吗？归回的现实是硬的，小小的根基是硬的，“重建大殿”的理念碎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分辨的办法，是回到经文看神那一端怎样回应。如果是入口一，回应通常是一个新的理念，像约伯得到的那四章旋风里的话。可是撒迦利亚书给的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亚 4:6），还有“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亚 4:10）。这是在托住一个快泄了气的人，而不是在给他换一套想法。

所以本书仍定为入口三。可是这一格并不是钉死的。假如你在撒迦利亚书里找到一处，说明百姓缺的是一个新的理念而不是一口气，你就有理由把它改成入口一。

这个例子说明一件事：类型栏是从“缝”和“回应”两头一起定的，不是凭感觉贴的标签。改它，也要从这两头一起改。

可是能改，不等于随便改。一格改得动，是因为有人在经文里找到了一条更准的缝，不是因为他喜欢另一个结论。

这张表看不见什么。

把话说在前面：这张表有它看不见的东西。

它看不见经文的文体。一首诗和一段家谱，在表上都只占一行。它也看不见一卷书内部的结构，《诗篇》一百五十篇被压成一行，只挑了几篇。它看不见一卷书在历代教会里怎样被用：被唱、被背、被刻在墓碑上。

最要紧的是，它看不见你。表上写的是六十六次已经留下的痕迹，可是每一次被读，每一卷书都可能在读的人身上开出一条新的缝。那条缝不在表上，也不可能在表上。

线路图也是这样。它画得出哪两站相交，画不出今天早上哪一节车厢里，有一个人坐过了站。

这张表和前人的总表，不是对立的。作者、年代、处境那几栏，你照样需要，没有它们，“缝”一栏就会写错。本书只是在旁边加了两栏，让每一卷书多了几个换乘站。

◆ 八、符文杰的那张表

那个周末，符文杰没有画成一张漂亮的海报。

他画了两张。

第一张，是照导论的格式画的：作者、年代、主题、钥节。他觉得组里的人需要它，就像乘客需要知道每一站叫什么。

第二张，是照线路图的画法画的。六十六个站点排成一圈，五种颜色。他用细线把几个“换乘站”连起来：约拿和那鸿，以西结和彼得前书，哈巴谷和罗马书，创世记的分开和启示录的“海也不再有了”。

他发现，这些细线大多跨得很远。一条从旧约开头连到新约结尾，一条从小先知连到使徒书信。距离在这张图上不要紧，要紧的是哪两站连着。

查经那晚，组长看了第二张图，问他：“这些线是哪里来的？”

他想了一下说：“不是我画的线。是这些书自己在问同一个问题，我只是把问同一个问题的站连起来。”

组里最年轻的潘盈盈指着入口三那几个站问：“为什么这种颜色这么少？”

他答不上来。他说：“也许是因为这一种人最安静。”

这句话他说完自己也记住了。后来他在那张图的角上加了一行很小的字：少，不等于不要紧。

画了十几年线路图，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手艺是把复杂的东西画简单。这一回，一张画给查经小组的图，显出了一个新的他：一个开始在找换乘站，而不只是在排站名的人。

带走的话

六十六卷不是六十六个站名，是六十六次对不上与结晶；把问同一个问题的站连起来，才看得见换乘。

两行小账

- 前人的总表回答“这卷书是什么”，关上了“它在哪一次对不上里结晶”的门；本书给每卷补上缝与结晶两栏，打开了换乘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把类型栏当成定论去背，而不是每读一卷就回到经文，重新指认那一条缝。

想一想

1. 你读得最熟的一卷书，你能不能不看这张表，自己写出它的“缝”一栏？
2. 在这五种颜色里，你最近的日子坐的是哪一条线？
3. 表上有没有一行，你读了经文以后觉得该改？你会把它改成什么，理由在哪一节？

◆

73

第73章

发生学释经的边界：怎样防止“怎么读都行”

这一章的问题

说经文每次被读都又发生一次，凭什么还能分出哪一种读法读歪了？

◆ 一、补一只缺了的手

武秀兰五十六岁，在西安一家博物馆做文物修复，做了三十一年。

十月底的一个周三，修复室里只剩下她和徒弟甘露。台子上摆着一件唐代彩绘女俑，出土时碎成了二十多片，拼好以后，左手从手腕处没了，找遍了整箱残片也没找着。

甘露二十八岁，美院雕塑系毕业，手巧。她下午用雕塑泥捏了一只手，捏得很好看，兰花指，指尖微微翘着，像在拈一朵花。

“师父，配上去肯定好看。”

武秀兰看了很久，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她问：“你凭什么知道她拈着一朵花？”

甘露说：“唐俑不都这样吗？我看过好多。”

“你看过的好多，是别的俑。”武秀兰说，“这一个，左手腕的断口是朝里收的。你看这道茬，往下斜。她原来的手，八成是揣在袖子里的。”

甘露拿放大镜看了半天，不说话了。

武秀兰从柜子里取出一本发黄的工作日志，翻到其中一页给她看。那是她自己二十多岁时的一条记录：一件陶马缺了一只耳朵，她照着另一件马补了，补得严丝合缝。三年后考古队在同一个墓里清出了另一批残片，那只耳朵找着了，形状和她补的不一样。

“补错了，比不补还难办。”她说，“不补，空在那里，人家知道这里缺了。补错了，人家以为本来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读经小组这一周轮到她领读，题目是组长定的：“发生学读经，会不会变成怎么读都行？”

她想起下午那只好看的兰花指。

一种读法，如果每一处都能补，每一处都补得好看，它离“怎么读都行”就不远了。

◆ 二、前人怎样守住边

“怎么读都行”不是今天才有的担心。两千年来，读圣经的人一直在跟它较劲，而且守出了一套很见功夫的边界。

先看一个老例子。奥古斯丁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0:30–35），读出了一整套寓意〔待核：出处与细节〕。那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人是亚当，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平安之城，强盗是魔鬼。撒玛利亚人是基督，旅店是教会，第二天拿出的两钱银子是今生与来生，店主是使徒保罗。

这一读，处处都对得上信仰，也处处都补得好看。

后来的释经者自己就看出了问题：照这个办法，哪一段经文都能读出任何一套教义。于是，发现学在自己的家里，一层一层修起了边界。

第一道边，是信仰的准则。 二世纪的爱任纽讲“真理的准则”（regula fidei）：读经不能读出与使徒传下来的信仰相反的东西〔待核〕。五世纪的文森特给了一个有名的标准，大意是：凡是处处、时时、人人所信的〔待核：文森特《备忘录》，约 434 年〕。读经有一个共同体，一个人读出来的，要拿到众人面前去对。

这一道边在犹太传统里也有。拉比释经很早就有成套的规则，相传希勒尔定了七条，比如“由轻及重”、由相同的字词推到相同的意思〔待核：希勒尔七条释经规则〕。规则本身就是一种边：不是谁想怎样推就怎样推，要照大家公认的办法推。

第二道边，是爱的准则。 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里说，凡是读不出爱神爱人的，就还没有读懂；读出了爱神爱人，却不合作者原意，也不算大错，只是走了岔路，要被领回大路上〔待核：卷一第 36—40 节〕。这是一条很宽厚的边：不是只问对错，还问读出来的东西把人带到哪里去。

第三道边，是字面意义优先。 中世纪的阿奎那说，一切属灵意义都建立在字面意义上，论证只能从字面意义出发〔待核：《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一题第十条〕。寓意可以有，可是不能拿寓意当证据。

第四道边，是“以经解经”。 宗教改革讲“圣经自己解释自己”（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一处读不清，就拿更清楚的一处来照它，不拿外面的东西去套它〔待核〕。

第五道边，是语法与历史。 近代的语法历史释经法要求：先弄清原文的语法、词义，弄清写作的处境、读者、文体，然后才谈意义。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批判法，把这一条推到最严：一段经文首先只能有它在原来处境里的意思。

第六道边，是作者原意。 二十世纪，赫希在《解释的有效性》（1967）里替作者原意辩护：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作者要说的；读者感到的“意味”可以千变万化，可是不能把它当成意义〔待核〕。艾柯后来也写过一本讲“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提醒人：文本本身有它的意图，不是读者想怎样就怎样〔待核：1990 年坦纳讲座，1992 年成书〕。

这六道边，是两千年的功夫，要把它写足。

它们守住了三样东西。

稳。 一节经文的意思，不随一个读者的心情变。今天读是这样，明天读还是这样，换一个人读也大致是这样。

可考。 说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要拿得出根据：原文怎么写，抄本怎么传，上下文怎么接，当时的人怎么用这个词。根据可以摆出来，别人可以核，错了可以被指出来。

防随意。 读经的人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读。有信仰的准则，有共同体，有两千年的读法史，一个人读偏了，有人拉他回来。

本书第 2 章讲过发现学释经的长处，这三样，就是那些长处落在“边界”上的样子。

本书每一章末尾的那一行〔待核〕，也是从这里学来的。

◆ 三、边守住了文本那一头

这六道边守得很好。可是它们守的，大都是同一头：文本那一头。

信仰准则问：读出来的合不合使徒的信仰？字面优先问：读出来的有没有字面根据？语法历史问：读出来的合不合原来的处境？作者原意问：读出来的是不是作者要说的？

每一道边，都是在问“取出来的这个意思，是不是原来那个”。

这本身没有错。它停下的地方，是另外两个问题。

一个是：**解释从哪里起？** 六道边都告诉你什么样的读法不算数，却很少告诉你，一个读者在什么时候才真的开始解释。读了三十七章约伯记都只是在“读”，到第三十八章才开始问“为什么答非所问”——这一下从哪里来，六道边不管。

另一个是：**读出来的，在读的人身上算不算数？** 一个读法可以完全合乎六道边：合信仰、有字面、合处境、合原意。可是读的人合上书，什么也没有变。在发现学里，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读经的目的是把意思取对。在发生学里，这恰恰是一个问题，因为读经本身是又一次发生。

这一点，拿一个日常的场面就能看懂。一位老师批改作文，有一套很严的规矩：错别字、病句、离题，一个不放过。一篇作文全部合格，分数很高。可是写的那个孩子，写完就忘了，什么也没有在他身上长出来。

规矩没有错，它守的是作文那一头。写作文的人那一头，它不管。

还有一层，要老实说出来。

发现学的边，守住了“取错”；它对“补错”有时守不住。武秀兰那一只陶马耳朵，补的时候每一条规矩都守了：照同一时代的马，照同一个窑口的样式，补得严丝合缝。错不在没有规矩，错在补的那一刻，缺口还没有被老老实实地留着。

奥古斯丁的撒玛利亚人也是这样。每一个寓意都合信仰，错在缝还没有被看见，就已经被一套现成的教义补满了。

这些边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除了守文本那一头，还要守缝那一头，守读者那一头。

◆ 四、发生学更容易读歪

话要说在前头：发生学释经，比发现学更容易变成“怎么读都行”。

理由很简单。发现学有一个先在的原意在那里，读偏了，可以拿原意去对。发生学说，每一次被读，经文又发生一次。那么，每一次发生都不一样，凭什么说这一次读歪了？

如果没有边界，发生学会变成一台什么都能解释的机器：看见一个人变了，就说那里有过对不上；看见一个人没变，就说缝还没在他身上做功；看见一节经文读不通，就说那是一条缝；读得通，就说那是一次结晶。

这样的说法永远正确，也就什么都没说。

读歪的样子，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缝是读的人自己带进来的。 一个人刚失业，读哪一卷都读出“现实硬、理念碎”。缝是真的，可是在他的日子里，不在那一节经文里。他读的不是《以斯帖记》，是他自己的那一个月。

这不丢人。读经的人本来就带着自己的日子来。可是要分清：这是“我身上的缝”，还是“经文里的缝”。前一条可以拿来祷告，后一条才能拿来释经。

第二种，结晶是读的人预先定好的。 一个人心里早有一个结论，比如“神一定是慈爱的”，读到哪一处都结晶出这一句。读《那鸿书》也是，读《约书亚记》的征战也是。结论也许是对的，可是它不是从这一条缝里长出来的。

第三种，三能被拿来贴标签。 看见一个人忙，就说他动能大；看见一个人倔，就说他内能高；看见一群人热闹，就说势能足。三能成了三张便利贴，哪里都能贴，贴完了什么也没有解释。

本书说的三能，是讲一个符号怎样结晶、怎样松动：落差在哪里，拆开重接的那一段路在哪里，结晶之后要多大的力才拆得开。说不出这几处，就不要贴。

本书第 3 章在讲完符号的发生以后，立了一道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否则理论沦为事后永远正确。这一章要把这道闸，连同它背后的几道，一起摆出来。

一共三道闸，五条可推翻的条件。

◆ 五、第一道闸：缝要先找到

对不上，必须在事前、独立地被指认出来。

“事前”的意思是：先找缝，后谈结晶。不能先看见一个结晶，再回头去补一条缝。

“独立”的意思是：这条缝要能在经文或史料里被别人找到，不靠你的结论。一个不知道你要读出什么的人，翻开同一章，也能指着同一句话说：这里有两样东西对不上。

本书六十六个卷章，都照这一条写：第四节先指认缝，第五节才往下读。第 72 章那张总表，“缝”一栏写的全是经文原句与章节，翻开就能核。

拿几行来看：

- 创世记的缝，是“以扫……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创 32:6）。一个人骗来的名分，撞上一支迎面而来的队伍。
- 约拿书的缝，是约拿自己说的话：“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拿 4:2）〔待核：此节字句〕他认定的，和神要做的，对不上，他自己说出了口。
- 启示录的缝，是祭坛底下的那一声：“要等到几时呢？”（启 6:10）

这三条缝都不是本书带进去的。它们写在经文里，用的是经文里那个人自己的话。

这一道闸有一个实际的检验办法：**遮住结晶，只看缝。** 把第 72 章的表遮住右边两栏，只留“缝”一栏，给一个从没读过本书的人看。他能不能翻开经文，在那一节找到那两样对不上的东西？能，这条缝就算立住了。不能，这一行就要改，或者老老实实空着。

还有一个反面的检验：**换一条缝，结晶会不会跟着变？** 如果不管指认哪一条缝，读出来的结晶都一样，那说明结晶不是从缝里长出来的，是读的人早就预备好的。

武秀兰对甘露说的那句话，换成读经的话就是：先看断口，再谈补什么。

◆ 六、第二道闸：读出来的要回写

第二道闸是**回写检验**。

本书说的回写，是新结晶的东西反过来改写原先的条件。用在释经上，一个新的读法结晶了，它要能回到三个地方，接受检查。

回到经文的上下文。 新读法不能只在一节经文上站得住，要在整章、整卷里站得住。第 71 章读“海也不再有了”，说那不是混沌被消灭，是最早那道分开被再结晶。这一读要回到《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去对：城里还有没有水？有，在街道当中。城门关不关？不关。旧世界的名字在不在？在门上、在墙上。三处都对得上，这一读才可以往下讲。要是城里一滴水都没有，这一读就该放弃。

回到前人的读法。 新读法不能把发现学守护的东西抹掉。如果一个发生学读法读完以后，信仰的内容没了，神成了读者心里的投射，那它就越界了。本书

说的发生，不否认发现学所守护的信仰内容，只问它在经文与人身上怎样显出。回写，是让旧读法里的东西在新读法里还找得到，像新城墙上刻着的旧名字。

回到读的人身上。 这一条是发生学独有的。一个读法读完，读的人的日子有没有被改写一点？没有，这一读也许在纸上是对的，可是在这个人身上还没有发生。这不能用来判对错，却能用来判一件事：这一读在你身上，是信息，还是结晶。

拿一个回写不过关的例子看。

有人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颗“黑夜白日，发芽渐长”的种子（可 4:27），读出一个结论：信仰是自己长的，所以不用读经、不用聚会、不用操练，放着就好。

缝是找得到的：门徒等一个立刻显出的国，种子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是回到上下文，同一段紧接着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 4:28）〔待核：此节字句〕，下一节就是“镰刀去割”。前面还有撒种的人，有好土。种子自己长，不等于没有人撒、没有土、没有收。

再回到前人的读法，教会两千年都读出“神使它生长”，同时也承认有人栽种、有人浇灌（林前 3:6–7）。这一读把后一半抹掉了。

两处回写都不过关，这一读就该收回。缝是对的，结晶歪了。

三处回写，第一处守文本，第二处守传统，第三处守读者。前两处是从发现学那里学来的，第三处是发生学自己的。

◆ 七、第三道闸：找不到就空着

第三道闸，最简单，也最难守：**找不到缝，就老实说找不到。**

第 72 章说过，那张总表上允许空格。士师记“只有临时的士师，没有结晶”，那鸿书“没有再结晶”，耶利米哀歌最后一节停在未结晶的缝里，约拿书以一个没人回答的问句收尾。

一套说法如果每一处都结晶得好好的，它多半是事后补出来的。

武秀兰的修复室里有一条老规矩：补不出依据的地方，就用素色的材料补平，不上彩，不做纹样，让人一眼看得出这里缺了。文物修复界讲“可识别”，大意就是这个：后补的部分要和原物分得开〔待核：《威尼斯宪章》1964 年相关条款〕。

这条规矩背后有一个很实在的道理。补得越像，后来的人越难发现它是补的；后来的人越难发现，错就传得越远。那只陶马的耳朵，要不是三年后挖出了原件，可能就一直错下去，被拍进画册，被写进论文，被下一代修复师当成样本去补别的马。

释经也一样。一卷书里找不到那条缝，就在那一格写“找不到”，或者写“缝在，结晶不在”。这一格空着，是这套读法最诚实的地方。

空着，也不是放弃。一个空格是一个邀请：后来的读者，在这一卷里也许会找到那一条缝。他找到的时候，要写明在哪一节，好让再后来的人去核。这样一格一格填起来的表，才和那本修复日志一样，经得起翻。

◆ 八、五种情形会推翻它

三道闸守的是每一次读经。还有一层，守的是这套说法本身：它在什么情形下算错。

一套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本书第 3 章列过五条可推翻的条件，这里把它们放到释经的场子上，各说一句要找的是什么。

条件	要找到的是什么	被推翻的是哪一句	在释经里可能的样子
一、纯理念的自生	一个理念符号诞生，前后查不到任何现实与自我的对不上	理念符号是现实与自我对不上逼出来的	一条教义在教会史上出现时，找不到任何争议、危机、困惑
二、吻合中的解释	一次真正的解释，发生在现实与自我完全吻合、毫无惊讶怀疑之时	对得上，就没有解释	一个读者读一节完全读得通、心里一点疑问也没有的经文，却生出一个新的理解
三、不成粒子的符号	一个东西不稳定、不整体、不独立，却能被反复认出、跨界迁移	符号是粒子态	一句经文每读一次意思都散掉，却被一代代人认出、引用、刻在墓碑上
四、无入口的信仰	一次信仰诞生，现实与理念并无大的对不上，信望爱也不曾耗尽	信仰发生有三个入口	一个人在一切顺遂、毫无困惑、也不疲惫时，信仰从无到有
五、零成本的结晶	一个符号在毫无动能消耗、毫无势能依托下结晶	符号发生要付能量	一份一键生成的讲章，读者没有读、没有想、没有困惑，却在他身上稳稳结晶、改写了日子
附闸	一条缝只能在事后被补出，事前无从指认	整套释经读法	每一次都是先看到变化，再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

这六行，不是摆着好看的。每一行都可以被一个认真的人拿去试。

第一条，可以拿教会史去试。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两性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出现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场争论、一次危机、一群人读经读不通？如果找到一条重要的教义，诞生得风平浪静，第一条就要被认真对待。

第二条，可以拿你自己去试。回想一次你对一节经文有了新理解的经历。那之前，你有没有一点点不安、困惑、“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真有一次，你读得心平气和、一点疑问也没有，新的理解却来了，那就是一个反例。

第三条，可以拿经文的传抄与引用去试。有没有一句经文，人们每读一次都读出完全不同、互不相干的意思，它却一直被认出来、被带到别处去？如果有，“符号是粒子”这一句就要改。

第四条，可以拿见证去试。一个人说自己是在最顺利的时候信的，那段日子没有失落、没有困惑、也不累。这个见证要认真听。可是也要认真查：那段“顺利”里，有没有一样东西已经对不上了，只是他当时没有说出来？如果查到底，三个入口真的都不在场，第四条就被推翻了。

第五条，最容易拿今天去试。第 74 章会细讲：一份别人写好、一键生成的读经心得，读的人没付动能，它会不会在他身上结晶？如果会，而且稳稳地改写了他的日子，能量律就要修改。

第五条后面还附着一个可以量的东西：**连接度**。本书说内能就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那么一个信念有多结实，就可以问：要多少反证、多少次对不上，它才会松动？

这可以拿一个读经小组去试。一组人读同一卷书一年，记下每个人在哪几处读不下去，记下每个人的看法在什么时候、被几次困惑松动。如果松动的快慢，和一个人原先那个看法累积了多久、连得多紧毫无关系，能量律同样要修改。

这条条件还给出一个可以观察的预测：疲惫的人（没有动能）、孤立的人（没有势能的场）、毫无困惑的人（没有落差），新的理解都会显著变少。这个预测可能落空。落空了，本书就要改。

最后是附闸。 它不是第六条，是前五条的总闸：如果每一条缝都只能在事后补出，这套读法就不能用来释经，只能用来讲故事。

◆ 九、向发现学要三样东西

讲到这里，有一件事要说清楚：这三道闸、五条条件，有一大半是向发现学学来的。

发生学释经的边界，不是另起炉灶，是站在发现学两千年修起的边界上，再往前修一段。

要学它的稳。 发现学要求一节经文的意思不随读者的心情变。发生学说每次被读又发生一次，可是“又发生”的是读的人，不是经文本身。《启示录》末尾说不可加添、不可删去（启 22:18–19），本书守这一条：不往经文上加一个字。经文是稳的，发生在读的人身上。

要学它的可考。 发现学要求拿得出根据：原文、抄本、上下文、历史处境。本书每一个卷章的第二、三节，就是在做这件事；每一章末尾的〔待核〕，也是在做这件事。一条缝说它在第几章第几节，就要真在那里。一个原文词说它是什么意思，拿不准就标出来。这不是谦虚，这是规矩。

要学它的防随意。 发现学有共同体，有信仰准则，有读法史。一个人读偏了，有人拉他回来。发生学也需要这个。一个人在自己身上读出的结晶，要拿到读经小组里去说，要拿到两千年的读法史面前去对。第 72 章那张表可以改，可是改的时候要写明原来是什么、改成什么、理由在哪一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共同体规矩。

奥古斯丁的爱的准则，在这里也有它的位置。读出来的东西把人带到哪里去，是爱神爱人，还是离开？这个问题，发生学一样要问。用本书的话说：一个结晶如果让人更连得上、网更结实，那是势能在拉；如果让人更隔开、更凝住，那多半是一个新的偶像，或者一颗新的石心。

《彼得后书》里有一句话，正好说在这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彼后 1:20）同一卷书还说，保罗的信里“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彼后 3:16）〔待核：两节字句〕。第 66 章细讲过这两句，并从经文里读出三道门：缝在经文里，共同体认得出，结出果子。它们和本章的三道闸是一件事的两面：门是从经文这一头看，闸是从读法这一头看。第 66 章说的“结出果子”，按本章的口径，判的不是对错，是这一回读出来的，是信息还是结晶。

“私意”和“强解”，正是两种越界：一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读，一种是先有结论再把经文扭过去。这两样，发现学防，发生学也要防。

向发现学要学的这三样，归结成一句话：发生学可以说“经文每次被读都又发生一次”，可是它不可以说“所以怎么读都行”。

◆ 十、两个读法过一遍闸

把三道闸拿来，过两个读法试试。

第一个读法：彼得在水面上往下沉。

读经小组里有人说：《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彼得在水面上走，走着走着沉下去，是因为他的信和眼前的现实对不上了。

先过第一道闸：缝能不能独立找到？经文写着：“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太 14:30）〔待核：此节字句〕一头是“你来吧”那一句话（太 14:29），一头是“风甚大”。两样东西，经文自己摆出来了。不知道本书的人，翻开这一节，也找得到。第一道闸过了。

再过第二道闸：回写检验。回到上下文，下一节是“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太 14:31）“小信”两个字，正落在

那条缝上，对得上。回到前人的读法，发现学说这一段讲信心的软弱与主的拯救，这一读没有抹掉它，只是问这份软弱是在哪一处对不上里显出来的。回到读的人身上，这要看那一位读者自己。第二道闸过了大半。

第三道闸用不着，因为缝找到了。

这个读法可以往下讲。

第二个读法：才德的妇人。

另一个人说：《箴言》第三十一章那位“才德的妇人”，是一个理想和现实对不上的符号，是古代以色列妇女在重压下结晶出的一个自我形象。

先过第一道闸：缝在哪里？这一章从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是一首字母诗，一句接一句地称赞，通篇顺畅〔待核：箴 31:10–31 为离合体字母诗〕。章里找不到一句话，写出这位妇人和她的日子对不上。

也许史料里有，古代以色列妇女的处境确实可能很重。可是这条缝，是读的人从外面带进来的，经文里没有指认得出的那一句。

那么，这一读就该停在这里。不是说它一定错，是说按本书的规矩，它还不能讲下去。第三道闸在这里起作用：缝找不到，就老实说找不到。

这一格可以先空着。等到有人在这一章，或者在箴言别处，找到了那一句，再来填。

两个读法放在一起看，闸的用处就清楚了。它不是用来挡住某一种结论，是用来挡住“先有结论、后补缝”的那一种读法。

把两次过闸的结果摆在一起，再加上前面讲过的几个，就是下面这张表：

读法	缝在经文里找得到吗	回到上下文站得住吗	抹掉了前人守护的东西吗
彼得往下沉（太 14）	找得到：“见风甚大，就害怕”（14:30）	站得住：“你这小信的人”（14:31）	没有
才德的妇人（箴 31）	找不到，章中通篇称赞	无从检验	未及
好撒玛利亚人的寓意（路 10）	不问缝，直接配教义	与比喻的问句“谁是我的邻舍”脱节	没有，可是盖住了比喻本身
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第 71 章）	找得到：“要等到几时”（6:10）；海的路从创 1:10 走起	站得住：水在城中，城门不关	没有
那鸿书（第 39 章）	找得到：悔改过的尼尼微再度固化	站得住	没有
事后补缝	先见变化，后说“一定有过对不上”	不检验	不问

◆ 十一、甘露的那只手

第二天，武秀兰在读经小组里讲了那只兰花指的手。

她没讲多少道理，只把两本工作日志带去了。一本是她年轻时补错陶马耳朵的那一页，一本是甘露昨天新开的记录。

甘露的那一页上，写着三行字：

“左腕断口内收，斜度约三十度。”

“残片箱已清点，未见左手。”

“暂不补形。素色补平断面，待考。”

武秀兰说，这三行字，就是她这一回想说的全部。

第一行，是先看断口：缝要先找到，而且要写下来，别人拿放大镜也能看见。

第二行，是查遍了能查的：回到上下文，回到同一箱的残片，回到前人留下的记录。

第三行，是找不到就空着：不补一只好看的手，留一个看得出的缺口，等以后的发现。

组里有人问：“那发生学读经，和老老实实考据，有什么不一样？”

她想了一下，说：“考据告诉你这件俑原来是什么样。可是我做了三十一年，每修一件，我自己也被修一回。那只陶马耳朵，我到今天还记得。它教会我的，不在任何一本考据书里。”

“可是，”她又说，“要是我当年不老老实实地记那本日志，那只耳朵错了，我连错都不知道。”

甘露后来在那件女俑的档案里，附了一张她捏的兰花指的照片，旁边写着：“未采用。依据不足。”

她说，留着这张照片，是为了记住自己差一点补上去的那一下。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肯把缺口留着的修复师。

带走的话

每一次读经都可以又发生一次，可是缝要先找到、能回写、找不到就空着，否则发生就成了怎么补都行。

两行小账

- 发现学修起六道边，守住了文本那一头，关上了“解释从哪里起、在读者身上算不算数”的门；发生学添三道闸，守住缝与读者两头，门打开了，边也没拆。
- 收回的那一下：看见一个人变了，就回头说“那里一定有过对不上”，让一条事后补出的缝，冒充事前找到的缝。

想一想

1. 你最近读出的一个“新理解”，那条缝在经文哪一节？一个不认识你的人，能不能在那一节找到它？
2. 有没有一节经文，你一直用一个好看的意思把它补满了？把那个意思拿掉，那里原来缺的是什么？
3. 你的读经小组，有没有人在你读偏的时候拉过你一把？你又拉过谁？

◆

74

第74章

读经就是又一次发生：从释经学到读经者的成形

这一章的问题

一篇四十秒生成的读经报告意思全对，为什么它在读的人身上留不下什么？

◆ 一、四十秒写完的报告

欧晨曦十九岁，在武汉一所大学读大一。

她报的是新闻，被调剂到了档案学。开学两个月，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转专业，每天上课、吃饭、回宿舍，日子过得像在等一个通知。

这学期她选了一门通识课，叫“圣经文学导读”。选它是因为学分好拿，室友闵佳说这门课老师人好，期末只交一篇读经报告。

十一月第二个周日晚上，报告明天交。题目是祁老师在第一节课就写在黑板上的：“读《创世记》32:22–32，写你读到的东西，不少于两千字。”

她十点半才打开电脑。

她把题目贴进一个对话框，加了一句“写一篇大学通识课的读经报告，两千五百字，要有深度”。四十秒，一篇报告出来了。

写得很好。

开头讲雅各一生的处境，中间讲“摔跤”在古代近东的意义。它讲“雅博”和“摔跤”在希伯来文里音近，讲新名“以色列”的几种解释。它还讲历代释经者怎么看那个和雅各摔跤的“人”：天使，神自己，雅各的良心。结尾一段讲“每个人一生都有自己的雅博渡口”，句子很漂亮。

她从头读了一遍。每一句她都看得懂，每一句她都同意。

她把文档存好，起身去洗漱。

回来的时候，闵佳在床上看手机，随口问她：“你报告写完了？你写的那段讲什么？”

“讲雅各跟一个人摔了一夜跤，天亮得了新名字。”

“那他为什么不肯放那个人走？”

欧晨曦张了张嘴。她记得报告里有一段讲这个，好像是“体现了雅各对祝福的执着”。可是她说不出来为什么。她也说不出来，那人为什么要摸他的大腿窝，他为什么瘸了还要走。

那篇报告就在电脑里，两千五百字。可是闵佳一问，她身上一个字也拿不出来。

她又坐回桌前，把那段经文本身打开。这是她这学期第一次读它。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创 32:24）

她盯着“只剩下雅各一人”看了一会儿。

◆ 二、读经从来不是轻松的事

先说清楚，“读经要付代价”不是本书的发明。两千多年来，读经的人一直知道这件事，而且留下了很好的办法。

犹太传统里，读经是出声的、是吃下去的。《诗篇》第一篇说有福的人“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 1:2）。“思想”一词原文是 hagah，也用来说低声念、咕哝，甚至说狮子低吼〔待核〕。读经不是用眼睛扫过去，是含在嘴里一遍遍念。

先知书里还有更重的说法。以西结看见一卷书，神对他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他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结

3:3）〔待核：此节字句〕。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耶 15:16）

后来的拉比学堂里，有一种两人一组的读法，叫 chavruta：两个人对着同一段经文争，一个问，一个答，再反过来〔待核〕。经文不是一个人安静地接收的，是两个人吵出来的。

修道院里，读经是一架梯子。 十二世纪的加尔都西会修士归果二世，写过一封信，后人叫它《修士的阶梯》〔待核：约 1150—1180 年〕。他把读经分成四级：诵读（lectio）、默想（meditatio）、祷告（oratio）、静观（contemplatio）。大意是：诵读是把食物放进嘴里，默想是嚼，祷告是尝出滋味，静观是那滋味让人重新得力。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圣言诵读”（lectio divina）。

四级之中，只有第一级是读。后面三级，都是读完之后在你身上发生的事。

宗教改革时，路德给读神学的人开了三味药。 1539 年，他为自己德文著作全集的维登堡版写了一篇序言〔待核〕。序言里说，造就一个神学人有三样：祷告（oratio）、默想（meditatio）、试炼（tentatio）。

第三样最值得留意。路德说的试炼，德文是 Anfechtung，指被攻击、被搅扰、被逼到无路。他说，这是试金石：它不只教你知道、明白，还教你经历到神的话有多真〔待核：序言大意〕。

十九世纪，克尔凯郭尔说读经要像读情书。 他在《自省》（1851）里讲：一个人收到爱人用外文写的信，他会去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可是译完之后，他不会停在字典上，他要照着信里的话去做。

他又讲，读经要像照镜子，不是看镜子，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待核：书名、年份与大意〕。这一句，来自《雅各书》：“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

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 1:23–24）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读经场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八卷里写，他在米兰一个花园里痛哭。他听见邻家孩子唱着“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翻开保罗书信，读到的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待核：罗 13:13–14〕。他说，读完那一句，心里的疑云就散了〔待核〕。

可是那一下不是凭空来的。他在那之前已经挣扎了很多年。

这些前人，守住了一件很要紧的事：**读经是一件要整个人投进去的事。** 要出声，要嚼，要争，要祷告，要被试炼，要照着做。没有一位说过，读经就是把经文的意思弄明白，弄明白就完了。

◆ 三、可是释经学没跟上

这些前人说的，几乎全在“灵修”那一格里，不在“释经学”那一格里。

两千年的释经学，主要在问一件事：这节经文的原意是什么？第 2 章讲过，这一路的功夫很深：原文、抄本、历史处境、文体、作者原意。第 73 章讲过，它修起了六道边，守得很好。

可是在这个框架里，读的人是谁、付了什么，是不要紧的。

只要原意取对了，是你自己熬夜读出来的，还是从注释书上抄来的，还是听一位好牧师讲的，在释经学上没有分别。意思是同一个意思，对就是对。

这在发现学里是完全说得通的。东西是现成的，原意在那里，谁取出来都一样。一位学者读了三十年取出来的原意，印成一本注释书，你花五分钟读到，你得到的就是那个原意。这是知识的好处：可以传，可以省下后人的工夫。

所以，在发现学的框架里，那篇四十秒写完的报告，没有任何问题。

它的原意取得对。它引的读法史是真的。它讲“雅博”和“摔跤”音近，讲“以色列”的几种解释，都有根据。如果读经就是把意思取对，这篇报告比大多数大一学生熬夜写的都好。

路德和归果二世当然不会同意。可是他们的不同意，放在灵修的抽屉里，没有被拿回释经学。释经学没有用它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正确的意思，到了一个人身上会结晶，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只是信息？**

这一停，在今天变得特别要紧。

从前，一个人要拿到一篇好讲章，至少得去教会听，或者去书店买。后来有了网络，讲章可以搜。现在，讲章可以生成，四十秒，想要几篇有几篇，想要什么口气就什么口气，而且大都写得不错。

如果读经就是把意思取对，这是读经史上最好的时代。

本书要说的是：它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

◆ 四、经文要在你身上再发生一次

本书从头到尾都在说一句话：同一节经文，在发现学里是一份记录，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

这一章要把这句话的最后一半说完：**文本是这段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每一次被读，它又发生一次。**

又发生一次，发生在哪里？不在纸上。纸上的字，两千年没有变过，本书也不往上面加一个字。又发生一次，发生在读的人身上。

第 3 章讲过，符号的发生要付能量，三界都一样：**消耗动能，依靠势能，建立内能。** 一个读经的人身上结晶出一个新的理解，也是这样。

动能，是你自己读、想、卡住、挣扎的那一段。 本书说动能是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读经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具体：你读到一句读不下去，你停下

来，你把原来的想法拆开一点，你试着把它和经文重新接上，接不上，再拆，再接。这一段路，只能你自己走。

势能，是托住你的那张网。 本书说势能是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扯。读经的时候，它是两千年的读法史，是原文的词典，是注释书，是一起读的人，是讲台上的牧师，是一个会问你“他为什么不肯放那个人走”的室友。网越密，新的理解越容易往一个好的方向结晶。

内能，是结晶之后的那个东西。 本书说内能是连接度，断裂的难度。一个理解真的结晶了，它在你身上就稳了：明天还在，换一个场合还在，有人反驳也不会一下散掉。你能把它带走，带去别处。

三样里，前人给得最多的是势能。注释书、讲章、读法史，都是势能。它们非常宝贵，没有它们，你的动能会乱跑，结晶会结歪。

可是势能替不了动能。

一张再好的网，也只是拉着你往哪里走。你自己不走，网上什么也不会结出来。

这就是本书说的：**免费得来的讲章不结晶。** 别人替你说出的答案、一键生成的讲章，在说话人那里也许是结晶过的；在你身上，你没有付动能，它就只是信息，不会变成你的符号。

还有一层更要紧。第 3 章说过：对得上，就没有解释。解释起于对不上。

一篇写得很好的报告，最大的本事，是把对不上都抹平了。雅各为什么不肯放那个人走？报告里有一句“体现了雅各对祝福的执着”。那人为什么摸他的大腿窝？报告里有一段古代近东的背景。每一条缝，在你还没有感到它之前，就已经被一个现成的意思填上了。

没有落差，就不做功。缝被填得太早，你连“读不下去”的那一下都没有。

所以，一键生成的东西，不只是没有让你付动能，它还拿走了让你付动能的那个理由。

◆ 五、“吃下去”这件事

回到先知书里那卷被吃掉的书。

以西结吃书卷，“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可是《启示录》里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约翰从天使手里接过一卷小书，天使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他吃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启 10:9–10）〔待核：此二节字句〕。

甜在口中，苦在肚子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图画。口中的甜，是读懂的那一下：句子通顺，道理清楚，你都同意。肚子里的苦，是它真的进了你身体以后，开始和你原来的东西较劲：撞上你的日子，撞上你原来的想法，撞得你不舒服。

一篇四十秒写好的报告，是甜在口中的。它甚至不必经过口：它直接出现在屏幕上。它不会进肚子，所以也不会苦。

《约翰福音》里耶稣对一群熟读经文的人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 5:39–40）

这些人读经读得非常熟，熟到可以背。可是经文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他们查考的那个对象，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认出来。

查考，不等于发生。

本书不是说查考不重要。查考是势能，是网。本书只是说，查考停下的地方，还要再走一步：让它进到肚子里，让它苦一下。

◆ 六、AI 能帮什么，不能替什么

话要说公道：AI 本身不是这一章的对头。

它能帮的地方很多，而且帮得很好。

它能当一部会说话的词典。 你想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怎么拆，“雅博”和“摔跤”是不是真的音近，从前要翻好几本工具书，现在问一句就有。只是要记得：它说的原文和出处，有时会错，要核。本书每一章末尾那一行〔待核〕，就是这条规矩。

它能摆出很多种读法。 那个和雅各摔跤的“人”是谁，历代有天使说、神显现说、雅各自己的良心说、以扫的影子说〔待核〕。从前要读好几本注释才凑得齐，现在可以一下摆在面前。读法摆得越全，你越不容易被一种读法关住。

它能当那个提问的室友。 你可以让它不要给答案，只给问题：“就这一段，问我三个我答不上来的问题。”它问的问题，可能正好就是闵佳那一问。

这三样，都是势能。AI 可以是一张非常大的网，连着两千年的读法史、无数种语言、无数个读过这段经文的人留下的字。

可是它替不了一样东西：你在那条缝里待着的那一段时间。

它可以告诉你雅各为什么不肯放那个人走，历代有哪些说法。可是它不能替你在读到“只剩下雅各一人”那一句时，想起你自己也有一个只剩下一个人的晚上。它不能替你卡住，不能替你熬，不能替你拆开你原来的想法再接上。

动能，只能你自己付。

这件事，读经史上其实发生过一次，方向正好相反。

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信徒手里没有圣经。经文是拉丁文的，书是手抄的，很贵。一个人一生听到的经文，大多是神父在弥撒里念给他听、讲给他听的。读经，是别人替你读。

后来有了两件事。一件是印刷术，一件是母语译本。威克里夫的英文圣经、路德的德文圣经、后来的和合本，都是这一路〔待核：威克里夫译本约 1380 年代，路德新约 1522 年〕。经文第一次大批地落到普通人自己手里。

那一次的变化，是从“别人替你读”走到“你自己读”。

今天的变化，有可能是从“你自己读”又走回“别人替你读”，只是这一回替你读的，不是神父，是一台机器。它比神父读得更快，引的书更多，口气更好。可是那件事一样：读的不是你。

宗教改革的人当年拼命要把经文交到每个人手里，不是为了让每个人多知道一点，是因为他们相信，经文要在每个人身上自己发生一次。这一点，今天的读经人值得记住。

所以，在 AI 时代读经，要紧的不是用不用它，是**在哪一步用它**。

下面这张表，把几种常见的读经方式，按三能摆一摆：

读经的方式	动能（你自己读想卡住）	势能（托住你的网）	缝有没有被留着	在你身上会不会结晶
一键生成一篇报告，交上去	几乎没有	很大，可是没有接到你身上	被提前填平	多半只是信息

读经的方式	动能（你自己读想卡住）	势能（托住你的网）	缝有没有被留着	在你身上会不会结晶
只读注释书或讲章集	很少	很大	多半被填平	少，除非读到让你卡住的一句
一个人闷头读，什么都不查	有	很少	留着，可是可能读歪	可能结晶，也可能结歪
先自己读，记下卡住的地方，再查注释、问 AI 要几种读法	有	有	先留着，再被托住	最可能结晶
和别人一起读，一个问一个答	有，被逼出来的	有，是活的网	被对方挑开	很可能结晶
让 AI 只提问、不给答案	有，被问出来的	有	被挑开	可能结晶

这张表也要老实说一句：它是本书的判断，不是量出来的数据。第 73 章说过，能量律有一条可推翻的条件。如果有一天发现，一个人什么都没付，一份一

键生成的东西却在他身上稳稳结晶、改写了日子，能量律就要修改。这张表也就要重画。

◆ 七、读经的人也在成形

这一章的章题里有一个词：读经者的成形。

本书在各卷章里，一次又一次说：这一段经历，显出了一个新的他。雅各在雅博渡口，显出了一个叫以色列的人；约伯在旋风里，显出了一个“亲眼看见”的人；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显出了一个叫保罗的人。

这些人都不是先存好的一个“我”，然后去读经、去领会。他们是在那一次对不上里，被显出来的。

读经的人也是这样。

不是一个现成的你，去经文里取一个现成的意思，装进你自己。是你和经文在同一次读里，一起显出来：经文在你身上又发生一次，你也在经文里又被显出一次。

用第 72 章那张表的话说：六十六卷书，每一卷都有一条缝、一个结晶。那张表上没有的，是第六十七行，是你。

第六十七行的“缝”一栏，只能你自己在读的时候找到。它可能是“只剩下雅各一人”，可能是“要等到几时呢”，可能是“我在这里饿死吗”。“结晶”一栏，也只能在你身上长出来。

第六十七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人填的。

二战前夕，朋霍费尔在一所地下神学院里带着一群年轻的牧师一起生活，后来写成一本小书，讲基督徒在一起的日子〔待核：《团契生活》，1939 年〕。书里有一个很朴素的意思：一个人读经，容易只读出自己想读的；和弟兄姊妹一起读，别人口里的经文，会从外面来到你身上。

这正是势能的样子。你身上的那一行，是你自己付动能写出来的；可是它往哪里结晶，结得正不正，常常要靠身边那一张网。闵佳那一问，就是这张网上的一根线。

没有人能替你预先写好这一行。四十秒写不出来，四十年也写不出来，如果写的人不是你。

这句话在 AI 出现以前就是真的。AI 只是让它变得更容易被忘掉。

会不会只有闲人才读得了经?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担心：照这个说法，读经成了一件很费工夫的事。要读两遍，要写便签，要查注释，要熬夜。那些一天打两份工的人，那些不识字的老人，是不是就读不了经了?

不是。

动能不是时间，也不是学问。动能是拆开重接的那一下。

一位不识字的老人，一辈子只会背一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 23:1）。她在丈夫走的那一年背它，在儿子出远门的那一夜背它，在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背它。每一次背，那一句都和她那一天的日子撞一下，拆开一点，又接上。

这一节经文在她身上的连接度，可能比一位读了三十年注释的学者身上更高。她付的动能，一点也不少，只是付在别处：付在日子里，不付在书桌上。

所以本书说“读经要付动能”，不是说读经要花很多时间，是说读经不能只在口里甜，要让它到肚子里去，苦一下。

讲道的人该怎么讲?

还有一层，是给讲道、带查经、教主日学的人的。

如果免费得来的讲章不结晶，那么讲道的人是不是白讲了？也不是。讲道的人是势能，是网。问题在于网怎么织。

一篇讲章，如果把每一条缝都替听的人填平了，听的人听得很舒服，回家什么也没有带走。另一篇讲章，把一条缝老老实实地摆出来，讲清前人怎样读、读到哪里停住，然后留一个问题给听的人。听的人回家可能会卡住，会不舒服。可是那一夜，有可能是他自己的。

耶稣讲比喻，常常就是这样讲的。讲完撒种的比喻，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 4:9）讲完好撒玛利亚人，他反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 10:36）他把最后一步，留给了听的人。

◆ 八、雅博渡口的那一夜

再回到欧晨曦的那个晚上。这一回，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步一步走。

第一步，缝出现了。 闵佳问她“他为什么不肯放那个人走”，她答不上来。这是她和那篇报告之间第一次对不上：报告里有答案，她身上没有。

这一下很小，可是它是真的。按第 73 章的第一道闸，这条缝不是谁事后补出来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一个具体的晚上问出来的。

第二步，她回到经文本身。 她没有再去看那篇报告，先把那十一节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她卡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只剩下雅各一人”（创 32:24）。前面写他把妻子、儿女、所有的东西都送过了河，就他一个人留在这边。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送走。

第二个是“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创 32:25）〔待核：此节字句〕。一个胜不过的人，怎么一摸就把他扭伤了？

第三个是雅各说的那句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 32:26）都扭伤了，为什么还不放？

她把这三个地方写在一张便签上。这一步花了她四十分钟。

第三步，她去找网。 这一回，她打开那个对话框，没有让它写报告。她问：“创世记 32:25，为什么一个胜不过雅各的人，一摸就能扭伤他？历代有哪几种读法？只列读法，不要替我下结论。”

它列了四种。她又去图书馆的数据库里找了一本中文注释书，对了对，有两种对得上，有一种注释书里没有，她在便签上打了个问号。

这是势能。网托住了她，可是没有替她走。

第四步，她卡住了，很久。 她读到“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大腿就瘸了”（创 32:31），一前一后。新名字是在这两句中间得的。

她想不通：为什么新名字和瘸腿是一起来的？

这个问题，四种读法都没有直接回答。她坐在那里，宿舍熄灯了，她开着台灯。

第五步，一样东西结晶了。 后来她在报告里写，她是在想到自己的时候想通的，可是那不是“想通”，更像是两样东西忽然接上了。

她想到的是她自己的调剂。开学两个月，她一直在等一个“通知”：要么转专业成功，回到她原来想走的路上；要么认了，从此安心学档案。她以为，要往前走，就得先把这件事解决。

可是雅各没有先把以扫的事解决。四百人还在河那边。他也没有先把伤治好，他瘸着。新名字是在什么都没有解决的时候来的，是在扭伤和天亮之间来的。

她在便签最下面写了一行字：“他不是先赢了才得新名字。他是瘸着得的。”

这一行，不在那篇四十秒的报告里。报告里有一句很像的话：“雅各的伤痕成为他蒙恩的记号。”意思几乎一样。可是那一句，她读的时候点了点头就过去了；这一行，是她熬到凌晨一点钟自己写出来的。

意思一样，可是一个在她身上，一个不在。

这里要停一下，说清楚这一步是什么，不是什么。

它不是“她想通了雅各”。雅各的那一夜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千年的释经者有很多种说法，她那一行字没有推翻任何一种。

它也不是“她把自己读进了经文”。按第 73 章的第一道闸，那条缝在经文里找得到：“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和“雅各的大腿就瘸了”之间，夹着一个新名字（创 32:25–31）。不认识她的人翻开同一段，也能指着这几节说：伤和名字是一起来的。

它是一样东西在她身上结晶了：一个原来和“往前走”死死连在一起的想法——“先解决了才能走”——被拆开，重新接成了另一个形状。这一下的连接度不算高，也许过几个月就会松。可是它是她的。

第六步，回写。 她重写了报告。四十秒的那一篇，她没有删，存在另一个文件夹里。新写的这一篇，不到两千二百字，句子没有那么漂亮。头一段写的就是闵佳那一问，和她答不上来的那一下。

她在报告最后写了一段，说明自己用过 AI：用它列过读法，用它核过一个原文词，有一处它说的出处她在注释书里没找到，已经在文中标了“待核”。

第二天，祁老师在课上让几个同学讲自己的报告。轮到她，她没有念稿子，讲了那张便签上的三个问题，和最下面那一行字。

祁老师听完，问了她一个问题：“那你现在还在等那个通知吗？”

她想了一下，说：“还在等。可是我好像不用等它来了才往前走。”

◆ 九、你今晚可以做的事

从这个例子里，可以拿走几样很具体的东西。它们不是规定，是本书给你的几个建议。

先读，后问。 打开任何注释、讲章、AI 之前，先把经文本身读两遍。出声读更好。《诗篇》说的“昼夜思想”，原来就是低声念。

把读不下去的地方写下来。 一张便签就够。写下来，那条缝就不会被后面读到的东西悄悄填平。这是你自己的第一道闸：缝要先找到，而且要写下来。

让网托住你，不要让网替你走。 查注释，问 AI，问牧师，问室友，都好。可是问的时候，问“有哪几种读法”，不要问“答案是什么”。要读法，不要结论。

在缝里待一会儿。 卡住的时候，不要急着翻下一页。这一段最难受，也最要紧，它就是动能在付。

最后一步自己写。 不管你用了多少帮助，最后那一句，要从你自己手里出来。哪怕写得笨，哪怕和别人说的意思一样。

说出你用了什么帮助。 用了 AI，就写明用在哪里。这不只是诚实，也是在守第 73 章说的那件事：一条缝、一个结晶，要能被别人核。

还有一条，是给累了的人的。

第 3 章说，入口三的人什么道理都听不进，需要先被托住；第 16 章讲过以利亚在罗腾树下，先有饼和水，后有微小的声音。如果你今晚实在累得读不进

去，那就不要硬读。先睡一觉，先吃一顿饭，先找一个人说说话。动能会回来的。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十、那张便签后来贴在哪里

期末成绩出来，欧晨曦这门课拿的分数不算最高。

闵佳的分数比她高。闵佳后来告诉她，自己那篇也是生成的，改了改就交了。

欧晨曦没有说什么。她有一点不服气，也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那篇四十秒的报告，如果她当时交上去，分数大概会更高。

可是那张便签，她带回了家。寒假回武汉郊区的家里，她把它贴在了自己书桌前的墙上。“他不是先赢了才得新名字。他是瘸着得的。”

下学期开学，她没有申请转专业。

不是她认了，也不是她想通了。是档案学的第一门专业课，讲到一份清代的地契。老师说，一份档案最要紧的不是它写了什么，是它在谁手里、经过了几道手、哪里被改过、哪里有一道折痕。

她听着听着，想到了那十一节经文。一段文字，是一次发生留下的痕迹；每一次被谁拿在手里读，它就又发生一次。

她在笔记本边上写了一行小字：“原来这也是读经。”

那天下课，她给闵佳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一句：“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我想我现在答得上来了。”

闵佳回了一个问号。

她没有再解释。她知道那一行字，靠一条消息是给不过去的。闵佳要是哪天也想知道，得自己去读那十一节，自己去卡一回。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不急着等通知、会在缝里待一会儿的人。

带走的话

别人替你写好的意思，在你身上只是信息；你在缝里自己付过的那一夜，才结得出你的那一行。

两行小账

- 发现学只问原意取得对不对，关上了“同一个意思为什么在一个人身上结晶、在另一个人身上只是信息”的门；发生学把读经当作又一次发生，打开了读经者成形的门。
- 收回的那一下：一读不下去就把缝交给一份现成的答案，四十秒，意思是对的，那一夜却没有发生。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读懂”一节经文，是你自己卡过、熬过的，还是从别处直接拿来的？两者在你身上留下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2. 下一次你打开 AI 或注释书之前，能不能先写下一张便签，记下你自己读不下去的地方？
3.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会问你“为什么”的人？你又做过谁的那一个人？

◆

结语

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

◆ 一、最后一页的那个晚上

这本书是从一句经文开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

前言里那位在苏州教中学语文的沈若溪，读的就是这一句。前言写的是她开学前的那一晚，和第二天早上的第一课。

这里只写她的另一个晚上。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期末卷子改完了，红笔还没盖上帽。她把外婆留下的那本和合本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句是：“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启 22:21）后面只跟着一声“阿们”。

她教了这么多年语文，习惯看一篇文章怎么收尾。有的文章收在一个句号上，话说完了，门关上了。有的文章收在一个问号上，把问题交给读的人。

这一句，两样都不是。它是一句祝愿。祝愿的意思是：话说完了，事还没完。

她合上书，发现自己并不觉得读完了。

这种感觉她不陌生。调到高中之前，她在初中教了好几年《背影》，每一年都以为自己读透了。可是有一年，班上一个男生的父亲刚做完一场大手术。讲到父亲爬上月台去买橘子那一段，她看见那个男生把头低了下去，很久没有抬起来。她讲着讲着，自己也讲不下去了。

字一个没变，那一年的那一课，是另一课。

◆ 二、从“起初”到“更新”

这本书走了很长一段路。

第 1 章说，创造是一次次分开：光和暗，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水和旱地。海，是第一锅粥里被分开、被划了界的那一部分。

第 71 章说，“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不是秩序终于打赢了混沌，是那道最早的分开被再结晶了一次。水不再被挡在边上，从宝座流出来，走在城的街道当中。

中间六十六章，一卷一卷，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节经文是哪两样东西对不上留下的刻痕，它结晶出了什么？

这条路上，最常出现的不是答案，是人。雅各瘸着过了河，约伯在炉灰里说“亲眼看见”，以利亚在罗腾树下先吃了饼，浪子在猪圈里醒悟，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看不见了三天。答案很少来；人，一个一个变了。

把首尾和中间几处换乘站摆在一起，是这样：

全书的一处	发现学问的	本书问的
“起初”（创 1:1，第 1 章）	世界是在哪一个时刻被造出来的	世界和认识它的那一位，怎样在一次次分开里一起显出
“以色列”（创 32:28，第 6 章）	这个新名字是什么意思	一夜摔跤的动能，怎样换来一个瘸着的新名字
“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第 23 章）	神给了约伯什么答案	答案没来，为什么看见的人变了
“讲明意思”（尼 8:8，第 21 章）	以斯拉讲的原意是什么	百姓为什么一听就哭，第一次释经从哪一下开始
“神所默示”（提后 3:16，第 60 章）	圣经是怎样被逐字写定的	一口气吹过尘土，又吹过每一个读的人

全书的一处	发现学问的	本书问的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 21:5，第 71 章）	旧世界在哪一年被换掉	旧的粒子怎样熔开，伤痕留着，结成另一种形状

导读里有一句判词，到这里可以再说一遍：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 三、两种读法不是两个阵营

一路读下来，你可能会以为本书在打一场仗：发生学一方，发现学一方。

不是这样。

每一个卷章，第三节都先写发现学怎么读，而且要写足它对在哪儿。第 2 章专讲两千年的发现学释经，第 73 章专讲向发现学要学的三样东西：稳、可考、防随意。没有这三样，发生学释经站不住，一读就歪。

本书做的事，用第 72 章那张线路图来比，不是把旧图撕掉重画，是在旧图旁边加了两栏：缝，和结晶。站名还是那些站名，作者、年代、处境那几栏一栏不少，只是多了几个换乘站。

信仰的内容，也一样。神、约、恩典、救赎，发现学守护的那些，本书一样都不否认。本书只问：它们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所以，这本书没有一方赢。说得准确一点：发现学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步。本书只是把那一步走了出来。

◆ 四、土会越来越厚

还有一样东西，全书都在讲，到这里值得再看一眼。

第 3 章和第 51 章说，信、望、爱是土。信是内能，经得起拆；望是动能，总在路上；爱是势能，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这片土，经过一次次回写而加厚，走过苦难之路。

土不是一天堆起来的。

一片河滩上的土，是一年一年的洪水带来的。每一次水来，冲走一些，留下一些。留下的那一层很薄，薄到当年看不出来。可是几十年后，那里能种庄稼了。

读经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生会读很多次“起初”，每一次读都可能留下薄薄的一层。有的一次，什么也没留下。有的一次，留下的那一层歪了，后来又被冲掉。可是只要还在读，还在回写，土会越来越厚。

石心，就是这片土不再回写了。第 31 章说，同是一颗心，固化了就成石头；第 65 章说，同是石头，活着就是活石。

这片土，不只在一个人身上。一个读经小组，一间教会，一代一代读过同一卷书的人，也是一片土。前人留下的读法，就是前人那几层。本书在第 2 章讲发现学两千年，不是去拆这几层，是看清它们怎样一层一层压下来，好让今天的这一层落得稳一点。

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写在一片仍在加厚的土上。

◆ 五、为什么说它还在被书写

书题里的“一本仍在被书写的书”，不是说经文还要往下加。

《启示录》末尾说，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去（启 22:18–19）。本书守这一条，没有往经文上加一个字。六十六卷，一卷不多，一卷不少。

仍在被书写的，是另一样东西。

第 72 章那张表上，每一卷书都有一行：核心经文、对不上的缝、结晶出的符号、类型。六十六行写完了。第 74 章说，那张表上没有的，是第六十七行。

第六十七行，是每一个正在读的人。

它的“缝”一栏，要读的人自己在经文里找到；它的“结晶”一栏，要在读的人身上长出来。没有人能替他预先写好，前人不能，本书不能，一台写得再快的机器也不能。

所以，这本书说的“仍在被书写”，是这个意思：经文是那段发生沉淀下来的痕迹，每一次被读，它又发生一次。只要还有人在读，它就还在被书写，写在读它的人身上。

本书自己，也在被书写。

第 3 章和第 73 章列过五条可推翻的条件：纯理念的自生，吻合中的解释，不成粒子的符号，无入口的信仰，零成本的结晶。还有一道附闸：对不上必须能在事前被独立指认。

这几条不是摆着好看的。哪一天有人找到其中任何一种，本书的说法就要修改。第 72 章那张表上的每一格，读者读了经文以后觉得不准，也可以改，只要写明原来是什么、改成什么、理由在哪一节。

一本说“每次被读又发生一次”的书，自己不能是一本写定了、不许改的书。

这句话也要守住它的边。第 73 章说过，“每次被读又发生一次”不等于“怎么读都行”。缝要先在经文里找到，读出来的要能回写，找不到就老老实实地空着。仍在被书写，不是随便写。

◆ 六、她没有写完的那一页

那天晚上，沈若溪在一张备课用的卡片上写了几个字。

她没有写结论。她只写了三个问题，是她这一年读经时一直带在身上的：

这节经文，是哪两样东西对不上留下的？

它结晶出了什么？

今天，它在我身上又逼出了什么？

这三问，导读里叫它“随身三问”。

她看着这三行字，想到自己改了一晚上的卷子。卷子上的阅读题，大都是问“作者想表达什么”。那是发现学的问法，也是一个好问法，学生要先学会它。

可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没写进卷子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你身上逼出了什么？这一题没有标准答案，没法给分，所以从来不考。

她想，读经大概也是这样。前两问可以拿去和别人核，第三问只能自己答。她把卡片夹在圣经最后一页和封底之间，夹在“阿们”后面。

下一回翻开，她打算从头读起。还是“起初”。

她知道，下一回读到的“起初”，不会是上一回那个“起初”了。经文一个字没变，变的是读它的那一个她。

这一段日子，显出了一个新的她：一个读到最后一页，又想从第一页读起的人。

你手里这本书，也到了最后几页。本书能说的，到这里差不多说完了。

你读这本书，可能是为了讲道，可能是为了研究，也可能只是为了自己读经。不管为了什么，如果这本书在哪一章让你停下来过，觉得哪一句和你原来的想法对不上，那一下就是这本书最想留给你的东西。

不必急着把它填平。

在那条缝里多待一会儿。被改写的，也许会是你自己。

接下来的那一页，在你那里。

参考书目

本书目只收正文提到的著作，按时代分组。原书年代据通行说法，版本与中译本信息出版前须逐项核对〔待核〕。

一、圣经与犹太传统文献

- 《圣经》中文和合本，1919 年。
- 《密释纳》（约 200 年成书）。
- 《巴比伦塔木德》（约 6 世纪成书）。
- 《十二使徒遗训》（约 1—2 世纪）。

二、古代与中世纪

- 斐洛：《论创世》。
- 殉道者游斯丁：《第二护教书》。
- 爱任纽：《驳异端》（约 180 年）。
- 俄利根：《论首要原理》；《雅歌注释》；《民数记讲道》。
- 优西比乌：《教会史》（4 世纪初）。
- 奥古斯丁：《忏悔录》（约 397—400 年）；《论基督教教义》（约 397—426 年）；《论精意与字句》（412 年）；《创世记字解》（约 401—415 年）。
- 大格列高利：《约伯记道德论》（6 世纪末）。
- 安瑟伦：《神为何成为人》（1098 年）。
- 明谷的伯尔纳：《雅歌讲道》（12 世纪）。
-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265—1274 年）；《约伯记字义注释》。

三、宗教改革与近代

-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1517 年）；《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1520 年）；《桌边谈》（身后辑录）。
- 《施莱特海姆信条》（1527 年）。
-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1536 年初版，1559 年定本）。
- 《威斯敏斯德信条》（1646 年）。
-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670 年）。
- 克尔凯郭尔：《重复》（1843 年）。

四、现代神学与释经

- 哈纳克：《基督教的本质》（1900 年）。
- 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1919 年初版，1922 年第二版）；《教会教义学》（1932—1967 年）。
- 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1937 年）；《团契生活》（1939 年）；《诗篇：圣经的祈祷书》（1940 年）。
- 基特尔主编：《新约神学词典》（1933—1979 年）。
- 斯滕达尔：《保罗与西方内省的良心》（1963 年）。
-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启示宪章》（1965 年）。
- 汉斯·沃尔夫：《旧约人观》（1973 年）。
- 《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1978 年）。

五、符号学、哲学与其他

- 皮尔斯：《信念的确定》（1877 年）。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年，据学生笔记整理出版）。
-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年）。

- 《威尼斯宪章》（1964 年）。
- 《法句经》注释。

附录

附录三件：六十六卷核心经文索引；圣经常用词两套词义对照表（附本书工作词）；引文核验总表。

附录一

六十六卷核心经文索引

章	书卷	章题	核心经文
6	创世记	"起初"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开场？	1:2–3；2:7；32:28
7	出埃及记	"我是自有永有的"，还是"我将是我所将是"？	3:14；20:2–3
8	利未记	圣洁是一条界线，还是一种成形？	19:2；19:18
9	民数记	旷野四十年：走错的路，还是长成的路？	14:33–34；6:24–26
10	申命记	"摆在你面前"的是选项，还是一条要长出来的路？	6:4–5；30:15、19
11	约书亚记	"今日就可以选择"：选的是现成的神吗？	1:9；24:15
12	士师记	各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还是没有回写？	21:25；2:10
13	路得记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一个外邦女子怎样长进一个民族	1:16；4:17
14	撒母耳记上	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看的是一颗现成的心吗？	16:7；8:7
15	撒母耳记下	"你就是那人"：一句话怎样让一个王重新发生	12:7；7:12–16
16	列王纪上	风、地震、火之后：那微小的声音	19:11–12；3:9
17	列王纪下	约西亚"发现"了律法书：一次发现，怎样变成一场发生	22:8–13；23:25
18	历代志上	"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谁的东西？	29:14；16:23–24
19	历代志下	"若是自卑、祷告"：条件句里的发生	7:14；20:12
20	以斯拉记	哭声和欢呼声分不清：新殿是重建，还是重新长？	3:12–13；7:10
21	尼希米记	"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圣经里的第一次释经	8:8；8:10
22	以斯帖记	一卷不提神名的书：神在哪里？	4:14；4:16
23	约伯记	"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答案没来，人变了	38:4；42:5
24	诗篇	"我受造奇妙可畏"：被织成的，还是被造好的？	139:13–14；23:1；46:10
25	箴言	敬畏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是起点，还是土？	1:7；4:23

章	书卷	章题	核心经文
26	传道书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是永生安置在心里	1:9；3:1、11
27	雅歌	爱情如死之坚强：一首没有提神的诗为什么进了正典	2:10–12；8:6–7
28	以赛亚书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预言是剧本，还是正在发芽？	43:18–19；53:5；6:8
29	耶利米书	窑匠的手与写在心上的约	18:4–6；31:31–33
30	耶利米哀歌	"每早晨都是新的"：废墟里的回写	3:22–23；5:21
31	以西结书	石心与肉心：固化的心，怎样重新回写	36:26；37:3–5
32	但以理书	"即或不然"：信不靠结果撑着	3:17–18；2:21
33	何西阿书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仪式定型之后	6:6；11:1–4
34	约珥书	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分等级的发生	2:28–29；2:25
35	阿摩司书	公平如大水滚滚：公平是一个标准，还是一股水？	5:24；5:21
36	俄巴底亚书	"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报应，还是回写？	1:15；1:3–4
37	约拿书	神后悔了：一个会改变心意的神	3:10；4:11
38	弥迦书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三件事，还是一场发生？	6:8；4:3
39	那鸿书	一座城的终局：审判是判决书，还是熵？	1:7；3:19
40	哈巴谷书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义人因信得生	2:4；3:17–18
41	西番雅书	"因你喜乐而欢呼"：一位会唱歌的神	3:17；1:12
42	哈该书	"省察自己的行为"：后来的荣耀为什么大过先前	1:5–6；2:9
43	撒迦利亚书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4:6；4:10
44	玛拉基书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旧约最后一句，是句号还是逗号？	4:5–6；3:6
45	马太福音	"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是执行，还是长成？	5:17；13:31–33
46	马可福音	种子黑夜白日发芽渐长，他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4:26–29；1:15
47	路加福音	浪子与以马忤斯：认识在路上发生	15:20；24:31–32
48	约翰福音	"道成了肉身"：道是一份文件，还是一场发生？	1:1、14；3:8

章	书卷	章题	核心经文
49	使徒行传	五旬节与亚略巴古：各人听见自己的乡谈	2:4–8；17:28
50	罗马书	"心意更新而变化"：称义是一张判决书，还是一次成形?	12:2；1:17；8:22；8:24
51	哥林多前书	信、望、爱：三样常存的是什么?	13:12–13；12:12
52	哥林多后书	"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保罗自己的释经学	3:6；5:17；1:8–9；12:9
53	加拉太书	圣灵的果子：果子是做出来的，还是结出来的?	5:22–23；2:20
54	以弗所书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作品，还是工程?	2:10；4:15–16
55	腓立比书	"作成得救的工夫"：谁在做?	2:12–13；3:12–14
56	歌罗西书	"万有也靠他而立"与"新人渐渐更新"	1:17；3:10
57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命令，还是一种运行?	5:16–18；1:3
58	帖撒罗尼迦后书	"若有人不肯做工"：等待末日的人该怎么活	3:10；2:2
59	提摩太前书	操练敬虔：敬虔是品质，还是练出来的?	4:7–8；6:6
60	提摩太后书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写定，还是吹气?	3:16–17；1:6
61	提多书	重生的洗与圣灵的更新	3:5；2:11–12
62	腓利门书	不再是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一封信怎样让一种关系重新发生	1:15–16；1:11
63	希伯来书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证据，还是正在加厚的土?	11:1；4:12
64	雅各书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与保罗真的冲突吗?	2:26；1:22
65	彼得前书	"活石"：石头怎么会是活的?	2:4–5；3:15
66	彼得后书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谁有权解释?	1:20–21；1:4
67	约翰一书	"神就是爱"：爱是神的属性，还是神显出来的样子?	4:8、12；4:16
68	约翰二书	"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	1:5–6；1:12
69	约翰三书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1:2；1:11
70	犹大书	"从前一次交付"：最像发现学的一句经文	1:3；1:20–21
71	启示录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末日是终点，还是新的开场?	21:1、5；22:13

附录二

圣经常用词两套词义对照表

本表与第 5 章相对照。发生学词义不否认发现学词义所守护的信仰内容，只问它在经文与人身上怎样显出。

词	发现学词义	发生学词义
神	先在的最高实体，人去认识他	在我你他世界之间撑开的最大信仰对象符号，在人的尽头一次次被重新显出（ehyeh）
创造	从无到有造出一个现成的世界	一次次分开，每次分开回写成后面的条件
约	双方签定的合同	一段关系定型下来的可辨认形式，要一再回写，从石版走到心上
律法	写定的规则清单	某段关系固化下来的形式；活着时是路，固化时是石版
罪	违反规则的行为与欠下的债	关系断裂，发生卡住
救赎	付清赎价	原本不可能的新关系重新发生
信	赞同一组命题	内能：连接度，经得起拆
望	等待一个预定的结果	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
爱	一种情感或德行	势能：把人连起来、排出次序、搭成结构的场
恩典	不配得的赏赐	神那一端先付的能量：场先被拉起，无力结晶的人得以重新做功（结晶仍要自己走）
国度	一块领土或一个将来的时代	正在长的场（芥菜种、面酵）
灵	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	ruach／pneuma：风、气，吹动的势能与动能（位格之信不被否认，本书谈的是它在经文里怎样显出）
圣洁	与不洁隔开的状态	分别出来之后的成形
默示	神逐字写定	theopneustos 神呼气：每次被读又吹一次

词	发现学词义	发生学词义
道	先在的理性或一份文件	logos：一场发生，成了肉身
成全	执行完毕	plēroō 充满、长成
称义	法庭宣判无罪	关系重新对上，一次成形的开端
悔改	认错改正	metanoia 心意转向：自我符号熔开再结晶
偶像	假神的像	信仰对象符号的固化
心	情感器官或内在本质	自我符号所在之处；石心与肉心
名	一个标签	一次发生留下的刻痕；改名＝自我符号再结晶
言语	信息的载体	dabar 话也是事：说出即发生
实底	证据或本质	hypostasis：在对不上里结晶的底，正在加厚的土
新	以前没有的东西	再结晶：旧粒子熔开之后的新结晶

附：本书大白话工作词

大白话	硬词	首次出现括注	用法
形状	显露（S）	形状（显露）	
路	差异序列（D）	路（差异序列）	
土	特征纠缠（E）	土（特征纠缠）	信望爱是土
回写	回写	—	新结晶反过来改写原先条件
一锅粥	混沌态	一锅粥（混沌）	创 1:2 空虚混沌
正在成形	介生态	正在成形（介生）	
定型	秩序态	定型（秩序）	

另有本书常用工作词：粒子态（稳定、整体、独立，即"三判据"）；三界符号（理念符号、现实符号、自我符号）；对不上；结晶；内能（连接度，断裂的难度）；动能（沿路拆开、重接的速率与方向）；势能（纠缠网络的吸引与拉

扯）；偶像（对象端固化）；石心（自我端固化）；入口一、二、三（见第 3 章）。

附录三

引文核验总表

本书所引和合本经文，统稿时已逐条与和合本（1919 年版）文本比对，字句以和合本为准。下表列出各章写作时标为〔待核〕、出版前仍需逐项核对的事项：年份、书名、学者观点出处、原文词义与少量经文字句。

导读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年份（通常作 1962 年）及“典范”一词的概括是否贴切；希伯来文 dabar“话也是事”的说法请与第 5 章词义定盘对齐；诗 43:5 与 42:5、42:11 句子相近，措辞细节待核。

第1章　bara 在旧约只以神为主语的说法，创 1 中 bara 出现处（1:1、21、27），诗 51:10 与赛 43:1 的 bara 用法；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二卷“起初＝在智慧（圣子）里”与“多种真实读法可并存”的章节；箴 8:22“起头”与 reshit 同根；《埃努玛·埃利什》成书年代与马尔杜克劈开提阿玛特的细节，“创 1 有意改写近东神话”一说的代表人物；“从无中创造”教义的确立时间与代表人物（爱任纽、德尔图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世界与时间一同造”的卷次（通常作 11.6）；勒梅特论文年份（1927、1931）与庇护十二世 1951 年讲话、勒梅特的态度；bereshit 无冠词的元音差别说法；拉什注创 1:1 的原文措辞；美国犹太出版协会新译本年份（《妥拉》1962、全本 1985）及其译文“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现代英译本页边注；“未成形的质料”一说的来源；badal 在创 1 的确切出现次数（4、6、7、14、18 节）；“前三日划出空间、后三日填满”一说的源流；耶 5:22 为节引；宇宙复合期约三十八万年。

第2章　米德拉什成书年代；darash 词义；拉什 peshat/derash 之分；PaRDeS 成形年代；“后世讲法皆在西奈”之说出处；斐洛生卒（约前 20—约 50）、《论亚伯拉罕的迁徙》大意、斐洛寓意规则；俄利根生卒（约 185—约 254）、“六文本合参”、《论首要原理》第四卷三重意义、“字面绊脚石”之

说；加 4:24“比方”的希腊文 allēgoroumena；马吉安；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生卒与 theōria；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写作年份与卷一“爱的尺子”章节；奥古斯丁好撒玛利亚人寓意出处（《福音书问题集》2.19）及细节；四重意义短诗作者（达契亚的奥古斯丁）与“耶路撒冷”例出于卡西安；阿奎那《神学大全》1.1.10；路德张贴论纲史实、1545 年序言回忆、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 出处、“推动基督”出自雅各书序言；加尔文“清楚的简短”出处、对好撒玛利亚人寓意的评语、“俯就”之说出处；施莱尔马赫“避免误解”与“比作者理解得更好”的出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670；威尔豪森 1878；1914 年九十三人宣言、巴特的回忆、《罗马书释义》1919/1922、“炸弹落在游乐场”语出卡尔·亚当、神的话三形态；布尔特曼 1941 年讲演；芝加哥声明 1978 年与签署人数、对文体的说明；贺智、华腓德；和合本译经年数；祭司利未人怕沾染尸体之说；“两个问题不一样”这一观察的代表学者。

第3章 加达默尔为“成见”正名之说的表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年；皮尔斯三分法英文术语；皮尔斯“信念即行动的习惯”之说；《信念的确定》1877 年；溯因推理“令人惊讶的事实”表述；费尔巴哈投射论的表述；基沙·乔达弥故事出处（《长老尼偈》注释、《法句经》注释）及其出家为长老尼；悉达多苦行年数、“一粒米一粒麻”、牧羊女名苏阇多、五比丘离去，诸传本有异；周利槃陀伽故事出处、“四个月记不住一偈”、“拂尘除垢”为汉传说法、证阿罗汉果；1981 年加达默尔与德里达会面地点（巴黎歌德学院）；加达默尔“向我们说话”的表述。

第4章 ehyeh asher ehyeh 读作“我将是我所将是”（详第 7 章）；伯特利后来的敬拜史（含王上 12 章）；“梯子指向基督”读法的代表释经者；别是巴到哈兰的距离；路斯的考古与位置；“可畏”与“惧怕”同根；“雅各许愿是讲条件、信心幼稚”之评的代表释经者；审校注：经文统一后正文已恢复和合本原标点，依审校须知保留；路 15:21–22、可 3:1–5、但 3:18、出 3:14 为转述或节引，字句待核。

第5章 布朗—德赖弗—布里格斯希伯来文词典出版年1906；基特尔《新约神学词典》德文本始出年1933；巴尔《圣经语言的语义学》1961年，及“非法总体转移”的中译名；和合本“神”版与“上帝”版并行出版的细节；犹太传统613条诫命之数的出处；区分agape与eros的专书，拟指虞格仁之作，书名译法与年份未核；hypostasis在古代契据中作“凭据”义的出处；经文字句：罗4:20、耶31:32、赛55:11“决不徒然返回”、徒3:19上半节。

第6章 次经《马加比二书》7:28“从无中造”之说的章节；拉什注创1:2以tohu有“惊愕”义；纳曼尼德以tohu为无形式之质料、bohu为形式之说；列文森《创造与恶的持续》（拟1988）书名译法与大意；诗104:7–9字句；威尔豪森来源说的归属表述；沃尔夫《旧约人观》（拟1973）书名译法与nephesh之说；创25:27“安静”原文tam与伯1:1“完全”同字之说；奥古斯丁以头一日之光为天使或灵性之光的出处（拟《创世记字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二卷“未成形的质料”之说的卷次；《埃努玛·埃利什》马尔杜克劈开提阿玛特造天地的情节；tehom与提阿玛特的对照；衮克尔《创造与混沌》的书名译法与出版年（拟1895）；司可福串珠圣经（1909）中“间隔说”的注文与“变成”一读；巴西流《创世六日讲道》中灵“如鸟孵卵”之喻；此喻或经叙利亚传统而来；《创世记大拉比注释》以摔跤者为以扫守护天使之说的出处（拟77:3）；加尔文注创32章“一手角力、一手扶持”之意，仅为大意转述；查尔斯·卫斯理《摔跤的雅各》（拟1742）的诗题与内容；经文字句：何12:4；申32:11中“搅动”与merachefet同根之说；耶18:4用yatsar之说；创1:20、24中nephesh chayyah的和合本译法；创27:18–19；创32:20；创2:5；创28:20–21（中间有省略）；耶4:23；伯33:4；诗104:29–30；结37:9；创28:15“我也与你同在”字句；创31:52拉班立约堆石、创31:7工价改了十次，均引作大意，未整句引。

第7章 七十士译本出3:14作egō eimi ho ōn的译文与年代；斐洛论神名“只能说他是”的出处；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第一卷第六十三章论出3:14为“必然存在者”；奥尔布赖特一派以YHWH为hayah使役形“使之存在

者”之说；“拒绝回答”句式之说的代表学者；王上 12:28 字句；出 32 章与耶罗波安牛犊的关系之说；牛为神座之说；何 1:9 字句及 lo ehyeh 之说；出 4:12、4:15 原文作“我会与你的口同在”之直译；出 3:12—4:15 中 ehyeh 的出现次数（审校改为六次：3:12 一次、3:14 三次、4:12 一次、4:15 一次）；出 32:12 字句（原句较长，此处只引中段）；出 3:11 原文 mi anokhi；出 3:3–4 字句；英王钦定本出 3:14 作 I AM THAT I AM，及新译本脚注作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之说（拟新修订标准版等）；拉丁通俗译本出 34:29 作 cornuta“长角”与米开朗基罗摩西像之说；奥古斯丁以神名为 idipsum esse 的出处（拟《诗篇讲解》或《三位一体论》）；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十三题第十一条论 Qui est 为最适之名；吉尔松“出埃及记的形而上学”一语的出处（拟《中世纪哲学精神》）；“耶和华”读法由 YHWH 辅音配 Adonai 元音拼成的说法；加尔文律法三用的大意；希伯来动词“完成／未完成”体的说明；《塔木德·祝福篇》9b 以 ehyeh 为“在此难与彼难中同在”之说；布伯—罗森茨威格德译出 3:14 的大意；费尔巴哈投射论的出处（《基督教的本质》）；犹太传统以出 20:2 为十诫第一“言”之说；“除了我以外”直译为“在我面前”之说；经文字句：诗 106:19；出 33:20、23（合引，中有省略）；出 3:10；出 32:20。

第8章 利 13:46“他要住在营外”字句；利 20:24 字句；利 19:17 字句；“圣洁法典”（17—26 章）之名的来历（拟克洛斯特曼，1877）；qadosh 根义为“分开”的语文学说法；近来亦有学者质疑此说；《亚里斯提亚书信》论分蹄倒嚼之寓意的段落；迈蒙尼德以禁食为卫生之说（拟《迷途指津》第三卷第四十八章）；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1966）“放错了地方的东西”一语的中译与出处；此语她自注源于更早的说法；《密西拿》第六部“洁净部”篇数；拉比阿基巴称利 19:18 为律法“大原则”之说（拟《西弗拉》）；阿奎那将律法分为道德、礼仪、司法三类之说（《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二部）；re'a 作“邻舍、同伴”；kamokha 两种读法之说（后一读法见于部分犹太释经与现代学者）；qedoshim tihyu 中 tihyu 为未完成式之说明；利 14:3 字句；罗 13:9 引利 19:18；利 10:1–2、24:10–23 的故事，引作大意；利 11:44、11:45、25:10、

25:23 字句；禧年在历史上是否施行之说；米尔格罗姆三卷本利未记注释（安克圣经注释，1991—2001）；不洁与死亡相关之说；民 12:12 字句；来 10:1、9:12 字句；清教徒论帐幕预表的著作（如曼顿、基奇等，未定）；祭司、利未人绕开伤者与尸体不洁有关之说（民 19:11）；此说学界有争议。

第9章　杨家湾为虚构村名；民 33 章安营站数（通常数作四十余站）；俄利根《民数记讲道》第二十七篇以旷野诸站为灵魂上升阶段之说；何 2:14 字句；奥尔森《旧一代的死与新一代的生》（1985）书名译法与大意；民 26:64–65 字句（中有省略）；祭司祝福三行字数为三、五、七之说（另有按词数十五个之说）；克特夫·欣嫩银卷发现年份（1979）与年代；民 6:27“为我的名祈福”原文直译作“将我的名放在”之说；民 13:27–28 为节引，中间略去一个转折词；民 1:46 六十万男丁之数（603,550）；民 14:22、14:31、14:40、14:44–45 字句；民 9:22、11:7、21:9、33:8–14 字句与地名；出 16:20 吗哪存留生虫；民 14:24“另有一个心志”原文 ruach acheret；王下 18:4 希西家打碎铜蛇；书 11:21 亚衲族人；民 12:14–15 字句；民 22:28 驴开口。

第10章　《密释纳·祝福篇》9:5 对“尽心、尽性、尽力”的解法；巴比伦塔木德《祝福篇》61b 阿基巴殉道诵示玛的故事；巴比伦塔木德《中门篇》59b“亚克奈的炉子”故事的细节与“我的孩子们胜过我了”一语；德·韦特 1805 年论文将申命记与约西亚所得律法书相连之说；次要人物罗慧君（督导）为本章另起名；Deuteronomion、Elleh haddevarim 书名说法；门登霍尔、克莱恩、温菲尔德的条约比较研究年份与书名；echad 的译法与 6:4 断句诸说；lev、nefesh、meod 三词音译与含义；bachar 的音译；hayyom 在申命记中的出现次数；冯·拉德称申命记为“讲道”的原书与出处；经文匣 tefillin 与门框经卷 mezuzah 的传统年代。

第11章　班扬《天路历程》过河一段与清教徒迦南读法的出处；太 1:5 家谱中喇合；凯瑟琳·凯尼恩耶利哥发掘的年代与结论；cherem 的音译；书 24:26 示剑橡树与创 35:4 雅各藏神像之橡树、士 9:6 示剑橡树旁的柱子是否同一处；次要人物段奶奶为本章另起；黑人灵歌唱约旦河与耶利哥城墙的具体歌目。

第12章 士 11:35 和合本作“看见他”，现代标点和合本作“看见她”，本章照和合本；耶弗他之女“献为燔祭”与“终身守童身”两说的出处；蔡家鞋厂的创办年份与 1992 年拆鞋一事为人物设定，非史料；士师时期年代跨度诸说；shofetim 的音译；“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 3:12、4:1、6:1、10:6、13:1 诸处的出现；马丁·诺特“申命记历史”假说的专著年份（通作 1943）；士师记末尾替大卫王朝说话一说的代表学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在 3:10、6:34、11:29、14:6 诸处的字句；yada 的音译与“亚当与妻子同房”（创 4:1）原文用字；Baal-berith“立约的巴力”之义；士 18:30“摩西的孙子”在马所拉抄本中作“玛拿西”的异读（悬挂字母 nun）；21:25“任意而行”原文字面；来 11:32 列名的顺序与人物；次要人物卓师傅为本章另起。

第13章 七七节诵读路得记习俗的起始年代；kanaf“翅膀”“衣襟”同词之说；hesed、goel、davaq、reqam 的音译与含义，davaq 与创 2:24“连合”同词之说；“摩押女子”在 1:22、2:2、2:6、2:21、4:5、4:10 的出现；《路得记拉巴》论 hesed 一说的出处；太 1:5 和合本字句；利 19:9–10、申 24:19 拾遗条例；1:21“空空地”与 3:17“空手”原文是否同词；次要人物“越南妹”为街坊称呼，非人名。

第14章 撒母耳记分为上下两卷的年代与依据；1:13 和合本“以为他喝醉了”之“他”指哈拿，照和合本原字；15:11 nacham 的音译；16:7“看外貌”原文 le'enayim 字面“看眼前的”之说；lev 的音译；15:12 和合本诸本“立了纪念碑”字句；10:22 原文“器具”所指；“三米高的巨人”按 17:4“六肘零一虎口”折算；魏子轩卫生站排班时间等为人物设定数据，非史料；经文排印：8:5、8:20 等处照和合本；16:7、17:39 照和合本。

第15章 安波罗修致狄奥多西书信的编号与年份；太 1:1“大卫的子孙”和合本字句；attah ha'ish、chatati laYHWH、nidkeh 的音译与字义；诗 51 篇题和合本字句；12:23 两种读法的出处；邓建华县一中保送一事与年份为人物设定，非史料；“你就是那人”和合本五字、原文两词，正文已据此改“四个

字”为“五个字”；“刀剑无眼”是本书对 11:25 的概括，不是经文原句；次要人物钱老师为本章另起。

第16章 列王纪分为上下两卷的年代；出 19:16–18 西奈显现是否有“风”；雅 5:17“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和合本字句；qol demamah daqqah 的音译与“细微的静默之声”诸译；沙漠教父引用此节的出处；lev shomea“听的心”之说；以利亚在别是巴留仆人、何烈山即西奈山之说；出 19:16–18 只有雷轰、闪电、密云、火、烟与震动，没有“风”，正文已改为“地震和火”；迦密山之后到罗腾树下相隔几日，经文未明说，正文已把“三天以后”改为“没过几天”；次要人物宁波儿科护士（团契姐妹）、规培医生未起名。

第17章 北国亡于主前 722 年、耶路撒冷陷于主前 586 年、约西亚十八年约当主前 622 年、约西亚死于米吉多的年代；21:6—7 玛拿西使儿子经火、立亚舍拉像的字句（审校已按和合本 21:6“使他的儿子经火”改正文“使儿女经火”）；改教家以约西亚自比的具体文献；德·韦特 1805 年论文题目；“祭司新写、假托摩西”一说的代表学者；matsa、rakh levavkha 的音译与字义；撕裂衣服之例（创 37:29、撒下 13:31）；叶家日记、阿琴、1974 年等为人物设定，非史料；次要人物“阿琴”为日记中称呼，本章另起。

第18章 希伯来书名 divre hayyamim 及希腊文书名“补遗”（Paraleipomena）之义；历代志成书年代；29:3 “我自己积蓄的”原文为 segullah 及其与出 19:5 同词；29 章“乐意”原文字根 nadav；圣公会奉献礼文出自代上 29:14 一句（“All things come of thee, O Lord”）的年代与版本；代上 16:8–36 与诗 105、96、106 篇的对应段落；历史批判学者“理想化大卫”之说的具体出处；二审已恢复。

第19章 历代志下约三分之一篇幅讲殿的估计；学界对历代志“即时报应”（immediate retribution）观的概括及代表学者；“信……立稳”（20:20、赛 7:9）同出字根 aman 及与“阿们”的关系；“自卑”原文 kana、“转离”原文 shuv 的词义。

第20章 拉、尼原为一卷；以斯拉归回距首批约六十年；拉比称以斯拉“第二位摩西”之说；多有留居巴比伦者；停工年数；拒外族同建与撒玛利亚隔阂之关系；darash 与 midrash 同根；“定志”直译；9:8“钉子”原文 yated；第二圣殿存续约六百年；通婚处置的争议；“在巴比伦七十年”“断了七十年的线”取先知所说的七十年之数（耶 25:11），从主前 586 年被毁到立根基实约五十年，是否加注。

第21章 《塔木德》对 8:8 的分层解释（Megillah 3a 等）；他尔根追溯到此日之说；8:8 作“解经式讲道”根据之说；住棚节“没有这样行”的含义；meforash 词义；vesom sekhel 直译；字根 bin；《奇异恩典》歌词的中文译法（本章用“曾经失丧，如今寻回”）；现已照原样；与代下 17:7–9 的先后；拉 3:13 至尼 12:43 约九十年，“几十年后”宜否改。

第22章 亚哈随鲁即薛西一世；希伯来文本全书不出现神名；“别处”指神的注释传统；Esther 与 hester 谐音之说的出处；普珥节响器习俗；七十士译本增补的篇幅；大屠杀后“人的责任”读法；拉比对其正典地位的质疑、改教时期的不满；mi yodea 直译；二审已恢复。

第23章 成书年代；散文与诗体原属不同材料之说；莱布尼兹 1710 年造“神义论”；奥古斯丁、莱布尼兹两说的表述；加尔文讲道篇数；大格列高利、阿奎那、迈蒙尼德、克尔凯郭尔的读法；奥古斯丁称约伯妻“魔鬼的帮手”；behemoth、leviathan；42:5、42:6 原文；三女名义；女儿得产业；hypomonē。

第24章 Tehillim 字义；作者题记；哀歌占比；以 139 篇分证神属性之例；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阿他那修语；衮克尔与“拯救神谕”说；朋霍费尔、布鲁格曼；sakak；kilyotai；raqam；roqem；basseter；golem；nora'ot niflêti；22:21 语气；13:5 时态；radaf；rapah；“施针随形”；139:19–22 常被略过；标点见交工单。

第25章 22:17—24:22 与埃及《阿蒙尼摩比的教训》的相似；“通则不是保证”的福音派说法；早期教父以箴 8 智慧为基督预表及其与亚流之争的关系；

犹太传统以智慧为妥拉之说；柯赫“行为与后果相连”说；拉比因 26:4–5 质疑正典地位之说；1:7 reshit、9:10 tehillah、3:9“初熟的”同为 reshit；4:23 natsar、totsa'ot 及“在一切的看守之上”直译；“心”的希伯来含义；8:30 amon、8:31 sachaq；mashal 字根义。

第26章 《传道书》成书年代诸说；hevel 全书出现次数（常见统计 38 次）；“日光之下”出现次数；五小卷与住棚节诵读；《雅歌米大示》1:1 所罗门三书分属少年、中年、老年之说的出处；耶柔米《传道书注释》写作年份（约 388 年）与写作对象；《密西拿·手》3:5 关于《传道书》的争论与沙买、希列两派立场；路德《传道书》讲章年份（约 1526 年）及观点转述；福克斯译 hevel 为“荒谬”及其书名；亚伯之名在希伯来文为 Hevel；传 1:4 与 3:11 是否同为 olam；12:9–14 为编者收尾之说；“三股绳”读作神的出处；奥古斯丁《忏悔录》1.1 中文字句。

第27章 希坡律陀《雅歌》注释为现存最早基督教注释之一；尼撒的贵格利《雅歌讲道》篇数（十五篇）与“伸展”之说；十字若望《灵歌》化用《雅歌》；戴德生《与主联合》中文书名；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照字面读《雅歌》，及 553 年公会议对其著作的定罪是否涉及此读法；《雅歌》为一首诗或情歌合集诸说；犹太传统逾越节诵读《雅歌》；《密西拿·手》3:5 阿基巴语字句；《陀斯弗他·公会》12:10 宴席唱《雅歌》之语；亚兰文《雅歌》意译本成书年代；俄利根《雅歌注释》与《雅歌讲道》成书年代（约 240 年前后）及耶柔米译讲道两篇；俄利根序言中“不到成熟年纪不读”之说；伯尔纳讲《雅歌》起止年份（1135—1153）、八十六篇、止于 3:1；伯尔纳亲脚亲手亲口三层的篇次；古代印章佩戴方式；qin'ah 的译法；shalhevetyah 末尾 -yah 为神名短式及“极大”之读；众水与创 1:2 深渊之关联。

第28章 死海古卷“以赛亚大卷”1947 年发现、抄写年代约主前二世纪、比此前已知最早抄本早约一千年；杜姆四首“仆人之歌”的划分（42:1–4、49:1–6、50:4–9、52:13–53:12）；犹太释经以 49:5 之仆人为余民的回应；四福音引赛 40:3 之处；yakach“辩论”的译法；耶 23:5、亚 3:8 字句及 tsemach

作弥赛亚名号；6:9–10 的释经争论；《以赛亚书》为新约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之一；以赛亚分段说的起源（十八世纪末德国学者）与杜姆 1892 年三分说；游斯丁《与特来弗对话》以 53 章论辩；耶柔米称以赛亚“与其说是先知，不如说是福音书作者”的出处；安瑟伦《神为何成为人》年份（约 1098 年）；亨德尔《弥赛亚》1742 年都柏林首演，及第二部分合唱所取经文；古代近东文献中“为他人受苦”的罕见性；拉什以“仆人”为以色列民族；43:19 原文 titsmach；“发现”在 1919 年白话中的词义；4:2、42:9、44:4、45:8、58:8、61:11 的 tsamach 字根；6:13“圣洁的种类”原文为“圣洁的种子”；hineni 在创 22:1、撒上 3:4 的出现；53:2 嫩芽、根的原文词 yoneq 与 shoresh。

第29章　shaqed 与 shoqed 的双关及杏树“守望之树”之称；“耶利米的自白”所含段落；29 章当时有别的先知主张速归（参 28 章哈拿尼雅）；圣殿焚毁年份（主前 586 年）；耶利米死于埃及的传统说法；《耶利米书》按字数为旧约最长书卷之一；七十士译本比希伯来文传统本短约八分之一、次序不同；罗 9:20–21 对赛 29:16、45:9 的化用；加尔文论窑匠与拣选的出处；31:31 为旧约唯一明言“新约”之处；来 8:8–12 为新约中引用最长的旧约经文；时代论与圣约神学对 31:31 的分歧；拉什、金希等对 31:31–33 的读法。

第30章　第一章“无人安慰”出现次数与节次；《哀歌拉巴》；3:33“不甘心”原文“不是从心里”之意；耶路撒冷陷落年份（主前 586 年）；七十士译本哀歌前的引言；第一、二、四章各二十二节的离合诗、第三章六十六节每三节同一字母、第五章不按字母排；埃波月初九日诵读哀歌；“每早晨都是新的”在全书正中的精确位置；齐守模（Thomas　Chisholm）《祢的信实广大》1923 年；会堂诵读结尾重读 5:21 之俗及同用于以赛亚书、玛拉基书、传道书；主前 701 年亚述围城退去；5:22 原文 ki im 的两种读法。

第31章　第八章殿中偶像异象；以西结被掳年份（主前 597 年）；1:1“三十年”指其年岁之说；全书分段；奥古斯丁在反伯拉纠著作中引结 36:26 的出处；加尔文与改革宗以此节为“恩典在先”核心经文；约 3:5 化用结 36:25–27

之说；《塔木德·公会》92b 枯骨复生的讨论；爱任纽、德尔图良引结 37 论复活；时代论以结 37 预言 1948 年以色列复国之读法；18:31 与 36:26 的释经争论；lev ha'even 与 lev basar；民 19:16 碰死人骨头不洁；ruach 在第 37 章出现次数（约十次）。

第32章 “不吃王膳”的几种解释（洁净条例、不欠王情等）；《但以理书》分段；2:4 下至 7 章末为亚兰文；七十士译本“亚撒利雅的祷告与三童之歌”的正典地位；马加比一书 2:59–60 字句；安提阿古四世立像年份（主前 167 年）；普利西拉墓穴火窑三少年壁画；四金属四帝国的教父读法及耶柔米注释；希坡律陀《但以理书注释》约 204 年、为现存最早完整基督教圣经注释之一；波菲利主张马加比时代成书及耶柔米回应；现代学界成书年代之争；3:25“第四个”为基督显现之读法；三人希伯来名与巴比伦名的含义；本章经文据现行和合本核对。

第33章 何西阿事奉年代（主前八世纪中后期）；伊本·以斯拉、迈蒙尼德读何 1—3 为异象之说；约哈难·本·撒该以施行慈爱代赎罪之说出《拉比拿单的先贤》第 4 章；申 29:23 押玛、洗扁；加尔文对何西阿婚姻的立场；yada 在创 4:1 的用法；何 11:8“回心转意”直译与 haphak 词根、与创 19 所多玛“倾覆”同根之说；何 11:8“怜爱”与 nacham 同根之说；何 14:2“嘴唇的祭”马索拉本直译（“嘴唇的牛犊”）。

第34章 约珥书成书年代诸说（主前九世纪至五世纪）；希伯来文本分为四章，和合本 2:28–32 在希伯来文本为 3:1–5；四种蝗虫读作四个帝国之说的出处；近代注释家对第一、二章蝗虫的分读；“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中出现次数；“浇灌”原文 shaphak；徒 2:17 “在末后的日子”与约珥原文“以后”之别，及七十士译本异文；罗 10:13 引珥 2:32。

第35章 阿摩司事奉年代（主前八世纪中叶）与“大地震”的年代；“滚滚”原文 galal；“江河滔滔”原文 nachal etan，“常流不断的溪”之义；mishpat、tsedaqah 的音译与字义；十九世纪批判学派以阿摩司为“伦理一神

论”先声之说；马丁·路德·金 1963 年华盛顿演讲引摩 5:24 的字句与场合；摩 7:3、6“耶和华就后悔”原文为 nacham；盘龙江枯水期景象为情节设定。

第36章 “俄巴底亚”名字的含义；本卷背景为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陷落之说；古代近东复仇习惯与“对等”作为约束之说；拉比文献以“以东”指罗马之说；以东以智慧出名（耶 49:7 等处）；“报应”原文 gemul 及“所做的事要归到头上”的直译；俄 1:1–4 与耶 49:14–16 文字几乎相同。

第37章 约拿在王下 14:25 出现，与耶罗波安二世年代（主前八世纪）；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 9 题论神不变；第一集第 19 题第 7 条“神愿意变化而不改变意愿”之意；经文言神后悔为比喻说法的出处；阿奎那区分预定、预知、警告几种预言（第二集第二部第 171、174 题）；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 17 章论神“后悔”为迁就之说；nacham 的字义范围；何 11:8“怜爱”与 nacham 同根；拿 3:8、9 中“回头”“转意”原文同为 shuv；拿 3:4“倾覆”原文 haphak，兼有“翻转”义；拉比注释中尼尼微“被翻转”之读法的出处；拿 4:11“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读作孩子之说；拿 1:16 字句；赎罪日下午礼拜诵读《约拿书》的传统；太 12:41 字句；那鸿书年代与约拿相隔“一百多年”的估算；尼尼微陷落年份（主前 612 年）。

第38章 弥迦事奉年代与弥 1:1 所列诸王；弥 3:12 被耶 26:18 引用、救了耶利米之事；《巴比伦塔木德·鞭刑篇》23b–24a 拉比西姆莱（Simlai）六百一十三条归为十一、六、三、一之说，及所引各处经文；mishpat、chesed、hatsnea lechet 的音译与字义；“存谦卑的心”原文为修饰“行”的副词之说；弥 2:2 字句；利 18:21 禁献儿女与摩洛；创 5:24、6:9“与神同行”与弥 6:8 同用 halak 之说；弥 4:1–3 与赛 2:2–4 的平行；联合国总部花园“铸剑为犁”铜像的年份（1959）、作者与赠送国。

第39章 鸿 1:1 字句；“伊勒歌斯”所在；“那鸿”名义为“安慰”；与鸿 3:7“安慰”、拿 3:10“后悔”同出 nacham 词根之说；那鸿书成书时间在底比斯陷落（约主前 663 年）与尼尼微陷落（主前 612 年）之间；“挪亚们”即底比斯；约拿与那鸿相隔“一百多年”的估算；亚述宫殿浮雕上的酷刑场面；主前

612 年巴比伦与玛代联军攻陷尼尼微；鸿 2:6“河闸开放”与狄奥多罗斯所记河水冲毁城墙；拿 3:8 与鸿 3:1 的“强暴”原文是否同为 chamas；出 34:6 句末原为逗号，分节引出时改作句号。

第40章　哈巴谷书成书年代（主前七世纪末）；哈 3:1“用流离歌的调”之译与原文 shigionoth；emunah 出自词根 aman，与“阿们”同根；出 17:12“稳住”原文为 emunah；哈 2:4 原文 be'emunato“他的信”；七十士译本作“我的信实”之异文；昆兰《哈巴谷书注释》（1QpHab）对 2:4 的解释，大意转述；死海古卷 1947 年发现；《巴比伦塔木德·鞭刑篇》24a 拉比西姆莱以哈 2:4 为一条之说；武加大译本哈 2:4 作 iustus autem in fide sua vivet；罗 1:16–17 字句；加 3:11；来 10:38；哈 1:15–16 迦勒底人“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字句；哈 2:4“自高自大”原文近于“膨胀”之说；路德读法见第 50 章，本章不展开。

第41章　番 1:1 所列“希西家”是否即犹大王希西家；西番雅事奉年代（约西亚年间，主前七世纪后期）；中世纪拉丁赞美诗《忿怒之日》（Dies irae）首句取自番 1:15 武加大译文；番 3:17“默然”原文 yacharish 的诸种读法；七十士译本作“更新你”之说；番 3:17“欢呼”原文 rinnah；番 3:15“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字句；古代酿酒“在渣滓上”不换坛则酒变稠发苦之说。

第42章　哈该事奉年代：大利乌（大流士）王第二年，推为主前 520 年；“天花板”原文 sefunim，“镶板的”之义；1:5、1:7“省察自己的行为”原文 simu levavkhem al darkhekhem，字面“把心放在路上”；1:9 和合本小注“顾，原文作奔”；1:14“激动……的心”原文 wayya'er et ruach；kavod 字根有“重”之义；2:7 和合本小字“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及其弥赛亚读法；“基督进入第二圣殿即 2:9 应验”一读的代表释经者；《塔木德》Yoma 21b 所列第二圣殿所缺五样；2:23“印”原文 chotam；耶 22:24 耶哥尼雅“带印的戒指”字句；所罗巴伯为耶哥尼雅之孙；石磊家中漏雨、月历等为情节设定；次要人物万秋萍、石禾为本章另起。

第43章 撒迦利亚的家谱（易多之孙、比利家之子）与拉 5:1、6:14 称“易多的孙子撒迦利亚”的关系；第九至十四章的成书年代诸说（“第二撒迦利亚”之说）；亚 9:9 与太 21:5 字句；以“我的灵”讲圣灵工作的代表讲道者；启 11:4“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字句；“势力”原文 chayil、“才能”原文 koach 的音译与字义；4:10“小”原文 qetannot；4:10“线铊”原文 ha'even habbedil，“那块锡石”；出 27:20–21 祭司为灯添油之例；4:7 和合本小字“殿，或译石”；余春兰读书会、社区活动室改托管班等为情节设定；次要人物覃惠玲、老蒋、田满为本章另起。

第44章 希伯来文本玛拉基书分三章，3:19–24 对应和合本 4:1–6；“玛拉基”义为“我的使者”，人名与称号两说；成书年代，一般推为主前五世纪中叶；全书辩论段落的分法（学者多分六段）；4:6 与 3:7“转向”原文同为 shuv；基督教旧约书序沿用七十士译本与拉丁通行本一路的细节；七十士译本内部十二小先知书的位置；希伯来圣经以历代志居末（个别抄本传统以历代志居圣卷之首）；代下 36:23“可以上去”原文 veya'al；和合本人名作“塞鲁士”（审校：和合本代下 36:23 与赛 45:1 均作“古列”，正文“和合本译作塞鲁士”一句已删）；会堂诵读玛拉基书末了重读 4:5 之俗及其范围（与第 30 章所述哀歌之俗互参）；两约之间“四百年”为通俗说法；路 1:17 对玛 4:6 后半的改写；太 11:14 字句；贺建国与儿子的往事、信息内容等为情节设定；次要人物贺晓川、贺小满、柴淑芬为本章另起。

第45章 帕皮亚论马太编集主的言语（经优西比乌《教会史》转述）；马太福音成书年代；“应验”句式在全书的确切次数；五段讲论对应摩西五经之说的出处；一：德尔图良记马吉安一派对太 5:17 的处理（《驳马吉安》卷四）；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二第八章关于基督恢复律法原意的论述；奥古斯丁论山上宝训的书名与年份；路德 1530 年代山上宝训讲章中“个人与职分”之分；二：《施莱特海姆信条》年份与拒绝起誓条；托尔斯泰据“不要与恶人作对”主张不以暴力抵抗；司可福串珠本对山上宝训的时代论读法；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二集第一部第 106、107 题“新律法主要是圣灵的恩典”“新律含于旧律如树

含于种”；三：teleios 的“长成、成熟”义；太 22:40“总纲”原文动词为“挂”（kremannymi）；三斗面的容量估算；“三斗面”与创 18:6“三细亚细面”相呼应之说的出处；太 5:22 和合本原有小注“有古卷在凡字下加：无缘无故地”，本章引用时略去小注；四（审校补）：太 5:43“恨你的仇敌”不见于摩西律法、为后人所加之说的表述与出处（有学者联系昆兰文献）。

第46章 于思禾就读校名（可换）；帕皮亚论马可记彼得讲道（经优西比乌转述）；马可福音成书年代与“马可优先说”；euthys 在马可福音中的出现次数；可 1:15“满”为 plēroō 完成式、“近了”ēngiken 两种读法；一：格列高利一世《以西结书讲道集》卷二对苗、穗、子粒的三阶段读法；加尔文《符类福音合参注释》对此段的说法；魏斯与史怀哲的末世论国度观；多德《天国的比喻》（1935）“生长的比喻”；耶利米亚斯“对比的比喻”之说；二：automatē 的含义与“自动”一词的词源；犹太人一日从傍晚算起；《孟子·公孙丑上》揠苗助长原文与“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标点；三：伯赛大瞎子是福音书中唯一分两步完成的医治；威廉·弗雷德“弥赛亚秘密”说的年份（1901）；教父以“就人性说”解可 13:32“子也不知道”的通行解法；马可福音最早抄本止于 16:8 及 16:9–20 的抄本问题；可 9:24“我信！”现为原标点；可 4:38 以省略号略去“夫子！”，属节引，未动。

第47章 路加福音为新约篇幅最长一卷（按希腊文字数）；路加福音成书年代；教父对浪子比喻的寓意读法（安波罗修、奥古斯丁《福音书问题集》）；加尔文《符类福音合参注释》论比喻不可推出整套救赎论；一：肯尼斯·贝利论分家产与父亲奔跑的文化背景；伦勃朗《浪子回头》的创作年代与父亲双手的细节；卢云据此画所写之书的书名与年份；路德“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与主”的出处；卫斯理 1738 年 5 月 24 日奥尔德斯盖特街经历及“奇异地温暖”之语；二：“醒悟过来”希腊文 eis heauton de elthōn 的直译；袍子、戒指、鞋的古代近东含义；路 24:16、31 的被动态；创 3:7 与路 24:31 在七十士译本与希腊文新约同用 dianoigō 之说；三（审校补）：路 24:30 希腊文“祝谢”作

eulogēsen，与路 9:16 同字，路 22:19 则作 eucharistēsas；和合本中文 24:30 与 22:19 同作“祝谢”；本章“四个动词”的比较按和合本说，原文层面待核。

第48章 爱任纽论约翰晚年在以弗所写成此书；约翰福音成书年代；“记号”sēmeion；en archē 与七十士译本创 1:1 同字；赫拉克利特残篇一；斯多亚派 logos spermatikos；一：斐洛《论创世》第 17—20 节建城比喻；斐洛称 logos 为“长子”“第二位的神”的出处；游斯丁《第二护教书》论 logos 种子；爱任纽、德尔图良、俄利根论圣子与永远受生；亚流“曾有一时他不存在”之语；尼西亚信经（325）“受生而非受造，与父同质”字句；迦克墩信经（451）四否定字句；二：马礼逊译本（1823）约 1:1 作“言”；委办译本等定为“道”的经过；思高本“在起初已有圣言”字句；《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传教士担心“道”被读成老子之道一说的出处；巴特《教会教义学》卷一神的道三重样式及“道是事件”之说；三：约 1:1–18 被称为序言或诗体之说；约 1:1 三个动词皆为 ēn；sarx 与 anthrōpos 之别；skēnoō“支帐棚”；anōthen“再一次／从上头”双义；pneuma 与 ruach 皆兼风、气、灵；phōnē“声音”；一百斤香料约合今三十多公斤；四：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七第九章在柏拉图派书中未见“道成肉身”；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一场四次改译（言、意、力、为）；dabar 兼“话”“事”义；约 1:12“作神的儿女”动词 genesthai；约 1:38–39“住”为 menō；五（审校补）：阿他那修在尼西亚会议时尚为亚历山大主教的执事，会上主持反对亚流的是主教亚历山大；“阿他那修起来反对”可保留，宜核其措辞。

第49章 五旬节反转巴别之读法的教父出处（耶路撒冷的区利罗、奥古斯丁等）；五旬节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xenolalia 与 glossolalia 之辨；1906 年阿苏萨街复兴；五旬节运动今日信徒人数；一：亚拉图《天象》“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埃庇米尼得斯与“生活、动作、存留”之关系；1934 年巴特《不》（Nein）与布伦纳之争；斯滕达尔《保罗与西方内省的良心》（1963）及“蒙召而非改宗”之说；二：徒 2:9–11 地名计数；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距离（约二百多公里）；“刺”为赶牛尖棍；徒 9:7 与 22:9 的调和解法（akouō 带属

格、宾格之辨）；徒 17:28“在乎他”原文 en autō；徒 17:27“揣摩”有摸索义；徒 2:7“看哪”后和合本本为逗号，无须改。

第50章 罗马书为保罗书信中最长、最有系统者；写作年代与地点（五十年代后半，哥林多）；革老丢逐犹太人出罗马之谕令（约公元 49 年，参徒 18:2）；罗马书通行分段；一：哈 2:4“信”与 emunah“信实”之义（见第 40 章）；路德 1545 年《拉丁文著作全集》序言所述塔楼经验及“进了乐园”之语；塔楼经验的年代之争（约 1513—1519）；dikaioō 为法庭用语；simul iustus et peccator；墨兰顿与“归算”（imputatio）；logizomai 为记账用语；iustitia aliena“外来的义”；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之语；二：桑德斯《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1977）“约的守法主义”；邓雅各“保罗新观”及“律法的行为”指身份标记之说；东方正教 theosis 及“称义—成圣—成神”的通行说法；路德 1522 年《罗马书序言》论信是“活泼、忙碌的东西”字句；三：创 16:16 以实玛利出生时亚伯兰八十六岁；metamorphoō 与“变形”一词的词源；syschēmatizesthe 字根 schēma、metamorphousthe 字根 morphē；罗 12:2 两动词的语态；nous 在罗 1:28 与 12:2 的呼应；synōdinei“一同忍受产痛”；加 4:19 morphōthē；hypomonē“在重压底下站住”；四：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八第十二章米兰花园经历（约 386 年）与 tolle lege；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之争；dokimē“经过试验”义；罗 7 章“我”的指涉之争（奥古斯丁前后期、路德、斯滕达尔）；罗 8:24 和合本句中原有小注“有古卷作：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本章引用时略去；六（审校补）：创 15 章数星星时亚伯兰的年岁经文未明说，原稿“八十多岁”改为“又过了几年”；参创 12:4（七十五岁）、16:3（在迦南住了十年）。

第51章 （1）哥林多作为罗马殖民城重建的年份（通常作公元前 44 年）；（2）本信写作年代（公元 53—55 年前后）；（3）奥古斯丁《信望爱手册》成书年份（约 421 年）；（4）阿奎那“向神之德”与四枢德的归类表述；（5）奥古斯丁“德性是有秩序的爱”的出处（《上帝之城》第十五卷第二十二章）；（6）哥林多铜器与铜镜的名声；（7）民 12:8 七十士译本是否用 ainigma 一

词；（8）“完全的”指正典完成一说的代表人物与年代；（9）李维所记米尼乌斯·阿格里帕的身体寓言；（10）13:13　menei 为单数动词的语法说明；（11）13:7　“包容”（stegei）作“如屋顶遮盖”的解释；（12）oikodomeō 词义；（13）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

第52章　（1）3:13　“那将废者的结局”的读法（光的消退，抑或旧约职事的终结），解经家意见不一；（2）本信写作年代（公元 55—57 年前后）；（3）“流泪的信”（2:4）是否即后书 10—13 章，学界争议的代表观点；（4）俄利根《论首要原理》讨论 3:6 的卷次（第四卷）；（5）四重意义口诀的作者（常归于十三世纪达契亚的奥古斯丁）；（6）奥古斯丁《论精意与字句》成书年份（约 412 年）；（7）路德将字句与精意读作律法与福音的具体出处；（8）加尔文在《哥林多后书注释》中批评俄利根用 3:6 讲寓意解经的说法；（9）刺为眼病之说由加 4:15 推出的来源；金口约翰以刺为敌对者的出处；（10）1:8 亚西亚苦难是否即以弗所暴动或入狱的推测；（11）metamorphoumetha 与罗 12:2　metamorphousthe 同字根；teleitai 词义；kainē　ktisis 词义；（12）平均律五度拍频的具体数值；（13）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

第53章　（1）奥古斯丁加拉太书解说的成书年份（约 394—395 年）；卫斯理讲章《蒙恩之道》的年份与要旨；（2）“阿爸”为亚兰语、小儿称父之说（学界对“小儿语”一说有保留）；5:14　peplērōtai 与 plēroō　同根；（3）国内有机产品转换期的规定年限（一般作两至三年，因作物而异）；（4）加拉太书写作年代与“北加拉太／南加拉太”之争；（5）路德《加拉太书注释》1535 年版；“加拉太书是我的凯蒂”一语的出处（《桌边谈》）；（6）九样果子三三分组的出处（常归于莱特富特）；（7）桑德斯 1977 年《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邓雅各提出“保罗新观”一名的年份（约 1982—1983 年）；（8）5:19　erga 复数与 5:22　karpos 单数的语法说明；（9）4:19　morphōthē　词义与字根；5:25　stoichōmen 词义；（10）5:22　“仁爱”原文为 agapē；（11）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12）5:21　“凶杀”和合本作小

字异文（“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正文“十五样”按正文计，审校已从列举中删去“凶杀”。

第54章 （1）poiēma 在新约另见罗 1:20；1:10 anakephalaiōsasthai 词义；爱任纽“同归于一”神学的出处（《驳异端》）；金口约翰《以弗所书讲道集》论“百节”的具体说法；4:15 alētheuontes 词义；（2）以弗所书写作年代（约公元 60—62 年）与作者问题之争；（3）1:1 “在以弗所”在早期抄本（如西乃抄本、梵蒂冈抄本、P46）中缺失，通函说；（4）圣殿外院警告碑文：1871 年发现，今藏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5）poiēma 英译作 masterpiece／workmanship 的译本；（6）加尔文对 2:10 “预备”的预定论读法；（7）2:10、2:15 “造成”原文为 ktizō；peripateō 词义；（8）4:16 synarmologeō 为木石匠行话；haphē 作“关节、接触点”；（9）4:23 ananeousthai 为现在时不定式；（10）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

第55章 （1）腓立比书写作地点（罗马、以弗所、该撒利亚）与年代；（2）“喜乐”“欢喜”一类词在本书出现的次数；（3）伯拉纠的具体主张（多经奥古斯丁等对手转述）；（4）卫斯理讲章《论作成我们自己的救恩》的年份（约 1785 年）；（5）katergazomai、skopos、brabeion 词义；（6）katalambanō、energeō、epekteinomai、kenoō 词义；2:13 thelein 与 energein 的语法；（7）2:6–11 为保罗引用的早期基督颂一说；（8）四百米栏栏间步数与达标成绩为虚构情节，不涉具体赛事数据；（9）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

第56章 （1）1:24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解经史诸说；（2）歌罗西在保罗时代已经没落、不及老底嘉与希拉波立的说法；（3）歌罗西书写作年代与作者问题；（4）歌罗西“异端”的性质（犹太神秘主义、早期诺斯底、民间宗教混合等说）；（5）尼西亚会议前后正统派与亚流派对 1:15 “首生的”的争论；（6）synistēmi、anakainoō、epignōsis、syndesmos 诸词词义与语法；（7）基督徒科学家（如牛顿）以 1:17 讲自然秩序的相关表述；（8）轴承

材料、疲劳试验与批次故障为虚构情节；（9）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1919年版为准统一。

第57章 （1）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作年代（约公元50—51年）及其为新约最早书卷之说；（2）5:16–18动词的命令语气；（3）东方教会耶稣祷文传统与“不住的祷告”的关系；奥古斯丁论“不住地祷告就是不住地渴慕”的出处（致普罗巴书信）；（4）1:3为信望爱三者最早并列之说；（5）1:3三个属格短语ergon tēs pisteōs、kopos tēs agapēs、hypomonē tēs elpidos的语法；（6）thlipsis、hypomonē、sbennymi词义；（7）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1919年版为准统一。

第58章 （1）帖撒罗尼迦后书写作年代与作者问题；（2）“沉沦之子”“拦阻的”历代认定；德尔图良以“拦阻的”为罗马帝国之说；时代论的相关排法；（3）加尔文与清教徒论3:10；1918年苏俄宪法“不劳动者不得食”条文；（4）3:11 ergazomenous／periergazomenous文字游戏；（5）saleuō、throeō、hēsychia词义；（6）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1919年版为准统一。

第59章 （1）“教牧书信”一名的起始年代（常归于十八世纪）；（2）教牧书信的作者与年代之争；（3）eusebeia在教牧书信与保罗其他书信中的出现次数；eusebeia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含义；（4）gymnazō／gymnasia词义及与gymnasium的词源关系；古希腊体育场的练习方式；（5）autarkeia词义及其在斯多亚哲学中的用法；（6）prokopē 词义；（7）和合本经文“的／地”用字以1919年版为准统一；6:6和合本原作“然而”，系经文原句，非正文转折。

第60章 （1）本书作者与年代之争；传统所定年代（约公元64—67年）；（2）theopneustos的构词，及其在新约与此前希腊文献中的出现情形；主动、被动意涵之争；（3）俄利根论圣经无一字多余的出处；奥古斯丁致耶柔米书信（约第82封）；（4）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七章论圣灵内证；（5）贺智、华腓德的逐字默示与全面默示教义；华腓德论theopneustos

的结论；“有机默示”一说的来源；（6）《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1978 年）条文；新约原稿已无存的表述；（7）epanorthōsis、artios、anazōpyreō 词义；1:7 “心”原文为 pneuma；（8）家谱修撰年份为情节设定；和合本用字以 1919 年版为准统一。

第61章 教牧书信作者与写作年代之争；游斯丁《第一护教书》称洗礼为“重生”“光照”的章节；路德《小要理问答》论洗礼引多 3:5；加尔文《提多书注释》论洗礼记号与功效的说法；多 1:12 所引“先知”为厄庇米尼得斯之说及其年代；“说谎者悖论”以此句为例的出处；古希腊语以岛名派生“撒谎”一词之说；palingenesia、loutron、anakainōsis、philanthrōpia、paideuousa 的字义与音译；anakainōsis 与罗 12:2 “更新”是否同一名词；太 19:28 palingenesia 和合本译“复兴”。

第62章 金口约翰《腓利门书讲道》序言论此信入正典之理由；路德《腓利门书序言》“我们都是他的阿尼西母”原句；Peter Lampe 1985 年“阿尼西母求主人之友调解”之说的出处；John Knox 1935 年之书名；Knox 推想阿尼西母即伊格纳修书信所提以弗所监督；十九世纪美国南方以此信为逃奴法辩护的史料；罗马法下逃奴的处罚与收留者赔偿；achrēstos／euchrēstos／Onēsimos 字义；奴仆多取“有用”类名字之说；1:15 “离开”为被动式（echōristhē）；“得着”（apechēs）含“收足”义；1:21 暗示释放之读法出处。

第63章 俄利根“只有神知道”一语，见优西比乌《教会史》6.25 所引；第十一章“因着信”出现次数；武加大译本 11:1 作 substantia；金口约翰《希伯来书讲道》论 11:1 的大意；阿奎那《神学大全》II-II，q.4，a.1 以 11:1 为信之定义及“永生在我们里面开始”之说；路德德文圣经 11:1 译作 eine gewisse Zuversicht；RSV 作 assurance、NIV 作 confidence／being sure 的字句与版本年份；其他中文译本 11:1 的译法；Moulton & Milligan《希腊文新约词汇》论蒲草纸中 hypostasis 指产权文件；Helmut Köster《新约神学词典》hypostasis 条的立场；加尔文《希伯来书注释》论 11:1；林后 9:4、11:17 原文

是否为 hypostasis；hypostasis 词源（hypo＋histēmi）及医书中“沉淀”义（希波克拉底文集；LSJ 词典）；elenchos、logizomai、archēgos、zōn、kritikos 字义；11:2　“得了美好的证据”原文为被动式；来 11:3 下半句为转述，未整句引。

第64章　雅各书作者（主的兄弟雅各）与写作年代之争；全书耶稣名字出现次数（1:1、2:1）；“平平安安地去吧”为当时祝福语之说；dikaioō、pistis、nekra、synērgei、eteleiōthē、emphytos、pneuma 字义；2:26 比喻中信与行为孰对应身体、孰对应灵魂的释经争论；路德 1522 年《新约序言》“稻草的书信”原文 eine rechte stroherne Epistel 及上下文；此语在 1534 年后版本删去之说；路德《雅各书与犹大书序言》“直接违背保罗”原句；路德称雅各书有许多好话之出处；路德德文圣经将来、雅、犹、启置于新约末尾不编号；《桌边谈》“博士帽”一语的出处与真伪；Martin Dibelius 雅各书回应被简化的保罗口号之说；“两种重心不必硬合”一派学者；“保罗新观”（E. P. Sanders、James Dunn、N. T. Wright）对“律法的行为”的读法；“唯独信心使人称义，可是使人称义的信心从不是单独的”一语出处（常指加尔文《对特兰托会议的解毒剂》）及原句措辞；特兰托会议第六次会议第十章引雅 2:24；创 15 与创 22 之间相隔年数（“二十多年”为推算）；第四节引雅 2:16 处已恢复“！”。

第65章　parepidēmos、paroikos、lithos、zōn 字义；oikodomeisthe 为现在时之说；pneumatikos、apologia、hypogrammos 字义；John H. Elliott 1981 年《无家者的家》（A Home for the Homeless）论“寄居”为实际社会处境之说；早期教会“石头经文汇编”（testimonia）之说；路德 1520 年《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书》论信徒皆祭司并引彼前 2:9；释经史上“彼得（Petros）写活石”一层呼应的出处；车美琪父亲“石头没有死的”一语为人物口吻，不作地质学结论。

第66章　彼得后书作者与成书年代之争；优西比乌《教会史》3.3、3.25 将其列为“有争议的书卷”；pheromenoi 字义及与徒 27:15、17 同一动词之说；

idios、epilysis、strebloō、koinōnoi、epichorēgēsate 字义；爱任纽《驳异端》1.8.1 “马赛克拼像”之喻；“信仰的准则”之说；特兰托会议第四次会议（1546）关于解释圣经的规定；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 10 条；《威斯敏斯德信条》1.9 “以经解经”；彼后 1:4 为东方教会成神论根据之一；3:16 强解之内容与 3:9、15 及 2:19 的关联；审校补记：本章“三道门”与第 73 章“三道闸”的对应（门一↔闸一、闸三。

第67章 约翰一书作者与写作年代；离开者否认基督成了肉身，学界联系“幻影说”或克林妥一派之说；爱任纽《驳异端》3.3.4 约翰在澡堂避开克林妥的故事；耶柔米《加拉太书注释》6:10 约翰晚年“小子们，要彼此相爱”的故事；两则故事的真伪；ho theos agapē estin 中 agapē 无冠词；“神就是爱”不可倒为“爱就是神”之说的注释出处；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第八至第十五卷“爱者、被爱者、爱”之喻的大意；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论“神是爱”即“爱是神”的章节与大意；ephanerōthē、teteleiōmenē（完成时被动式）字义；与雅 2:22 eteleiōthē 同一词根；约壹 5:21 “远避偶像”在全信中位置的释经诸说。

第68章 约翰二书作者“长老”是否即使徒约翰；“蒙拣选的太太”指个人还是教会之争；奥古斯丁“你爱，然后做你想做的”（Dilige, et quod vis fac）出自《约翰一书讲道》7.8；古代书信以“盼望见面”收尾为常见格式之说；peripatōmen、chartēs、melan、peplērōmenē 字义；peplērōmenē 与太 5:17 plēroō 同一词根；“当面”原文 stoma pros stoma；民 12:8 七十士译本作“口对口”；约翰三书同此作“约叁 1:13”。

第69章 低米丢是否送信人；《十二使徒遗训》第 11 章关于外来先知住宿与带饼的规定；古代希腊文书信“愿你身体安好”问安格式；“成功神学”以约叁 1:2 为根据，并与奥罗·罗伯茨等人讲道相联系之说；philoprōteuōn、euodousthai（eu＋hodos）、propempō 字义；heōraken 为完成时；mimeomai、synergoi 字义；罗 1:10 “得平坦的道路”与约叁 1:2 “兴盛”为

同一动词；多 3:13 “送行”与约叁 1:6 “往前行”为同一动词；引用格式：约翰三书不分章，本章写作“约叁 1:2”。

第70章 犹大书作者为主的兄弟犹大之说；犹 1:9 与《摩西升天记》、犹 1:14–15 与《以诺一书》的关系；耶柔米《名人传》第 4 章论犹大书因引《以诺书》而遭质疑；hapax、paradotheisē（被动式）、paradosis、pistis（带冠词）、epagōnizesthai 字义；pareisedysan、metatithentes、epoikodomountes 字义；tērēsate、hagiōtatē、diakrinomenous 字义；勒兰的文森特《备忘录》第 2 章“处处、时时、人人”准则；《基要真理》丛书（1910–1915）与犹 1:3 的关联；引用格式：犹大书不分章，本章写作“犹 1:3”。

第71章 史料：启示录成书年代（爱任纽、图密善约公元 95 年／尼禄时期说）；“暗引旧约数百处”的估计；路德 1522 年新约序言措辞；阿尔卡萨为过去派系统化代表；“尼禄凯撒”希伯来字母数值 666 及古抄本 616 异读；史料（续）：约阿希姆三时代说；牛顿论但以理书与启示录预言之书名与出版年份；里贝拉为未来派早期代表；达秘时代论与司可福串珠圣经 1909 年；提科尼乌斯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二十卷；比尔（G. K. Beale）注释的折中立场；史料（再续）：威廉·米勒与 1844 年“大失望”；帕皮亚、游斯丁、爱任纽的千年国观；爱任纽《驳异端》卷五论受造之物“样式”被更新而非本体被废；亨德尔《弥赛亚》“哈利路亚”歌词出处；经文：启 2:13、彼后 3:9、启 22:17 和合本字句；诗 74:13、赛 51:9 的“海中的大鱼”“拉哈伯”出处；王上 6:20 至圣所长宽高相等；赛 43:19 和合本“新事”或“新的事”；原文：kainos 与 neos 之别及启 21:1 用词；kaina poiō panta 及其语序的注释史；gegonan 为 ginomai 完成式（启 21:6）；archē 与七十士译本创 1:1、约 1:1 用词；其他：都江堰岁修与鱼嘴分水的表述；“海中的大鱼”出处已补赛 27:1（和合本原句即“海中的大鱼”），诗 74:13 作“水中大鱼”。

第72章 哈里·贝克重绘伦敦地铁图的年份（1931 年前后，1933 年正式发行）与身份；优西比乌福音对照表；哈利《圣经手册》初版年份；艾克罗特

以“约”为旧约神学中心；蔡尔兹正典批判；斯 3:2 末底改不跪拜之字句；哀 5:22 和合本字句；亚 4:6、4:10 和合本字句。

第73章　教父与中世纪：奥古斯丁好撒玛利亚人寓意之出处与细节（《福音书问题》卷二）；爱任纽“真理的准则”；希勒尔七条释经规则；勒兰的文森特《备忘录》约 434 年与“处处、时时、人人”之标准；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卷一论爱的准则之节次；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一题第十条论字面意义；近代与当代：“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之出处；赫希《解释的有效性》1967 年与“意义／意味”之分；艾柯坦纳讲座 1990 年、成书 1992 年；《威尼斯宪章》1964 年与“可识别”原则；经文：拿 4:2、太 14:29–31、彼后 1:20、3:16、可 4:28、林前 3:6–7 和合本字句；箴 31:10–31 为希伯来字母离合诗；审校补：可 4:27“黑夜白日，发芽渐长”为节引，和合本原句作“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

第74章　犹太传统：诗 1:2　“思想”原文 hagah 及其“低声念、低吼”的用法；结 3:3、耶 15:16 和合本字句；chavruta 两人对读传统；修道院与改教：归果二世《修士的阶梯》年代（约 1150—1180）与四级之说；路德 1539 年维登堡版德文著作序言 oratio／meditatio／tentatio 及其大意；近代：克尔凯郭尔《自省》1851 年的情书与镜子之喻；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八“拿起来读”与罗 13:13–14；威克里夫英文圣经约 1380 年代、路德德文新约 1522 年；朋霍费尔《团契生活》1939 年及其大意（芬肯瓦尔德神学院 1935—1937 年，已据此把“二战期间”改为“二战前夕”）；经文：雅 1:23–24、约 5:39–40、启 10:9–10、创 32:24–26、32:31、可 4:9、路 10:36 和合本字句；与雅各摔跤之“人”的历代读法（天使、神显现、良心、以扫）。

结语　审校补：已对照前言核过沈若溪（34 岁，苏州中学语文老师，外婆的和合本，开学前一晚读创 1:1，新接高一班）；身份与时间线（八月底开学，冬天期末）不冲突；原“她后来怎样，前言已经交代过”与前言不符（前言只写到第二天早上），已改。

后记

◆ 一、这本书从哪里来

这本书的命题，来自王德生 2026 年 10 月的口述。

那些口述，说的话并不长，有的只是一句。比如：一个词在发现学里的词义，与在发生学里的词义不同，本体论换了，同一个字就是另一个词。比如：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比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其中有一句，本书在写作时反复回到它那里：一个句子，比如“我吃饭了”，并不告诉你怎么理解它，也不预设一个先存的“我”。婴儿理解这句话，通常是发生学的，那个“我”指向分布、场和美，而不是成人的“主体性存在”。

这句话说的是一句家常话，可是本书把它带进了六十六卷。“起初”是这样，“我是自有永有的”是这样，“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也是这样：句子不先告诉你怎么读，读的那一下，句子和读它的人一起显出来。

一句话说出来，是一个种子。要让它长成一本书，得一卷一卷地读经文，一节一节地去找那条缝，一章一章地写出来。这本书就是这样长出来的。

口述里的几句话，和它们在书里展开的地方，大致是这样：

口述里的一句话	本书主要在哪里展开
同一个字，在两种本体论里是两个词	第 5 章词义两套；附录二
符号是现实与自我“对不上”而发生的	第 3 章；各卷章第四、五节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第 3 章、第 51 章

口述里的一句话	本书主要在哪里展开
石心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第 31 章、第 65 章
信仰发生有三个入口	第 3 章；第 16、23、49 章三场完整演出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第 23 章、第 52 章
符号的发生都要消耗能量	第 3 章、第 73 章、第 74 章

表里左边一栏，是口述的意思；口述的原话，以本书所据的命题总表为准。右边一栏的展开，有一些是写作时补出来的，经王德生同意推进，书中尽量把哪一句是原来的命题、哪一处是后来的展开分开写。

◆ 二、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本书的样子有点特别。

它有六十六个卷章，一卷一章，每一章都是同样的七节。先讲一个今天的人的一个晚上，再摆出这卷书和它的核心经文，再写足发现学怎么读。然后先指认那条缝，再写发生学怎么读。最后两种读法并排，回到那个人。

这个样子不是为了整齐。它有两个用意。

一个是公道。每一章都先写发现学，而且要写足它对在哪儿，这一节是保底的，不许写成稻草人。

另一个是防“怎么读都行”。每一章都要先在经文里指认那条缝，再谈结晶。缝写在前面，读者就能先去经文里核，核不到，后面的话就可以不信。

书里每章开头那些人，都是写作时设想出来的人物，七十多位，没有一个重名。他们是虚构的，他们过的那种日子却不陌生：裁员、拆迁、灾后重建、和父亲多年不说话、用一台机器四十秒写完一篇报告。这些日子，很多读者正在过。

本书想让经文在这些日子里被读，而不是在书房里被读。

每一章末尾还有两样小东西：一句“带走的话”，两行“小账”。小账的第一行记的是，前人在这里关上了哪扇门，本书打开了哪扇；第二行记的是，释经者最容易把发生收回成发现的那一下在哪里。这两行，是给读完了想再回头看的人留的。

◆ 三、这本书不敢说的

有几件事，要在最后说清楚。

本书不否认发现学所守护的信仰内容。神、约、恩典、救赎，两千年的信徒与释经者守护的东西，本书一样都不拿掉。本书问的只是：它们在经文里、在人身上，是怎样显出来的。

本书不往经文上加一个字。经文一律用和合本，核心经文整句引出，标明书卷章节。

本书也不敢说每一处都对。每一章末尾都有一行〔待核〕，列出写作时拿不准的经文字句、原文词、年份、书名和学者观点。这些〔待核〕，统稿时汇成附录三。它们不是装饰。哪一处核出来不对，就该改。

第 3 章和第 73 章写了五条可推翻的条件，和一道附闸。本书的态度很清楚：一套说法如果怎样都说得通，它就什么也没说。这几条，是留给读者去试的。

◆ 四、谢谢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一本五十多万字的书，十编七十四章，不是一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写完的。

有人读经文、找缝，有人核对字句与年份，有人一章一章地读稿、挑出读不通的地方。六十六卷的那张总表，是很多双手一格一格填出来的。

还有一些帮助，来自读稿时的反对。有人说某一章的缝找得不准，有人说某一处对发现学写得不够公道。这样的话不好听，可是很要紧。

两千年来读过这六十六卷书的人，也在这份感谢里。本书的每一个卷章，第三节都先写发现学怎么读，写它对在哪儿。没有他们一代一代读下来、写下来、守下来，本书连“它停在哪里”都无从说起。

也谢谢德麦国际出版社。一本书从口述到付排，中间有很多看不见的工夫：排版、校对、核引文、对书号。这些工夫不在正文里，可是没有它们，正文到不了你手上。

最后，谢谢你。

你读到这里，这本书就在你身上又发生了一次。哪一章让你停下来过，哪一句让你觉得对不上，那就是这本书在你身上留下的东西。

如果你在哪一卷里找到了一条比本书更准的缝，或者核出了一处本书弄错的地方，请告诉德麦国际出版社。下一版，会因你而不同。

这本书说经文每一次被读都又发生一次。它自己，也想这样被读。

不要把它当成一本读完就放回书架的书。哪一天你读经读到读不下去，可以翻回来，找到那一卷的那一章，看看本书在那里指认的是哪一条缝。也许你会同意，也许你会觉得它指错了。两种都好。

你在那一刻付的那一点工夫，比这本书里的任何一句话都要紧。

判　词

发现学读圣经，问“神说了什么”；发生学读圣经，问“神与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此刻还在发生什么”。

——本书判词

同一节经文，在发现学里是一份记录，在发生学里是一段发生史。两千年的释经学多半在做一件事：把神已经说完的话，准确地取出来。它稳，可考，能防随意，本书先把这些长处写足。

可是一节经文，常常是两样东西对不上时留下的刻痕：理念与现实，现实与自我。本书从“起初”读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六十六卷，一卷一章，看每一卷的那条缝在哪里，结晶出了什么，今天又在读的人身上逼出了什么。

它也写清边界：缝要事先从经文里指认，读法要能被检验，发生学不等于怎么读都行。

经文每次被读，都又发生一次。

ISBN 979-8-90690-497-3

9 798906 904973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497 号 · 十编七十四章 · 约 50 万字

定价 US$23.00